



第三版

傳奇女子張寧自傳

塵劫

- 「選美」被林立果看中
- 初入林家深似海
- 細訴林彪「逃亡」經過
- 從自殺到關押
- 從出家到出國
- 揭開「林彪事件」帷幕



INTERNATIONAL CENTER
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AUG 24 1999



3 1223 04644 7984

塵劫

張 寧

CHINESE B C361856a

Chang, Ning, 1949-

Ch`en chieh /

1997.

3 1223 04644 7984

S.F. PUBLIC LIBRARY



一九五四年，張寧（左）與父母、哥哥和弟弟攝於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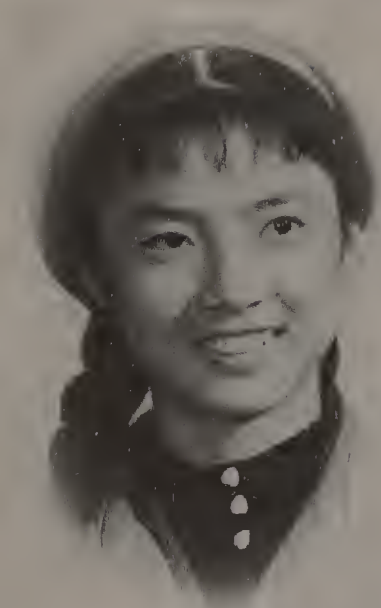
張寧攝於一九六〇年冬天，時年十歲，為入伍的第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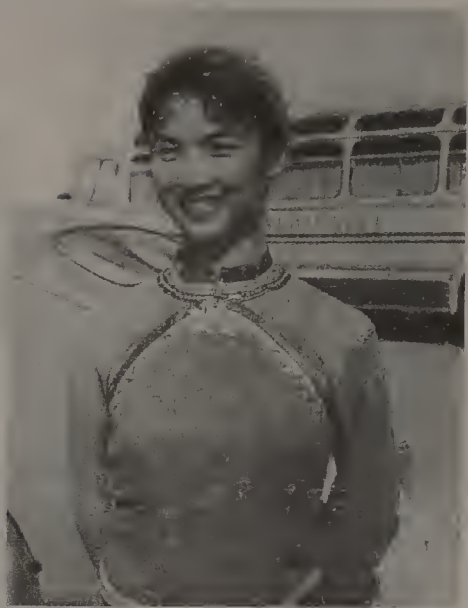
上圖：一九六一年冬，「金陵十二釵」中的八釵攝於學員隊駐地外，左起第三是張寧。

下圖：一九六一年初春，參加共青團活動，瞻仰雨花台烈士陵園，第二排右二黑衣者為張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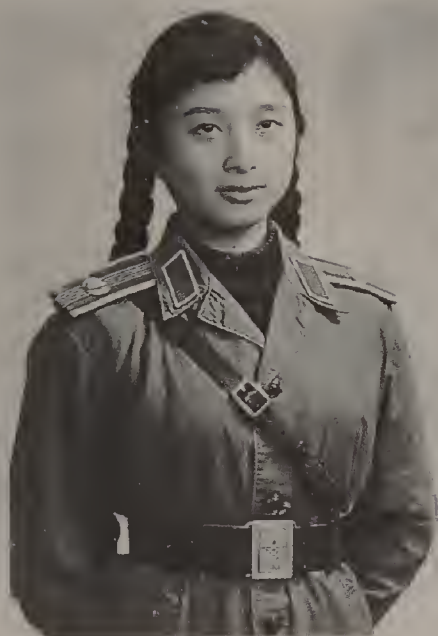
一九六四年學員隊時期的張寧



一九六五年，張寧隨園出訪阿爾巴尼亞。



一九六四年，張寧攝於全軍匯演。



上圖：演員黃莉
下圖：學員隊隊長董哨



一九六四年全軍匯演之《貝殼舞》，中間領舞者為張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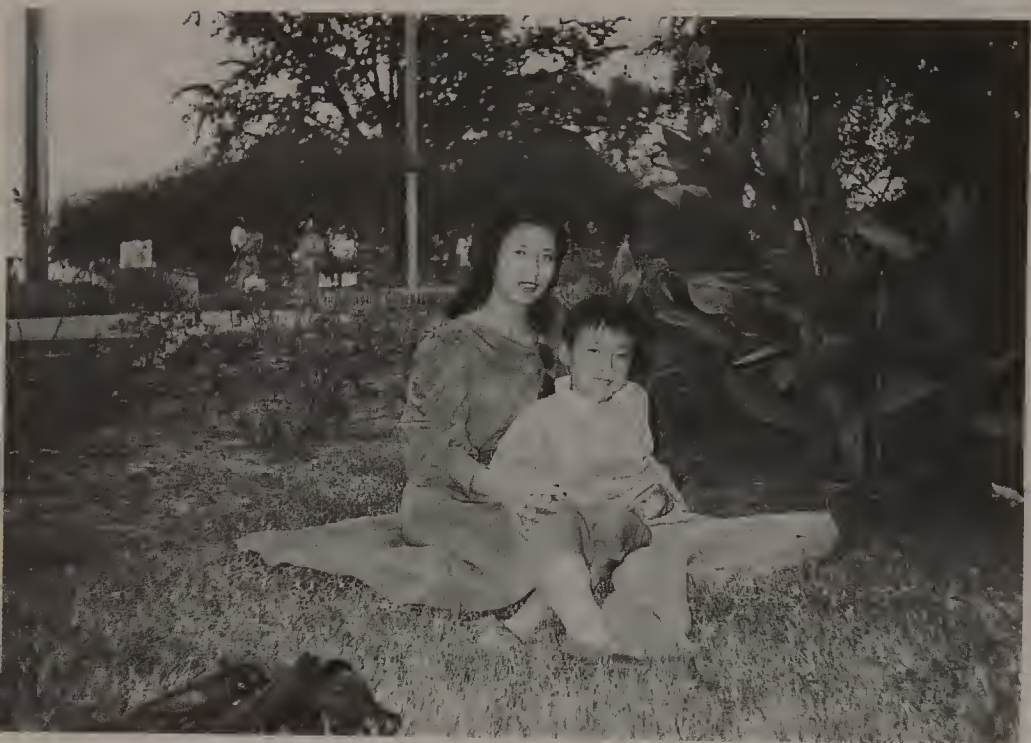
《貝殼舞》劇照



一九六五年，張寧隨團出訪，印尼文化部官員上台祝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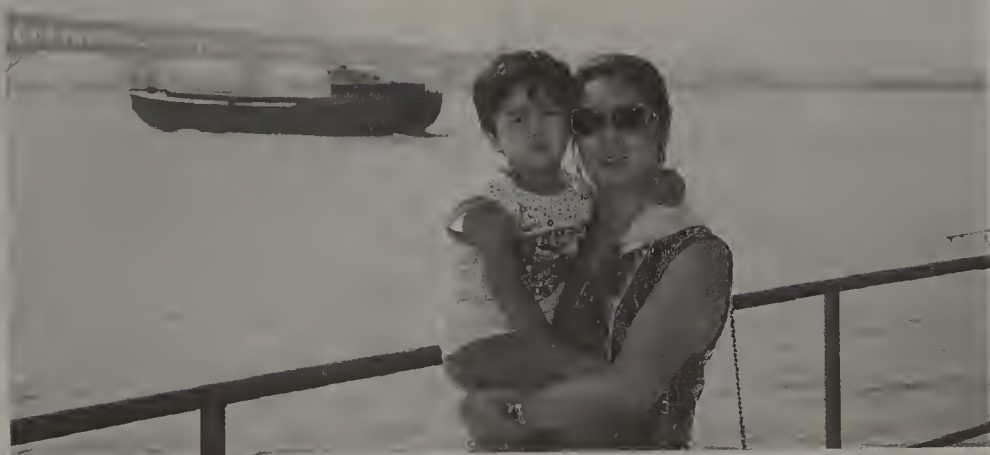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五年，張寧（中）在印尼向當地舞蹈員（右）學習舞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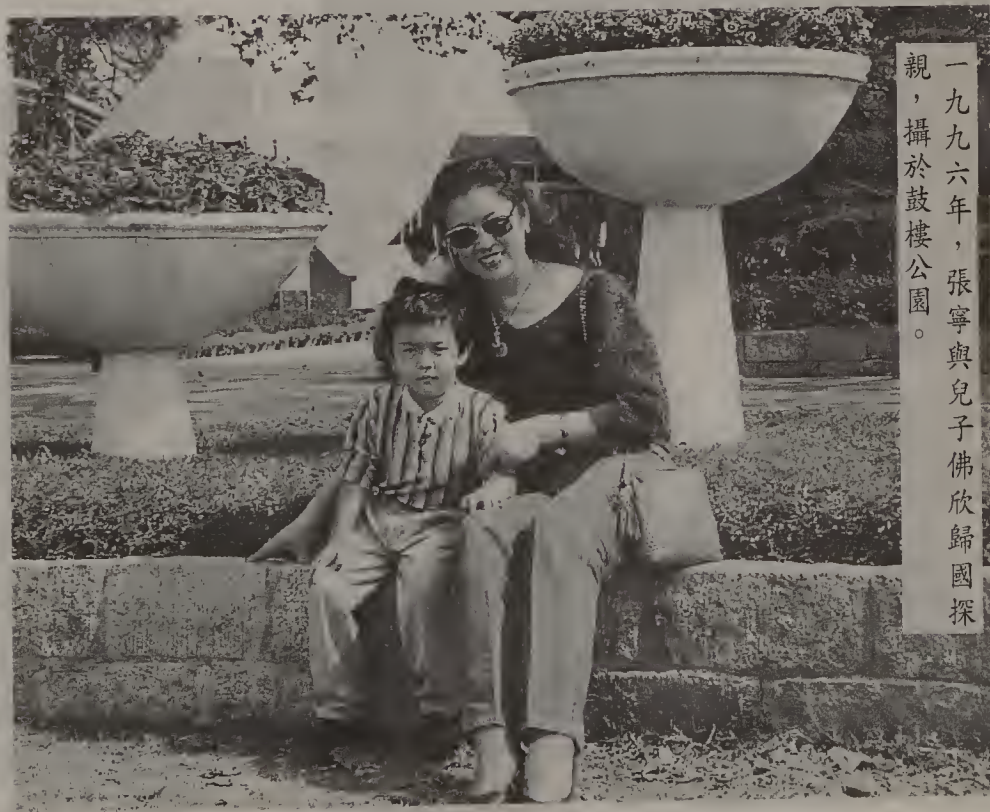
上圖：一九八六年，張寧
與已逝的晨兒攝於
南京玄武湖畔。

下圖：一九九一年，張寧
歸國拜見師傅本振
長老。

一九九三年，張寧母親去世，骨灰撒入長江。
一九九六年，攜兒子在長江邊祭亡母。



一九九六年，張寧與兒子佛欣歸國探親，攝於鼓樓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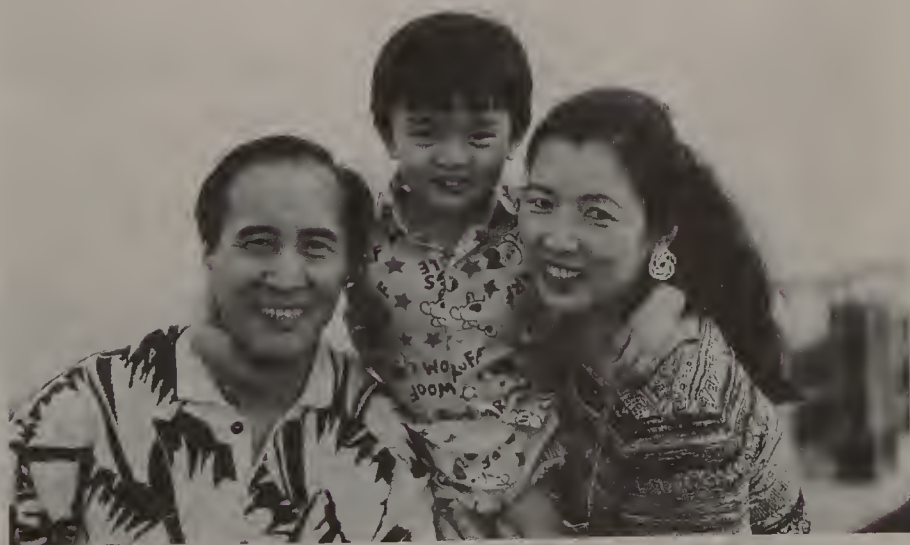
一九九六年歸國，張寧攜兒子佛欣拜見本振長老，長老賜佛欣法名「妙善」。



一九九六年夏，張寧攝於美國家居。



張寧與林立衡（中）和張青霖（左）合影。



張寧與夫林賽圓和兒子佛欣的合家照。

張寧女士自傳唐序

唐德剛

張寧女士這本自傳實在是一本「今古奇書」。讀者們可能會說我言過其實，甚或是誇大，但是我們讀史、教史和寫史的專業人員的立論，實在是根據所讀、所寫的個人經驗，有感而發，不是信口開河的。三句不離本行，請爲略說從頭。

我們中華民族的族史若論其有明白著錄而可信者，蓋自公元前二二零零年前後夏禹建國開始也。夏朝之前的民族史可能或停滯在母系社會階段。這個母系社會的存在，蓋可自中國的最古老的姓氏中清楚地表現出來。我國最古的姓氏，如姬、姜、嬴等等都從女。三代以後從女之姓便不多見矣。只此一端，我們便可清楚地看出夏禹之家天下，可能即我國古代社會由母系轉父系之分水嶺也。

在往古的母系社會中，女性的社會地位當然不可能太低，但是在夏禹以後的父系社會中，以至於今日，中國婦女便是被男性壓迫的對象了。在我國的封建和帝制時代，婦女之被迫害，其慘痛的紀錄是罄竹難書的，也是任何史家所不能否認的，那就不必多談了。縱在當代中國，我們的女同胞、女同志所受的苦難，也是寫不完的啊。

中國近現代史自鴉片戰爭以後，現代化運動的各階段中，所謂夷務、洋務、西化、全盤西化、半盤西化（所謂「以俄爲師」）、雙重西化（所謂「一國兩制」），也就是一半資本主義，一半社會主義，乃至將來的超西化運動等等，在哪一階段裏，女同胞女同志不

是犧牲的對象？在現代化運動中最早期的具有新思想的新知識份子，從康有爲、孫中山到魯迅、郭沫若、蔣介石、毛澤東，乃至早期留學歐美和日本的留學生和後來國共兩黨絕大多數高幹，試問哪一位（除掉少數的人像蔡元培和胡適）沒有犧牲過，甚或糟蹋過女同胞和女同志？袁世凱娶了十來個小老婆，但是在他總統府留下的文件中，討小老婆不叫「娶」而叫「置辦」，似乎小老婆並不是個人而是一件商品。蔣介石的日記裏曾有「納妾姚氏」的記載。等到他和宋女士結婚，陳潔如女士被資遣出洋留學之時，則連個「妾」的身份也沒有了。大陸上的毛澤東時代，號稱是鑄平包括封建在內的三座大山了，並把所有的「司令官」都改成了「司令員」。從毛氏開始共黨內的大官高幹，也都有妻無妾了。可是我們寫歷史的如不看當道者的臉色而秉筆直書之，我們就很難寫出司令官和司令員，甚至妻和妾的真正分別在那裏。所幸時代畢竟不同了，現代中國的女性終究非古代女人所能比。但是從教育的逐漸平等到經濟的逐漸獨立，男女的真正平等，在中國大陸上，恐怕還要再等四十年，此筆者所以不憚煩而苦口說教數十年之所謂「轉型」是也。從一個沒有女權的社會，轉向一個男女平權的社會，它還需要數十年的轉型時間啊，不可一蹴而就也。

所以在我們搞歷史的看來，張寧這本書之所以爲奇書者，實是她底故事所包括的雖然只是她個人的前半生，尤其是她青少年期，前後不過三十年的血淚史，但它卻顯示出過去中國的女青年（尤其是美女）悲劇的各種典型。遠的從龍瀛帝后，燕啄王孫；近的到珍妃

投井，雲珠自縊，她都一身當之。集封建、帝制、極權、民主各時代，三千年來可嘆可驚的各種悲喜艷劇於一人。吾人如把張寧這個短短的前半生搬上舞台，或攝入連續劇（事實上已早有劇本存在），那真是一部豪華富麗、香艷刺激、多彩多姿、有愛有恨、驚險緊張、黑暗恐怖，乃至喜怒哀樂、苦辣酸甜無不具備底今古奇觀的大鬧劇和大悲劇。當然張寧身受的「林府選妃」這幕大鬧劇，在中國歷史上雖可能絕後，卻並不空前，我們在二十四史裏大致還可找到數十則類似的故事來。可是我們如果想找出個傾國傾城受害美人，於事後來現身說法，美人自道，那三千年來，就只此一人了。朋友，你能說張寧這本「妃子自傳」不是一本「今古奇書」？

我們讀歷史的人對我國古史上所記載的，什麼皇家在民間選美，在宮闈選妃，可說是耳熟能詳。但是老實說我們古史上和一些時人筆記上所記載的（包括些鼎鼎大名的作家像司馬遷、班固、司馬光、歐陽修等人的著述），有幾則有關宮闈的故事，不是根據「街談巷議」（司馬遷語）或「小道消息」（今日大陸上的術語）？有幾個人能說得原原本本，像當選人張寧所說的「妃子自道」的「第一手史料」？

讓我們就先從選美開始，來看看張寧這本「妃子自道」的故事：

截至目前為止，張寧可以說是我國四千年歷史裏，以傾國傾城的姿色，捲入了傾國傾城底悲劇的，最後一位傾國傾城的美人。當她還在幼女時期，她天生的那個美人胚子就被當時的官方選美專家選中了，認為她是個前程無限底，可以在歌舞方面接受嚴格訓練的美

艷才女。這樣她在孩提時期便被選入軍隊藝術團，接受初步的歌舞訓練。能歌善舞是必需要有天才的，但是玉不琢、不成器，光是只有歌舞天才而沒有嚴格的訓練，天才也是浪費了。而藝術的訓練必需趁早，是所謂「童子功」，那是過時不候的，小張寧便是這樣千挑百檢的被選入了藝術團，接受嚴格基本功的訓練。

讀者或許要問，解放後的人民中國是世界上最前進的社會主義國家，封建大山已早被鏟平。中國向來是不參加什麼「中國小姐」、「世界小姐」之所謂選美的，哪來什麼選美專家呢？殊不知社會主義國家也要有歌舞演員的，不選不訓，哪兒來呢？再者中國畢竟還是中國嘛，國家在民間選美原是我們已有數千年歷史的老傳統嘛，連太平天國那樣不許夫妻同居的革命政權都要選美，中共進城以後，也搞點選美活動有什麼稀奇呢？在固有傳統之外，那就是出於當國者毛主席的着意提倡了。在中國傳統裏，「歌舞昇平」一直被看成太平盛世的象徵，尤其是在開國者打平天下之後，爲着偃武修文，更是有其政治意義。宋太祖趙匡胤在他自己被黃袍加身做了皇帝之後，他怕他底下的功臣也會如法炮製，陰謀篡位，所以他要削去所有主要功臣的兵權，這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所謂「杯酒釋兵權」的故事。那也是三千年國史上開國之君能以不流血方法而裁掉功臣兵權的唯一的一次。趙匡胤裁兵的藉口便是勸他底從戎的功臣，功成身退，釋去兵權，「多致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見《續資治通鑑》宋紀二，建隆二年（公元九六一年）〕。毛澤東主席在他「打平天下」（毛氏常說的豪語）之後，於偃武修文的過程之中，爲削去功臣的兵

權，他顯然也有相同的想法——事實上，毛公也是三千年國史上，在打平天下之後的開國之君搞和平裁軍成功的第二人（他叫林彪去養病，賀龍去打抬球，陳毅去搞外交，聶榮臻去搞科技，眾元帥都很聽話）。中國歷史上除趙匡胤、毛澤東二人之外再沒第三人有此本領和成績（蔣介石一生最大的敗筆之一便是那個流產的編遣會議）。

毛澤東也是近現代中國最高層領袖中，極少有的《資治通鑑》專家之一，《資治通鑑》也是他最看重的政治教科書。他老人家對這種「多致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這一類的教材，那真是倒背如流也。所以毛氏之翼護選美，並大力推動文工團的組織（包括被彭德懷所解散了的中南海文工團），不能說沒有他底政治動機的。事實上對這種娛樂組織，高級幹部之中，除掉這個彭張飛之外，也無人反對過。中南海之中那時每周都有兩次舞會的，由最年輕漂亮、舞藝高強的文工團員伴舞。年逾古稀的老朱德，已有個校花夫人的劉少奇，老婆虎視眈眈、寸步不離的周恩來，不都是經常的舞客？

中南海中這種高級俱樂部的組織，除掉它的政治意味之外，若另加解釋，那就要從現代社會科學的學理，尤其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一八五六——一九三九）和韋伯（Max Weber 一八六四——一九二零）諸大家中去尋找了。弗氏是我們亞聖孟子的信徒，認為「食色性也」。但是「食」只是單純的生理現相，而「色」則生理心理兼而有之了。此外色還牽涉到「美學」（*Aesthetics*）。人類有普遍的愛美之心，尤其是「美」與「性」兼備的美女，那不但對男人是無堅不摧，無往不克，女人也同樣無法抗拒的。古書《世說

新語》裏就有一則這樣的故事：

東晉永和三年（公元三四七年），晉明帝的女婿桓溫（公元三一二——三七三年）率大軍伐蜀，攻入成都，把五胡十六國之一的成王國打滅了。那位亡國之君李勢的妹妹甚美，桓溫乃偷偷地把這位俘虜來的李小姐納爲二奶。可是桓溫是位駙馬爺，他底老婆南康長公主是一位有名既兇且妒的潑婦。她原先不知道，等到桓溫東窗事發，公主老婆氣得不行了，乃率領侍婢女兵數十人，「拔白刃襲之」，預備一下便把這二奶，大斬八塊，以雪心頭之恨。當她抵達桓溫底秘密的小公館時，看到李小姐正在梳頭，青絲委地，膚色玉潤，不爲動容，只悲慘地說：「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桓太太一見，大爲感動，乃擲刀於地，上去一下把李女抱於懷中，激動地說：「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我們如把這句千年古語，翻成現代白話，那就是：「心肝，我看到妮，都疼壞了，何況那個老混帳呢？」以後她們二人竟然好得不可開交（故事見《世說新語》疏《賢媛第十九及諸家註》）。

朋友，美女的力量是太大了，大到縱是妒婦潑婆也不能抗拒呢。事實上在毛主席時代的文工團裏，像上述李小姐那樣的美女，是數不盡的啊。本書作者張寧便是其中的一位。在那種美艷如雲的衆香叢中，朋友，「我見猶憐，況老奴乎？」我們又怎能多怪毛主席和林元帥夫婦在大陸上「選妃」呢？張學良少帥的打油詩作得好，他說：「自古英雄都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雖不是英雄漢，我也好色若英雄。」俗語說，「英雄難過美人

關」。此語雖難免俚俗，但是它卻是現代派弗洛伊德心理學的主題所在。我們這個世界，我們這部歷史都是主宰於英雄之手。英雄們都是精力過人的；精力過人的英雄之好色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主宰我們近現代中國史，乃至近現代世界史的英雄們，像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蔣經國，乃至羅斯福、艾森豪、甘乃迪，無一而非「好色之徒」。他們都是無敵於一黨、一國甚至一球的蓋世英雄，但是在石榴裙下卻綿若羔羊，低首稱奴。這不是我們都耳熟能詳的嗎？我們這個世界，這部歷史既然都掌握在這些好色的英雄們的手裏，我們又怎能說弗洛伊德派歷史哲學，言之無理呢？總之，英雄是離不開美人的，英雄事業有成敗，則美人的命運也就有悲喜劇之不同了。

現在讓我們再繼續看看，美麗的張寧姑娘在她青少年期的不平凡的遭遇：

在那明艷照人的十五初有餘，十六尚不足的荳蔻年華，張寧那個小姑娘已經不只是五陵年少爭纏頭的中國美女，她已是海外爭傳的國際明星了。那時周總理為聯絡中國和亞非民族的感情，乃特地選拔大陸上最拔尖的男女演員，組成藝術訪問團，赴亞非會議所在地的印尼演出。誰知演出未到三兩場，我們的當家青衣，美麗的小張寧便把印尼總統蘇卡諾的兒子迷住了。這位印尼王子竟然如醉如痴的追求了起來，可是我們的美女是去「表演」的，不是去「和番」的，蘇公子的迷戀難免落空。誰知他情有難捨，追求的狂熱竟被發展到設計綁架的邊緣，弄得中國代表團虛驚不斷，小美女也被隨團的保安人員保護得寸步不離。所幸那單戀的蘇公子還是有風度的，情場失意之餘，在中國代表團登機返國之時，他

還是親自到機場向夢中情人獻花贈禮送別，希望能有緣再見——這是一幕活生生的白雪公主與白馬王子真實的故事啊。張美人後來所發生的悲劇，這位蘇公子如果知道了，他該如何傷感？

前已言之，一位美女之能垂名史策，是由許多主觀和客觀條件所促成，不是單靠「天生麗質」的。她如花，則花要解語；她若玉，則玉欲生香。這些都要靠後天的訓練和熏陶。古代中國的窮書生討媳婦，曾有句老話叫「寧娶大家奴，不討小家婆」。這句話的涵義，我們一翻《紅樓夢》便可知一二。試問大觀園裏那些「大家奴」，像鴛鴦、平兒、晴雯、襲人等等不識字丫鬟底風韻才情，哪是一些受過大學教育底小家碧玉，所可望其項背的呢？——毛主席文工團裏的美女都是千挑萬選，千嬌百媚的。她們都能歌善舞，但真的要花能解語，玉欲生香，上遇國賓，下禮寒士，都能玉潔冰清，應對得體，那還需要長期的熏陶呢。上海人說的，聰明面孔笨肚腸，教有何用？心性聰明者，也只能偶得之不可必也。總之，美女千千萬，才人有幾人？他們蘇公子、林公子皆非凡品；粉白黛綠，閱人多矣。千挑萬選，而情有獨鍾者，不是偶然的啊。

幼小的張寧姑娘，最後是被林府選入侯門了，這個侯門可不是《史記》、《漢書》上所譏笑的「爛羊頭」。它是個政治實體。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裏，林彪是自韓信、李廣以後屈指可數的若干真正的名將之一。這時他是中共黨章上明文規定的毛的接班人，國家的副統帥兼國防部部長，權傾一時。張寧便是他夫婦倆從當時千千萬萬美女之中，為他們獨

子林立果所挑選出來的未婚媳婦。這項所謂「林府選妃」的喜事，那時是轟動世界的。根據海內外媒體繪影繪聲的報道，我們身居海外，也是鬚眉畢露，頗知其詳。

張寧那時剛是雙十年華，情竇初開，她在所屬的文工團內本已有個男友，兩情繾綣，情愛方濃。不幸形勢比人強，一對初戀小鳥，哪禁得了從權門刮出的暴雨狂風？她很快就被專機接往首都。侯門似海，飛上枝頭作鳳凰，身不由己，短短的自結情絲，就被一個面目猙獰的政治魔鬼，一刀兩斷了。但是她也發現，被強迫安排的盲婚對象，也不像想像中的可憎可嫌。林立果本是北京大學畢業的，一個很純潔的青年，只是不幸生在侯門，被無端捲入無情的政治漩渦而已。仔細的培養，兩人也未始不可滋長出應有的感情來。當時的中國還是停滯在新舊交替的轉型期嘛。幾千年的父母之命的盲婚傳統，還不是組織了億萬個的幸福家庭？二十歲的小張寧，既然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被安排作林府的小媳婦，她顯然也就認命了。事實上張寧那時被選入侯門，許嫁與一位真正的白馬王子。消息轟傳之後，正不知羨煞當時地球上幾百萬待字閨中的少女呢——美國的書店裏那時正不知有多少本書，向少女們傳授《如何嫁給一位百萬富郎》（*How to Marry a Millionaire?*），小張寧卻於千不依、萬不願中得之；更可況林立果還是個十分「帥」的空軍「少帥」呢。在當今的世界上，縱是有無限幻想的少女，應該也是得此已足吧。

名馬贈英雄，靚女嫁帥男，張寧與林立果，應該算是天生一對，地長一雙了。在她們那時的姐妹行中，沒話說，張寧算是最幸福的了。但是在張寧之外，並不是再沒有第二個張

寧了呢。在她的書中，作者提到的那個同學，便是個張寧第二，她由於工作地點的關係，首先便被派入中南海伴舞，竟然「一朝選在君王側」作了毛主席的身邊人。若論職業的等級，則她的地位，是遠在張寧之上了。不過那正如賈元春所說的，那終究是個「不得見人的去處」（見《皇恩重元妃省父母》），不像立果之與張寧，開奔馳車聽搖滾樂，卿卿我我，優遊於山水之間的自由也。有一次毛主席聽到林府「選妃」，張寧當選的消息，曾笑問此女說，你爲什麼沒有當選呢？她極富智慧的頑皮的回答，也是極具史料價值的。因爲毛澤東究竟不是個普通的官員嘛。他老人家那時是我們十億人民，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朝夕不離的大總管。他老人家的日常生活，酒色財氣，一喜一怒，對我們黎民百姓都是生死攸關的。我們寫歷史，對此怎能不加注意呢。美國人民選總統，對候選人的私生活的注意，可說是無微不至，但是他們的總統每任只能管四年，不像我們的皇帝、主席、總統一管就是一輩子呢。爲此我國古代史家也有所謂「起居註」的制度，紀錄皇帝的日常生活。

筆者寫了上述那段真實的小故事，也只是企圖幫着說明本書的重要性，因爲毛主席身邊也有一些張寧。這些張寧的言行是會影響毛公日常喜怒哀樂的；而毛主席日常喜怒哀樂的情緒，又會直接影響我們黎民百姓的生老病死。因爲他老人家那個時代還是個無法無天的時代。毛澤東是我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當國者，在他有生之年全中國只有兩部法律（憲法和婚姻法）。除此之外，他老人家平時的一言一笑，便是我們全國老百姓的法律，所以我們怎能不注意他日常生活中喜怒哀樂的情緒呢？

早在五十年代之時，他和馬寅初教授爲着人口問題發生爭論，最後就變成鬥嘴，鬧情緒，結果竟弄成「批錯一人，增加三億」的後果，其嚴重可知。其後很多國家大政，也都是鬧情緒鬧出來的。接着他和彭德懷、劉少奇等高層領袖之爭，鬧情緒和鬥嘴的成份都很大。最後連小小的張寧也變成最大的受害者的毛林之爭，情緒也是很大的因素。毛林之爭導火綫則是今後政府是否應設國家主席的問題。這原是個不成問題的問題，最後竟鬧到一國皆破，兩家皆亡的程度。林家爲之滅門，不用說了；對毛也是他死亡的開始。連個無辜的小張寧也被他們弄得九死一生，幾乎萬劫不復，胡爲乎而然呢？因此在那個三七開的毛澤東時代，歷史家可以大膽的下個結論說，當時中國的治亂之源，都集中在毛氏一人之身。毛的毛病，則是他不論爲善或作惡，都沒個章法可循，一切全憑他個人的強不知以爲知的臆斷，既無法律，更無制度。

不過治史至此，我們也覺得毛主席自己也是個時代悲劇的主角啊。筆者讀史數十年，在不同的拙著裏便曾一再的強調，我們這個時代是個「轉型期」，一轉百轉。政治制度從帝制轉向民治，至少要歷經兩百年的陣痛啊。這個所謂「毛澤東時代」，不幸卻正處「轉型中期」，在客觀形勢上，「定型」是不會出現的；在主觀形勢上，「毛澤東思想」早已變成個僵硬的死教條。毛如不死，他永遠也不會承認什麼「兩制」的，陷身於一個死教條的巷子，永無出頭之日，毛公就把個無法無天的「沒制度」當成制度了。一旦國家發生了政爭，那大家就無法無天，拔刀相見了。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射箭比賽）乎？」

揖讓而升，下而飲（香櫝），其爭也君子。」（見《論語，八佾》）。其實今日民主國家的政爭，除極少數例外，無一而非上而動口，下而握手的「君子之爭」也。而我們中國人，像毛林之間，搞政爭，一定要動刀動槍，那就是小人之爭了。尼克遜曾問過毛關於林副主席的下落，毛說他要奪權，同我鬥，鬥不過我，乘飛機逃走摔死了。毛林之爭雖是非難說，但林之鋌而走險實出於毛之逼迫蓋為難爭之論。因毛有大殺功臣的前科，如高、饒、彭、劉、賀等高幹之慘死，在在都會使林彪膽戰心驚，而懼為之續。「五七一（武起義）」文獻已叙其委屈，其未經公布者，當有更多難言之隱也。

總之，九·一三事變的真象至今仍在五里霧中，其徹底澄清或尚需時日，可是因九·一三之累而九死一生的美女張寧受難的經過，在本書則已有徹底的交代。其令人不忍卒讀者便是在林彪遭滅門之禍的當晚，這位尚未過門的林府小媳婦，竟一無所知。他還悠閒地與一些林辦中人在欣賞文藝電影之後，安然就寢呢。可是立果在登機之前，雖生死攸關，他顯然並沒有忘記他那美麗的未婚妻，那也是張寧命不該死吧。這時因豆豆已採取行動把電源切斷，立果手執短槍在黑暗中尋妻不獲，乃匆忙離去。數小時之後，他便與父母一起在溫都爾汗摔死了。那時若非電源被截，小媳婦勢必也隨夫登機而一去不返，如今青塚黃昏，也就長與昭君為伴了。生死之間，豈非命也運也。吾人讀張寧至此，能不撫卷嘆息？最可悲的還是，在林彪全家滅門之後，小媳婦因案被禁，她對公婆和未婚夫的喪身異域，還是一無所知。軟禁逾月，直至黨中央派員提審，她始得知噩耗而當場昏厥，蘇醒過來，

痛不欲生，乃決心自戕，撞門栓尋死，偏又被搶救過來，帶傷拽入囚牢，一關數年。在牢中又累受男性看守的騷擾，幾度撤職，騷擾未已。最後換爲女性，始粗得平靜……朋友，美女爲美所累，她能傾人之國，傾人之城，當她爲美坐牢時，她也要傾人之牢啊。我真爲那兩位被撤職的看守呼冤，在絕色美女之前，縱有鐵石心腸的妒婦，像南康長公主，甚或冷感成性、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也要目迷心亂，不能自保啊，何況那兩個口角流涎的小小的政審幹部。

不幸的是古詩上說，自古好景不長存，彩雲易散琉璃脆。美女原如名花，她底艷麗，縱護之於玻璃溫室，養之以礦泉清水，也保不了三朝兩夕。若遭狂風暴雨，橫加摧折，則萎落泥中，更是瞬息間事。可憐而無辜的小張寧自被拽出東王府，受審時當庭昏厥，然後撞門求死。死去活來之後，再被打入黑牢，着犯婦之衣，幹牛馬之活。天爺，這豈只是狂風暴哉？經過數年勞改的少女張寧，她在出牢之後是什麼個樣兒，我簡直不敢想像……讀《舊唐書》，〈楊國忠傳〉裏有一則令人不忍卒讀的故事：在馬嵬坡兵變，楊家三姐妹被殺之後，楊國忠的夫人也被捕入獄，割喉自殺未死。這位楊夫人原來也是個能歌善舞的青年美女，她在血堵咽喉，呻吟待死之際，她對她自己所受的遭遇感到茫然，乃微弱地問那個呆在一旁等她斷氣小獄卒說：「國家乎？賊乎？」（殺我們楊家是政府幹的呢？還是強盜幹的呢？）獄卒說：「皆有之。」（兩邊都有啊。）……男人作孽，美女跟着受難。這位楊夫人只是個美女，不幸被選入侯門而橫遭宰割，試問她有何罪？她如割喉未死，被送

入勞改營，四年後刑滿釋放之時，那個蓬頭垢面的女勞改犯是什麼個人形呢？事隔千年，歷史重演。我們可憐小美女張寧，竟以幾乎完全相同的情況被選入侯門，當侯們獲罪而遭全家抄斬時，也被捕入獄，在獄中自殺未死。她如也問問那時在一旁看守她的小共幹，「國家乎？賊乎？」她可能得到的回答也是個「兩邊都有啊」。一千二百年過去了，這兩幕悲劇幾乎出於一個演員所扮演，只是收場略有不同吧了，可憐二十來歲的小張寧雖然大難不死，其身心所受的摧殘，蓬頭垢面，身心皆瘁的慘狀，是可以想像的了。但是她畢竟是舉世馳名的美人，政治包袱雖無比的沉重，但是罔顧死活的追求者仍是成千上萬的。俗語說，金窩銀窩不如草窩。曾有過金窩銀窩的張寧，萬劫之餘，現在顯然是想覓個草窩來隱姓埋名。她便與劫前便已相識，而對她是無限傾心的小幹部結婚了。可是正如蘇東坡所說的，「長恨此身非我有」。她原是個在全國美女中千挑萬選出來的第一美人；她更是經過千錘百煉出來的歌舞明星。她本是錦衣玉食、歌台舞榭中的飛天鳳凰、侯門妃子，如今雖然鳳凰落毛、妃子蒙塵，但她本質上不是個為人作嫁的蓬門小戶的勞作婦女或菲律賓女傭。老實說，一個落難妃子、受屈明星，不是個只知垂涎美色的斗筲小吏所能供養的。「賣油郎」之所以能夠「獨佔花魁」（故事見《今古奇觀》），是他原有憐香惜玉之心，而不計個人犧牲才能感動佳人。張寧婚姻的不幸是她紅顏命薄，為一個只好虛榮美色的薄幸兒郎所騙，那就非離異不可了。可憐的是她前夫原是個貧無立錐的小幹部，她領個幼子離去之後無以為生，竟至變成現代的「王三姐」到荒野去「挑菜」為食的程度。其淒慘的

情況，不才讀爛古史還未找到第二個落難王妃有此境遇呢。但是一個美人爲美色所累，還更有雪上加霜之慘。張寧縱在這一慘不忍睹的情況之下，追求者仍然還是尾追不捨，追求不遂，竟至走向殘酷謀殺的程度。她那相依爲命的獨子，竟被一個追求不遂者含恨所謀殺。一個美女爲她自己無法作主的美色所累，至此可說是尸居餘氣，生命已至盡頭，夫復何言。

當年「林府選妃」這樁鬧劇，對我們在海外讀中國近現代史的專業家來說，它不只是一樁滑稽的新聞；它也是一件嚴肅的史實、在中國歷史連續不斷發生而有重大影響的歷史現象。只是想不到它在最現代化的人民中國也會發生吧了。我們在海外曾不斷地追蹤這位張妃的下落，一直到她完全失蹤爲止。她在媒體上失蹤之後，我們根據歷史上數不盡的前例，估量她是凶多吉少了……真是想不到天大的奇事，舍下門鈴響處，開門迎賓，自報姓名的那位風韻逼人的貴婦，居然叫「張寧」。我問她是哪個「張寧」？她微笑說是「中國來的」；並介紹和她一道來的一位很有儀表的中年紳士說「這是我的先生林賽圃」。我握手詢問賽圃兄，尊夫人是不是在中國那次選妃選出來的張寧？賽圃含笑點點頭。這一下可把我嚇得大驚失色，我再拉着張寧的手問她，您就是林彪家那位「妃子」，還沒有死？張寧嫣然一笑。我也爲之抽一口長氣，自嘆真是奇迹，忙請出老伴，招待貴賓。

我初見張寧時她還顯得有點清癯；過去她在心靈上所受的創傷使她的表情還有點憂鬱，所幸她這幕悲劇終有個喜劇的收場。她生與林家有緣，最後還是作了林家之婦。賽圃

不只是位殷商，最難得的還是他情有獨鍾。他對這位愛妻之呵護，真有甚於一般青年情侶，形影相隨，鶼鶼情深。不久他們就生了個可愛的孩子。家中有了個小霸王，樂趣更多，美人愈近中年，人也更富泰了。當年所受的折磨的陰影，也晃如一夢，烟消而雲散。她在青年期不幸做了林家王朝的妃子，做得九死一生。她人近中年卻又做了另一個林家的「皇后」，安樂富裕，夫妻母子，其樂融融，真是前世修來。最可喜的是張寧姑娘那幕淒慘的悲劇，竟然有個如此意想不到的喜劇收場。我們讀歷史的翻遍二十五史也找不出一個先例來。這一幕活歷史，我們隔洋看戲可說是從開幕看到閉幕，真是感慨繫之。

她伉儷第一次到寒舍下訪時，便表示想把她故事寫下來。作爲一個職業史學家，我對她這一構想自是萬般鼓勵的，我並不揣薄學，奉勸她「不要渲染，不必忌諱」，只要老老實實把真實的故事寫下來，便是一本雅俗共賞的一流史書，並且是一本「第一手」的史料書，是中國歷史上未嘗有過的史料書。我國歷史上蒙難美女何止千萬，但是能把受難經過原原本本寫下來，古往今來，只此一部。我們能不珍而重之？有的讀者或嫌本書中，張寧個人的故事太多，林家的故事太少，沒有太多的「秘史」成份。作爲一個職業史學工作者，吾不謂然也。張寧那時只是一個雙十年華的未過門的林家小媳婦，她和「豆豆姐姐」（她對林彪女兒林立衡的稱呼）一樣，還是個單純善良的無辜少女，參加不了林副統帥的廢立大計。葉羣的偽善或作惡，都沒她二人的份；内幕也非她二人所能知曉。豆豆只是一個無辜的少女，不知政治的險惡，她本爲拯救她所愛的父親，結果卻誤害了父親和全家，

自序

我寫這篇回憶，沒有編纂醞釀的階段。曾經走過的生命路，都清晰的印在腦海中。許多感慨，許多無奈，是人間許多不幸的人們普遍都有的。看罪惡的角落，人間實在不美好；看善美的一面，人間確有令人留戀之處。書中涉及到許多的方面，以實來反映實，不加修飾，因為真實的東西就是生活。

不少人曾勸我少寫些敏感的話題，我也顧慮並刪掉了許多。但我發現想迴避的東西仍然迴避不了，因為那是一條「主綫」，正是中國當年時政的格局，生活其間，寫自己的經歷，怎麼能迴避大背景呢？除非不寫這部自傳，因為違心的東西我不想寫。

時至今日，我仍然崇拜老一輩的革命家，雖然他們之中一些人對不起自己的人民，從傷害人的方面評議，甚至是罪惡；但從整體上說，許多老一輩的革命家是值得敬佩的，並且他們在「文革」中也遭到迫害。「文革」是浩劫，也是全黨全民覺醒的運動，反動力之大，是極權者始料不及的。

神話領袖人物的「造神」運動破產，導致整個民族精神信仰上的崩潰。社會沉渣泛起，渙散和無政府主義的蔓延，仕官貪贓枉法，刑事犯罪猖獗，雖然這些都是東西方社會的通病，但在中國兩個極端的演變過程中，我都深受其害。

在一些人眼中，我變得似乎沒有政治觀點，沒有政治立場，其實我早就憑良心做事，不憑政治觀點待人的。入了佛門，便體會到這是佛心。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不以善心待人待事，邪惡入侵會走上歧途。我對人物的敘訴，不管是什麼地位、層次，都持直叙不諱的觀點，因為那是現實生活中的一種表現。

林彪是世界知名的中國軍事家，打仗精明，政治上也精明，但他的基調是躲避。「文革」中，他的錯誤很多，力不從心的事很多，違心的事也很多。專制制度下的悲劇人物不止林彪一個，只不過他的結局特別慘烈而成爲典型。

林彪若想反毛澤東，一定有他的道理；林立果若想殺毛澤東，也一定有他的理由。但在現實中，他們父子都沒有這麼去做。毛澤東南巡布置政治上圍剿林彪，卻對林彪封鎖消息。若按毛澤東「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觀點，林彪反擊也是應該的，但他又沒有這麼去做，而是閉坐北戴河等着滅頂之災的來臨。

我寫這部自傳，是對自身來到這個人間的反省；也是對那段已逝的歷史憑良心說點實話。

目錄

張寧女士自傳唐序

唐德剛

自序

第一章：童年和青少年時期

石城「毛猴」

父母

軍區總醫院的小常客

十歲當兵

「苗尖子」

政治培養

全軍匯演和大歌舞

出訪印度尼西亞

異國情

東歐觀感

42 29 22 18 16 13 7 4 3 2

第二章：選美內幕

選美起因

初選概況

副總長夫人兩下江南

第一次被選進京

葉羣忌，林立果迷

林立衡、林立果身分揭謎

麟與異夢

林立果「偷」我第二次進京

檢查身體

與林立果重逢

「首長俱樂部」

抗命

「執行任務」充當樣板

101 97 94 92 90 84 80 76 71 64 61 57 56

第三章：動亂年代的戀情

初戀

許夫人做媒

與戀人分手

葉羣迂迴戰術繞過許夫人

求援失敗異夢再現

改行學醫

114

122

126

135

142

146

第四章：在林家的日子裏

初進毛家灣

林立果偷越「禁區」

夾縫裏生活

見林彪

林彪接見總院院長靳乃川

152

156

164

171

176

第五章：「九·一三」事件

引子：廬山會議

184

第六章：政雲突變

九月七日

九月八日

九月九日

九月十日

九月十一日

九月十二日

188

196

214

234

240

248

從北戴河押送回北京

中辦副主任傳達五十七號文件

自殺

暫囚毛家灣

284

287

290

298

第七章：真實的一角

中央專案

就是找不出直接證據

石破天驚

304

310

319

政變手令

「五·七一工程紀要」

林彪在「文革」中

328 324 320

第八章·苦難的延續

毛遠新選妃

勞改生活

打擊「翻案勢力」

中秋異夢

母親來勞改農場

釋放

374 364 361 356 344 336

第九章·漫漫歲月多坎坷

燕子歸舊巢

我的董哨老師

百足之蟲死而不殭

與林立衡夫婦重逢

「太平天國」不太平

姜教授看相

痛失愛兒，皈依佛門

出家變出國

434 417 410 404 396 393 389 380

陸 劫

第一章：童年和青少年時期

石城「毛猴」

一九四九年解放軍橫渡長江攻陷國民黨首都南京，我睡在媽媽肚子裏隨大軍抵達俗稱「石頭城」的南京市，媽媽在國民黨三軍總醫院生下了我。

我生下來渾身長滿黑毛，醫學上講是「返祖」現象。那時人們文化知識低，說我是「怪胎」，一個女嬰長的這麼醜，確實不討人歡喜。

爸爸和媽媽沒有遺棄我，可也沒有給我起大名，只依據外貌叫我「毛猴」，家裏的警衛員、秘書、公務員、保姆都跟着這麼叫。長到三歲，雖然渾身黑毛脫盡，變成白白胖胖的「人參娃娃」，大家還是照老習慣叫我「毛猴」，一直叫到我上小學。

在學校裏，不能再叫「毛猴」，而因南京別稱「寧城」，故依出生地起名叫張寧生，乍聽像個男孩名字，畢竟還有個「寧」字有點女孩味道。

我家住在南京東郊，離中山門不到一華里，有個叫苜蓿園的村鎮，曾是國民黨時期的「模範鎮」，鎮上居住的都是「良民」。苜蓿園北面是中山陵；東面小紅山上有蔣介石夫婦的住宅「美齡宮」；西面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夫婦陵園；苜蓿園在南面，與東西北的「帝王將相」為鄰，也沾點風水寶地的光。

據說苜蓿園這塊地方曾被中央考慮闢為高級首長療養住宅區，但有些人覺得南京曾是國民黨首都，社會上遺留的「渣滓」不少，不安全。放棄後，幾經掂量，讓給了大軍南下以後第一批紅軍資格的傷殘離休將軍居住。這批人殺氣重不怕邪，到老得個山清水秀的安樂窩：小別墅、警衛排、公務班、司機班、醫療組，外加小阿姨老保姆，比他們初時投奔革命的理想：三畝地、一頭牛、老婆

孩子熱炕頭強了好多倍。

父母

我爸爸張富華，一九二七年在家鄉江西興國縣樟木山鄉坑坑村參加了農民赤衛隊，因為識幾個字當上赤衛隊隊長，帶領農民打土豪分田地，那時他才十六歲。一九二九年參加紅軍，打了幾次仗，從士兵升為俱樂部主任。所謂的主任，權限只管幾本書，一筐鑼鼓鐃鈸，組織官兵們唱歌、寫標語、宣傳鼓舞士氣，一有軍事行動，挑起籬筐就走，俱樂部的全副家當都在這副籬筐裏。

第三次圍剿後，紅軍撤出江西根據地，坑坑村在深山裏，是紅軍後勤囤積重地，村民什九是紅軍家屬，青壯年不走只有死路一條。爸爸走後，國民黨部隊進山，我奶奶被槍殺，大媽（爸爸的第一個妻室）被賣，紅軍的妻室有點姿色的都被賣掉，六歲的小叔失蹤。

一九三四年爸爸隨四方面軍開始長征。四方面軍也稱西路軍，三過雪山，兩過草地；煮皮帶、煮鞋底、吃草根樹皮；打前衛打狙擊；大渡河以後，爸爸帶一個連駐守大渡河以南六十里，百里防綫，打後衛狙擊，保障大部隊順利進軍。最後打得只剩下三個人，隻身負傷討了六個月的飯到達延安，進「抗大」學習。

野戰部隊日日有風險，戰爭年代光棍兒多，爸爸自大媽去後，一直沒有機會再娶。抗戰時期他在膠東軍區主力十三團當政治部主任，膠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替他點了鴛鴦譜，娶了膠東文登縣侯家集出生的一九四零年入伍的我媽媽。

說起這段婚姻，聯想自己的婚戀史，真有點「代代相傳」的色彩。聽長輩們說，我媽媽在當地

是方圓百里有名的大美人，高挑個頭，粉面桃花，彎眉大眼高鼻樑。她個性犖強剛烈，爲逃避爺爺包辦婚姻，十六歲離家投奔八路軍，跟日本鬼子打「拉鋸戰」，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有時今天進明天就跑。一次，媽媽退漏掉了，她年齡小，睏勁大，睡在麥田裏，睜眼太陽曬到屁股，周圍唧哩哇啦一片鬼子說話聲，自己的部隊夜裏就撤走了。她命大，伏藏在麥壠裏靜等天黑爬逃出去，鬼子做夢也沒想到麥田裏睡着一個漂亮的八路妞。

自這次風險後，媽媽從野戰部隊調到機關。一天清晨女兵連出操，許世友與我爸爸正站在窗前，許世友問他：「你看上哪一個？」

爸爸手指我媽：「就要那匹大洋馬！」

第二天組織出面找媽媽談話，三言兩語介紹了爸爸的情況，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媽媽揹着自己的行軍包進了爸爸的屋子，擺了一桌花生、紅棗和一瓶土燒酒，兩人結婚了。媽媽爲逃避包辦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產黨員後，卻又由「組織包辦」嫁給了比她大十六歲的我爸爸。這種事在戰爭年代不稀奇，許多當年在戰爭第一綫拚命的指戰員，他們的夫人有許多是在與我媽媽大同小異的情況下與丈夫結合的。這叫「革命感情」。

軍區總醫院的小常客

爸爸原本很結實的身體在長期艱苦的戰爭環境裏被拖垮了，解放後短時期擔任過華東榮軍總校政委，全國十幾個分校，每校幾千榮軍。他沒兩年就病倒了，患的是晚期肺氣腫，在當時醫術條件下是絕症。一九五五年全軍第一次授軍銜，爸爸名列少將。中央規定自少將以上的將軍赴北京授

銜，當時的少將名額「粥少僧多」，鬧不平衡，爸爸因病主動讓銜。一九五七年爸爸去世，總政治部再次追授他少將銜。

自我記事起，家裏很少見到爸爸的身影，警衛員總是三天兩頭不見影子，媽媽也很少在家，家裏成了公務員和保姆的天下，我幼小的心裏以為爸爸和媽媽都上班。

媽媽每天早出晚歸，一兩天見不到她是常事。偶然見到爸爸回來，老躺在籐條榻榻米上，所有人躡手躡腳的走路，一向大嗓門說話的老保姆也安靜得像個童養媳似的，不再高聲訶斥，我不小心弄出點聲音，她老遠的就搖着雙手示意我安靜，所以，我對爸爸的愛中夾雜着更多的敬畏。

在我六歲那年，爸爸不再回家了。每到星期天一大早，媽媽領着我和八歲的哥哥和兩個小弟弟去總醫院看爸爸，我明白了爸爸以前不回家的日子原來是住在醫院裏。

高幹病房樣樣俱全，像個小家，進門靠牆邊支着一張行軍牀，那是媽媽和警衛員輪流值班守夜時用的。我在總院出生，醜毛猴變成了俊秀妞，醫護人員都來抱我、親我、逗弄我、愛護中透着憐惜。

第二年我七歲了，上小學二年級，學校是華東軍區幹部子弟小學，全國知名的高幹小學。學校屬住校制，每到星期六下午，我和九歲的哥哥總是不慌不忙優哉游哉的挎着書包，走向校園後半部分的幼稚園，從幼教老師那裏接走四歲的大弟和兩歲的小弟，我和哥哥一人領一個，牽着他們的手穿越熙熙攘攘的學生群和接孩子們的車隊，走出小學大門往山坡上爬，越過山坡沒多遠就到家了，衛崗小學與小紅山毗鄰，離我家不遠。

我們兄妹姐弟四個，一星期最快樂的時候就是在放學的路上，以前還有警衛員或公務員接，後來沒有了，都去照顧爸爸，我們一路上儘量磨蹭時間，摘桑果、野棗、野莓，找炮果（一種可以塞

進竹管裏打出去的小青果，孩子們用它當子彈玩「官兵捉強盜」的遊戲，在林間小溪裏摸小蝦捉小魚。我們下午四點放學，總能磨蹭到天傍黑才回到家，因為天一黑，保姆就不准我們出門了。星期天一早，我們就被接到爸爸那去，一整天守着病重的爸爸，不准高聲說話，不准噓鬧，傍晚被警衛員帶上車子載回學校。

病重的爸爸惦念四個幼小的兒女，爲了我們的學習，在他明知無多的日子裏，強忍着想念孩子的痛苦，熬過六天，每到第七天清晨，早早的就讓醫護人員架扶着站在臨街的窗口，等着看我們第一眼。我們也習慣了車子一到總醫院牆外，就抬頭望向爸爸的窗口，不論颶風還是下雨，他一定會站在那裏等我們。

爸爸臨終的那一天，天上下起濛濛細雨，等我們趕到醫院，爸爸已近彌留狀態，硬撐着一口氣等着他的兒女。病區走道上和病室裏擠滿了得到消息趕來的爸媽的老戰友。伯伯、叔叔、阿姨們爲我們讓路，警衛員和公務員各抱着大弟和小弟，我和哥哥衝在前面，一串子人走進了房間。哭腫了眼的媽媽蹲跪在爸爸牀頭，已經懂事的哥哥泣不成聲的撲向爸爸，我抽泣的挨着爸爸肩頭，爸爸瞪大雙眼看住我們，臉泛紅光，人群一陣騷動，他嘴唇蠕蠕似想說話，媽媽將耳朵貼近他的嘴，爸爸留下遺言：「寧生長大學醫，爲人民治病；兒子上軍校，扛槍保國。」說罷視綫盯住長子連生（打大連時生的哥哥），小哥哥忙將耳朵貼近爸爸的嘴，他告訴兒子：「記住，爸爸是打土豪惡霸的。」小哥哥嚎啕大哭。

許世友對我爸爸說：「老張，放心去吧，我們一定會照顧好你的孩子。」

爸爸走了，像睡覺一樣安靜，眼角流下一串晶瑩的淚珠。去世那年，他四十五歲。

我永遠忘不掉陪媽媽守靈的那一夜，我求媽媽揭開爸爸臉上那一塊潔白的方帕，我渴望再看看

爸爸一眼。媽媽拗不過我，揭開方帕，爸爸的面容那麼清秀，我的鼻樑、眼眉、嘴唇繼承了他的遺傳，我刻骨銘心的記住了那張蒼白清秀的臉。

以後我多次做夢，爸爸和我在一起，我不害怕，我知道那是我父親，甚至鑽進墳墓裏拚全力想把棺材推出去讓爸爸曬曬太陽。其實我平日很膽小，聽了鬼故事晚上不敢出門。

爸爸是解放後華東軍區第一位去世的高級幹部。出殯那天儀式隆重，儀仗車和儀仗士兵護衛着靈車，送殯車隊拖延十幾里。墓地在城南雨花台毗鄰的菊花台，是父親生前一次狩獵時親選的墓地，在項英墓（皖南事變犧牲的新四軍軍長）上方一座山包上，地形正是「龍脊」正中，坐西向東，背後遠眺長江，北方紫金山，南邊方山，東方日出之地是自己的家，那裏有他的兒女。山包下翠竹清池，山包上蒼柏青松，遍地細碎晶瑩的雨花石，棺木席地而放，外罩水泥廂房。一九五七年入葬，直到一九六四年移葬將軍陵園，開啓水泥殼，棺槨完好，板釘錚亮，抬動無響聲，工兵連的連長說這是他移過棺木中最好的一具，那是當年軍區專程從西南調來的上好楠木，這是父親短短一生中得到的最後殊榮。至今，城南一些上歲數的老人還記得那次出殯，但他們並不知道那就是十年後成爲「紅色王妃」的女子的父親。

十歲當兵

爸爸的去世對剛具啓蒙知識的我和哥哥打擊很大，每到星期六放假，許多孩子拉着爸爸媽媽的手，指着我們向早已知道情況的大人們介紹說：「他們的爸爸死了！」每到這時，我和哥哥牽着兩個弟弟的手，低着頭默默地從人羣面前走過，我和哥哥眼裏含着淚，不抬頭，不讓人看見，耳裏湧

進大人們的嘆息：「好可憐的孩子！」

爸爸在世時，合媽媽倆人工資近五百元人民幣，他去世後，只剩下媽媽八十元工資養四個孩子，國家按規定以「紅軍烈屬」待遇每月給每個孩子二十元補助費，全家靠一百六十元維持生活，還是比一般工人農民好得多，但已遠遠比不上原來的生活水準。

公務員、警衛員、秘書和司機都撤走了，一切待遇都沒有了。有些人看中我家的兩層樓別墅，找理由逼我們搬家，許世友司令員和唐亮政委出面講了話，我們仍然享受父親的部分待遇，住原房，不交房租水電費，因為我們已經交不起了。

爸爸在世時爲人正派人緣好，我長大後懂得了許多道理，尤其是在左派激進分子當道橫行的時代，回憶一件往事更感到父親崇高精神的可貴。那是我四五歲的時候，每天家院裏總有人進來討飯，工作人員說這些人可能是逃避土改的地富分子或是潰散流落異地不敢回鄉的國民黨官兵，而不給他們飯吃。爸爸知道後批評他們：「剛解放不久，我們安居樂業了，還有很多百姓受戰亂之苦流離失所，就是國民黨官兵，地主富農，他們也是人，是人就要給飯吃。」他規定每天準備一盆飯菜，專門給上門討飯的人吃，並教育我和哥哥：「爸爸長征時討過飯，沒飯吃的人苦啊！你們要記住，長大了，盡自己的力量去幫助有困難的人。」媽媽和哥哥常常跟我說起這件事，我也記得老保姆捨不得好菜給「花子」吃，偷食盆裏的魚肉被我撞見，老保姆還「警告」我不准告訴爸爸媽媽，我卻立即去「二報」了，雖然我不太懂大人的事，但我很可憐那些破衣爛衫的「花子」。一些伯伯叔叔輩也常問我：「記得爸爸不？你爸爸可是好人。」我就連連點頭，在我記憶裏和自幼薰染的家教，我深信長輩們的口碑。

我和哥哥爭氣，憋足了勁處處要比別的小學生強，不讓人家看不起我們是沒有父親的孩子。哥

哥不但學習成績好，還成了全校「八一」小足球隊隊長、少先隊中隊長，聰明伶俐，是個「孩子王」；我也是全校為數不多的「三好生」。（學習好，品德好，身體好。）我又被選進學校體操隊，由江蘇省體育學院的運動員擔任教練。訓練不久，發現我的腰腿柔軟度極好，體型也很標準，發展潛質很大，因為年紀小，想讓我多學習一年文化，再招收進體院搞體操專業，全校傳開，便頗有點小名氣。

一九六〇年初夏的一天，我這個年級三個班的幾十名女生在大操場上體育課，項目是女子足球。我們分成三組，穿着統一的蘇式校服（小學和蘇聯莫斯科紅軍小學結誼姐妹學校），在操場上奔逐。多數女生的家住在城裏，受環境局限不擅奔跑，我住城外，與百姓小孩為伍，常跟他們上紫金山拾柴火、採蘑菇、摘木耳，練就一身爬山上樹的好本領，又兼練體操，身手靈活，奔逐中顯得比其他女孩子矯健。

操場有座檢閱台，不知什麼時候來了幾位解放軍叔叔和阿姨，由校長陪着，他們觀望操場上的女孩子，不時地指指點點。

空中飛來一球正落向我站的位置，我使出哥哥教我的飛腳功夫，一抬腿筆直的踢向空中來球，又將球踢回空中，踢的瞬間，兩腿立體大劈叉，旋即又恢復身體平衡，一般女孩子準的栽個大跟頭。

這一球真是鬼使神差，它竟決定了我一生命運的起步。解放軍叔叔阿姨們立即向校長點了我的名，我當時又黑又瘦小，從外型上根本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下課了，全校有十幾名男女學生被傳到教導處，我是其中之一。進了門，長條桌後面坐着那幾位解放軍，個個亮着眼打量我，其中一位問：「你十幾歲啦？」

「九歲！」

一陣輕微的「啲」、「噢」聲，夾雜着逗弄小孩子的那種嬉笑。一位上年紀的叔叔對衆人說：「看看吧。」

一位阿姨上前問我：「會下腰踢腿嗎？」她剛想做示範，我已快速做完她要求的動作，靈活得像隻猴子，大人們真的笑了。

阿姨拉住我的手面對面緊貼着，扳我的肩關節、上腰和中腰，再搬我的腿，語帶驚訝地向其他人說：「這孩子韌帶太好了！」隨即抽出皮尺量我的四肢和上下身比例，邊量邊點頭。「你會跳舞嗎？」阿姨問我。

「不會！」

「我教你幾個動作，你跟着做，我只教兩遍。」

後來我在訓練中知道了這個阿姨當時跳的是安徽民間舞《花鼓燈》中的小組合。

她跳了兩遍，我依樣畫葫蘆地舞了一通，大人們哈哈大笑，我瞪大眼望住他們，我覺得自己沒跳錯，爲什麼笑我？後來我長大了，也去招收新學員，看着孩子們模仿大人舞姿，確實很可愛。憶起當年那一陣大笑，胸間仍是暖暖的。

一九六〇年的那次招生，是解放軍總政治部下的批示，鑑於全軍藝術新血只靠一個軍隊藝術學院提供，遠遠供不上九大軍區的要求：北京軍區戰友歌舞團、廣州軍區戰士歌舞團、瀋陽軍區前鋒歌舞團、濟南軍區前衛歌舞團、南京軍區前綫歌舞團、成都軍區前進歌舞團、武漢軍區前哨歌舞團、福州軍區戰旗歌舞團、新疆軍區歌舞團，以及各軍兵種總部歌舞團，因此，總政批示各大軍區及兵種歌舞團可以自行在本省市招收學員，培訓畢業後享受藝術學院畢業生同等資歷待遇，也就是

藝術上的大專文憑。

這次招生，年齡規定在十二歲到十四歲，優秀者可以上下浮動一至兩歲。我的名字上方打了兩個「十」號，是特特優者。

招考的是三團聯合招生組（總政、空政、南京軍區），三團同時錄取我，當總政和空政的招生員將我的情況做爲特例，向本團領導請示要求破例錄取時，前綫歌舞團「近水樓台先得月」，搶先給學校下了入伍通知書，入伍通知書一下，人就是南京軍區的了。

我本人什麼都不知道，每天照常上課，周六回家和百姓的小孩一起玩。沒多久，媽媽對我說：「寧生，不要去跳舞，你爸爸要你學醫，如果有人要到學校動員你，你可不能答應呀。」

「跳舞？媽媽，跳什麼舞？」

在我印象中，小時候每到周末，西康路△B大樓裏的蘇聯專家團就請黨政軍的高級首長和夫人們去跳舞，媽媽和許多阿姨都穿大花布料衣服，藍眼大鼻子的老毛子還給媽媽送花，男的摟着女的腰轉圈，我們小孩子把這種舞叫「抱着跳舞」，長大後知道這是「交際舞」也叫「交誼舞」。我以爲是這種舞，便向媽媽搖搖頭說：「我才不跳呢！」

媽媽看着我，沒吭氣。我住鄉下，爸爸去世後，媽媽一要工作，二要負擔沉重的家務，無暇也無心情領四個孩子進城去觀摩舞台藝術，因此，那時的我，除了學校每星期一次的電影，根本不知道什麼叫舞蹈，所以媽媽也無從回答我。

媽媽告誡我不要去跳舞是有原因的，歌舞團從校方得知我媽媽堅決反對我學舞蹈，搬出丈夫的遺言拒絕了歌舞團。歌舞團不氣餒，打聽出媽媽特別寵愛獨生女，決意撇開家長，直接動員我，在孩子身上下功夫這一着果然被媽媽預料到。

一個星期五的晚上，學校組織一批學生到軍人俱樂部露天劇場爲一場演出獻花，舞台上五彩繽紛的舞服和男女演員輕如飛燕的優美舞姿，看得我眼花繚亂心神蕩漾，羨慕極了。中間休息十五分鐘，一位軍人叔叔專門領我上後台看女演員化妝。每張化妝枱上放着各式各樣漂亮的頭飾花和晶亮的耳環手飾，一位阿姨換好裝走進來，曄！好漂亮啊，活像一隻大孔雀，正是去學校教我跳舞的那個阿姨，她跳孔雀舞領舞，名叫黃莉。當我目不轉睛專注地欣賞黃莉阿姨時，叔叔彎下腰在我耳旁問：「你喜不喜歡？」

我連連點頭。

「你也來跳這個舞，高興不高興？」

我又連連點頭。

「你去跟媽媽說，她要是不同意，你就不吃飯，你就哭。」

我瞠目結舌地望着周圍越聚越多的孔雀阿姨，連連點頭。

周六回到家，怯生生地向媽媽要求「媽媽，我要去跳舞。」

「哪個老師跟你說的？」

「不是老師。」

「是誰？」

「是一個解放軍叔叔帶我去後台看阿姨，那個阿姨我認識。」

媽媽什麼都明白了，她生氣大人玩花樣抓住女兒幼稚的心，她氣恨恨地把洗了一半的碗盤摔進水池裏，不再理我。

我哭了，哭得很傷心，吃進肚裏的晚飯全吐了出來。哭睏了，淚眼矇矓地上牀睡去，第二天醒

來，那股強烈的誘惑仍然排除不掉，神思恍惚，真的照叔叔的話跟媽媽鬧開「絕食」，整天纏住媽媽哭鬧不休。

媽媽無奈，九歲的孩子懂什麼職業選擇，豈是聽進道理的年齡，講了也聽不進去。我的無知和任性迫使媽媽妥協了，暫時同意我去學舞蹈。她找歌舞團王政委談話：「我的女兒小，不懂事，什麼時候她不想學了，你們還得放她去學文化。」政委笑嘻嘻滿口答應。事情卻沒那麼簡單，以後軍紀約束由不得我們母女了。我就這樣糊裏糊塗地憑着一時的衝動，邁進了舞蹈藝術的殿堂。一九六〇年八月正式入伍，我是年底生日，按年份數，正好十歲。

「苗尖子」

學員隊四十名學員，二十男，二十女，我年齡最小，個子最矮，正值盛夏，暑假在家整天跟着百姓家孩子去野外玩，皮膚曬得油黑。當兵了，穿上特製的小軍裝，排在隊伍的尾巴上，主課舞訓教員李首珠一眼瞧見我，心裏犯嘀咕：這孩子這麼瘦小，條件再好，將來長不成個也白搭。

舞訓室裏，她把我調排在側面牆角把桿上，正面把桿上都是些細皮嫩肉發育良好的大女孩，她把注意力集中在她們身上，偶然在轉身時捎帶瞄我一眼。就這麼時不時的帶上一眼，積累幾眼，憑她多年在舞校任教的經驗，給她留下深刻印象：這孩子素質太好，二十個女孩裏，條件沒有一個比得上她。

我被調到中間正面把桿上，由於年齡小，體力弱，怕我吃不了苦，李首珠特別嚴格要求我，常常累得我一堂課結束便跌坐地上爬不起來。那時的情景很慘，訓練强度高，腿痛得爬不動樓

梯，晚上睡覺全身肌肉抽筋，痛得從夢中哭喊醒來。

吃得苦，才會有收穫，孩子們的專業技術突飛猛進，學員隊是「苗子隊」，我更成了「苗尖子」，全團矚目的重點培養對象，領導和演員們常議論「我們團將來一定會出一位全國頂尖的舞蹈家。」

也許是整天關在訓練廳裏揮汗如雨的原因，我的膚色很快恢復得潔白嬌嫩，「嫩豆腐」新綽號取代了小而黑甜的「葡萄乾」老綽號。

個子也爭氣，一年後從隊尾直竄到隊頭，排在第一位，李首珠笑逗我：「小張寧，可不能再長了，竄到天上去，可沒有那麼高的舞台讓你跳舞啊！」沒想到她一句戲言，竟言中了我八年以後的悲慘遭遇。

訓練艱苦是我始料不及的，沒有原先想像的那麼輕鬆好玩，每天清晨六時起牀，基本功、毯子功、芭蕾舞課、古典課、代表性課、戲劇課，聲樂課、文化課、政治課，忙得「四腳朝天」，到晚上九點半才熄燈躺下休息。

有的孩子吃不得苦公開哭鼻子，我也哭過，晚上蒙着被子偷偷哭。孩子想孩子的主意，怎麼逃避呢？動歪腦筋。星期天回家裝病，肚子痛，通常肚子痛不是大病，你老說痛就是病了，反正假的查不出，反倒成了疑難病症。這一計正合媽媽意，她早就想把女兒搞出歌舞團，現在女兒主動打退堂鼓，樂得替我「打掩護」。

一個電話打到歌舞團，說女兒病了需要在家休息。沒過幾天，學員隊董哨隊長上家來，見到我，親切的問：「小張寧，肚子痛好了沒有？」一下鬧我個大紅臉，從來沒說過謊，望着董隊長不知如何回答。

董隊長微笑着拉住我的手，對站在一旁不知所措的我小姨說：「田主任不在家，等她回來請你告訴她，小張寧我帶走了，我們會好好照顧她，請她放心。」

小姨也是我的支持者，六十年代初期，還有許多人思想不開通，她說我一個好好的官宦家女兒，什麼不能幹去幹「戲子」，這職業被人瞧不起。

我是重點培養對象，爲了堵絕我當「逃兵」的念頭，也爲了杜絕其他孩子學我的榜樣，事態發展出乎我的意料，我被「照顧」到批判桌上，可恥的「逃兵」、「背叛革命先烈」的帽子冠在我頭上。十一歲的孩子只憑喜好行事，不想幹了就跑回家，哪想到平日老掛在嘴上講的軍紀竟像利刃一樣刺向我，一張張小嘴裏吐出的大人詞彙，好像我真的做了對不起黨對不起組織的事，我感到很羞恥，有理說不清，好像都是我的錯。

在指責批判聲中，我的自尊心受到極大挫傷，我強烈地感到，今後只有在專業上出人頭地，才能吐出這口氣，得到尊嚴。

媽媽得知情況，氣憤難平，找團領導談話，要王政委實現承諾，放回女兒。團領導們打哈哈，講好話，說理由，總之是不放人。

媽媽去找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他對媽媽說：「張政委臨終囑咐你忘了？怎麼讓丫頭去學跳舞？！我去向歌舞團要人！」

沒過多長時間，許世友跟媽媽說：「嘿，田明喲，你的女兒將來出息不小嘍，文化部說你的丫頭是歌舞團的寶，人家不肯放有道理。等將來看情況再說吧，學醫、學舞，都是爲人民服務嘛。」

媽媽沒想到許世友出面也討不回女兒，記得她無奈又寄於希望地對我說：「寧生呀，只要你將

來能出息，不管搞甚麼專業，都不辜負你爸爸的期望了。這可是你自己願意搞的，將來長大了再後悔，可不要怨我不把關。」

總之，不管我願意也好，後悔也好，命運已展開路程，不由得我不走。

政治培養

新中國的教育很注重政治，小學第一課就教導孩子「毛主席和共產黨是人民的大救星」，「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毛主席、共產黨萬歲」。當兵了，軍隊是國家特種機構，政治思想教育更上一層樓，小小年紀便論及「世界觀改造」，我們正是毛澤東所講「一張白紙」的年齡，能畫「最新最美」的畫，但我們所受的教育使這張「白紙」蒙上了一種象徵無產階級的顏色——大紅，單調、燥熱而又沉悶。階級教育、愛國主義教育、英雄主義自我犧牲的教育，把我們這些純真無邪的孩子薰陶得思想偏激，精神上完全匍匐在黨和領袖的絕對權威下，在以後「文革」歲月中，一代新中國同齡人幾乎絕少幸免的都成了這種權威的幫兇和祭祀品。

我每天最怕的就是政治學習，以毛澤東思想做「準繩」結合實際談世界觀改造，自我檢討和接受別人的幫助批評，年復一年千篇一律，一月小總結，三月中總結，一年大總結，哪有那麼多缺點毛病？循規蹈矩本是做人的美德，搞得人處處謹慎小心，連睡覺也覺得有幾十雙眼睛盯着你，那就成了精神負擔。開會不願發言就是政治覺悟不高或被視為不願向組織靠攏，是不信任黨的表現，我常常在被點名的情況下，被迫發言談思想，幸而我「出身好」有「紅色保護層」，又因年紀小思想單純，雖然背個「政治上不要求上進」的名聲，總算能平安混日子。業務上我卻是塊「硬牌子」，幸

得有這一長處，在壓抑中還有傲視他人的「本錢」。

雖然是「小兵」，軍事訓練也漏不掉。下野戰部隊軍訓，學習使用各種槍械，參加實彈打靶；到軍隊農場參加勞動，與大人們幹一樣的體力活。領導上力求把我們培養成政治思想、藝術專業、軍事素質全面過硬的「新時代軍人」。

記得一九六二年，中央調動軍事力量布置東南沿海地區，迎擊台灣武裝進犯，因是南京軍區的防區，全團演員分成三個梯隊赴前綫陣地參戰，學員隊是後備梯隊。為防流血犧牲、戰場急救，每個演員把自己的姓名、部隊番號、血型寫在領章的背面。那時我十二歲，也在編隊之列。醫院化驗我是O型血，董隊長還跟我開玩笑：「小張寧，到時血漿不夠，你可要獻血呀。」

沿海戰事很快平息，學員隊沒有得到「前仆後繼」的鍛煉機會，只是聽回來老演員們講述戰事，那股武裝待發的豪情，仍激動着每顆小小的心靈。

軍隊處處講紀律，生活上也不例外，談戀愛不經過組織部門政審也是「違法亂紀」行為。黃莉阿姨芳齡二十六歲，貌美如花，軍內外年青幹部像蜜蜂似的圍着這朵花，但她情有獨鍾，兩人從小「青梅竹馬」，可是男方是屬於有「海外關係」的不良成分，政審無法通過，黃莉瞞着組織與男方私訂終身，遭受軍紀嚴懲，宣布她是「背叛革命陣營的叛徒」、「蛻化變質分子」，剝奪軍籍遣送原籍。

我當時十二歲，在台下望着這位發現我的「伯樂」阿姨，臉色蒼白，一雙美麗的眼睛飽含着淚水，委屈無言地望着全場的人。我好傷心，我知道很多人同情她，但沒人敢公開流露，我震驚不理解：她不就是堅持跟一個組織上不同意的叔叔好嗎？怎麼會變成叛徒、壞分子？！如果我將來在選擇愛人方面也不聽組織的話，領導會對我怎麼樣？現實令人戰慄。

學員隊二十名女孩，幾年中淘汰的只剩下十二名，個個出落得標致水靈，各有各的性格特徵，被人們譽爲「金陵十二釵」，我又多了一個新綽號「林黛玉」。花好就容易「招蜂引蝶」。我們這十二朵花就像連枝的月季花，走到哪都是一簇簇，從不分開，領導更是格外小心看護。我們個個老實安分不敢有一點越軌行爲，如果有人接到情書，就立即交給領導處理，以此表明自己的立場。那時的青少年單純，但不可否認的也是生活環境使我們一個個變得膽小聽話。

全軍匯演和大歌舞

一九六四年我十四歲了，赴北京參加全軍文藝匯演。

國防部長林彪委託總參謀長羅瑞卿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羅瑞卿在全軍掀起「大比武」運動，提高軍隊軍事素質，帶動了全國各行各業重視技術進步。

文藝戰綫也不例外，各大軍區和軍兵種領導都很重視這次匯演，視爲各軍區在文化領域的「角鬥場」。

司令員許世友親自到歌舞團做動員報告。他用慣有的直率簡明的語氣說：「你們代表南京軍區參加全軍匯演，要爲軍區廣大指戰員爭光，全軍大比武的標兵出在南京，全軍文藝標兵也要出在南京，要當班長（第一名）！至少也要當個班副（第二名）！抱個大鴨蛋（零分）回來哇，我撤了你們！」全場歡笑，司令員親自鼓舞士氣，大家信心更足。

編劇根據我的特殊條件專爲我量體裁衣，設計高難度技巧，期望獨佔鰲頭。

團長信心十足地說：「各團新演員頭一次亮相，比藝術質量，比演員素質，我們要把你用在刀

刃上一炮打響！」

舞編天天與我泡在一起，設計試做各式技巧動作，都不滿意，達不到一鳴驚人的效果。一次，我實在太累了，卧在地上把上身往後舒展緊貼大腿，想把全身力量拉均休息一下。

舞編一眼看見，觸動靈感，問道：「你能不能站着做這個動作？」簡直匪夷所思，我忙搖頭。舞編興致勃勃不肯罷休，催促我試一試。沒辦法只好硬着頭皮爬起來，剛起腿疊後腰，就摔了個大跟頭。

恰巧舞蹈隊長和副團長走進訓練廳，一眼瞧見，擔心的說：「千萬別扭傷腰，在這個節骨眼上出了事誰也代替不了你，損失就大啦！」

舞編仍不死心，把靈感得出的技巧造型向副團長和隊長說明，兩人聽得眉飛色舞，鼓勵我：「只有你的條件可能拿下這個動作，鼓足幹勁，攻破難關。」我連着試了幾遍，不斷跌跟頭，腰勁使疲了不願再做，他們一旁看着，扼腕嘆惜。

李首珠老師被舞編請來，她仔細看我做了幾遍，以肯定的口氣對三人說：「張寧能做，我負責剋出她。」她一手調教出我，深知我潛力，被她「逮住」再想推諉是沒指望的。

在她指導下，這個技巧終於訓練出來，從下腰起單腿，運用腰部和胯部強力控制，再結合腰腿的軟度，緩緩起升定格空中，形成立體「飛天」造型，就像彈跳技巧空中「紫金冠」，「紫金冠」憑藉衝跳爆發力瞬間在空中形成腰腿互疊，而「飛天」全憑控力平衡和軟度形成。

匯演中，在大型歌舞劇《東海前哨》裏有一段「貝殼舞」，我擔任領舞，從服裝造型到演員形象素質以及這個技巧的出現，全場觀眾屏息靜氣，由輕微的竊竊私語到讚嘆的騷動。

人們都在打聽我的名字，議論我的形象，評價我的技巧，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絕

竅」，這炮如期打響了，為整台歌舞劇錦上添花，在全軍同行中引起注目。我出了名，一些友團派出主要演員來學這個技巧，沒有一人完美學成，以我的條件特設的技巧，別人很難做到位，做不到位就面目全非。

匯演中各團實力充分展現，評比結果我團名列前茅，得個「班長」凱旋而歸，尤其是我團新生代女演員，好似江南美女雲集，任何其他團體比量不上。

匯演結束，各團離京，我團因成績優異，名聲響亮，被中央留下匯報演出。周恩來、賀龍、陳毅、羅瑞卿、李先念等國家領導人陸續觀看了我團演出，對我寄於深厚的長輩般的關愛，我對今後的艺术前途很有信心，欣慰沒有辜負爸爸的期望，雖然職業選擇不符爸爸遺囑，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一樣的。

七月份剛從北京回南京，還未喘回一口氣，八月又奉命赴北京參加《東方紅大歌舞》的排練和演出。

中國人民都會唱《東方紅》這首歌：「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對毛澤東的崇拜覆蓋全國，他個人權威已凌架在全黨之上。在這種形勢下，中央文化部和總政治部聯合組織發動編排《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大歌舞》，調集以軍隊歌舞團為主的全國幾十個文藝團體，直接與間接為大歌舞工作和服務的人數近一萬，周恩來親自擔任「舞台總監」和「歷史顧問」，陣容空前龐大，引起全國人民乃至國際上的關注。

為趕時間在「十一」國慶節獻演，幾十個團分場次「包幹」，序幕加七場，合共八場，壓縮在兩個半小時之內結束，全國藝術界提供了第一流的作曲、作詞及編劇為大歌舞服務。

北京地區所有文藝團體的訓練廳，以及各戲院、體育館、博物館甚至旅館大廳都用做排練場

地，供演員分場次同時排練。從八月中旬開始運作，到九月底綵排政審過關，足足忙乎了一個月，累得人仰馬翻、精神衰弱，夜裏做夢都在跳舞、哼曲子。

國慶節前夕，大歌舞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隆重獻演，毛澤東率國家領導人出席，駐京三軍指戰員、中央各部委工作人員、各界民主人士、工農商學界的優秀分子陪同觀看，沒有普通北京市民，因為毛澤東在現場，必須安全第一。

前排坐滿手捧鮮花活潑可愛的少年兒童，空兩排，兩頭邊緣坐着身穿便服的中央警衛局的人，再後一排便是毛澤東和國家領導人。

毛澤東偉岸地坐在中間，旁坐的劉少奇和周恩來與他聊着天，他不時微笑，像掛在天安門城樓上那副標準像，不見他有大動作，更不見他露齒大笑。

燈熄了，全場肅靜，序幕音樂《東方紅》鼓點由輕到重，由遠到近，「咚」一聲，一錘敲錯音律，龐大樂隊和台前上千名合唱演員個個緊張的冒冷汗。毛澤東似乎沒有察覺，合唱隊的歌聲洶湧澎湃奔騰而出「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周恩來出現在後台，臨檢各團上台前的準備工作，化妝、服裝、道具無一漏掉，再三叮囑不要緊張，全體演員很感動。明紕漏沒再出，暗紕漏仍有，間隙換場為節省時間改為熄燈換場，不拉大幕，台上和月池不能出現一縷燈光，黑燈瞎火的如果誰走錯路綫，撞一人倒一片，每場上百人銜接，一亂就亂一窩。危險的是大部分道具不是槍就是刀，雖是假的，演員在按分秒計算的奔跑中撞上，勁也夠大的，我們把刀槍貼身順地拖着走，總算沒出現大掛彩事故，小碰小掛的不少，跌倒在地被踩手腳也只好忍痛。滑稽的是我團一位女演員跌倒臉正摔在別人屁股上，那人上場時屁股上清清楚楚印着個女人臉，幸好羣舞人多，台下未必看得到，否則又是政治事故。

演出結束，全團徹夜未睡，因毛澤東來看演出，義意非同凡響，大家興奮的座談演出體會。大歌舞稱爲「活歷史」，每一歷史階段都是毛澤東思想起主導作用，啓幕是毛澤東巨幅畫像似一輪紅日光芒四射，閉幕也是毛澤東巨幅軍人像光芒萬丈，象徵「槍桿子出政權」，共產黨政權的建立和成功全靠毛澤東，對參演人和觀眾再次強化崇拜領袖的觀念。

出訪印度尼西亞

大歌舞任務完成不久，一九六五年一月份周恩來親自點名要我團隨他出訪印度尼西亞，參加「納薩貢」慶典活動。

全團二百多號人，精選出八十人出國，剩下的演員組成三個小分隊赴越南戰場向我們的軍隊作慰問演出。

老演員有許多是出國訪問過的，青年演員第一次出國，興奮的好幾夜睡不着覺。匆匆整理行裝上北京，準備期間學了不少外單位的優秀節目，中央文化部又調派了舞蹈家阿依吐拉和張筠，歌唱家馬玉濤、柴旦卓瑪、胡松華、寇家倫，以及新疆歌舞團四名歌舞手充實我團陣容，加上行政和保安、翻譯、醫生等人，共是一百人，算是大團出訪。

中央文化部、總政治部、外交部多次對節目政審，提修改意見，做了兩個月準備工作才完善。

這次出訪，全團隱去軍人身分，改稱「中國青年藝術家代表團」，照領導吩咐，演員各依自己的外形冒充起工人、農民和學生，我十五歲，一心想充大人，概念上學生是小孩，我就說自己是工人，領導說我不像，應該當學生。沒幾個人外形像農民的，只好挑老一點的充當。外交部和文化部

的地下倉庫有很多服裝，是歷次出訪團體歸國後上交的。每位演員挑選兩套，再到王府井出國人員服務部做兩套新的，有四套替換，回國後上交三套，自己可以留一套，還不准留最好的。

換裝那一天，大家不約而同穿上了青年裝和中山裝從各自房間走出來，正嘻嘻哈哈的，政委和團長過來檢查服裝，見清一色的中山裝和青年裝，顏色不是藍就是灰或黑，男的不瀟灑，女的不俏麗，灰溜溜一片。政委批評大家：「脫去軍裝，就要顯出百花齊放，像你們這種打扮，跟穿軍裝有什麼兩樣？都回去換，顏色式樣搭配開，別搞得像一群灰鳥鴉。女同志換旗袍和布拉噠，男同志換西裝。」

大家站在原地不動，都希望別人換，自己不換。那個年代人們思想僵化，尤其是軍隊，講慣了「艱苦樸素」，講究吃穿是恥辱，破衣爛衫是光榮，衣服破了打補丁，襪子破七八個洞補補再穿受表揚，成為大家學習的榜樣。長期在這種「苦行僧」式的思想教育下，即使是出國代表中華民族形象，一時竟也難改積習。

政委點青年演員的名，大家不情願地返回房間。不一會，出來了，低着頭紅着臉，擠在一起，你瞧我，我瞧你，忍不住哄笑起來。

團長讚道：「這還差不多，年輕人不穿得活潑新鮮點，顯不出朝氣。」他指着一位男演員批評：「你的領帶怎麼打的？跟條紅領巾一樣，不會要學，別出去鬧笑話。」

這位男演員平時就愛開玩笑，性格討喜，他嘻嘻的對團長笑道：「不是試裝嗎？先擺擺樣子給您看看，我知道怎麼打結。」團長不知真假，我們知道他又在嬉戲亂講，都望着他樂。可惜這位全團的新秀技巧演員，在後半年訪問東歐演出中，晚期腸癌發作，痛得他在病區走廊上翻跟頭，他不信毅力戰勝不了病痛，每次都是在翻騰中痛得大汗淋漓、臉色蒼白的昏厥過去，他的毅力終沒挽回

他二十二歲的年輕生命。

我們穿着新裝聽政委說教：「大家不忘光榮傳統是好的，出國不比在家，要代表中國人民形象，顯出中國青年的精神面貌。雖然服裝改變了，思想不能變，要提倡『穿着西裝旗袍的三八作風』（軍隊紀律中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艱苦樸素的精神不能變，要自覺抵制外邊的花花世界，做到拒腐蝕永不沾。國外是不同的戰場，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新環境中經得起考驗，完成黨和國家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

全團分組討論怎樣做到「穿着西裝旗袍的三八作風」，其實難分清，形式上就是西裝旗袍，不管你怎麼表態，誰知道你腦子裏怎麼想的，這身長期被視爲是資產階級的服飾，既要穿在身上又要批判它，真有點攪渾不清。

百人的團體化成六人一大組，三人一小組；六人組兩男四女，三人組兩女一男；合起來是六人，散開是三人；不管怎麼分散，女演員身邊總有男演員跟着。大場合下，外籍人與我們在一起，乍看東一撮西一堆，實際上都是有組織的安全小組。安全組，對外防襲擊，對內防叛逃，每個人都

在監視與被監視之中。

從北京機場登機飛往昆明市，換機出境，當夜到達緬甸仰光機場，進入候機室休息。候機大廳燈火通明，華麗舒適，廳內外旅客川流不息。穿紅色制服的侍者托着大盤，上面放着切好的西瓜，走上前來請我們吃，很多人不動手，領導傳下話：「西瓜是招待我們的，可以吃。」大家才吃。

我見侍者裏有幾個黑人，心裏猜疑緬甸怎麼也有黑奴？在我們的教育中，一向認爲美國販賣黑奴，黑種人離開自己的國家是被迫的，都是當奴隸的。好好的離開自己的國家，這在我們的認識上叫做「叛國」，叛國罪是要判死刑的。

我悄悄問另一個女演員：「這些黑人是奴隸嗎？」

她正疑惑地瞧他們，不置對否。

我自言自語道：「他們幹麼不逃跑？」

她估摸着說：「可能沒地方跑吧。」

正巧一位老演員從跟前過，我們拉住他問，他小聲說：「在外面說話注意些，不管他們是什麼身分，都是受壓迫的勞動人民。」

在國內我們算是有文化知識的，見多識廣，卻對國外事物閉塞的跟個鄉巴佬似的，至今想起當年那種幼稚的與世隔絕的思想，就禁不住啞然失笑。

「喂，你們誰上廁所？」一位女演員小聲問。立刻有五六個女演員響應，成羣結隊上廁所去，兩名男演員不等任何吩咐很自覺的跟上，在女洗手間外面裝做閒踱步的樣子。

洗手間明亮乾淨，空氣清爽芬芳，有股清潔空氣的香味持久不散。國內高級場合的廁所難免還留有濁味，民間廁所就不堪呼吸了。在我們認識上，資本主義國家裏只有資本家享受奢華，人民的生活在各方面都不如社會主義國家，眼前的景象在我們年輕的心靈上比對特別強烈，但精神上仍排斥見到的真實，認為是資本主義表面繁華的假象。

休息兩小時再次上飛機。天亮了，亞熱帶的天空特別藍，大朵的白雲有的像棉絮，有的像花朵，厚實潔白，飄浮在藍天中特別容易令人遐想聯翩，幻想自己飛翔其間或是躺臥在白雲上，該是多麼舒服愜意的事。歷代都有人尋仙，會不會真的有仙人？睜大眼睛搜尋雲中，希望看見別人看不到的奇迹，漸漸地進入夢鄉。

迷糊中聽到人喊「雅加達到了！」睜開眼，已有不少人立起身整理行裝，這是架包機，都是本

團演員，行動自由，不用聽空姐指揮。

我往窗外瞧，脫口嚷道：「好美啊！」藍天白雲下是蔚藍的大海，一座鬱鬱葱葱的島嶼，白色建築在海藍和綠樹兩色襯托下顯得尤其典雅耀眼，真像《天方夜譚》裏的仙人島。

飛機臨近海面，海鷗飛翔，椰子樹在海風中搖拽，雅加達街景清晰可見。顏色鮮艷的小跑車和搭着一方油雨布的人力車，像玩具和甲蟲一樣移動着。

機場上，中方駐印使館文化官員和印尼官方、民間的文化界人士早已在機場等候，機場外面還圍聚着很多華僑。東主國很熱情，歡迎場面隆重熱烈，文藝界人士穿着民族服裝，渾身上下都是花飾，脖子上、手腕上、腳踝上，甚至耳環、頭飾都是鮮花做的，一片花海香氣撲鼻。

我們每個人胸前都掛上了香氣四溢的花環，頭髮上沾着花瓣，腳下踏着鮮花鋪設的「地氈」，喜氣洋洋。想到國內「花鳥魚蟲」受到批判，視為「玩物喪志」的資產階級寵物，等閒之人不敢問津。望望政委和團長，笑容可掬喜氣洋溢，並無不適之態，心下感慨：花的階級性也分國界呢。

下榻地是萬隆體育館運動員村，所謂的村，是平屋型的別墅，每幢周圍有草坪，與左右鄰隔開，路旁栽着白蘭花、丁香花、夜來香之類的熱帶花樹，一到晚上就是處處幽香了。

參加「納薩貢」慶典活動的各國元首、總統、國王都帶來了本國第一流的藝術團體共襄盛舉。到萬隆體育館綵排的那一天，我們這一批青年演員第一次接觸膚色各異的外國演員，同台演出，歡歌笑語，彷彿有點「世界大同」的感覺。

靠着大門口的一群印尼青年出現一陣騷動，不少人趨前迎接一位從門外進來的女人，她穿一件黑色袒胸露背西裙，與衆多在場穿民族服裝的印尼少女不同，身後跟着一群西裝革履的男子。她登上台翩翩起舞，舞姿還挺專業，旁邊拿衣、打扇、端飲料的人比她跳舞還要辛苦。一打聽，原來是

總統的女公子，模樣倒挺豐滿美麗。

最令全場注目的是列隊緩緩進來的柬埔寨王國宮庭舞蹈團，演員大多數是王妃、公主，以及得寵的宮女。我好奇地注視這些神話故事裏的女人經過身邊上舞台。令我失望的是個個身材豐滿，體型不高，幾乎清一色的明眸圓臉，都像娃娃。音樂一起，她們翩翩起舞，感覺又不同，靈巧典雅的舞姿讓人暫時忘了她們不太雅的身材。

相比之下，唯有中國女演員清新奪目，但一個個正兒八經，拘謹、靦腆，除了上台表演，下台來就聚在一個角落，不像外國演員熱情奔放四處走動結交異國朋友。我們的「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態，令外國演員望而卻步，雖然不斷的瞧我們，卻沒有人上前來。

正式演出的那天晚上，各國演員早早化好妝在後台等候，演出場內外雖然有警察和保安人員，卻不像國內領導人出入場合那樣森嚴壁壘，當時印尼三派領袖（蘇加諾、蘇哈托、艾地）握手言歡，氣氛非常祥和鬆弛。觀摩盛況的印尼百姓人山人海，氣氛熱烈有序。

輪到我們的古裝集體舞「詠梅」登台表演，從上往下看，貴賓席上坐着身穿戎裝的戴着黑墨鏡的蘇加諾總統，身旁靠着日本血統的嬌巧玲瓏的哈蒂妮夫人；他們的左邊是周恩來和陳毅外長及夫人張茜；他們的右邊坐着柬埔寨親王西哈努克和法國血統的王妃莫尼克。西哈努克親王永遠是一副親善的笑容，微側着頭，腮上兩顆深深的酒窩。莫尼克王妃穿一件深玫瑰紅鑲金銀絲花朵的低胸緊身長裙，膚色潔白，形象極美，大廳裏的人都被她艷光四射的容貌吸引着。我幼稚的心不禁讚嘆「這才像個神話中的人物」，不由得多瞧她幾眼。

第二天的下午，各國演員舉行聯歡會，赴會前，政委對大家講解如何聯絡國際友誼，要大方得體等等。

語言不通，就靠表情和手勢，反正人類起源同一祖先，原始動作容易溝通，也減少了語言上出差錯的機會，那時誰不小心說錯一句話，都怕擔政治責任，搞得大家謹小慎微。

會場出現了我們準備不足的情況，外國演員請我們跳「迪斯科」，我們不會跳，也不敢跳，瞧那些外國演員扭蠻腰蹬腿甩屁股的狂勁，禁不住暗暗咋舌。有的演員不知哪根神經受了刺激，提議道：「資本主義的搖擺舞，有什麼好跳的，我們來跳扭秧歌！」

建議一出口，有的演員不以爲然，覺得這種場合跳土風舞不太合適，還是跳交誼舞吧。

一些演員又反對，認爲這種場合正是抵制資產階級思想誘惑的自我考驗，要比試較量一下是社會主義的風氣好還是資本主義的風氣好，在一些人的認識上，被視爲搖擺舞的「迪斯科」正反映了資本主義的文化沒落和糜爛的生活。

教育方面的灌輸大家都是一樣的，是否在這種場合裏跳土風舞的認識上不統一，反對的人也不明言，誰也不願被人誤解成羨慕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下場跳的人不多，音樂不合拍就嘴巴哼哼，秧歌舞也是四肢扭動，但與「迪斯科」風格截然不同，並且沒有什麼舞姿變化，跳到老還是前進兩步退後兩步，胳膊左右揮動，中國很多老頭老太都會跳。

外國人對新鮮事物比較敏感，立即被吸引住，有人上前問：「這是中國迪斯科？」舞者樂哈哈地點着頭，做個邀請姿勢，外國舞者興沖沖地夾進來跳。秧歌舞變姿少，不免又加進「迪斯科」舞姿，不倫不類的，最後又跳成了「迪斯科」。秧歌舞隊伍中滲雜着一些狂扭臀部的異者，這個舞沒法再跳下去，最先建議的人反倒最先下了場。

我一直站在場外觀望，覺得「迪斯科」非常有趣，節奏強勁鮮明，舞姿大膽奔放，無拘無束隨意瀟灑，使人不由得血脈奮張。學舞是我的本行，聞樂起舞是很自然的，心裏默默地隨着節奏不動

身體的模仿着，眼角不斷偷瞄左右，看看有沒有人注意我的神態和微小的動作。十幾年以後國內改革開放，學交誼舞，迪斯科舞是新潮流派，我開了一個舞訓班，教授舞藝，每期都有六十多個學員，以西方商業觀點看，生意滿不錯的，這是後話。

聯歡會到傍晚結束，趕回駐地沖個涼水浴，換上最好的衣服，當天晚上烟火晚會，是這次盛典的高潮節目。印尼藝術界女士們打扮得花枝招展，穿梭在各國貴賓之中，女人的魅力不論是自然還是加工，充分體現出來，令人們讚嘆不止，相比之下，我們的精心打扮反倒顯得樸實無華。

草坪上設有許多長條餐桌，擺滿各種名酒和飲料，以及點心水果等等，供人盡情享用，誰的手上都空不了，侍者眼尖，見誰的手閒着，立即端着盛滿各式飲料的盤子上前勸飲，熱情得令你肚子吃不消。晚上九點，草坪上空五彩繽紛的烟火像漫天花雨，把總統宮草坪上歡宴的場面照的如同白天。

盛典歡慶的氣氛處處可見，那幾天印尼舉國上下沉浸在節日般的歡樂中。周恩來和陳毅外長在慶祝活動結束後返回中國，我團卻被留下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訪問演出。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有些熱情的華僑充當我們的翻譯，無論在哪裏，每場觀眾爆滿。亞熱帶雨水多，露天演出逢上大雨，觀眾仍是人山人海，打雨傘、披雨衣，甚至淋雨站着看完兩個多小時節目，很令人感動。

異國情

正式的訪問演出開始沒幾天，印尼官方派來了三個陪同人員：兩名翻譯，一名西裝革履戴着一副寬邊墨鏡的青年男子。這名男子舉止與一般的工作人員不同，他不會華語，也不管團裏的事，卻

走哪跟哪，什麼地方都有他熟悉的場面人物。他從不摘下墨鏡，讓人看不清他的全貌。逐漸的有些人發現他轉來轉去總是不離開我這個組。常有人往我耳裏遞話。「你要注意，那個人老從鏡片後面注視你。」

「張寧，當心哪，這人不懷好意！」

「他很注意女演員，特別注意你，要小心警惕。」

我們只當他是陪同人員，誰也沒認真研究這個人，直到使館人員向我們透露「印尼方面的情報已經知道你們是軍人身分，連團長和政委的官階、級別都摸的一清二楚，你們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和安全。」大家幾乎不約而同的想到那個青年，原來他是個特務呀！於是，暗中有人特別注意我的安全，在某些具有高度政治警惕性的人看來，我出身高幹家庭，社會關係大多是這個圈子，年紀小，思想單純，正是「敵人」下手的好目標，至於我的「價值」對「敵方」有多大用處，全憑這類人自由想像了。

而我個人對這個天天近在咫尺的「特務」並不感到多大威脅，覺得他與其他人並無兩樣。

萬隆市有一座蘇加諾總統行宮，白色建築，宮院草坪上放養着孔雀和梅花鹿，不怕生人，我團在演出間隙被邀請來這裏參觀休息。行宮後院的山坡下有棵巨大的榕樹，樹陰下有一方大理石砌成的浴池，溫泉從池底冒出，這是專給哈蒂妮夫人享用的。

一位男演員不知從哪得來的消息，悄語道：「總統有好幾位夫人，公開場合只帶哈蒂妮，真是恩寵有加啊。」女演員們笑他，他這人到哪消息都靈通，短短日子裏學會幾句印尼語，發音標準，連印尼人都被唬住，以為他懂印尼話。

我們不能進入行宮，中午在草坪上用餐，侍者從宮內端出美味佳餚。偶一回頭，瞧見那個「特

務」從宮內走出，我很驚訝，出發來萬隆市時他並未隨車，此時怎麼從宮裏冒出來了？一位陪同迎上前陪着他向我們走來，選擇我身邊的位子坐下，他指着佐餐用的空了的腰果碟子，通過翻譯問我還要不要，我不好意思的搖搖頭，他卻向一個侍者吩咐，不一會侍者端上一滿盤腰果送到我桌上。大家都注意到他的出現，他這種近似主人的派頭太不可思議，我很幼稚的想一個問題：總統宮裏怎麼還養特務？令我更意外的是他突然開口說起了華語：「張寧，你好！」發音跟鸚鵡一樣，舌頭短了一大截。我驚楞地望住他，他開心地笑，露出整齊潔白的牙齒，可是我不清他的眼睛，讓我覺得他是有意逗弄人，心裏不高興，起身走向別的桌旁坐下。

看得出他有一陣難堪，眼睛四處搜尋可以搭訕的人，很多人迴避他的笑容，大家都感到他是個危險人物，少接觸為妙。他在餐桌之間巡遊一陣又停在我身後，一位陪同見狀立即趨前，他噤哩呱啦一陣，陪同問我：「張小姐，他問剛才稱呼你的芳名發音準不準確？」

我窘迫得勉強點頭道：「他的發音還可以！」心裏卻想他幹麼對我的名字感興趣。

那「特務」聽翻譯說出我的話，興奮的又不請自坐到我身旁，比手劃腳又說了一番話，他是問我萬隆市美不美，喜不喜歡這個城市。出於禮節，我稱讚了這座城市，再說萬隆市確實很美。「特務」更高興，通過翻譯要求我們「多住幾天，好好玩玩。」我有點訝異他的權力怎麼如此大，隨意就可以決定我們的日程。說來也奇怪，我們果然被萬隆市官方多挽留了兩天，原來一天的日程變成了三天，當時萬隆市是右派勢力中心，多待恐怕發生危險，不去又不好，所以去萬隆市之前，領導已交代大家要「外弛內緊」，保持高度警惕。

增加的這兩天，全團去萬隆市附近的火山口參觀，歸途中經過熱帶雨林，風景極美，確實是「好好玩玩」了一番。

從萬隆市回到雅加達，在一次演出結束後，印尼官員上台來與全團演員合影，大家發現那個「特務」一身戎裝，頭戴紅色貝雷帽，跟在官員行列中上台，服裝變了，墨鏡始終不拿下來。大家好疑惑，這人到底什麼身分，亦軍亦民，難道是軍事情報官？

沒兩天，印尼文化部長設宴接見全體演員。據說文化部長是蘇加諾總統的原配夫人，她身材高大豐滿，容貌端正，有着印尼人的棕紅色皮膚，穿着一襲沙籠裙，顯得雍容富泰。

「特務」中途出現在宴會廳，又恢復了便裝，進進出出十分自由，還時而走到部長身旁耳語着什麼，部長笑咪咪地不時地「掃瞄」女演員們。這時，大家已不再只當他是個「特務」，他好像無處不在，他的身分更蒙上一層神秘色彩。宴會結束時，部長向全團宣布蘇加諾總統第二天晚上接見我們。

第二天晚上，全團由中方大使館官員陪同，準時趕往總統官邸。官邸花園裏聚集着一群麗服艷妝的印尼姑娘，迎上前熱情的陪伴我們，等候着總統的接見。

蘇加諾總統由文化部長陪着，出現在接見廳門口，隨影隨形的哈蒂妮夫人卻沒露面。我們排成一列長隊，從花園進入玻璃長廊，緩緩向前移動逐個經過總統面前，向他致禮問候，進入會見大廳。總統與每一位演員握手，合唱隊一位女演員長相有點歐化，總統笑問她「是不是法國血流」，輪到我時，站在總統身旁的部長低聲說了幾句話，總統緊握住我的手笑咪咪地上下多打量了幾眼。接見大廳豪華舒適，四壁掛着油畫，全體演員圍坐在沙發上，總統夫婦和我們的團長坐在中間。官員們陪着總統說話，演員們享用着茶几上的熱帶水果和飲料。

有演員小聲傳話過來：「你們瞧那個『特務』，他又跟來了。」大家不約而同地看着他，這時一位老演員悄聲通知大家：「以後不要再說人家是『特務』，聽使館官員說，他是總統的兒子！」

不少演員更加好奇地重新研究這個被誤認爲是「特務」的年輕人。「總統的兒子！？」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們幹麼？」一位女演員道出了大家都有的同感。我們瞧着他正從邊門進來，然後站到總統身後去，與一群印尼姑娘小聲說着什麼，此時，他的眼鏡摘掉了，露出一「廬山真面目」，不少演員好奇地打量，比較他和父母。真像！他跟他爸一樣喜歡帶副大墨鏡，這是一種象徵標誌，很多人竟沒想到。

他向我走來，身後跟着一位印尼姑娘，中等個，體型異常豐滿，濃眉大眼，高鼻小嘴。既已清楚他的身分，我不再嫌忌他，客氣地向他點頭致禮，他和那姑娘在我身旁坐下。這時蘇總統目光瞧向我們三人，講了一番話，開懷大笑，翻譯向大家講：「總統說，中國女演員漂亮，印尼姑娘也漂亮，這位是我們印尼的美女，名字叫『藍寶石』，是我的乾女兒。」全場的人都看着「藍寶石」，「藍寶石」扭捏靦覷的看着我，我剎時醒悟自己和她處在同一窘境，頓感渾身不自在，總統更開懷大笑道：「雙姝並蒂，中國姑娘印尼姑娘一樣美！」全場氣氛和諧歡悅。由於語言不通，我和「藍寶石」以手勢交流，雙方推讓着請吃水果，倒也挺開心。蘇公子說了句什麼，我雖聽不懂，「藍寶石」立起身，似有不捨的離開向總統那邊走去，當她歸入總統身後那群印尼姑娘之中，再回眸望向我們，那神情好像有點落寞。

仍在我旁邊的蘇公子笑着遞給我一顆紅皮果，通過翻譯對我說：「這是印尼的水果皇后，很甜美，你嚐嚐。」

我瞧着這果子，心裏好奇水果還有皇后？那什麼果子是皇帝呢？心裏想着就問出了口。

「榴槤是水果皇帝。」

「啊呀，臭榴槤不能吃，還算是皇帝？」我想起那味道皺起眉笑說。

蘇公子聽懂後忍不住笑道：「那你就嚐嚐皇后的味道，你一定喜歡吃。」說罷，替我把紅果子剝開，果皮溢出紫色漿，裏面有四個圓槽，每個槽裏有粒潔白晶瑩的果仁，嚐了一口，比龍眼和荔枝還滋潤可口。我笑嘻嘻地抬眼，見蘇公子正楞楞地望着我，別人都說我笑容很甜，他的神情是否也是這種感覺？我心裏卻在想：好在你替我剝果子，不然我連皮一起啃，真要出洋相。

見他那種癡看的表情一時緩不過來，我下意識地急忙四處瞧瞧，生怕別人看見說我的事非。我很敏感，既使他單方面示好，我也擔心受到連累，那個年代，未婚女子名節比什麼都重要，更因我是軍人，在出訪時鬧出「生活作風」問題，紀律絕不會寬恕我。我慌忙地立起身，走向另一張椅子邊坐下，身旁一些女演員議論：「他乾麼老盯着你？」

「你心裏有數，表面上不要做得太過分了。」

「嗨，你們看，他又帶上眼鏡了，又朝這邊看，一定又在看張寧。」

個別女演員酸溜溜地譏刺道：「喲，張寧，他還替你剝果子呀，什麼味？好不好吃？」

這些話灌進一位老演員耳裏，他站起來走到我身邊說：「小張，別怕，我陪你過去，放自然些，要注意場合和禮節。」我望着這位當年給我出主意跟媽媽鬧絕食的老演員，自我入伍以來，他一直以叔叔的情分關愛着我，我一顆不知所措的心安然地放下了，隨他回到原處坐下。

蘇公子客氣而有禮貌，愉快地與老演員聊天，我只管悶頭吃果子，不一會便吃完了。蘇公子見狀又叫侍者送來一盤比原先的一盤還多，而其他茶几上的果盤裏的卻是一般水果，蘇公子說四月份不是出產季節，外面市場上買不到，請我多吃點。他這麼一介紹，再與周圍一比較，我倒沒有心情再吃了。

蘇公子見我不動手，便拿起一顆遞過來，我忙不迭舉雙手推辭，還連連搖頭，生怕他再替我

剝。見我不肯吃，他乾脆拿過我的手提包把一盤果子都倒進去，遞給我。羞得我滿臉通紅，不知是該把果子都倒出來還是帶回去，眼望着老演員，他卻不置可否地繼續與蘇公子聊着天。

接見終於結束了，部長喜孜孜地向全團發出邀請，她將陪同全團專程去蘇總統的故鄉峇厘島參觀訪問，行期定在第二天。總統和女部長送我們走出會見大廳，花園裏，總統宮的衛士們和姑娘們圍聚在噴水池旁，他們與蘇公子打着招呼，「藍寶石」依偎在長廊柱下注視着我，夜空下，她的雙眸特別明亮，似兩顆星辰，我倆遙遙招手告別。

我的那一包紅果子，上了車就給大家分派光了，有的演員在接見時沒撈到吃，嚐後讚不絕口，問果子啥名子，我竟忘了問蘇公子，只記得叫水果皇后，到底是不是真的水果皇后，抑或蘇公子跟我開玩笑，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天，大大小小幾輛車組成的車隊，由威武的開道警車引路駛離雅加達，插着兩國國旗的頭車上坐着女部長和我們團長（南京軍區文化部部长，音樂家沈亞威），隨後十幾輛小轎車是中印雙方官員的座駕，再後面才是演員乘坐的四輛大巴士，最後一輛麵包車是醫務人員及醫療器械，長途行駛，這輛殿後小車吃盡了「苦頭」，四輛大巴揚起的塵土全落在它身上，灰頭土腦，已看不出車身原色，讓人瞧着怪可憐的。

途中經過許多村落，村舍都用茅草和竹子建成，很古樸，自然風景很美。在田間勞動的都是婦女和兒童，不見壯年男子。陪同向大家介紹風土民情：印尼鄉村的勞力靠婦女，男子不勞動，閒着無事就鬥雞，鬥雞是村民樂此不疲的唯一娛樂活動，沿途所見到的靠近公路的村落，穿着統裙的男子各人懷中摟着大公雞圍坐一圈，每經過一村，能見到四五個這樣的鬥雞圈子，看見這些男子臉上露出嘻笑和亢奮叫喊的表情，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在田間辛苦勞作的婦女和兒童，很不是滋

味。

在車上睡了一覺，醒來已快到峇厘島，路旁停着幾輛小轎車，車邊站着幾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車隊停了下來，從大巴上可以望見女部長下車與路邊的那些人握手。他們是峇厘島政府官員，迎出十多里地恭候女部長。

乘官員們寒暄之際，我們下車活動坐酸了的筋骨。我觀察從前面十幾輛車下來的人沒有蘇公子，心裏頓時輕鬆許多，不知怎的，我對這位個子不很高大，但顯得很壯實的蘇公子，雖說不上反感，卻有點怕見他。如果他對所有的演員都一個態度，我就不怕了，問題就在他對我特別在意，令我很不自在。

下午四點多鐘，車隊進峇厘島，出我意料之外，峇厘島並不是一座城市，印尼俗稱「千島之國」，很多城市以島為基，所以我認為蘇總統的故鄉一定是座美麗的城市。

雖不是城市，卻是座名符其實的美麗島嶼，沿途熱帶森林裏開闢出的公路、沙石土路，路旁鳥語花香，各種果樹上的果子鮮艷可愛，涓涓溪水，嘩嘩瀑布，美景目不暇接，好似《西遊記》裏的花果山。花果山上都是仙猴，有趣的是前方路上真的出現了一隊扮做野獸的藝人，獅、虎、豹、蟒四大猛獸圍着一個猴王翩翩起舞，我驚奇地問陪同：「你們印尼也有孫悟空？」

陪同是華裔，懂中國文化，立即理解我的意思，說：「這個猴王跟孫悟空不一樣，它是土族信奉的本地神。」

「它的神通一定很大吧？其他猛獸都圍着它跳啊。」

「不太清楚。不過神總有神通才受人奉拜吧。」

很遺憾，他不是道地的印尼人，講不出所以然。不過我想，既然是本地神，外地人不知詳細也

是很自然的。

人群夾道載歌載舞，本地姑娘爲我們帶上芬芳的鮮花環，鮮花一束又一束地往我們懷中塞，我幾乎被鮮花沒了頂，爲了更好的觀賞土族藝人的表演，我避開人群爬上路旁一座小坡，依在一棵樹下居高臨下的欣賞起來。

驀然間，我發現蘇公子出現在對面高坡上，目光四處搜尋，當他看見我，高興地揮舞雙手向我示意，只見他嘴在動，因人群喧嘩，聽不見，但那意思我明白——他在喊我。我向他點頭致意後就側過身不再看他，這是我單方面的迴避舉動，我知道是徒費心機，可倉促間也不知道怎麼做更好。蘇公子忘了自己是衆人注意的目標，不少人順着他的視線把目光投向我。當天我穿的是一件白底綠花連衣裙，胸前掛滿鮮花，樣子大概很飄逸，不過，這種美好飄逸的感覺被衆多聚集的目光破壞了，反倒使我不好意思久站，轉身下坡混入人群中。

「你好美麗。」

「你好漂亮！」

「你是中國女演員中最漂亮的一個！」

一群華僑女青年圍住我，讚美羨慕之詞紛紛投向我。「姐姐，我能叫你姐姐嗎？」一個女青年親熱的問道。我羞怯的不置可否，我覺得她可能比我大，我不好說自己只有十五歲，實說了恐怕她們不相信，就憑我的身材，「鶴立雞群」一般，準不定會認爲我虛瞞年齡，我只好望着她們微笑不語。

對面山坡上已沒有蘇公子身影，而我身旁，幾名老演員已不張不顯地圍攏過來，我這才發現自己孤身陷入那幾名華僑女青年在內的十幾位異國人的包圍之中，也難爲了治安組的人爲我操心。

不見蘇公子身影，我倒輕鬆起來，本團同事們都知道我的性格坦誠單純，正因為這點，他們也沒把事情往壞處想，最多只是顧慮我年齡小不諳世事，在外交禮節上或安全上出差錯，所以在其他演員心目中，我還是重點關照對象。

歡迎儀式結束後，全團演員和同行官員，浩浩蕩蕩跟隨女部長上山參觀廟宇。那時候，我們只有政治信仰，沒有宗教信仰，我還不懂什麼叫菩薩，對嚮導介紹的那些菩薩來歷不感興趣，只憑審美觀來判定菩薩的好壞，可是，沒有一尊菩薩是漂亮的，大多數面目猙獰醜陋，有一尊甚至渾身長着乳房，觀感很不舒服。如今信佛了，真覺得錯過增長知識的機會。

第二天的參觀遊玩中，蘇公子挽着一位肩扛遮陽傘穿戴華麗的印尼姑娘趨前向我介紹，這位漂亮姑娘是他的表妹。表妹臉部輪廓清麗，身材苗條，她對我很熱情，寸步不離的伴隨我，蘇公子形影不離的堂堂正正地跟在我倆身後，時不時舉起相機為我們照像，忙的不亦樂乎。初時我們三人很快樂，稍久，有演員遞話過來：「你跟他們拍那麼多照片，不必要吧！」說話聽音，我頓感引人非議實在不值，急着想離開他們兄妹倆。蘇公子感覺出我受到某種無形的束縛，忙叫跟隨的人替我們三人合影，這樣一來，我逃得更快，合影終於沒照成。

在峇厘島的三天裏，蘇公子藉着表妹的掩護，在各種場合中接近我，雖然語言不通，但他那種難言之隱的表情我已深深感受到，我不太懂愛情是怎麼回事，但我不自覺的感到內心有種沉重，我有點同情他，但那時的紀律不允許有私人友誼，所謂的「國際友誼」只是執行政治任務的需要。

演員中的議論漸漸多起來，因為他的身分特殊，我的年齡也小，還沒有人認真看待這件事，只是我身邊的人經常會提醒我不要落單，要往人多的地方走，這是對我的最初保護措施，我卻懵然不知。

回到雅加達，原定一個月的訪問期已到，東主國熱情挽留，中方大使館決定再延期十天，我們就在雅加達增加幾場演出。四十天到期，東主國仍不放我們走，再延期五天。最後這五天已屬多餘，沒有演出活動，整天有印尼羣衆進駐地來看望演員們，全團演員爲「國際友誼」忙個不休。說來也怪，那段時間印尼人和印尼華僑對我們特別熱情，也特別感興趣，從早到晚人羣絡繹不絕，大概是與政治氣候有關，來訪我的華僑青年中，有人向我公然表示：「有人愛你，你不要走了，留下來吧。」這句話立即讓我敏感到蘇公子，偏是在最後的五天裏，他沒有露過一次面，似乎不太合常態，可我又感到他不露面反倒令我安靜自在些。我望着傳話的青年，覺得他背景不單純，但我又羞於直截了當地問他，只有迴避，讓他和那一羣人呆在原地。

四十五天期滿，東主國仍是再挽留，中方使館出面婉拒，我團轉赴東甫寨王國進行爲期二十天的訪問演出。離開印尼的那天，去機場之前負責全團安全的副政委再三叮嚀大家要注意整體行動，機場外面可能有歡送的羣衆，不要被衝散了，在最後離開時發生意外。

機場門口和候機室外果然人山人海，人們向我們投擲鮮花，許多警察費了很大力氣才勉強把人羣攔在禁界線外面，讓出窄窄的一條路，全團得以順利的進入候機大廳。

令全團大感意外的是候機廳裏早已聚滿人群，演員們一進大廳，就被等候已久的歡送人群分開了，全團首尾不能相顧，六人安全小組也被拆的七零八落，在熱情洋溢的歡送氣氛下，演員們忙於禮節應酬，相互之間無暇關照。只是一瞬間，七八個男女青年包圍了我，在人群推擁中不知不覺被他們擁簇到大廳側門。我急問他們：「你們帶我往哪走？」其中一人笑答：「起飛時間還早，我們陪你參觀候機大廳。」

話說完，已到側門邊，門口孤零零地停着一輛黑色轎車，車門打開從裏面跳出一個男子急步向

我奔來。身旁的一群男女神情異樣不斷向後張望，圍成屏障把我遮住，其中兩人把我推向門外。我心知不妙，惶惑之下還未緩過神是怎麼回事，遠處傳來急切的呼聲：「張寧，不要走遠，快回來！」我急返身，乘那群人愣神的一剎那，本能地衝出包圍，走向迎我奔來的副政委和幾名男演員。我跑到政委身邊，回頭望着那群人，一個個鬱鬱呆呆的站在當地幾乎不會動了，門口那輛車轉眼的功夫不見了。

幾名男演員看着那群人，臉色都不好看，副政委微慍地問我：「你跟他們去幹什麼？」他們說帶我參觀候機大廳呀。」說完，自我感覺不對勁，又回頭望那群人，個個臉上都掛着失望的表情，心下思忖：這些人我又不認識，他們想對我做什麼呢？真搞不懂。

副政委重重吐出一口氣，拍拍我肩膀：「小張寧，你可不要遠離了大家，這裏人雜，別到走的時候再出個什麼事，快回去吧。」

上機時間到了，演員單列長隊出候機大廳向包機走去。背後的人推我一下：「張寧，你看，蘇公子在前面！」我急張目望去，心裏呼呷直跳，飛機舷梯旁邊，蘇公子攜表妹站着，身後不遠處並排站着幾個西裝革履的大漢，其中一人有點眼熟，啊呀！不就是從車上跳下來的那個人！我放眼望去，竟然在剎那間記住他的容貌，但他在這時看也不看我一眼，好像剛才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似的。

我心惶惶地低頭走到舷梯旁，正想一步跨上去，蘇公子急步上前抓住我手臂，呼出的熱氣噴到了我的臉上，我抬眼看他，那副墨鏡後面的眼睛仍然看不清，他用華語向我道別：「張寧，再見！」雖然有點生硬，但聽起來很順耳，充滿誠意。我禮節性地向他致意，他轉而握緊我的手，從衣袋掏出一柄銀製匕首，一塊潔白絲巾，遞到我手上，又用華語說：「張寧，紀念！」瞬間，我對

蘇公子的印象湧起一股憐憫與好感。

那個年代，跨國建立感情是一種犯罪，我是軍人，軍紀更不允許，我對蘇公子又能做何表示？我從他手中抽出自己的手，拿着他送我的禮物，說句他聽得懂的「再見」，向他揮揮手，轉身跑上舷梯。

飛機起飛了，從窗口望下去，蘇公子向天空揮着手臂漸漸遠去，愈來愈小，變成像點點螞蟻直至看不見。

白色泛着泡沫的海浪一波又一波的衝上金色沙灘，海鷗、椰子樹在飛機下掠過，一絲悠悠白雲掠過窗口，再見了，我心裏默默唸叨着，從到達的那一天到離開的這一天，好像就是昨天和今天的區別，時間瞬息逝去，可又給人留下那麼多的回憶。

我本人和大多數演員對這一未遂的綁架事件渾然不知，因我年輕和主要演員的任務以及全團的名譽，領導對此事件一直秘而不宣。事隔十多年後，政治部宣傳處一位作者想寫我的經歷，採訪了當年的代表團團長，訪談後，團長感慨地說：「張寧當年在印尼差點回不來啦。人長得太俊俏容易出事啊。」

我們在東埔寨訪問演出近一個月。有一天傍晚，使館傳來印尼軍事政變的消息，大家震駭得一時說不上話，往後的幾天接二連三壞消息傳來：我國駐印尼大使館慘遭暴徒圍攻，斷水斷電；華僑慘遭掠奪殺戮；印共主席艾地和夫人同時遇難；蘇總統遭廢黜；總統宮衛隊在反擊中傷亡很大，等等。

我靜靜站在一旁聽着，耳旁響起許多議論、嘆息、疑問與驚恐。我眼前浮現出蘇公子，他身後站着美麗的「藍寶石」和青春華貴的表妹。已經有點淡漠了的蘇公子的形影那麼頑固的不肯消失，

我不由得暗暗祈禱他的一家能在這場政變中倖免於難。想到血淋淋的總統宮，原先那麼美的夜晚接見場景，如今成了殺戮場，我感覺到一種悽惶，世事反差如此之大，實在是人間的悲哀。我的感情在流淚，但我知道不能露於形迹，那會招來很多不理解的非議。

東歐觀感

從東埔寨歸國已是七月份，全團放假。一個月假期未滿，中央又下調令，再組團出訪歐州。到北京準備期間，東歐司派了一位副司長教習全團學東歐禮節。他是膠東人，官做「洋」了，仍不改一口山東腔，說話風趣，告訴女演員們：「送一束花，你們可以接；送一支花，尤其是男性送的，千萬不可接，那是表示求愛，你接了，麻煩就來了，他以爲你接受了他的愛情。」

「萬一發生這種事，如果不接，對方會強行動作呀？」有位女演員擔心的問：

有位老演員自做主張的說：「出現這種事，讓男同志上去頂一頂。」

副司長忙說：「不行、不行，男同志不可以上去頂，失禮節的事麼。」

演員們哈哈大笑，看來他這個老八股還沒有我們靈活。果然，舞隊最愛說笑的人向他提了個飲食問題：「你說吃飯要用刀叉，吃雞割不下來怎麼辦？」

「吃雞可以用手！」副司長用濃重的山東腔邊說邊做了個啃雞撕雞腿的動作，演員們笑成堆，連嚴肅的副政委也忍不住哈哈出聲。副司長樂呵呵的看着大家，並無半點尷尬，我想他可能是解放戰爭以後調到外交部工作的老區幹部，不然怎會這般「大度」。

生活組在北京城採購了很多罐頭，每人分到四罐，雞鴨肉齊全，每個人還分到一個十幾斤重的

呢

大西瓜和幾斤水果，一些老演員買了咸菜備用。這些食品是為應付列車進入蒙古國境準備的，國際列車進入誰的國境就掛誰的餐車，我們不慣吃羊肉，蒙境裏跑兩天還不餓壞嗎？所以大家把「糧草」準備的足足的。我還特意買了一旅行袋的零食：花生、瓜籽、小胡桃、話梅、巧克力、各式果奶糖，可以開個小雜食舖了。我從小不喜主食，長大後又偏素，任何時候不會擔心餓着，就怕沒零食，有時每天一個蘋果就可解決飢飽的。大家都知道我的飲食習慣，誰也不奇怪我採購這麼多零食，我的組長還關心的問：「夠不夠吃到回來？」我也向大家宣布：「誰想吃東西儘管到我這兒來拿」。

正是八月季節，乘坐從北京——烏蘭巴托——莫斯科的國際列車晚上出發，開往馬列主義發源地歐洲，心裏又是一番不同的感覺，一種神聖感、期盼感更甚於第一次出訪東南亞的新鮮感，雖然當時中蘇兩國交惡，但自小受政治教育的那份崇拜仍端在心裏。

夜幕中，列車裏的每扇窗戶亮起綠色的燈光，襯托出白色帶花窗簾，沿着彎曲的綫路延伸，像一條飛馳着的閃着綠色光芒的長龍，非常好看。從大同出境時，中蒙兩國邊防軍官兵們對列車和乘客進行出入關的檢查。第一次見到本國邊防軍，好神氣，尼于服，高統皮靴，把個人撐的挺挺的，不像國內軍人服裝，從頭到腳是布質，大中小三個號碼，不管肥瘦高矮，按號取衣，拖拖垮垮沒有綫條，再神氣的人也挺拔不起來。我們常常為偷改軍裝挨領導的批評，說是資產階級審美觀，無產階級的審美觀應該是勞動者的粗壯美，那是健康型的，雖然現實中舞蹈演員最忌粗壯體形，但精神上卻要求絕對革命化。

列車奔馳在外蒙草原上，說是草原不如說是荒漠更確切，時至盛夏，見不到綠色，偶見幾棵矮灌木，也像枯了一樣沒生氣，一望無際的黃沙丘。歌中的「牛羊成群」，也渺無踪影。

出於好奇，我約了幾個演員去蒙古的餐車看看。幾位蒙古侍應生坐在餐桌旁聊天，見我們進來，望一眼，身不動腳不移，繼續聊天。餐車內四壁皆空，食櫃裏沒有任何樣品擺設，好像剛施行過「堅壁清野」，廚房裏羶味濃烈，卻看不到羊肉。

第二天下午到達蒙古首都烏蘭巴托，見不到城廓和車輛，不知是不是沙丘擋住了，或是列車一直行馳在洼地裏，奇怪的是連公路也見不到，大家很想看看蒙古首都是啥樣，竟連順道一看的機會也沒有。

列車緩緩駛進車站，時光好像倒退到成吉思汗時代。到站台上走走，漫天黃風沙吹刮得睜不開眼。說是站台，實際就是露天土路，路旁有幾頂舊帳篷，四角用木桿支撐着，帳篷兜風，發出挺可怕不規則的「嘩啦、呼啦」響聲，木桿「吱吱呀呀」的搖晃着，在這樣的「餐館」裏，木板條檯上坐着幾個蒙古旅客，或靠或扒地吃着破桌上的羊肉湯，外加免費的「胡椒麵」——黃沙。

站台上還停着兩輪手推售貨車，我們趨前想買點紀念品，近前才發現是空的。失望之下，打量售貨員，灰頭土臉，目光呆滯地看着我們，那表情好像她們不是賣東西的，而是擺樣子站在那裏等下班。

車站旁邊有座圓頂的白色建築，遠看像清真寺，還未進門，一陣濃烈羶味撲鼻而來。漆黑的大廳裏，木條長椅上坐着許多候車的人，這些人從哪來的？四周曠野不見車輛，好像從地底下冒出來的。

蒙古的情景讓我們吃驚，難以置信。回來路中議論：「這羶味從哪來的，這樣薰人。」

正巧外交部東歐司派給我們的譚翻譯從後面趕上來，接口道：「你們說人家羶味重，人家還說你們身上有股青草味。」

「噯呀！他們的牛羊可別把我們當草吃掉！」我脫口而出。不是怕牛羊、是怕人，這種環境，這種議論，真讓人有點發慌。大家一路又嘻笑又怕怕的上了車，再也不下來「觀賞」。

到達蒙蘇邊界正是深夜，列車停數小時接受蘇方的入關檢查。

從北京出發以後，全團仍然堅持政治學習，叫「天天讀」，就是讀毛澤東著作，這是在國內每天的政治必修課。出國了，每個隊（舞蹈隊、合唱隊、樂隊。）都攜帶一塊小黑板，上寫毛澤東語錄，做為每天的思想行動指南。舞隊的小黑板正掛在我的卧廂裏，又正巧掛在我的卧牀上方。上寫「要批判修正主義思想。」

舞隊的車廂上來了四名蘇聯官兵，從第一間卧廂開始慢慢查過來。與我同住的組長突然想起小黑板上的語錄是批評修正主義的，忙摘下用布擦掉，我說老毛子不認識中文，緊張個啥，她認為謹慎些好，避免意外麻煩。組長緊張不無道理，中蘇兩國政黨為誰是真馬列主義辯論得撕破臉後，到蘇聯國境，還把毛澤東批判修正主義的論述活學活用到人家門裏來，萬一讓懂中文的邊防官員看見，說你搞政治顛覆，也是扯不清的麻煩事。

四名官兵出現在門口，表示要檢查護照，我正斜依在牀上看書，順手遞給他們，軍官看後還給我，舉手敬禮退出，滿有蘇聯紅軍氣派，看不出什麼「修味」。

幾分鐘後，走道上一陣靴響，聽起來好像是幾雙皮靴的合奏，驟然停在我門口，連門也不敲，嘩啦一聲拉開卧廂門，進來兩名身穿黑皮夾克不軍不民打扮的男人，神情透出一股兇悍之氣，不打招呼就翻查我的東西，門外站着幾名士兵。

驚愕的瞬間，我不自覺地放下書抬起上身，下意識地問道：「你們幹什麼?！」兩個男人極不友善地看住我，停住手反問我，雙方都聽不懂，可是都已猜出彼此的意思，他們

是在問我「你說什麼?!」我當然沒法再重複，對於他們的兇霸無理，我很生氣，從牀上坐直身子直視他們，看着他們搜查。

這兩人噤哩呱啦地向我揮手，態度惡劣，我意識到今天碰上的大概就是傳說中的「克格勃」，從那幾名士兵臉上流露出的恭畏神情，我估計得是差不多了。

「見你的大頭鬼！」我心裏暗罵一句，明知他們揮手的意思是叫我下牀，要檢查卧牀底下的空間，（裏面是空的，可以放行李和雜物。）我偏裝糊塗不理睬，坐着不動身子。組長一邊看着，覺得氣氛不對，忙出門去找翻譯。

譚翻譯得到消息往這邊趕，同組長一齊擠進小小卧廂，一問，他們真的是要檢查牀下。我有一種惡作劇的快感，下牀讓他們掀起牀板——四個大西瓜！我嘻嘻笑起來，望着那兩人一言不發的出門走了。

我忙轉身問譚翻譯：「老譚，他們是不是克格勃？」

譚翻譯吐出一口氣，掏出手帕擦額頭上的汗，她很胖，加上天熱，又緊張了一下，出的汗比別人都多，說我：「看那架勢，八九不離十吧。這些人橫着呢。小張，你也是，讓他們查唄，讓這種人逮住，扣你一人，全團都得給拖住。」

「我又不違禁不違法，他再橫也管不着我外國人。」我心裏還不服氣。

譚翻譯是個很好脾氣的中年女子，也不和我爭，打圓場說：「算了，總算過去了，你們休息吧。」

組長是老演員，平日就視我為小妹妹，知我率直任性，她笑嘻嘻地勸道：好了，出來語言不通，別還像在國內一樣由着性子來，沒事就好。來，我們切個西瓜吃，不查還差點把這幾個瓜忘

利

了。」

列車奔馳在西伯利亞茫茫原始森林中，貝加爾湖遠看像天空般蔚藍，湖面上飄着一層淡淡的水霧，景色極美。列車繞着貝加爾湖行駛近兩天，不見人煙痕迹。

進入蘇聯國境，掛着蘇聯餐車，一天三餐按時去吃飯。第一次用刀叉挺新鮮，吃飯好像在玩，在南亞生活兩個多月，吃飯用匙和筷，還是東方人習慣。此番土豆、麵包加黃油，涼菜一小口，牛排或雞腿一小份，統統裝在一個小碟裏，挺好看就是不飽，每人一份不能再添加，不夠吃就啃黑麵包，有點酸味。在國內上政治課，批判蘇聯修正主義搞得人民吃黑麵包。「土豆燒牛肉是共產主義」，現在嘴裏吃着這些食品，便覺得蘇聯的「共產主義」理論是有些不倫不類。

到了莫斯科車站，女演員按規定換上高質絲綢面料做的旗袍，五光十色，線條優美，一眼就瞧出是中國人，而不是東方種的日本人或朝鮮人。不少蘇聯民衆，甚至是些軍人，都藉故上前和我們打招呼「你們好，中國朋友！」「莫斯科——北京！」「中蘇友誼烏拉！」這些人立即被趕上前的軍警和穿黑皮夾克的人驅離。

中國大使館的建築風格中西結合，庭院寬闊豪華非常氣派，大門口的警衛由蘇方負責，在院內就像在本國土地上一樣自由安全，我們輕易不出大門。因蘇聯副食品供應匱缺，使館院內自種一部分蔬果，還利用人造湖養魚，在異國土地上，也提倡發揚「自力更生，豐衣足食。」蘇聯不是我們正式出訪的國家，爲等班機轉往波蘭，在蘇聯停留了一星期。

大家懷着虔敬的心情去紅場瞻仰列寧墓。紅場是莫斯科最大的廣場，但與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相比，小得很多。平地上隆起一個黑色的圓包，那是列寧墓的進口。據說守墓士兵值勤時不眨眼，每班十五分鐘換崗，經過特殊訓練的。一位男演員出於好奇，輪到他進墓口時，故意在值勤士兵面前

抬手搔頭皮，雙手上下在士兵眼前來了兩下，果然不眨。雖然大家怪他行爲冒失，但也真的驗證了人們的傳說。列寧躺在地下墓穴中的水晶棺材裏，面部安祥，像睡覺一樣，身材很短小，不知是縮水了還是生就這副小身材，腦袋與正常人一樣，額頭卻很大。

墓穴的另一邊空着，那裏曾置放斯大林的水晶棺，後被撤掉，遺體也被赫魯曉夫火化揚灰。

從墓穴另一出口轉上地面不遠就是克里姆林宮外牆。沿牆一帶綠草茵茵，是蘇共功勳大臣們的陵墓，每塊草坪上立着一座有墓主頭像的石碑，送鮮花和觀瞻的人不多。角落上有一塊草坪沒有石碑，曾經放着斯大林骨灰，骨灰揚棄後，草地一直荒蕪空置。聽說每天都有人偷偷送花，等送花人一走，鮮花就會被監視者收走。爲了驗證真假，我們放了幾束鮮花在斯大林墓地，十幾分鐘轉回來，果然沒有了。

逛市場鬧出笑話。蘇聯輕工產品不錯，尼龍、的確涼之類化工纖維布料品種繁多，花色鮮麗，當時在中國這些產品尙算是「高級品」。發給我們的蘇幣不多，幾個小錢買不了大的買小的，到水果食品櫃跟前，玻璃紙包着紅艷可愛的果子，我以爲是異種蘋果，要一磅，八盧布，折合當時人民幣二十四圓。打開一看，竟是西紅柿！國內幾分錢一斤，這裏上了大公司水果櫃檯，白耗了我八盧布。不稱心，又買了一罐花生米，回到使館打開一看，是黃豆！商標明明畫的是花生米。

蘇聯這一趟留給大家的印象，可用一句俗話形容：掛羊頭賣狗肉。

波蘭和匈牙利執政黨當時都受到毛澤東批判，從所謂「正統」馬列主義角度來評論，這兩國都「修」的夠噲。

但從觀感上說，這兩國的文明素質都不錯，社會進步比照蘇聯和中國，前進了許多，雖然曾經是蘇聯的衛星國，在逐漸擺脫蘇聯控制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多，從飲食、服飾、公益環境、交

通設施，處處顯得比蘇聯好。

有的演員說這兩國是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的樣版，更有些演員認為，管他什麼樣板不樣板的，人民生活的好最現實，就拿我們來說，身處其境，感覺舒坦是實在感受，比什麼說教都強。

波蘭首都華沙的海邊立着一座美人魚雕像，這是華沙城的象徵。我小時候愛讀安徒生童話，美人魚正直善良勇於犧牲去造就他人的幸福，死後化為海上的泡沫升到天堂做了上帝的天使。這段故事，我每讀一次都很感動，心儀美人魚已久，此次見到，留連忘返，抱着她、靠着她、拍了許多照片。

匈牙利是我們等候中轉飛機臨時停留的國家，我們住在中方大使館裏。使館的建築是一座古老的中歐式別墅，有點像古堡，一種俗稱「爬牆虎」的植物爬滿庭院牆壁，像章魚的爪子把整座房子和庭院牢牢地罩住，白天也顯得陰森森的，夜晚更覺得黑漆。我們都睡地鋪，因為沒有那麼多牀，白天去逛街看市容，晚上躺在地上聊天打撲克，消磨時間等待上機。

布達佩斯很美麗，現代化建築群中處處可見保護很好的中世紀古堡，成群的鴿子飛翔在空中，時而落地啄食人們撒下的麵包屑、玉米粒，時而飛上古堡涼台或欄桿棲停，咕咕的叫聲給人一種祥和的感受。

城市空地到處是花圃和綠茵如毯的草地，神話人物的雕塑在噴泉池裏或躺或站，隨處可見，很具觀賞情趣。

布達佩斯人的裝束很講究，衣式新潮大方，比蘇聯和波蘭的青年人還講究，看他們的精神氣質，並沒有因「修」而「萎靡不振」。別開生面的外部世界，在我心靈上留下殊異的印象。

「山鷹之國」阿爾巴尼亞的地理位置在地中海巴爾幹，遠離中國，被毛澤東讚譽為「一盞社會

主義明燈」。步上阿爾巴尼亞國土，除了人們那張臉是歐洲型的以外，處處好像回到了中國。男人們穿民族服裝，有點身分的都穿中國毛式中山裝，我們只聽說中國援助他們糧食和機械，看來衣服也是中國供應。街上行人臉部表情呆滯，跟中國農民差不多。人們的言談舉止正兒八經，開口必稱「同志」，循規蹈矩，看不出有一點歐洲血統特有的熱情奔放。

我們下榻首都地拉那最「豪華」的國家館，據說也是中國出全資供應材料幫助建造的。

第一餐就讓全團倒胃口——羊油拌麵條，一進餐廳，許多人忍不住捏鼻皺眉，硬著頭皮坐下，到散席，大多數人沒動刀叉，因為除了羊油拌麵條，再也沒有其他食物。餐廳總管急得滿頭汗，我們提出最簡單的要求：米飯、雞蛋、雞蛋，總管連連搖頭，當晚許多人餓肚子。

第二天開始，雞蛋、火雞肉，羊排都上了桌，我們吃在嘴裏很不是滋味，心裏都在琢磨，他們一夜之間從哪裏搞來這些食品？向總管打聽，總管還保密不肯說。以後每餐吃飯，總管都儘量安排一些適合東方人口味的菜餚，後來才知道，為了解決我們這一批「國賓」的飲食，阿國動用了「特殊級別」的食庫。阿國土地貧脊，土少石多，不長糧食，缺少糧食就影響家禽和畜牧業生產，副食品極缺，人民的主糧是高粱和玉米，大學生待遇每餐兩片麵包一串葡萄，阿國出產的葡萄特大，顆粒如荔枝般大，汁多而甜。

首都劇院和體育館的演出場地還算不錯，各城市的巡迴演出場地就很差，很像在國內下野戰部隊或下海島演出的條件。因地制宜搭簡陋的露天舞台，粗糙的木板條併接成「地板」，布景不好搭，燈光更沒有，大型舞蹈不能跳，小型舞蹈還得防地不平或碰上冒出的釘頭而跌跟頭。

我不擔任群舞，只跳獨舞和領舞，向來主要演員吃香，此番卻輪到我「賣苦力」。舞台條件不好，旋轉旋不出樣子，跪在地上的動作眼不尖就跪在釘頭上，褲子也撕了，腿也破了，咬咬牙堅持

「走」完而不是跳完，當時心裏想：爲「明燈」，爲國際階級弟兄演出，吃點苦算不得什麼。

吃、住、行三項最怕的是休息不好，至今憶及尙感心悸的是一些城市的旅館，看上去不錯的毛毯和牀具，裏面跳蚤臭蟲成團，上牀立即感到奇癢，開燈檢察找不到東西，渾身卻冒出一串串紅包，仔細找，發現毛毯裏和牀墊裏全是可怕的「小傢伙」。牀具和毛毯扔出房去，藉着夜幕的掩護，洗完澡，穿着極少的衣服（算是光身子）將身子「拋」到涼台上去，好在涼台那一面是海，吹着海風彼此聊着天熬過一夜。

離開阿爾巴尼亞之前，霍查主席和謝胡總理率國家領導人接見全團演員。接見大廳裏，茶几上放着糖果和瓜子。都是中國貨，大家邊吃邊等。

「來了！來了！全體起立歡迎！」副團長從門外衝進來興奮緊張的招呼大家。全體演員翹首期望這兩位傳奇式的領袖。

霍查和謝胡在一大群警衛人員簇擁下步入大廳，全場報以熱烈掌聲。全體落座後，霍查開口講話，聲音微小，只能辨聲不能辨音。翻譯的聲音可大，霍查講了兩國友誼以及對我們的演出表示感謝，並謙實地說本國條件不好。謝胡一旁微笑地聽着，不插一句話，全場謐靜。「呿吧」一聲，是我嗑瓜籽發出聲響，在靜謐的氣氛中顯得格外清脆。全體演員目光都集中到我臉上。我下意識地一點表情也沒有，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霍查和謝胡，其他人的責備目光我全不在乎。

霍查和謝胡笑了，問了一句什麼，翻譯向團長說着什麼，團長的聲音很清楚：「這是我們團年齡最小的演員，《貝殼舞》的領舞就是她。」說完笑嘻嘻地望住我。

霍查和謝胡以老人看孩子般的慈祥目光望着我，微笑着。下了好大一個台階，我的手心都在冒汗，一把瓜籽濕透了，變得水滋滋的。

其實我並不是故意在這種肅穆場合吃瓜籽，他們進來的時候，一粒瓜籽剛進嘴，當時好多人嘴裏都含着瓜籽，不知別人是怎麼處理的，反正我這顆瓜籽磨得牙癢癢，聚精會神之中忘了牙縫間磨的是粒瓜籽，稍用勁，就發出了那種很不雅的「呸吧」聲。

離十月一日國慶節還有幾天，中方大使館要求已結束演出的我團多停留幾天，爲慶祝活動獻演。

國慶節的晚上，中方大使館邀請各國駐阿爾巴尼亞的使節和夫人們以及阿國黨政軍高級官員和夫人，到使館歡宴，我們出了幾個小節目助興，因使館場地不大。我跳了一支新疆獨舞《牧羊女》，大廳地板很滑，四周圍放餐桌，中間剩下的空間就很小，旋轉刹不住腳，衝向正前排當中坐着的霍查，情急之下，硬生生地停住，朝近在咫尺的霍查歉意地一笑，重新起步開始跳，下場後首先想到霍查的反應，見他臉露微笑，我放心的轉身走向長廊，偶回頭，見他若有所思的仍然看着我，我當時有個感想：一國之君，娛樂之時也懷着心思。

換完裝走入廚房找吃的，見兩個英俊高大的阿國男子正端着盤子品嚐食物，吃兩口就往外端，我好驚奇，這兩人不講衛生，把吃過的東西端上桌。廚師向我解釋，這兩人是霍查的貼身警衛員，霍查吃的東西先得經過這兩人嚐試，怕有毒。我還是不通，中國大使館怎麼會毒他？中國對他那麼好，還不放心的？我對霍查的印象起了微妙的變化，心想，無產階級的領袖不該是這樣的。

一九六五年十月中旬，我們結束出訪演出任務回到祖國首都北京，從年頭到年尾算起來約一年都在國外，對衣着打扮和國外生活方式，從不適應到適應，什麼「穿着西裝旗袍的三八作風」、「艱苦樸素」、「世界觀改造」等等說教，沒有人再着重提起，一切都暫時恢復到自然本質。

我們的軍裝留在南京，一時不及換裝，就穿着出國服裝在北京和天津匯報演出。閒時逛天津市

場，竟遇百姓唾罵：「假洋妞，裝什麼像！」罵得我們臉上火辣辣的難堪，這才意識到這身衣服與普通百姓的認識水準差距太大，民衆心理上的畸型不就是我們當初出國時思想上的寫照嗎，封閉社會的封閉式教育把人們搞得既愚昧又偏激。

轉眼到了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了。

提起世界矚目的中國「文化大革命」，那是名副其實稱得上的一場國家大動亂。領袖因個人意念和猜忌率先發難，引發全黨全民大亂，這個亂，亂得很徹底，全國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從城市窮鄉僻壤，無一不纏繞進去，從執政黨立場來說，是一樁違逆常理的怪事。無獨有偶，政治怪事中又冒一樁生活怪事，即就是中國當時第二號掌權人物林彪的妻子葉羣爲兒女在全國選佳偶，被人們稱爲選駙馬妃子的「選美」活動，更彰顯出極權制度的封建色彩。運動開始不久，我不幸成爲「選美」的「獵物」，受控制，受審查，去勞改，因美貌而惡運接踵而來。我因身在其間長達七年，知道許多內情，現從頭說起。

陸
劫

第二章：選美内幕

選美起因

林彪生活上是個很傳統正派的人，在他的管束影響下，家族成員都循規蹈矩。「文革」開始後，林彪權柄日熾，葉羣從單純的貴婦地位變成政治上的「第二夫人」。她心計多端，毛澤東性多疑忌而生活上又「多姿多彩」，身邊出現一個清心寡欲的林彪，相形之下多有遜色，葉羣敏感到這一點。她全方位的充當起林彪的造型設計師，向林彪進言：「要想不蹈劉少奇覆轍，只有事事聽他（毛澤東）的，才是萬全之策。你一定要記住『百依百順』、『緊跟高舉』。」

毛澤東爲了更進一步拉攏林彪，「文革」初期經常把在北大學習的林立果接到中南海玩、拍照，又請葉羣吃飯，並關心林彪一雙兒女的婚姻大事。江青聞訊插上一腳，設想着毛、林兩家的兒女們如何配對，周恩來也向葉羣表示「我等著喝喜酒啊！」

葉羣向林彪匯報：「看來總理有當媒人的意思，我已經找借口擋回去啦，恐怕人家不罷休，再要提起來，得罪人啦。你趕快拿主意，真成了兒女親家，不被人抓手心裏啦！」

林彪說：「毛林兩家兒女結合是政治聯姻，我不贊成。我的兒女讓他們去自由戀愛，找一般幹部和百姓家的子女就好，高幹子女不准找。」

林立衡曾經對我說過：「葉羣點子很多，這件事正好被她利用，想出選人的主意，本來只是想用來對付毛澤東，造成林彪『聲色犬馬』之勢，給毛澤東一種錯覺，後來假戲真做變成真的了。」

葉羣這一怪招，普通人很難理解，生活問題着眼於政治效果，棄基層政治影響不顧，全副心機對付毛澤東。

我曾對林立衡所說持懷疑態度，但想想，像林葉當年那種地位，無需無來由地去招惹這種是

非。當然，事情發展是演化了，初衷卻是這麼一念而起。後來知道林立衡和林立果都曾擁有自己心儀的對象，葉羣並沒有橫加干涉，林立衡也對我說過「葉羣不是個很壞的人」。葉羣身邊的王老太太也跟我聊過：「葉羣原來文溫爾雅，她是到了北京以後，做事、考慮問題的着眼點全變了，變得

不像一個做母親的，變得心腸很硬，壞到不可理喻的程度，什麼事都講政治效果，連丈夫和兒女都利用」。

初選概況

嚴格些講，初期的選人還不叫「選美」。葉羣明知自己的歪招在林彪那裏明講了肯定通不過，她採取「暗渡陳倉」策略，向林彪建議：「我們的地位接觸面小，又不好直接出面，哪去找首長要求的條件，我看還是請一些人幫忙吧。首長有不少老部下，他們有兒女，讓人去看看，有合適的就挑一個吧。」

林彪說：「兒女的事由孩子們自由戀愛，你不要去麻煩人家。」

葉羣說：「老虎和豆豆老實害羞，這種事他們從來不主動，人家都抱上孫子啦，等他們自由戀愛我們都老啦！這件事我們不想法，等到人家（指毛）找給你把我們捏在手上呀。」

林彪終於點頭同意，林彪曾在錦州地區打過仗，還有印象那裏的女性模樣不錯，他的一些部下也留置在那裏，就信口說了一句：「錦州的女人長的不錯。」自這次談話，林彪再未過問選人之事，直到葉羣發展擴大到全國選美，並有幾個女孩帶去給林彪看，他還以為是老部下幫忙介紹的。在後來的揭發中秘書們說林彪不知道選美一事，連我都不相信，但我回憶了林家的生活，親眼見到

葉羣處理事情的手腕和禁嚴家規，才不由得「不信」。「林辦」的人講起騙林彪的一些事時口氣十分隨便輕鬆，在葉羣的榜樣作用和雌威下，以及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中，秘書們已「磨練」的游刃有餘，甚至有恃無恐。在「林辦」裏，秘書對林彪說謊不構成罪名，相反的，誰要違了葉羣的意，才是大禍臨頭，所以不少秘書到「林辦」工作不久，便都萌生退意。

葉羣甜言蜜語地哄騙秘書：「首長這麼大把年紀，人家都抱孫子啦，我們的兒女還不懂得談戀愛。豆豆、老虎都怕羞，自己不着急，我不能不替首長考慮呀。我和首長都忙，你們做叔叔的就幫着關心關心吧。」

幾個秘書利用出差辦事的機會順道替葉羣做這件份外事。但是秘書們通過戰友、朋友介紹的女孩送到葉羣那裏，都被葉羣退掉，其中有兩個未滿十八歲，她還說怨言：「我這裏又不是辦托兒所！」

秘書們原以為很簡單的「媒人」差事竟這樣難辦，到底找個甚麼樣的才算合適？都認為葉羣難侍候，誰也不願再擔當「媒人」差事。葉羣也感到難支使他們，都是首長跟前的人，得罪了，萬一說句甚麼話，對自己不利。秘書卻因葉羣打着「我跟首長商量過，首長同意的」幌子，誰也不敢在林彪面前多嘴，這個空子讓葉羣鑽大了，直搞到後來人人沾腥帶臭的地步。

王老太太說葉羣怕秘書們「窩裏反」，又覺得秘書們都是男的，不懂審美，便召見了幾位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們的夫人，向她們訴苦，把對秘書們說的話又重複一遍。第二夫人開口請幫忙的事，誰也不好來推卻，成人之美，自古有之。

幾位夫人的丈夫分管海陸空三軍，她們又是其夫的辦公室主任，過問起這件事，一張網撒下去廣及三軍，加上親朋好友老部下，大網拉開灑向京城到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選美」就此拉開序

幕。

男女人選四面八方一個接一個送往北京，邱會作夫人胡敏從家鄉西安市選送了一個省委幹部的女兒，讚譽她是「楊貴妃第二」；吳法憲夫人陳綏祺從軍隊藝術學院選了一個楊州籍女孩，讚美她是「西施再現」（這個女孩後來分配到我團，確實非常秀氣漂亮，我們都叫她小陸子）；李作鵬夫人董琪才從哈爾濱選到一個男子，誇他是歷史美男潘安。（後來與李作鵬的一個女兒結婚，事件後跟我一起關在勞改農場，是個多才多藝的青年，擅長油畫，改革開放以後在哈爾濱開設畫店。）

這三位人選都是三位夫人經過無數比較篩選挑中的優秀者，到了葉羣那裏，她只說了句：「立衡、立果不同意」便打發掉了。

那一位「楊貴妃」曾做為重點對象安置在胡敏家，以最好的膳食款待，這又是葉羣的餽黏子。不到半個月她果然發胖，葉羣說：「她這麼快就胖得像個冬瓜，到我家來吃我的伙食不得更胖啦，送回去吧！」

胡敏又從江蘇歌舞團選來一女孩，也安置在家裏，搞舞蹈的演員多數節食，葉羣的試驗沒有成功，她卻挑剔別人家「長得像個磁娃娃，個子太矮」，又退掉了。後來我在朋友家見過這個女孩，長的也不錯，小巧玲瓏。

胡敏又從江蘇無錫市選中一女孩，姓陳，白皙漂亮，聰明伶俐，葉羣仍嫌不足，胡敏很喜愛她，留下當了自己的兒媳。

幾位夫人的辛勞都被葉羣打了回票，到底要什麼樣的人，都感到困擾，同時也擔心再興師動衆的選下去影響太不好，感到棘手又不敢正面提意見。

葉羣對幾位夫人的難處故做不知，進一步向她們下達了具體的人選標準：

男性：政治條件好，大學或專科文化程度，身高一米七二至一米七八左右，年齡二十六歲至三十歲左右，英俊有氣質。

女性：政治條件好，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高一米六零至一米六五左右，年齡十八歲至二十二歲，五官端庄秀麗不能顯妖冶之氣，皮膚粉白潔亮，體形婀娜，亭亭玉立。

女性還規定幾種不要：

- 一、有抬頭紋不要；
- 二、臉上有雀斑、黑痣不要；
- 三、牙齒不整齊或發黃、過大或過小不要；
- 四、眼白多瞳仁小不要；
- 五、頭髮稀黃不要；
- 六、雙手粗糙、十指短粗不要；
- 七、形體不好看不要；
- 八、腳長得不好、走路姿態不好看不要；
- 九、說話儀態不好不要。

林立衡和林立果對葉羣所爲很不滿，林立衡自由戀愛的對象也被葉羣破壞，將男方遣送到原子彈基地永不許返京。林立衡反抗，遭葉羣辱罵毒打，憤恨自殺，幸被搶救過來。林立果自由戀愛的小梅姑娘也中途夭折。林立衡和林立果認爲感情要講緣分，不是完美形象能夠代替的，向葉羣明確表示過反對，偏偏葉羣又想利用這一招控制漸露反意的兒女，她要防的對手太多，連她的兒女也成了對立面。我聽「林辦」的人說，選人這件事葉羣是自做自受，她原想用她選來的人控制林立衡、立

果，立衡、立果不要，她拚命塞；等到立衡、立果看上了，她又偏偏不給，怕她們自己看上的人成了幫手聯合起來反抗她。

葉羣與兒女之間的「拉鋸戰」產生新的矛盾，人選一批批送來又一批批送走。幾位夫人非常爲難卻又罷不了手。

副總長夫人兩下江南

葉羣認爲幾位夫人各有特點，李夫人古板正經；黃夫人太老實；吳夫人是賢妻良母；邱夫人開朗靈活善結人緣。葉羣「吃」準邱夫人，抓住不放。有一次葉羣召見她，說：「你在江南工作過，熟人一定不少，請他們幫幫忙。江南出美女，那麼大個江蘇就挑不出一個好的來？我們不要多，就要一個，再辛苦一趟吧。」

胡敏從葉羣話音裏聽出有嫌她不盡力之意，邱會作被造反派摧殘的奄奄一息，若不是林彪解救，她早已家破人亡，這個情要還，再難也得想辦法，不管葉羣是否滿意，力總要盡到，讓葉羣沒有話說。

在這之前，胡敏已動用了江南一些關係。江蘇省革命委員會專爲選人組織了一個班子，由省革委會蔣副主任主持，他身兼省軍區司令、南京軍區副司令之職。

江蘇常年有北京下達的選人任務，都是人民大會堂和主要服務單位要的服務員，雖然也要求形象條件，卻沒有這次苛刻。下達任務只說挑選國家機要人員，搞機要工作哪要這麼高的形象標準？而且只要一個，種種迹象顯露出非同尋常的背景，令蔣副主任大惑不解。嚴格的紀律不准經辦人過

問因由，只准執行命令，並三令五申此項任務是「國家機密」，不許洩露，不是經辦人不准介入。

蔣副主任見胡敏親自到南京，忍不住發牢騷：「我是個大老粗，從沒幹過這種事，機要員哪需要這麼高的形象標準，讓人摸不着頭腦。送去的幾個都是萬裏挑一的，你還看不上，下面人有想法，再挑下去影響不好。我看江蘇是挑不出你要的人，還是到別的省市看看吧。」

胡敏也無從解釋，安撫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示，我們要無條件的執行。江蘇這麼大，江南水土養人，一定能找出一個，不要洩氣嘛。江蘇還靠你幫忙，若能圓滿完成任務，你的功勞可大啦。」

蔣副主任心知推不掉，但是江蘇地區的地方單位已尋遍，家庭出身沒有問題模樣又好的未婚適齡女子一個沒漏掉，再上哪去找？蔣副主任愁的抓頭皮。

胡敏提出到軍隊院校、文藝團體看一看，蔣副主任有些猶豫，他知道許世友的脾氣，特別是軍區歌舞團那一羣如花似玉的女演員，在全軍匯演中是獨佔鰲頭的佼佼者，動一個都得驚動軍區。許世友最看不慣歪風邪氣，他若知道可就麻煩大了。

在胡敏的堅持下，蔣副主任陪同她巡視了三軍醫院、醫校，輪到歌舞團，蔣副主任就打哈哈，說：「咳，歌舞團那幫女孩我最熟，江蘇省歌舞團挑去的你看不上，水平差不多，你就不用看了。」胡敏笑說：「既然來了還是去看看放心些。」

我當時在北京出差，胡敏到歌舞團去看了所有未婚女演員，一下看中三個，立即帶上照片返京，又被葉羣以各種理由回掉。

二個多月後，胡敏第二次到南京，轉了幾個地方一無所獲，心有不甘地說蔣副主任：「一個歌舞團就有三個，還有沒有更好的地方？你可不要給我打埋伏。」

蔣副主任說：「要是那三個你還不满意，我可沒有辦法了。」

胡敏臨回北京前去南京軍區看望一些邱會作的戰友，這幾個首長問起她來南京的公幹，她說：「其中一位首長不相信地問：『到我們歌舞團你還挑不中一個？是不是都看全嘍。』」

胡敏說都看過了。

那個首長笑說：「那可不一定。有個叫張寧的女孩子，你要是看不上她，就不要再來江蘇。她是主要演員，歌舞團一定是怕你挖牆角，不給你看。」

胡敏說：「不會，歌舞團政委是我熟悉的老同志，他不會隱瞞我。」

幾位首長不以爲然地笑起來，並且異口同聲誇讚我，並介紹我的身世，說他們看着我長大，不會推薦錯了。一位首長提醒胡敏：「歌舞團最近搞內查外調，你去看的那次她很可能不在喲。」

胡敏忙叫秘書打電話到歌舞團，接電話的正是王政委，證實了幾位首長說的話。胡敏問王政委：「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王政委支吾道：「她當時出差不在。」

胡敏立即要看人，王政委說我又出差不在團裏，胡敏要求王政委馬上調我回來，政委說不好辦，只能先送一張照片。

胡敏拿到照片即刻返京見葉羣。葉羣下令南京方面送人。

那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份，我從上海返寧，腳上生個大凍瘡，脹腫發炎的痛的不便走路，本想好好休息治療一下，政委找我去布置上北京的外調任務。他見我很不高興，拿出一封信遞給我，信封上寫「軍委辦事組胡主任收」；我問：「這個人是男的女的？找他幹什麼？」

政委責怪道：「你這個孩子怎麼這樣說話，她是邱副總長的夫人，你要叫她胡阿姨。她是我的

老上級，你去北京幫我帶封信給她。上北京外調的人多，住宿很困難，她幫忙替我們安排了住處。你先行打前站，後面的同志整理好調查綫索再出發。」

「叫我打前站安排食宿？我不會。我腳痛，你叫別人去吧，老派我出差，該換個人讓我休息了。」

「你看你這孩子又要小脾氣，現在人手緊，你就克服點困難吧。」

「我一個人出發不太方便。」一想到走哪都成人們注視的焦點，沒有一個人陪伴心裏真有點怯怯，皺眉發愁。

「忘了告訴你，省革委會有位朱同志正好去北京出差，請他們買的火車票，你隨他一起走，行了吧？還有什麼困難，到北京給家裏來個電話。」

第二天我便隨朱同志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

第一次被選進京

火車上，老朱很快發現我的處境「不妙」。去北京行程一天一夜，我只食兩個蘋果，不起身走動，老朱很擔心我餓着渴着，我將難處告訴他，坐火車對我實在是一件很「受罪」的事，他不禁樂起來。

到達北京車站，一輛黑色轎車停在站外廣場，車邊站着一位青年軍官，遠遠的向老朱抬手。老朱也不向我介紹對方身分，讓我上車開到東郊民巷空軍招待所。我一見是空軍招待所，心裏覺得奇怪，按慣例，各兵種出差都有本兵種的落腳點，我怎麼落到空軍的窩裏來了？

所有副樓已住滿人，都是空軍，只我一個陸軍和地方身分的老朱，非常惹眼地住進空着的主

樓。主樓專為高級別首長下榻，低級別出差人員住不進去。吃飯也到標準最高的空勤灶小食堂。我的相貌和特殊待遇引起衆多出差的空軍軍官們注意，只要我一露面，許多目光都迎視着我，我不敢看他們，我知道目光一旦對上，會產生很多麻煩。但還是有一個青年軍官鼓足勇氣上前與我搭訕：「你是哪個單位的？怎麼住到這裏來？」

我隱去自己的單位，答覆我是出差的。

他掩飾地笑說：「你一定是高幹子女，不然你怎麼住進主樓、吃小食堂。」

我無言以對，只好笑笑，趕緊離開他。

這個人對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後來對人說，聽我說話流露出的語音氣質非常嬌，後來的報刊寫我的故事也把這一特徵寫進去。我從不知道自己說話啥味道，我三歲才開口說話，口齒並不靈俐，及到長大又很害羞，很少開口言語。

到北京的當天晚上，胡敏帶同「邱辦」吳秘書來到招待所，老朱忙上樓叫我去他房間見胡敏。我拿上政委的信趕下樓去見她，進門見沙發上坐着一位皮膚白皙、彎眉大眼、鼻樑上架着一副金絲邊眼鏡的中年女軍人，氣態雍容華貴，我知道她一定是邱夫人，忙迎上去叫聲「胡主任好！」因她不是我父母的熟人，不便照政委交代的叫她阿姨。

胡敏在我一進門時，便臉露喜色，與我握手時盯住我看，欣賞讚嘆。對於這種神情，我已司空見慣，到哪都會碰到。倒是我見到胡敏感到有點意外，老幹部的夫人們多數不漂亮，甚至土裏土氣，眼前這位夫人中等身材挺有模樣，心裏不禁自語：到底是大首長夫人。

胡敏笑嘻嘻地誇道：「你的皮膚真好，氣色這麼好看，粉面桃花似的。」又拉住我雙手瞧：「你這手怎麼長的，十指尖尖這麼好看。」

我不好意思地望望一旁竊笑的老朱，由着胡敏拉着我的手左看右瞧，面對長輩我總是這樣，讓她們看個夠，喜愛個夠。

胡敏看完王政委的信，笑對我說：「這個小王，還這麼客氣。他是我們新四軍宣傳隊說快板書的，那時候還是個小鬼，現在都當上政委啦。」

胡敏與我聊家常，說說笑笑很高興，臨走囑我好好休息，有空再來看我。我以為她嘴上說客氣話，大首長夫人總是很忙，就是來，我有任務在身也沒空陪她玩。第二天就掛電話回團催促後面的幾個人快點來，我那時十八歲仍很單純，對政委說：「快點叫他們來吧，房間空着很多，伙食也很好，胡主任真幫了大忙。」

第二天中午，我正坐在房間裏繡花（那時市場上物資缺乏，什麼都買不到，女孩子喜歡的東西只有靠自己做），聽得院外有轎車停靠的聲音，我心想會不會是胡主任真得又來了？往窗外瞧看，果然是她，卻又多了兩位空軍和海軍的中年婦女，我以為她另有事情，不便下去打擾她，又坐下繡自己的花枕套。

不一會門被推開，胡敏笑嘻嘻地領着那兩位女軍人進來，很新鮮地問：「張寧，你還會繡花？瞧瞧你繡的什麼？」

突見她們進門，我慌忙將繡工往枕頭底下藏，已來不及了。胡敏看着我繡的菊花直誇獎，我不好意思地望着她們。見胡敏不介紹另外兩個人，我也不問，看着她們一一落座。

等了好一會不見她們開口，卻見她們一個個笑咪咪地上下打量我。胡敏摸着我頭髮胳膊，摟着我肩膊問另兩人：「怎麼樣，好看吧？」兩位女軍人含笑點頭，你一言我一語地跟我聊起家常和團裏工作情況，其間夾雜着：「她臉上一點班痣也沒有」，「皮膚真嫩、膚色真好」，「鼻子好

看」，「嘴型也好」，「這條大辮子又黑又亮」，「眉毛又黑又長像畫出來的」。

雖然走到哪裏都免不了被人評頭論足，但被「抓住」了議論還是頭一次，我惶恐害羞地不知所措。那位海軍以行家口吻說到：「小張耐看，有人初看漂亮，不經看，她第一眼亮麗，越看越好看。」

她的音色像歌唱演員，人很高也很漂亮，後來知道她是海軍政委的夫人，曾是海政歌舞團的歌唱演員。那位空軍是吳夫人陳綏祺。

我低着頭聽她們評論，尷尬地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裏毛躁躁的十分不自在，不由地想起幾次到外面公共浴室洗澡的糗事：一次洗澡，身邊圍攏不少人議論「這個女的好漂亮，快來看，從沒見過這麼好看的」；另一次，身旁一個中年婦女大聲地噴咋着嘴巴說「這麼美的人兒，不知哪個有福人能消受啊！……」

這次面對着二位女性，雖穿戴整齊，仍感到像那幾次裸體被人圍觀評論的羞恥。我羞紅了臉低着頭，雙手不停地捲搓衣角。

好不容易盼到她們離開，關上門默想好久：她們爲什麼對我的相貌感興趣？她們到底想幹什麼呢？百思不得其解。

下午，二樓走廊裏傳來紛雜腳步聲，頃刻響聲在我門口停止，門外傳來竊竊細語；我拉開門，冷不防撞進一位空軍，像是被人推進來，差點撞到我身上，我還不及問話，魚貫地進來五六位男性軍人，不請自坐各就各位。我心中一陣緊張氣惱，站在門邊張目望住他們，見這幾個陌生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有的是低頭竊笑。一位戴眼鏡的中年軍人乾咳兩聲問道：「你是南京來的張寧同志吧？」

我點點頭。他問過以後便沒話說了，五六雙眼睛像聚光燈一齊射向我，我莫名其妙地問：「你們找我有事嗎？」

「噢，你是友軍同志，來我們招待所住，請給我們提寶貴意見。」那個戴眼鏡開口說完，身子很不自然地動一動，臉上的表情怪怪的，又捂住嘴斜睨一眼同伴們，其餘幾人好像強忍住笑。

瞧這羣人海陸空都有，卻稱我爲「友軍」，再看他們一個個不好意思的樣子，不像歹人的表現，我不由得笑起來，招呼服務員進來倒茶水，並向他們表達謝意：「麻煩你們了，謝謝。」

我發現一位青年空軍旁若無人地坐在沙發上目不轉睛地看着我，神態氣質與衆不同。我瞧他一眼，他目光並不迴避，愣愣地直視着我，似有所思，又似看入了神。我微微皺眉，心怨：怎麼這樣看人！我避開他逼人的目光，轉身從抽屜裏拿出甜桔分送大家，做爲懲罰，最後分到他，還是一個最小的。

當我近前遞給他時，微慍地斜睨他一眼，這一眼反倒令自己吃驚不小，好面熟啊！在哪見過？這濃眉，這帶點鈎的高鼻，這臉型神態，我斷定自己見過他，就是想不起曾在哪種場合見過，不由地蹙起眉。

那青年接過甜桔，見我蹙眉看他，便低下頭剝起桔來，神態腴腆的像個姑娘，所有人都客氣的將柑桔放桌上或拿在手上，只他接過來就剝，全無做客應有的客套，給人一種單純直白的感覺，再配上他那神情，好似個大孩子，我不由得扭轉了初時的印象。

這羣人坐一會，什麼也沒再說，便離開。

葉羣當天聽胡敏匯報情況，不相信真有像胡敏形容得「古典美、現代美、病態美、氣質非同一般」集完美於一身的女孩子。葉羣認爲女人看女人不足爲奇，叫「林辦」幾個工作人員再次去以男

人的眼光審評一下，各人審美觀不同，要大家都說好才叫真好。

工作人員誰都不願去，幾個男的圍着一個女的看那算什麼。葉羣生氣，下硬命令凡是抽得出空的人都得去，林立果也在葉羣催促下抱着無所謂走過場的心情隨「林辦」的人一起到招待所。幾個人正在門口推搡誰先進，沒料到我拉開了門，撞進來的第一人正是內勤警衛參謀大劉，藉理由說話的是當時的「林辦」黨委書記張雲生。

工作人員回去向葉羣交差，都說「不錯，挺好」。葉羣要他們說具體詳細點，這些人不是拿筆就是拿槍，誰也沒有專門研究過女人，找不出適當詞匯，只好說「跟別的女孩子不一樣」。

葉羣哭笑不得，跑去問林立果：「你覺得怎麼樣？」

林立果有心思，不回答，給葉羣吃悶葫蘆。林立果情緒反常，衆人都說好，到底怎麼好法，葉羣決定出面看看。

當晚九點半以後，胡敏請我和老朱上人民大會堂看樣板京劇《智取威虎山》。

江青披一件黑斗篷，內穿特製軍服，不男不女氣派非凡地出現在禮堂門口，臉上掛着招牌笑容環顧全場起立歡迎的觀眾，然後將頭微微一昂，大踏步走向首長席，那模樣真像傳說中的川島芳子。

江青身後魚貫跟着手舉「紅寶書」的周恩來、葉羣、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虔誠恭謹的神態與江青飛揚跋扈的氣勢形成強烈反差。

間幕休息十五分鐘，我隨胡敏到一間小廳休息，剛坐下，黃永勝與吳法憲一前一後踱進來，笑呵呵地向胡敏打招呼：「胡主任在這裏，邱部長好哇？這孩子哪裏來的？」

胡敏從沙發上立起身應道：「邱部長挺好。總長好吧？」又悄語教我：「快上去問候總長。」

我趨前向黃、吳二人問好，胡敏介紹說：「她是南京軍區前線歌舞團的小張。」

黃問：「就是那個張寧？」

胡笑道：「是呀，總長看怎麼樣？」

黃握住我手細瞧幾眼，誇道：「不錯！哈哈，不錯！不過，光長得漂亮是不行的，要好好學習毛澤東思想，做個好接班人。」

吳法憲因胖不耐久站，乘我們講話，他已落座到沙發上，像尊彌勒佛笑咪咪地看着大家。

胡敏說：「吳司令，小張和你還是同鄉呢。」

「哦，你是什麼地方人？」吳問。

「我在南京出生，祖籍江西興國縣。」

「噢，江西老倭！我們是一個縣的。」又轉向胡敏：「邱部長也是興國縣的嘛，小張也是你們小同鄉。」說着就想站起身，因太胖又跌坐下去，便欠欠上身以示意思。

葉羣生活在林彪身邊常感無聊，轉着心思尋樂子，四個總長都有她起的綽號：吳法憲叫「胡傳奎」（京劇沙家浜裏的偽軍胖司令）；李作鵬叫「瞎子」（一隻眼有毛病，東北的熊也叫瞎子）；邱會作叫「秀才」（邱會書法擅詩詞）；每次軍委會休息間隙，葉羣都叫吳法憲指揮大家唱歌，吳人胖四肢短，橫交困難變成上下揮動，像兩把小桿面杖，逗得葉羣笑出眼淚。

胡敏與黃、吳閒聊幾句帶我去另一個大廳。推開門走去裏面空無一人，燈光通明，四壁掛着山水畫。胡敏引着我沿一條紅地氈往前邊看邊走，前方門打開，一名警衛陪着葉羣向我漫步走來。胡敏停步，指着葉羣背後牆上一副畫叫我評鑑。我正面朝向葉羣，已無心看畫，突然出現副統帥夫人，離得如此近，又與我走在同一條地氈上，馬上就要臨近身旁，我該怎麼辦？上去問好？太唐

葉

突，我們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或稱習慣，因職（葉）關係常見到大首長，有時首長不打招呼，我們不能主動「發癲」，以免首長不高興。出於禮貌，當葉羣走到我身邊時，我見胡敏沒有任何提示，便低頭退後讓出通道。葉羣目不轉睛地看着我，直到走出好遠，還不斷回頭看。當葉羣消失在門外，胡敏才說：「好啦，演出開始了，我們走吧。」

出了大廳，迎面遇上李作鵬，當他與我握手時，出於童心，我極力想看清楚他墨鏡後的眼睛是否真瞎了一隻，想證實一下社會上盛傳的這個秘密，但他那副墨鏡總也瞧不清楚。李作鵬笑呵呵地聽胡敏介紹，並未問我什麼，給我感覺是個很厚重的人，後來在勞改農場與「李辦」的人在一起，秘書們都沒說到他的壞處，連花邊軼事也沒有。

葉羣忌，林立果迷

葉羣看過我以後，留下很不好的印象，甚至大發雷霆。以後我才知道她大發脾氣的原因：首先，我見到她竟然毫無反應，不恭維問候她，又沒有一點其他女孩子的怯懦之態，她認為我目中無人連她也不放在眼裏，要是讓我進了門，準與她不一條心，一定與林立果聯手抗衡她；其二，她一見我，便明白兒子為什麼情緒反常，有這種魅力的女子，將來兒子還會聽她的嗎？「家裏放着個小妖精從此不會安寧」；其三，她與我的身高比差太大，如果帶我出場面，媳婦喧賓奪主搶了她的風頭。

葉羣回到毛家灣立即傳喚見過我的工作人員，訓斥他們說：「叫你們去看張寧，是工作，不是玩！你們一個都沒看出來嗎？張寧是個近視眼！她對我們林家沒有感情，目中無人！眼睛看人帶

勾，個子也太高，退回去吧！」

秘書們見她發無名火，語句尖刻挑剔，猜想一定是在哪方面冒犯了她，也有的認為她挑花了眼，反正挑上哪個都跟他們沒關係，是退是要全憑她說。

葉羣又去試探林立果：「你認為張寧怎麼樣？」

林立果玩心計，以前不熱心，葉羣就拚命加溫，他以爲用老辦法能叫葉羣入套，便不動聲色地說：「無所謂，沒興趣。」

葉羣馬上接口道：「好。把她退回去。她長得是不錯，但還不夠全面，媽再給你找個更好的。」

林立果一急之下，跑去求助林立衡。姐弟倆商量後，第二天就瞞着葉羣到招待所見我，林立衡想見見弟弟中意的女子到底什麼樣，值不值得弟弟選擇。

下午剛起牀，服務員推門進來說有客人找，我正納悶北京的朋友們並不知道我來京，門外走進兩位青年男女空軍，那個男的正是昨天下午來過的讓我眼熟的人。女空軍文靜清秀，個子不高很苗條，舉止文雅，微笑地問我：「你是張寧同志吧？」

因幾次來看我的人都不介紹自己身分，我也懶得問，禮貌上都請他們坐，誰叫我落到空軍地盤上，人家來「客氣」，我也客氣識趣。

坐下後，男的和女的對望一眼，男的垂下頭不吭氣，女的問我：「來北京幾天了？」

「三天。」

「來北京做什麼？」

「來北京外調。到北京出差的人很多，住宿不好解決，請胡主任幫忙住到你們空軍招待所，打

攪了，謝謝你們。」我仍把他們當成空軍接待人員。

倆人相視而笑，我不理解他們笑什麼，以為自己說話有什麼不妥，羞紅了臉。

「你來過北京幾次？」女的又問。

「好幾次了，以前全軍匯演、東方紅大歌舞，出國準備工作都來過北京。」

「全軍匯演和大歌舞你都參加了？跳什麼舞？」

「匯演跳貝殼舞領舞，大歌舞裏部隊包的那幾場都參加了，跳羣舞。」

女的扭頭對男的說：「那一年我不在北京，你看過匯演嗎？」

男的低聲答道：「都看了，就南京軍區的那一場我有事沒看。」

「你還出國啦？到過哪些國家？」女的繼續問。

「印度尼西亞、柬埔寨、蘇聯、匈牙利、波蘭、阿爾巴尼亞。」

「你去的國家不少啊，穿軍裝嗎？」

「不穿，是做為中國青年藝術家代表團出訪的。」

「你下過部隊嗎？」

「下過，部隊文工團為部隊服務，不演出的時候常下部隊體驗生活。」

「下過農村嗎？」

「去過，前年到大別山搞過半年社教運動，和農民一起生活勞動。」

「你做什麼？那時你多大年紀？」

「負責青少年工作，給他們上政治課，補習文化。那時我十六歲。」

「喲，你那時才十六歲就管人家啦，工作難不難？」

「學唄。」我自感慚愧地笑起來。那男的默默地看着我，我更感到不自在。

「你出國的時候多大？」

「十五歲。」

「哦，十五歲就跑了那麼多國家啦。」女空軍笑着又問：「你讀過黨史嗎？」

「黨史？沒有系統讀過，政治學習的時候知道點。」

「黨的第一次會議在什麼地方召開的知道嗎？」女的又問。

「第一次會議呀？……」我摸着辮子一時回答不出。不知怎地，腦中突然蹦出個「瓦窖堡」，

便不加思索地答道：「是瓦窖堡吧。」

「嘻嘻嘻嘻……」女空軍笑起來，連一直不開口的男空軍也「哈哈……」笑出聲。

我心想一定說錯了，連黨的第一次在哪開的這麼件政治大事都不知道，讓人笑話，我窘迫地漲紅臉望着他倆，女空軍緩和道：「你年紀還輕，多讀些政治書籍。你經歷見多識廣是個優點。」

她倆在我房間坐了大約半個小時便起身告辭。我想問她們是誰，為什麼找我，話到嘴邊又嚥回去。女空軍把我攔在門裏不讓送，客氣道：「打攪你了，你休息吧。」

以後聽王老太太說：「立果請他姐姐去看你，兩人都覺得你對政治不感興趣，要是弄個有政治野心的人到身邊來，他們是不喜歡的。立衡不喜歡政治，也不喜歡立果找個熱中政治的人，葉羣有政治野心，再弄個有野心的弟媳婦，林家就沒有安靜日子過。你符合他們的要求。」

我是本單位出了名的「不要求政治進步，走白專道路的典型」。「文革」開始後又被母親藏匿家中不參與造反活動，秩序恢復正常以後，我由「逍遙派」變成黨委培養的政治骨幹，搞起內查外調工作。其實我的單純思想根本跟不上當時的政治節拍，搞外調我「覺悟」也跟不上趟，有一次去

上海查一位老演員少年時當童子軍的歷史，領導說童子軍是三青團外圍，三青團是國民黨外圍，叫我談收穫認識，我以此類推，說童子軍是共產黨的少先隊員，小孩子的事不能算是歷史問題，我是認真的，領導瞠目結舌，半天笑出聲來，說我太幼稚，沒有階級警惕性。

林立衡和林立果離開以後，招待所裏刮起一陣「大風」，衆女服務員圍住我問認不認識剛才來的兩位客人，又有人猜我是張春橋的女兒，不然他們怎會來「看望我」，又怎會住主樓、吃小食堂。我雖否認，仍斷不了她們的好奇心，我不禁也發起強烈好奇心，問她們那兩位客人是誰，衆服務員見我態度認真，反倒緘口，只有一個服務員答道：「他們一個叫李改，一個叫呂果。」我從她們神態以及問話猜想這倆人身份不一般。想到這兩天種種怪事，心中不免泛起一絲疑心與不解，問她們：「以前這裏住過像我這樣的人嗎？」

「住過一個從成都來的，也很漂亮，住一段時間就走了。」

「他們也來看這個女孩嗎？」

「那就知道了」：但也有好多人來看望她。」

「是胡主任嗎？」我問。

「哪個胡主任？我們不認識。」

我又對不上思路，也想不出所以然，便不再追問。

以後知道這個女孩姓王，她與幾個被葉羣看上的女孩都穿上了軍裝，以參軍入伍的名義安排到部隊作爲候選對象加以控制：後來大批選送，新人來了舊人擱置一旁不管不問，秘書們說連葉羣自己都搞不清備選了幾個。直到事件以後，這些被控制的女孩才得到身心解放，獲得自由。

林立衡、林立果身分揭謎

我接到團裏來電話通知，要我第二天返寧執行別的任務，北京外調任務由其他同志來接替。當晚胡敏來車接我和老朱去她家吃飯。

胡敏的家在總後大院裏的一座小院裏，住家是平房，外表不起眼。客廳很小，餐廳也不大，除了一架黑白電視機和冰箱別無奢侈品，與後來修建擴大的規模相差很大。

胡敏請我們在客廳坐下，說到：「部長正好今天在家，我們吃個便飯。」

餐廳小圓桌上擺着幾樣精緻家常小菜，一隻高頸瓶紅葡萄酒增添了一點家宴氣氛。邱會作由警衛員陪同走進來，高個子，微顯發胖，神態安祥，鬢角已有幾絲白髮，客氣地以手勢請我們入座，說道：「坐吧，家常便飯，隨便用點。」

席面邱會作問我是興國縣哪個鄉的人，得知我是樟木山鄉，高興地舉杯道：「你是我和吳司令的同鄉，來，小老倭，喝點酒。」

「爸爸！媽媽！」話音未落門外奔進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一下撲到胡敏懷裏，一雙亮晶晶有神的大眼睛盯着我，問胡敏：「這個姐姐是誰？」

胡敏介紹她：「這是我小女兒邱京京。」

又對京京說：「這個姐姐會跳舞，你叫她張寧姐姐吧。」

小京京大方地張口就喊姐姐，親暱地挨着我坐下，就此黏上了，問長問短。

胡敏笑說：「我就這麼個女兒，最小，寵壞了。就喜歡跳舞，看《紅色娘子軍》入了迷，成天吵着要去學跳舞。你看，我一說你會跳舞她就纏住你不放。」

小京京嬌嗔地嚷嚷：「不要說麼。媽媽，這個姐姐好漂亮，從哪來的？」

「從南京來。」

「不走了吧？」

「怎麼，你想跟姐姐學跳舞？」胡敏愛撫地逗弄她。小京京又撒起嬌來嚷嚷道：「不許你說！不許你說！」

我很喜歡小京京，大方純真，沒有一點高幹小孩的傲氣，與我未泯的童心一觸即合，我情不自禁地拉住她的小手悄語道：「你想學跳舞跟我回南京去，住一段時間再回來。」

胡敏樂道：「讓她跟你去可要瘋死了，誰也管不住她。」

小京京不服氣地說：「我聽話！」

「不行，你去了要影響姐姐工作。」

我真喜歡上了小京京，對胡敏說：「不要緊，她跟我住宿舍，基訓的時候帶在邊上看課、練功都可以，過一段時間再回來。」

小京京得意地望住胡敏，胡敏未料到我認真起來，笑說京京：「你還小，好好唸書。吃飯不要胡鬧。」

屋內暖氣充足，又喝了點酒，我感到很熱，當面脫衣服又不禮貌，小京京一直目不轉睛地看着我，見我流汗，悄聲說：「姐姐，我帶你脫衣服去。」拉住我就往外跑，胡敏正替邱會作和老朱布菜，扭頭看一眼也沒在意。

小京京領我進入一間臥室，說是她爸爸媽媽的房間。環視一圈，除了一張雙人大牀，一個衣架，一個牀頭櫃和寬大的書桌，並無旁物，儉樸無華。脫下軍裝，除去貼身毛衫，穿好衣服正欲出

門，一眼瞥見門旁桌上放着林彪一家四口合影照片，近前細瞧，那兩個青年男女空軍正是來招待所見我的人，我疑惑地問小京京，那兩人是誰，小京京快樂地答道：「這是我豆豆姐姐和老虎哥哥。」小京京的直白令我再無懷疑。問他們叫什麼名字，小京京說豆豆叫立衡，老虎叫立果，我的心震驚的突突猛跳。

冷靜後，感到自己亂闖撞開了人家不願讓我知道的秘密，心中忐忑不安，忙拉着小京京出門。

進入餐廳，胡敏問小京京：「你帶姐姐到哪去了？」

京京天真爛漫地說：「我領姐姐到你房間脫衣服去了！」

胡敏迅即抬眼看我，正碰上我想迴避的眼光。自此，我們雙方都明白了那個已不存在的身分秘密。胡敏以後說過：「張寧很聰明，她始終不捅穿這個秘密。」我正是藉此在以後的反抗中保護自己。

晚上回到招待所問老朱：「這幾天為什麼那麼多人來看我？你認識嗎？」老朱推說不認識。我告訴他有兩個是林彪的兒女，老朱顯得很驚訝，當得知我知曉的經過後，竟驚慌的叫我不要亂說，他也什麼都沒聽到。那時的政治空氣嚴酷壓抑，上層人物家庭情況也屬政治機密，不該知道的事讓人知道，如果再加以議論，不謹慎小心出差錯，就是政治罪名。所以人們對上層種種不願公開的秘密都小心迴避，以免惹上政治麻煩。

一夜的失眠換來許多疑問迷惑。

第二天上午外出想買點北京特產回去贈送親友，剛走到大柵欄，背後遠遠有人高喊「張寧，請等一下。」扭頭看，是位不認識的陸軍軍官（「林辦」秘書老郭），在他後面緩緩行駛一輛黑色伏爾加。我停足望着他，心想這人怎麼冒冒失失當街亂喊人，又是個不認識的，真莫名其妙！

那人氣喘噓噓跑到面前說：「請你等一等，有人找你。」

我問誰找我，那人不回答，扭頭往後看，我順他視線望去，心下驚突一跳，見林立果正從車上下來，手扶着車門望着我，好像等待我答復，見我點頭，大步向我走來。

當時我只覺得慌促不安，從不認識他，他幹嘛老來找我？要是一般男性，我會立即敏感他想追求我，我會立即還以「顏色」對付他。但他的身分不尋常，他父母頭上的「光環」令我不敢把他的行為往歪處想，但不敢，精神上還感到一種莫名的壓抑。

林立果陪伴我走出一段路，雙方都默默無語。最後林立果開了口，問：「你今天下午要走？」我點點頭。

「這麼快就走，不多住幾天？」

我心想多住幾天幹什麼？走與留又不是我能決定的。心裏這麼想嘴上又懶得說，便不吭聲。

「你以後再來北京，歡迎你來玩。」林立果說。

我心想，找你玩什麼，我又不認識你，還是不做聲。

林立果問：「你好像很憂鬱，怎麼了？」

我內心真有點生氣，什麼怎麼了，你又不介紹自己，又叫我以後來玩，有這麼交朋友的嘛，簡直莫名其妙，又不出聲。

林立果見我老是沉默不回答，猶豫一下，停足握住我手說道：「你走，我就不送了。」

我點點頭仍然無任何言語，林立果很難堪的道聲「再見」，匆匆跑向車子走了。我望着車子開走，那種莫名其妙壓抑感頓然消失了。

事後知道，林立果此次瞞着葉羣，帶上最心腹可靠的郭秘書來送行，意思是想與我建立聯繫。

但他是個不擅說詞不懂戀愛經驗的人，他疏忽了一點，任何人都不會與一個身分不明的人交朋友，雖然我知道他身分，但在感情上對他根本「不來電」。

我回到南京，向政委做例行匯報，許多不理解的事請他做解釋，他聽說林彪兒女也來看我，吃驚不小，但他也估摸不透甚麼意思，囑我不可「亂說」。我一貫不喜歡多事，見得大首長多了再見個林彪兒女也不必大驚小怪，我在團裏的地位本來就特殊，犯不着說這些事再讓大家議論我。這件事一直沒向其他人提起，不久便忘淡了。

蟒與異夢

南京的春天很美，自然環境配上綠化建設，有「東方綠珠」之稱。

紫金山一年四季鬱鬱葱葱，山腳下有梅花山，白、黃、粉、紫四色梅花盛開，兼有十幾種其他花樹，每逢春夏兩季，紫金山腳就像籠罩着瑰麗的彩霞。

梅花山東方高坡上是我的母校「衛崗小學」，一九六四年解散，軍區各機關搶要這座大院，許世友做了主：「司政後機關是打仗的，住這座『大觀園』不像樣子。我看呀，給歌舞團吧，吹拉彈唱蹦蹦跳跳。關起門來自成一統！」司令員表態，軍區直屬三團一隊：歌舞團、話劇團、歌劇團、軍樂隊全搬進了衛崗大院

這下可便宜了我，真成了名副其實的「家門口當兵」，騎自行車兩分鐘就到家。我把兒時與百姓家孩子玩時學到的氣象預測經驗告訴同事們：紫金山「戴帽子」就要下雨。當地農民把清晨雲霧罩山頭說成「戴帽子」，下午準下雨。紫金山上什麼地方好玩，哪裏蘑菇多，哪條山澗有魚蝦，我

都告訴一些有小家庭的老演員，讓他們得點不花錢的副食品。

已是五月初，大院裏幾處花圃盛開着玫瑰和月季。蜜蜂、蝴蝶和女演員們搶花，蜜蜂蝴蝶採花粉，我們忙着摘好花。每個女演員牀頭桌上都養着鮮花，一進屋香氣撲鼻，那正是我們花一般的年齡，少女們的體香與鮮花香自然融合一起，是一種非常醉人的芳香。那個時代我們沒有人爲修飾，口紅脂粉是舞台上用的，生活中不敢沾化妝品，那是「資產階級奢侈品」，誰要是穿件花襯衣或質地好點的便衣，那就等着開會做檢討吧，挖「蛻化變質」苗頭。所以，我們只能靠自身美和大自然美來享受人生樂趣。

這一段時期，我又發起無名高熱，每天近四十度，醫院各項化驗檢查都正常，吃藥打針不降溫。幾天吃不下飯，只以少量水果維持，精神卻非常好。

這個病不是第一次發作，說到起因，有段不可思議的故事。

一九六六年初，我隨軍區「社教運動工作隊」赴安徽大別山，演員們分散到村民家食宿，我與兩位軍醫、護士住在半山腰一座農舍裏。六月一天傍晚，我獨自走山路，遇見一條黑色白鱗大鱗，頭與尾隱在路兩邊深草中，茫茫暮色裏，以爲是根朽樹攔路，及至跟前駭然看清是條巨鱗，嚇得我想跑不敢跑，前是上坡，後是下坡，驚動了它，不論上跑下跑都跑不過它，如果是條惡鱗，後果不堪設想。急抬頭四望，遠處有農民蹲在屋檐下吃飯，忙向他們打手勢，指着腳底下，可是低頭一看，巨鱗已無影無踪，幾秒鐘竟悄無聲息消失不見。我慌忙向坡上奔跑，迎面趕來兩個拿着斧頭釘耙的農民，問怎麼回事，我說被一條大鱗攔住路了，他們不相信地說：「我們這山裏從來沒見過鱗，毒蛇倒不少。」

遇鱗後不到兩天，我突發高燒四十多度，吃不下任何東西，光吐，最後連膽汁也吐不出來了。

附近的部隊醫療設備檢查不出發病原因，雖沒有感冒和食物中毒現象，兩個醫生護士還是給我吃藥打針，一個多星期過去，仍不見高燒減退，神志卻非常清醒，她們倆很覺奇怪，對我說道：「你這是什麼病，這麼古怪。」

領導怕我發生意外，聯繫野戰醫院，備好車準備第二天一大早送我去急診，因路遠，車上還備了急救藥品預防路上出事。

清晨，護士替我量體溫，拔出口表一看，驚訝地喊道：「哎呀！你退燒了，完全正常，你這人生的什麼怪病？」

房東老鄉煮稀粥給我喝，說大病初癒的人不能吃硬飯。稀粥只喝了幾口，我不覺得餓。

看看錶，上午九點多鐘，衆人見我已好，都去參加勞動，留我一人在家。我拿起洗臉用具出屋向山裏小溪走去，想好好清洗一下一個星期未洗的髒臉。

樹上蟬鳴鳥叫，蘭草花的幽香沁人肺腑，天氣晴朗，山裏的清新空氣令人非常舒爽。蹲在小溪邊仔仔細細地洗漱完畢，正想拿上東西起身，突見水裏翻捲着大大小小無數條水蛇，小溪水清見底，鵝卵石粒粒清晰，怎麼剛才洗臉時沒見到這麼多蛇？瞬間從哪冒出這許多蛇？我忙揉揉眼，從水裏直搜索到溪邊草叢，草叢中也那麼多蛇！腳邊草叢裏也是！嚇得我失手丟下手中毛巾就跑。

跑出十幾步，氣虛目眩，雙腿發軟跌坐田坎上，心有餘悸地四處張望，田地裏也那麼多蛇！一團團攪纏在一起，在我四周圍成一個圈，我竟是跌坐在蛇陣裏，嚇得我驚喊不已，身子軟得動彈不得。

一個路過的農民聞聲跑上前問我怎麼回事，我指着地上大喊：「蛇！蛇！你看那麼多蛇！」他四處望望說：「哪裏有蛇！我怎麼看不見？」

我疑惑地望着他，他的神情不像是騙我，難道是我神志不清，看看天空，鳥兒在飛；望望樹，風吹枝葉搖拽；鼻子聞到花香；耳裏聽到蟬鳴鳥叫；再看看四周地上，仍是那麼多蛇！我這是怎麼回事？！

那個農民想幫忙扶我站起來，我擺擺手自己支撐着站起來，一步一回頭地走回屋，見那農民還愣愣地看着我。我真納悶：我們兩個到底哪個不正常？直到現在，回憶見蛇一事仍那麼清晰。

眼下這個無名高燒病症與山裏發作的那一次一模一樣，當年在山裏醫療條件不好，現在南京軍區總醫院內外科主治大夫也檢查不出病因。醫院正缺牀位，見我神志無異狀，就先開了一張住院通知單，在團裏休息等候牀位。

有一件怪事與當年發病前一樣，又看見巨蟒，不過不是在現實，而是在夢中，不止一次的見到。巨蟒非常大，能飛，不論我上天入地的奔逃，都擺脫不了它的捲纏，血盆大口尖牙利齒舌蕊刮到臉上，非常恐怖，有時張嘴咬我，卻一點不痛，也不見傷痕。我常在恐怖中驚醒。同宿舍女友問我：「你碰到什麼事了？老做惡夢。」我覺得奇怪，大別山遇蟒一事早忘了，怎麼這條蟒在我夢中出現？

在這些連續不斷的惡夢中，有兩次被巨蟒追到一個大湖邊，遙望湖心烟波飄渺中有座小島，意念裏天涯海角只有這座小島能救我，可是沒有船隻上去，眼見大蟒追上盤住我，恐怖無助中望着小島嚎啕大哭，一直哭到醒。

林立果「偷」我第二次進京

五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卧病在牀，陳副政委突然進門，我感到很意外，副政委一向不大到女演員宿舍，今天怎麼想到來看望我。

他走到牀邊問：「你覺得好些嗎？」

病了十多天，天天如此，沒甚麼好與不好之分，我說：「高燒老是不退，等醫院牀位通知，住院再全面檢查一下。」

副政委卻說：「團裏決定派你去執行任務，馬上收拾一下走吧。」

我吃驚地看着他，心想他原來不是來關心探望我。瞧他那一臉冷漠，我心中委屈的真想哭，領導做事太不講情理，便說道：「我病成這樣，怎麼執行任務？」見他不回話，又怨道：「什麼任務一定要我去執行？不去！你們換人吧。」

副政委這才說道：「我做不了主，你去跟政委說吧。」

「你替我向政委說說不行嗎？」

「你的事還是自己向政委說吧，我做不了主。」副政委再次強調。

我覺得他有點反常，幾句話都不肯帶，還說是我自己的事，我執行任務是為公家辦事，怎麼是我自己的事？便再次問他：「到哪執行任務？非要我去嗎？」

副政委說：「我們不清楚，你見到政委就知道。」說罷出門。

我坐牀上哭開了，心想全團那麼多人為什麼偏要我這個病人出差！

我的朋友小李買到一隻新上市的西瓜推門進來，見我哭，驚問何事，知道情況後氣憤大罵：

「領導還把你當人嗎?!病成這樣還逼你出差，講不講理！找領導評理去！」

一句話點醒我，忙爬下牀穿衣服。多少天食欲不振，身子軟的雙腿直打顫，由小李扶着出了門。

團部的政委辦公室空着，從另一房間裏走出人保幹事老羅，他告訴我是去北京執行任務，政委已先走，門口有車等着接我。

「我生病不能出差，你轉告政委，我不去。」

我有氣無力地說完，便想回宿舍。

「政委知道你生病。組織上決定的事情我做不了主。現在到哪去找政委？你還是先上車，見到政委再說。」老羅着急無奈地說。

小李衝着老羅發火：「政委躲着不見人，明知張寧病成這樣，還要她出差，還把她當人待嗎！」

老羅急忙解釋：「你可別對着我來，我只是執行命令在這裏等張寧。」

小李拉住我說：「不去！我們回去！」我暈暈糊糊地跟着小李往回走，老羅急得嚷嚷：「喂，喂，你不去也得當面向政委講明啊……」

副政委走來，見狀對我說：「我陪你去整理行裝，有什麼想法見到政委再說吧。」又命令小李：「你回去！」小李執拗着不肯，憋氣又無奈地說：「我也去送她！」副政委嚴肅地望着他，小李覺得再堅持也達不到目的地，氣得只得掉頭走了。

我默默的隨副政委回宿舍拿了兩件換洗衣服，一個牙具袋，往挎包裏一塞，副政委問就帶這麼點東西？我望着他點點頭，他已成了「雙影」，我頭暈極了，跟隨他走到大院門外。

一輛黑色伏爾加停在路邊，門打開，從裏面走出胡敏的吳秘書，我懵懵地看着他，問：「你怎麼來了？」我一時還不能清醒的想到我「執行任務」與他們有什麼關係。

吳秘書微笑地朝我點點頭，並不回答我，伸手與副政委握手客氣道：「請回吧，我送她去。」車子駛進南京空軍司令部大院，並不是我想像中的火車站。車子停在空司招待所門前，吳秘書領我走上二樓，在一間貴賓房裏，胡敏正與我團政委聊天，我心中一驚：胡主任怎麼也來了？政委怎麼跟她在一起？我執行任務與胡敏有關？我的腦子真被高燒燒糊塗了，像一盆漿糊。

胡敏見我進門後一直木楞楞的，便立起身拉我坐她身旁問道：「聽說你身體不大好？」我點點頭。

政委笑呵呵地大聲說：「這孩子，這麼大了不懂禮貌，見了胡阿姨還不問個好。」

我低聲問候：「胡主任好。」實在沒有底氣大聲說話，胡敏笑嘻嘻端詳我，說：「還好，氣色不錯，就是瘦了點。」

我問政委：「執行什麼任務呀，非要我去？不好叫別人去嗎？」

政委答非所問地道：「北京醫療條件不比南京差，你不用擔心。」

胡敏關切地接口道：「到了北京先看病，工作的事先不談。」轉身叫住一個剛進屋的護士，讓她領我到臥室裏打一針丙種球蛋白，說：「先打一針增加抵抗力，到北京找好醫生替你查一查。」

正說着，門外傳來一陣哈哈笑聲，聽到吳秘書在門口迎着問候：「蔣主任來啦。」

進門的正是省革委會蔣副主任，胡敏起身向他介紹我，蔣副主任打斷道：「不用介紹，我熟悉她，她那麼小的時候（用手比劃到腰際）我就見過，喊我叔叔呢。她爸爸媽媽我都熟悉，都是老同志。」

胡敏說：「小張對自己身體有顧慮，不想去。」

蔣副主任笑道：「怕什麼？小張，你胡阿姨過去是醫生，北京條件比南京好，還怕治不好你的病？放心去。」

我被他們說得不去不行，一般組織上決定了的事個人是改變不了的。我就這麼突然走了，不知情的媽媽一定會着急，我便要求回家通知母親。

政委說時間來不及了，由他去事後通知。政委夫婦與我母親熟悉，我便不再堅持親自回去見媽媽，蔣副主任也打保票說：「我打電話告訴她。你怕你媽媽不放心呀？你媽媽是個爽快人，年輕的時候可有模樣，你像你媽媽。」

胡敏感興趣地問道：「你見過她媽媽年輕的時候？」

蔣副主任說：「我們很熟，山東人，大個子，年輕的時候可漂亮。」又問我：「你還記得不？」

在我記憶中，媽媽年輕的時候很好看，我常乘媽媽不在家時，偷拿她的脂粉塗擦臉上，想跟媽媽一樣好看。我那時候還小，不知道媽媽的膚色是自然色，以為是那些擺樣子的化妝品起的作用，所以我常常在化了妝後挨保姆的罵「看你這個小臉，抹得像猴子屁股！」

胡敏抬腕看表，說時間不早了，便起身向大家告別，帶上我坐車向機場駛去。

那時南京只有東郊軍用機場，一架專機停着等候我們。上機後，胡敏下令起飛。我出國訪問演出坐過不少次飛機，坐專機是第一次。常聽說許伯伯、田阿姨（許世友夫婦）坐專機上北京、上海等地開會，常識知道坐專機是為安全，其次以為很享受，此番自己坐上，滋味平平，比不上坐國際航班那麼舒適享受。小飛機噪音挺大，頭痛欲裂，到達北京，體溫從原來的三十九度九上升到四十

度二，胡敏立即送我住進解放軍三零一總醫院。

以後我才知道，這次來京是林立果央求胡敏幫忙，瞞着葉羣把我從南京「偷」到北京的。自從我回到南京以後，各地送來的姑娘都被林立果拒絕退掉，並計劃瞞着葉羣獨自上南京找我。事不隱密，被葉羣知道，說林立果：「張寧這個人你動不得，她家與許世友有關係，她又是個出名的人，動了她，讓田甫（許夫人）知道，田甫正愁抓不住你呢，你倒自己送上門去，當心許和尚把你扣在南京！」

許家有幾個女兒，其中一個當飛行員，與林立果熟悉，對林立果印象不錯，人長大了很自然涉及婚戀問題，各人考慮的因素和擇偶標準不同，產生一些誤解不愉快，林立果就老躲着這位女公子。葉羣抓住這件事把不了解情況的許世友夫婦抬出來阻嚇林立果到南京去。

葉羣一番話把林立果鎮住了。但林立果仍不甘心，跑去求胡敏，他認為王政委和蔣副主任是胡敏的熟人，老部下，王政委又與我母親熟悉，通過這條熱線一定能做通我的工作達到他的目的。胡敏很同情他，覺得應該讓孩子們自由戀愛，再挑選下去影響實在不好，但又顧慮葉羣知道後一定會怪罪自己，怎麼辦？兩難哪。

林立果出主意，請胡敏先把我偷偷調來，在總後範圍內生活學習，給雙方一段培養感情的空間，如果成功了，說起來還是胡敏老部下介紹的，避開討人嫌的「選美」話題，名正言順地算個自由戀愛。「選美」這件事在胡敏和林立果思想認識上都是塊難以啓齒心病。

林立果的一再懇求，胡敏的心軟，我就這樣被「偷」來北京。

可是事情很快洩漏出去，風聲傳到葉羣耳裏，胡敏不敢再隱瞞，據實相告，葉羣大怒之下責罵林立果：「你眼中還有我這個媽媽嗎？一個張寧就把你迷得忘了娘！你的翅膀硬啦，敢自己做主叫胡

敏替你辦事！不把我放眼裏啦！」

林立果被責罵的羞憤不已，抬出林彪，說：「你不要對着我叫，有本事找首長去，是首長點頭同意的。」

原來，林立果把我弄來北京後，心想葉羣遲早會知道，這事是自己求胡敏的，不能讓胡敏擔責任爲自己受過，便採取補救措施，向林彪吐露真情。林彪認爲兒子選擇到一個理想戀人是件好事，自由戀愛是兒女們自己的事，他卻一點不知我第一次來的情況及整件事的背景，表態支持了兒子。葉羣被林立果一激，盛怒之下不及思索，跑去找林彪算賬。林彪正坐在客廳閉目養神，葉羣衝進去指着林彪破口大罵：「你這個摘桃派！我辛辛苦苦一場全沒撈個好，你倒取乖討巧來現成的！」

林彪愣愣地睜開眼瞪着葉羣，問：「你說什麼？」他沒聽明白。

葉羣見狀以爲林彪裝糊塗，更控制不住地嚷嚷道：「你幹的好事！還裝不知道，你是個摘桃派！」

林彪此刻已清醒，喝問：「什麼摘桃派？！」

「女人！摘女人的摘桃派！」葉羣提高嗓門重複道。

林彪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被葉羣辱罵，怒火中燒，「啪」的一聲，葉羣臉上挨了重重一記耳光，葉羣立時撒潑大哭，嘴裏不停的罵：「你打我！爲了一個女人打我！你欺負我。你這個摘桃派！我辛苦你來揀便宜……。」

林彪氣極大罵：「你無理取鬧，你這個壞婆娘，我跟你離婚！」氣得雙手發抖，氣喘噓噓。林立果未料到爲了我，竟讓父母鬧到這一步，悄悄地走了。

葉羣見林彪真動了氣，自己這把嫉忌之火發錯了對象，正哭哭泣泣不知如何收場下台階，張秘書進門見狀上前勸止。豈料葉羣這個人見好不說好，事後反忌張秘書見了她的醜，不久便將張秘書調離「林辦」。

事情既已公開攤牌，葉羣知道不好再公開反對，否則林彪面前不好交代，又失去了兒子的心，轉而指示胡敏把我留住醫院做全面檢查，希望從中找出毛病，再做打算。葉羣從丈夫和兒子那裏受到的氣，全集中到我身上，她說過「人長的太美不吉祥」，從此，她由嫌我轉為忌恨我。

檢查身體

三零一醫院是全國規模最大、技術與設備最齊全的陸軍總醫院。我住進內二科，為我主治的醫生姓李，是內科技術水平很高的青年醫生。

各項化驗檢查都很正常，查不出高燒病源。李醫生與各科醫生會診，研究我家庭成員及本人病史，都健康。他們曾經收治好幾個患無名高燒的病人，病程發展從高燒昏迷直到死亡，而我持續高燒卻神志正常，內臟器官完好無損，李醫生一時下不了診斷，坦承地告訴我：「你這病我頭一次見到。」李醫生為查找病源，停了我近半個多月一直用着的退燒抗菌素藥品，改用無副作用的中藥，觀察病情變化。經過大劑量服食中藥，三天後，體溫恢復正常。我很想知道自己的病因，李醫生很坦白地說：「我們沒有找出病因，看來還是病毒感染。」這兩次高燒以後，直至現在，我再也沒有發過無名高熱，可是我的血型卻由「O」型變成了「B」型，這是十年以後才發現的，到現在我也不清楚是那兩次高燒的原因還是因為林彪事件前後長達六年的精神折磨造成的。

身體恢復了健康，便想早日出院完成工作任務返回南京。豈料上面又下達體檢命令，要求各科更詳細地檢查，院方不厭其煩地將我從頭再來一遍。不服從命令不准出院，我心裏挺納悶，這不是無來由地折騰人麼。

胸透時醫生叫我脫掉毛衣，我不情願地問醫生：「過去胸透都不脫衣服，爲什麼這次要脫？」醫生嘴裏像含着一粒糖，含糊應道：「脫掉衣服清楚點。」

脫掉毛衣，醫生還叫脫，直脫到全身只剩下背心內褲，再不能脫了，心裏又羞又氣，苦着個臉。透視剛完，忙扯衣服要穿。燈亮了，醫生制止我穿衣。圍着我前後左右看，我盯牢他們，心裏很緊張，戒警惕惕着。

他們不但前後左右看，還上下瞧，我想他們在我身上找什麼？一名醫生對另一位醫生說：「皮膚光潔無斑痕」，說完又伸手在我大腿上擦拭一下：「皮膚彈性好。」另一名醫生做着筆錄。突然，醫生做了個怪動作，抬起我胳膊低頭看腋下，說「正常」，大概是看我有沒有腋臭，這種距離，這種姿式，如果有腋臭是可以聞到的，還看什麼，反把我嚇一跳。

與衆不同地檢查方式，令我感覺到異常，又感受到一種羞辱，就像一個人體標本赤裸裸坦露在別人面前，什麼了不起的任務需要如此「修理」我，心中不由得非常氣惱，拒絕再檢查下去。李醫生很同情我，覺得各科不必要再重複檢查，他也納悶不理解，感到我是個異乎尋常的人。胡敏終於露面做我工作，說不檢查完便不能出院執行任務，不完成任務就回不了南京。這一着很靈，我服從。院方醫護人員都猜測我是副總長家的親戚，故如此關心。

各科檢查都請了專家，婦科原想請知名專家林巧稚教授，又怕驚動面太大，請了本院的專家檢查完畢，邊做記錄邊對胡敏說：「都正常，生育沒有問題。」什麼生育？我還沒結婚呢，她說的話

我完全聽不懂，與我執行任務風馬牛不相及，怪怪的。我望着她們，不好意思地垂下頭。全面體檢從頭頂查到腳趾，無一漏處，除了左眼有點輕微的散光近視，葉羣再挑不出任何毛病。我終於獲准出院。

與林立果重逢

從醫院出來令我深感意外地住進了胡敏家，整日好茶好飯地享用，就是沒有人答理我要求執行任務的請求。小京京與我作伴，可樂癲了她，常要我跳舞給她看，她成了我排除寂寞的唯一小觀眾，我成了她一個人的，不准任何人分享。

一天晚上，我和小京京隨胡敏到總後禮堂看雜技團演出，進去時演出已經開始，中間座位留四個空位，胡敏叫我坐進去，我想讓小京京在一起坐，胡敏已將她帶到後面入座。當我回頭張望她們時，發現林立衡和林立果在一羣人的簇擁下向我走來，我以為他們碰巧也來看演出。

林立衡與一位英俊挺拔的青年軍官由王老太太陪同，走向前排落座，後來知道那位軍官姓王，是葉羣為林立衡指定的，據說葉羣特別喜歡他，但他在下部隊體驗生活時感染上肝炎，落選退回去了。

正當我觀望林立衡時，身旁空位上有人落座，側臉一看，頓時緊張起來，林立果不但緊挨着我入座，手臂還有意與我胳膊緊挨一起，正歪着頭含蓄地望着我微笑。

不知為什麼，見到他我就渾身不自在。那時的教育正兒八經，雖搞文藝工作，性格上並不活潑，有人評價我「光漂亮不風流」，更有許多異性覺得我身上一種緘靜的氣質不可冒犯。在我心目

中，從一開始就把林立果當成一個神聖家庭裏的一員，除了令人崇拜的光環以外，再沒想到其他方面，男女嫁娶之事是民間俗事，他們只代表極權和政治。還有一個我當時並未意識到的潛意識，那就是他的形象並不足夠吸引我，雖然他的相貌並不醜，身材也很魁梧，但以我訓練有素的文藝眼光看上去，他離我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形象還相差得遠。所以，林立果對我的感情流露，我一直擱淺不入「港」。

看演出時，眼角餘光見林立果根本不看舞台上，一直側臉望住我，回望他一眼，他的表情很溫和，雖然有些不好意思，卻不迴避灼人的目光。我倆都不說話，也不相互問好，他大概還認為自己的身分保密，而我因為他一直不主動介紹自己，讓我感到他是個高高在上的人，犯不着我去問候他。

沉默了很久，他忍不住藉題輕聲說話了，問我：「你看字幕上寫的什麼，唸給我聽聽。」字幕上正打出一行字「請×××到後台找我」。

我瞄了一眼就唸道「請×××到後台找找」，沒看清「我」字頭上那一撇。

林立果笑道：「你戴上眼鏡再看看。」

掏出眼鏡帶上再看，才明白林立果為什麼笑，忍不住也低頭笑起來，他見我笑，高興地說：「你戴眼鏡也很好看。」一聽到年輕異性讚美我的容貌，就會產生戒防心理，忙低下頭。我這種心態並不正常，小時候常聽大人的讚美，還不覺得怎樣，長大以後，出街常被圍觀，水果攤子被擠翻了沒人去撿水果，男女老少的神情都一樣；進飯館吃飯，人們停筷不吃只顧看我；騎自行車的人看我不看路，撞跌成堆。上街對我精神上是個負擔，天稍涼點我就把口罩帶上了，為的是遮臉。星期天我總是往家裏去，非上街不可就一定帶上兩個弟弟，他們成了我的小保鏢。有人批評我太清高，見了面都不理睬人，我真冤枉，由於心理壓力大，養成了低頭走路習慣，人到面前自然看不

見。我的家教很傳統，除了戀友，異性的目光都被我認為是對我人格上的褻瀆。

間幕休息十五分鐘，胡敏來請我們到休息室喝茶。林立衡與胡敏聊天，林立果坐我身旁目不斜視再不看我。我鬆了口氣，抬起頭來仰一仰酸了的脖子，見正前方有大方鏡，林立果和我都映在鏡子裏，林立果直視鏡中的我，怪不得他不再扭頭看我。發現了他的秘密，我顧不得脖子酸，忙又垂下頭。林立果動了動身子，顯然是不好意思。林立衡笑着替弟弟解圍：「胡主任，時候不早了，我們走了。」我隨胡敏送他們到禮堂門口，看着他們上車離開。

看完演出，胡敏不提剛才的事；我也不問。胡敏以為我緘默有心計，其實我根本沒往心裏去，我認為他們是來看演出的，巧遇而已。我團很多演員了解我的性格，待人接物單純不存雜念，所以儘管有少數演員出於嫉妒想各種歪點子整我，卻沒有市場達不到目的，因為同輩和老輩的多數演員們都很關愛呵護我。

「首長俱樂部」

我來北京的事既已在林彪面前公開，葉羣不好再阻攔不讓林彪見，林彪也想看看老虎看中的對象到底是啥樣，為什麼葉羣要極力反對，林彪開了口，葉羣立即布置。

一天夜裏，我睡得正香，胡敏進來推醒我，要帶我和小京京上首長俱樂部去玩。我睜勁正大不想去，胡敏說機會難得，勾起我好奇心，常聽人說中共首長夜裏工作，看看他們夜裏怎樣玩確實機會難得，我馬上起身穿衣隨她出門上車。胡敏交代說：「那裏首長多，如果見到首長要有禮貌。」長安街上夜深人靜，我不熟悉北京的道路，坐車裏打着瞌睡。車子進了一條小巷，兩邊青磚圍

牆很高，我心裏奇怪北京城裏怎麼有監獄？南京城裏的老虎橋監獄和娃娃橋監獄外型上都是這樣的。車子在一扇大鐵門前停下，鐵門啓開走出兩名武裝戰士，往車裏面看看便揮手叫開進去。

院內一片黑暗，靜悄悄的一點不熱鬧，我心想這哪像首長俱樂部。黑暗中匆匆走來一位中年軍人，客氣地問胡敏並引領我們走進一個小院門，我猜想他一定是俱樂部主任或管理員之類的身分。小院左邊長廊裏停着一排轎車，我心想首長來的還真不少。見胡敏謹慎小心的神態和小京京乖巧不嘻鬧的樣子，我想裏面的首長一定夠大的了，是哪幾位呢？萬一遇上了，我該怎麼辦？舉目四望，按慣例司機和警衛員在這種場合下應該守在車子周圍的，怎麼連鬼影子也不見？都去玩了？大概吃夜宵去了。我獨自亂猜着隨他們走近一座大平房。門裏迎出一個瘦高個子中年軍人，向胡敏點頭說：「你們來啦，請先坐坐休息一下，我去通報。」又對領我們來的中年軍人說：「這裏沒你的事了。」那人立即返身消失在黑暗中。

進門是間小客廳，很小，紅沙發紅地毯，看不見門，通向裏面的空間掛上一條落地紅絲絨帷幔。兩名青年軍人送茶水進來，放下茶杯就退出去，一切都靜悄悄的進行，誰也不說話。

隔不一會，瘦軍人出來請我們進去。裏面是一條燈光幽暗鋪着紅地毯的長廊，兩邊的幾個門都關着，聽不見裏面有什麼動靜。轉一個彎走進一間大客廳。陳設都是綠色的，中間放一張乒乓球桌。瘦軍人引我們入座，又有軍人端上茶水，胡敏示意我喝茶，她從進了這個院子就變了個人似的，神情肅穆，哪像來玩的樣子。我望着乒乓球桌，很想叫小京京跟我一起打球，但看小京京那神色，胡敏不發話她是不敢動的。

瘦軍人又走進來附在胡敏耳邊嘀咕了幾句，胡敏笑着叫我和小京京「你們可以打球玩玩。」小京京高興地蹦起來，跑向桌邊抓起球拍叫道：「姐姐快來！我給你幾個抽球，你接得住嗎？」我起

身應道：「不定誰抽誰呢，讓你幾球。」走向桌邊抓住球拍佔了門口的位置。到北京半個多月了，整天無所事事，又不准往外寫信、走訪親友，簡直把我悶的夠嗆，此番左右開弓真玩的痛快。在團裏每天晚飯後都去搶球桌，那時的娛樂活動極有限，除了八個樣板戲什麼也沒有，一個球桌便成了大家茶餘飯後消遣的寄託，排着隊打球等的挺着急，這下可好，可以暢快地打了。

正玩得高興，瘦軍人又從外面進來向胡敏耳語，胡敏說我：「看你熱的，把軍裝脫了。」我脫掉軍裝，裏面是件黑色緊身衫，繼續打球。京京抽脫一球往我身後門外滾去，我立即返身撿球，見門外黑影裏站着兩個人，前面一人的輪廓好像林彪，我以為他正好經過這裏，他不主動露面，我也不便上前驚動他，便裝做沒看見，撿起球跑回桌旁。

瘦軍人又進來向胡敏耳語，胡敏叫我跟小京京換個位子，我心想又沒人排隊打比分，換什麼位子，但小京京已跑向我，我也就換到她的位置，面向門口繼續打起來。

瘦軍人又進來與胡敏說話，胡敏便叫我們過來休息喝茶。我心想，真沒意思，這瘦軍人老進來幹什麼，胡敏怎麼老聽他的，這首長俱樂部規矩也真大，早知這樣不來玩了。

我挨着胡敏坐下，拿起小毛巾擦汗，一名軍人送進來兩大盒貝殼做的毛澤東紀念章。當時社會上盛行收集毛澤東紀念章，式樣品種繁多，後來越做越大跟個大海碗似的，胸前不能掛，擺到桌子上釘在牆上看。貝殼做的紀念章頭一次看到，真想胡敏開口要幾個來送我。胡敏介紹說：「這些貝殼像章是海島上戰士們送來的，做一個磨半天，很費功夫，聽她口氣沒指望，便逐一欣賞起來。」

正看着，一名軍人雙手摺着一盞檯燈走近我身旁為我照亮，我抬頭看他一副尷尬樣子，心裏挺過意不去，大廳燈挺亮的還要人當檯燈架子，這分「禮遇」我很不習慣。還未等我全看完，瘦軍人又進來對胡敏說：「好了，今天就到這兒吧。」胡敏即刻起身叫我和小京京穿好衣服出門回家，我

真奇怪，這算玩啊？早知俱樂部這個樣，不如在家睡覺。

以後我才知道，所謂的「首長俱樂部」就是毛家灣，領我們進小院的是外勤警衛處長老劉，瘦軍人就是內勤警衛處長兼林彪貼身警衛老李。

當天夜裏我走進大廳以後，幾扇窗戶外面站滿了林家和「林辦」的人，葉羣個頭矮，踮着腳很吃力，命人搬來一張小櫈墊在腳下，聚精會神之中忘了腳下是隻櫈子，移腳踏空從櫈上摔下，幸有工作人員扶住才沒跌地上，忙亂中發出一陣響動，葉羣怕我聽見急制止人們出聲，又嫌燈光不夠亮，命李秘書充當「燈柱」，林彪一直隱在門口黑影裏。以往林彪和葉羣曾公開見過幾個女孩子，此次看我搞得這樣神秘，是因為葉羣顧慮我與許世友家的關係，擔心我知情後惹出節外生枝的事，所以對待我不同於其他女孩，安排上格外小心。

林彪看過後連說：「不錯、不錯、很好。」他一表態，我便成了林家內定的對象。

抗命

胡敏老是不提執行任務的事，對我的催促也盡量迴避，我莫名其妙地住在邱家，心裏越來越不安。一天夜裏，走廊上傳來腳步聲，那是邱會作的警衛參謀江水，他隨邱會作的作息時間，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平時很少看到他們，今夜回來的早些，老在我門口走動，好像有什麼事。隨着日子延長我心中疑問越來越大，邱家工作人員都迴避我，今夜江水出現反常，我忍不住穿衣起牀開門問他：「你有什麼事嗎？」

他停步望向我躊躇不前，我更確信他有話想對我講，便請他進屋來。他走進屋審視我好一會，

我很焦急，因為深夜一個男性進屋，被人撞見說不清楚，催他有話快說。

他問我：「你好像不大愉快。」

我不置一詞，心想我愉不愉快幹你什麼事。

他問：「你知道你來北京是幹什麼的嗎？」

我搖頭問道：「你能告訴我嗎？」

他沒頭沒腦地說：「老虎會吃人的。」

我大吃一驚，「老虎」是林立果乳名，我早知道。他指的「老虎」顯然是指林立果。剎時間，前前後後的一切「迷」全部明白了，原來林立果正打我的主意。

心裏震動，又感到江水動機不可捉摸，便問他：「你為什麼要告訴我？」

江水說：「過去邱家也住過幾個女孩子，但她們不像你，她們很高興，我看你不太愉快。你是不想住下去，得趕快想辦法離開。千萬不可讓胡主任知道是我告訴你的。」說罷匆匆離去。

這一夜我失眠了，想很多。當時中國很多女孩（包括我）如果能與林家結為親家，那是很榮耀光彩的美事，不只是地位上的一步登天，政治上的榮譽才是頭等大事，誰不羨慕？

震驚與激動過去後，考慮到許多細節問題：中央首長都有女兒，林立果為什麼不求門當戶對的姻緣？空軍招待所服務員說的「小王」姑娘和江水說的幾個女孩都是什麼人？自己兩次被莫名其妙地弄來北京，從不明確向我介紹林立果身分，也不向我明確表示什麼，卻像軟禁一樣對待我。回想照片被政委藉詞要去，未婚女演員座談會，幾位夫人相面，許多不明身分的男軍人到招待所看我，以及此次高燒下非我不可的「借調」任務，令人感到羞辱的體驗，這一切都讓我感到一種被耍弄欺騙的滋味。

明白了林立果的意圖，這等婚姻大事他不但隱瞞我不尊重我的選擇意識，更不提我的父母家長，兩家地位懸殊更令我敏感到不平等。林立果毫不掩飾誇我好看，那幾個女孩也絕不會是平庸之貌，以美色選擇妻子？思路頓時清楚了，所有的疑問困惑迎刃而解。

心涼了，眼前浮現小時候常見一些阿姨在媽媽面前哭訴丈夫薄情遺棄她們另尋新歡的情景，媽媽曾說過：「一些人進城當了大官，就嫌自己老婆土裏土氣，離了再找小的，沒良心。」又說：「寧願要個討飯的娘，不要當官的爹。」更清楚記得有一次一位叔叔被爸爸叫到家裏來，聽到爸爸在屋子裏罵他：「你要是敢離婚，甩下一窩老少不管，我斃了你！」

我也清楚的記得那些被拋棄的曾是官太太或夫人身分的阿姨，地位一落千丈，失去兒女、家庭後的那種能致人死命的精神沮喪。曾有一位元帥夫人遭遺棄受到形同軟禁般的待遇，我們聊了幾句，她是江南人，小巧玲瓏五官顯出她年輕時的美麗，老來卻如此淒涼，連常人也不如。

想到這一切，深深嘆口氣，自古以來紅顏薄命，不就是「好花能有幾日紅」麼，現在憑藉美貌討得林立果歡心，虛榮能有幾年？人老珠黃被遺棄時，遭人恥笑還在其次，嫁給這種地位的人，一旦失寵，連自由和生命都保不住，我深知自己性格，將來準是一場悲劇。

思路越來越明確堅定：我家庭出身好，社會政治地位也不低；專業條件好，今後憑自己力量立足社會的資本也不薄，總較那沒有基礎的依附權勢自尋煩惱的生活為好。

下一步該怎麼辦、林家可是統治中華大地的第二號家族，得罪了他家，滅頂之災是逃不掉的，我一家老小還得在這土地上生存。既要脫身又不落罪名，辦法不太好想。

有了！藉着他們不願暴露身分這一點，我正好裝糊塗到底，迴旋餘地可能會大點。策略想定了，辦法呢？想起胡敏三番五次勸我多吃養胖些，可能林家嫌我瘦，乾脆鬧絕食吧。

第二天開始，每餐只兩口，好菜根本不動筷子，一連幾天，胡敏急了，說：「你看你弱不經風的樣子，脖子上的青筋都露出來了。」我笑嘻嘻地說：「我一直吃素，向來不多食，吃不下沒辦法呀。」

胡敏是聰明人，幾次「遞話」暗示我，我都打叉或不答理，她很快就明白了。可是林立果要我的決心不變，林彪和葉羣爲我又撕破臉吵架，不容易統一了，林彪又看過點了頭，現在鬧出我不情願，她不好向林家交代啊！

在處理我的問題上，胡敏動了惻隱之心，她從各種利害因素考慮，沒有把我暴露在肉砧上，而是從各方面設法替我圓場解圍，慢慢做思想工作，從她主觀願望上講，她一點不想強逼我。她幾次說過：「你想回去？唉，我做不了主呀，先安心住下吧。」「你要回去的要求，我和你邱伯伯都決定不了，我給你請示上面吧。」

對於我催請執行任務或要求回南京，上面遲遲不做答覆，胡敏唉聲嘆氣，沒法向我做解釋工作，邱會作看在眼里，忍不住開口說話了：「你要好好的吃飯，注意身體，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不知是胡敏做林立果的工作還是林立果自己想通了，事情有一點轉機。當時我並不知道林家不敢向我挑明這層關係是忌憚許世友，他們怕我不情願，跑去向許世友訴說，一旦許世友袒護我，林立果的希望就泡湯了。許世友擁重兵駐守東南，葉羣爲拉攏他的勢力不肯輕易得罪他。我單純的思想恰恰沒想到這一點，認爲誰也不敢反抗林彪，這當然是事實，但婚姻是軟槓子的事，擺不上桌面、拾不上綱，做工作的餘地很大，我偏偏沒想到去求助自己的保護神。

一天晚飯後，林立果突然來了，他想親眼見見我的情緒是否真像胡敏說的那樣。他和我玩牌，爲這場牌局吳秘書湊了不少趣，因爲我一見林立果進客廳就想往臥室退避，胡敏拉住我叫我陪林立

果坐着聊聊天，我說頭痛想休息，吳秘書趕緊從桌上拿起撲克牌，先就擺好位置，催請大家入座。林立果很主動地拿起牌，一邊出牌一邊觀察我臉色，說我臉色蒼白得很，是不是不舒服。我順着他的話再次說自己頭痛想休息，林立果聽後不做聲繼續出牌。誰也不說話，無情無緒。林立果終於忍不住了，將手中牌向桌子上一丟站起身望住我。他盯視我，面無表情。我低頭垂目不再看他。他轉身往門外走去。胡敏和吳秘書送他到車旁，林立果聲調乾巴巴地對胡敏說：「哦，別送了。按原計劃執行吧。」

我心悸地想他會想什麼壞點子整我？愣站在客廳裏望着進門的胡敏，她臉上表情很溫和並沒有怪罪或指責的意思，說道：「你不舒服就早點休息吧。」透着一種無奈和遺憾。

「執行任務」充當樣板

第二天上午我被叫到胡敏辦公室去，她的情緒比昨晚好多了，笑呵呵地，又恢復到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模樣。她向我布置任務：「我們總後勤部要成立一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文革期間所有文藝單位都趕政治時髦，改名叫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借你來北京執行任務就是幫助我們挑選演員。前些時候你身體不好沒跟你說，現在身體好啦，就開始工作吧。」

我聽她這麼一說，頓時高興起來，心裏想：「錯怪她了，自己疑心到哪去了，幸虧沒任性講出口，真羞死人！」不由地臉上發燒。為掩飾窘狀，我說：「胡阿姨，你怎麼不早說？我能完成任務，保證為你們宣傳隊招收到好演員。」

胡敏笑說：「看你高興的，真是個孩子。」正說着，門外走進一位瘦小的女軍人，恭敬地看着

胡敏，隨即眼光停留在我臉上，語露驚訝地「嘩」了一聲道：「好白啊！跟象牙似的。」

胡敏笑道：「第一次看見吧？你剛從外邊進屋，大概是屋內光綫暗了點，顯得臉色白了點，去陽光下看看，粉白着呢。」

胡敏向我介紹這位女軍人是總後門診部護士小梁，湖南人，告訴我：「你們倆一同出差，小梁是護士，路上有個照顧。」

小梁笑嘻嘻地看着我，向胡敏說：「主任放心，我一定照顧好小張。」

胡敏說：「你們倆相互照顧。吳秘書同你們一起出發，工作上聽他安排，明天就出發吧。」又強調道：「你們出差是以軍委辦事組的名義，到了外地，人家會認為你們是中央下來的人，地方的事少過問，執行自己的任務，少管閒事。」

我腦子裏轉了一下，不是總後的工作嗎？怎麼成了軍委？即而又自解：邱部長是副總長、軍委成員，說軍委也沒錯。

第一站到達山西太原市，住進駐軍招待所。當晚召開軍部會議，吳秘書傳達「中央首長」指示，聽內容與胡敏交代我的任務毫不相幹：「我們來太原市是執行政治任務，為國家挑選機要工作人員，條件是男女青年，二十歲到三十歲左右，家庭出身好，政治表現好，形像出眾。執行任務中要注意保密。你們在本地軍管，還望各位首長大力協助。」

吳秘書問我：「你看還有什麼要補充的，你講講吧。」

我正納悶他把任務內容說錯了，聽他招呼我，真想問問清楚怎麼回事，又覺得當着那麼多軍、師級首長的面與他爭執太傷「軍委」的面，就這麼三個人，任務內容還搞不清楚，真讓人笑話，我朝吳秘書搖頭，將疑問悶在心裏。

一位首長發言：「你們早先不是來看過嗎？全市的工廠、學校、機關和文藝單位都看過了，沒挑走一個，這次再看，恐怕也不行。上次你們走後，驚動面很大，來問消息的人不少，以為是招兵的，很多人想當兵，你們走後又沒有個答覆和說法，我們很難做思想工作。」

吳秘書支吾着裝糊塗：「上次？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另外的任務。」他見許多首長流露出以為然的表情，忙又改變口氣說：「我們這次來多有麻煩各位首長，時間緊，幫忙安排看一看，學校和文藝單位做為重點，最多一星期我們就走，拜託各位了。」

吳秘書的口氣簡直就是求人，衆位首長沉默不語，主持會議的龍軍長代表大家表態：「既然是軍委布置的任務，我們執行吧。散會！」

我內心感到一種深深的羞辱，原以為擔着軍委的名義很光榮，人家卻不放在眼裏，吳秘書是為組織工作，為什麼要低聲下氣的求他們？後來我才知道，前一次來太原市的是胡敏和警衛參謀江水等人，副總長夫人親自到太原市選人，驚動面確實不小，可是光響雷不下雨，事後不了了之沒有給效力的官員一點交代，大家很有意見。所以這一次聽說又是選人，衆人都反感。

散會後我認真提醒吳秘書：「胡主任交代我選演員，你怎麼說機要員？講錯了。」

吳秘書打着哈哈說：「你的任務是選演員，我的任務是選機要員，一同出差有個照顧嘛。」我信以為真。

幾天裏看過太原市十幾個單位，恐怕是水土關係，這裏的人都比較黃黑，形像上過不了關，好不容易看中兩個腰腿不錯的女學生，化了妝可以彌補容貌上的不足，我想把她們定下來，吳秘書直搖頭說：「差遠了，是你看人家還是人家看你。」

我一時沒明白他的話意，但聽出他譏諷我，人家圍看我並不影響我執行任務呀，我不高興地

說：「政治上你把關，專業條件我把關，我看不錯，你看不行，那你去挑吧！」

吳秘書見我不理會他的話意，好像生了氣，圓場道：「好，好，下一站到西安，由你挑。」

我埋怨道：「你也太不尊重人，辛辛苦苦選中的人，你搖下頭就算了，再這樣我不幹了。」

小梁一旁捂嘴笑，她一路上從不多話，待人接物很友善，她不做事不發表意見，整天隨我進進出出，我竟沒看出她是專職照顧我的人，我的觀察力差是因為思想太單純，但是小梁確實是一個非常老實安靜的人。

吃罷晚飯，我出去散步，在招待所小樹林中遇上吳秘書。他與我閒聊，自認識他以來，這是一次與他聊天。在他引導下我們談起歷史，我的歷史知識都是從閱讀中得來，比較浮淺，而吳秘書所談，恰是歷史各朝帝王后妃軼事中人物，「楚王愛蜂腰的故事你知道不？」

「知道，楚王愛蜂腰，後宮多餓死。」

吳秘書笑道：「你還會文縷幾句。歷史上美女都苗條，趙飛燕、西施、大喬小喬、陰麗華、張貴妃，就楊貴妃肥了點……」

我停足望住他，心想他好像專門研究過歷史美人。他是個男人，論及此道我便非常敏感不舒服，便藉口天涼回屋去。

小梁不在屋裏。閒着沒事便拿起一本《赤腳醫生手冊》閱讀起來，那時除了政治書籍沒有什麼好書看。過了好一陣仍不見小梁回來，決定去吳秘書房裏去看看，一般情況下她不會去其他地方。

吳秘書住我樓上。上了樓，見他房門虛掩着，傳來他倆說話聲，我穿着布鞋，走路輕巧沒聲音，走近門口正想推門，聽得吳秘書說：「唉，沒一個像張寧的。」小梁笑答：「像她那樣的上哪去找？」幾秒鐘之間的對話恰巧被我聽見，伸出去準備推門的手縮了回來。急急下樓，心裏疑問重

重，爲什麼拿我做樣子？幹革命工作一定要形象條件好？是選機要員和演員嗎？我覺得有點不大對勁。

後來聽說見過我的駐軍首長們曾私下議論：「軍委來的那個姑娘，像她那樣的標準太原市找不到，自己已經有了還來挑什麼。」

總算離開了太原市到了西安市，住進總後西安辦事處招待所，辦事處白主任當時因病住在北京三零一總醫院，他的趙秘書負責接待我們。不知爲什麼，趙秘書初見我便留下好印象。我是第一次到西安，嚮往以久的歷史名城終於置身其中，有一種衝動，很想到處去看看。吳秘書不發話，我一人人生地不熟很難走動，趙秘書便帶我去看附近的大雁塔。我們邊走邊聊。趙秘書一掃在吳秘書面前的謹慎寡言，有問必答，我把心中的疑問向他請教，「吳秘書來過這裏嗎？」

「來過，他和胡主任都來過。」

「他們來幹什麼？」

「跟這次一樣，選人。」

「選什麼人？」

「選像你這樣的人，」

「選多少？」

「只選一個，」

「選一個幹什麼？」

「不清楚。」

「那你沒聽白主任說什麼嗎？」

「他身體不好，也不愛管這種事。」

「什麼事？」

「你自己還不清楚嗎？」

我望住他看了一會，笑了，問他「那你什麼態度？」

「我？我的態度算什麼，他來我接待，他送我。我看你是個聰明的姑娘，心裏應該有數，旁人多說無益。」

僅此一段話，我覺得自己受益匪淺，上層圈子裏還是有不阿諛奉承心存正義的人，這對我精神上是一種無形的支持力量。

我明白了自己的處境，也確定了林立果是以選美形式為自己物色戀人，心中產生極大反感，中國這麼大，美女多的是，越發覺得自己不能跟他沾邊，得想辦法趕快擺脫他。明抗，政治罪名我承受不了，還可能株連整個家庭，今後的路是一條鋼絲路，前途吉凶未卜，心裏極度忐忑不安，「任務」顯然是假的，利用我當模特兒，陷我於不義之舉，不知不覺中參與了選美活動。去坑害別的無辜姑娘我不會幹，雖然政治觀念上我不可能跳出當時的桎梏，但在良心知覺上我不能再幹害人害己的事。

我開始消極抵抗，一再以出差時間太長影響團裏工作為由向吳秘書提出要回南京。

當時我還太幼稚，組織出面的事向來是上下左右串通好了的，就像一張捕鳥的網，疏而不漏，豈是我想當然編造的藉口可以混得過去的。

吳秘書對我的要求置之不理，反而批評我：「你急着回南京幹什麼，歌舞團缺你就不行啦？看，剛出來就想回去，你對執行任務是什麼態度！還早嘛，這才到西安，還要到新疆、成都等地

去，不要不安心嘛。我們可是爲軍委出任務，你在南京的事比這個還重要嗎？」說罷露出不友善的笑容。

我看出他的笑是爲了掩飾他的話鋒，其實他內心對我的表現已很不耐煩，人各有志，矛盾既產生又要掩飾，當然令雙方都不會愉快。但「戲」還得唱下去，吳秘書擔此任不得不強按下火氣，耐着性「侍候」着我。

我非常煩躁，知道朝他發火沒有用，因爲他根本決定不了行程安排。我情緒反常日趨嚴重，吳秘書的情緒也隨着我變得焦慮不安。到後來反正對我沒什麼秘密可言，乾脆拉上我和小梁上街「逛市」去，因爲幾天下來在西安市正規安排的單位沒選上一個，便想出走街串巷尋找「街頭美女」，指望撞上一個美人兒好頂替我回北京交差。整整兩天在街上轉，瞄見好一點的就跟在後面追，堵住人家藉口問路或直接打聽人家是哪個單位的，乘機詳觀對方五官，皮膚長的如何。被追逐的女孩要不是看他是一個「敬愛的解放軍同志」，後面還跟着兩個女軍人，準的大喊「抓流氓」！那模樣舉止真是俗不可耐。有一次盯上個女的，吳秘書大喊我們快跟上，及至跟前，吳秘書已問完話放人走了。我笑他：「這女的不錯，你怎麼放她走了？」他聽出我譏笑他，翻翻白眼嘟囔道：「結過婚的女人，還是個回子。」我和小梁走街串巷觀賞市容，倒是另有一番樂趣，吳秘書對我們無可奈何，好在有一點被他所用，我們是女的，對他跟踪女人起了一層保護色作用。

落泊街頭後幾天，有天晚上吳秘書踱進我們房間聊天，問小梁：「你多大啦？」

小梁笑道：「二十八歲，你問我多大幹什麼？」

吳秘書笑道：「關心你嘛。替你介紹個對象怎麼樣？」

小梁頓時通紅了臉說：「別拿我開心，組織上怎麼會關心到我，給小張找一個還差不多。」

吳秘書轉向我：「小張，給你介紹一個要不要？」

我立即敏感到他的意思，生硬地拒絕：「不要！」

吳秘書笑嘻嘻地說：「別要小孩子脾氣嘛，組織上給你介紹一個政治條件好的也不要？」

我乘機發洩不滿和看法：「政治條件再好也不要！自己長得不好看還到處去挑人家！」

吳秘書的笑容剎時僵住，頓時變了臉，衝着我冷冷地吭一聲，斜着眼睛看我。我從小到大一慣受嬌寵，從沒見人敢如此公開對我無理，不由地怒火沖頭，回眼瞪視他說：「你告訴胡主任，我要回南京，不幹了！」

吳秘書緩下拉長的臉，悻悻地沒好氣地說：「想回去？不行！」

既已公開鬧了，我索性強硬到底：「不讓回去我自己買車票走，不要你們送！」

吳秘書乾笑兩聲：「你到哪買票？不經過我們同意，你能夠回得去嗎？」

「我自己買票自己回去，不要誰同意。」氣憤之下我一時忘了沒有組織發的軍人通行證和介紹信，個人是買不到票的。

「你還有組織紀律性沒有？還是個當兵的呢！簡直無法無天了。」吳秘書恨聲道。

「怎樣啦，當兵的又怎麼樣，不放我就自己走。」

「你敢跑，你跑試試看，用繩子把你捆起來！」吳秘書惱怒地狠聲說道。我立即意識到他是暗示我若反抗，就逮捕我。

我激怒地大聲嚷道：「你敢！你馬上打電話回北京告訴胡主任我不幹了，明天就走。你打不打？我真走，不是跟你說着玩的！」

見我真發脾氣，吳秘書一時無語，小梁忙勸道：「不要生氣，吳秘書跟我們開玩笑，不要當

真，他不也說給我介紹對象麼。好了好了，這樣多不好看。」

我餘怒未息地沖撞小梁：「你知道什麼！他哪是開玩笑！我可不管，反正我要回去。」

吳秘書冷着臉往外走，我追上一句：「你去給我掛電話，你不好講我講。」

吳秘書煩躁地應道：「我一定替你掛電話，好了吧。」當夜，吳秘書一直守在電話總機室，一直等到北京有了明確答覆。第二天我們就起程回北京。

一聽說回北京，我心裏就緊張，擔心回到北京又被扣下，要求從西安直接回南京。吳秘書說西安南京不通車，必須從北京轉道。臨上車前數小時，吳秘書接臨潼縣消息，單獨驅車趕到臨潼接回一個姓冉的十七歲姑娘，身材苗條，眉清目秀。吳秘書把她領到我面前，面帶得意之色問道：「你看她長得怎麼樣？」

我看着她，見她也正張目望向我，我心想這女孩是漂亮，可她就是不知道去北京幹什麼。唉，管不了那麼多，只要今後不再找我麻煩，你林立果找什麼樣的美人兒也與我無關。嘴上向吳秘書漫應道：「不錯，很漂亮。」

吳秘書見我無所謂的樣子，很不是滋味地吭吭兩聲不再說話。火車上，吳秘書一心照顧冉姑娘，把我涼一邊。我心裏更加明白他們曾經對我的關切只不過是看着林家來的，對我並沒有真情誼，新與舊的比差那麼大，真慶幸自己沒有被一時的「幸運」迷昏了頭，斷然中止婚戀歧途，心情反而輕鬆，覺得有人替我，可以擺脫壓力從此自由了。

回到北京，胡敏不露面。在胡敏家住一夜，誰也沒見到。第二天凌晨五點在滂沱大雨中乘車到達火車站。上了火車查對卧鋪票，是一張最便宜的上鋪票，爬上去頭都抬不起來，心裏反而樂開了，來時專機，去時連個中下鋪都捨不得花錢，這麼勢利眼，早知如此我自己掏錢也買得起卧鋪自

由的下鋪票，讓我這個大高個睡上鋪，不明擺着捉弄人嘛。

在北京被「關」了一個多月，真感到自己像一隻出籠的鳥，一心巴望着快些飛回南方。望着窗外快速倒退的北方田野，心裏好暢快，就要看見南方的田野了，就快到家了，一切將成爲過去。

團裏正盛傳小道消息，說我「上了天」，有些人不服氣，向領導提意見：「張寧政治上不要求進步，憑哪一條選送她到中央工作，這是領導不突出政治的錯誤。」

我一回到團裏，好朋友們就向我說團裏的種種議論，聽後心裏很不是滋味，過去各方面條件好，得「紅眼病」的人看着無奈；「文革」了，是突出政治和「吃政治飯」的人的天下，我仍然地位超然，令一些妒嫉心強的人實在嚥不下這口氣，若讓這類人知道實情，準會嫉瘋掉了。不過有這種心理的人只是少數人，可惜容貌不爭氣，否則好戲讓她們去唱，那可熱鬧了。

這類議論算不得什麼，令我頭痛傷腦筋的是如何向領導匯報執行任務的情況，凡是出任務的人回到本單位都必須向上級匯報工作。說實話明擺着挨批，盤算後，打定主意向領導撒謊，這又是我犯幼稚病。

第二天走進團部，笑嘻嘻地向政委說：「政委，我回來了。任務完成的很好，」我想一句話統而攬之的帶過去，我沒辦法匯報具體的細節。

政委嚴肅地望着我反問道：「挺好？胡主任有什麼意見沒有？」

「沒有。」我很自信乾脆地回答。

突然政委大聲地訓斥道：「沒有？還跟我撒謊！北京來電話啦，批評我們沒有教育好你。你任性胡鬧，北京方面意見很大，說你執行任務態度不嚴肅認真，思想覺悟不高。」

我吃驚得很，告狀比火車輪子還快，我又不影響你們的好事，幹嘛放我走了還要背後捅我一傢

5765 783614

伙，讓單位來整我，好狠啊！我馬上意識到是不是吳秘書嫌我對他不恭，背後放我的壞水，便問政委：「誰打電話給你的？」

政委氣惱道：「你這孩子說話越來越沒分寸，誰打電話都不是你該問的，人家說的是實際情況吧？」

我很不服氣，正想分辯，政委急制止說：「我不要聽，不該我知道的你不要跟我講，北京來電話說你執行的任務是機密，不能對任何人說。蔣司令來了，有什麼話你跟他講吧。」

一聽蔣司令來了，我心裏有點慌亂，縣官不如現管，他是我爸老熟人，算前輩了，要放別的事上我不怕他，但這件事無論於公於私，從精神上他就壓我一籌，得準備着挨他剋。

硬着頭皮走進另一房間，進門先喊一聲蔣叔叔，心想憑着一聲叔叔的親熱勁，他會客氣些。

他轉過頭來望住我，鐵板着一張黑臉，他膚色很黑，身材魁梧，不用化妝就很像包龍圖。他說：「別喊我叔叔，你以為喊我叔叔就算沒事啦？你這孩子真不聽話，任性！到中央去還任性！也不看個地方不分個對象！你知道你執行的是什麼任務呀？要態度，向誰要？！你見到誰啦？心裏明白吧？你是個聰明人，怎地不知好歹？別人想都想不到的好事你卻不願意。知道不，傻丫頭，選你去，不但是南京軍區的光榮，也是全江蘇省的光榮，你真糊塗啊！」

他一頓剋把我剋懵了，有這麼嚴重？見到誰了我當然明白，不就是邱副總長和胡敏呀？但執行的是什麼任務嘛，什麼國家機密，不就是為林立果選戀人唄，情急之下，我直捅出內情。蔣司令聽着一下變了臉，忙制止我往下說，不相信地搖頭說：「他們明確跟你說了嗎？你怎麼敢肯定就是林立果？」

我說：「我見到林副主席一家的照片。他們沒有明確提出來，我自己看出來的。為了一個林立

果，到處選人就是不好嘛。」

「胡說！你怎麼可以瞎猜無產階級司令部首長？你不想想剛才說的那些話的分量，憑哪一句都夠得上反革命罪。你可不要犯糊塗，你說的事都不像你自己想的那樣，我是什麼都沒聽見，什麼都沒聽見！你聽明白沒有？」

我睜大眼睛望着他，他原來也這麼怕事，心裏嘀咕：「事實就是這樣嘛，誰敢造謠，你不信就算了，我還懶得說呢。」

蔣司令倒背着雙手皺起眉頭在屋子裏踱步，心神不寧的樣子。我一旁站着看他，他不說話，我也不吭聲。過了一會他停足望住我，想說什麼又自己搖搖頭，又踱了一會終於開口對我說：「你回來就算了，上面來電話要我好好批評教育你，還要給你處分，我看算了。今後對誰也不要談執行任務的事，明白不？上面要求保密，你洩露了就是洩露國家機密，上面不會原諒你叔叔，也不會遷就你，會嚴肅處理你，到那時，唉，我們想保你也保不了啦。我再交代團領導，不許他們問你上北京的情況。記住我的話，千萬不能亂說，對媽媽也不要講。回去吧。」

我牢記蔣司令的話，不但沒有對任何人說及此事，對媽媽也守口如瓶，生怕她與親朋好友聊天聊出這件事惹政治麻煩。

直到九·一三事件後，我被關進中央專案組，從秘書們的揭發中才知道這次所謂的執行任務是鑑於我流露出反抗情緒，林立果特意安排我參加選美任務，一方面想在行動中摸清我的真實態度，另一方面也想以我的樣子實地對比重新物色馴服的女孩子。

既就是秘書們說明這個情況，專案組仍然把我定性為「參與選美活動，為林家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服務」，算是我「犯政治錯誤」的依據。

陸劫

第三章：動亂年代的戀情

初戀

「文革」初期紅衛兵階段，我們剛從安徽大別山區「社教」歸來，所謂的「社教」就是對貧下中農進行社會主義再教育運動，其主要內容是對農村幹部清查經濟問題帶動一般農民提高階級覺悟。原有的地主，富農雖不是運動重點，但這個階級一向是各種政治運動的「靶子」。在半年的農村實踐中，我的認識第一次與所受的教育發生矛盾，那些蓬頭垢面的「地富分子」及其後代子孫們，生活待遇比貧困的貧下中農更加悲慘，由於政治上的管束歧視，承受着精神和物資上的雙重困境。出於人性知覺，內心深感同情，思想上很困惑：地主階級已不存在，為何子孫還要生活在祖輩陰影中，不管他們多麼安守本分，認命的那份可憐仍得不到寬恕。

在窮鄉僻野中通訊困難，聽說城裏開展「文革」運動亂了秩序，學生罷課，「打砸搶」。全團調回南京，我放下行李匆匆趕回家，想了解第一手的可靠消息。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母親任職南京農學院搞人事工作，在共產黨組織系統中算是個「閻王殿」。母親的思想很前衛，可觀念上又很傳統，性格上既開朗豁達又善良，由於我父親是高級幹部，他那條綫上的同僚們都是當時軍內外的掌權者，因此母親的「背景很硬」。她坐鎮組織系統，多年來在她手底下放過的「有問題」的人不在少數，母親在羣衆中的威望和關係很不錯。

可是當我一進門見到母親時不僅大吃一驚，她面色蒼白，臉頰和額角帶有傷痕，兩個上小學的弟弟正拉着她的衣角哭泣。弟弟們一見到我，哭得更加厲害委屈。大弟弟哭喊着叫我：「姐姐，攔住媽媽不要她去上班！」我立即意識到母親在學院遭到麻煩。

母親素知我烈性，強裝笑臉緩和道：「你放心，我在學院羣衆關係好，學生不會對我怎麼樣。」

你快讓開，我得趕九點鐘的黨委會議。」

「姐姐，媽媽騙你，她是趕着去挨批鬥，不要她去！他們打媽媽！」

「誰把你打成這樣的？」我氣憤地問母親。她解釋道：「所有黨委成員都挨批鬥。學生罷課造反，領導靠邊站，組織癱瘓。你也不要生氣，毛主席號召羣衆參加運動，共產黨員要經得起考驗，要相信羣衆，我工作上也不是一點錯誤也沒有，經歷一下羣衆的運動也不是什麼壞事，讓我走，你跟弟弟老實在家呆着，不要到學院去。」

我被母親一番自我革命的道理弄得更加氣惱，像母親這樣一個對自己要求嚴格的人也被批鬥，造反派是不是精神錯亂了，落在這麼一羣瘋子手裏能有好結局？自父親去世後全家就依母親爲支柱，大哥在外地服兵役，兩個弟弟幼小，我若不出頭保護母親，萬一有個差錯，整個家就完了。

「姐姐，別信她說的，前些時候媽媽還被拉出去遊街，胸前掛「牛鬼蛇神」的黑牌子，頭上的傷口就是他們用藤條戳破的，還罰她站獨木板凳，摔得鼻青臉腫。本院學生沒有鬥她，都是外院的學生打她的，今天又是外院的學生借她去批鬥，還要打她。」

母親責怪地瞪了大弟一眼。無需大弟再說什麼，一切都明白了，做女兒的絕不能眼睜睜地看着無辜的母親被瘋魔了的不明事理的學生拖出去摧殘。我堅決制止母親再做無謂的犧牲，要她坐家裏等我回來，九點鐘之前我一定趕到。

當時已八點多鐘，我騎上自行車風一般趕回團裏，戰友們是凌晨五點多從安徽返回團裏，很多人都已睡覺休息，我闖進去拉起幾位戰友，匆匆說了情況，大家立即穿衣隨我趕回家中護衛母親。運動初期，部隊是禁區，軍人威信很高，造反派還不敢對軍人爲非做歹。

母親一見我領進一羣年少氣盛的軍人，個個英姿勃發，磨拳擦掌，我準備先禮後兵打一場硬

仗，有準備而來請的都是男戰友，母親便擔憂地告誡大家不要亂來，對方也是思想單純的學生，兩個弟弟可高興了，把袖子卷的高高的準備參戰，我把他們攆到樓上去。

九點半鐘，院子裏響起一片噪雜聲，我家是獨院，學生們一湧而進在院子裏聚集隊伍。爲首者是一個壯實土氣的年輕人，他們個個臂膀上帶着寫有「造反派」或「紅衛兵」的紅袖套，顯得殺氣騰騰，這是我們進城第一天看到的造反派容。

我們護衛着母親，讓她坐在客廳正對大門的位置上，客廳正壁上掛着父親將軍戎裝遺像，虎視着進門的造反派們。

造反派們一進客廳就被這一陣容震住，一時間竟然沒有人講話。我問爲首者：誰讓你們到我家來的！

爲首者口氣明顯的受到壓抑，但又不肯輕易丟了威風，答道：「我們是南航和南大的，請田主任去開會，九點鐘已過了爲什麼不去。」

「你們是南航南大的，爲什麼跑到南農來管事。我媽媽本院的學生不鬥她，你們外院的爲什麼亂來！」

「是呀，田主任有什麼錯誤？你們爲什麼虐待她？今天就請你們把話說清楚，否則不能走人！」戰友們指責造反派。

爲首者語塞，囁嚅道：「我們幾個學院相互交換領導批鬥，毛主席號召批鬥走資派，凡是領導都要批鬥，這是羣衆運動。」

「毛主席說的是批鬥走資派，我媽媽犯哪條錯誤算得上走資派？凡是領導都批鬥，符合黨的政策嗎？你們侮辱虐待我母親，不說她是抗戰時期的老幹部，就憑她是紅軍烈屬、現役軍人的母親，

你們就是違反黨的政策，擾亂軍心，我這個家不歡迎你們來。」

「對待軍人家屬和老革命，搞體罰侮辱人格這樣做對嗎？毛主席號召你們造反，你們造哪個階級的反？」

「田主任如果有錯誤你們可以批評，為什麼打人？毛主席叫你們這麼做的麼？」戰友們七嘴八舌譴責造反派。

造反派中有人問：「你們是田主任的什麼人？」

一個戰友氣壯地回答：「她是我們戰友的母親，也是革命的母親，她的兒女都是軍人！」

造反派中紛紛議論這是一個革命軍人家庭。一部分人開始往外撤，剩下的幾個下不了台。一個戰友向我丟眼色，見好就收。我叫爲首者轉告他們的頭頭們，我的母親從今以後不再去參加任何批鬥會，她有心臟病，出了問題後果要他們負責。

這一場「護母戰」很漂亮地收場，雙方都是「初生牛犢」，我們依仗軍人身分佔了上風。其實我們當時剛返城，根本不了解當時的造反情勢，說的話都是「老教條」，卻站在理上，僥幸取勝。後兩天我便把母親送到郊區軍營裏長住，躲過了後來更強大的衝擊。在那動亂的時期，像我母親這麼好運的老幹部不多，許多人被殘酷鬥爭致死致殘，很多家庭家破人亡。有個幹部子弟感慨地對我說：「當官的沒有窮朋友，這個時候窮朋友最有用，躲到這種人家去，又不是親戚，誰也找不到。」共產黨高官都講廉潔奉公，實際情況如何暫且不論，因奉行這條「美德」，許多高官似乎成了「六親不認」的人，一旦自己落難，確實無臉求人。

我返城以後不久，有個軍分區司令員的女兒來看我，她曾是紅衛兵組織裏的一個小頭頭，雖然當時紅衛兵已開始過氣，她仍然一副腰扎寬皮帶袖子擰得很高、一派男性裝束。從她那裏了解到紅

衛兵「破四舊」的威風，她一點不掩飾地描述用皮帶怎樣抽打被抄了家的「資本家」，並送給我一塊上等衣料——戰利品，我不解地問她：「既然這些東西是「四舊」，你還拿來送我？我不要。」

「不要白不要！我到上海去，那些工人都不上班，擠在拍賣行裏搶購抄家物資，一塊金表十五塊錢，一件上等呢大衣幾塊錢，紅木家俱幾十塊錢就扛走，你不去看看？都是工人階級，搶瘋啦。」

我瞪視着她，其實是「目中無人」，我眼前浮現的是她描述的一幕瘋狂搶購的人羣，好似《鳳凰與麻雀》電影裏那一羣瘋狂「割金子」的窮人。

軍委命令頒布，軍區直屬各單位允許介入運動，我們團一下子就亂了，各種名目繁多的戰鬥隊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從團長、政委到各隊隊長、指導員，凡是領導都「靠邊站」，黨委癱瘓，我則成了「白專典型」、「領導的寵兒」，外加「媽媽是走資派」、「與許世友家關係深」，便理所當然的變成了「小奸細」、「內奸」，被排斥在造反組織的外面。從這時候起，我離開了相處多年的舞隊姐妹們，站在外圍看別人造反，看人們成幫成派的辯論爭吵，我真不理解，為何要像仇人似的相處？長期一起工作的，誰不了解誰？

我很孤單，但精神上很坦然，我不喜歡爭名奪利出風頭。尤其是以「潑婦」、「悍將」的形式去爭論某個觀點、爭奪一席之地，更與我的性格不符。那時的人們都讓一種狂熱的政治崇拜迷惑了，渾然忘我參加「革命洗禮」，我更成了人們看不起的「政治冷血動物」。我並不在乎政治極端者的譏諷指斥，實際上在我思想感情深處，對這場迫害老幹部、羣衆自相派鬥的殘酷政治運動，深感太悖逆情理，我怎麼可以用暴力去打擊侮辱曾與我父母一樣浴血奮戰出生入死奪下這片江山的前輩們，我無法理直氣壯，坦然得一點不愧疚的面對他們，一個最基本的現實是我們這一代的安定生

活是他們爲我們創造的。雖然建國以後毛澤東發動的種種不得人心的政治運動都迫害了很多無辜的人，我雖然還小，不大懂政治效果，但做爲一個人的天良，感受上是一種悲劇氣氛，我很不喜歡這種氣氛，看見那些被打擊迫害的人，內心都會產生一種同情與憐憫，但我知道這種感情不能表達出來，只有深深的藏在心裏。我這種思想感受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家教，我父親是貧農的兒子，幼年就受窮吃苦，在他槍傷累累的軀殼裏有一顆深知人間冷暖的心，爲人十分善良通情理。與他同一輩的伯伯叔叔們常給我講他們的身世和戰爭年代裏的故事，他們的感情很樸實，越樸實的事迹越教育人，一點沒有政治極端者的那種「高調子」。父親去世以後，有一年夏天，院子裏來了一個挑擔販水果的漢子，把大堆的瓜果白送我們不要錢，母親認出他就是當年衆多上門討飯中的一個，人心都是肉長的，他還不忘當年捨飯的恩情。

「文革」運動引發社會秩序大亂，社會上各類人都可以借口「革命串聯」涉足我團駐地，我一人「散兵游勇」沒一個組織保護我，黨組織貶得一文不值，人人爭脫約束決定自己命運。儘管「逍遙派」被人唾棄，爲了安全，我躲回家去，亂世下什麼事都可能發生。這一措施很及時，社會上一些人乘亂想佔便宜，不久發現不明身分的人行踪詭異地在我家附近晝伏夜出，一些基層造反派頭目也借口登門造訪，來意不言而喻。當時造反派山頭林立，各自爲政，這些亂世起家的「草莽英雄」讓我感受到「壓寨夫人」的威脅。我決定帶上兩個弟弟到郊區軍營裏與母親同住，留下保姆看家。

母親很擔心我的安全，怕她的「走資派」身分連累到我，她說我長得是個醜八怪她就不擔心了。原以爲軍人身分能保護我，現在軍隊內部亂起來，她憂心得夜裏也睡不着，當我領着兩個弟弟出現在她面前，她喜極而泣，放下了心中一塊大石頭。野戰軍是「鋼鐵長城」，我們一家在這個堅強堡壘裏很安全地度過了一段日子。

好景不長，野戰軍內部傳達了來自上面的指示，不准收留逃避運動的人，我們只得離開軍營返回家園。好在初期的批鬥風已過，各地造反派仿效上海「一月風暴」奪了各級行政領導大權，造反派們都忙於營造自己的權力，把「走資派」們當成死老虎掠在一邊無人問津。我母親就此閒置在家。家院寬闊，每天墾地種菜，原有的花草已被造反派糟蹋完了，那是「資、修、封」的東西，不准種植。

我也回團去看看，團裏成了奪權派的天下，除了閒置的舊領導班子以外，爲響應毛澤東參加運動的號召，人人都參加了組織，連出身不好的一些老演員也組織了戰鬥隊，以期表明政治態度，我好像「星外來人」顯得特別起眼。一位出身地主家庭的老演員對我說：「我們都是沒人要的人，你參加我們的組織吧。」這個戰鬥隊名叫「紅旗」，意思是雖然出身黑，還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就這樣，我總算是政治上有了個家。成員出身都不好，就我出身革命家庭，大家開玩笑說這個陣容是「羣黑之中一點紅」。因爲背景不好，我們從不主動去跟別的戰鬥隊爭什麼，倒也相安無事，閒着打撲克下象棋，織毛衣聊天，上街收集造反小報看新聞。我臂膀上也有了一個紅袖標，標示我的造反身分，這是我的「護身符」，軍裝加上「護身符」，走到哪沒人敢覬覦。

好不容易「安身立命」了，麻煩接踵而來。那時的人毫無約束，只要不反革命，想幹什麼幹什麼。身邊出現了追求者，不是一個，是一羣，我又陷入謠言誹謗者和追求者的圍困。

什麼叫愛情，在強化政治思想教育的一代中萌發的很遲。十二歲時，很喜歡學員隊裏一位男學員，幼稚的心只當是一種難得的友誼。當「他們倆個好」的閒話傳到我耳裏，兩小無猜的純潔感情頓時蒙上一層褻瀆陰影，傳統的「男女授受不親」過早地將我們成熟化，我感到被屈解和侮辱，從此堵上一口氣，再也不和那位男學員說話，直到他轉業離開軍隊。

十四歲參加全軍匯演，一炮而紅，引來外團的追求者，人家言明了要跟我交朋友，我卻問領導「我又不認識他們，他們幹麼要跟我交朋友？」無心的一問闖下大禍，當時的我是大姑娘外表，兒童心理，那些外團不知底細的異性們白用了一番心思，還挨領導批評。

我的家教很傳統，避開麻煩的最簡單辦法是盡快確定男朋友。我對樂隊的小李一直有好感，雖然在一個團工作，因為不是一個隊，平時既不講話也不接觸，沒有勾通。我主動與小李確定戀愛關係，將之公開化，竟引起輿論嘩然。眾議兩極化，一是「門當戶對」等級觀念重的人，不看好這種關係，有用腦袋打賭的，有說小李「不配沾花魁」的；二是讚許鼓勵我們的。說好說壞的都有，消息擴散出大院，在社會上成了件新聞，引起眾說紛紜的議論。

我母親大受震動，未料到在眾人眼中高不可攀的寶貝女兒就這麼輕易地決定了終身大事。她想不通，形勢再亂也不可草率選擇，她動用社會老輩們希望挽回我的決定。她失敗了，小李家世雖然清貧卻很清白。母親要求見見小李。小李很惶恐地到我家來拜見母親，母親像政審幹部一樣把小李查了個祖宗八代，小李的言談舉止讓母親放心，認為是個誠實的小伙子，只好妥協，但她提醒我們：「你們還年輕，只能交朋友，不能發展關係。黨委雖然不管事了，今後還是會恢復黨委領導的，別人不把組織放眼裏，你們可不能學，到『秋後算賬』的時候，別怨我沒有提醒你們，千萬不能亂世下胡鬧。如果不聽我的話，你們現在就分開，連朋友也不要做。」我與小子頻頻點頭，母親這一關總算通過。

小李的性格直率正直，為人熱忱，從南京藝術學院音樂系畢業分配到我團，一直是樂隊的業務骨幹，他吹西洋樂歐勃（雙黃管）音色悠揚美妙，每天清晨他總是站在草場邊緣面向東方冉冉升起的紅日吹奏練習曲。我有練晨功的習慣，每天凌晨四點到六點的晨功一結束，就能聽見遠處傳來悠

揚的歐勃樂曲。本團的一些小伙子問小李：「介紹一下經驗，你是怎樣用歐勃攝取了張寧的心。」其實小李完全沒有料到我會選擇他，在一幫男青年眼中，舞隊「十二釵」高不可攀，對我更是「想都不敢想」。

突然到來的幸福令小李頭暈目眩，我選擇他並不輕率，雖然當務之急他是我的安全保障，在我心理上，認為像他這樣的家世背景，會懂得珍惜，不會因歲月的逝去而變心，我期盼的是穩定安寧的家庭生活，我不想將婚姻高攀到煩惱紛呈的程度。

許夫人做媒

我與小李談戀愛的消息迅速傳遍我涉足的社會圈子。許世友的夫人田阿姨聽到風聲，打電話叫我去見她。見面就問：「你談戀愛了？是個吹小號的？你怎麼搞的，不事先聽聽叔叔阿姨們意見？你媽媽的話你也不聽。年紀還小，不着急，等兩年我給你介紹個好的。把那個吹號的拉倒了吧！」見我不吭聲，又教訓道：「你們年輕人，頭腦單純，終身大事不能當兒戲。」

我陳訴自己的想法，被她斥為「小孩子懂什麼！」我只好恭順地聽着。在她面前我一向是「乖乖女」頗受她疼憐，這是因為父親早逝的關係，又因我的外型和專業水平都討她歡心，她對自己的女兒說過：「去看歌舞團演出，我就看張寧一個，別的不要看。」特偏愛了我。

沒想到她真動了心思，當時江蘇省數百萬造反羣衆分成兩大派，一派叫「紅總」，一派叫「八二七」，「八二七」是擁軍派，領袖人物名叫曾邦元，深得許世友夫婦賞識。

一天，田阿姨電話傳我立即去她家。她家住中山陵八號。已是晚上，獨自在樹林裏走有點害

怕，好在因她住在這裏的原因，梅花山以及通往中山陵幹道一帶已被警衛部隊駐守，我很安全地到達她家。

進了客廳，沙發上坐着一位學生裝束的青年男子，寬廣的前額，白淨皮膚，眼睛不大，顧盼之間不笑也像笑，顯示一股狡黠。我問他田阿姨在哪裏，他說可能在樓上，一口蘇北腔。我心奇怪田姨哪來的蘇北親戚，這個時間和地點令我沒想到他是個客人。

我沒再理他，跑上樓喊田姨，她答應着從臥室裏出來。我心裏一驚，以為許伯伯在，有一次我冒冒失失跑進臥室，許伯伯正睡覺沒起牀，田姨從更衣間走出來，見是我，便去牀頭叫他：「還不快起來，張寧來看你，你還只管睡大頭覺。」許伯伯睡眼惺忪地起身披衣望着我嘻嘻地笑開了，腮上顯出一對深深的小酒窩。外人只看到他威武的一面，實際上他是個很有愛心的長輩。我無意中打擾了許伯伯的睡眠，心裏很欠意，這次我便大喊不敢進臥室。田姨喜眉笑眼地說：「你許伯伯不在。走，我給你介紹一個人。」牽住我手下了樓。

那個青年一見田姨立即起身恭立，眼睛卻望着我。田姨問我知道他是誰嗎？我搖搖頭，她說沒見過總聽說過吧，他就是「八二七」的總頭曾邦元。我好奇地重新打量他，應該說是「刮目相看」，傳奇式的人竟就是這麼一個文質彬彬的青年，我以為能統帥百萬造反隊伍的人一定是個有把年紀的涉世經驗豐富的老傢伙。我只顧瞪大眼睛瞧他，心裏充滿了好奇心。田姨嗔怪道：「你這丫頭沒禮貌，怎麼不問聲好。」我脫口而出：「叔叔好。」我自然地把他的輩分與能力等同起來。曾邦元情不自禁地嘻笑而不好意思，田姨樂道：「叫錯了，他比你大不了幾歲，應該叫大哥才對。」我便紅着臉改口叫他「曾大哥」。

田姨對曾邦元說：「她就是我跟你說過的張寧，軍區歌舞團的尖子演員。」

田姨叫我們坐下聊聊，我一貫不多話，曾邦元也只說三句話：「有空到我那去玩，我住在南大後院小樓，問誰都知道。」他送我許多毛澤東紀念章和一本南大校版的市面上很搶手的《讀報手冊》。

田姨送我出門時關切地叮嚀道：「你和小李的事不算數，我看不上。這個小曾將來政治前途不小，阿姨是關心你，可不能拿婚姻當兒戲，回去跟媽媽說是我的主意。」

我不忍當面悖她意，含蓄地回道：「小李不會同意的。」

田姨笑道：「他當然不會同意，可你自己也做得了主啊。你們又沒成親，還有個選擇餘地嘛，組織這一關還沒過，不算數。可別以後吃後悔藥，趁早拿主意。」

母親得知情況後很爲難，怨我不聽她的話，她早料到老一輩這一關難過。當時老一輩對下一輩的關愛着重在政治上，到了兒女論婚嫁的年齡，對象都盡量選擇有政治前途的，雖不是「門當戶對」的老觀念，卻也不能隨便降低條件，母親對小李印象不錯，在權勢與幸福之間衡量，她更關心我的終身幸福，她有切身的體會。她不忍傷害小李，因爲政治觀點的原因，她又很欣賞曾邦元，兩難之下苦笑道：「誰叫我只有你這麼一個女兒。」但她明確地告誡我：「你不可以同時有兩個男朋友。」

母親並沒有對我施加壓力跟小李斷關係，我心裏很穩妥，從感情上說，小李是我的戀人，曾邦元只是朋友。

這個時候，林立果的陰影已經籠罩着我，因爲事情沒有挑明，又擔着「洩露國家機密」的壓力，我對田姨和母親都隱瞞着，爲了小李，我不想再節外生枝給雙方精神上帶來更大的壓力和麻煩。

曾邦元常來玩。我不太願意到他宿舍去，他是掌權人物，常是客滿盈門，我不想成為社會上的新聞焦點。曾邦元是個很幽默很有思想水平的人，他既已有心，很快就打聽出我與小李的關係，我們坦誠相待，成了朋友。

小李是個很敏感的人，初戀的喜悅很快被我的社會關係所淹沒，他產生強烈的自卑心理，不願再涉足我社會圈子。他數次盤問我兩次進京的情況，對曾邦元的邀請也置之不理，我感到精神上莫名的壓抑，這是我選擇他時始料不及的。都說愛情是甜蜜自私的，可是我純潔單一的感情接受不了甜蜜的自私帶給我的委屈，心中無愧而又忍着不能言明的壓力，受着對方的懷疑不信任，心裏確實非常難過，但我不能怨小李，任何一個有漂亮女朋友的男人，都會很自然地產生防備心理。

有一天曾邦元來我家，我見他情緒有異，往日有說有笑的，今個怎麼老是沉思？問他原因，他說我有事情瞞着他，我說你又不是我的什麼人，幹麼這麼過分要求我，他搖搖頭關心地說：「你和小李的關係夜長夢多，要防生變，談成熟了早點結婚，我還可以討杯喜酒喝。」我問他怎麼提到這件事，我是軍人，沒有組織許可就擅自結婚，自討處分呀。軍隊紀律不像地方那麼鬆懈，這種事一旦處分，輕者檔案上記過，行政上不提級，重者開除軍籍，剝奪幹部待遇，「污點」走到哪背到哪，一輩子做人抬不起頭。曾邦元對我說了一個情況：前兩天他參加省革委會會議，碰到蔣司令，蔣司令拍拍他肩膀笑問：「聽說你認識張寧，什麼關係呀？」曾邦元回答是朋友關係，蔣司令哈哈笑道：「老弟，名花可是有主的喲，你可別犯糊塗嘍。」曾邦元也笑道：「知道，歌舞團那個小李是她男朋友。」

曾邦元訴說完後懷疑地問我：「你兩次上北京執行什麼任務？蔣司令的話大有來頭，倒看不出你心裏挺能存東西。」

我反問他：「你是革委會成員，真不知道還是裝糊塗？」

曾邦元認真地搖搖頭，問：「和蔣司令有關係嗎？」我點點頭。他說：「難怪蔣司令那麼敏感，你的北京之行大有名堂。」他問小李知道不知道，我搖頭並反問他：「你爲什麼不想問清楚？」他笑道：「小李都不知道的事，我哪有資格問呢。」他是個有政治經驗的聰明人。

曾邦元以後很少來玩，偶爾來一次神色也很黯然，他解釋說：「你的事背景不小。我來玩某些人很敏感，看來誰都不能接近你，我還是少給你惹麻煩。」

我反感道：「是你自己怕惹麻煩吧。」

他忙說：「哪裏的事，我怕什麼，我又不了解情況，倒是你自己說不清楚啊。」我不禁長嘆一口氣。他安慰道：「看看，人未老，常嘆氣，我說你怎麼總是一副病懨懨的樣子，心頭壓着大石頭就不會舒暢。這件事誰也幫不了你，我看小李不錯，要爭取，這關係到你一生幸福。」

「原來你早知道是什麼事了。」

「不、不，我是用腦子分析的，恐怕八九不離十吧？」

自這次談話以後，曾邦元再也沒來過。田姨曾問過他進展如何，他說：「我高攀不上呀。」我得知後也不解釋，被控制到不能結交異性朋友的程度，說什麼都會讓人覺得你精神上有毛病，因爲外界根本不了解我的處境。

與戀人分手

一九六九年四月份，社會形勢逐漸穩定，各行各業開始「抓革命促生產」。

軍隊開展「四大」的單位又恢復了黨委領導制，實際上是奪了權的新生代結合原有的一些老幹部重組的領導班子。

這個奪權，分正確奪權和錯誤奪權，雖然都參加運動，但是各人表現不同，還分「保皇」（穩軍派）和「亂軍」（亂軍派）。毛澤東靠的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軍隊是政權的支柱，毛澤東說過：天下大亂，只要軍隊不亂，敵人就翻不了天。軍隊是「鋼鐵長城」。所以「毀我長城」的亂軍派就成了運動後期「秋後算賬」的重點對象。

「路綫」站對了的穩軍派被上級用來做為整肅亂軍派的骨幹力量，又一波羣衆整羣衆的序幕拉開了。

軍隊各直屬機關辦起了「鬥私批修」學習班。我團四個隊各自成立學習班，人人清理運動中的思想和行爲，自我檢討批判。「不自覺」的人，別人幫助揭發批判，這一輪「鬥私批修」是先理出一個「綫」，運動中鬧轟轟，看起來一窩蜂，卻有輕重主次，在檢討認識後，掂出每個人的「分量」，做出處理的底案。

幾個重點對象揪出後，大會小會的批鬥，站錯「路綫」的亂軍派羣衆就用「轉業」名義清洗出軍隊。全國刮起十二級轉業颱風，二百六十多口人，清洗掉大半，工作癱瘓，人心惶惶。

學員隊課班出身的「金陵十二釵」，一下清洗掉八名，包括三名業務水平與我差不多的主要演員。落莫不捨的感情再一次深深圍繞着我，雖然運動中因觀點和做法不一樣而將我獨自摒棄在外，但「十二釵」的舞台命運是相連的，大家都走了，剩下四人有兩人的「重大」錯誤留待軍內處理，留下我一人有什麼用？我也走！

我找政委提意見：「你把這一批都處理完了，我一個『光棍司令』還跳什麼舞，我也走算

了。」

政委哈哈笑道：「孩子氣！全部走完了你也不能走。她們在運動中表現不好，給黨和國家造成重大損失，她們本質上跟你不同，在大風大浪中完全暴露出來，你反而同情她們，不下狠心處理掉，留在部隊繼續搗亂呀！」

聽着似乎也有道理，可感情上總覺得不對頭，從小一起滾爬大的，誰不了解誰呀？大家響應主席號召積極參加運動，雖然亂軍行爲過分了，「鬥私批修」時大家都不都檢討認識了麼，怎麼又本質不同了昵。

「你呀，就是單純，過去不關心政治，這次運動中立場很穩，表現的很有頭腦，今後組織上要

在政治上多培養你。」

我心想：「立場穩？那是造反派不要我，雖然我不贊成造反派的過激行爲。要談政治覺悟多麼高嘛，我可是全團第一號的『逍遙派』，家庭背景決定了我的立場，實在是碰巧站對了隊。」想到此不由得笑起來，政委以爲我對他的一番表揚有了反應，一隻手拿支牙籤剔着牙，一隻手背在後面，高興地望着我笑。

「那麼，陳××、謝××、錢××三個人能不能留下來？」我還是按原有的思路向他提要求，不過降低了條件，心想留下她們三人，今後我們可以再發展。

「什麼？你這小腦袋瓜子想些什麼？通通走，一個不留，組織上決定的事不能改變。」政委生氣了，想走。

「領導培養我們這批學員不容易，今後從哪再找這麼好的呀！」我着急的嚷嚷。

「怎麼啦，離了她們地球不轉啦?!就要讓她們看看違背黨是什麼下場，不把黨組織放眼裏，業

務再好也不能用，今後可以培養更好的。」政委走了，不再理我。那時的我也太單純，以為憑着自己的「臉面」和充足的理由，可以挽回一些少年時的夥伴，豈料得到的回應卻是「鐵面無私」的組織原則。

相反的，這所謂的原則也會出現彈性，對一些阿諛恭維、見風轉舵、誣詔別人掩蓋自己錯誤的人，領導卻有另一種諒解，讚揚這類人「立場轉變快」、「提高了覺悟」、「敢於揭發別人」、「對自身錯誤有積極改進的表現」、「願意向黨組織靠攏」。有這麼個人，運動中誣詔一名出身不好的老演員喊反動口號，害人坐了十五年政治大獄，亂軍活動中又是個衝擊軍事機關和重要戰備設施的急先鋒，一到「鬥私批修」，立場轉變的特快，帶頭狠批自己的世界觀，對別人也毫不留情，發言可積極，「別看我眼睛小，小怎麼的？還能看到共產主義呢」，後來團裏的很多人背後都叫他「小眼共產主義」。

轉業的演員走完了，輪到資歷老、運動中表現中立的老演員。每次的政治運動到收尾時，人人都要過篩子，沒有現實問題也得查查有無歷史遺留問題，藉政治運動來「洗洗澡」。

一次，領導派我去上海調查一位舞編在四十年代當過童子軍的「歷史問題」，我問領導「她當童子軍的事是誰提供的線索」，領導說「你別問那麼多，羣衆揭發嘛。你的任務就是調查、匯報」。

當時團部門口掛着一個上了鎖的檢舉箱，大家從沒看見白天有誰往裏投信，乘夜幕來投信的人，心理上一定跟夜幕一樣黑。我最不喜歡不光明磊落的人。這位被調查的舞編不但是我《貝殼舞》的編舞，也是老、中、青三代演員所熟悉的老演員，共同生活十數年，竟還有人檢舉陷害她，實不可思議。

我去了上海，在檔案館裏翻查解放前的舊報紙新聞和社會活動報道，終於找到一份童子軍節目表演單，上有那位舞編的名字。回到團裏向領導匯報，他要我先談自己的看法，我說：「童子軍不就相等於現在的少先隊員麼，表演個節目算什麼政治問題。」領導批評道：「你就是沒有階級鬥爭觀念。童子軍是三青團外圍，三青團是國民黨的外圍，怎麼不是歷史政治問題？」

我心想：「共產黨、共青團、少先隊，三個層次差很大，少先隊員娃娃怎能跟共產黨員相比。」心裏想着嘴上就溜出來：「少先隊和童子軍是差不多的吧？都是小孩子組織。」

領導愣了半嚮，扑哧一聲笑起來，手指着我：「你呀你呀，我說張寧你呀，怎麼說你呢，看問題要有個立場，你怎麼老是小孩子氣，組織上把你當政治骨幹培養，你可不要不爭氣喲。」

說起我這「政治骨幹」，真是陰錯陽差，有人說領導偏心瞎了眼，傳到我耳裏，一笑了之，要不是「文革」中大多數人昏了頭，犯了各種程度不同的「錯誤」，「政治骨幹」的「美稱」哪會輪到我頭上？

不久，小道消息風傳小李要轉業，我根本不相信，放着我在團裏，誰還敢動小李？除非我走。有人來問我，我坦然自信地一口否認「根本不可能。」

很快的，小李的情緒變的很沮喪，果然樂隊領導找他談了話，沒有提出任何理由，要他轉業。我大感意外，領導別是吃錯了藥，小李是樂隊的業務骨幹，運動中也站對了「路綫」，更何況我與他的關係，誰人不曉，哪個不知？叫他走，我還能安心工作？不怕我鬧個天翻地覆？

我安慰了小李，又去找領導談話，奇怪的是所有領導在這件事上都好像造反初期「靠邊站」似的，都否認不是他們讓小李轉業的。黨委決定一切，黨委書記就是政委，找他評理去。

政委三番五次躲避或藉口開會沒時間，逼得我只好在路上堵截他，他走東，我堵東；他走西，

我堵西，就像捉迷藏，有一次甚至把他逼得鑽進廁所。政委的反常令我疑慮重重，雖也想到小李轉業恐怕與北京方面有關，但沒有直接把柄怎好在這個問題上公開質問領導。

政委終於接待了我，明知故問道：「你找我有事？」「誰決定叫小李轉業的？」我劈頭就問。他生氣道：「把你慣壞了，怎麼這樣跟我說話！組織決定的事，又不是我個人意見，是黨委研究的。」

我頂撞道：「我找過所有領導，他們都說沒有參與意見。你是黨委書記，黨委決定也得通過你，你不點頭，黨委決定有什麼用！就是你決定的，為什麼叫小李走，你要講出理由。」

政委搪塞道：「看你這孩子，我個人怎麼能凌駕組織之上，少數服從多數嘛，組織決定的事我怎麼好反對。」

我立即反駁他：「根本不是其他領導的意見！就是你決定的，你如果不改變決定，小李走掉我也不幹了，反正舞蹈隊都走完了，留我一個也沒用！」

政委語塞又想溜，我攔住說：「還沒講完，別走。」

政委急道：「你想怎麼辦？」

「讓我轉業！小李到哪我到哪。」

「胡鬧！全團走完了你也不能走。」

「那好，你先批我和小李結婚，申請報告已寫好了，不然我堅決不留下，硬留下我，也不參加任何工作。」

政委急道：「我可警告你不許亂來！你和小李乘着運動沒人管私自談戀愛，經過誰的同意？！組織根本不承認你們的關係，還想結婚，還有組織觀念沒有？！」

我羞憤地辯道：「我們戀愛正大光明！又沒超越界綫，運動中哪個不談戀愛？爲什麼不管別人偏管我！反正我要結婚，你不批不行。」

政委氣的直嚷嚷：「胡鬧！胡鬧！簡直胡鬧！」

過路演員好奇地目光投向我和政委。政委勸我先回去，以後再談，不要弄得影響不好。我偏不，纏住他立等答覆，這是解決我和小李困境的唯一辦法。

政委看着我長大的，素知我脾氣，無奈地搖搖頭嘆口氣說：「本來不該跟你說，你是聰明人，該明白原因。我夾在中間很爲難啊。實話對你說，小李轉業不是我決定的，是上面的命令，我不能不執行。胡主任要我做你思想工作，我說難辦，你這個孩子不好說話。你知道的事比我多，不用我解釋，上面指名要你，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別讓我爲難，只要你以後跟小李斷絕關係，我向上面說說情爭取讓小李留下不走，我幫忙只能到此爲止。如果你做不到，我可不保證小李今後會怎麼樣。結婚的事想也別想，鬧出後果，我們保不了你，你千萬不能對小李說什麼，他那個脾氣，年輕人沒經驗，政治問題不能感情用事，別害了他，明白不？」

政委見我萎縮的失了銳氣，開導道：「你也要檢討自己的資產階級戀愛觀，英俊漂亮管什麼用？無產階級司令部注重培養你，你可不能辜負了上面的期望。我把話說明了，再任性下去不聽話，政治問題不留情面，那時我們想保你也保不成了。」

我不知道政委什麼時候離開我，天越來越黑，渾身冰涼，抑鬱的情緒擠壓得胸口發痛，喘不上氣，真想朝天放聲大罵一句吐洩心頭一團濁氣。但這口氣無法吐出來。靜靜地回到宿舍，扒在桌上哭起來。我狠不起來也嚷不響亮，我如果喊出心中的反抗，人們一定會把我當成精神病或反革命羣起攻之，長得再美也會傾刻變成人們攻擊的對象。

我不敢到小李宿舍去，雖然我知道他正焦急地等我的消息，我需要時間先說服自己，很難很痛苦的。爲自己得傷害小李，不爲自己得連累小李和我的家庭，其實已分不出界綫，不同的思想有不同的看法與選擇，偏偏我與那種期盼「好風送我上青天」的女孩不同。我望着鏡子裏的自己，這張臉到底什麼地方令林立果不捨？在我記憶中，鏡子裏從來都是笑臉，今天連鏡子上都是淚。我突然有種奇怪的強烈的感覺，好像我是古代帝王制度下的女子，卻穿着解放軍的衣服，十分古怪，舞台上的荒誕劇竟在現實生活中演繹出來，我突然失控笑起來。

正哭着，同宿舍小申吃完晚飯進門，吃驚道：「你哭了？我怎麼聽着好像在笑，有什麼傷心事，跟我說說。」

小申是北京解放軍藝術學院舞系畢業生，剛分配到我團第一天見到我就直率地問大家：「她是誰？好嬌艷啊！」我從她這句話裏體認到她一定是個善良單純的女孩，後來我們成了好朋友還住在一個宿舍裏。

她見我只哭不說話，以爲是爲小李轉業的事，便笑勸道：「你真是的，這事放在別人身上還值得愁，放你身上算什麼事，你熟悉那麼多軍區首長，跟他們說說去嘛，我看不會有問題，別傷心了，快把眼淚擦擦，眼睛都哭腫了，讓別人看見又好瞎猜議論，讓小李知道他就不更急。」

她一說我更傷心，心想再多的首長也抵不過一個副統帥，如果講明了哪個首長敢幫我？說不定還要做我工作呢，我豈不是更加孤立。

再難的事總要走出第一步，我不知怎麼跟小李說，但我不能不去見他。

我洗了臉，用涼毛巾敷住眼，一切都恢復的差不多了，憂心重重地去見小李。小李情緒不好。我倆都沒去吃晚飯，實質性問題不敢告訴他，只說領導對我們年紀輕就談戀愛有意見，如果斷絕關

係他就可以保留軍籍。

小李太了解我，不相信我的話，他用「我們可以不結婚，爲什麼要斷絕關係」一句話就把我堵的沒了話，這本來就不符合邏輯，他捧起我的臉，發現我哭過，驚問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支吾地說不出來，他馬上警覺出問題，不像我說的那麼簡單，追問我去北京到底遇上了什麼事。我的沉默激發了他的判斷：「你一定是犧牲自己來保護我。我不要，張寧，你給我聽着，我寧願不要這身軍裝也不跟你斷絕關係，走到天涯海角我們也要在一起。你不要再爲我的事奔波求人，我認了。如果用你做交換，我寧願什麼也不要，我只要你，反正我本來就是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光蛋，什麼組織，我看透了，還有講理的地方嗎？」

他的話像槌子一樣一句一句敲砸在我心上，我的感受難過極了，他不知道面對的是何種勢力，一旦威脅成真，他會是什麼下場？從林立果初次見我到此時，這麼長時間他不會不知道我有一個男朋友，這次叫小李轉業已是公開挑戰，放我之後再要我已是下了最後決心，在強權面前，我和小李只是山林中的一對小羊，而林立果是隻虎。

小李的態度越堅定，我內心越驚怕，一旦發生不可測的劣變，他比我還無辜。而我們的感情一向是那麼純真，許多老演員形容我倆似「辦家家」，我們何曾想到這樣純的感情會有那麼惡的結局。

我不想做任何解釋，以我倆的能力根本沒辦法解脫，除非玉石俱焚，但就是死也不清不白，心有不甘，理智上明白這條路不可行。

與小李同宿舍的戰友吃完晚飯陸陸續續回來了，不能再在宿舍裏讓人家看着我們的苦樣子，我倆攜手走出大院，來到梅花山。寒風吹透我們的心，小李緊緊擁住我，久久不說話，雙方精神上都很沮喪之極：「組織上不講道理，我們還服從什麼。他不批，我們自己決定，豁出去不穿這套軍

裝。」小李激動憤慨地說。

我沒有回應，腦海裏浮現出當年黃莉阿姨的遭遇，那時小李還未分配到歌舞團。「文革」的政治氣氛，一旦發難恐怕我倆不僅僅只是開除軍籍和遣返原籍那麼簡單了事。即使小李仍蒙在鼓裏，但我們思想認識水平仍不能超越政治環境，就我思想上說，政治上根本沒想到反對領袖，只是對這一生生活問題極端想不通，多少次在心中自問，革命一定要長得漂亮？中央首長的夫人們沒幾個長得漂亮，可她們都是中國革命的佼佼者。我的思路局限到只有選擇犧牲自己一條路，我不願小李因我遭到滅頂之災，那樣他不但得不到我，他將比窮光蛋的處境更慘。

小李因我久久沉默不表態而猜疑痛苦，他捶打松樹，枯敗的松針嘩嘩落在地上。情緒是某種暗示，小李對我的沉默很傷心，他雖然重感情卻也不糊塗，我執意不回答北京之行內幕，他已猜到我思路的基本走向，回去的路上我倆再無話可說。

後幾天我們仍然天天在一起，不同的是只要我倆呆在一起不出半小時，就會有領導找藉口出現在面前把我們支開。過不了幾天，小李被派出去搞外調工作，接下去是不斷地派小李出差外調，領導也找他談話，許願發展他入黨，轉業的事再也不提。我倆就這樣心照不宣地分了手，小李體重驟降，面黃肌瘦，他遭受的精神打擊深重，人們紛紛議論我們分手的原因。有些人幸災樂禍的譏諷小李，我看在眼裏，聽在耳裏，內心麻木冰冷。這是我自己選擇的路，痛苦而無處申辯。

葉羣迂迴戰術繞過許夫人

林立果排除小李以後，又聽說許夫人插手我婚戀問題，既生氣又緊張。有關方面採取措施不露

痕迹地將我調派到野戰部隊體驗生活，不久又隨團遷移至南京郊區駐軍營區開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在這段時期嚴密防範外界異性接觸我。有些不了解內情的男子接觸我稍多些就被領導叫去談話，一些新調來的男演員奇怪我張寧是何許人，怎麼一接觸就「觸電」，讓領導們那麼緊張。有一個話劇團男演員被領導叫去「談思想」，得到警告是「你的黨票還想不想要」，這個男演員百思不解。他問領導：「聽說張寧運動中表現不錯，怎麼，她政治上也有問題？」領導答覆他：「她身上的事可不是一般政治問題，連我們都不敢沾邊，有專人管，少接觸為妙。」

我名義上是清查專案組裏的骨幹，實際上受特殊渠道內控，為防止接觸面多，將我分配到小專案組裏，只有四位工作人員，連我三名女性，僅有的一位男性是另一女工作人員的丈夫。

作息制度和活動範圍很嚴，除了居住的房子不能到其他專案組去，去食堂打開水也得兩人以上，不得獨自外出，更不許回南京。

所謂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是文化大革命的衍生物，說白了就是「秋後算賬」。毛澤東發動全國億萬人民造反，「大亂得到大治」，利用羣衆整垮了他的政治對立面，再反過來收拾「烏合之衆」。我後來見到林立果聽他說的十分明白：「共產黨的江山那會讓這些人去坐，哪次運動不秋後總算賬，布下陷阱叫人跳，利用完就失去價值，什麼『人民萬歲』，中國只有一個萬歲。」

運動中無人不造反，這是政治態度，掌握不好分寸就成了「動亂根源」，交代思想動機，挖組織背景。全國大串聯哪個組織沒有縱橫交錯的關係？其中一個組織有「問題」就瓜連上很多其他組織，瞬間全國都成了「五一六集團」的勢力，很多組織的羣衆都成了「反革命」分子受到嚴酷整肅。我團一些遭到反咬連坐的演員因為實在交代不出所謂的「罪行」，有的上吊自殺，割腕自殺，吞安眠藥自殺，甚至假槍斃嚇瘋掉。不少演員被逼交代不出問題，不給睡覺不給吃飯。爲了「過

關」，一些所謂的「反革命骨幹」即運動中的造反頭頭，亂咬人亂交代，喪失做人道德，咬得人人都是「反革命」，就連領導層也受到嫌疑，不得不從野戰部隊抽調大批指戰員充實更換領導層。最後連我也被嫉妒心重的人咬上「偷聽敵台」，根據是我有一部日本進口的袖珍半導體收音機。

正當「窩裏反」亂得一鍋粥之時，江水偷跑到南京來找我。南京有人咬我「偷聽敵台」的消息傳到北京，林立果很着急，擔心我遭到整肅，葉羣也怕節外生枝，決定立即調我進京「脫離險境」。江水利用職務之便偷聽到葉羣與胡敏的電話。他早知我態度，以為我不知北京情況，出於他另一番動機，向組織上謊報家鄉父親病重，請假回鄉。但組織上發現他買的是上南京的車票，他在南京一無親二無友，引起胡敏懷疑。當江水到達南京站，一出站台便被守候的軍人逮捕，送往軍區第二招待所軟禁等候上面來人押回北京。江水至此決心背水一戰，利用熟人關係打聽到我在郊區的駐地，偷跑到營區要求見我，但崗哨事先已得到命令，攔阻他進營區。直到江水被押走，我一點不知道情況。事後江水告訴我，他不顧一切地來向我通消息，是想叫我拒絕北京調令。他在這件事上也是因為年輕缺乏政治經驗，他認為憑着他在運動中邱會作被造反派關押的生死關頭，替邱會作送信給林彪，救了邱會作一命，邱會作一定會出面替他說情，放他一馬的。

江水被押回北京後，邱氏夫婦很震怒，邱會作一向視他為親信，這件事情發生在他身上，不處理不好向林家交代。「邱辦」在很小的範圍內整肅他，開除軍籍，開除黨籍，秘密押送四川大山裏服苦役，沒有刑期。有人不但不同情他，還罵他「虎口拔牙，膽大包天」。

一九七零年五月，葉羣用中央軍委名義正式下達調令。南京軍區幹部部部長正是田姨，她看到調令很驚訝，「軍委要調張寧，事先我怎麼不知道？這丫頭嘴也特緊。調她回南京見我！」

北京方面就怕田姨攔擋，一條綫指示下來，清查班子的領導以很硬的藉口拒絕了田姨的命令，

說我有政治問題，正接受審查不能見人。田姨大怒，從沒有下級敢不聽她的，更不相信我有政治問題。她敏感地聯想到省革委會神秘的選人班子和傳聞中的我兩次北京之行，她決定親自上京摸底，看是誰敢背着她做如此大的動作，挖她的牆腳。

她一進京就摸到胡敏這個主，順籐摸瓜地進了林家，見到葉羣將一肚子惱怒洩到胡敏頭上。葉羣玩兩面派裝糊塗，迴避田姨提出的實質性問題。田姨見談不出結果，要求看望林彪，葉羣嘴上答應，偷寫一條給林彪：「田甫要見你。她對胡敏有意見，說話小心。」讓內勤送給林彪。

田姨見到林彪不知怎地改變了主意，問候幾句便退了出來。田姨回到南京氣憤不已，決定扣下我的幹部檔案，也以我有政治問題待審查為藉口不放人。一南一北兩位夫人鬧對立，一個是副統帥夫人，一個是「諸侯夫人」，都是權勢炙手可熱的不可得罪的人，南京軍區無人再敢插手這件事。而我的所謂「政治問題」也因這兩方面的背景，沒人敢動我。

田姨脾氣大是出了名的，葉羣不願得罪她，想出以迂迴方法麻痺她，待以時日再做打算。策略既定，便不再提調我之事，此事一擱便是一年，拖到一九七一年六月初。

一天上午，已提升為軍區宣傳部部長的政委來到營區駐地，傳我去辦公室個別談話，所有領導不得入內，我很不安。與小李分手近一年並沒見什麼動靜，雖然感受到被控的內在壓力，但並沒有災難臨頭，不僅又產生僥倖心理，必竟上面沒有跟我明確這層關係，說不定他們物色到更好的會放了我呢。此番政委突然來到，我懷着期望「大赦」的心情去見他。

政委的性格很善良，任我團政委之職時間很長，從沒對任何人發過脾氣，很多演員喜歡跟他開玩笑，羣衆關係很融洽，就像一個「老媽媽」。（政委主要職責管思想教育，經常做演員思想工作）他處理我這件事自覺非常棘手，素知我脾氣任性，說不好就頂牛。恐怕他已知道上面那個「主

兒」是誰，這成了他精神上的「靠山」，理直氣壯起來，當時全國上下對林彪的政治崇拜不容置疑，他不覺得這是一件不當的事，反覺得是給予我的殊榮。

我一進辦公室他便拉長了臉給我來個下馬威，以期鎮住我可能的「強詞奪理」。

「你交了個什麼朋友？一點政治警惕性也沒有。你知道你自己的問題嗎？」

「我沒有偷聽敵台。如果領導還不相信，可以叫那個混蛋來與我對質，我這個半導體可以充公，沒什麼可惜的。」我不明白他所說的「朋友」是什麼意思，就所謂的「政治問題」回答他。

「我不是說這件事。你想隱瞞？上面早察覺你思想不對頭，原來是受了那個人的挑唆。他已經交代，還咬上了你，你至今還想包庇他。」

我心裏很吃驚，莫非是江水？脫口問道：「你說的是江水嗎？他是邱副總長的人，他會有什麼問題？」

「你沒有一點階級鬥爭警惕性，五一六分子鑽的很深，無孔不入，他挑撥你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感情，他居心險惡，你還跟他交朋友，他都跟你說了些什麼？他給你的信裏都說了些什麼問題，你要老實向組織交代不能有隱瞞。」

我沉默不語，不相信江水是五一六分子，運動中他負有保衛邱會作的職責，並未參加造反活動，說他是反革命分子簡直胡扯。為什麼突然提到他，又提到信件與「交朋友」？他是給我來過一些信，每次都免不了談及對林立果的看法，我明白他的意思。對他給予我的理解與幫助十分感激，在當時我被困在邱家時，所有工作人員都迴避我，生怕我向他們提出問題，只他敢向我揭露秘密，我認定他是個正派人，在我困難的時候幫助了我，交這樣一個朋友有何不可。自從小李、曾邦元及我周圍的男性都被組織排斥以後，江水這個關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也是我情緒上的一種發洩，你

們不讓我逐意，我也不讓你們安心，至於後果如何我暫時不去考慮，因為只是書信而已，夠不上「實際罪行」。

「怎麼不說話啊？你還想保他？沒有用啦，他已經全部交代，受到嚴肅處理。」

「誰處理他？怎麼處理的？」我緊張道。

「這不是你問的，上面怎麼處理是上面的事，他洩露國家機密，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一定不會有好下場。現在是你要與他劃清界線，今後不准再交什麼朋友。無產階級司令部注重培養你，你的感情要有階級立場，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你不愛，還去愛誰？」

這些詞句太熟悉了！我一下明白過來，江水準是因我而遭到迫害，小李躲過的惡運江水沒躲過，太不公平道！江水只是我的朋友啊！

因我而害了一個無辜的人，我心中的憤忿與自責堵的一口氣上不來，滿腦子想的是上面會如何處置江水，他的政治前途讓我給毀了。

「你不要再存什麼幻想，老老實實聽候組織調令。」

「我不想去。我覺得……。」還未等我吐出心中的想法，政委就打斷道：「到現在你的思想還不開竅，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決定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是黨性、立場、感情的大問題，黨培養你那麼多年，可不希望你落到相反的下場。看見那些受審查的人沒有？你想跟她們一樣？江水那麼高的位子怎麼樣，觸法一樣處理。你偷聽敵台的事我們替你壓着啦，不要辜負了上面對你的期望。」

我沒有什麼話可說，一切抗爭都無用，組織的大網層層罩住我，即使「魚死網破」還得連累家人，一個江水就夠了，還得拉多少人替我墊背啊！

像以往一樣，其他領導見我從辦公室出來情緒極壞，但沒一人敢上前勸慰打聽。我一肚子委屈憤慨無處發洩，跑到宿舍後面的山上放聲嚎啕大哭，那裏沒有人，只有一個據說是給蔣介石修建又廢掉的墓穴，那座山名叫方山，荒草淒淒，我哭得情悲心傷。

同專案組的一位老演員丁梅華尋到了我，她是聽新調來的不知情的孫政委說我情緒不對，聽到山上有女子哭聲，怕是我發生意外，趕來察看。一見果然是我，披頭散髮淚痕滿面。她勸慰道：「別哭了，你這樣子讓誰見了都害怕。你的事我們不能問，就更要靠你自己想開點。你不節制點，讓專案對象看見聽見影響多不好，驚動了戰士傳出去還不知道會講些什麼。快回去吧，這山上沒人不安全，你跑到這裏來不害怕呀，走吧。」她一邊替我擦淚一邊拉我下山，我哭道：「我還害怕什麼。」下面的話嚙在心裏：我跟死了有什麼兩樣！活人被逼到這一步跟做鬼有什麼不同。

「快擦淚，把頭髮整理好，這樣下山會引起別人議論。」丁梅華陪我回到宿舍，讓我躺上牀休息，蒙着被子不讓人看到我哭腫的雙眼。我閉着眼睛，心裏翻騰不平。入夜也失眠，心想林立果愛我一頭烏黑長髮，我偏不讓他再看見。

第二天我跑到理髮室把齊腰長得在運動中也捨不得剪掉的長髮剪了，並且把頭髮剪到耳根，短短的，變成了當時風尚的「革命頭」，那是我最不喜歡的「鄉下二垛毛」。

不到一星期，老政委又來了，見到我便驚咋道：「你怎麼把辮子剪了？誰讓你剪的？」

「我自己剪的。」

「胡鬧！那麼好的辮子剪掉幹什麼！」

「小意思。我還想剃光頭當尼姑呢！」

「胡鬧，簡直胡說八道。」政委嘟囔着說，見我神情不對，話意頹廢，再不多說討無趣。

他是來傳達調令，命我明天離開營區回南京，限令三天之內上北京。

我抗爭道：「既然是正式調令，得讓我有點準備，不然不走。」

「還有什麼可準備的，軍人雷厲風行，三天準備還不夠？有這麼拖拖拉拉的嗎？」

「你說的三天從今天算起，後天走人，中間一天時間我光搬運宿舍的東西回家也來不及呀。誰知道猴年馬月才能回南京。」

「好吧，再給你一天，多一天也不行了。」

後來才知道，葉羣通過南京軍區的「內綫」一直在監視田姨的動向，時間久了，田姨也鬆懈了，沒有再控制我的檔案。此次田姨去上海開一個星期的會議，便有人向葉羣密報：「乘着田部長去上海開會，正是個機會，要調趕快調，等她察覺了再想調就難了，不知要等多久。」這就是限我四天之內離開南京的原因。葉羣的迂迴戰術終於成功了。

求援失敗異夢再現

我回到南京即奔家裏去，心內像貓爪抓撓，急得六神無主，想求助母親，又怕她的力量擋不住這股強勢，徒增母親困擾。

母親聽說軍委調我上北京工作，感到突然，女兒只會能歌善舞，調去軍委能幹什麼？我兩次去北京，她都以為是去外調出差，什麼時候跟軍委大衙門扯上了關係，怎麼一直沒聽女兒說起過呢。她再三盤問我，我支吾着說曾經見過一些軍委首長，她便以為是邱會作和吳法憲這兩個江西人關照女兒，女兒人見人愛，又是烈士遺孤，關照提攜也是應該的。

但是，母親對我走的倉促很感意外，她很自然地問我：「你許伯伯、田阿姨知道這事嗎？」我搖搖頭。母親再次感到意外，這麼大的事，他們怎麼會不知道？囑我走之前，抽空去向他們告別。我去北京母親沒有意見，反而很高興，自從我學舞蹈專業，她心裏一直很很不愉快，多少次想辦法找藉口想讓我改行，都未成功，就此無奈了十一年，女兒出息成主角，母親也稍安心。未料到「文革」又荒廢了女兒，跳舞總不是理想職業，年紀大了怎麼辦？母親一直鯁在心裏是塊心病，這下可好，軍委調女兒去，不論什麼工作，總比跳舞強。

我又試探地對母親說在偶然的情況下見到林彪，是在「首長俱樂部」裏，此時我仍不知道那就是毛家灣。母親震動不少，以她官場經驗，軍委的頭就是林彪，軍委怎會無來由地下調令，恐怕女兒今後的工作範圍層次不會低。她馬上打電話請父親的一位老戰友來家。

周伯伯是江西人，與父親同期入伍，時任南京高級步兵學院院長。他聽了母親的訴說以後也估摸不出軍委調我去幹什麼。他在長征時曾任林彪的警衛排排長，很熟悉林彪，對我說：「寧生，到軍委去工作一定會見到不少首長。林副主席是個非常好的人。不多話，我跟他那麼長時間從沒見他對下級人員發過火。好好爲無產階級司令部工作，做出成績，做出貢獻，不要辜負你爸爸對你的期望，爲你父母爭光。如果能見到林主席，代我問候一聲。」

我心裏慶幸沒有亮出「底牌」。從戰爭年代過來的同一輩老人，對感情處理方式與年輕人有差距。而我與同一代的年輕人又有某些差距。十歲會閱讀文學作品開始，俠肝義膽，忠孝仁慈，善良純美，人間美好的品質深深感動着我。我自小生長在優越的官家，卻交了一幫窮苦的小朋友，儘管十歲入伍後政治教育嚴格，在我幼小的心靈上早已銘刻了抹不掉的人類美好的樸實的東西。

我深知在林立果這件事上我很孤立，若真跟母親說白了，萬一意見相左，母親太了解我性格，

去到北京後還不讓母親擔心死。她自父親去世後，受的打擊磨難太多，她那心臟病還能承受多少壓力？我最後決定不向母親吐露實情。

這個時候我必須去見許氏夫婦。從一九六九年初開始直到現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因為林家沒有明確這件事，我又擔着「洩露國家機密」的威協，說不清道不明的事何必自找麻煩又驚動別人。現在下了最後「通牒」，一切成真有根有據，我得去求助許伯伯田阿姨，請他們爲我說句話。

第二天我就去找他們。該我命中有此一劫，許伯伯上北京開政治局會議，田阿姨去上海開會。失望之下返回團裏，蔣司令正等着我。

他是最後做我思想工作，算是送別。他精神飽滿，喜悅之中帶着嚴肅，他告誡我去北京以後「一切聽從上面安排，再不可任性不聽話」，說我第二次上北京「不服從組織命令，把全盤計劃都打亂了」，是指當時林立果想速戰速決完成婚事，因察覺我有抵觸情緒，只得暫且放下。蔣司令提及此事就生氣，訓斥我「別的女孩都想不到的好事你卻不願意，真是不知好歹！」他再一次強調「你調去北京就不是南京軍區的人了，出了問題我們可管不了你，不爲自己也得爲家裏人想想，不要爲個人問題讓整個家庭爲你背政治黑鍋。」

我聽出蔣司令不但很了解情況而且很贊成此事，由原來的謹慎害怕變成積極促成，他以長輩和上級的雙重身分以他的標準盡了雙重責任。

我一直沉默不語聽他說完，問道：「我碰到問題該找誰。」

他未料到我思想仍擱淺沒有一點進步，生氣道：「你怎麼不開竅？！是真不明白還是假不明白？該找誰？是你想的嗎？一切由不得你做主，聽組織的。」

我直視着他，毫不迴避，心中僅有的一點長輩觀念蕩然無存。在這最後關鍵時刻向他求教一點

護身的主意，他竟拒絕，如果我是他的女兒，他做何想？！突然悲從心湧，如果父親還活着，你們敢這樣欺負我嗎！

他或許是窺見了我的心聲，不自然地乾咳兩聲不再說話，我與他沒有道別就走出屋子。

屋外陽光明媚，花草盎然，我的視覺突然出現異常，花草陽光皆無顏色；一片光白，與我先前所見不一樣，眼前浮現出林立果高大魁梧的身影，臉色蒼白，緊緊地盯視我，我感到渾身一股寒氣直透心裏，不禁打了個寒顫。寒顫一過，一切又恢復正常。

入夜做了一夢：新街口一家書店門口圍聚許多人，向店裏張望，我詫異他們為何不進去。擠到跟前察看，原來牆上掛着一副美麗的圖畫：左邊剔透的冰崖上懸空斜伸出一株粉色梅花，雪花飄墜在花朵上；右邊一叢碧竹，枝葉上的露珠映着朝陽顯得五彩繽紛，竹根下一棵蘭草花發出沁人肺腑的芳香。從門口到畫之間的地板上鋪滿貴重的象牙玉石雕刻的器皿，人們無法進門。我用腳尖功夫利用空隙低頭尋路至畫跟前，想仔細看看這副似真境般的好畫。及至跟前抬頭再看，竟嚇得雙手捂臉「哇」地一聲背轉身去，正撞入一個軍人懷中，他拍拍我背脊說：「沒什麼可怕的，這副畫本來就這樣，你再仔細瞧瞧。」我心有餘悸地轉身看：漫天黃沙之中一座大荒塚，塚上的枯草被凜烈的西北風吹得搖拽不停，陰黑的塚上顯出兩行綠瑩瑩的小隸字：×××生於×年×月；卒於×年×月。沒有墓碑名號，我從沒見過這樣大的墓，小隸字中的名字和具體年月數字都用×代替。我想讓身後的那個軍人給我解釋為何這副畫「本來就這樣」，因我先前看的並不是這樣呀。回頭一看，根本沒有軍人，四周黑暗，我恍若置身在一個黑洞中，懼駭中驚醒。

後來在中央專案組裏，專案人員拿出事現場照片給我們看，我覺得那一片沙漠地形很熟，似曾在哪見過，回想起這個夢，竟與林家父子最終的歸宿吻合，真不知道如何解釋。小時候，父親病危

前一段時間，我見到他身邊有東西，幼小的心靈被陰暗的恐懼籠罩着，怕大人斥罵不敢說，現在人長大了還遇這類怪事。

昏昏沉沉地到了離別南京的第四天，團裏派了一部車靜悄悄地將我送到火車站，全團都在郊區營地，沒人知道我走。

火車啓動時，我憋了很久的眼淚再也忍不住，望着母親哭起來。母親十分不捨，再三叮嚀：「多來信，想家就回來看看。我有空一定會去看你。」

我哭得更傷心，這火車輪一轉，從此命運不再由我支配，我已失去了自主，「侯門深似海」，一入皇苑禁地，不知何年何月在何種情況下才能重返故鄉。

改行學醫

六月初的南方田野花團錦簇，油菜花、蕎麥花、蘿蔔花、紫雲英、槐花等等處處盛開，每到這個季節，我都跟兄弟們到田野裏放蜂採蜜、上山採茶、摘蘑菇木耳。從車窗看着一片片田野快速往後逝去，我的心好似一點一點被削去，空曠、孤寂與恐懼的感覺隨着車輪的前進越來越深，我面臨實際的威脅越來越近，如何處置？該怎麼辦？北京雖然有許多熟悉的長輩，但我不會再有自由，不可能得到他們幫助。我將獨立面對一切。

六月四日下午我到達北京，胡敏與吳秘書已在站台等候。見面無語，胡敏神情上略顯出尬尷。上了車，胡敏微嘆，說我瘦了，爲何剪掉頭髮，她說話很小心，雙方心中都有「病」，這話說多了也乏味。一路無語到了東郊七機部招待所。

我單獨住二樓，兩邊走道封死，走廊上放一張乒乓球桌供我活動，一天三餐由招待所所長負責送上來，服務員及閒雜人等不得上樓。

胡敏安置妥當後又交代我：「不要到外面去，隨時會有人來看你，需要什麼告訴所長，他會替你辦。」我知道自己又進入軟禁狀態。

胡敏以「商量」的口氣對我說：「今後你不能再搞文藝工作。我們考慮你改行學醫，今後不管做什麼，掌握一些醫學知識很有用。很多首長的夫人都學過醫，魯迅的夫人許廣平也懂醫，照顧起來方便。」她見我無什麼表示，又接着說：「現在有三個地方供你選擇，一個是總後的七醫大，在重慶，太遠；一個是河北石家莊護士學校；還有一個就在北京三零一醫訓班，你看哪個好？選擇一個。」

我未料到此生還有機會重履父親遺願，也未料到她根本不提林立果之事，喜悅下感到有了一綫暫時擺脫的希望，我很快答覆道：「既然學醫，就要正規，我想去重慶七醫大或者石家莊護校。」這兩個單位的學制起碼在三年以上才可畢業，我便可以既學到技術又可躲避三年。

胡敏不禁又笑又嘆，指着我說：「就知道你會這樣。重慶和石家莊離北京太遠，照顧你不方便。三零一的醫訓班不錯，就在北京，你和立果接觸也方便，不接觸怎麼培養感情呢。」

胡敏成功地探明了我的態度，將我「冷卻」在招待所裏一個多星期，每天除了吳秘書來送一些新鮮水果看看情況以外，就是所長陪我打牌下棋打乒乓球。所長嚴格履行職責，從不問我來龍去脈，生活上照顧得無微不至，還格外開恩把涼台門打開，放我站涼台上看郊區景致。一隻喜鵲天天飛到涼台上啄食我喂它的點心，食完朝我喳喳一陣便飛走，望着它飛去的那份自由，心內羨慕不已。

六月中旬我進醫訓班學習，學員都是三零一總醫院系統下的有多年臨牀經驗的老護士，以所謂的新教育法快速培訓升格為醫生，學期兩年。教學樓兼宿舍就在三零一醫院後院靠游泳池的地方，與高幹病區大樓僅一小路之隔。

胡敏囑我「不可洩漏身分」，為我改名「張一寧」意即中國只此「一寧」。我笑了，說一寧與張寧沒啥區別，我還是叫張寧的好，她說不行，就叫「張力」吧。

「張力」來到醫訓班，想保密也難，護理待遇與住房格局一眼就讓人瞧出來頭不小，本來就是「護士」，還要專人負責護理食藥，大家住集體宿舍，我卻一人獨霸一大屋。我那纖纖身材，走路模樣，神情氣質也讓人瞧着不像醫路（一路）的人。身體好好的，動不動三天兩頭由護士長帶到高幹樓檢查身體，那是中央級首長去的地方，吃的保健藥也是政治局委員的待遇，人們紛紛猜測我的「身價」，不知怎地傳出「她是副統帥的兒媳」。偏巧「林辦」的于秘書和李秘書的愛人也來醫訓班進修，兩人守口如瓶，甚至不跟我接觸說話，越這樣越顯出反效果，人們更確定我是林家的人。

一切都是上面安排的，我無需表示什麼，以往的經驗，表示也沒用，隨它去。我很注意與大家的關係，相處的也不錯，有些人旁敲側擊希望從我嘴裏得到身分證實，這正是我不自在的心病，既就是沒有保密規定約束我，我也不願扯上這層關係，我希望大家以平常心待我，我就不會覺得孤獨了。但是無形的等級觀念仍將我與大家分開，加上我原本就不愛說話，生活習慣南方化，一點小事上都讓人錯覺我嬌氣：人家吃水果不剝皮不洗，擦擦就吃，我要洗了再剝皮方才下肚；吃飯素來食量小，窩窩頭幾口，照顧的雞蛋炒飯也是幾口，好壞一樣。

我的功課很多，因為沒有基礎，壓力很大，新式教育法是課堂與實踐相結合，經常去病區以患者病症針對課業討論，老護士們「輕車熟路」很快貫通，我卻要死記硬背消化成理解。課程項目

多，進程快速，林立果和葉羣三天兩頭接我出去，我真是分身乏術。精神壓力大，常夜裏失眠，不得不吃安眠藥維持，學業無法正常進行，到後來簡直就是混。

我很想當個醫生，卻學了藝術，未料到林立果爲我達成了父親的遺願，卻又偏偏是他們干擾我認真學醫，看來我這命是一生中都可能被他人支配，自己想做的事卻做不了主。

後來我學習的態度很消極，認清了所謂的學習只是個形式，葉羣根本不存心讓我學什麼，林立果又急着想結婚，我唯一可利用的就是以醫訓班的學期爲藉口，拖延林立果的結婚要求。

陸 劫

第四章：在林家的日子裏

初進毛家灣

葉羣對我有如鯁刺在喉，嚥下去疼，吐出來難。她爲林立果所做的一切，一是迫於林彪的表態，二是爲了籠絡兒子的心。她對我又忌又恨，唯一報復的方法就是從精神上虐待我，只要有機會，便假以顏色給我看。

林立果盼我到北京卻見不到我，葉羣吊兒子胃口也是迫兒子今後買她的賬，以我做交換條件。林立果不是沒有眼色的人，爲了我引發父母翻臉，他已佔了上風，人既已到手，見好就收，上下大小仍然有序；給葉羣一個面子下個台階，今後的麻煩也會少的，他顧慮葉羣會拿我作出氣筒，所以他很克制。

我到北京後十天，葉羣見林立果很「老實」，沒有不顧老娘的面子私會我，這才下了「懿旨」命我去毛家灣見她。

胡敏把我從醫訓班接到家裏，景物依舊，卻少了一個因我而遭到迫害的江水，心裏很不是滋味。我不能向胡敏打聽江水下落，她不會正視這件事，我心裏雖然很衝動，卻也明白不會有結果。

上午十點多鐘，林立果開着他的藍色伏爾加汽車到達胡敏家。我坐在胡敏臥室外間的起居室裏，突見林立果快步走來，那股衝勁從臉上綻露的喜色毫不掩飾他的激動，雖然他的笑容帶點羞澀，卻仍讓我內心泛起一陣震慄。不知爲什麼，見到他我就緊張，我對他的成見太深，自衛的本能太強，我未曾想過試着去理解他適應他。我到後來才明白，是他的行爲傷害得我太重。

我緩緩立起身，向他行軍禮，低下頭不說話。他僵立着望住我，手足失措地不知怎麼好。胡敏跟進來見狀緩和道：「來來，都坐下，站着不好說話。吃糖、喝茶、隨便聊聊，等部長回來，吃頓

便飯。」她將我們安置好，笑咪咪地退出起居室。

林立果隔一會乾咳一聲，隔一會又乾咳一聲，以期我聽到他的咳聲抬頭望他一眼。我真的上當，心想他幹麼老咳？他一咳我便望望他，他就迎着我的眼光發出期待的笑容，我低下頭不做回應，不管他什麼感受，我不感到有任何情趣。他很尷尬，端起茶喝兩口，說：「你喝茶，這是龍井茶。」

「我不喜歡喝茶。」

「你吃糖吧，這是花生糖，很有營養。來，吃一顆。」林立果把一顆剝了糖紙的糖粒往我嘴裏送。

我將頭側過一邊，從他手上接過糖。「謝謝，我自己來。」

林立果變得侷促不安，忍不住問道：「你爲什麼見到我總不說話？」見我不吭聲。他又問：「醫訓班的人對你好嗎？」我點點頭。他又說：「其實我也不愛說話。聽說你吃安眠藥，能不能吃最好不吃，你要鍛煉自己的意志，要堅強些。我從不吃安眠藥，我的工作很多，每天再忙，到了十點就睡覺，思想上築起一道堤，再多的事不去想它，睡好一覺第二天才能精力充沛的工作。你也要這樣，吃安眠藥會影響你身體，你照我的辦法試試看。」

林立果說完臉上發紅。我看着他，他越發顯得窘，低下頭喝茶。他皮膚像林彪，白皙腮鬚挺濃，刮過就顯得膚色青白沒有血色，出現紅潮就很明顯。他眼睛不小，像葉羣，配上他父親的那道濃眉高鼻，相貌不算醜。只是想問題和生氣時喜歡斜視，他父母沒有這個習慣，不知他心中崇拜哪個偶像學得這副醜模樣，厲害的時候連脖子都歪了。

我們僵坐着，他喝茶我吃糖，我很想坦率地向他談出一些想法和看法，我認爲所有的問題根源

出在他身上，與他直接談不管出現何種狀況，都是最有效果的，其他人爲他服務，我與別人談，只能增加麻煩而解決不了問題。所以我心中一直期待與他見一面。但眼下的場合不適合，我不願意事態再惡化，這種事很敏感不能讓他覺得太丟面子而惱羞成怒，我想和平的解決這層關係。

邱會作到家了，胡敏進來一見我倆的模樣就明白這次接觸又沒「來電」。她請我們去餐廳用午餐，席間邱會作仍是一副長輩樣子，問問林彪身體狀況再無多話，林立果回答完邱會作的問話也不說話。他不喜食中餐，吃兩口就停筷，我精神不爽也吃不下，不到二十分鐘應個景就結束飯局，桌上的四菜一湯幾乎沒有動。

胡敏圓場道：「立果今天有空過來坐坐，我招待得不好。吃了飯不要坐着，出去消消食。立果，你帶張寧先走，我後面走。」又笑對我說：「立果今天給你當車夫。」

林立果根本不懂客場應酬，站起來就往門外車邊跑，爲我開了後坐門，胡敏跟出來叮嚀他：「你開慢點，別嚇着小張。」林立果駕車技術很好，常跑飛車，轉彎不減速，有時猛衝猛煞車輪掙出火星，他到家「林辦」的人只要聽車聲就知道是他回來，其他司機不敢像他這般開車，都說他「開匪車」。

林立果以中速行駛，一路不斷從後視鏡瞧我，雙方一路無話到達毛家灣。進了大院覺得好熟，心想他領我到「首長俱樂部」來做什麼，邁進客廳乍見葉羣和林立衡坐在沙發上，身邊軍人都是那晚見過的，才悟覺這裏是林立果的家。

葉羣見我進門，笑容可鞠地從沙發中立起，身穿一套特製合身的嗶嘰軍裝，一頭精心修理好像自然捲曲的短髮，腳上一雙綠黃坡底皮鞋，迎上前拉住我手向我臉上左瞧右看，說：「氣色不錯。怎麼把那麼好的辮子剪了？你豆豆姐就喜歡你的辮子，真可惜，不過短髮也挺精神。來，跟我過去

坐坐。」我注意到她說話時眼睛剎間冷峻地朝我背後望一眼，那位置站的是林立果，等我坐到她身邊再抬眼已看不見林立果，他已從客廳裏消失。

林立衡在我坐下後也落坐在旁邊沙發上，微笑的看着我不說話，葉羣溫言細語問遍了我在醫訓班裏的生活學習與身體情況，叮嚀我要注意保密原則，要注意健康不要生病，關係到林彪的安全和健康，因為今後會經常接我「到家裏來。」狀態可親。

說話間胡敏進了客廳，葉羣拉住她手再三言謝，說：「你辛苦啦，我還得謝謝你呀。」我知道她在做給我看，因為她那雙眼不住地瞟我。

李處長走進客廳伏在葉羣耳旁悄語，葉羣立起身說：「今天首長身體還可以，我領你們去見見首長。」

熟悉的燈光幽暗的長廊，那間「乒乓球室」的對面，綠色帷幕拉起敞開像一座門，大客廳沿牆四周放一圍沙發。林彪一身銀灰色中山裝、黑色布鞋、頭帶銀灰色帽子端坐在一張雙人沙發上，他見我們進來，微笑地直視着我們，又望望葉羣，意思是等她介紹，我和胡敏被葉羣領到林彪跟前——介紹握手，他坐着沒有起身。近距離觀看接觸，我不禁從內心感到驚異，他竟然如此衰弱，手冰涼單薄沒有勁，我相信以我這樣的體力輕輕推他一把他肯定會跌倒。戰功赫赫威揚四海的副統帥身體如此差，出乎我意料。電影上看他雖然瘦，億萬人民祝他永遠健康，實際上他卻是個生命燭光搖曳暗淡的老人。我內心突然湧上一陣莫名的哀傷，我仍然籠罩在政治信仰中，這種感情自己一時也辨不清楚。

後來我知道林彪裝假得很痛苦。坊間盛傳他吸食毒品，他自己並不知道吃什麼「藥」。一切從政治需要出發，毛澤東數次上天安門接見紅衛兵，要林彪陪同接見，葉羣為應付局面下令醫生給林

彪服食「興奮劑」，騙林彪說是「進口藥」，服後可以「提精神」。林彪食後藥性發作，厲害時竟然手舞足蹈語無倫次，等到藥性稍緩，立即發車上天安門，人們所見他的「紅光滿面」是他「藥潮」未退。人們可能還記得他每次上天安門講話的腔調拖的又長又亢奮，卻沒底氣，因為那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力氣，每次下了天安門回到毛家灣便大病一場，數次連番用藥，險折林彪性命，葉羣曾爲此嚎啕大哭過，自責道：「首長這麼受罪不如死了的好，我真作孽啊！」

林彪接見我們約十多分鐘，葉羣對他褒揚胡敏：「胡主任爲孩子們的事操了不少心，孩子們的事得好好謝她，吃水不忘掘井人啊。」

胡敏謙道：「哪裏，首長、主任都爲國家大事繁忙，這是我們該做的。」

葉羣又對林彪說了安排我學習的情況，林彪自始至終微笑着聽她說，該點頭的地方點個頭。直到我們要出去了，林彪發話問陪坐的林立衡：「你好不好？」

未等立衡開口，葉羣代答道：「豆豆不錯，最近忙些，今天是胡主任和張寧過來，豆豆來陪陪。」林彪和立衡對望着，父女倆都不再說話，大家退出。

直到我離開毛家灣，林立果都沒露面，這以後成了規律。葉羣代替兒子跟我「談戀愛」、「培養感情」，只要林立果露一下面，葉羣就不高興，林立果在家裏也失去了與我接觸的機會。

林立果偷越「禁區」

從毛家灣回來的第二天上午九點多鐘，林立果帶着周宇馳到醫院將我接走，怕我不走，謊稱是葉羣安排我們到周宇馳家去做客。我想既然是周宇馳家，一定有家屬在，放心跟他們走。

行車途中林立果情緒很好，周宇馳駕駛，林立果坐我身側，不住側臉瞧看我神情，雙眼常看我的手。我看那神情是想接觸我的手，便將雙手放在腿上握成拳交疊着，不讓他有機會碰我手指。

林立果見我這樣，突然無聲地笑起來，對周宇馳說：「老周，把音樂開開，輕鬆輕鬆。」說畢又朝我笑，我明白他在說我，反倒不好意思。

我非常驚奇，以爲耳朵聽錯，音響裏傳出的竟是西方搖滾樂，在當時紅透天的左派文化革命中，聽這種音樂即是反動，在基層準被政治收審。林立果欣賞我驚疑的神情，問是什麼音樂，什麼音響，我說是立體聲搖滾樂，輪到他驚奇了。周宇馳哈哈笑道：「呵，看不出小張挺懂音響，還聽出是立體聲。」林立果擺弄的東西都是進口渠道得來，在當時社會上是稀罕物，我懂得這些得賜於兩次出國見了世面。

林立果高興地問道：「你喜歡嗎？」我點點頭。他更加得意地說：「那個『旗手』是『下里巴人』，懂什麼藝術。總有一天，我會讓中國人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麼好的音樂。」

周宇馳從後視鏡中看到我神色不對，忙打叉說道：「別扯遠了，莫談國事。哈哈。」林立果不服氣地嘴裏「吭」一聲不再言語，我卻沉思到他的話意裏，「旗手」不就是江青嘛，「四輩」（電影地雷戰、地道戰、南征北戰、小兵張嘎）「八素」（八個樣板戲），百姓們確實早已看膩了，「百花齊放」的文藝政策成了江青獨家「崢嶸」，誰敢說一點反對意見？林立果說的話我是不敢說，但他確實說到了點上，讓人感到既驚悸又痛快。我內心不由地對他另眼相看，覺得他與衆多高幹子弟有些不同。但很快又被他父親的地位解釋了，並未察覺他內心政治上的叛逆。

車子駛進西郊空軍學院，在一片不成林的小樹林裏有一幢灰磚兩層小樓，周圍房舍不多，挺安靜，汽車鳴笛後，樓裏跑出一個高大不說話的士兵，爲我們開門，送茶倒水。我以爲他是啞巴，啞

巴怎會當兵？可他的神情簡直與啞巴一般無二。林立果和周宇馳即使跟他說話，他只做事不回應。後來得知這個戰士很老實極不喜說話。林立果很喜歡他，也信任他，平時就把小樓託咐他照管。

這小樓從外面看是兩層，實際上有三層，一樓士兵住着，一個車庫和擺放東西的雜間；二樓客廳，一圈官式沙發，有乒乓球桌和一幕映布，可以看電影；三樓是林立果辦公室，桌上放着保密電話，靠牆的「櫃子」實際上是多個鉛製手提箱累疊在一起，每個手提箱內分類裝着林立果的文件，出差時需用哪個拎起就走，省了整理時間。辦公室隔壁是連帶洗漱間的臥室，一張軍用雙人木板牀，上面鋪着草蓆，一頂白色尼龍蚊帳，被褥是部隊發的，陳設很簡單。我看了這裏不像周宇馳的家，周宇馳不再隱瞞，告訴我這是「林副部長在空軍學院的宿舍」。

林立果約我出來是想向我「交底」，他有心理準備，我卻無數，一見周宇馳退出去我立刻緊張起來，坐沙發上如坐針氈，忐忑不安，額上不禁冒出汗來。林立果從沙發邊一箱汽水中拎出一瓶開了蓋遞給我，我吸吮兩口覺得太刺激，搖頭不喝，林立果接過一口氣灌下肚，見我冒汗便趨前動手要替我脫衣服。其實他是想以關心示好，我卻更加緊張，忙避開他自己脫了軍裝外衣，內穿淡蘋果綠襯衣，他竟看得眼發直，我知道自己皮膚白，配上這件襯衣更顯得亮，可我壓根兒不想引誘他，也沒別處躲，只得低頭坐着。

林立果看好久，不禁嘆口氣說：「你爲什麼總把我們的距離拉那麼大？」他知道我不會回答他，自顧自的說下去：「我出來一次不容易，這次出來時間也不能呆得太久。希望你理解我的苦衷。我們的事，葉主任有意見……。」

我反應極快接口道：「主任有意見，你應該聽她的，她國事繁忙，再爲我的事操心太不應該了。」

林立果不睬我的話意，接下去說：「不過她已有了一些改變，在這件事上我們各做一半主。你不要有什麼顧慮，我告訴你是讓你知道她的真實態度……」

「在終身大事上你應該遵從你媽媽意見的……」

「不」，林立果打斷我說：「我和立衡從不叫她媽媽，只叫她主任。你以後也要這樣。」

就是官場表面文章也不致於不認媽媽啊，他們母子之間怎麼回事？我不理解地望住他，他表情冷淡，談及母親會有這種毫無親情的感覺，令我實在吃驚。

林立果見我很不安，進一步說道：「我們的事，主任是孤立的，現在是三比一。主任對你有意見，你心中有數不要背思想包袱。」

他見我不說話，又說：「我平時工作忙，很少回家，經常下部隊了解情況。你要忍耐一段時間，等機會我想辦法把你調到空軍，這樣我就可以照顧你，但是現在還不行。」

我仍然沒有表示，他突然問道：「你看我們現在結婚怎麼樣？」

我驚得抬頭望着他連連搖頭道：「不行。醫訓班剛剛開課，學習期間結婚影響不好，兩年以後畢業了再說吧。」

林立果似有準備，但仍顯出一絲失望，沉默好一會低沉地說：「人是有感情的，你老這樣，我也受不了，今後我的工作會經常外出，你要理解我。」

這下觸到我的心病，心裏恨道：「早料到你婚後家裏擺設一個，外面養上幾個，隨你去，反正我早看透了，我這一生婚姻徒有虛表而已。」我對他的成見竟然完全不理會他的感受，反把他往壞處想。以後才知道他在生活問題上還是挺認真，葉羣看上要控制的女孩他看不上；他自組的空軍選人班子爲他選在身邊的女孩他不染指，因爲他自組的班子是爲了對抗葉羣做給葉羣看的，反而他

身邊人受惠，幾個像樣的女孩介紹給他們做老婆或戀人。直到九月十日晚上，他因強烈的精神挫折而尋求小張的安慰。他對小袁有好感，卻不去碰她，就像對我一樣，始終不強求。

林立果很煩悶，脫掉軍外套，說我：「你就不能跟我說幾句嗎？怎麼老是跟我沒話說？」

我想我的態度他是清楚了，只不過不願正視罷了，談也無益，最重要的是爲江水開脫，便問他：「江水的事你知道嗎？處理得不公平，你要說句話。」

「江水？！哦，你是說那個警衛參謀。他的事後來聽說了點，不太清楚。不過，我可以替你問問。」林立果說的是真話。他心裏有氣，也反擊我一個下不了台的問題：「聽說你跟曾邦元談戀愛，有這回事嗎？」

「你爲什麼不說我跟小李談戀愛？我和曾邦元只是朋友，根本沒談戀愛！你聽誰胡謔？」

「看你，生啥氣，我也是聽人說的，我在江蘇的耳目很多啊，你一舉一動我都知道。」

我瞪大眼睛瞧他，他雖有點不好意思，但神情和笑容顯示調侃的味道，再認真下去恐怕落他的圈套，扯不清楚的事不談了。

我又想到離開南京時，新任孫政委與我告別的一段話：「小張，你走了我們不能送。我雖然不知道你身上的事，但你上去見到首長的機會不會少。如果有可能，向首長問問落實『五一六』分子的政策。運動這麼搞下去，揪出的人越來越多，將來怎麼落實政策是個大問題，我心裏不踏實啊，我就這一件事拜託你，一定別忘嘍，有消息給個信。」當時我已聽出孫政委對運動有看法，與我內心想法不謀而合，我一直不相信與我朝夕共處多年的戰友們一夜之間會變成反革命，不就是造反過頭了嘛，認識錯了就算了，幹麼非要打成反革命。

我很認真地問林立果：「基層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我團二百多號人有近二百人是『五

一六』，這也太玄了。擴大化的嚴重後果涉及到落實政策，運動搞到什麼時候算個了？」

林立果初時睜着「刮目相看」的眼神看着我，瞬間哈哈大笑起來，不假思索地道：「我不相信有『五一六』。江蘇搞出那麼多，上海就沒一個？都是張春橋和許世友在爭奪勢力範圍。那個張春橋就怕掌握不了軍權。」

我腦袋好似挨了一重擊，他的話和語氣超然的與時政格格不入，我不理解地駁斥他：「清查『五一六』集團是毛主席下的指示，你爸爸也說過，全國革命的師生員工團結起來，打倒『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你怎麼這樣說？」

林立果不屑地一笑，說：「你剛上來，很多事不懂，以後你就知道。怎麼給你解釋呢，你知道法國總統戴高樂的名言嗎？他說政治鬥爭是最骯髒的，無實話可言。」

我傻愣着，思路完全轉不過彎，我再次強烈感到他與很多高幹子弟不同，他的思想與我們這一代受着同一教育模式的青年人不同。他很敏感，知道我想什麼，說：「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教育正規、條件優越、潛力很大，但沒有出息。文化大革命都起來造反，革命者都成了反革命者，『五一六』就是最好的例子。好啦，我看你對我的觀點一時不會理解，不說這些了，談點別的吧。」

他的觀點我想都不敢想，在基層他應該是進政治大牢的人，但他是林副主席的兒子，他的背景給予他特殊的政治待遇，可我總覺得除了這些客觀條件以外，他確實與其他人不同，他是個異數。

林立果主動介紹他的愛好和生活，言談中不時讓我感到他缺乏母愛和孤獨的情懷。他坦承對選美有看法，我知道了他在這一問題上和林立衡是統一戰綫，葉羣對他的控制簡直不像是一個母親，他說：「我忍受不了，我常下部隊。只要回北京，到哪裏她都派人盯着，我汽車上也被她按電話，常在電話裏找我，走在路上她也知道我在哪裏。我今天約你來這裏，以後不知什麼時候再有機會，

我知道我們之間有距離，但你爲什麼還要人爲的拉大我們的距離？人的感情是珍貴的，你不要再有心理上的隔閡，好不好？」

他的神情和語氣很坦白，我受到觸動，但小李和江水的事在我精神上是塊陰影，我忍不住哽咽道：「我知道，但你總得給我一點時間吧。」

林立果替我擦眼淚，我沒有再迴避，內心的委屈和無奈，又添了一些自己也說不清的對林立果的同情，眼淚竟不聽話的流個不住。

林立果真的尊重我的意思，沒有在我表示出軟弱的時候乘虛而入，他的溫情止到替我擦眼淚。我不由地多了一份安心。

客廳外面有人敲門，周宇馳捧着半個西瓜進來笑道：「噯，大熱天說那麼多話，吃塊西瓜解解暑。」

我搖頭道：「謝謝，我不吃涼東西。」

林立果一聽，立即對愣在那裏的周宇馳說：「去把西瓜用開水燙燙。」

我不知所措地望着他，他一臉正經，不是開玩笑。周宇馳真的將西瓜切成塊裝在碗裏用開水溫好端給我，我不得不吃。微溫的西瓜吃在嘴裏忍不住覺得好笑，這林立果做事違逆常理，虧他想得出，怪不得他父母常說他「邪端異說」、「標新立異」，看來說的是真話。

林立果問我：「好不好吃？」看他那副「傻」樣，我真不知說什麼，因爲溫吞的西瓜一點不好吃。

周宇馳在一旁見狀湊熱鬧「打邊鼓」說：「副部長要人侍候，今天倒侍候起你來。我們副部長是個天才，他搞的東西我們不懂，他搞技術革新，我們都得向他學習。來，我拿幾樣東西給你看看。」

看。」說罷跑進一小屋搬出幾架攝影機、收錄機、報話機、高焦距相機之類的東西，這在當時是民間看不到的甚至被認為是「特務工具」的東西。周宇馳介紹說，林立果正改造它們。我聽着很乏味，因為我根本不懂。林立果見我不感興趣，叫周宇馳收回去並傳中午飯。

午飯很豐盛，七八樣菜擺滿餐桌，周宇馳說林立果不吃中餐，今天特意陪我。沒吃兩口我就胃疼，停筷不食。林立果想重做，周宇馳問我想吃什麼，其實我是心裏堵得慌，食慾全無，吃了兩口反而引發胃病。

坐回沙發不久，胃裏劇烈絞痛，疼得虛汗淋漓喘不上氣。林立果發現時我已是不住痛苦上臉，緊皺眉頭，臉色蒼白，舌頭漸漸發麻。我過去犯有這種診不明的病，一旦舌頭發麻，離休克就不遠了，我心裏緊張極了。

林立果見狀，立即架扶我進臥室躺下，轉身跑下樓，隔不一會端着一碗燒開的桔子水來到牀前。他從不喝白水，渴了就喝飲料。他勸我喝口桔水暖暖胃，我擔心甜水下肚更糟糕，不肯喝。他便蹲下靠着牀頭用小勺強喂我幾口，將碗放牀頭櫃上，叫我躺一會休息，他退了出去。周宇馳怕出事，勸他快送我回醫院，他不肯，要等等看發展再說。

我調勻呼吸，靜靜地躺着，竭力讓思想平靜，我知道發病的根本原因是精神太緊張，林立果向我交底，無意中讓我知道葉羣的態度，今後面對這個強勢女人，我如何自處？很可能將來她就是我的婆婆，我將在她面前怎樣生活？這種地位的女人對我有意見，放在任何一個女子身上都經受不起啊！林立果的關心反增添了我更重的精神負擔，竟當他面險些發病，我也真是太軟弱了。而林立果至死都不知道這場病是他嚇出來的。

躺下不一會，氣順了，舌頭發麻的感覺消退，除了胃部仍脹痛，其餘感覺都漸好。林立果進來

蹲在牀頭凝神呆呆地看我，我不好意思坐起來，說要回去好好休息。他把我一隻手放在他雙手裏緊緊握着貼在額上待了一會，答應了。

正在此時，周宇馳推門進來，神色緊張的說：「主任正在找你，快送小張回去，你也快回去。」

下午近五點我回到醫院，像來時一樣，林立果不敢把車開進大院，怕人認出。以後來接我的車都這樣，離醫訓班很遠，就像做賊似的怕人見到。

夾縫裏生活

林立果大學時期一位同學正是胡敏的大兒媳，父親是國務院煤炭部部長，文革初期慘被鬥死。一天，她來約我去毛家灣玩，一路上向我介紹林立果的爲人，同輩的人容易說話，我聽得進去是因爲她說的與我感受到的一樣，她和胡敏不知道林立果自己的行動比旁人做多少次工作都有用。

葉羣一見到我就熱情地拉着我靠着她坐下，又問飲食又問睡眠，親熱地說：「到家啦，隨便點，以後你要常來陪陪我。」要不是林立果向我交了底，真會讓她灌迷糊了。

閒聊間，葉羣突然斜睨我背後，表情驟然冷卻，就像做戲一樣把我嚇一跳。忙回頭看，林立果不知什麼時候悄然立在我背後。葉羣拉着長眼皮聲調平板地對他說：「你工作忙，走吧。你忙工作我支持你。」她分明是趕林立果，我垂下頭，耳裏聽着他離去的腳步聲。再好的會客氣氛也會被葉羣這種毫不掩飾的不近情理的態度破壞。可是葉羣轉眼之間又笑容燦爛，好像剛才走的不是她的兒子，面前坐着的也不是她未來的媳婦。我深切感受到林立果爲什麼不叫她媽媽，她根本沒有一點母

親的味道，稱呼她「主任」一點不冤她。

胡敏隨後也到。內勤端出茶水和水果，東北出產的紫皮大櫻桃南方從未見過，我拿一顆品嘗，抬頭見葉羣正不高興地盯着我，想起林立果的話：「主任迫於壓力妥協了，她對你有意見，內冷外熱，你要注意。」立即收斂，葉羣移開視線與胡敏說笑，又說我：「你是家裏人，還不快招待胡阿姨。」

我實在是沒有準備這麼快就成為她的「家裏人」，她剛才對我和林立果的態度，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身分的人。

胡敏將一切都看在眼裏，她很了解葉羣對我的態度，但她不能說什麼，她以客人和下屬的身分恭謹地應酬着葉羣。

直到出門葉羣沒再與我說一句話，好似我不存在。林立果從客廳外的走廊上兩次經過，瞬間瞄我一眼，卻不進門。想到今後夾在他母子之間我的日子怎麼過？心裏很不是滋味。

以後，葉羣常在晚上派車接我上毛家灣看電影，她作息時間黑白顛倒，她明知我白天要上課，卻次次搞到深夜二點多才放我回去。說是讓我「陪她」卻十有八九丟下我獨坐放映室，她不准林立果進放映室，我也不能自做主張早走，我清楚她是對我們還以「顏色」，既入了「籠子」，只得由她擺布。每次都弄得我精疲力盡。不敢偷睡，她會中途突然進來，問我電影情節，我如果講不上就是對她的「關愛」不恭。每次回去在車上我就睡着，抵達醫訓班還醒不來，負責送我的內勤警衛參謀小劉說我：「再把你拉回毛家灣你都不知道。」

更惡作劇的是葉羣故意弄一些戰爭恐怖片讓我看，一晚看兩部，火把人燒的像鬼一樣還爬起來掙扎喊叫，更加重我的精神衰弱，失眠症越來越重。她忌諱兒子與我約會，把白天和晚上時間排

滿，沒有多餘時間讓林立果鑽空子。

林立果知道葉羣折磨我，向她提意見：「張寧本來就睡眠不好，體質很弱，不能再讓她看恐怖片，也不要每次都搞那麼晚。」

葉羣再見到我，臉上雖笑咪咪的，話卻帶刺：「聽說你看了電影晚上睡不好覺？立果說你休息不好心疼你呀。好啦，既然不喜歡，我叫他們換掉，不然立果好怪我不讓你睡好覺啦。」

有一次葉羣心血來潮，召集胡敏和林立果及他空軍的一幫同事們到毛家灣玩，難得的一次聚會，葉羣還差一點跟林立果鬧翻臉。

起因是葉羣要大家出節目，她「哪壺不開提哪壺」，首先點林立果的名，林立果腼腆不肯，葉羣當衆變臉，冷冷地盯視林立果，不說一句話，全場人驚得鴉雀無聲，掉根針都能聽見。林立果沒料到葉羣當衆叫他難看，也動了火，不示弱的斜睨葉羣，一臉煞氣。母子對峙的場面真叫人害怕。我想解圍，搞文藝的出個節目並不難，但立即敏感到葉羣是使氣，故意當衆煞林立果銳氣，這不但讓我看不過，也是讓林立果那班「弟兄」看，我若出頭可能更糟，說不定出什麼難聽刺耳的話呢。

周宇馳挺靈活，找的藉口也恰當：「立果是我們空軍的人（他故意不提林立果副部長職稱），我來做個代表出個節目，不會唱跳，說個笑話。」他說的是丈夫怕老婆打，鑽牀肚裏不敢出來，還對老婆理直氣壯的說：「男子漢大丈夫，說不出來就不出來！」故事講完了，葉羣有了笑容，大家鬆了口氣，氣氛稍緩，林立果卻仍然陰着臉不高興，葉羣也不理他。

胡敏爲不使僵場也來一段「山西人愛吃醋」。一個人出差到山西，大街小巷家家戶戶都有醋缸，大小餐館落座先上醋。離開山西上火車，車頭啓動發出「哧呢，哧呢」的聲音恰似「吃醋」，這人說山西人愛吃醋連山西火車也吃醋。胡敏嘴裏模仿火車啓動聲維妙維肖，逗得大家滿堂笑，葉

羣樂得直拍胡敏肩膀說：「你真會說笑話，看來你還是個能手，有空常來，給首長說說，逗他樂樂。」

胡敏不好意思道：「不會說，湊湊趣吧。」

林立果情緒也好轉，對胡敏兒媳說：「老同學來一個。」

大家不約而同向她那八個多月身孕的大肚子，我想林立果太不照顧人，難爲個孕婦幹什麼。胡敏的兒媳倒很爽快，立起身笑道：「獻醜了，沒什麼節目，給大家彈個曲。」她手上沒樂器，彈什麼曲？大家不解地望着她。她轉過身去背向大家，右手捏鼻，左手食指撇點鼻翼，頓時發出一種極似結他的音色，悠揚地「彈奏」一曲南斯拉夫電影主題歌《老朋友再見》，模樣實在滑稽絕頂又出乎人們意料之外，衆人笑聲不止。葉羣笑出眼淚，掏出手帕揩拭，上氣不接下氣連說：「絕了！絕了！她怎麼彈出來的。」胡敏憐愛地望着她的媳婦，微笑不語。她很喜歡這個既有知識又通達世態的媳婦。兩個月以後發生九·一三事件，她正生產做月子，公公婆婆和丈夫相繼被捕，精神上遭受很大刺激，出了月子自己又被審查，大家小家全毀了。直到改革開放，她赤手空拳隻身闖深圳創業，憑能力才幹當上蛇口工業開發區組織部部長，我去見到她時，完全是一副女強人的架勢，後又去日本創業，是個很能幹的人。

她「彈」的歌曲一點不走調，隔房聽真以爲是結他，恐怕專業演員也未必能練就這份絕技。曲終，她轉身還報林立果一箭：「立果，剛才你點我，現在該我點了，請張寧爲大家跳舞。」周宇馳帶頭起哄，又鼓掌又叫：「好，好！該小張出節目。」

我早有心理準備，臨到頭還是有點慌，我忌的是林立果，見葉羣期待地望着我，林立果裝得若無其事漫顧衆人，我立起身感覺與前番想硬出頭的心情不同，跳了一段新疆舞《牧羊女》，是出國

時向東方歌舞團維族舞蹈家阿依吐拉學的，也是我出國時的保留獨舞節目。

舞畢，衆人鼓掌，葉羣笑呵呵地說：「到底是專業舞蹈演員，感覺就是與衆不同。」林立果雖不說話，得意之色溢於臉上，我對他的冷淡和迴避都讓舞姿填補了，我的沉默也讓身段表演打破了，這身體綫條的扭動比跟他講話還令他快活。林立果的眼睛盯在我臉上，我感到臉上發燒。胡敏的兒媳朝林立果叫道：「立果，你剛才就該點張寧，想護她我就偏點她，怎麼樣，沒點錯吧。」林立果經她這一嚷嚷，不好意思起來，臉上微微發紅。

葉羣笑咪咪地招呼我：「過來，把糖和水果分給大家吃，你是家裏人，要學會待客。」看她神情似乎是真誠的，我便上前拿起她茶几上的糖果碟子逐一給衆人分糖。慌亂中有人分到，有人分不到，因為我還分不太清哪些是「林辦」的「自家人」，哪些是客人，當我跳舞時，陪客的工作人員也在場。給林立果遞糖時，他不動聲色的輕輕捏了一下我手指，我慌得不再分下去，退到葉羣身邊。

葉羣興致很高，站起身拉着胡敏去見林彪，叫我和她兒媳陪同，衆人退去。

胡敏在林彪面前顯得有點侷促不好意思，她婆媳倆在葉羣的催促下重演故技，林彪破例張嘴嘿嘿笑出聲，我已多次見他，發現這是他高興的極限，手動了動，身子也隨着笑聲挪了兩挪，不像一般人高興時身體動作那麼大。葉羣仍是前合後仰笑出眼淚，向林彪說：「胡主任是個活寶，笑話可多啦，以後讓她常來給你講講。」林彪不置可否地微笑不語。葉羣又點我跳舞。「把剛才那舞給你林伯伯看看。」我不好意思起來，眼望着林彪，林彪看着我，等了一會，見我沒動作，便對葉羣說：「小孩子和老人是反比。」葉羣馬上解釋說：「首長是說小孩子不好意思，我們老啦，就不一樣了。」言罷不滿的瞟我一眼，但林彪仍然溫和地微笑地望着我，我便安心地坐着不動。

林彪問我：「你爸爸哪裏人？」

「江西興國縣人。」我回答。

「啊，與邱部長和吳司令是同鄉啊。」葉羣說道。其實她知道，是在林彪面前湊興。

林彪又問我：「他哪一年參的軍？」

「一九二九年，長征時是四方面軍。」我很快答道。

林彪思索自言道：「江西的，二九年，是一方面軍，不是四方面軍。」

我不自覺的糾正道：「不是一方面軍，是四方面軍。」我自信沒有記錯，因為爸爸自傳上這麼寫的。

林彪初時一愣，隨即微笑不語。葉羣向我解釋：「你林伯伯沒有說錯，當年你林伯伯經過江西，帶出那批兵，編在紅一軍裏。長征開始後，中央爲了團結張國燾，又把這批江西兵撥給了張國燾。你爸爸是紅一軍的人，是你林伯伯帶出來的。這段歷史你林伯伯最清楚。」

我覺得很新奇，爸爸初時是紅一軍的人？怪不得同期出來的周伯伯會給林彪當警衛排長。

黨史怎麼寫，百姓不知道。親身經歷的人說的事，不由得我不信。望着林彪，心中突發一感想，如果爸爸仍然是紅一軍的人，如果爸爸在一九四七年支援東北成功（當年膠東軍區奉中央命令調派一部分優秀幹部支援東北，爸爸走到大連被敵軍阻隔，又折返膠東），爸爸的歷史和命運又不一樣，也不會在四十五歲的時候去世。長征，尤其是四方面軍的艱苦，把他原來挺結實的身體徹底摧垮了，又經長期的抗戰，積勞成疾，身體再也沒有恢復。

望着林彪瘦弱的身型，腦海裏浮現出我記憶中的父親，臨終的最後那兩年，也是這般單薄蒼白，個子高矮也一樣，他們在外型上的某些相似令我感到奇怪，想到林立果對我這段解不開的情

素，有點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

林彪一直注視着我，可能是我想問題的神情引起他的注意。我對自己剛才的唐突對話感到不好意思。葉羣對林彪說：「張寧怕死屍，上解剖課昏過去啦。我看解剖課不用讓她上了，改上英語課吧。今後不但要搞中國革命，也要搞世界革命啊。你同意不？」

我吃了一驚，她明知我是福爾馬林過敏加上夜裏休息不好造成的體虛，哪是怕死屍？怎麼講出來又變了呢。不上解剖課算什麼學醫？

林彪略顯訝異，對葉羣說：「好吧。」又問我：「學醫不上解剖課行不行？」

我下意識地搖頭，突然驚悟忙看葉羣，大概是林彪和胡敏在場的緣故，葉羣表情很溫和，沒有因我逆她話意而變臉。

離開林彪客廳，葉羣囑胡敏送我回醫院，胡敏卻把我接到她家，林立果正等在那裏。

坐下聊天，林立果開口就問：「你怕死屍？」口氣和神情流露出不相信與可笑。

我嘆口氣，誤會太深無從說起。我告訴林立果開始時我確實怕，一個人睡就是不關燈也覺得牀底下躺個死人，解剖室十幾張停屍牀，男女老少各式各樣，不看人光是那濃烈的福爾馬林味就令我窒息。毛家灣的人常來接我，不是曠課就是得不到休息，若再減去一門主課沒法繼續學習，影響也就不好。

林立果表示理解道：「不管主任怎麼安排，你要有意識鍛煉自己。現在一切都得聽主任的，再堅持一段時間吧。你有什麼想法，什麼要求，家裏有什麼困難，我能辦的都會替你辦，告訴我。」「快放暑假了，我想回家看看。」我很想家，對這裏的一切不習慣，不管葉羣放不放我回去，只就林立果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他是否真心體諒我，還我公平待遇。

林立果避而不答笑道：「我這個人事情多，老覺得時間不夠用。今天約你來主任不知道。我要離開北京一段時間。我走後你要注意保重身體，主任會常接你去家裏，我不在你要注意點。聯絡地址留給你，給我寫信。不要打電話，可能有監聽。」

我很心灰意冷，「軟禁」我到何時？處在這種處境下，遑論談感情，無論對我表示何種關懷都缺乏信任基礎，直到現在，林家仍規定我不許對任何人透露身分，包括對自己的家人。強烈的不平等感和不安全感深深籠罩着我。林立果有意無意地觸碰我的手，我木納着不做回應。在他一方面，多少次勉爲其難做出感情方面的暗示，我無法將感情升溫到他需要的熱點，他也一直不好意思大膽超越界限。曾有一個年齡比我小的老演員的兒子對我說過：「寧姐，你的神態讓人不敢褻瀆冒犯。」也許林立果也有這種感覺，憑我的直覺感到他在內心不是沒有一點愧疚，據接近他的女人們說，在她們面前林立果是個會說笑而喜怒不加掩飾的人，在我面前的克制與收斂，相信他與我一樣不舒服。後來我真的在假期間給他寫了一封短信，直訴我的怨言：「在我倆的事上，我一直沒有選擇餘地。」他沒有給我回信，較長時間（一個多月）竟音訊全無，直到突然將我接去北戴河。我明白我的信很傷他的面子，但我心理上怎麼也平衡不了，處在心不甘、情不願之下。林立果也很可憐，他是自找的，他若肯還我自由，也許我們的關係從性質上就會改觀了。

見林彪

一天中午，葉羣接我回毛家灣，她神情似乎不大歡愉，對我說：「你也常來，該見見首長。他身體不好不能多說話，立衡和立果也很少見首長，我領你去讓他看看。」

我覺得她說話很勉強，情緒也不高，我已不是第一次見林彪，她的話真讓我搞不懂發生了什麼事。

林彪靜靜地坐在四壁皆空的大客廳裏，東南面是一排德國進口的紫外線玻璃窗，他除了政治活動以外（他從不接見迎送外賓），絕少戶外活動，人可以不吹風但不能沒有陽光，他的神經又受不住陽光直射，就靠這排玻璃窗給他一點活力。

葉羣領我進去時，林彪正抬頭張目望向門口，看來他知道我要來。我與他目光接觸，他微笑着，神態慈祥，像個家常老人。

葉羣進門之前就換了姿勢，牽住我手倍顯親熱，走近林彪身邊輕聲細語道：「小張來看你。」我問候他：「林伯伯好。」

他點着頭微笑不語，右手微微抬了一下又放回原來姿態。葉羣見狀，吩咐我：「你靠着首長坐。」我便在林彪右邊落座。葉羣在左邊坐下。

林彪側過身來望望我，如此近的貼着他坐還是第一次，詳觀之下越發覺得他衰弱，聲息全無，像靠着一副衣架，臉色蒼白發青，稀疏的鬚樁根根可見，當天一定是沒給他刮鬚鬚。

林彪見我靜坐着不說話，便對葉羣說：「這孩子很拘謹。」

葉羣回道：「她不愛說話。」又帶問帶說的對我講：「首長關心你。聽說你來啦，要見見你。

你吃飯睡覺好不好哇？」

我向林彪點頭作為回答。心裏分析我常來毛家灣他可能不知道。果然，葉羣對他說：「我常接她回來。她害怕戰爭片，晚上睡不好覺。」

林彪應聲道：「害怕就不要看。晚上不要搞得太晚，影響她學習、休息。」

葉羣急速朝我瞟一眼，嘴裏答應着說：「我叫他們以後每晚放一個片子。睡不好，以後就不安排她看電影，可以搞些其他活動。」

我心想主任幹麼這樣講，首長打了一輩子仗，我的表現不引他反感嗎。再看林彪正微笑地看我，並對葉羣後面的安排連連點頭，我才坦然了些。可是葉羣的臉色並不好看，她欺林彪背對着她看不見，她的好話是說給林彪聽的，臉色是做給我看的。

隔了兩天，葉羣又領我去見林彪。內勤送進一盤四川天府花生，葉羣剝了兩顆四粒遞給林彪，他吃的津津有味，一粒粒細嚼慢嚥。我見他吃完，又吃的那麼香，這麼高位的首長吃起東西來也像民間老人一樣讓我覺得可憐又同情，更兼對他的尊敬與崇拜，便不加思索地也剝了一顆兩粒，送到他掌心裏。

林彪看看我，笑了，撿起一粒放嘴裏嚼。

葉羣馬上對林彪說：「你不能多吃，雖喜歡吃，但一次少吃點。」

林彪將剩下一粒吃完，一共六粒小花生米，便停下不再吃。可是又伸手從盤中拿起一顆花生看看，那樣子好像食猶未盡，猶豫着又放下了。我真想再替他剝幾粒，六粒花生仁怎會吃壞肚子？可是見葉羣直用眼角瞟我，臉色陰冷，我便不敢擅自動作。

林彪似乎也不怎麼高興，目光一直盯着那盆花生不言不語，直到我們退出，他都不抬頭。

我當時並不清楚葉羣在生活上控制林彪制定的種種怪規矩，後來才知道林彪在葉羣手上有時就像綫牽的木偶。很多了解林彪的老同志不理解原本很精明的林彪怎麼會變成這樣，這恐怕是解放後長期養尊處優的生活和他中樞神經受傷造成的病態反應，以及對時政的厭倦躲避心理的後果，竟讓葉羣十分得逞。我哥哥幼年時（五十年代）在南京見過林彪，他那時還可以在公園裏散步，「文

革」開始，他的身體壞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走廊上，葉羣披着軍裝悶頭走在前面，「夫人參政」始於毛澤東扶植江青參與政治，各路「諸侯」也讓妻室當政治副手，掌握權力，當時江青喜歡披着衣服或披件斗篷，有地位的首長夫人多數跟着仿效，除了斗篷不敢模仿以外，都在本裝外面再披件軍衣，象徵風度派頭。我每次見葉羣，沒一次利索過，總是在肩上拉拉掛掛披件外套，有時便衣外面披軍衣，有時軍裝外面披便衣，不軍不民，在基層是嚴重的軍容風紀不整，在她是黨軍溶於一身，沒人敢非議。

我跟着她進入小客廳，她一屁股坐到沙發上，蹺起二郎腿，一臉不高興地說：「接你到家裏來，你要注意衛生。外邊細菌多，首長身體不好，怕感染，吃的不好會壞肚子。你打過丙種球蛋白沒有？」我搖頭。「回頭我交代醫院定期給你打，那是防止感冒的。首長身體差，你帶病菌回來會影響首長身體健康。」

我氣囁羞辱得一時不知如何應答。醫院方面被她支使得三天兩頭給我檢查身體，身邊又陪着一個護士長，我打個噴嚏就得「上樓」（高幹樓二樓，林家專用病區。毛家在一樓右邊，長期關着毛岸青），保健藥一大堆，定時定量監督服食。外邊的水果不准自己買着吃，身邊的水果吃前先得用水浸泡再剝皮進口，這樣衛生了還嫌我帶有病菌。不就是兩粒花生米唄，嫌忌林彪吃了我手上的東西，我無意中侵犯了她的「專利」權，一口邪氣又發洩到我身上。

對她的無理專橫，我只有忍耐。秘書被她看不順眼，拉下臉訓斥還會留點餘地，我只不過是個「內定」的還沒「明媒正娶」的人，一腳門裏一腳門外不倫不類，要是別家首長的女兒來做客，她絕不會左右不是的對待人。她嫉妒我「奪」她的兒子，難道還忌諱我「奪」她的老公？她不喜我，而林立果不肯放我又無法保護，我手下只有暗自嘆苦。

葉羣精神狀態經常變化起伏，有的秘書說她到了更年期，有的秘書很實際客觀的看待她的情緒變化。林彪因性格內斂，她從做新娘子起就得不到一般女人都期望的熱情與溫暖，從政以後的傾軋與角鬥更增她對人事感情上的畸變，以發洩多年積壓的抑鬱，有時竟變得不可理喻。秘書們一方面公認她是個心理變態的女人，一方面也善意地去理解體諒她，外界說她和黃永勝有段情，其實她不敢也不會這麼做，無非是調情藉以消遣，她的地位官職雖大，就像江青上面還有個毛老頭一樣，她有個依作靠山的林彪，老頭子們沒死之前，這兩個女人絕不敢做武則天。

葉羣非常敏感，任何一件事都要究根清楚，「林辦」的人做任何事容不得在她眼裏落一顆沙，「林辦」的人之所以怕她，一部分是因為她這種性格，餘下的便是她刁鑽難纏的脾氣。昆明軍區司令員譚甫仁遭暗殺事件震驚中央，葉羣很緊張，她老說殺譚甫仁的兇手是身邊人串謀，背景來歷不簡單。這件事讓葉羣不安了很長一段時間，對身邊人都懷有戒心，態度也變得一反常態的好。譚甫仁是夜間被殺的，葉羣一到晚上就害怕，那段時間司機大楊的老婆小王來探親，葉羣見她老實不識幾個字，暫把她留下充做內勤，她認為初來乍到的鄉下女人最可靠，連跟了她多年的王老太太都不用。一到晚上葉羣就讓小王「陪睡」，小王坐沙發上，葉羣說黑暗中有個人影嚇了她。小王躺到牀邊地毯上，她又說黑暗中聽到人呼吸睡不着。小王只好爬到牀底下，她還說牀底下有人翻身更令她不安，折騰的小王坐到牀尾看不見的地方，徹夜不能睡覺，出去小解還得躡手躡腳爬着出去，怕站起來萬一她正醒着又嚇着她。秘書們說，也就是欺負小王老實，作賤人家。

葉羣為什麼這麼敏感害怕？自解放後，秘書換了好幾批。警衛人員挑了又挑，李處長的出現才令林彪滿意，大家都是一個忠心，卻出現差異。就這樣葉羣仍不放心，這夫婦倆防誰呢？林彪一直認為譚甫仁死的背景沒搞清楚，兇手在被捕前一刻「自殺」，活口死去，此案不了了之。

我想我的出現，在葉羣心目中一定被視為「亂根」，自己的兒女都被她作賤得在家中立不了足，對我這個外來「異數」，一定會防範得更緊。林立果囑我小心，不是沒有道理。

林彪接見總院院長靳乃川

約在七月初，林彪接見了三零一總醫院院長靳乃川和曹政委。那天晚上，我先到毛家灣，葉羣說稍後首長要接見院長和政委，要我坐陪。我感到很突然，林彪為何要接見醫院的領導，放着那麼多國家要人不見，卻要見醫院的人。

晚上八點過後，靳院長和曹政委準時到達毛家灣，由我陪同他們先到客廳等候。靳院長和曹政委面容肅穆，端坐沙發上一言不發。靳院長不時望望我，似想詢問我接見的內容，因我也不知為何，故不言語。曹政委顯得很拘束不安，我在醫院只知其人並無接觸，看去是個膽小老實的人。

約八點半鐘，林彪在葉羣陪同下走進客廳，靳院長和曹政委立即起身向林彪行軍禮，林彪與他們握手時，葉羣一旁介紹靳乃川和曹政委的身分，林彪微笑點頭在他們對面沙發上落座。

開場白仍是葉羣，謙恭有理笑態可親地誇讚院長和政委治院有方，很自然地把話引到醫院的行政管理工作上，林彪便開口說道：「醫院的政治思想工作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抓技術要首先抓政治思想，用毛主席對醫療戰綫的指示教育醫護人員，更好的為軍隊服務。」

靳與曹肅穆的聆聽，不斷點頭。林彪又說：「醫療戰綫要注重培養自己的高技術人員，同時普及醫療技術。各行各業都「抓革命促生產」，你們要走在前面。中國人口多，你們要搞出自己的特點，給全軍醫療戰綫做個好榜樣。」

靳院長向林彪匯報：「我院遵照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示，面向軍隊，面向基層，全院牀位收治率百分之百；定期組織醫護人員到偏遠地區普及醫療衛生知識，為貧下中農免費治病。我們一定遵照林副主席指示，按照毛主席關於醫療方針的最高指示管理好醫院工作，請林副主席放心。」

林彪微笑的點頭，又問：「你們醫院辦了個醫訓班？」

靳院長答道：「剛開學一個多月，學員都是有臨牀經驗的護士，進修學習後準備晉升做醫生使用，彌補醫生人手不足。這是暫時的措施。」

林彪點頭不語，葉羣插話道：「上海、重慶都有幾所軍醫大學，要三到四年才能畢業。搞運動學生都不正常上課，靳院長在有經驗的老護士中培養人材，短期收效，這也符合毛主席的普及教育方針嘛。」

靳院長面色凝重不再言語，曹政委不知怎地竟面露惶恐之色，不住地瞧林彪又看看葉羣，我真替他那緊張模樣出汗。

林彪聽葉羣說完便不再說什麼，葉羣特意叫曹政委「你喝點茶水」，大概她也看出曹政委的緊張情緒，曹政委遵命端起茶杯，又忙放下，舉止失措的樣子引來葉羣的微笑。

林彪向曹政委送來一個和藹的微笑，便不再看他，這是最好的安定他的辦法，林彪繼續問靳院長：「醫訓班學期多長？」

「兩年。」靳院長回道。

「兩年，能不能再短點？」林彪問。

「不能，兩年是最基本的期限。」靳院長說，並不解地望望葉羣。

葉羣笑道：「學制兩年不算長。」又對靳院長和曹政委說：「張寧在你們那裏學習，要你們關

心照顧啦，我在這裏謝謝你們。」

輪到我「受寵若驚」了，讓我陪座已經「夠了」，現在她又謝人家，靳與曹雖已知道我的身分，但葉羣這一表白豈不敲定了我的確實地位？這與她三番五次要求我做到的保密原則相違背。果然，靳與曹不約而同地望住我，因為他們原來還不確定我最後是否能真的進林家。我忙避開他們的目光垂下頭。

葉羣又問靳院長：「張寧在你們那裏學習怎麼樣？別人知道她是誰嗎？」

靳院長答道：「張寧雖然沒有基礎，但她年輕聰明記憶力好，課程基本上都跟的上。別人不清楚她身分，有些議論猜測，難免的。她不愛說話。羣衆關係不錯，有分寸。」

「你看她能學成嗎？」葉羣又問。

「只要堅持下去，能學成。」靳說。

葉羣對靳院長說：「她怕死屍，晚上休息不好。我和首長商量是不是解剖課不上了，改上英語課，今後不光搞中國革命，還要搞世界革命嘛，你看着給她重新安排一下吧。」

靳院長甚感意外地瞧着我，那神色分明是「不上解剖課還學什麼醫」，我真是有言難語，這下誤會可大了，他準認爲是我在背後說什麼。靳院長猶豫地對葉羣說：「不上解剖課影響比較大。不過我們一定考慮安排英語課。」

整個接見時間約二十分鐘，我與靳、曹一起回到醫院，下了車我便被靳院長留住談話，他毫不掩飾他的爲難：「你到醫訓班來已經夠特殊的，再不上解剖課影響很不好。你爲什麼怕死屍？學醫，解剖是最基本的，你沒有基礎，從實物上能幫助你深化理解，除非你將來不搞醫務工作。」

我委屈地嘟囔道：「本來就不想讓我搞醫嘛，我是福爾馬林過敏，原先是怕，後來好了。我也

認為不上解剖課不好。」

「爲你一個人開英語課太特殊，教職人員本來就緊，再爲你一個人請英語教員，唉，葉主任真給我出難題。這樣吧，我們研究一下，盡量安排一堂英語課，讓大家都學一點英語。」

回想當年醫訓班的情景，學員們都那麼友善，從一些人的神情裏，我估計自己的身分已不是秘密，但我從不認爲她們的友善是衝着勢力而來。醫訓班的黨支部主動找我談話，要求我交一份入黨申請書，當時，人們把入黨看成是政治上的歸宿，寫入黨申請書是光榮的事，我當兵很多年，不是沒有寫過。在新的環境和政治背景下，再次要求我寫，我明白只是個形式，很多大首長的子女，因爲特殊家世背景而受到組織關照，所謂的入黨，一半是「送」的，比起一般要求入黨的羣衆那份刻苦磨煉和「考驗期」的漫長，就不能同一而語了。對於黨委對我的關照，我很敏感是沾了林家的光，心理終歸不大自在，難以「心安理得」。

黨支部會議上，個別支委提了意見，因不了解我，相處時間太短，應該多考驗一段時間，在當時這種思想水平的人不多。「九·一三」事件以後，來自醫訓班的所謂揭發令我大感意外，利用我本身的弱點大做文章。醫訓班每星期吃一頓「憶苦飯」，所謂的「憶苦飯」就是玉米粉做的窩窩頭，做的比一般鄉村百姓家的窩窩頭滋味好很多，不但軟，還有油滲合在裏面，我從小隨母親口味吃慣了山東雜糧，這窩窩頭對我根本算不上「苦飯」。我一向食量小，飯無論好壞都是幾口，有些學員出於關心我瘦弱的身體，又是南方人，不知是誰叫廚房做了一頓蛋炒飯，記憶中這頓蛋炒飯我並未動一口，就放在桌子上隨它去了，廚房自此再沒爲我做過「特灶」。可是「九·一三」事件發生後，這麼簡單的一件事也成我「搞特殊化」的罪狀，真令我感慨，政治這東西，確實是一條「變色龍」。

在三零一醫院期間，在知情者裏面，真正同情幫助我給過我精神支持的，恰恰是被誣陷爲「林彪死黨」的靳院長。當他察覺到我真實思想以後，對我非常尊重。我受到控制不准擅自外出，星期天他常把孤寂的我請到家中，與他小孫子玩耍。林彪和葉羣去北戴河以後，星期天他家去郊遊也請我去跟他的孩子們一起玩，視我爲自己的孩子。我知道他看不慣葉羣作風，曾在我檢查身體的事上說過：「動不動就要我們給你檢查身體，你除了瘦弱一點，哪有什麼病。興師動衆，她一句話，我就得去請專家，影響多不好，好好的一個人也折騰壞了。」他性情耿直，葉羣送他一個退掉的女子當兒媳，他直截了當的對我說：「我們不喜歡。」不久他把這個重慶來的女子打發到上海軍醫大學習，以後又找藉口退掉了這名特權搞來的女子。

像靳院長這種政治地位和職務的人，接觸層面很敏感，而服務對象都是中央高層首長，政治色彩很濃，我敬重他就在於他處在這種「政治夾縫」中尚能堅持職業道德。國內曾有一篇報道，說及林彪接見靳院長一事，與我親眼目睹的事實完全不一樣，描寫得面目全非。

靳院長是河南人，出身窮苦，十一歲當煤礦童工，十三歲當泥瓦匠，都是人小力微不勝負荷的重活。後來當了軍閥馮玉祥的兵，因受共產主義思潮影響，二十歲參加紅軍，參加了三次反圍剿戰爭和兩萬五千里長征，曾任紅軍第三後方醫院院長，抗戰時期行政領導過印度援華醫療隊愛德華、巴蘇華、柯棣華三位外籍醫生的工作，思想受其影響因而比較開明，重視有技術的知識分子。他曾說過：「我們這些人當官太早，應該向人家好好學習專業知識。」解放後，他擔任總後衛生部部长兼三零一總院院長，先後又收併三零二、三零四、三零九等軍隊醫院，攤子大、職責重。「文革」開始以後，很多醫院工作因造反陷入癱瘓，周恩來和葉劍英先後親自找他談話，託咐他收留照管中央首長和高級民主人士，負責他們的醫療保健工作。在當時，這份工作很具政治敏感，對立面就是

江青及其同夥，搞不好就可能招來滅頂之災，但是靳院長斷然接下重擔，藉着軍隊系統做蔽障，救了很多。九·一三事件後，他被定爲「林邱」綫上的人，江青把迫害賀龍和陳毅兩元帥的治療方案強加在靳院長身上，製造駭人聽聞的「醫療殺人事件」。靳院長遭到誣陷被關押審查達十六年之久，七十六歲的老將軍臨終前對自己的一生和遭遇感慨萬千，去世時交代長子靳樂：「你們一定要找到張寧。這個人正直，頂着壓力不誣陷我。她吃了大苦。我生不能見她，如果你們找到她，一定好好待她。」

十七年後，靳樂從報紙上得到我消息，與我聯繫上，讀着他的信，老院長臨終前還記掛着我，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靳院長白髮蒼蒼威武慈祥的音容笑貌猶在眼前，卻黃泉永隔再不復相見了。直到如今，三零一總院的很多老醫務人員和管理幹部，還很懷念靳院長，說他是「忠於職守，有強烈事業心和責任感，堅持人道主義和正派熱忱的領導」。

陸
劫

第五章：「九・一三」事件

引子：廬山會議

早於一九七零年四五月份，林彪就對葉羣等人流露過：國家這麼大，卻沒有國家主席。國有國體，政有政體，體制不分，會讓外國講閒話。文化大革命是個運動，今後還要講建設，沒有國家主席主持工作不行。要設立國家主席，憲法上這一條仍然行之有效。

林彪指示秘書從經典書籍裏查找這方面的理論根據和現實意義。

葉羣顧慮提這個敏感問題會被毛澤東懷疑分他的權，勸林彪不要提。

林彪說：「我不當國家主席，這個問題總要有人提。我是黨的副主席，我也不提，更沒人敢提。」

林彪身邊的人說，林彪之所以敢提這個問題，是他認為國家動亂已久，百廢待興，人心思安，毛澤東會考慮多數人的願望，更深一層的是他考慮為今後隱退鋪路。

林彪主動晉見毛澤東，提出設國家主席的意見，並表態自己不當國家主席。

誰都知道一個常識：國家主席國務繁忙，出國訪問，接見外賓，林彪那個身體狀況根本不適應。所以他提出自己不當國家主席這一點是可信的。

「九·一三」事件後，吳法憲揭發葉羣曾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吳法憲在美國留學的女兒金秋對我說了實話：「那是我爸爸當年在紀登奎逼迫下做的偽證。當時中央逼他，他過不了關，交代的很多問題與事實有出入，他心裏也不好過。他在很多材料上做了記號，他怕以後老了忘記當時說了些什麼。他做記號是爲了以後說明在哪些問題上做了偽證。」

關於吳法憲做偽證之事，我早已知道，但是我還是把不理解訴於金秋：「你爸爸不知道他在很

多關鍵問題上做偽證會造成嚴重後果嗎？」

「怎麼不知道。唉，他這個人的性格……雖然是他的錯，事後他很後悔。我也知道不少人怨他。但我是他的女兒……」

難怪在中央釋放黃、吳、李、邱時，吳法憲要求改名「吳澄清」。

毛澤東在林彪建議下，同意考慮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並叫林彪醞釀人選。林彪推辭。

消息在上層極小圈子裏傳播。江青不反對，她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政治運動，設國家主席正是自己重建勢力的好機會。

八月份，中央在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八月二十三日開幕的前一天，毛澤東召林彪到住處，兩人閉門談了半個多小時，沒有第三人在場，林彪回來後，情緒沒有異常。

大會開幕後，林彪講了話，提出設國家主席的動議，得到全體到會者上下一致地擁護。

但是各地區組發言不期然大吐「文革」中受迫害的苦水，與會者多是在「文革」運動中挨過整的黨政軍高級幹部。討論中心走了題，成了批判控訴「四人幫」倒行逆施的會場。瀋陽勞模李某甚至公開提出「千刀萬剮康生」的口號。

各地區組討論會議的簡報送呈毛澤東。江青又領着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來告狀。毛澤東驚察到自己發動的「文革」政策如此不得人心，否定「文革」就是否定自己；江青一夥是推行「文革」政策的先鋒旗手，否定她領導的「中央文革小組」就是否定自己制定的「文革」總方針政策。

一夜之間，毛澤東決定了取捨：保江青，打林彪。

毛澤東當夜緊急召見周恩來、汪東興等人，做了布置。

接下去的大會發言次序發生變化，軍委成員吳、葉、李、邱發言結束後，江、周、汪等人臨時

取消了自己的發言。

毛澤東上台發表了「我的一點意見」，語驚四座：「林彪的講話，我事先不知道……。」一頓牢騷訓斥，繼而大發雷霆：「……有人要炸平廬山！……大有炸平廬山之勢！……他們搞突然襲擊！……」當頭一棒，剋得會場鴉雀無聲，效果似秋風掃落葉。

原是「四人幫」受孤立的局面，一下變成林彪受孤立。

林立果在這種情況下怒斥葉羣「陰溝裏翻船」，大罵他娘想搶「頭功」適得其反。

其實，林立果罵葉羣，指的是另一層意思：九屆二中全會之前，憲法起草小組發生爭執，張、姚不主張把林彪提出的「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寫進憲法。吳法憲認為張、姚針對林彪，葉羣抓住此機攻擊張、姚「反天才論就是反對毛主席」。在此次廬山會議上也舊話重提，以期引起「公憤」，再次打擊江青集團。林、江之間的矛盾早已存在，不止這一兩件事。林立果在毛澤東「變態」之後，認為葉羣此舉授人以柄、愚不可及。因為誰都知道張、姚若無毛澤東做後盾，斷不敢如此猖獗，在大會自發地掀起反「四人幫」浪潮，葉羣此舉根本是策略上的錯誤，因小失大。

繼後，毛澤東放林彪一馬，只點名批判陳伯達。陳伯達當時已從江青集團中退出，一是江青有了理論新寵張、姚，二是這位毛澤東的老秘書對「文革」越來越持懷疑態度。「九大」政治報告原有兩份，陳伯達起草一份，張、姚起草一份。呈送毛澤東閱後，毛採用了張、姚「運動就是一切論」的一份，批評陳伯達那一份是「唯生產力論」。陳伯達很傷心。反倒是送呈林彪閱後，林彪支持陳伯達。陳伯達便逐漸靠攏了林彪。「九大」開幕，毛指示林讀張、姚報告，林不高興，沒看一遍就上台讀，江青很生氣，說林讀得「結結巴巴」。

廬山這一場巨變，在毛、林之間劃出了很深的鴻溝，他們之間的政見分歧公開化了，林彪從被迫和偽裝之中站出來。

會議尚未結束，林彪就下了山，沒跟毛澤東見面說一句話。

周恩來、汪東興等人事後在內部做了檢討，因為他們也支持擁護設國家主席，毛澤東還要用他們，讓他們過了關。毛卻抓住陳伯達當替罪羊，對這位效忠幾十年的老秘書一點不手軟，點名批判打倒，停職審查。

葉、黃、吳、李、邱多次檢討通不過。葉曾說過：「主席抓住我不放，還不是針對首長。我不頂着怎麼行，首長那脾氣，不肯低頭啊！」

林彪始終不肯認錯，鐵青着臉大罵：「我沒有錯，做什麼檢討，錯的是他！」

葉羣忙制止林彪：「什麼局勢啦！你說話還不注意。認個錯，服個軟吧。」

葉羣還背着林彪，帶着黃、吳、李、邱，由周恩來領着去見江青求情。江青大咧咧地拉長聲調教訓他們：「怎麼樣，不聽老娘話吧，吃虧了吧。你們這幾個人呐，就是不聽老娘話。以後哇，要多聽聽我的意見……。」

此次林彪爲何不服軟？他早說過：「人，可以反對；神，只能跪拜。」他既遵守這個信條，又反對這個信條，他知道毛澤東已到了向他下手的時候，他不降不服，等候毛澤東整他。「神壇的祭祀都反神，這尊神還能令人信服嗎。」林彪明白這種強大反效應會給毛澤東帶來極大困境。

林立衡以及「林辦」諸多人說，自廬山會議以後，林彪便撒手不過問任何事情；到北戴河以後，更顯消沉，一副坐等挨整的架勢。

表面上，「林辦」的工作照常運轉，每隔一天，二五六號專機送一批文件到北戴河，經葉處理

後，再送返北京，林彪不過問。

據秘書們說，此段期間林彪身體特別差，情緒很不好，催促葉羣把兒女們接來，他說想見兒女們。

九月七日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這天上午十點半鐘，于秘書和內勤警衛參謀大劉送林立衡、張青霖和我從毛家灣出發到西郊三十四師專機場，我們上了二五六號飛機。

我第一次見到張青霖，他原是廣州軍區總醫院外科大夫，經黃永勝的夫人項惠芳介紹，與林立衡談了戀愛。張青霖對「選美」很反感，最初也不同意跟林立衡，後來知道了林立衡的處境，很同情她。而林立衡呢，爲了杜絕葉羣漫無止境的挑選下去，接納了張青霖，兩人在接觸中相互了解了對方。當時，他們之間是一種友誼，而不是愛情。張青霖長得高大帥氣，籍貫湖南，從上飛機到北戴河，我們三人之間幾乎不說話。林立衡很沉默，她常常這樣，讓人不知道她在想什麼。

到北戴河蓮花峰林彪駐地後，我們三人被安排住在一幢黃色小樓裏，樓號五十六。他們住東面，由空司保衛部楊副處長負責他們的警衛工作。我住西面，由臨時從北戴河空軍療養院借調來的護士小王、小朱陪同。

五十六號與林立果住的五十七號相距五十米左右，出了這個院跨過一條小柏油馬路就進了那個院。離林彪住的九十六號相距四百米左右，出了院子上個斜坡就到了，若是坐車，就十幾秒鐘的功夫。

我剛把隨行東西放好，林立果便闖進門來，他見有小王護士在側，靦腆地悄聲問候我：「你身體好不好？」我點頭作答。乍一見面，無話可說，便陪着我們一起上去見葉羣。

李處長從九十六號樓裏出來領我們去見林、葉。九十六樓其實是座工字型青磚平房，林彪住東，葉羣住西，中間長廊是工作人員辦公室、內勤值班室、膳房、休息室等等，與毛家灣住宅很相似。

葉羣的內勤小克、小斌正在值班室門口聊天，見我們走來，立即迎上來從李處長那裏接下我們，說：「主任等你們很久了。這就進去見主任吧！」

長廊裏白天也亮着壁燈，照在紅地毯上反出暗紅色紫光，四壁不見窗戶，像走在地道裏。

小克在長廊盡頭一間門口止步，示意我們進去。進門便見一排高大書櫥，擺滿了書，像一座屏風，擋住通往裏面的視線。我們從書櫥和牆壁形成的一條通道裏轉進屋內。

眼前豁然明亮。東面兩扇寬敞的大窗遮着一層白紗，厚重的紫色絲絨窗簾已拉向兩邊。窗外林木花草透過白紗簾清晰可見，東南牆角立着一人高的地球儀。南面牆上掛着巨幅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南向再往前走幾步，是一扇門，通往葉羣臥室，西牆下正中擺放了兩張藍色沙發，從高背後各伸出一支高懸着的綠色吊燈，中間茶几上堆滿了文件書籍。

葉羣正蹣個二郎腿陷在一張沙發裏看文件，上身穿着紫紅色高領緊身棉毛衫，下身穿一條軍色吡嘰呢褲，腳穿米黃色半高跟涼皮鞋，蹣着的那一隻腳光着，鞋子掉在地毯上。

葉羣一見我們進來，立即從沙發上拔起身，笑咪咪地望住我們說：「啊！你們到啦，好，首長這幾天正想你們。你們平時工作忙，北京天氣熱，乘着首長在這裏休息，接你們來鬆弛鬆弛。休息好了，回去好好工作學習。」

我站在林立衡身側，見她做女兒的不問候自己的母親，我也不吭氣。張青霖見葉羣有點不悅，只得打圓場問候一聲：「主任好！」

葉羣臉上的不悅立即消失，仍舊一張和藹可親的模樣繼續說着：「過幾天，首長要到大連去住一段時間。把首長身體搞好，國慶節回北京上天安門講話。你們也陪首長去大連。」

我望望仍不說話的林立衡，我不理解林立衡的表情：恭敬小心地望着她媽，一言不發，臉上似笑非笑，說不上是謹慎還是害怕，那模樣給人的感覺好像她們不是母女倆。當時我還不知道母女關係緊張到白熱化程度。林立衡曾三次自殺，為躲避葉羣，獨自帶上王老太太長期住在養蜂夾道，我到毛家灣時，幾乎見不到她。

葉羣看一眼林立衡，微皺眉頭。又笑咪咪地對張青霖和我說：「這兩天首長身體不好，什麼時候動一看他身體情況再定吧。」

葉羣再次看看呆立在原地不講一句話的林立衡，然後不耐煩地揮了一下手，放下手中文件，向門口走去，扭頭招呼道：「去見見首長吧，首長想你們，見到你們一定高興。」

我們隨葉羣沿着長而暗的長廊走向另一頭，葉羣輕輕推開一扇門，我站在門外，覺得裏面好像愛克斯光室，比走廊上的光綫還暗。

進去才知道是間大客廳，四壁皆空。林彪坐在一張紫紅色雙人沙發裏，一身淡青色凡立丁中山裝，同色帽子，黑布鞋，雙手放在膝蓋上，目不斜視微瞋着面對着茶几，茶几上沒有任何東西。

乍看見林彪，心下驚慌，氣色比在北京的時候更差，在暗紅色燈光下，蒼白的臉色變成青色，更顯瘦削，深陷的眼眶像兩個洞，滿臉胡椿碴碴，心裏疑惑：小張和小陳為什麼不替他刮刮？

我們走到林彪跟前，葉羣輕言細語地說：「首長啊，孩子們都來啦，你看看吧。」

林彪緩緩抬頭，定睛瞧看我們，臉上現出一絲微笑，視線逐個在我們三個身上移動。

林立衡叫了一聲「爸爸」，聲音有點顫抖，眼圈也紅了。

張青霖問候林彪：「首長好。」

我叫了聲：「林伯伯好。」

林立果早在進葉羣辦公室之前就離開了。

林彪微笑地看我們，一點頭應着我們的問候。

我注意到葉羣從進門始，一直察看林彪臉色。此刻見林彪高興，便叫我們圍着林彪坐下。

林彪問立衡：「你身體好不好？」

林立衡點頭，正要開口說話，葉羣搶先說：「豆豆身體不錯，王跟着她。豆豆平時工作忙，不常回來，對自己要求嚴格，羣衆反映很好。」

林彪和立衡兩人對望着，都不再說話。

我正覺得這父女倆的表情不可思議，林彪轉向我問道：「你學習跟得上嗎？」我點頭，剛想說「我跟得上」，話還沒出口，葉羣速度極快，又代答道：「小張腦筋好、記憶力強，雖然沒有基礎，還跟得上。我已交代醫訓班給她開英文課，要搞中國革命，還要搞世界革命嘛。這次來好好休息，回去以後好好學習。」

林彪和靄地望着我點點頭，又轉而問起張青霖：「你工作搞些什麼呀？」

張青霖眼尖心明，回答之前先看看葉羣，果不出他所料，葉又搶着說：「青霖工作安排好啦，他原來搞醫，更上一層樓嘛，搞些研究工作，已逐步熟悉新環境，能正常工作了。有點時間就陪陪豆豆。」

林彪愣愣地望着葉羣，葉羣的話匣子嘎然中止，直着眼察着林彪臉色。弄得我和張青霖這兩個「外來戶」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林立衡卻不動聲色靜靜地看着她的父母。

葉羣很快地調整了氣氛，問林彪：「首長啊，你對這兩個孩子滿意不滿意呀？」語調極其溫柔討趣。

林彪看看我和張青霖，竟像小孩似地拍起雙手，又似鼓掌，連連點頭說：「滿意，我很滿意！一個老紅軍的女兒，一個勞動人民的兒子。很好！」

坐了約有二十分鐘左右，葉羣帶領我們退出來，林彪每天中午睡兩個小時，當時已到他午休時間。

據李處長說：「這一天是首長到北戴河以後說話最多的一天，最高興的一天。你們來了，讓他見見，比吃什麼藥都靈。」

下午三點，我午休起牀，請小王護士去東邊看看林立衡起來沒有，我想與她們結伴去海邊玩。護士回來告訴我：「楊處長講，副部長（林立果）剛把立衡接走。」

「他接姐姐去幹什麼？」

「我不知道。你休息的時候副部長來過，沒有進屋。我問他要不要叫醒你，他說不要，楊處長也不知道他把立衡帶哪裏去了。」

我心想：立果接姐姐，爲什麼不接青霖又不見我？肯定不是主任傳他們。說不定又是談論我。我和立果關係一直僵持着，讓他把心裏話向姐姐說說也好。

用晚餐時，五十六樓餐廳只有林立衡、張青霖和我。林立果給小王護士留下話，晚上夜泳不回來吃飯。

林立衡坐餐桌首位，一下午沒見，像生了一場大病，蔫呼呼的吃幾口便停筷，吞下一大把藥。我嚇一跳，我自幼體弱，也是個藥簍子，可從沒見這麼吃藥的，當飯吃呢！

立衡要回臥室休息，問她哪裏不舒服，她搖頭不語，一副無精打彩懶得說話的樣子。心下疑惑，是不是與青霖鬧彆扭了？看看青霖，他也是一臉猜疑。看來不是病，否則青霖早忙開了。

心裏驚疑不定。出了餐廳問小王：「立果送姐姐回來的時候，他倆的情緒怎麼樣？」

「看不出什麼呀，只是副部長沒有下車，立衡下車後也沒跟他打招呼，兩人誰也沒說話，副部長開了車就走了。」

多年以後，林立衡和我劫後重逢，才親口向我講述了九月七日下午的情況：

下午三點前，林立果接林立衡到五十七樓單獨談話，立果對立衡說：「自從廬山會議以後，一組（毛澤東代號）揪住主任不放，幾次檢討通不過，現在又乘首長到北戴河休養，跑到南方巡視，到處公開接見講話，放風影射首長，最終目地是要打倒首長。首長身體差，一旦有什麼事，怎麼吃得消？劉少奇、彭德懷的例子擺着。首長又不肯服個軟、認個錯。一組已經擺開陣勢，絕不會放過首長。與其等死，不如孤注一擲，做一次拚搏！」

林立衡因不住在毛家灣，自廬山會議以後的形勢變化不太清楚，乍一聽林立果的介紹還不敢相信是真的，又聽林立果說要拚，更是心驚。

她問林立果：「你準備怎麼拚搏？主席威望高，稍有不慎，首長更被動。」

立果說：「反正形勢對首長非常不利，坐着等死不如主動出擊，說不定有一線希望！我想再看形勢發展，實在不行就跟一組硬幹！或者到廣州立中央，再不行就上山打游擊。首長帶兵多年，軍隊威信高，到時候把一組兩面派老底全兜出去，把他幹得壞事公諸天下，號召全國聲討。總會有

辦法的。」

林立衡覺得林立果的念頭很危險，勸道：「你可千萬不要什麼事都聽主任的，她說話不準，又愛在首長面前說謊，你可不能頭腦不冷靜，給首長造成錯覺。」

林立果根本聽不進林立衡的話。林立衡覺得這個弟弟自從當了副部長以後，變化不小，與葉羣越走越近。雖然母子倆仍有感情隔閡，但在政治上，林立果也學到了葉羣那一手並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原來姐弟倆關係很好，共同抗衡葉羣，立果無話不對姐姐說，但到後來，林立衡覺得林立果在一些問題上對她有不少保留。林立衡一直深深地憂心葉羣把林立果帶壞，林彪的日子就更難過了。

林立衡急於摸清葉羣和林立果的真實底細，問林立果：「形勢真得那麼糟？首長的态度怎麼樣？他知道嗎？」

林立果說：「首長還不知道。事情沒考慮成熟前，不能跟他說。」

林立衡立即意識到事態嚴重，警告林立果：「你可不能幫着主任欺騙首長！什麼事不經首長點頭，誰也不准輕舉妄動，你不要相信主任的話，惹出事你也跑不掉，首長不會原諒你。」

林立果沖撞立衡道：「依你辦法，坐着等死啊！」

林立衡堅決制止他冒險念頭。林立果大發牢騷道：「我嚙不下這口氣！一組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想整誰就整誰，別人不敢反，我就反！首長忍耐那麼多年，還是避不過。你就甘心眼睜睜看首長挨整？！」

「我明天就回北京。」林立果絕斷地說。

林立衡明白林立果這種情緒，這種時候回北京一定沒好事，萬一弄出事來，林彪什麼還不知

道，處境更糟更說不清了。她勸林立果什麼地方都別去，避免招惹事非，才是最好的避禍辦法。她不相信毛澤東做事會那麼絕。

林立衡告訴我：「當時立果見我跟他意見不和，不再跟我談了。他說回北京是看牙齒，我不太相信他的話，他後來學的跟葉羣一樣會說謊，虛虛實實的。我很擔心他回北京去會對首長有什麼不利的行動，可又阻止不了他，只得叫他看完牙齒早點回來。」

我原以為林立衡早已知道葉羣和林立果的計劃，她當時竟然也不知道。我問她：「你為什麼不追問他回北京去幹什麼？」

林立衡說：「我沒有精神準備，談沒幾句就暴露我們意見分歧，立果不會再跟我講真話，怕我萬一不同意，把情況告訴首長。」

我又問：「你最了解立果，以你分析，當時立果的那些想法是不是已經形成了計劃？」

林立衡搖頭說：「當時立果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從他神態和話意裏也看得出來。但是他那種念頭和企圖已經很危險。所以我阻止他回北京，只要阻止他出去活動，就是最安全保險的辦法。」

我疑惑地說：「當時你為什麼不將立果的想法告訴你爸爸？」

劫後的林立衡神情十分傷痛，說道：「一個是母親，一個是弟弟。當時情況不明，光有想法，沒有行動。向首長說了徒惹他生氣，他那種身體，再經不起刺激，進得大病一場。再說，口說無憑的事，首長真追查起來，立果和主任不承認，反而是我挑撥離間了。」

「你可以先跟幾個秘書商量對策。」

「這種性質的事怎可隨便說？就是說了，也不會有人相信我。傳到主任耳朵裏，讓她有了防備，真要是那麼回事，對首長更不利。」

晚上八點，葉羣傳我們上九十六樓看電影《英雄兒女》、《紅鷹》。「林辦」六七個工作人員也在場。林立果夜泳未到場。

約九點多，李處長走到葉羣身側附耳低語，我坐葉羣身邊，聽到一句：「×××來電話。」李處長隨葉羣一同進了房間。我腦子裏閃了個疑問：葉羣的電話怎麼是李處長報？小克、小斌呢？當時他們倆都不在場。葉羣招待人看電影一般都不允許兩邊內勤觀看。

不到十分鐘，葉羣出來，笑容可掬的模樣，身後跟着小克，拿着三條毛巾毯。葉羣很關心地對林立衡和我說：「夜裏涼，把毛巾毯蓋腿上。我的腿怕涼，蓋上還擋蚊子。」十二點不到，電影結束。我們回五十六樓休息。

這是我到北戴河的第一個夜晚。海風吹得波濤從遠處傳來「嘩嘩」聲；蓮花峰的松林裏有很多斑鳩，徹夜不時發出「咕咕」鳴叫。夜，顯得安詳而寧靜，我睡得很香。

九月八日

昨夜睡得好，今晨起得早，小王護士陪我外出散步。

出了院子便是小馬路，五十六樓與五十七樓院外各有幾個流動哨兵，見到我的瞬間，都往樹後隱去。那是他們值勤時的規矩，不讓被保護人瞧見。上了山，樹林裏的警戒哨遠遠瞧見我們，也閃避到樹後，那模樣挺像刺客。

六點整，九十六樓駛出一輛保險防彈紅旗轎車，從我身旁擦過駛向蓮花峰外，司機楊振鋼旁邊坐着李處長，林彪端坐在後座中間位置上。這是林彪的生活規律，每天清晨準六點去海邊轉車，十

五至二十分鐘返回。

林彪的體質不適應大運動量。戰爭時代遛馬，騎在馬背上走走跑跑。現代改為轉車，一般不下車，身體好的時候，在沒人的地方，偶爾也下來走走。有時念及騎馬，由戰士在前面牽着馬繩攏穩馬首，他騎在馬背上，林立果在馬側扶着他，前後左右簇擁數名警衛，在樹林裏遛遛。

所有「林辦」的人都知道林彪有三個習慣：他只坐保險防彈紅旗車；司機不是楊振鋼，他不上車；內勤警衛李處長不先上車，他不上車。所以，林彪不管到哪裏，這兩個人和這一部車總是跟着的，每次到外地，都有專機運送這輛車。

李處長組織關係隸屬中央警衛局。解放後林彪曾換過多批警衛幹部，自李處長調來後，甚得林彪賞識。李處長工作上精明能幹，無人能替代他。李處長形體瘦高，少言寡語；患有胃疾，犯病時幾天不能吃東西，瘦成一把骨頭走路都困難，但他從來不因病下崗，林家人對他的忠心十分賞識。他的組織關係一直沒有調來「林辦」，只是在「林辦」過黨組織生活。在「林辦」，李處長的地位很特殊，因他是中央警衛局派在林彪身邊的人，葉羣也敬讓他幾分。

九點鐘，我去東邊看林立衡，她正在客廳裏做理療，感冒嗓子痛。

正與她聊着，小朱護士領着一名戰士抱着兩個裝在玻璃盒裏的大蛋糕走進來，又返身再從停出院中的汽車裏抱進四個新疆運來的無籽西瓜，堆在門邊。小朱說道：「這是主任讓我們送來的。兩個蛋糕，立衡、青霖一個，張寧、立果一個；四個西瓜一邊兩個。主任交代要你們好好休息，需要什麼告訴她，想吃什麼叫廚房做。主任說來北戴河的任務是好好恢復身體，和和睦睦、快快樂樂。」

小朱鸚鵡學舌般的說完，睜着大眼笑嘻嘻地望着我們，等回話。

林立衡淡淡地對小朱說：「噢，主任這麼有心。你去替我們謝謝她。」

小朱原是分配給我的護士，只陪了我一夜，被葉羣看上，早晨上去替我拿早餐時，就被葉羣留下來，上午再返回時就不是我的人。小朱護士想見她都難，葉羣不准小朱自由走動。凡是到了葉羣身邊的人，都成了「小鬼」。

吃中餐時，林立衡精神上似乎好了些，見菜上得太多：冬荀火腿鮮菇、海米拌黃瓜、鷄蓉片、芙蓉肉、爛斑鳩、烹海蝦、清蒸海蟹、鷄絲青荀湯。吩咐小王：「你去告訴廚房，不要再上菜，吃不了浪費，以後每餐四個菜就夠了。」小王答應一聲跑出去。

林立衡笑對我和張青霖說：「四菜一湯有講究，你們知道嗎？」

我和青霖聽她說古。立衡說：「這是主席定下的菜式，叫『四星照月』。一頓飯四個菜一個湯足夠了。」

一九八八年初，我回爸爸祖籍江西興國縣祭祖，當晚就宿在縣委招待所當年毛澤東住的套間，是間極一般的平房。縣委招待吃飯時介紹了「四菜一湯」的來歷：五十年代毛澤東視察到了江西興國縣城，縣委爲一頓「皇膳」傷透腦筋。布滿一桌佳餚，毛澤東只鍾意一道油炸小鯽魚和一盤爆炒辣鱔絲。毛批評縣委鋪張浪費，規定今後待客最高規格爲四菜一湯，賜名「四星照月」。

我母親是膠東半島人，我從小愛吃海鮮，家鄉常年寄海鮮乾從未斷過。林立衡見我連吃兩個一斤重的海蟹，笑道：「吃兩個就打飽嗝，立果吃六個還不夠。」

「六個?!怎麼吃的？」我驚訝道。

「光吃蟹身唄。他怕麻煩，爪子不吃。」

「怪不得這麼胖。我才見他的時候還是個瘦高個，一年不見胖成這樣。年輕人過早發胖不是好

現象。」張青霖評論道。

林立果那健碩高大的身形顯現在我眼前，「他夜泳就是爲了減肥？」我問林立衡。

「他哪會想到減肥，什麼好吃就吃什麼。你們搞文藝的，講究苗條體形，他可不忌嘴，餓着他就吃。」林立衡笑說。

空軍楊處長進來，見我們說笑，問我：「你愛吃螃蟹？好辦，每頓給你吃，不過青蝦這東西吃多了上火，沒幾天你就不肯吃啦，哈哈。」

李處長這時候也走進來，問：「喲，挺熱鬧的，說什麼呢？」

「這蝦和蟹多少錢一斤呀？」我問。因爲這兩樣海鮮在當時市場上根本見不到。

李處長以他慣有的漫不經心的腔調說：「只要你想吃，就能搞得到。這東西好搞，我們到海邊上去，魚民捕魚一網中帶着一些螃蟹大蝦，上岸幾毛錢就賣給我們。天天有，吃新鮮的，明天再買給你吃。」

幾毛錢？我差點笑出聲，心想那些魚民可能額頭上有眼，知道這些人來頭大，討個吉利罷了。我後來才明白，林立衡在這頓飯時的「輕鬆」情緒是障人眼目。她深知葉羣在林立果找她談話以後，一定會從各種人嘴裏探聽她的動態。我則是葉羣主要的利用對象。林立衡還懷疑我可能是林立果和葉羣安插在她身邊的監視人。

下午兩點，葉羣傳我一個人上去。

她的辦公室裏，內勤小克、小斌等候着我，各人手中拿塊夾板，裏面是愛克斯光膠片。葉羣從臥室出來，穿一件緊身衣，叫我與她一起照胸片，正好二零一總醫院胸科高主任晚上要返回北京，讓他帶回去做檢查。

內勤們退出去後，我靜立着等葉羣吩咐。

她走向前來，很親密地挽住我手臂，小聲道：「你陪我去看看首長。近來他身體不好。可別對外人說啊，首長的身體狀況是國家機密，讓敵人知道了可要大做文章啦。」

我挺納悶的，她是首長夫人、「林辦」主任，論公論私，想什麼時候去看都可以，怎麼說讓我「陪」她去？

在走廊裏，葉羣邊走邊嘮叨不休地說：「首長感冒啦，鬍子也不敢給他刮，怕他受涼。首長喜歡你，過幾天到大連去，你也陪首長去，把首長身體搞好，『十·一』好上天安門講話呀。每年都是首長上去講話，今年又得上啦。」

我隱約覺得葉羣把林彪上天安門講話看得負擔很重。後來我才明白是因為林彪身體的原因。林彪仍像昨天一樣，靜靜地獨坐沙發上。

葉羣靠近他身邊，他才抬起頭瞧我們，神情像是詢問：你們來幹什麼？

葉羣叫我上前，說：「你近前看看，首長的氣色是不是比昨天好？」

葉羣心理專斷，凡事無論大小都得聽她的，就連林彪身體的好壞、感覺上的差異，都得聽她一句話定性。她往往不喜歡一個地方，就編出各種理由騙林彪：水喝了會拉稀；氣候不好會感冒；食物不合適會拉不出屎；水土不好會得過敏症等等，整天在林彪耳旁叨叨，令林彪坐卧不安，住不上兩天準得移動。林彪生活上只聽葉羣、林立果、李處長三個人的話。林立果常不在家。李處長爲避免葉羣糾纏，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着葉羣去擺布林彪。林彪中樞神經受傷，對外界產生病態反應，再加葉羣經常蓄意作怪，林彪動輒受制，在很多事情上被葉羣牽着鼻子走。

我來林家時間雖不長，但說話做事先得揣摩葉羣的意思，不能逆了她，這一點，我早已不止一

次領教過她的厲害。

林彪臉色仍然蒼白，甚至更添一層青色（鬍子又長了點），但我不敢說，胡謔一句「臉色比昨天好。」

林彪望着我，微笑着不作聲。

葉羣高興了，注意地觀察林彪臉色，慢慢地挨着林彪坐下，又用眼神示意我坐到林彪另一側。「首長啊，小張要來看你，（我心下一驚，明明是她叫我陪來的，怎地說成我要來？）你的感覺好吧？」葉羣一邊溫言細語地說着話，一雙眼卻謹慎地注視着林彪的表情變化，還瞟我一眼。我立即收斂因吃驚睜大的注視着她的眼睛，改看林彪。

又令我納悶，林彪對她的說話毫無理睬的意思，卻側過臉問我：「你吃飯好不好？」我剛點頭說聲「好」，葉羣插上說：「她們吃飯在我那裏做，愛吃什麼做什麼。」

林彪仍不理會她而問我：「睡覺好不好？」

我說「好」。葉羣又插話：「她吃安眠藥，不吃睡不着。」

林彪仔細看我一眼，搖頭道：「小孩子，吃安眠藥不好，要自己睡。」

葉羣馬上附和着說：「是呀，是呀，年紀輕輕的要少用藥多吃飯、多睡覺，來這裏就是休息。睡不着可以看書，山上走走，海邊轉轉，累了再睡，身體養好了，才能更好地幹革命工作嘛。」葉羣一邊說着一邊看林彪臉色。

林彪仍然不看她，又問我：「你學舞蹈，芭蕾舞與古典舞有什麼區別？」

林彪突來這一句，頓時問住我。心想糟了，我只學舞蹈，從未注重舞蹈研究。一時答不上來，尷尬害羞地望着他。

葉羣馬上指揮說：「你跳幾個動作給首長看看。」

林彪微笑地看着我，再坐着不動實在不像話，我鼓起勇氣走向客廳中間，跳一段芭蕾舞組合，再跳一段民族舞片段，以形體表現芭蕾舞和民族舞在風格上的區別。至於古典舞，我更莫衷一是了，因為我從來沒有跳過。

跳完舞，我羞怯怯地站在原地望着林彪。

林彪高興地動了動身子，葉羣趕忙扶住他。他側臉望望葉羣，那神態好像剛發現她的存在，靠的還那麼近，身子又動了動，像是嫌葉羣碰觸了他。場面很僵，剛泛起的一點輕鬆氣氛立即消失，我傻愣在原處不知所措。

葉羣自找台階下，對林彪溫言細語道「你休息吧，我們走了。」嘴裏雖如此說，屁股仍坐在沙發上沒有移動，目光一直注視着林彪。

我見林彪木然地垂下眼皮，望着自己的腳，對葉羣的話沒有任何表示。

走在長廊上，葉羣駝着背低着頭，神情很陰鬱，說道：「首長身體不好，我也不敢多勞累他。多去打擾他不好，你閒着沒事好好休息，讓小王陪你玩玩吧。」

我真覺得冤枉，我怎敢去打擾首長？不是你叫我去的嗎？此刻又怪罪我。我悶着頭不吭聲。事小心謹慎，仍免不了讓她說閒話。

「林辦」的人每遇林彪情緒不好時，雖着急擔心，最焦急害怕的就數葉羣，因為多數事情都是她惹起的。林彪禮謙工作人員，他們有錯，自有黨委管束，他從不過問，唯有葉羣，背他幹的事偶被察覺，或某件事意見分歧不聽他的話，林彪生氣，輕則大罵，或動粗武教；重則禁止葉羣見他。遇上後種情況，葉羣就像「打入冷宮的娘娘」（秘書語），想見林彪一面，還得請示李處長，如果

林彪仍不想見，李處長也無法調解。碰上這種情況，全「林辦」的人都高興，上至林立衡姐弟，下至大小人等心裏都有默契：葉羣少去見林彪，林彪就少受一些騙，工作人員日子也就清靜得多。葉羣也乖，每遇此種劣境，對工作人員態度尤其好。

我跟隨葉羣回到她辦公室，她進門就撥鈴叫小克傳林立果上來。她則一屁股坐沙發上，悶頭喝茶。

不一會，林立果氣喘噓噓跑進來，靜立一旁不說話，葉羣搭拉着長眼皮看他一眼，（葉羣眼皮特長，看人很沒精神，又顯得陰沉沉），叫林立果坐在我旁邊。

葉羣冷冰冰地問他：「吃過沒有？」

林立果搖搖頭，臉色跟他爸爸一樣，木然沒表情。

當時已下午三點多，我奇怪他怎麼這時候還沒有吃飯，我們對望一眼，他見葉羣正盯着我們，便低下頭不再看我。

葉羣傳飯上來，是她中午正餐，叫林立果搬張小沙發過來放在她身邊，叫我靠她坐下，卻讓林立果站一邊，冷冷地看着林立果尷尬難堪的樣子。

我內心一直覺得母子倆爲了我傷感情很不值得，曾多次請求林立果放棄我，我不願意在這樣的環境氣氛中生活，更主要的是我對林立果從未產生過愛情。直到我來北戴河前，臨出發時，我們的關係介紹人邱夫人還在電話裏做說服工作：「你要去（我不想去北戴河見林立果），是林立衡請你去做客，你和林立果總是要接觸的，不接觸怎麼產生感情呢？要培養感情。一個星期以後回來學習。」

從我調北京以後，葉羣嚴密控制林立果和我約會，我成了她手裏一張控制林立果的籌碼。林立

果爲反控制，早已在空軍自組「選人」小組。這母子倆虛虛實實，相互掣肘。

至今我還解不開一個謎：如果真的有一「政變」和「叛逃」的陰謀策劃，如果她們母子倆在事件上是共謀，怎麼還有心思在緊迫關頭在我面前還爲過去的這點不愉快記前嫌？

林立果臉色微微發紅，葉羣欣賞兒子窘狀當娛樂。我很不喜歡這個場面，如實地告訴葉羣我已用過飯，起身讓座給林立果。

「你坐下，陪我吃飯」，又轉對兒子慢腔慢調地說：「你也一塊吃吧。」葉羣似乎也覺得無趣。

小克替林立果上了西餐。林立果悶頭吃自己的飯。

「給張寧留點魚籽醬，別只顧自己吃。」

林立果馬上放下正欲挖魚籽醬的匙子，放下手中麵包，不吃了。

「我怕腥，不愛吃這東西。」我想制止葉羣再爲難自己的兒子，又同情而不理解地瞟一眼林立果，心想：他在自己母親面前爲何這般拘謹？

葉羣突然哈哈大笑起來，對我說：「你看，立果對你好，吃飯還給你搬沙發，我這個做媽的還比不上你啊！」

她準是有氣沒處出，拿我倆消遣。我窘得滿臉通紅，大氣不敢出。偷瞧一眼林立果，他正看我，四目相遇，隨即雙雙低下頭。

葉羣滿足地笑咪咪地看着我倆。我真不理解，把我們搞的這樣窘迫幹什麼。

見我們都停下了，她津津有味地邊吃邊聊開了，又換成一副慈母善婆婆的面孔，諄諄教誨地說：「以後你們辦婚事，要講勤儉節約。全國都響應毛主席號召，破四舊立四新，移風移俗。副

統帥家辦喜事，別人都看着呢，要做個好榜樣帶個頭，做個表率，不辦喜宴，不請客送禮。新房布置要革命化，不搞花花綠綠，牀上鋪張白牀單，放兩張軍被就行啦。你們同意不同意呀？」

我和林立果對望一眼，都不吭聲。

葉羣又笑道：「就這樣定吧，我跟首長說過了，他也同意。」（這是她的口頭禪，在此話掩護下，她曾欺騙秘書幹了不少魚目混珠的事情。）

轉而向我說：「人家兒女成羣，孫子都抱上啦。我和首長就這麼兩個兒女，提倡晚婚嘛，要帶個頭，大家都拿眼盯着我們呢，我們的一舉一動影響大着啦，稍不注意，人家好講閒話啦。首長對他們要求嚴格，從不允許他們搞特殊化，你不要覺得委屈，是愛護你們啊。結婚時要做做樣子，以後你們想搞什麼樣的小家庭，由着你們吧。」

我對葉羣的言談表情產生一種強烈感覺：她好裝假，好耍語言遊戲。

所謂不送禮是假話，早在六月份就已放出兒女辦婚事的風聲。林家的事外面知道的很少，只要是外面知道的事，準是葉羣自己洩露出去的。

底下人哪有不送禮的？葉羣收到的名貴賀禮不在少數，自己藏起來。她是國家第二夫人，政治局委員，身居高位，錦衣玉食，什麼也不缺，手卻很緊。夫妻兩人每月工資合計近八百元人民幣，當時普通人民工薪只有三十元左右，軍隊基層幹部五十元左右。林立衡、林立果每月工資只有五十二元。她每月交幾元黨費，餘數全部用化名存入銀行，吃穿住行都是國家的，一年四季全國各地送給中央的土特產、新鮮水果，缺不了林家一份，花不到她一分錢。但她還講「勤儉節約」、「艱苦樸素」，擔心王老太太浪費她的東西，交代王老太太說：「你替我掌管這個家，別以為花的不是我錢。什麼都要愛惜，一根針一條綫都得給我收好。」王老太太曾對我說過：「她浪費的東西的價

值何止一根針一條綫，不過那都是公家的。」

葉羣雖然吝嗇，對工作人員的限制很不近情理，但有時又顯得很有人情味：倉庫裏的水果吃不下了，分送給工作人員；個別秘書家庭困難，她也掏出幾十元送給人家；有時發脾氣拿秘書當洩氣筒，冷靜後又主動向秘書陪禮道歉；她常愛借參觀針織廠的名義拿回很多喜歡又不花錢的針織品，在家閒着時又自己織毛衣。了解她過去的王老太太不否認她好的一面，曾說過：「葉羣沒介入政治以前，是個溫文爾雅的主婦，自從介入政治就完全變了。變得像潑婦不可理喻，對自己的丈夫兒女都不好。」

瘋狂的文化大革命，不變的人很少，小小老百姓都變得難以自制，成天喊打喊殺，幻想成爲國家棟樑之材。葉羣從無所事事的主婦一躍而爲政治局委員，豈有不變之理。從上到下統統是那個怪異暴戾時代的產物。

葉羣吃飽了，興致很好，站起身叫我和林立果陪她到海邊轉車消食。

葉羣專車是一輛黑色美國凱迪拉克，是一外國使節離任後留下的。沒人敢用，葉羣喜歡，要來自己用。

林彪喜歡三樣東西：駿馬、槍、汽車。因爲長期身體不好，不能玩，雖然喜歡，但不收集。他的名字寫入黨章後，投其所好的人自然爲他準備多多。就憑他夫妻兩人正職和兼職的職務，兼一職配一車，有關部門爲他們配備了許多輛車，總數十六輛，而實用的只有防彈紅旗和凱迪拉克兩輛。餘下的車躺在庫房裏睡大覺，每月定期放出去跑一圈，怕長期不用機件出毛病。林彪曾多次說過：「不要這許多車。」可是沒人敢要他的車。

防彈紅旗原是車輛廠專爲毛澤東設計製造的，毛澤東只信任他的蘇製大吉斯防彈車，防彈紅旗

便轉送給林彪。林彪專此車而棄他車，他要防的人只有他心裏清楚。他曾說過：「值得永遠信任的只有自己。」

林立果說得更白：「政治鬥爭是最骯髒的，無實話可言。」

凱迪拉克沿海邊行駛，馬路上靜寂無人。當年北戴河是專供中央首長和中央各部委療養休憩的「聖地」，劃爲禁區，難見到閒雜遊人。經過中央首長專用浴場，門可羅雀，不見人影。

當時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毛澤東、江青、林彪這三個人，各有常愛去的地方：江青愛去廣州、海南島；毛澤東喜歡上海、杭州、武漢；林彪常在蘇州、大連。毛、林互不「侵犯」對方地盤。毛、江是夫婦，之間干涉是常有的事。北戴河則是公共地盤，誰先到屬誰，不論哪個住下，所有已下榻的中央人等皆得陸續迴避離開。眼下，北戴河只住着林彪一家。

葉羣坐後排中間，我和林立果兩邊坐着，長時間沒人說話，氣氛很沉悶。

我看看窗外蔚藍的大海，心忖這京都避暑盛地怎麼如此冷清。耳邊響起葉羣聲音：「立果常到海裏夜泳，一次能游上千米，立衡也能來回八百米。你沒事也來游水吧。過幾天，等立果沒事了，陪你好好玩玩。」

葉羣說完又轉向林立果問道：「準備好沒有？」一雙長眼皮搭拉着毫無表情地盯視她兒子。

「嗯。」林立果頭不抬眼不睜地應了一聲。

我瞧着納悶，這母子倆的問與答都無頭無尾的，搞啥名堂？防我？那還帶我出來幹什麼。

葉羣瞧見我一臉疑惑，解釋說：「立果的牙病犯了，長了一個齲齒，常常痛。他自己不重視，齲齒雖然不是什麼大病，但不檢查一下，怕引起敗血症。這裏醫療條件不全，我叫他回北京去檢查治療一下，今晚就走。」說着，蹣起一隻腳擱在司機小慕駕駛座背上，差點就要蹣到小慕頭上去。

我吃驚地愣了一下，被她察覺，不高興地斜睨我一眼，我趕緊轉臉望向大海。

「回去吧，不轉了！」葉羣情緒陡然變得煩躁，命令小慕回去。路面狹，一時轉不過車頭，又往前開出一小段路。葉羣拉長聲調：「不轉啦，往回開！」小慕終於掉過了車頭，回到九十六樓院中停下。葉羣披着西裝外套，不高興地悶着頭往辦公室走。司機小慕和警衛員小徐站在車旁，嚇得大氣不敢出。

我和林立果跟在後面進了辦公室，葉羣自顧自地坐下，喝着小斌送進來的茶水，把我們涼一邊站着。喝了兩口，「嘭」一聲放下茶杯，突然換了一副笑臉站起身，說：「我去休息，你們談談吧，我可不在當中夾蘿蔔乾。哈哈。」走進臥室，「呸」地一聲甩上門。

辦公室裏剩下我和林立果，站在原地對望着，林立果不時眼瞟葉羣臥室門，好像擔心她突然又跑出來。我卻一直對葉羣那句「夾蘿蔔乾」的話緩不過神來，這那像是一個大首長兼母親的人說的話。

等了一會沒見動靜，林立果拉我坐到長沙發上，小聲問道：「你吃飯睡覺都好嗎？」我點點頭。

林立果又說：「主任在這裏，我不好照顧你，你多跟姐姐在一起，缺什麼跟小王說，她會替你辦。」我又點點頭。

我心裏想：你們母子倆不和，一個當面給難堪，一個背後表關心，把我擠在夾縫中真難做人。

林立果問：「今晚我要回北京，你剛來我又要走，你不會有意見吧？」

我明白他又在搞感情試探，我仍像以往一樣，不給予明確地回答，說道：「你回去看牙齒，還有什麼事？幾天回來？我一個星期以後就得回北京，學校開學不去上課影響不好。」

林立果猶豫着不答話，只盯着我看。

「你怎麼了，犯啥呆？」我問他。

他眼神晃了晃，支吾着低下頭，又抬頭猶豫地望住我，欲言又止，復而垂下頭沉思。

我定睛望着他，覺得他比以往更悶。他再次抬起頭時，神情似乎像下了什麼決心似的，說到：「我四天就回來。你在這裏休息，什麼也別想，我回來就來看你。我看牙齒，順便辦點事。最近中央鬥爭激烈尖銳，主任的政治地位可能會下降。我回去了解一下情況。」

他說完後，緊緊盯視我，好像是觀察我的表情變化，又似期望我問些什麼。

我聽他說：「主任的政治地位可能會下降」，心裏確實挺吃驚，臉上也顯露出來；他說回去了解情況，我又一臉的疑惑，他能了解到什麼？葉羣是政治局委員，是他媽媽，他可以對其母進行議論，我的身分豈可亂問，豈可招嫌惹火燒身。

我當時並不知道廬山會議那場巨變，更不知道毛澤東此刻已巡視到南方「各路諸侯」（毛澤東語）發表講話，影射林彪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等等。通常被毛澤東冠以此種罪名的黨政軍首腦，最終打倒是既定的。

葉羣明令過我：「到家裏來，不該知道的不准打聽；不該說的不准亂說；不該去的地方不准擅行；對外不准暴露身分；不准對任何外人說家裏的事；不准跟工作人員隨便接觸說話。」所以我心裏儘管對林立果的話產生很重疑問，卻一句不敢問。

我在心裏思索：主任政治地位不穩可不是小事。整到主任不就是想整林副主席嗎？整林副主席不就是針對毛主席嗎？誰敢如此膽大包天？！我這種思維邏輯在當時毛、林政治連體論盛行的年代裏並不奇怪，碰到誰都會這麼去想問題，所以越想越糊塗，越不明所以然。

腦中忽然閃過一念：林立果惡作劇，故意嚇我？抬眼看他，神情嚴肅，不像開玩笑，我茫然地望着他。

林立果看出我的神情，緩了口氣反倒安慰我道：「不過，事情還未發展的那麼嚴重，我只是回去看看，幾天就回來，陪你玩，好嗎？」神情口氣顯得很輕鬆。

見我緩過神來，他又問：「你帶得衣服夠不夠？我看你穿得太單薄，你體質差，要多穿點衣服，把房門鑰匙給我，我給你帶點衣服回來。」

「不就是到大連嘛。北戴河和大連氣候差不多，國慶節之前回北京不會冷到哪裏去。不要麻煩了。」我拒絕了。

林立果仍順着自己的意思說：「那我從天窗爬進去替你拿。」

我心煩他又出怪招，逗樂也不能這麼逗法，一點幽默感也沒有，反讓我覺得咄咄逼人，怪煩人的。

我望着他再次搖頭，卻發現他神情詭異，又想說什麼而開不了口。

「你今天怎麼了？」我詢問他。

他低頭默思，雙手揉搓，好一會才抬頭專注地望着我說：「萬一北京被佔領了，你留在家裏的那些東西不要可不可以？」

我真得被嚇住了，一時不及回答他，腦中急速轉念：首都被佔領的威脅來自何方？黃永勝的大兒子任職北空防突辦主任（防範蘇聯突襲侵犯中國），若是這方面的突變，內部消息渠道我們應該知道得最早，不像呀；中央出現新的路綫鬥爭？葉主任政治地位要下降？啊！可能就是這件事，北京被佔領不就是有人要搞政變嗎？事態這麼嚴重，毛主席、林副主席知道嗎？

我急切地問林立果：「毛主席知道嗎？」

林立果猶疑了一下，說：「知道一點。」

我立即肯定地說：「只要主席知道了，任何人想搞政變都不會成功的！」

林立果神情大變，愣神好一會，長時間不再說話，也不看我。我做夢也沒想到竟是身邊這個人正考慮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

林立果試圖與我溝通的念頭到此中止。

但他仍然催促我拿衣服：「如果再往北邊走，你這點衣服不夠，你會冷的，拿點衣服來吧。」我心想這人又犯傻氣，我不願意的事他偏要幹。便說他：「好了啦，我說不要就不要嘛！再往北邊走不就是到大連嗎？就幾天，帶多衣服累贅。」

正說着，葉羣的文書小孫進來，傳林立果到林彪辦公室去。林立果叫我等他，說馬上就回來，起身隨小孫出門。

大約十分鐘，林立果返回，見我立在南牆下看地圖，便走上前，正遇我聽到聲音回頭，他突張雙臂緊緊擁住我，在我臉上頭髮上狂吻，又緊緊吻住我的唇，令我透不過氣。

他這種突然其來的襲擊，嚇得我驚慌失措，掙脫他的擁抱跑回沙發上坐下，下意識地趕緊理頭髮整衣服，生怕葉羣此時出來撞見。

林立果凝立原地不動，我漲紅了臉望他一眼，心怨他今天怎麼如此缺乏理智。他追求我兩年，也控制我兩年，從沒有違我意強迫過我，憑這一點，我慢慢對他產生了一點同情。可今天他是怎麼了？說話怪怪的，舉止也變得唐突，弄得雙方都窘迫。

他走到我身旁，動作有些急促的脫下軍帽和軍上衣。甩到沙發背上，挨着我坐下，捧起我一雙

手，長長出口氣，語氣不連貫地對我說：「萬一……出了事……我不連累你……你什麼都不要說，聽我的話。」

我越聽越糊塗，覺得他語焉不詳，着急地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能不能告訴我？我什麼都不知道哇！」

他凝望着我，終於搖搖頭，安慰道：「沒什麼。我走以後，你好好休息。跟你說的事不要對工作人員說，他們什麼都不知道。主任問你什麼，你也不要告訴她。什麼都不要想，等我回來。」見他不肯說，我又想不通是什麼事，只好點頭答應他守口如瓶，不對任何人說及我們之間的談話。

葉羣臥室裏傳出動靜，林立果立即站起身離開我，保持一段距離，擺出一副漫不經心冷漠的神情。我也立起身面向臥室門口，等候葉羣出現。

葉羣走出臥室後看我們一眼，臉色慍慍地說：「還像竹桿似地立着，什麼話談那麼長時間，說完了沒有。」

我和林立果都不吭聲。

葉望住我：「你回去吧。立果今晚回北京，你得給他一點準備時間，我還有事交代他。」

我如釋重負地離開葉羣辦公室，走出九十六樓。院子裏，「林辦」的內外勤、警衛、秘書，沿途三三兩兩碰到不少，神情並無異常。回想林立果的談話，簡直莫名其妙。林彪和葉羣曾不止一次批評他「邪端異說」、「標新立異」的思想，今天恐怕又是犯神經病。

回到五十六樓，已是下午五點鐘。

我感到很意外，立衡迎候在門口，見到我便問：「你上去的時間挺長，主任和立果跟你談些什

麼？」

我真想把林立果講的那些話告訴林立衡，終因顧慮種種後果又嚥了下去。如果我明白了林立果的意思，絕不會對立衡隱瞞，可是我一點也沒有明白。

林立衡見我支支吾吾，更加疑心。她懷疑我與立果、葉羣之間的關係，懷疑我知道情況，懷疑我是立果、葉羣派來監視她的。自以後，她便迴避我，常把自己和張青霖關在屋子裏，由老楊守在門口，不讓我見她們。

晚上七點多鐘，林立果來五十六樓與林立衡單獨談了二十多分鐘。院外停着林立果的專車、葉羣的專車、中南海值班警衛車。葉羣在車內命司機小慕不斷地按喇叭催，林立果一直在屋內不理葉羣的催促。葉羣又派警衛員小徐上門催，說是快到八點了，飛機要起飛，葉主任等急了。林立果這才從屋內匆匆跑向院外上車去機場。

按以往情況，葉羣不會等人，林立果車到五十六樓院外，自行決定停車，又跑去找林立衡。據林立衡後來對我說，這次談話是林立衡要求的，並要林立果瞞着葉羣。但林立果直到出發，葉羣始終寸步不離地跟着，林立果只有中途停車去見林立衡。這次談話，是林立衡最後一次爭取阻止林立果回北京。林立衡說破了嘴，林立果始終不開口，但神情上卻流露出一點猶豫。

林立衡從當晚與林立果談話後，情緒再沒振作起來，一病不起，第二天一點水米未進。林立衡受到這樣大的打擊，是因為林立果不聽她的勸，他完全被葉羣拉過去了。葉羣送林立果走前去向林彪告別，都對林彪說是回北京看牙齒，林立衡說：「以往的經驗，她們口徑一致，說明一定是串謀好了欺騙首長。光是葉羣一個人並不可怕，如果立果也跟主任在一起，事情就嚴重了。」

北京方面，據留守毛家灣的于秘書說，林立果當晚九點半以後就到了毛家灣，掛電話到北戴河

向葉羣報平安，說第二天就去三零一醫院看牙齒。于秘書一直跟隨在旁，聽林立果說牙痛，關心地詢問了幾句，事後竟成了罪狀，說于秘書知道政變暗號，「看牙」就是林彪死黨之間的聯絡暗號。

又據于秘書回憶，林立果當晚睡的很早，第二天確實去看牙齒，檢查、拍片、驗血，等檢驗報告出來還得要兩天。

九月九日

晨起與小王去林間散步，回來仍不見林立衡露面，楊處長在東邊涼台通往客廳的門口打太極拳。我向他打招呼：「楊處長，姐姐起牀沒有？叫上面送早餐來吧。」

楊處長答道：「你先用吧，不用等你姐姐。」聲調既冷又硬。

我驚疑地望了楊處長幾眼，見他不理不睬地只顧打自己的太極拳，我很不理解他為什麼這樣對待我。回到起居室內問小王：「姐姐昨晚吃飯沒有？」

「沒有哇，直到夜裏也沒見傳飯進去。要不要我再去看看？」

我馬上制止小王，心想立衡那邊有張青霖照顧，她們在談戀愛，我多管閒事豈不難堪？轉念一想又不對勁，哪有談戀愛談得兩頓不吃飯的？而且很不像立衡穩重的性格。我當時哪想得到立衡和青霖兩人整夜未眠，連與青霖住同一屋子的楊處長也捲了進去，立衡首先向他倆打了招呼，這兩人是「林辦」中最先知道情況的人。照他倆的意思，立即要通知北京方面逮捕林立果，但當時還有許多情況不明，又沒有直接證據，既不便向林彪報告，又不好下手抓人，三人整夜商量不出好對策。

快十點鐘了，小王見我閒着無事，提議去五浴場轉轉，找不到李處長，我自做主張要了中南海

值班車，帶上小王出去玩。

五浴場裏除了一羣警衛幹部再無他人。離岸不到一百米圍着防鯊網，九月初的海水已有一些涼，我不敢下水，沿岸邊漫步。

不一會，門口傳來一陣紛亂的腳步聲，回頭張望，見一羣警衛簇擁着一位健壯的老太太進來，她一眼看見我，一副詢問的神情，一個警衛忙湊上前低語，她立刻笑咪咪地向我走來。小王趕緊向我悄語：「這是朱德夫人康克清。」我忙接住她伸過來的雙手，恭敬地望着這位名聞遐邇的老前輩。

朱夫人拉着我雙手上下打量，問道：「你就是那個前綫歌舞團的張寧？」

她突來這一問，我不知如何回答，葉羣曾交代過：「你的身分對外要保密。我對誰也沒說過，一露口，怕人家打聽呀、問呀，麻煩事就多啦。你對外可不能說。」可是朱夫人一下就點出了我的出處，林家的事除了葉羣自己漏嘴以外，其他人是不敢亂洩的。我心疑準是葉羣自己將我的情況告訴了朱夫人，卻又不敢違了葉羣的規矩，慌忙下撒了個謊：「不是的，我姓丁。」

朱夫人咯咯地笑起來道：「還不好意思說實話。葉主任都告訴我啦，說立果找個對象叫張寧，是前綫歌舞的主要演員，爸爸也是紅軍，說你和立衡這幾天要來。立衡和青霖好不好哇？立果哪去啦？怎麼不跟你一起來？」

我漲紅了臉逐一回答朱夫人的問話。從來不會撒謊的人，當着不該撒謊的人面前撒了謊，內心愧疚難當。她的孫兒站在她身後，是一個魁梧的青年軍官，正盯着我看。我曾聽林立果說過他，曾與林立果一起夜泳。他看我的那種眼神，是所有初見我的男性看我時都有的。

我問候朱夫人和朱總：「您身體好嗎？朱總身體好嗎？」

「嗯，我身體很好。你朱伯伯的身體不行啦，上了年紀，腦血管硬化，常得跟他聊聊，幾分鐘不說話他就睡過去了。你游泳不？換衣服跟我下水吧？」

見我不游泳要離開浴場，交代我說：「回去向葉主任和首長問好，就說我和朱德問候他們，明天我們回北京。」

離開五浴場又駛向東山。靠海的一個懸崖峭壁頂上有一座像土地廟那樣小的灰磚平房，所謂院子就是房子前面餘下的一小塊平地，只夠一輛轎車掉個頭。三面臨海的峭壁邊緣上有幾棵自然生長的小松樹，不熟悉地形的如果晚上亂走，準能一腳踏空跌落海裏。

林立果常到這座小平房裏來，海邊沙灘上停着試驗用的水陸兩用汽車。林彪重視提高現代軍事機械裝備，那時中國與外國不交流，林立果瞞着林彪、葉羣偷偷從廣州方面經香港買回一些科學書籍與設備，他常常與張青霖談及美國、日本、西歐、南韓等國家地區的科技進步，他認為張青霖是搞醫學的，腦子裏沒有太多冥頑不化的教條，搞醫是承認科學的。張青霖經常與林立果聊天，發現林立果腦子裏裝的東西完全與同時代的年輕人不一樣，他嘆惜道：「難怪首長和主任批評他邪端異說。他是個很有思想的年輕人。」林立果把買回來的一些設備拆拆裝裝，搞些改良發明，不管不上路子，忙的挺認真。水陸兩用汽車正是他當時熱中的一門技術革新。

小平房裏有兩位值班護士，與我身邊的小王一樣同時從北戴河空軍療養院臨時借調來執行護理任務的。她們領我參觀平房內的布置，告訴我林立果日常來這裏開水陸汽車，不在此過夜。小平房裏只有兩間房間。一間臥室，小的只能擺放一張雙人木板牀，牀頭櫃上放一架手提式理療機，林立果有鼻炎，有點涼就發，窗戶上沒有窗簾。外間屋是客廳，擺兩張單人沙發，沿窗一排長條桌，擺放十幾瓶海洋植物。這間小平房在「九·一三」事件後，被中央列為「黑據點」，水陸兩用汽車也

列爲林立果進行反革命武裝政變的軍事武器。

回到五十六樓已近中午十二點，沒想到出去兩個多小時，家裏找急了我。楊處長見到我就叫：「上面打幾次電話傳你，你到哪去了？快給上面回個電話。」

林立衡也臉色憔悴地出屋迎着我問：「你到哪去了？怎麼不跟李處長說一聲。葉主任找你，你回個電話吧。」

我心下惶惶，不知葉羣會怎樣申斥我擅自外出。正要打電話，李處長來了，說道：「剛才見到你的車回來，過來看看。上午找你也沒什麼事，主任叫我問問你，要不要拿衣服，讓林立果給你帶回來。」

我徵求他意見：「你說我要不要帶？」

「那還不是看你自己唄。」

「大連比北戴河冷？」

「差不多。」

「那我不帶了。反正幾天就回去了。」

「隨你便。我去回話了。」

李處長上去不久，葉羣傳我上去。內勤小克早已站在院中等候，一見我便催我趕快進去，神色焦急而緊張。我心中一緊，從內勤們神色上往往能看出葉羣的「狀況」。

果然，葉羣一見我劈頭就問：「聽說你在五浴場碰到康克清啦，都說些什麼？」

消息好快，一路上冷清清，小王寸步不離我，小平房裏的護士接觸不到九十六樓，誰傳的？

我三言兩語匯報完浴場見康克清的情況，隱去了康老一大段話，當面揭葉羣的「漏嘴」毛病豈

不惹她惱羞成怒，轉達了朱總夫婦向她和林彪的問候。

「哦，他們還沒走呀？你看怎麼好，你們幾個孩子到這來是保密的呀。」邊說邊用眼角瞟我，很埋怨我的樣子。偏又是她叫我「沒事出去玩玩，到海邊轉轉」的，真得去了，又興師動衆的怪罪下來。

「你看，她問候我和首長，我現在不好回話呀。首長住這裏外邊還不知道，是你告訴她的？」倒打一耙，神情毫無愧色地陰陰地盯住我。

我搖搖頭，默不做聲，任憑她撒謊編造發洩心頭不滿。

「不回話吧。他們要是知道首長住這裏，提出要來看望怎麼辦？首長那身體怎麼好見人？得罪就得罪這一次吧！唉。」說罷不滿地斜睨我一眼，好像是我讓她難做人。

「你以後不要到處亂走，對外就說姓田，隨母姓嘛，不要說姓丁，丁姓正好是我的親戚，別人又好亂猜啦。在我這裏挑幾本書，閒着看看書，學着寫詩，我經常看小說，讀唐詩宋詞，充實自己，你也要學學。」

「林辦」的人都說葉羣慣會說謊，撒謊從不臉紅。我初入林家門，便領教她這一手。當時心裏驚訝這麼大個首長，怎麼跟個市井婦人一般又賴又不講理，她不會想不到康克清直言問詢，也料到我不敢多嘴掀了她漏嘴的底，公然倒打一耙，仗着她的威令我今後無條件地馴服於她。想到這裏，我的神經又涼又麻，有這樣一個婆婆，跟下地獄有何區別？

「聽到沒有？今後你就姓田吧！」

我只好點點頭。順口給我改姓，今日她說姓田，說不定日後忘了又說我亂講。嘴上說不好給朱總夫婦回電話，背後一定回電話，嘴巴準會抹了蜜似地甜，朱總雖然不管事，軍心民望甚高，葉羣

不會不出於自身利益維持其良好關係，所謂的「得罪」不過是藉詞怪罪我罷了。

書架上很多書，古今中外名著、詩詞、俄文版詩集。我盯着書架發愣，怕選擇不好又給她藉題發揮。憑經驗，在她面前不能顯出自主愛好，要處處聽她指使安排來顯出她高人一籌，她才高興。見我久不下手拿書，她果然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俄文版普希金詩集問道：「學過俄文嗎？」我搖頭。她笑說：「這本書你看不懂，立果跟我學些俄文，你們年輕人要學點外語，增長知識，我們老啦，還不斷學習。」她自賣自誇地說着，精神上似乎得到一種滿足，可我又覺得她神情上顯得那麼無聊。

葉羣沿着書架慢慢地踱步，順手抽出三本書，曹禺的《日出》、杜甫和李白詩選，遞給我說：「看過沒有？先看這三本吧。」這三本書早已看過，我仍然接下了。其實，我很想看《斯巴達克斯》和《基度山恩仇記》，這兩本遭到江青批判，書市裏早已買不到。當時很多人心裏對江青有看法，吹毛求疵神經過敏形成她這個人的特質，這一特質乘着她的權勢，風雨都得聽她調遣。在人們心目中，她糟蹋了中華民族許多好東西，所以，她要批判打倒的人與物，人們在心裏都存有很大的保留。這兩本世界名著遭江青封殺，外邊沒有的東西裏面一定有，在江青、葉羣之流來說，她們看這類書是「批判研究」，就像所有的電影是「資修封糟粕」一樣，被封殺存庫，連每年與有文化協定國家進口的外國片也庫存起來，上萬部新老中外影片只供江青一人「研究」，全國億萬人民只配看她「研究」的結晶成果的八個樣板戲。

我真想看那兩本「黑書」，我磨蹭了好一會，卻開不了口。葉羣又生新花樣，笑咪咪地說：「青霖寫了一首詩送我，你看完詩選也寫一首來看看。」青霖是寫了一首詩送她，不過是爲了林立衡的處境逢場作戲哄哄葉羣罷了，我不得已地點頭敷衍她。

我剛走到門口，葉羣又叫回，問道：「豆豆和青霖這兩天怎麼樣？你常過去看他們不？」

我回道：「姐姐身體不好，已有幾頓沒跟我一起吃飯，我也見不到他們。」

葉羣在我回話時注視着我的臉，聽完後臉色陰沉地低低地「嗯」了一聲，旋即臉色一變，和靄可親地笑着交代：「你是江西人，聽孫師傅說你愛吃辣椒，愛吃就叫孫師傅給你做。不過，我痔瘡病常犯，不能碰辛辣東西，叫孫師傅把鍋刷乾淨。」

空送人情，她這一表白，我就是辣椒蟲也不敢沾用她的鍋，她真要犯了痔瘡病，我和孫師傅都說不清楚。孫師傅每頓只給我備辣醬，從不敢炒辣菜，真炒了，哪怕一次，讓葉羣知道，準會罵孫師傅故意害她，「天天炒辣椒」給她吃。

葉羣的痔瘡病多數是因情緒發作，情緒不好準發病。自己疼就算了，工作人員也跟着倒霉。尤其是秘書唸文件的規定時間一到，碰巧葉羣正做治療，也得硬着頭皮進去。那模樣可古怪，葉羣光着屁股扒牀上，邊治療邊聽文件，秘書低着頭坐在地毯上，或背朝她，離得遠了她說聽不見，離得近了，唸文件總要時不時地抬頭徵詢她的意見，便嚇出一身冷汗。碰上她高興，會自嘲自己「我已是老太婆啦」，不順意時，會無名火爆發大吼一聲「出去！」哪個秘書不怕擔個「流氓」的帽子？每遇她做治療時，輪到讀文件的秘書就頭大，有的秘書從進門就背向她走路，到地氈中間一屁股坐下面向窗外大聲唸文件，葉羣早已忘掉還不知道，仍噤哩呱啦唸得辛苦。

我再次向門口走去，葉羣在後面笑嘻嘻地遞話說：「你不要多去打擾豆豆，她和青霖談得正熱火呢，你多去了影響她們，她會不高興。」

我心裏微微詫異，她怎麼這樣貶毀立衡，把我們之間的關係看得那樣庸俗。

見我點頭不語，葉羣又問：「立果走時跟你談什麼？」

我搖搖頭低聲答道：「沒談什麼。」

她不相信地盯視我追問：「你們在一起時間不短，立果什麼也沒跟你說？」

我下意識地避重就輕答道：「立果說回北京看牙齒的事，說四天就回來，叫我好好休息，其他沒說什麼。」

葉羣神色微露驚訝，問：「他告訴你四天就回來？他把回來的時間都告訴你了。嗯，還談些什麼？」

「真的沒再說什麼。我們坐着，他還去了首長那裏。」

「哦，去的時間長嗎？」

「不長，一會就回來了，是小孫通知的。」

葉羣見套不出什麼話，便說：「立果關心你，你就好好休息，不要跟工作人員多接觸，都是男同志，立果知道了會不高興，他會吃醋！哈哈。」

我難堪地低下頭，瞬間瞟見葉羣的臉色在笑聲中陡然沉下來，我明白，她不滿意我的回答。我也從她的話意裏隱約聽出林立果似乎與她通了氣，但是我不能說出那些敏感而又不明白的話題，我的身分和對林立果的承諾都不允許我那麼做。但我實在想不通林立果既然讓我不要對葉羣洩露談話內容，為何又自己向葉羣說，豈不自相矛盾令我難做人？

我背如芒刺般地出了門，因為她毫不掩飾地冷冷盯視着我。

林立衡又迎在五十六樓門口，問道：「主任傳你上去了？」

「是的，我邊點頭邊觀察她的氣色，一雙眼怎麼那樣憂鬱？眼窩四周青黑，沒睡好覺？」

「姐姐，你要注意身體。剛才主任還問到你呢。」

「哦，她問什麼？」

「她問我你和青霖哥怎麼樣。這兩天沒見你們出門，我說有楊處長陪你們。她叫我帶話給你們，想吃什麼叫孫師傅做。」

「你去浴場的事都告訴主任啦？她沒有說什麼嗎？」

「告訴她了，她叫我以後對外姓田，給我三本書，叫我在家看書。」

林立衡一雙大眼定定地望着我，半天才緩緩地說道：「你早晨起牀以後，可以叫小王陪你去海邊散步，從那條小路走過去，十分鐘就到了。」她指着屋後樹林裏的一條小路。

我像發現了秘密似的驚喜地問她：「你們每天早晨去散步？我怎麼沒有看見你們？」

「嗨，你姐姐去散步的時候，你還在睡大頭覺呢！嘿嘿嘿。」楊處長走過來插話，隨即請立衡回屋休息。

以後我知道了林立衡晨起散步是有目地的，一是尋覓林彪晨起轉車的方位，二是將一天的活動量集中在早晨，不叫車，不帶隨員，不驚動葉羣，然後閉門一天，佯稱不舒服，避見葉羣。她這樣做是爲了避免葉羣生疑心，生出更歹毒的點子危及林彪。林立衡生性忠厚善良，在葉羣面前長期處於勢弱受欺的境況，她出現在葉羣面前的時間越長，受虐的機會就越多。而每次受虐待後，林立衡都因顧慮林彪的身體而對父親隱瞞不吐實情，全「林辦」的人沒一個人敢向林彪反映情況，林彪直到死都不知道葉羣虐待自己的親生女兒。林立衡搬離毛家灣長期住在養蜂夾道，王老太太隨影隨形的跟着她。時刻提防着葉羣加害由她一手帶大的林立衡。所以林立衡不見葉羣便少生事端，大家都安靜，這已是一條定律。在北戴河當時那種特殊情況下，林立衡更加小心謹慎。

晚上九點多，我已吃下安眠藥準備睡覺，在起居室裏值班的小王接到葉羣傳我和林立衡、張青

霖的電話，這麼晚還傳我們，又不知葉羣搞什麼新花樣，一般八點以後不傳就沒事的。今晚有點特別。剛吃下安眠藥，心裏有點緊張，不去又擔心葉羣怪罪，小王說安眠藥劑量不大，可以挺一挺，不挺怎辦。

張青霖和林立衡先走一步，到了葉羣辦公室見她坐在沙發上看小說《高老頭》，她們閒聊之中我進了辦公室，林立衡輕聲說道：「今晚主任請我們看電影《日出》」。葉羣興致很高，問道：「白楊飾演的陳白露演得可好啦，看過沒有？」我點點頭，心裏很感慨，外面批判這些老藝術家，裏面卻說着實話，這政治真是愚弄百姓的。

內勤小克、小斌張羅着擺沙發送茶水，小孫忙着架放映機，一切都忙妥了，三人退出去。葉羣拉我在她身邊坐下，不時地問東問西，安眠藥的作用漸漸發揮，又在緊張應對之中漸漸退掉。

十點左右，林立果從北京來電話，葉羣接完電話繼續看電影，有說有笑的。

據後來在毛家灣的秘書反映，林立果當晚仍在毛家灣住宿。留守毛家灣的王老太太曾到他屋內看過，一進門見滿地散亂的擺放着各式各樣拆卸的零件，無處下腳，林立果坐在地上組裝，催王老太太出去，說太亂沒地方給她坐。這與官方報道的林立果搞政變的日程不一樣。

電影結束已深夜十二點多鐘，葉羣留下我，叫林立衡、張青霖先回去。立衡用一種異樣的眼神望着我。我心中嘆苦葉羣為何要折磨我，這麼晚了，留我下來做什麼。

立衡、青霖走後，我昏昏沉沉地低頭站在沙發旁靜候葉羣吩咐，她躺在沙發上望着我，悠悠地說：「今晚你別回去了，陪我聊聊天。」

我很緊張，陪她聊天不是件輕鬆事，我打定主意少說話。在她旁邊一張沙發坐下。

葉羣懶洋洋地說：「你剛來立果就走，撇下你一個人冷清清的，不會有意見吧？他工作忙，你

要體諒他。這幾天我來陪你好不好？」

我心裏不以爲然，這個「陪」字我可擔當不起，我便望着她不做聲。

葉羣問道：「昨天你倆談什麼？跟我說說。」

見我又不吭聲，催促道：「說說嘛，害什麼羞。立果欺負你啦？告訴我，我給你做主！」

激將法挺有用，我只好開口：「立果沒有欺負我。他叫我注意身體好好休息，真的沒再說什麼。」

「心裏直打鼓，葉羣厲害刁鑽，豈能信我，可當面講出她忌諱的事，不又招嫌？」

葉羣微笑不語，似乎欣賞我那種入套後又不敢直言的窘狀。此時我也橫下一條心，論理我這個未過門的準媳婦也不該論及婆婆的事非，反正她對我原本就存有忌心，隨她怎麼去看好了，總之是她和她兒子之間的事。

葉羣不再追問，換了話題信口開河的說起來：「你和立果的事拖得時間很長，事情不簡單啊，有很多事你還不知道。追立果、立衡的人很多。人家兒女成羣，我就這麼兩個兒女，小的時候不覺得怎樣地，現在大了就覺得難辦啦。介紹的人很多，這家想介紹，那家也想介紹，得罪哪家都不好，人家總是一片好心嘛。後來介紹的人多啦，我們老不要，人家好說我們架子大啦、門弟高啦、看不起人家啦，引人家說閒話。只好保密、封封口、壓一壓，就說立果和立衡不想過早考慮這個問題。還不敢說有了，說有了，人家更關心呀，問是哪個呀，什麼時候辦婚事呀，要送東西啦。首長對兒女要求嚴格，結婚要做個表率，不鋪張浪費，牀上不搞花花綠綠，一張白牀單，兩張軍被就行，副統帥家不帶頭破舊立新，怎能說服別人呢，你說是不是呀？」

我點點頭，心裏卻萬分否定，什麼人家介紹、保密、怕送東西，全是謊話。我這個經過千挑萬選，動用組織行政命令強逼來的人早已嚐夠了不服從命令的苦頭，領教過她的厲害，現在竟又當着

深受其害的我大言不慚地說謊，葉羣被權勢驕縱得完全蔑視他人的感覺。她極力摹仿江青已到了可憎愚蠢的程度。至於結婚與否，新房如何布置，都不是我的意志能夠決定的，我心中有譜，雖然眼下進了林家大門，外邊還不知道我的存在，「秀女」仍不斷從全國各地往上送，好中求好、精益求精，在這一方面葉羣是不厭其煩的。在她來說是一種享樂，因為我們這些不幸的女孩子在她眼裏只是件「貢品」。

葉羣又繼續說道：立果還是個孩子呀，怕羞，見了女孩子就躲，只好我出來擋一擋啦。有個外地十六歲的女孩，不知怎麼見着了立果，害了單相思不肯回家啦，沒辦法，好說好哄，送給她很多紀念章，才把她騙走。什麼樣的都送上門，爲了立果我可得罪不少人。

葉羣把自己說的很可憐，誰都知道葉羣當年「準皇后」地位，任何人不經她傳喚是見不着她的。一個十六歲的女孩落選後精神上是受了些刺激，一個單純的少女被你引誘的發了病，反倒推卸自己的責任，當笑話奚落人，葉羣身爲人母，其心如此狠。我當時便聯想到她以後不要我時，又將怎樣對別人說我了。

至於她替林立果「擋一擋」更是無稽之談。林立果性格颯爽，對選美很反感，這歪招是葉羣出的，又是她最積極，葉羣的心思是想藉着由自己一手挑選的女婿和媳婦，進一步控制不聽話的兒女。林立果和林立衡聯合反抗她，兩人都虛與應付，甚至不見應選對象。他們母子之間的抗爭，客觀上傷害了許多無辜青年男女，就是對他們自己和林彪的聲譽也造成嚴重損害。葉羣所謂「擋一擋」還有另外一段話，應選的人首先得過她這一關，她滿意了，再讓立果、立衡看，立果、立衡不同意她便打發掉再挑。後來挑花了眼，上了欣賞俊男美女的癮，送的人越來越多，質量越來越高，引的葉羣一發不可收拾，恨不得選盡天下所有標致人兒。林立衡曾譏刺葉羣：「這哪是爲我們選對

象，是給她自己挑對象呢！」

我低着頭聽她胡謔，心裏很不是滋味。耳旁又響起她津津樂道的聲音：「有個上海姑娘皮膚很白，辮子又黑又長，立果看了一次就不願再看。有個四川姑娘很漂亮，還上了中國婦女畫報，會彈琴、唱歌、跳舞，立果也不要，讓我爲難啊，怎麼回人家。立果可喜歡你了，見了你就迷上啦。可是知道你的人多，影響大，爲了保密我只好把你放一放，先送回南京。立果急啦，吵嚷着要自己去南京找你，我搬出許世友嚇他，說讓許和尚知道了把他扣在南京，他才不敢去，哈哈。」

葉羣不打自招，從我離開北京後，爲了遏制林立果魯莽行事，葉羣布置人手突擊，按照我的模樣四處尋覓替身「秀女」，天下難找一模一樣的人，就是身體、髮膚、技藝有某處相似，上天賦予的氣質再難對號入座。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是我父親臨終托孤之人，他看着我長大，他生性忠耿仗義，最見不得歪風邪氣，葉羣和林立果很忌憚他的虎威。

葉羣胡謔到這裏突然橫插一桿：「立果走時沒向你流露什麼嗎？」

我還沒到被她說昏的程度，抬起頭望着她再次搖頭。

「你們關係發展到什麼程度啦？告訴我。」

難啓口，又搖頭。其實我不說她也清楚，林立果身邊密布她的眼綫，一舉一動都會傳到她的耳朵裏。

「都說你不愛講話，嗯，緘默文靜好，女孩子就要穩重。」嘴上雖如此誇讚，臉上神情卻是冷冷的。我知道她言不由衷，她對我的忌恨因林彪那記耳光已產生不正常的心理，由不喜歡發展到詆毀：「人長的太美不吉祥，眼神會勾魂。」我的雙眸很明亮，顧盼之間閃爍的光芒被她說成「勾魂」。在當時的中國，一個女人具有這樣的「本事」是不正派的，可我在單位裏是出了名的老實單

純的女孩子。

她慢慢吸吮着茶水，細細打量着我，好久，點點頭，「嗯」了一聲，說：「立果說畫上的美人不是現實中的美人，他蠻有眼光。」說完，「嘖」的一聲放下手中茶杯，起身去廁所。

我被她諷刺的渾身燥熱，又受到她重放茶杯的驚嚇，頭腦昏昏沉沉，巴望着趕快離開，不知下面她還要怎樣折騰我。

葉羣重又躺回沙發上拉長聲調問：「累了吧？想吃點什麼？」

引我往陷阱裏跳呢，她不吃不睡，我若表示又累又餓，馬上給你難堪的滋味不是好受的。再者，我已被她那些話「餓」得飽飽的，心裏既委屈又難過，精神上很不舒暢，哪還吃的下東西。我趕緊搖搖頭。

她倒真得按鈴傳夜點。小克送進兩個剝了皮的大水蜜桃，噤哩咕嚕幾大口，啃得剩兩顆桃核。她的吃相很不好，又怕胖，偏好零食和水果。我心想，幸好沒要東西，如果小克準備得不足，分給我一份，葉羣真會讓我窩在心裏幾天消不了食。

吃飽了，精神十足，又聊開了：「立果獨立工作以後我就放手讓他去鍛煉。時間長了我也想他們。有時晚上想去看看他們，又怕影響他們休息，我就在門上貼張條子，讓他們起牀以後來看看我，不想辦法見不着他們呀。」

又撒謊，立衡、立果的作息時間與葉羣不同，葉羣白天睡覺，夜裏工作，她睡覺時誰也不許打擾，立果、立衡怎會去犯她的禁？立衡被逼三次自殺，只有遠離毛家灣避開她；立果忍受不了她的控制，被逼得到處跑，回到北京連汽車上都被裝上電話，人到哪，電話追到哪。說是讓林立果單獨行動，身邊從未少過人，空軍的周宇馳、劉沛豐等人，明是林立果的人，實際上是葉羣安插的親

信，就連林立果與我約會，也在他們監視之中。立果、立衡不常見到林彪，葉羣從中做梗，她怕兒女們將外面的真實情況告知林彪，這樣一來，她欺上瞞下的一些事就會露餡。林彪要見兒女也一樣難，葉羣隨便找個藉口就搪塞了，林彪真以為兒女工作忙，或是下部隊體驗生活去了。

立衡、立果都曾提醒過秘書們，請他們注意葉羣傳送給林彪的情況的準確性，要把好關，盡量讓林彪少受葉羣欺騙。秘書們也難，弄不好就扣個政治錯誤和挑撥離間的帽子，葉羣的手腕和說謊的本事大家都領教過，誰也不敢在他們夫妻間插一腳。

送到「林辦」的文件一般都由葉羣處理，重要的部分選出來，由葉羣和秘書們講或讀給林彪聽，遇到林彪身體不好時，不但不聽講讀，連必須的簽字都免了，由專人摹仿筆迹代替。葉羣雖然處心積慮想控制林彪，林彪卻十分討厭她有事沒事在面前嘮叨不休，葉羣阻撓林彪見兒女，可她自己已在林彪面前也不吃香。

有一次，立衡和立果分別從部隊體驗生活回到北京，向林彪匯報了部隊的思想教育、軍事素質、生活待遇、組織紀律以及武器裝備等問題，林彪聽後非常高興，帶兵出身的人，心繫的就是軍隊。

葉羣知道後，立即派秘書去準備自己下部隊的地點。但她是公衆人物，目標太大，一張老上電影、報刊的臉到哪裏人家都認得。野戰正規部隊離京城大老遠，「林辦」又離不開她，好不容易在北京郊區安排了某部，走去一趟。一下車，指戰員們就認出了她，在人們的眼裏她就是林彪的化身，指戰員們口號喊地震天響，葉羣被前呼後擁地轉了一圈，回到毛家灣便跑去向林彪匯報，把從兒女那裏聽來的情況加油加醬的如法演繹一番，聽得林彪眉開眼笑，表揚她「能與廣大指戰員打成一片，有進步。」

葉羣嚐到了甜頭，找到了討好林彪的絕竅。但下部隊多有不便，葉羣後來就規定秘書，凡是立果立衡下部隊回來，首先通知她，向她做匯報，再由她去向林彪說。林彪哪知真假，以為葉羣真的在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上有了很大的進步。葉羣一箭雙雕，既阻止了兒女見林彪，又不勞而獲。「林辦」上下都知道葉羣弄虛作假，反正你匯報他匯報都一樣，誰也不去跟葉羣的爭寵意識計較，自找麻煩。

葉羣越聊越有勁，話匣子打開滔滔不絕，叙說林立果的笑話和延安時期跟林彪談戀愛的往事。她不知覺中流露了林彪對她的淡薄之情和兩人不同的待人態度。她說和林彪談戀愛時，身邊總有警衛員跟着，她覺得很不自由，便把林彪引到民房後面躲起來，讓警衛員看不見着急到處找，林彪過意不去要出來，她就拉着不讓走。從談戀愛到婚後生活，林彪因軍務繁忙，與葉羣聚少離多，葉羣把部分原因說成是對她的嚴格要求，她認為應該犧牲兒女情長不拖林彪後腿，支持林彪「從東北一直打到海南島」。但葉羣是渴望愛情的女人，有一次林彪開完會回家，雖已夜深，葉羣仍坐等他回來，見林彪冷冰冰地只顧看文件不理睬她，她便向林彪撒嬌要水喝，叫林彪給她倒水。林彪頭也沒抬，說「要喝自己倒！」其實葉羣不是真的想喝水，只是藉口想討點林彪的溫暖，「噯呀，我當時差點哭出來，最後還是我自己倒來喝了，那時我還年輕不懂事，以後就習慣啦，你想想，我要是拖他的後腿，他光想到我，還能打好仗嘛？」

「你睏啦？」

我一下驚醒過來，睜開迷迷糊糊的眼睛，我覺得自己一直看着她說話，耳朵裏也清楚聽到她的聲音，眼睛怎麼會瞓上的？我向她搖搖頭，表示自己沒睡着。

葉羣笑出聲，倒沒什麼惡意。

「立果工作忙，你要支持他，做好他的助手，幫他抄抄寫寫整理文件書籍。這幾天我陪你玩，等他回來再陪你到海邊玩玩、照照像。以後生活在一起要互相體貼照顧。他事情多，可能照顧你少些，你要理解他。」

我真想睡覺，忍不住揉眼睛，一個大哈欠剛到嘴邊，硬憋回肚子裏。

「立果對你很關心呀，走時還叮嚀你好好休息，吃飯還給你搬沙發，知道你喜歡吃魚籽醬還給你留着，我這個做母親的還不如你呀。」

話裏又露出芒刺，我的瞌睡蟲一下驚飛了，在我眼皮子底下發生的那一幕，葉羣又信口胡謔起來。

李處長進來報電話，葉羣進臥室接聽，沒幾分鐘便出來對我說：「是胡主任（邱會作夫人）電話，問候我和首長，問你和立果發展怎麼樣。她可關心你啦，她是你們的大媒人，將來可別忘了謝人家。」

我心想，胡主任爲了我和林立果，受了葉羣不少氣，也得罪了許世友夫人，連我也不理解她，裏外不是人，這個大媒做得太不值，不都是你葉羣在裏面折騰的麼。

葉羣見我沒表示，也知道這個話題談下去沒意思，越談越會露出她兩面整人的伎倆，便說道：「我聽孫師傅說了，你吃得太少，像貓食嘛。要多吃多睡，你太單薄，要胖些才好。等會我送你一盒福州桔餅，開胃。我不能再開胃啦，上了年紀，太胖不好。」說罷起身真的進臥室捧出一盒桔餅。

我拿一顆嚐嚐，聞名全國的福州桔餅啥滋味？蜜甜澀苦。準是她不愛吃的，好吃的東西幾天就不見影，別看她年紀大，挺愛吃零食，都說她像隻老鼠，吃東西喜歡偷偷摸摸，怕人看見掉了身

價。有時東西吃得太快，想再買又怕人說她嘴饞，抱着空點心盒問王老太太：「誰吃了我的東西？」哪個敢吃她的東西，又哪個敢講「是你自己吃的」？總之明白她要再買就是了，她卻總不明着講。

葉羣看我嘴裏含着桔餅皺起眉，忙推銷她的滯貨：「是有點苦，這東西非常開胃，我吃了幾顆就老覺得肚子餓，再不敢吃啦，你帶回去慢慢吃罷。」

當她面推不掉，扔掉也浪費，必竟是上等貢品，心裏打定主意送人，說聲謝謝，收下了。

「你身邊帶着爸爸媽媽的照片沒有？拿給我看看。」

我從隨身小皮夾裏拿出一張爸爸的照片遞給她。

葉羣拿在手上細瞧：「你長得有點像爸爸。聽說你媽媽年輕時是南京軍區裏的大美人，你多數還像你媽媽嘍？」

見我不回答，又問：「有媽媽照片嗎？」

「沒有小的，有大的，放在北京。」

「你怎麼不帶在身邊，從母親看女兒，可以看出你將來的模樣。我把你爸爸照片送回北京翻拍放大，今後爲國家工作，回去看看的時間不多，爲革命嘛，總要做點犧牲，想家了就看看爸爸照片吧！」

我覺得她說話古怪，爸爸早已去世十多年，跟想家有什麼關係？聽她話意，這一輩子都難得回家了，心裏不寒而慄。

葉羣按鈴傳小克進來，叫他把照片託咐明天的飛機送回北京放大再送回來，轉告家裏將她和林彪本月工資拿來，再叫老王整理一些衣服送來。小克一一記下退了出去。

「哦，對了，你也帶些衣服來吧？叫立果去給你拿。」

「不用了，我帶了羊毛衫和毛背心，去大連夠了。」

「恐怕會冷吧，你是不是沒有衣服？出來休息別老穿着軍裝，我送你兩套衣服。嗯，還有鞋子，你不能老穿布鞋，我送你一雙皮鞋。」

又把小克叫來交代：「告訴老王多拿些衣服來，再拿兩雙皮鞋。」

我一直不表示什麼，她那一米五六的矮個子，六碼小腳，怎麼套得上我一米六九的高個子，八碼的大腳？熱情但對不上號。我心想：要那麼多衣服鞋子幹什麼，我又穿不上。

小克走後，葉羣又繼續胡扯：「立果可想你啦，到南方去體驗生活還帶了紅豆給你，《相思》那首詩你讀過吧？『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林立果從沒送我紅豆，自己摘幾顆玩玩有可能，葉羣藉題發揮又栽在兒子頭上。要真的理解自己的兒子，就不會只在嘴上翻甜心，有很多次林立果想見我，她都從中阻撓，把兒子撇一邊，自己跟我熱火，林立果當她的面從來不敢有親熱的表示，不然她不高興更監視的緊。秘書們都說她有點心理變態，我覺得他們所說不無道理。

凌晨四點多，葉羣打哈欠伸個大懶腰，問：「見過主席嗎？」

「見過。全軍匯演和東方紅大歌舞時，毛主席接見過我們。」

「那麼多人怎麼看得清。回北京我帶你去見見主席。好啦，我該睡覺啦。」

內勤們進來，各人手上捧塊白毛巾，聽候葉羣吩咐。葉羣起身拉住我手走向臥室，我心裏一陣緊張，還不放我走，又搞什麼名堂？

臥室裏擺放很多製作精巧的假花，葉羣笑問：「聞到香味沒有？」我說假花沒有香味，她咯咯

笑出聲。她喜歡花，當時中國鮮花很少，尤其不到花季難得見到大批鮮花，葉羣搞很多假花裝飾房子，但擺得太濫，反顯得俗氣。

葉羣換上白絲睡衣褲。由內勤挽扶着爬上榻榻米牀，內勤一邊一個替她做全身按摩，由於長期重手按摩，身上到處是青紫斑。

「你也來做做按摩吧？睡前按摩好催眠。」

「不用，我不習慣。」好好的，誰忍心去折騰陪着熬夜的內勤們。

「過來，讓我親親。」葉羣親熱地向我伸出一條胳膊。

我依從走近身邊彎下腰，讓她在腮上吻了一下，她喜孜孜地說到：「以後你就叫我媽媽吧。」升得好快，還未過門就讓喊媽媽，內勤們一齊望着我，葉羣等待着，我紅着臉憋了好一會，還是在前面加上了姓氏，叫聲「葉媽媽」。

「噯」葉羣笑咪咪地答應着，說：「你回去休息吧，上午我不傳你，睡到什麼時候起牀都可以，想吃什麼，叫孫師傅給你做。」

出了門，凌晨的空氣清新涼爽，我深深吐出一口長氣，伸伸酸軟的身子，一眼瞥見司機小郭和小王護士站車旁等候，一問才知道裏面沒有傳話出來，她們不敢走，竟在外面等了一夜。九十六樓與五十六樓之間距離只有十幾秒鐘車程，我走回去就可以，葉羣卻一直叫他們在外面等着，夜裏挺涼，蚊蟲又多，我懷疑葉羣故意懲罰他們白天自做主張領我外出。我於心實在不忍，心裏閃過一念：「在極權面前，這些忠心耿耿為黨工作的人太微不足道，聯想自己在葉羣面前的可憐處境，心理更加鬱悶黑暗。」

這一夜長談，以後成了我政治問題上的懸疑，專案組和一些人都認為正當葉羣陰謀活動最緊張

的時候，她哪來的閒情逸致跟我聊天？我也一直在想葉羣與我聊天的真正用意，無非兩點：一是藉我驅散她焦慮不安的心；二是培養感情爲今後孤家寡人處境下多個人陪伴。她想得很多，從空療臨時借調來的小王和小朱，也在她算計之例，她說：「身邊內勤都是男性，不帶幾個女的，好不安心啦。」她的如意算盤打到了每個人的頭上，雖然當時沒確定去的方向，但她需要人侍候，準備把在北戴河的整個「林辦」都帶走。當時所有工作人員都接到去大連的通知，從這一點上分析，葉羣還沒有出逃外國的打算。

九月十日

睡到下午兩點起牀後，上面派出一輛蘇製吉姆車送林立衡、張青霖和我去山海關、秦皇島遊玩。

在車上，立衡謹慎地問我：「昨晚你們聊得很晚吧？」

「嗯。凌晨四點多主任才讓我回來休息。」

「哦，聊那麼長時間，聊些什麼呢？」

「主任講些生活上的事。」

我確實無法把葉羣四個多小時裏拉拉雜雜的內容一下歸結清楚，只好簡單回答立衡。她又誤以爲我防她，便不問了。

登上山海關城樓，遙望塞外，一片秋色，一望無際的玉米，高粱還未收割。

「你讀過歷史嗎？」立衡問我。

「沒有讀完。看過一些歷史小說。」

「清兵從哪裏入關。」

「就是從這裏。」

「知道背景嗎？」

「吳三桂賣國。」

立衡不置可否，沉默良久，搖頭嘆息道：「歷史上多少悲劇都是在誤會中發生，相互不信任，導致一個國家敗亡。通觀歷史各朝，都離不開這一軌迹。」

我和青霖接不上話。我根本就沒聽懂她的弦外音。

城樓上風很大，立衡感冒未好，青霖催促我們下樓到一個小院裏休息，葡萄架上碩果累累，激發人聯想新疆葡萄園，立衡神情抑鬱不言不語，青霖和楊處長立一旁也悶聲不響，我也只好陪着枯坐。

還是楊處長提醒在外時間不要呆得太長，防止葉主任有事找我們，溜一圈趕緊回去。我們上車到了秦皇島海員俱樂部。立衡分派我給葉羣買一份「禮」，她和青霖給林彪買一份。立衡買了一個機械玩具兵，我買了一隻黃鸝鳥標本。

下午近五點，我們走進葉羣辦公室，她手上拿一份文件正要和林彪辦公室去，見到我們，匆匆看一下禮品，連聲誇讚，催我們帶上禮品跟她去見林彪，她以往見到花和畫也總要欣賞一會，今天為何火燒屁股似的坐不住？原來當天中央送來了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議程。林彪自從到北戴河後就拒絕過問一切中央事物，「林辦」工作實際上是葉羣頂着。據秘書說，林彪只注意尼克松訪華問題，指示秘書「一有消息直接報我」，並幾次向秘書提到「我要見尼克松」。

秘書們說這是罕見的事，因為林彪最厭煩接見外賓。毛澤東也知道這一點，認為他身體不好，也不勉強他。「文革」期間有一個典型例子：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訪問中國，毛澤東很重視，認為是東歐共產黨陣營中敢於對抗蘇聯的強硬派，是個值得拉攏團結的大黨，中方應以最高陣容接待他。因為齊奧塞斯庫的夫人也一同隨訪，毛澤東決定他與林彪同時攜自己的夫人出面接見。毛做林彪的工作：「兄弟黨的主席來訪，意義重大，你不出來不好。」林彪托病不肯出面，毛澤東催了兩次，也是從來沒有過的。葉羣急了，竟向林彪下跪哭求訴說厲害，林彪才勉強攜同葉羣隨毛澤東夫婦和國家領導人一道接見齊奧塞斯庫。

說起中美關係，聽林彪身邊的人說，共產黨宣布建政，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並沒有像其他國家使節馬上撤走，林彪很注意這點，認為美國很現實，分析美國動態，不排除承認中共新政權的可能性，如果爭取到美國的承認，新中國將獲益巨大。但是毛澤東發表了《別了，司徒雷登》的講話，攆司徒雷登出中國。基辛格訪問中國後，林彪曾對立衡說過：「大好形勢被耽誤了二十年，現在他（指毛）才清醒過來，代價太大了。」林彪認為，朝鮮戰爭是斯大林挑撥東西方關係的一次陰謀，他慫恿北朝鮮襲擊南朝鮮，引發聯合國軍反擊北朝鮮繼而侵佔北朝鮮大片江土直打到鴨綠江。毛澤東懷疑美國會藉機侵犯中國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毛問林彪：「美國會不會過鴨綠江？」「這場戰爭是在朝鮮打還是在中國打？」毛主張與其在中國打不如在朝鮮打。

林彪認為美國不會過鴨綠江。美國若想介入中國事，早在解放戰爭後期就該有動作。當務之急，我方新政權成立不久，應養息兵力恢復國力，入朝不是上策。林向毛澤東拍胸脯保證「如果美國侵犯中國，我帶兵抗美！」

林立衡知道自己的爸爸當初堅決反對出兵朝鮮，她記得很清楚爸爸有一個看法：中國入朝面對

的是聯合國軍，從中國本身的國力上講是不明智的，如果美國侵華，在國際輿論上中國佔上風。

林立衡曾對我說過，林彪對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制度是失望的，解放後不久，林彪對毛澤東提過，中國只要二十年就能超過蘇聯。林彪憎惡斯大林大國沙文主義，專制殘暴，他在蘇聯時期接觸過不少後來被斯大林迫害的元帥和將軍，他了解斯大林，在他一生的談話中，從沒聽他說過斯大林的好話。

毛澤東霸主思想不比斯大林差，他未採納林彪意見，向美軍爲主的聯合國軍宣戰，派林彪統兵入朝。林彪一氣之下託病不出，毛澤東改派彭德懷入朝。林彪部署重兵駐守東南準備攻打台灣的計劃夭折，南兵北調，集中到朝鮮戰場，多數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優秀指戰員，中國軍隊的精華全上了朝鮮戰場。

毛澤東對美國宣戰，改變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曖昧態度，第七艦隊重返台灣海峽，重振國民黨政權。蔣家王朝已擬就的流亡政府和送到美國的大批財產又轉回到台灣。毛澤東賠上長子和幾十萬子弟兵，換來台灣政權立足和與美國的徹底絕裂。斯大林一點損失沒有，坐收東西方衝突的漁利，戰後十幾年一直向貧窮的中國強索朝鮮戰爭時期購買武器的軍火費，「美帝」加「兄弟」的經濟封鎖、政治孤立、天災人禍，中國老百姓屈死幾千萬。

林彪從朝鮮戰爭與毛澤東的爭議以後，長期託病不出，再不問政。

林彪對七十年代的援越抗美也有異議。中國對越南的援助超過四十二億人民幣。他不贊成勒緊本國人民的褲腰帶去無條件的長期援助別國。他說：「只有國富民強才能贏得國際地位和尊嚴。」以至於他不肯上天安門宣讀《五・二〇》聲明，葉羣採取強迫方法，打了針，劑量過大，唸得顛三倒四，聲嘶力竭，全國聽衆震驚。

歷史向來是勝利者的歷史。失敗者的歷史往往是最真實的。

葉羣領我們走進林彪辦公室，他獨坐着，臉上的鬍子刮了，白皙瘦弱，見到我們，臉上綻出笑容。

「首長呀，孩子們出去玩，還給我們帶的禮物，你看看吧。」葉羣溫言細語地說着，招呼我們近前。

茶几上放着小鳥和機械兵，林彪伏身看一眼小鳥，抬眼望我笑笑，便盯住那機械兵再也不動。立衡忙給機械兵上足發條，小兵便做起扛槍、匍匐、瞄準射擊動作。林彪微笑着很開心，我當時產生很深刻的感想，覺得他那和藹慈祥的模樣跟普通百姓家的老人沒兩樣。林彪笑起來很含蓄，從來不見他開懷放聲大笑，更談不上狂笑，他高興起來也是溫吞吞的，就是對葉羣發脾氣動拳腳，也不是外人所想像的力大氣粗的表現，他的體質太弱是個不爭的事實。

發條鬆了，林彪托起機械兵左瞧右看，問立衡：「他怎麼動的？」立衡在他身旁蹲下做示範給他看。林彪此時的神態就像一個剛啓蒙的孩子，當機械兵再次爬動時，他彎下腰興致勃勃地觀賞着。

林彪性情恬淡，足不出戶，他不認識人民幣，一個國家元首不認識國幣是很少見的事。他生活規律，每天按時三餐，按時睡覺；除聽聽文件，從不愛聽身邊人雜事，不像毛澤東興趣廣泛，陽春白雪下里巴人。林彪也不看報紙和政治書籍，他腦中想到的問題會很簡要地向秘書提示，秘書按類查找，編輯小讀書卡片。林彪喜歡看醫書，自己開處方配藥吃，精神好些時也練練毛筆字，更多的時間是閉目養神，長期以來一直是這種生活習慣，並不是當了副主席以後才有的。

葉羣見他高興，乘機問道：「感覺好些嗎？」

林彪置若罔聞，面無表情的坐着，連玩的興致也沒了。到北戴河這幾天，我見到的林彪與葉羣的關係，極冷淡疏遠，葉羣極盡討好湊趣之能事，林彪總也沒有回應，雖然他們以前的夫妻關係也屬平平，但這段日子尤其差，據秘書們說，連他們都處處小心翼翼，因為林彪的情緒和身體狀況在那段日子處於最不好的狀態。

李處長從起居室的那扇門探出頭，被葉羣瞧見，忙叫住他：「你去拿相機，給我們照張相。」就此下台階。

照完像，葉羣一邊觀察林彪神情一邊向我們擺手示意退出去，說：「你們到我辦公室去吧。我和首長還有點事。」手中的文件擺到了茶几上。

約十分鐘，葉羣興沖沖歸來，我們等她以為還有什麼事交代，她卻又說了一遍去大連的事：「等那邊安排好了，首長身體好些能動了就走。這兩天你們好好玩玩。」當天上午，外勤警衛劉處長已出發去大連布置保衛工作，並且看大連的水能否喝，經化驗可以喝，林彪不會腹瀉。林彪在九月七日就說要去大連。劉處長去大連一切布置妥了，葉羣又改變主意，一直拖着不動身，她心裏擔心林彪到大連去會被毛遠新控制。毛遠新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大連是他的轄區。

晚上八點，仍然傳我們上去陪葉羣看電影，直到十二點結束。

留守毛家灣的于秘書記得林立果十日的白天就離開了毛家灣去了空軍學院他自己的宿舍，一直到十二日離開北京，再也沒回過毛家灣。

林立果十日到空軍學院以後，召集了周宇馳（空軍黨辦主任）、劉沛豐（空軍黨辦副主任）、魯眠（空軍作戰部部長）、王維國（空四軍軍長）、于新野、李維信、程洪珍幾個空軍中層軍官開形勢討論會。據一些活着的人後來講，所談並沒有涉及「謀殺」毛澤東的計劃，林立果也沒有向他

們出示所謂「林彪手令」那張條子，連提都沒提起過，他們也根本沒看見過這條子啥樣。他們之所以「認罪」，都是審查關押期間被逼做的偽供。

討論會上，林立果向這些親信們談了南方傳來的毛澤東不利於林彪的講話，叫大家分析毛澤東下一步會對林彪採取什麼行動。當年「毛林聯體論」對人們認識觀念上影響很大，林立果平日議論抨擊時政弊端，大家因他的地位背景也不疑他，更兼衆人對「文革」種種倒行逆施政策及江青一夥利用裙帶關係禍國殃民多有不滿，林立果所說所指皆有權威性根據，因此他很有市場。但是誰也不敢反對毛澤東本人。林立果關鍵時刻揭示毛林之間的分歧和鬥爭，衆人心中懼怕、驚駭、迴避種種狀態都表現出來，令林立果大失所望。

林立果當晚散會後情緒很不好，周宇馳向林立果建議：「是不是把小張、小袁調來？這兩天你生活起居需要人照顧，臨時我怕沒有合適的。」

林立果心不在焉地說：「這些事你看着辦，不用問我。」

爲對抗葉羣控制，林立果在空軍自組選美班子，培養自己的親信。小張和小袁就是從上海選來的待業知青，分別放置在上海巨鹿路空軍招待所和廣州空軍白雲機場當戰士。十日晚上她們乘專機到達北京，服侍林立果兼招待會議茶水，僅兩天就被拖進「九·一三」事件裏，毀了一生名譽前程，很是冤枉。

九月十一日

上午十點多鐘，葉羣傳我上去。

葉羣情緒焦慮不安，在辦公室裏「轉磨」。她來來回回走，一會拿起文件，一會又放下文件拿起一支筆，一會又放下筆端茶喝，那副神不守舍的樣子不知她正思慮些什麼，好一會她才發現我站在一旁，上前拉住我的手往門外走，說：「去看看首長，他老一人坐着寂寞，你去陪陪他吧。」

我心裏很爲難，又拿我當「擋箭牌」，無奈地讓她牽着手走到林彪辦公室門口，我停下腳步望着葉羣，她輕聲叫我推門，並用手勢做着推門的動作。我依言輕輕推開辦公室門，突然傳來林彪顫抖抖的長腔：「誰呀?!」

嚇得我渾身一哆嗦，因我從未聽過林彪用這種聲調說話，好似受到了驚嚇，反把我唬了一跳，忙回頭望葉羣。

葉羣搶上一步推開門，快步上前輕聲細語地說：「是我是我，張寧來看你啦。」

林彪光着兩眼直視前方，似看非看地瞪着我，像在幻覺狀態中，我心裏好納悶，他身體怎麼差到這種程度？葉羣叫我坐在林彪右邊，她坐在林彪左邊，把木楞楞的林彪夾在中間。

林彪側頭望葉羣，突然抬起右手摸摸葉羣手臂，關心地問道：「你穿這麼少冷不冷呀？」葉羣當天穿一件半透明的確紗襯衣，豐滿的肌膚隔衣可見。

葉羣忙湊過上半身，幾乎是伏在林彪胸前，溫言輕語道：「我不冷。你要多穿些，別受涼囉。」那聲調神態，就像慈母對孩子說話。

我傻傻地坐一旁竟看得呆了，林彪的神威和葉羣往日那種傲橫刁蠻，此刻蕩然無存，我第一次感覺到他們倆像夫妻一樣的氣氛。

但情形馬上變了。林彪的手仍然停留在葉羣手臂上，眼睛直視葉羣，不言不語，表情呆滯。

葉羣望着他，微皺眉頭，抬手抹去林彪手的同時，身子往後略微閃避，臉上的表情顯出一絲淡

淡的嫌意。

林彪木納的坐直身子，目視前方，又好像要入定了。

我很驚訝，這夫妻倆真讓人捉摸不透，平時葉羣表現的很體貼林彪，為什麼林彪碰她都不行？而林彪對她的冷淡也很古怪，夫妻倆像有什麼隔閡似的。我心想，上層人物的夫妻關係都這麼隱晦嗎？他們是國家領袖，隔閡矛盾的事總不會小了，是什麼事？

葉羣眼尖，一眼瞧見我正一頭霧水的望着他倆，忙圓場笑道：「你說幾句英語給首長聽聽。」

醫訓班開英語課沒幾天，中國的教育注重政治灌輸，英文課也跟中文課一樣，別的不學，先得學會呼政治口號，我用英語說了當時最盛行時髦的政治口頭禪「毛主席萬歲，祝林副主席身體永遠健康」，並用中文解釋出來。

林彪突然從沉寂中轉變成一種神經質的啞笑，笑容很古怪，又把我嚇一跳。

葉羣忙解釋：「在外面說說不要緊，那是政治需要，在家裏不要這樣講，首長很謙虛，不喜歡人家這樣講。」

關於這種口號的確立，我曾聽知情人提起過，林彪政治地位寫進「九大」黨章之後，「祝林副主席身體永遠健康」便成為正式確定的政治口號，林彪很反感，不高興人們這樣喊，毛澤東說不要打擊人民的願望，自己不也被人民喊萬歲嘛。還聽知情人說過，林彪被寫進黨章定為毛澤東接班人以後，曾獨自坐在辦公室裏流淚，這種時候，只有最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心裏想些什麼。我曾聽他身邊人說過：「首長明白他被永遠釘在十字架上。」

林彪緩緩抬頭，低聲清楚地說：「人吃五穀雜糧，哪裏來永遠健康。」

說完，見我驚嚇害怕的樣子，微笑着對葉羣說：「這孩子老實。不愛說話。」緩和了氣氛。

葉羣見此機會，忙對我說：「你先回我辦公室去，我跟首長還有些事。」

三十分鐘左右，葉羣悶着頭陰着臉走進辦公室，心不在焉地對我說道：「首長要休息，我給他吭個小曲，等他睡着了，我才能出來。」

好新鮮，林彪睡覺還聽催眠曲，葉羣講話都沙啞着嗓子，唱曲能好聽？當時是上午十一點多鐘，還不到林彪午休時間，瞧她那神情，準又是爲什麼事在林彪面前碰了壁。反正我們都習慣聽她說假話。

後來聽林彪內勤說當天這一段林葉相處，挺有蹊蹺。自我走後，葉羣一直在林彪身旁乾坐着，看着內勤端上來午餐（一碗雜面粥），葉羣說烹斑鳩很好吃，意思想讓林彪嚐嚐，林彪沒理她，吃幾口粥便停筷叫端走。內勤聽到葉羣對林彪說起到大連的事，說把我們幾個孩子都帶上，林彪沒有一句應答的話。後來林彪起身往臥室，葉羣跟進去，看着內勤們給林彪脫了衣服，服侍他躺下，靜立一旁看着他入睡，始終沒有再說一句話。

下午，葉羣沒再傳我。

林立衡和張青霖一整天關在屋子裏沒有露面，楊處長搬張椅子坐在門口像尊守門神，誰也不讓進。事後才從他口中得知，林立衡和張青霖當天已開始策劃應對措施。

葉羣上午那麼焦慮不安，事後才從秘書那裏得知，十一日凌晨葉羣接過林立果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以後，情緒上就出現明顯的反常。

下午的反常言行更叫工作人員不理解，以往每天下午葉羣的日程安排：聽文史教官老張講歷史；馬列教官老蕭講哲學史；軍事情報官老倪講國際形勢。這三個人在軍內的職務和級別都不低，借到葉羣身邊都改行依各自所長暫時當了教官。今天下午葉羣取消了所有課程，要內勤們整理去大

連攜帶的物品。

文書小孫問葉羣：「主任，除了文件、書籍、卡片（閱讀提示卡）以外，還需要什麼？」

據葉羣的內勤們回憶所說：「葉羣在辦公室和臥室之間出出進進，心思不知道放在哪裏。」她當時回答小孫的問話也讓內勤們奇怪：「你們看着辦吧，能用上的都帶上。」

小孫很納悶：葉羣那麼多東西沒一樣不能用，能帶的了嗎？過去一地移一地從沒有這般交代過，每個地方都留有基本要用的東西，叫都搬帶上，怎麼帶嘛。小孫眼望着葉羣，見她往門外走，說是到林彪那兒看看，可剛出門又轉回來，坐不一會又往外走。小孫見她心思重重，話到嘴邊，又不敢再請示，便按照她的意思，撿自認為重要的物品整理起來。

林彪那邊的內勤說：葉羣到了林彪辦公室，林彪起牀不久，坐在沙發上一言不發，葉羣問候他睡得好不好，他也不理，葉羣在他身邊站了幾分鐘便離開了，走時還說：「唉，首長身體不好，不能動呀。」（指移動搬遷別地）可是她離開沒多久又跑回來，站幾分鐘不說一句話又走。林葉兩邊內勤只見葉羣不斷進進出出，五個內勤們都有同感「主任今天是怎麼了？」誰都摸不着頭腦，卻又不敢問。

東西整理得差不多了，小孫拿着幾本筆記本問葉羣：「主任，這些筆記本帶不帶？」

「都帶上。」

「工作人員都跟着走呀？」小孫又請示。

「都走。通知大家做準備。」

「小朱、小王是從空療借來的，她們怎麼安排？還有小雷（從人民大會堂帶來的服務員）是叫她回北京還是跟着走？」

「跟着走。你們都是男同志，沒有幾個女同志你們好不安心啦。」
「莫名其妙！葉羣胡說些什麼我們當時完全聽不懂。」幾個內勤回憶時說道。

小孫、小克、小斌三人望着又想出門的葉羣：「你們收拾東西，注意別漏掉主席和江青寫給我和首長的字條，特別是主席簽字批示過的文件和交代我和首長替他辦事的那些條子，整理好另放，都是證據啊！」三個內勤懵懂不解，噤若寒蟬地望着邊走邊說的葉羣，葉羣走到門口停下腳步，頭也未回地自語嘆息：「唉，用過我們啦，想不要我們啦，要甩我們啦。」語罷，緩緩移動腳步出了門。內勤們瞪大雙眼，迷茫地望着葉羣背影，以往雌威不在，眼前是一位極度沮喪、佝僂着背的老太婆。

葉羣雖然說了這些話，一無所知的內勤們仍然不敢往壞處想，除了不理解還是不理解，都覺得今天葉羣情緒很反常，沒頭沒腦講這些話什麼意思。

林彪的內勤們說，林彪那裏一點反常迹象也沒有。葉羣多次出出進進，不管葉羣說話還是不說話，林彪都沒有反應，甚至後來葉羣進去時，林彪連眼睛都不睜開。

據秘書們說，林彪每次到外地休養，事先都向中央辦公廳請假，他的行踪屬於機密，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此次到北戴河也例行請假，報備中央辦公廳的行程路線是：北戴河——大連——中蒙邊境——北京。中蒙邊境正修建戰備設施人造假山，林彪回北京前從飛機上視察這一國防工程。很多人有疑問，自廬山會議以後，林彪便疏於政事，不願過問事情，不知是誰叫他乘飛機視察國防工程。葉羣說不動他。至今這一點仍是謎，因為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在「九·一三」事件後不久即「自殺」身亡，一些原始備錄還在不在誰也不知道。但是林彪到北戴河以後，毛澤東在南方巡視講的話傳來，他便哪裏也不想去了，甚至大連也不願意去。

林立衡說：「首長採取的是消極態度，坐在北戴河等挨整，哪也不去。」

林立果看得很徹底：「不能讓首長坐在北戴河等死！」在保護林彪這一點上，林立果最終與葉羣走到了一起。但很多人認為，林立果保林彪不僅出於父子情，還有對毛澤東施政的不滿，他帶有對整個制度的反抗；而葉羣保林彪則是爲了自己的前程和地位，她認為何時何地只要有林彪在，她便有了依靠。

晚上八點，葉羣仍然傳我們上去看電影。我由小王陪着先到，這次我學精了，悄悄叫小王先回去休息，不要等我。進了葉羣辦公室，她拉住我要去外面散步。院子裏有棵大樹，底下放置一張乒乓球桌，葉羣突發興致說要打球。小斌、小克忙將球拍和球送上，我陪她打了沒有幾個回合，她陡然沉下臉將手中球拍摔到球桌上，說道：「不打了，回去！」誰也不理的走進門。小斌、小克手足無措地望着我，我也搞不清葉羣爲何突發脾氣。葉羣突發無名火不是第一次，每發無名火，身邊人都不敢多問，等她自消自解。

我隨葉羣進入辦公室，立衡和青霖已等在裏面。影片是東德進口《街頭五少年》，約九點半鐘，李處長報林立果從北京來電話，葉羣進臥室聽電話再也沒出來。

從南方傳到北京的消息，林立果都及時報給北戴河的葉羣：毛澤東公開對各地黨軍高層幹部斥責「四個偉大討厭！」「鬧宗派山頭主義的人是改不了的。」「想炸平廬山，意圖何爲？」「陳伯達是過河小卒，他有後台。」等等，不點名的把矛頭指向林彪。林立果對我說的「回北京看看情況」，實際上是回北京探聽毛澤東去南方所做的動作，因爲北戴河是禁區，一般人進不去，傳遞消息有困難。毛澤東做如此大的背後動作，卻不願讓林彪知道，對林彪封鎖消息，林立果派出打探消息的人和自發的跑到北京傳遞消息的人，事件後都被羅織罪名關押收審。

毛澤東不但言論上向「各路諸侯」打招呼做工作，還使出重手鐮：召見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問他：「如果有人搞軍變，你準備怎麼辦？」

許世友表態：「我帶兵北伐！誓死保衛毛主席、黨中央！」

毛澤東大讚：「好！」

我被關押四年放出後回到南京，許世友的二女兒來看望我，說起當年她爸爸表態一事，對我說：「我爸爸是被逼表態的。當時他躲在大別山打獵，不准軍區暴露他的行踪，後來周恩來親自打電話找他，知道躲不過去了，只好去見主席。爲暴露他在大別山行踪這件事，事後我爸爸把軍區透消息的人臭罵一頓。」

我相信她的話，許世友粗中有細，並不是坊間傳聞的魯莽無思謀的軍事幹部。所有參加廬山會議的黨政軍高級幹部百分之八十以上反對毛澤東的代理人江青及其爪牙，支持林彪提出的實際上是結束文化大革命，讓國家建設走上正軌的設立國家主席方案。江青及其「四人幫」再次得到毛澤東支持而獲得勝利，與會者多心中憤憤不平，卻敢怒不敢言，尤其軍隊幹部因江青一再的想謀軍權，更加忌諱她。廬山會議以後，不少人採取迴避態度。所以許世友表現不足爲奇了。

十一日下午和晚上，林立果在北京空軍學院宿舍小樓裏連續召開會議，布置應對措施。形勢對林彪很不利，林立果情緒很亢奮激動，把毛澤東和江青及其爪牙罵得狗血淋頭，發狠要拚個魚死網破。與會者都是一個神壇下成長的拜神主義者，誰也不敢去危害神壇上的宙斯，多數人找理由敷衍、推諉或勉強假意附合。所謂「有組織」「有計劃」「殺害毛主席」的「幾種方案」，實際上就是林立果言語上的表達。林立果對衆親信的怯懦大感失望之下，失態地大發雷霆。負責會議茶水的小張說：「會上吵得很厲害，光聽到林立果罵人，他又不指名，誰知道他罵的是毛主席和江青。我

們進去換水，見林立果氣勢兇兇插着腰邊走邊罵，其他幾個人縮頭縮腦像烏龜好滑稽。他見我們進去，瞪着眼攆我們走，從沒見他這個樣子，把我和小袁嚇壞了。」

參加會議的幾個關鍵人物，後來死的死，關的關。但是事隔二十幾年，活着的人仍然堅持說他們並沒有參與林立果的「謀殺計劃」。空軍作戰部部長魯珉，經過下午驚心動魄的會議以後，當晚就採納了做醫生的妻子的建議，用食鹽抹紅雙眼，以「害眼病」為藉口迴避再次參加會議。空四軍軍長王維國也否認強加給他的罪名：「帶槍接近主席，企圖槍殺主席。」他是受林立果遣派在毛澤東巡視南方到達上海時探聽毛澤東說些什麼。毛澤東在上海召見黨政軍幹部，王維國也在召見之列，事後說他帶槍混進去企圖行刺。誰都知道毛澤東的安全措施非常嚴密，共產黨領導幹部的警衛配制規定很嚴，在特定場合，別說是一把槍，就是一把刀也帶不進去。王維國明確指出是紀登奎當年逼他做了偽供。據紀登奎身邊的人說，當紀登奎拿着這類證據呈報毛澤東時，毛澤東根本就不相信林彪會策劃謀殺他，他不相信這類證據的真實性。

九月十二日

葉羣一整天沒有傳我。

秘書們回憶，上午林彪曾傳秘書詢問尼克松訪華日程方面的進展。秘書和內勤都未見林彪情緒上有何異常，秘書說，自林彪到北戴河以後，以及林立果去北京，林彪從未親自接聽北京方面的任何一個電話，也沒有打電話給北京方面的任何一個人。

反常的倒是林彪專車司機楊振綱，他是北方人，性格忠厚，人緣不錯，「林辦」的人都習慣叫

他「大楊」。自從九月十日、十一日兩天李處長找他談話以後，大楊的情緒陡然變化，老躲着大家獨自沉思，從不怎麼喝酒的他，職責也嚴格規定不准喝酒，卻喝得醉醺醺，不論誰問他原因，他都不理睬，情緒顯得煩躁暴怒。大楊組織系統歸「林辦」黨委，工作隸屬李處長直綫領導，其他人管不了他。大家見大楊情緒不正常，紛紛猜測各種原因，並向李處長打聽，李處長說：「我也不清楚。」

大楊連續躲避大家三天，直到十二日深夜開車載着林彪等人衝過警衛部隊的防綫，進機場並協助林彪上飛機，一同死在外蒙，整個過程非常沉默，始終沒說一句話。

沒有大楊，林彪走不成，林彪有「三不」，其中之一就是「不是大楊開的車他不坐」。這個關鍵人物的工作是誰做的？因為只有李處長接觸過他，所有「林辦」的人都懷疑李處長。

但是，李處長沒有走。再者，林立果駕車技術很好，隨行的劉沛豐也會駕駛，如果林彪是主謀，關鍵時候他不會信任一個只是忠於職守的司機；對他的崇拜是普遍的，四兩撥千斤就可達到利用的目的地，飛機上了天，誰也不知東南西北，大可不必冒洩密的危險去事先做大楊的工作，因為八三四一部隊的專線電話直通毛澤東身邊的兩個人：汪東興和張耀祠。

事後揭發的事實證明，大楊的工作是李處長做的。如果李處長是受林彪主使，他就不會把一切布置好以後臨陣脫逃，更不可能在舉發林彪罪證時只有林彪說的一句「去伊爾庫茨克」，而講不出具體的詳盡的「謀殺毛澤東」、「南逃」、「叛國」的內幕策劃。

事件後多年，林立衡到北京尋找深居簡出的李處長。寒冬臘月，鵝毛大雪，林立衡夫婦在街頭餐風露宿，因為北京有關方面不准許她們進北京，她們是私自進京，因此無人敢接待收留她們。好不容易經故舊暗中指引，找到了李處長，林立衡聲淚俱下的懇求他「對死去的冤魂說實話」，李處

長卻抱頭嚎啕大哭，幾乎向林立衡下跪，求林立衡「不要再逼我啊！我不能講啊！」

在林彪事件「鐵證如山」定案「確鑿」的背景下，李處長還有什麼話不能講而又不該講？紀登奎能逼使吳法憲、王維國等人作偽證，就難講不再逼一個李處長，因為他的身分在林彪事件中既關鍵又特殊。

下面繼續說十二日當天的情況。

當天中午，林立衡和張青霖得知林立果晚上回到北戴河。林立衡分析林立果回來後一定有所動作。張青霖非常焦急，因為不掌握底細，深恐飛機一旦真的上了天，不知道往哪飛，（林立果七日曾向林立衡流露過去廣州）建議向中央報告，林立衡認為情況還不明朗，向中央報告怎麼說？萬一林立果回來什麼動作也沒有，怎麼向中央解釋？怎麼向林彪交代？豈不是置自己於被動？今後真的再有什麼事，連中央也不會再相信她說的話。權衡利弊，為了防止萬一，張青霖提出四條防衛措施：

- 一、調動警衛部隊砍樹攔車，防備葉羣突然出走；
- 二、派人去機場破壞飛機；
- 三、林立果一回來，藉談話之機先綁架林立果；
- 四、等林彪清晨出來轉車，把林彪救走。

四條措施都被林立衡否定，她認為情況未明之下先自行動一定會遭葉羣反制，說不定會被栽上「殺人」、「企圖謀害首長」罪名。最不利於己方的是沒有任何一個警衛幹部敢執行這四條，雖然一個是母親一個是弟弟，但在職務上一個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一個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豈可沒有證據亂動他們？搞不好所有的人反會認為林立衡是「謀反」。

張青霖責問林立衡：「難道聽憑首長安全受到威脅？乾脆你把情況去向首長捅開來吧！」

林立衡又否定說：「只聽立果口說無憑，對首長講了恐怕他不相信。若要認真追查，主任和立果肯定否認。又不知道她們下一步計劃，要是讓她們有了戒備，我們就更難掌握證據了，以後說話，首長再不會相信我們。」

「首長有沒有可能已經知道立果的想法？」

「看樣子不知道。立果跟我談話時自己都拿不定主意，不可能跟首長商量過。」

張青霖急得在屋內踱步，空有辦法卻行施不了，他嘆口氣對林立衡說道：「現在的情勢，立果最危險，葉羣最荒唐，首長最痛苦，你最難辦！」林立衡沉默很久說不出話。

最後兩人取得共識：由林立衡出面先找少數主要工作人員秘密打招呼，讓他們知道葉羣和林立果對林彪安全造成威脅，要他們注意林立果回來後的動向，保護林彪。

下午被召來談話的人有林彪的馬列秘書老李，值班秘書老宋，內勤警衛處長老李，還有外勤警衛處長老劉四人。（當天老劉已從大連布置完警衛工作返回北戴河）

眾人聽到林立衡當面敘說林彪安全有危險，威脅來自葉羣和林立果，十分震驚。不約而同對林立衡提出質疑：「你有什麼證據？這不是你家庭鬧矛盾開玩笑的事。」

林立衡一時無法說明白，只得強調：「主任說是去大連，不一定是去大連。最好讓首長別動，哪裏都不去最保險。」

眾人更不理解，老劉問到：「我剛從大連布置完工作回來，首長和主任不去大連會去哪裏？」林立衡無奈地說：「現在情況還不清楚，你們負有保護首長的責任，主任和立果可能要把首長弄到別的地方去。」

衆人才吃一驚，一起轉向李處長問道：「你察覺有什麼反常。」

李處長搖頭道：「沒有。哪有什麼反常，我一點沒看出。」

衆人疑惑地看看林立衡，又望望李處長，好像是想找出誰是說謊者，但這兩人的身分和對林彪的感情都毋庸置疑，衆人傻愣着，不知該相信誰。

林立衡當機立斷，向四個人具體交代任務，尤其盯緊李處長：「首長的安全你負主要責任，你要把住關。主任和立果要帶首長走，你一定不能上車，你不上車，首長就不會上車，你一定不能讓她們帶走首長。如果首長出了事，唯你是問。」衆人齊聲附合林立衡意見，認爲李處長這一關卡住，林彪就不會出問題。

李處長反駁說：「你又沒證據，我怎麼好擅自做主？如果主任叫出車，我不出車，首長詰問起來，責任誰負？現在關鍵的是要證據，有證據，什麼都好說，甚至抓人我都敢！」李處長態度很強硬，說得也有理。

林立衡自知沒有充分證據指揮不動李處長，再次叮嚀他：「我們分工，首長那邊的安全你負責。」又交代另三人：「必要的時候發動所有工作人員，密切注意立果回來後的動向，特別是主任和立果到首長那裏去的情況，想辦法摸清主任和立果對首長說些什麼，首長是什麼態度。有情況馬上報我，不准擅自對外洩露這裏的情況，現在情況不明，別給首長造成被動。」

「林辦」所有工作人員實際上在當天下午已投入戒備狀態，大家雖然覺得林立衡說的情況與眼下感受到的平靜氣氛風馬牛不相干，卻一致認爲一向穩重不多話的林立衡不會在這麼重大的問題上空穴來風，心中交織着震驚、疑惑和不安。

北京方面，林立果準備回北戴河。正當此時，林立果得到急報：毛澤東突然返京已到西山落

腳，不見任何人，行動反常。林立果懷疑有人洩露他這方面動態，又認為毛澤東行事詭異多變，秘密返京必定對林彪有不利行動。他留下周宇馳等人處理北京善後工作，再去北戴河會合，自己匆忙起程先回北戴河。他發給小張、小袁每人一把手槍，說：「捍衛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時刻到了！」他不知道這兩個當兵不久的女孩子只會唱語錄歌跳忠字舞，根本不會放槍，後來因為這兩把倒霉的槍，逮捕她們的時候還以為是「重量級」人物。

傍晚，我正站在涼台上看警衛戰士上樹掏斑鳩窩，見林立果的車衝過林間小路直駛九十六樓，心裏默算來回正好四天，奇怪他竟這樣準時。

內勤們說，林立果到達九十六樓以後，並沒有去林彪那裏，而是直奔葉羣辦公室，兩人秘談了一陣，立即傳林立衡和張青霖上去。

林立衡和張青霖到達後，葉羣叫她們舉行定婚儀式。立衡和青霖意識到葉羣突發奇招的背後，一定隱藏着重大行動，當場便表態拒絕。葉羣不妥協，硬拉住她倆到林彪辦公室，對林彪說：「豆年紀大啦，戀愛也談成熟啦，她和青霖今天訂婚，你看，立果也趕回來祝賀，我們都老了，看着孩子們訂婚，也高興高興。」

林彪微笑地看着立衡和青霖。葉羣既編且導，指揮立衡和青霖向做父母的三鞠躬，又向被傳來參加定婚儀式的秘書內勤們致謝，拍了照片，林立果還獻了花，葉羣說是立果特意買的花，她任何時候都改不掉說謊毛病，其實是她自己屋子裏的花臨時湊來應景的。

一場臨時拼湊的鬧劇約半小時結束，三方人員：葉羣林立果，立衡青霖，工作人員，都各懷沉重心思離開林彪辦公室。

葉羣自認算計周密，但她此時萬沒想到她和林立果已處在「林辦」所有工作人員的監視之下。

林立衡從林彪辦公室出來後，就問林立果：「你下面打算怎麼辦？」

林立果說：「走！」

「往哪走？」

「去大連。再不行就去廣州、香港。到哪都行。看情況吧。」如果有人向葉羣通報了林立衡組織的監視，林立果一定不會再向他姐姐說這些話，葉羣也不會白耗精神搞什麼假定婚，他們一定會採取措施反制林立衡和工作人員。

林立衡看着林立果又到葉羣辦公室去，便帶上張青霖直奔八三四一警衛部隊找姜隊長，要求用他們的電話直撥中央。接電話的是八三四一警衛部隊張耀祠師長，林立衡說：「首長要動，可能安全上有問題，請你馬上向中央報告。」

張耀祠很吃驚，叫林立衡說清楚，因為林彪的安全他負有責任。

林立衡說：「葉主任和林立果有些反常，恐怕對首長安全不利，請中央制止首長行動。」

張耀祠認為事關重大，問林立衡：「你有什麼證據。沒有證據不可以亂講。」

林立衡一時語塞。張青霖一旁着急：「乾脆明說了吧！」

林立衡猶豫，林彪態度沒摸清，怎麼能講？葉羣和林立果是林彪妻兒，說出去會給林彪造成很大被動。直到此時，林立衡原則上還想在內部憑自己的力量解決問題，她認為，只要中央不許林彪離開北戴河，葉羣和林立果的計劃就得逞不了，所以林立衡沒有向張耀祠說出真情，只催促張耀祠向中央報告林彪不能動。

張耀祠答應林立衡向中央報告，但放下電話以後很久沒有回覆，據說是找不到周恩來。

據內勤們說，訂婚儀式結束不久，葉羣帶着林立果又返回林彪辦公室，秘書們雖然進行監視，

但不能進辦公室，只有小張、小陳藉着服侍林彪的理由進去，但這次談話關着門，小張、小陳又不能做得太過分露出破綻，所以無法聽清他們完整的談話。小張和小陳貼在門縫上聽，只聽到葉羣幾句斷斷續續的話：「……不行，去廣州怎麼樣？……」據小張和小陳說葉羣那語調像是勸說做林彪的工作。但是他倆始終聽不到林彪開口說話。摸不清林彪態度。幾十分鐘後，葉羣帶着林立果離開，林彪仍像往常一樣，靜坐沙發上一言不發。

林立果帶同劉沛豐離開山海關機場回北戴河時，交代機場人員給飛機加滿油，並命令機上所有人員留在機上待命，晚上不准下機休息，但是大部分人沒有執行他的命令，以為晚上不會再有任務，下飛機吃晚飯、睡覺，也沒有給飛機加油。

晚上九時（比以往遲了一小時），葉羣傳我和林立衡、張青霖上去看電影，影片是《甜甜蜜蜜》、《假少爺》兩齣香港片，場地先是放在九十六樓院中，葉羣說風大怕我們着涼，又搬到葉羣辦公室，她又說堵塞了她進出通道，最後定在她與林彪辦公室之間的走廊裏。今晚被邀請來看電影的人幾乎是「林辦」在北戴河的全部人員，除了林葉的兩個專車司機和兩位廚師沒來。葉羣說是爲了慶賀林立衡訂婚。所有的人都被葉羣「封死」在走廊裏，很難再監視她們的行動。葉羣和林立果到林彪那裏去，只需經過室外屋後的一條小路，誰也看不見他們。

長廊裏，我坐第一排，林立衡、張青霖坐第二排，後面幾排坐「林辦」工作人員，最後一排有個小側門通向九十六樓院子。

約九點半，葉羣領着林立果從林彪辦公室出來，迎面走向我們，小孫立即開燈捲起映幕下角讓他們過來，大家站起身迎接。

林立果捧着一束塑料花面無表情的站在葉羣身側。葉羣笑咪咪地向大家宣布：「今晚立衡和青

霖訂婚，立果專程從北京趕回來祝賀。吶，還送的花。立衡，過來接花呀！」

我好驚訝，訂婚？專程趕回來祝賀？就眼前這麼簡單的儀式？再看立衡和立果的神情，冷冰冰的毫無喜色，尤其立果，陰沉着臉斜着白眼盯視立衡，像仇人似的，我茫然地看着雙方，隱約感到氣氛不對頭，葉羣表情也那麼古怪，連工作人員也反常，聽不到一句祝賀聲，全場鴉雀無聲。我不解地望一眼林立果，他正偷眼瞞我，鐵青着臉，我忙低頭不再看他。

瞬間的僵場後，聽到葉羣「哦」的一聲，像才想起似的說：「立果還送立衡和青霖兩支鋼筆。來，立果，拿出來給立衡。」

林立果機械的從口袋裏掏出兩個精裝筆盒，遞到立衡手上，雙方仍不說話。

「啊，張寧，這是立果送你的兩方手帕，喜不喜歡呀。」葉羣邊說邊遞給我一白一綠兩塊繡花絲帕。

我受氣氛感染。「謝謝」兩字噎在嗓眼裏，怎麼也發不出來。衆目睽睽之下，葉羣說道：「好啦！大家繼續看電影吧，看完以後早點休息，明天一早去大連。」說罷領着林立果回辦公室。內勤小克偷偷尾隨其後，不見她們說什麼，進辦公室也未停留，直進臥室關上門再沒出來。辦公室沙發上坐着懷抱黑皮公文包的劉沛豐，幾個小時的時間，他就以這個姿態一直坐着不動。

葉羣走後不久，立衡和青霖離開座位往外走，我回頭張望，立衡說：「我去上廁所，你不去？」我搖搖頭，回轉身繼續看電影。

他們是去八三四一警衛部隊值班室再次向中央報告，時間十點過後。

林立衡向張耀祠報告：「首長明天早晨去大連，你們千萬不要讓首長動！」

張耀祠卻說：「到底發生什麼事？不說清楚怎麼向中央報？」

得知張耀祠還沒有向中央報告，張青霖氣得一把奪過電話，向張耀祠大吼：「葉羣要綁架首長！」

對方一時沒有聲音，站在一旁的姜隊長嚇懵了，以為自己耳朵聽錯。聽筒裏好一會才傳來張耀祠疑疑乎乎的聲音：「你是誰？」張青霖說出自己身分。張耀祠說馬上向中央報告，叫立衡在電話機旁等候。

一會，周恩來親自打電話來，林立衡接聽電話，他問清是林立衡本人，便問：「首長現在怎麼樣？」

立衡回答：「首長目前還沒有問題。」

周恩來：「綁架首長，你有什麼證據？」

林立衡：「證據還沒有。但已有反常迹象，葉主任剛通知明天早晨去大連。」

周恩來：「去大連，有什麼問題？」

林立衡：「我懷疑主任她們不是去大連。首長安全有問題。請中央阻止首長動。」

周恩來：「葉主任不去大連去哪裏？」

林立衡：「葉主任可能往廣州走。」

周恩來：「首長什麼態度？」

林立衡：「不知道。」

周恩來：「首長知不知道這件事？」

林立衡：「目前看情況好像還不知道。」

周恩來：「這件事還有誰知道？」

林立衡：「今天晚上林立果從北京回來，我已發動「林辦」工作人員密切注意葉主任行動。請中央採取措施，保證首長安全。」

周恩來：「發動所有人，想一切辦法摸清首長態度立即報我！」

林立衡和張青霖丟下電話跑回九十六樓，重又坐下看電影，以應付葉羣的突然出現。

但是其他人又陸陸續續走動起來，他們再次得到林立衡指令，分頭監視葉和林立果，特別要探聽她們到林彪那裏說些什麼，林彪講些什麼或有什麼表示。

快十一點了，所有放出去的人一無所獲。

我總感到身後異動不斷，偶爾回頭望望，後座皆空，一會又坐滿，一會又空，搞什麼名堂？都上廁所？不像呀。唯有秘書老李，坐在位子上不動，後來才知道，他是專門監視我的，到後來，竟連他也跑掉了。

林立衡跟周恩來通話以後，周恩來立即查問二五六號專機下落，三十四師參謀長胡萍報告說在山海關機場停降。二五六號三叉戟是林彪專機，林彪外出行動都乘坐它，周恩來查問此機並未引起胡萍特別注意，他還向周恩來報告這架飛機有故障。當天傍晚回山海關，林立果帶了四個機械師，最後有三個摔死在溫都爾汗。我後來曾聽倖存的機組人員講過，他們跟機的任務就是因為飛機有點小毛病要加以維修。

周恩來查問二五六號專機的情況立即由山海關機場通報給林立果，林立果指示機場：「再有人查問，就說飛機出故障，在機場修理。」

在這種情況下，北戴河方面仍不見葉羣和林立果有什麼大動作。「林辦」工作人員仍按第二天一早去大連的日程做準備。

事件以後，我從一位秘書那裏聽到一個當時的情況：周恩來接到林立衡報告以後，除了立即向毛澤東報告，還向毛澤東請求讓自己去一趟北戴河找林彪談話，摸清他真實思想，最後爭取他一下。毛澤東不批准周恩來去北戴河見林彪。這個資深秘書人緣關係廣，消息渠道準確。

據林彪的兩個內勤說，這一段時間只見葉羣和林立果不斷往林彪辦公室跑，有時圍着林彪喃喃咕咕，有時站在林彪身旁一句話不說，站一會就走，隔一會又來，不管葉和林立果說話或不說話，林彪始終不開口。

十一點多了，林彪始終沉默，林立衡摸不到她爸爸的真實態度，非常焦急。直到此時，她還寄希望於中央，認為中央能夠保護林彪，因為既就是她把情況告訴了工作人員，大家雖然執行監視任務，但人們受精神崇拜的桎梏束縛，仍然不相信的居多。張青霖再一次提醒林立衡去向林彪說明，立衡卻顧慮林彪生活上長期受葉羣控制，沒有葉羣的直接罪證，恐怕說了也無濟於事，因為葉羣已向林彪做工作去廣州，林彪並未理睬葉羣。她自己再去說，恐更增林彪煩惱，反而摸不着林彪真實態度。林立衡不折不扣執行周恩來指示，是她相信只有中央才能保證林彪的安全。

電影情節逗得我笑出聲，背後沒響應，回頭望，空空如也，連一直坐着不動的李秘書，也正矮着身子蹣手蹣腳往外溜。

我再也忍不住好奇心，起身貼着牆從小側門探出頭察看。院中，月光下站着不少人，原來他們都在這裏！心中正納悶，見林立衡推搦林彪的內勤小陳：「你快去聽聽他們說什麼！」

小陳說：「聽不清！我和小張貼着門縫聽，主任和立果說話聲音太小。首長根本不說話。」

立衡說：「想辦法啊！」

小張說：「我們已經想辦法了，林立果好像有察覺，連門外都不讓我們站。」

喫

立衡說：「你們不可藉送茶水進去嗎？」

小陳說：「試過，小張端着茶剛進去，還沒走到沙發旁邊，就被立果發現，抓住小張衣領往外推，說『出去出去！不聽到傳換不准進來！』兇得很，茶杯差點砸了，開水把小張的手也燙了。」

立衡說：「小陳，你再進去試試。」

小陳爲難地說：「再進去，不找罵嘛。」

立衡說：「現在什麼也顧不得了，你輕輕進去，聽到一點是一點，趕快去！」

小陳推小張去，小張說：「我已經進去兩次，不好再進，你去吧。」

小陳遲疑地走出兩步，又回頭對林立衡說：「首長的脾氣你知道，如果有個什麼事，你可要替我擔代着點呀。」

立衡揮着手催促小陳：「什麼時候了，還顧忌這些，快去快去！」

眼前的一幕把我徹底搞糊塗了，怎麼也想不明白她們在搞些什麼名堂。

月光下，院中的人們泥塑般站着，翹首林彪住的方向。

不一會，小陳端着茶盤從林彪那邊走廊上的小側門裏冒出來，急步走向林立衡：「我悄悄進去，剛走到沙發後面就被立果發現了，兇巴巴地推我出來，差點把我推倒；嚇壞我了。」

立衡和衆人急問：「聽到什麼呀？」

小陳說：「我剛進去的時候，聽到首長哭（嗚咽）着說『我至死是民族主義者』，聽到這句，就被立果發現我了，立果推我的時候，首長回頭望了一眼，我看見首長正淌眼淚。」

月光下，衆人的身影騷動起來，不知是誰問道：「首長看到你是什麼表情？有沒有說話？」小陳說：「跟平常一樣，看我一眼就回過頭去了。立果把我推出門外，把門嘣的一聲甩上，兇

得很。」

林彪那邊走廊小側門裏伸出一顆頭，小聲朝大家喊：「主任出來了！」

所有人朝我跑來，我趕緊轉身跑回自己的位置，背後傳來噁噁嗦嗦的聲音，大家各坐各位，我再不回頭，心裏驚疑之極，琢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葉羣和林立果並未從走廊經過，從屋後小路回葉羣辦公室。

小孫跟進去看，見葉羣和林立果進了臥室，劉沛豐跟個木頭人似的，抱着公文包坐沙發上動也不動。

小陳和小張在葉羣母子走後，一起進去服侍林彪吃安眠藥，替他脫衣服、扶他上牀睡覺，時間約十一點半左右。

李處長此時接到周恩來打給葉羣的電話，李處長向葉羣報電話後，站在葉羣身側，據他後來在專案初期與大家排查日程時所說，他聽到周恩來問葉羣：「最近首長身體怎麼樣？」

葉羣說：「首長最近感冒啦，還沒有恢復。」

周恩來：「還準備動一動嗎？」

葉羣：「準備去大連。首長身體不好，暫時不準備動。」

周恩來：「你不是準備明天早晨走嗎？」

葉羣吱唔道：「啊，啊，想去大連轉轉，還沒有確定。」

周恩來：「是去大連嗎？還準備去哪裡？」

葉羣一時無語。

周恩來：「二五六號機現在哪裏？」

葉羣：「啊，——不知道哇。」

周恩來突然掛了電話。葉羣像遭雷擊，僵在原地，剎那間緩過神來，問李處長：「首長現在做什麼？」

李處長回答：「首長已經睡下了。」

「快叫他起來！」

「幹什麼？」

「明天早晨的日程改成現在走，你去叫首長馬上起牀。」

「首長已睡下，不好叫。」

據其他秘書和內勤回憶，從李處長向葉羣報電話，到談話結束，足有半個時辰。葉羣真正緊張起來改變行動時間，是在接了這個電話之後。周恩來到底對葉羣說了些什麼促使葉羣那樣慌張？知情人透露，因林彪在黃埔軍校與周恩來的師生關係，林彪一直很尊重周恩來，「文革」中林、葉和周恩來接觸較多，葉羣也比較聽周恩來的話。葉羣接了周恩來的電話後，立即有了行動，惡性結局很快就發生了。不少人認為，毛澤東和周恩來巧妙地利用了這次機會，引葉羣進陷阱。更有紀登奎身邊的人透露，這是一次陷害林彪的布局。

也有不少人覺得，二五六號三叉戟本就是林彪專用機，隔三差五往來北京與北戴河之間送人員、文件和物品，停在山海關也是正常事，周恩來為什麼還查問，葉羣又為什麼無必要的說謊，這是不符合邏輯的。

林立果正進來，葉羣急急對他說：「總理知道情況啦！查問二五六號飛機，你快打電話通知機場做準備，叫內勤帶上東西馬上走。」

李處長和葉羣是在秘書值班室接的電話，林立果當即用值班電話通知機場給飛機加油，做起飛準備。

我們正看電影，葉羣領着林立果從林彪辦公室方向跑來，葉羣一邊跑一邊搖晃着手，倉促惶急地嚷叫着：「不看了！不看了！首長性子急（林彪當時已休息，不知葉羣向他說了什麼，但他仍然躺着未起身，據內勤說，這是他剛服下安眠藥的時候發生的事。）」，今晚就要走，你們回去準備東西，車子馬上去接你們。」說完，人已跑到我和立衡、青霖面前，往我們三人當中一插，把我擋在背後，好像她的話只是衝着立衡、青霖兩人說的。

我驚駭地望着歪斜着帽子、頭髮散亂極度失態的葉羣，再看看對面而立的立衡和青霖，她倆與衆人楞楞地站着，直盯着葉羣、立果和我，一時之間，全場沒有一個人動作。我好奇怪，葉羣叫我們回去準備東西，幹麼把我攔在背後？再扭頭看身側的林立果，他盯視立衡的目光好兇狠。我既茫然又害怕，本能地想離開他，不自禁輕聲問道：那我呢？

葉羣愣了一下，「哦」的一聲回頭望望我，說：「你也回去準備。」我立即跟隨立衡和青霖出門上車。車子滑下一個陡坡，十幾秒鐘到了五十六樓。我直奔西邊臥室，幾分鐘便整理好簡單行裝。小王聽說馬上要走，說去通知小朱，因為葉羣早已通知她倆跟着一起走。她一跑出去就發現情況異常，留在外邊打探情況再沒回來。

林立衡和張青霖下車佯裝回東邊房間，見我進了西邊房，她倆立即藉夜幕的掩護直奔離五十六樓只有幾十米遠的警衛部隊值班室，急電中央找周恩來。接電話的卻是另外一個人，指示姜隊長命令林立衡、張青霖和我三人隨同林彪、葉羣一起上飛機。姜隊長傳達中央指示後，林立衡急得哭，張青霖大怒，欲奪姜隊長的手槍自行解決問題，差點釀成火拚事件。

自此，林立衡和張青霖才醒悟我不知情。在婚姻選擇問題上，林立衡一直很同情我，卻心有餘力不足，一直解脫不了我的困境。此時，她和張青霖有一共同想法：怕告訴我真情嚇住我，又擔心林立果對我下手危及我的安全。兩人立即跑回五十六樓先安置我。

我整理好東西，跑去東邊看看立衡準備好沒有。一進客廳，沒有一點動靜，我邊喊邊推開立衡臥室門，見她的旅行包及衣物散亂的堆在牀上，再推開青霖和楊處長臥室門，地上丟放着林立果送的塑料花，衣物、鞋子、書籍，亂七八糟。我真糊塗了，她們人都到哪裏去了呢？

我返回西邊涼台，茫然地望着黑幽幽的樹林，正不知該怎麼辦，林立衡從外面向我急步走來，我驚喜地喊一聲：「姐姐，你怎麼從外邊回來？」立衡拉我進臥室，遞給我兩片安眠藥，說：「計劃又改變了，今晚不走，你先吃藥睡覺吧。什麼時候走再通知你。」

我心中奇怪立衡怎麼關心我吃安眠藥啦，我自己牀頭藥瓶裏不有的是嘛，幹麼還拿給我？轉念又想，管那麼多呢，她親自拿給我，我不好不吃，反正今晚不走了。立衡看着我吞下安眠藥，又替我放下蚊帳，出去把門關上，又聽得她把起居室的門也關上，突然，室內室外一片黑暗。後來才知道，張青霖把電源總閘拉掉，整個五十六樓陷於黑暗中。他們在幾分鐘之內安置好我以後，又跑回警衛部隊值班室等周恩來的電話，但是電話一直不來。

九十六樓，據小陳、小張說，葉羣在我們走後，領着林立果又來到林彪臥室，李處長隨後也跟進來，見她母子倆默默地站在牀頭望着入睡的林彪，看了一會，什麼也沒說又離開了。看得出，葉羣對下一步關鍵性行動仍有猶豫忌諱，她的顧慮來自林彪。

據葉羣內勤說，她們母子從林彪那裏回來後，葉羣坐在沙發上唉聲嘆氣，林立果憤激大罵林立衡走漏消息，要甩掉立衡，葉羣帶着哭腔說：「不行啊！少了立衡，怎麼向首長交代？你去看看她

們準備好沒有，帶她們一起走。」

林立果氣呼呼地說：「他媽的，不走，老子拿槍斃了她！」

內勤們見林立果腰上有槍，瞧他那一副兇狠模樣，如果林立衡不肯走，林立果說不定真向他姐姐下手。他們立即分出一人悄悄搶在林立果之前趕到警衛部隊值班室，通知林立衡不要回五十六樓，趕緊躲起來，因為林立果不敢到警衛部隊值班室去。

我正感到頭腦昏沉藥性發揮作用時，院中突然傳來刺耳的剎車聲，這是林立果開「匪車」的特點，猛衝猛剎。接着傳來林立果特有的沉重拖拉的腳步聲，從東邊跑向西邊來，聽到外間起居室門被撞開來，沉寂了一會，臥室門猛的被打開，門外透進微弱月光映出林立果高大的身影，左手握門把，右手提槍，向黑暗的屋內張望。

我靜靜地躺在黑暗中，鬼使神差的竟沒有發出一點聲音，心想這麼晚了他還亂闖什麼？到處是警衛，自己還提把槍，神經病！

我正琢磨他這副怪模樣，他突然轉身快步跑出屋子，發動車子衝出院了。慌亂中，他絕想不到我獨自一個睡在牀上。

後來在中央專案組裏，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與我的一次談話中說：「你要想開點，你是不幸中的萬幸啊！如果時間來的及，讓林立果找到了你，溫都爾汗就要多一具女屍嘍，死了就說不清嘍！」

再說林立衡和張青霖安置好我以後，跑回警衛部隊值班室，周恩來仍然沒有接電話，林立衡急的嚎啕大哭，對張耀祠說：「你們再不採取措施，葉主任就要把首長帶走了啊！」

張青霖搶過電話，播着桌子大罵：「你們都是混蛋！早向你們報告了情況，爲什麼遲遲不採取

行動！葉主任馬上就要走。你們立即採取措施！首長出了問題，你們要負責！這個責任你們負得起嗎？！」

張耀祠說：「中央沒有指示，我不好擅自抓人。總理已下令封鎖機場，我只能命令警衛部隊阻止他們出北戴河。」

張青霖情急之下又罵道：「封鎖機場有個屁用！機場都是林立果的人，你們要採取切實有用的辦法，趕快調派部隊去機場，阻止飛機起飛！命令部隊立即把蓮花峰出口沿路兩邊樹木伐倒攔車！」

姜隊長接到電話裏上級的命令，急得直跺腳：「一時到哪去找那麼多斧頭呀！」

張青霖當機立斷：「命令戰士排人牆攔車！」

倉促之間決定用人牆堵車出行。又命令兩個排的武裝戰士立即趕赴機場，把飛機包圍起來，不准任何人靠近，不准飛機起飛。

再說九十六樓，林立果上去後對葉羣說找不到我們，一定是躲起來了。葉羣急得大哭，說道：「不見了立衡怎麼向首長解釋啊！立衡不走不行啊！」催着內勤們快去找，內勤佯裝出門，站在院子裏繼續監視她們。

這時林立果接到山海關機場急報：總理電話指示，沒有他和李作鵬、吳法憲、李德生四人共同簽字，任何飛機不得從山海關起飛。

周恩來親自下令封鎖機場，林立果得報後丟下電話報葉羣，葉羣帶上林立果直奔林彪臥室，小陳和小張見狀跟進，見葉羣撲向牀頭一把拉起已進入睡眠狀態的林彪，大聲喊道：「快起來吧！有人來抓你來啦！快穿衣服走吧！」

李處長從門外探進頭觀看動靜，葉羣向他命令：「快去找大楊！通知他備車！」李處長轉身跑出去。

林立果命令小陳和小張：「快給首長穿衣服！」

據小陳和小張說，給林彪穿衣服時，林彪還迷迷糊糊，沒有一點自主動作，完全由着他倆擺布。

葉羣離開自己辦公室時交代內勤馬上通知專車司機小慕去五十六樓接我們直接去機場，她只隨身拎了一個小皮包，內勤們以為她還會轉回來拿東西，便守住一堆準備好的行李，以為守住了東西就守住了人，葉羣不可能不帶東西就走。

葉羣的專車司機小慕是安徽人，當時他妻子懷了孕正巧來探親，葉羣見她是個老實勤快不識字的婦女，便把她帶到北戴河頂替王老太太服侍自己，把不太聽話而又體弱多病的王老太太留在北京，林立衡來北戴河後，王老太太便留守毛家灣。

當天下午林立衡通知「林辦」工作人員監視葉羣，以及晚上九十六樓發生情況，小慕與妻子另住他處而一無所知，當內勤去通知他出車，他已睡覺，倉促中聽傳葉羣出車去機場，他也是做早晨出發的準備，臨變之下，拎上牙具袋，顧不得妻子及行裝，立即發車去九十六樓。

小慕趕到九十六樓，還未下車，就聽內勤喊：「主任叫你去五十六樓接林立衡她們直接去機場！」小慕掉轉車頭駛向五十六樓，見五十六樓一片黑暗，以為我們已走，在院中駛一圈車未停又開回九十六樓。

直通林彪臥室的地下車庫，楊振綱發動了防彈紅旗車，李處長坐進了車位。葉羣和林立果一邊一個扶架住毫無聲氣的軟綿綿的林彪上了後座，劉沛豐提着公文包也擠了進去。小陳和小張見李處

長也在車上，一時不知如何動作，眼巴巴地看着車子開走，時間已是深夜零點以後。

當時場面很混亂，外勤警衛處長老劉忙著協助指揮八三四一警衛戰士在林間小道上排人牆，不知九十六樓裏面的情況。

葉羣的內勤們還守着一堆行李等她回來，想不到她直接從林彪那裏走了。

秘書們有的在院中守着，有的在走廊裏監視，有的在林彪辦公室門口望風。

林彪專車從地下車庫悄悄開走，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沒有人準確知道林彪出走的時間。

小陳和小張看着李處長同林彪一起走了，一時懵掉，好一會緩過神來，哭喪着臉出現在門口，向秘書們說：「首長走了。」

宋秘書問：「李處長呢？」

「跟着一起走了。」

李秘書不相信，奔進去搜查，旋即跑出來大喊：「首長走了！」

九十六樓裏裏外外慌亂不堪，有人問：「去哪裏了？」

「去大連。」

「去大連爲什麼不帶上我們？」

宋秘書大喊：「快！快！快調值班車，往機場追！」

小慕開着車衝到九十六樓院中，跳下車跑到門口對文書小孫說：「請你告訴主任，五十六樓沒有人，怎麼辦？」

小孫慌亂中答非所問地說：「他們早走了！」

小慕一聽嚇慌了，他是葉羣專車司機，遲到了又得挨葉羣罵，轉身跳上車，慌慌張張駕着空車

向機場尾追而去。

再說林彪專車開出車庫沿途的情況：

九十六樓直通蓮花峰山外的林間小路上，黑壓壓堵滿武裝士兵，從坡底到轉彎口的警衛值班隊部二百公尺左右的距離堵了兩排人牆。戰士們接到的命令是攔截車輛，但並沒有向他們說明攔截什麼車輛。當時，在所有幹部思想認識上，「林副統帥」神聖不可侵犯，誰也不敢明說攔截副統帥的車輛，當時中央根本就沒有下達攔截車輛的明確指示，而是張青霖等人自做主張臨時採取的措施，這是阻止林彪出走失敗的關鍵。

當戰士們看清迎頭衝下來的竟是林彪的座駕，都嚇傻了，不及細想，自動向兩邊分開，讓出通道，行注目禮讓它過去。

第二道人牆同樣如此，甚至有人如是想：誰下的命令攔截副統帥專車？想謀反？！

也有相反的行動，當車子駛過第二道人牆不到十幾米，戰士隊伍中跑出一名排長，斗膽朝天放一槍，命令停車。

專車在幾十米以外減速，林立果從車窗裏探出頭向後面喊話：「八三四一的戰士是忠於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話音未停，車子又急速向前衝去。

戰士們聽到林立果喊話，震駭地呆若木雞，那名排長嚇得渾身顫抖，手抖的連槍都插不進槍套裏去，（事後本人語）向副統帥開槍是極大的政治罪名，是殺頭的罪。但在後來的中央文件上，這名排長成了「敢於槍口朝向敵人、有高度路綫覺悟」的英雄。

車子繼續向蓮花峰出口急駛。下面一段是李處長在專案組裏所說的情況：

李處長突然命令大楊：「停車！」

大楊剛剎住車，李處長迅速開門躍出，返身問車內人：「你們想到哪裏去？」車內一時無人答腔。

瞬間後，聽到林彪說：「到伊爾庫茨克！」

李處長說：「當叛徒我不去！」

林立果向李處長開了一槍。

李處長負傷，拔槍還擊一槍，然後倒地，車子門從裏面關上急速開走。

雖然同車的人都死了，但李處長的話暴露了破綻：林彪如果是主謀，李處長便是策劃者和安排者，不可能臨陣再來一問。

李處長槍傷在胳膊上，由張青霖和八三四一的醫生共同進行急救包紮。張青霖是外科手術室醫生，檢查傷口時發現槍傷是自傷。外勤警衛處長老劉會同八三四一姜隊長，以及其他保衛幹部再次驗傷，確定張青霖診斷。

大家再查驗林彪專車和李處長的手槍，發現在前門內壁有一彈孔，是林立果從裏往外打的；李處長的槍顯示只發一彈，車廂前後排都找不到彈孔，也找不到彈頭。

李處長爲什麼命令大楊備車？

李處長爲什麼自己先行上車？

李處長爲什麼自傷？

李處長以誰的名義做大楊的工作？

周恩來的電話是李處長報給葉羣的，爲什麼要隱瞞說話時間？

「林辦」和林立果的所有電話事後得知都被李處長監控。

當夜，葉羣的情緒變化，北京方面掌握得十分及時清楚，「適時添火加柴」，九十六樓裏的「內綫」是誰？

據林彪的內勤們回憶，林彪在北戴河那段時間，並未頻繁的傳召李處長，仍然是老規矩老習慣，不是坐着閉目養神就是睡覺，極少傳人。

二十年以後，我有機會見到了李處長，他已是六十開外的老人，見面後雙方都很激動。細看之下，他氣質上仍留有當年的精明，可是眉宇間流露出的懵懂之態，顯然是長期的精神重壓造成的。提到當年的事情，他仍然顧忌極深，三緘其口，只強調：「林彪是自己走的，腿長在他身上，還能別人代他走麼？」

立論像個精神不健全的人說的話。被綁架、被挾持或被欺騙的人，腿都是長在自己身上的。

自從「九・一三」事件以後，他放出來就沒有工作，靠每月的組織津貼生活。沒幾年「退休」脫去軍裝，成了百姓，在街道居委會找點事做，掙些錢養家。他的待遇還是比林彪的一位前任老秘書關光烈強的多，因為出事時，關光烈正執掌某野戰軍軍權，中央剝奪了他的軍職、黨內外一切職務和待遇，靠拾垃圾維持生活；他是受牽連最嚴重的一個林彪下屬。

當我離開時，他終於說了一句：「現在不到時候。到時候，我是要講話的。」

李處長贈送我一本書，說：「這本書寫的很好，你帶回去看看。」

這部書名叫《湘江之戰》。看後觸目驚心。對甚少完整了解黨史的年輕一代有很大的啓示。書裏有林彪的客觀歷史寫照，這在一九九零年的中國，還是較罕見的事。

我注意到書中有多處被李處長畫上杠杠的字句，比如：「他的智慧寶庫中找不到解脫目前困境的任何啓示」，「他感受到一種沉落江底的那種永劫不復的陰冷和沉重」，「在博古心頭，籠罩着

站

雙重陰影：一是紅軍的前程，二是正在散布不滿情緒的毛澤東」，「瓦罐總在井邊破」，「以成敗對錯取人，是一種淺薄」，「獻身的人是偉大的，即使他的處境艱難，但他能平靜處之，那麼他的不幸也是幸福的」，「在命運的天秤上，指針很少移動。不是下降就是上升。不能凱旋，就要受罪；不做鐵鑽，就做鐵錘」等等。看到李處長標出的這類字句，我覺得心情很沉重，他似乎憶念着林彪。簡直是謎！

林彪的專車高速行驶，到達機場後直衝到二五六號專機前停下。

八三四一部隊兩個排的戰士才趕到機場不久，圍住飛機形成一個包圍圈。他們見林彪專車駛到，從車內走下被葉羣和林立果攙扶着的林彪，戰士們不知所措，抱着槍瞧着他們上飛機，沒一人敢上前阻攔。

來不及搭舷梯，從機頭駕駛倉裏放下一個軟梯，葉羣第一個，林彪第二個，身子還軟軟的，由第三個大楊從下面扛頂着往上送，葉羣在上面拉，劉沛豐第四個，林立果提着手槍斷後。

當晚二五六號飛機上的人都下來吃晚飯，飯後有四人返回機上，一個是駕駛員潘景寅，他是空軍三十四師副師長，幾十年飛行經驗，上過朝鮮戰場，是中國著名的空軍戰鬥英雄「空中五虎」之一；另三人是特級機械師邵起良、機械師張延奎、副機械師李平。因飛機有故障，他們上去檢修。其他人都留在機場宿舍睡覺。林彪坐駕趕到時，那些人都來不及通知，他們是副駕駛、無線報務員、領航員、空勤小姐、小張和小袁等人。雖然林立果事先已打電話給機場做起飛準備，但大家都未料到事起如此倉促，沒有足夠的精神準備，從這點上看，包括已上機的四個人，都不是林立果的人，他們只是例行執行飛行任務的空勤人員。事後專案審查也證明了這些人是無辜的，但當時的中央並未及時說明這點。

林彪五人上機後，連同機倉裏四人，共是九人。飛機發動時，加油車斜停跑道上，本來加油車停在飛機前面，可以攔阻飛機起飛，不知是誰，卻命令加油車開到一邊去。

飛機強行起飛，機翼撞到油罐車頂，毀了機翼上一盞燈。

當時中國從巴基斯坦轉手買進三駕三叉戟飛機，其中兩架因故障較大未啓用，因毛澤東不喜坐飛機，剩下的一架三叉戟就成了林彪專機。因其性能是當時中國空中機種最好的，因此這架專機有時周恩來、江青、毛遠新（毛澤東侄兒、瀋陽軍區副司令）也用。這些人是當時中國「國家級」人物，所以駕駛員的挑選非常嚴格，還常在執行任務間隙飛行訓練，確保安全。

北戴河方面，攔截林彪專車失敗以後，「林辦」和警衛部隊亂成一團，急調中南海三部值班車和警衛部隊車輛組織追擊。

四個內勤奪過警衛戰士的槍與秘書們向機場追趕，如夢方醒的「林辦」工作人員不再相信八一警衛部隊，因為林立衡和張青霖的努力失敗了；一切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挽救。

不久，第一部出發的車追上了小慕的車，李秘書見小慕的車在前方高速行驶，對內勤小張說：「好了，追上葉羣的車了，裏面一定是葉羣，開槍打！」

小張從車窗探出上半身舉起衝鋒槍就要射，一向穩重精細的宋秘書急忙制止說：「慢着！萬一裏面還有林立衡他們呢！打錯人怎麼辦！」當時全亂了，很多人不知道林立衡、張青霖和我在混亂中是到哪裏去了。幸虧小張聽從了宋秘書的話，腦筋還轉轉記得葉羣是同乘林彪的車走的，他是神射手，真要是一梭子打出去，小慕準沒命。

黑夜開車，後面尾追的汽車一長溜車燈小慕看見了，但他以為是「林辦」的人趕往機場上飛機的，後面趕得越急，他開得越快，他見衆人這樣着急（不要命的開快車），他更怕遲到挨葉羣罵。

所以事後當衆人責問他爲什麼看到後面有追車還拚命「逃」，他講出這番心理，衆人啼笑皆非，才緩過神來想起他根本不知道情況。

通往山海關機場的路上有一段火車軌道，前面兩部車剛過，駛來一列貨車，夜幕中，宋、李兩秘書只顧盯着前方追，離鐵路十幾米才猛然發現火車駛來，車子急剎車掉頭，車輪擦出一片火花，栽進路旁草叢裏，就差那麼一點，宋、李、張三人險命喪火車輪下。

貨車又長又慢，追趕的幾部車被堵住，衆人急得直跳腳，等到貨車駛過，前面兩部車已不見踪影。事後衆人嘆道：「林彪該命絕，不是這輛貨車，他也走不掉啊！」

小慕的車與林彪的車前後差一分鐘駛進機場，他跳下車就向飛機跑去。眼前的景象令他不由自主地剎住腳，呆站一旁看着林彪等人往飛機上爬。事後衆人問他：「如果他們叫你上，你不上？」小慕憨憨地說：「那還不跟着上唄。」小慕要是事先知情，說不定能起點作用，偏偏「林辦」中及時趕到現場的唯一一個人是不知情的小慕！

等到「林辦」的車趕到機場，飛機飛上天空，劉處長憤怒大罵八三四一警衛戰士：「你們都是死人！爲什麼不攔截他們！不是命令你們不准飛機起飛嗎！你們等着挨整吧！」

戰士們還未從剛才一幕的迷茫震驚中清醒過來，又聽到從劉處長嘴裏噴出更令他們駭慌的話，都似木人般僵立着。一名排長拉着腦袋嘟囔着說：「命令中並沒有說明攔截林副主席呀。」

現場所有人都抬頭望着空中的飛機向東南向飛去。劉處長頹喪地連連自語：「完了，完了，真走了，到哪裏去呢。」

大家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林辦」的人心情更複雜，直到看不見飛機，還不肯離開機場，巴望奇迹出現，飛機再回來降落。

有人猛然想起，問道：「你們都肯定他們全上飛機了？」

戰士們和小慕異口同聲地證實林彪等人全上了飛機。

「林辦」的人沒有親眼看到，還不死心，有人提醒說：「趕快回去看看，是不是都走了！」
「林辦」的人立即趕回北戴河搜索。

轉回來說一說追截林彪的車隊出發後，留在九十六樓「林辦」人員的情況及親眼見到的飛機在空中的奇怪現象。

九十六樓院中三三兩兩坐着失魂落魄的人們，原來不相信的事，眼下成了事實，怎麼向中央交代，利害關係直接影響到每個人的政治前途，甚至株連無辜家小，人人在心裏禱告：但願追上！但願追上！

葉羣的廚師當晚事發後才知道情況，還不相信地說：「丟下我們走了？往哪去？不要我們了？誰給他們做飯吃？」

只有一個既定日程——去大連，但準備的所有東西都沒帶走，工作人員一個沒跟去，誰也猜不出他們去向。

空中傳來飛機聲，所有人的心往下沉，跑向坡頂向空中眺望，林立衡和張青霖也從警衛部隊值班室跑向九十六樓，大家都看見飛機往東南方向飛去。

我躺在牀上，昏睡中覺得有人推搡我，睜眼一看，室內燈光通明，小王坐在牀沿上，見我醒來，問道：「你聽到槍聲沒有？」

「槍聲？什麼槍聲？」我迷迷糊糊的反問小王。

「你沒聽到？」

「沒有呀。你聽錯了吧？這裏誰敢亂放槍？」

「聽到飛機聲沒有？」

「聽到啦，怎麼啦？」

此時空中真得傳來飛機聲，小王掉頭跑出去，我覺得她怎麼這樣古怪，北戴河哪一天聽不到飛機聲，林家用飛機就像普通百姓騎自行車一樣，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事後才知道，這是飛機飛走後又返回的聲音，離第一次起飛時間相隔二十多分鐘。

九十六樓的人都聚集在坡頂向機場方向遙望，只聽得飛機在機場上空轟鳴盤旋，大家都認為飛機回來了一定是想降落。當時「林辦」的人已離開機場，誰都料想不到中央在飛機起飛之後下了封鎖機場的命令，地面所有燈火熄滅，飛機無法降落。這一情況是由執行封鎖任務的戰士回來後所說。

飛機向蓮花峰飛來，在九十六樓上空盤旋，久久不離去，大家仰望着它，最後見它在空中劃出一個形似問號的綫路，然後向北方飛去，再也沒有回來。

當時大家解不開飛機為何在空中劃問號的謎，後來得知機場關閉的消息，不但山海關機場關閉，當時相關的機場也關閉，其後兩天全國機場實行禁空令，任何飛機不得起飛降落。

事後很多人對三個問題有異議：

一、周恩來為什麼不下明確指示保護或攔截林彪？

二、周恩來打電話給葉羣的真正用意是什麼？不少人認為他的電話是「打草驚蛇，引蛇出洞」。

三、林立衡從沒有向周恩來和張耀祠說過：「叛逃」字眼，為什麼中央文件以林立衡的名義向

全國宣布林立衡「大義滅親」舉發林彪「叛逃」。林立衡聽文件傳達時，當即抗議中央盜用她的名義「欺騙世界輿論」。

九月十三日上午，周恩來給林立衡打電話時，林立衡曾問過周恩來：「毛主席巡視南方是不是講了很多不利於林彪的話？是不是要整掉首長？」周恩來否認：「根本沒有這回事嘛。」林立衡事後認為不是毛澤東背着中央和周恩來行動，就是周恩來說謊。我後來到美國，遇見一個曾多次接觸過紀登奎的人，當年紀登奎負責具體的專案工作，紀透露，毛是想整林，但是具體的方法和點子，都是周恩來在搞。專案時期，林立衡察覺審查走入歧途，要求見周恩來，周恩來一直拖延八個月以後才見她，並當眾嚴厲訓斥、制止林立衡說出自己的意見和疑問。

事件以後，人們一直沒有停止對飛機失事原因的猜測，周恩來也召集有關人員根據現場照片提出了官方性的分析，但是仍然杜絕不了人們的猜疑。

空軍司令吳法憲，十二日當夜與周恩來一起監視雷達跟踪情況，吳法憲與葉羣關係密切，怕惹禍上身，主動建議道：「要不要把它打下來？」周恩來當時是制止的。

有一次我與吳法憲女兒金秋聊天，我說起飛機失事的兩個情況，金秋說：「雖然總理當我爸爸的面沒有同意，不知道他背着我爸爸是不是還有另一條直接下達命令的途徑。」說完又補充道：「這都是一種猜測。關於墮機的猜測很多，有些是毫無根據，就像組織南逃一事，總理替我爸爸和黃永勝做證，根本沒那回事，他們當時都跟總理在開政治局會議。」（九月十二日晚上，黃、吳、李、邱，同周恩來一起在人民大會堂開會討論四屆人大召開的事，周恩來完全否認他們參與政變和叛逃，並為他們作證。）

我接口道：「據我所知，所謂南逃計劃裏指定的時間、地點裏的人物，當時各有各的事，邱家

在西山玩，李家在中山公園玩，你家的人在三座門看電影。文件裏卻說他們準備上飛機逃了。」金秋苦笑起來。

我跟金秋說的墮機兩個情況是：

一、事件後，我被關押四年放出，去看望二炮（直屬中央指揮的導彈部隊）一位副司令，問起飛機失事原因，他很敏感，說：「我當時生病，不太清楚情況。」

我當時即產生想法：這樣絕密的事下達命令時未必每個領導都知道，但基地裏有沒有發射過導彈，應該知道，「不太清楚」，給人一種迴避正面答覆的印象。

二、我之所以去看望二炮副司令，是因為有一個二炮轉業軍人來找過我，他對我說：「當年出事時，我在基地當兵，我們接到開炮命令，不知道打的是什麼目標，以後聽到文件傳達，心裏才明白是林彪座機，但不敢對外洩露，因為你的身分，才對你說，好讓你明白。」

我不相信他的話，試探地問他：「二炮基地在哪裏？」

「在×××。」

我又問：「二炮是什麼炮種？」

他說：「你不相信我？二炮是特種部隊，直接聽命中央指揮。」

七十年代中期，民間和部隊很多人還不清楚二炮性質，從名稱上聽都以爲是一般的炮兵部隊，他答得一點不錯。

但我還是說他：「你不要搞錯了，你們恐怕打的是周宇馳的飛機。」

他笑道：「打直升機哪用導彈？周宇馳的直升機是在北京效區迫降的，根本沒有開炮。我們導彈發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們用的是新式導彈，彈頭進去反向爆炸，當時打傷了飛機。」

九月二十二日，周恩來召集有關人員分析飛機墜毀原因，大家認為北空司令員李際泰分析的比較客觀，他分析飛機燃料耗盡，做緊急迫降，由於失去平衡，與沙石磨擦，驟然升溫引起油箱着火導致全爆炸。但是李際泰又從軍事技術角度分析，駕駛員（潘景寅）技術很好，失事不排除另幾種原因：一、機件失靈；二、被地面炮火擊傷墜落；三、擊傷後迫降失事。

另據外蒙和蘇聯專家研判飛機失事原因，已排除燃料不足這一點，二五六號三叉戟是長程飛機，不可能在僅僅兩小時這麼短的飛程裏油料耗盡，而且蒙古邊民看見飛機在空中就已起火。

我看過一些描寫「九·一三」事件的小說，人們對林彪的死有很多疑問，激發出豐富的想像力，不論是荒謬的還是有點根據的，都緣於林彪事件是個謎。就是立衡、青霖、我，以及「林辦」在出事現場的人，都對林彪的「叛逃」、「墜機」產生很大疑問：

一、林彪已表態「至死是民族主義者」，對妻兒的勸說置之不理，哪也不去，坐等挨整。他不是朝三暮四的小孩，突然毫無原則的改變主意和立場。

二、林彪之所以懵懵懂懂的跟葉羣走，可能與周恩來的電話有關，周恩來到底向葉羣說了些什麼？只是李處長交代的那幾句問話，絕對用不着半小時的時間。另一可能，葉羣雖然擔心去大連被毛遠新控制，並且最後決定不得已時放棄去大連，但在布置上給人的印象仍然沒有改變行程方向，這是騙林彪的最好掩護。

三、飛機向東南方飛，不論是大連還是廣州，都是這個方向。但是，二十多分鐘後，飛機又飛回山海關機場，從服安眠藥的時間計算，林彪應該清醒了，飛機返回，應該是他的命令，但是機場關閉，無法降落。

四、周恩來給葉羣打電話以後，接着命令封鎖機場，並沒有同步命令攔截林彪座駕不准其登

機。其間，李處長接了一個神秘電話，在專案組的時候，我聽秘書們一直追問他這個電話，他否認並拒絕回答。這個電話是否與李處長先上車有關？達到引林彪上車的目的，這是成功出走的第一步，也是關鍵的一環。李處長爲什麼事後在立衡面前抱頭痛哭：「我不能講啊。」

五、飛機向北方飛，其中可能性之一是選擇沙漠地帶迫降，因領航員沒上機，又是黑夜，誤入蒙古領空，因爲飛機失事後的機頭朝向中國，而不是蘇聯。

六、駕駛員潘景寅是軍事飛航中的首長，從軍事常識應該知道與中國接壤的蒙古最近機場的位置，當時中蘇關係緊張，中蒙邊境又修築軍事工程，駐守北京的潘景寅不知對方邊境的機場位置，是不可思議的。因爲離飛機失事地點七十公里外，就有蒙古機場，在油料足夠，有計劃叛國的情況下，爲何要迫降？只要再深入一點，在飛機上只是幾分鐘的事，不就達到叛國的目的了嗎？所以只有兩種可能，一是被炮火擊中；二是飛北方的目的地本來就是爲了迫降。

七、據內勤們和林立衡說，十一日之前，葉羣還在看名著小說和尼克松的有關資料，我在九月九日也見她看小說《高老頭》，如果搞陰謀，哪會有此閒情逸趣。九月八日林立果行前向林彪告別，說是回北京看牙齒，林彪說爲什麼不在北戴河治療，林立果退出後就交代李處長，「如果首長問起，就說我還在北戴河，千萬不要告訴首長我走了。」李處長真的按林立果的意思騙了林彪，並將實情告訴了林立衡。這種騙林彪的事在李和毛家灣，已司空見慣。綜合很多情況，「林辦」很多人認爲，林彪根本不知道林立果在北京的活動。

林立衡對我說過，林彪對蘇聯素無好感，他到蘇聯兩次治病，不但沒治好，反而越治越糟，他一直懷疑蘇聯有意治壞了他和粟裕將軍的病，因蘇聯很忌憚中國這兩位軍事家。

有人在事件後曾說過「林彪是知道到蘇聯去的」，我也認爲葉羣和林立果在最後的時刻會向林

彪坦白，但小陳清楚地聽到他那一句「我至死是民族主義者」，他的哭是一種悲壯，他的話是拒絕的表態。而深知自己父親的林立衡更斷言道：「首長下飛機，知道是在蘇聯，一定當場氣死！」

據內部可靠渠道告知我，早幾年，八大政治元老之一曾在接見某一共產黨國家代表團時說過，在他有生之年爭取解決「一零一」案問題（「一零一」是林彪當年在中央的代號）。後來，他改變了說法，說「一零一」案的問題牽涉到的不是幾個人，解決這一問題是要共產黨還是要林彪。當然這種話他不會再在接見外賓時說。

又據知情人說，「九・一三」事件不是個孤立的事件，這只是一個悲劇結局，裏面的鬥爭、政治分歧曲折而長久。這一內幕很多人希望，也相信終有一天會還其歷史原貌，因為不論誰對誰錯，人們總希望知道真實的東西。

陸劫

第六章：政雲突變

從北戴河押送回北京

一九七一年初秋的北戴河，這塊中央首長避暑的海濱勝地，從我九月七日到達那一天起，沿海幾處浴場就冷冷清清的，海浪有節奏地拍打着礁石和海灘，聲音單調沉悶，帶着一股寒意，給人一種蒼涼感。

九月十二日以後，壓抑的環境、詭譎的氣氛令人窒息，處處顯突出莫名的古怪：「林辦」所有工作人員突然杳無音訊，林立衡和她的未婚夫張青霖也失去踪影，他們全都在一夜之間從我身邊消失。我孤單地留在五十六號樓，形同軟禁，不准外出。每天晨起，站在陽台上翹首院外，希望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或聽見一點說話的聲音，但是除了風吹松濤聲和林中斑鳩的「咕咕」聲，我再也聽不到我希望聽到的聲音。

那些原本對我親切恭敬的衛士們變得冷漠無情，小院門口和路上增設的流動武裝哨兵，只要我一出現在陽台上，監視的目光就不時地掃瞄着我，我曾試探着想走出小院，但一邁出院門，哨兵立即伸出胳膊攔阻道：「請回去，外面不安全。」我真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監禁我？

從九月十三日算起，這種莫名其妙遭受軟禁的生活持續了一個多月。

北戴河的深秋很冷，海風和山風吹透了我衣著單薄的身子，凍得我瑟瑟發抖。我向身邊的護士發牢騷，既然不讓我回北京，為什麼不增加點衣服和被褥給我。護士傳話出去，不一會來了兩個人，一個是八三四一警衛師副師長張宏，一個是在北戴河林家駐地擔任值班警衛的八三四一警衛師X中隊的姜隊長。

張宏對我解釋：「克服點困難罷，不但你冷，我們也冷。現在中央有事，我們誰也不能離開北

戴河。我回去看看，弄一條被子給你。」

姜隊長接口說：「是呀，你看，我們張師長也只穿一件毛背心，我連背心還沒有呢。」

我好奇地打量他們，見他們一臉無可奈何地苦笑着，不像裝假，心裏反倒發笑：中央出了什麼事，連累你們也這般狼狽。

終於熬到十月下旬。一天，護士從外面跑進屋通知：「快收拾東西，今天回北京。」

我從沙發上一躍而起，丟下手中正看着的書，整理起行裝。所謂的行裝很簡單，只幾件換洗內衣褲，往挎包裏一塞，拎上就出了門。

站在院中等候，接我的專車卻遲遲不到。

聽得院外一個陌生的嗓音喊叫「上車！」我曾經在野戰部隊訓練過，這一嗓子就跟正規軍喊口令似的乾脆利落。我正疑惑地踮起足尖向院外瞧，護士從背後輕搔我一把：「去院外上車，等你呢。」我恍然大悟，立即奔向院外。

剛跑出院子，就驚愕地愣住了：小路上，「失蹤」了一個多月的「林辦」二十幾位秘書、內勤和內外勤警衛們一排地站在路旁，手上拎着簡單的行囊，個個垂着頭，神情沮喪。

這些往日很精神的人怎麼變成了這副失魂落魄的樣子？

李處長在哪裏？不知怎地，心念一動想起了他，忙向隊伍中搜尋。他站在隊尾，我的目光一接觸到他，心頭頓時突突猛跳，他負傷了！一隻胳膊纏滿繃帶吊在脖子上。林彪的貼身警衛處長負傷了！怎麼回事？！

李處長目光與我碰觸的剎那，情緒激動雙目陡然發紅溢出淚光，我驚疑地急步向他走去。在我心目中，他是林家「總管」，林彪夫婦身邊事無巨細都經他過「篩子」。換句話說，沒有他不知道

的事。我要向他問個究竟，林彪夫婦在哪裏？林立衡和張青霖在哪裏？林立果又在哪裏？爲什麼軟禁我？這一切都要他給我答案。

「請你站到隊伍裏去。」

叫我站隊？你憑什麼命令我？我望着向我下命令的戰士，沒錯，起先那聲喊叫和這一聲命令確是衝着我來的。再看「林辦」的人，他們沉默地望着我，都不說話，我心中一片茫然。

走到李處長跟前，未及開口，他卻先擺出一副互不相識的樣子，冷漠地背轉身避開我，那張臉和情緒的一百八十度突然變化，弄得我張惶失措。我不理解地望向衆人，「林辦」所有的人都移開了停留在我身上的視線，或背身，或轉頭，一個個神情怪怪的，像是都怕我向他們問什麼，都以明顯的迴避姿態對着我。

心中疑惑更加深重。舉目四望，四周站着的那些荷槍實彈的八三四一戰士，陌生的面孔嚴肅冷漠，他們的槍口和視線竟都是對着我們這一小队人。

我隨着「林辦」的人向一輛軍用大卡車走去。以往「林辦」凡有行動都是轎車出動，現在卻是一輛破舊的卡車。我直覺上已感到我們像被押解的軍事囚犯。可是我怎麼也想不通「林辦」的人怎會這麼平靜地接受這種待遇。

卡車駛進秦皇島火車站，而不是山海關飛機場。我又納悶，「林辦」是林彪和葉羣的工作班底，走哪跟哪同步行動，林彪和葉羣各有一架專機，怎會一改常例坐普通列車？

翹首四望，車站裏根本沒有林彪和葉羣的專車，難道林彪一家在天上飛，甩下「林辦」一大堆人在地上跑，還包括我這個被他們千挑萬選弄來的準兒媳。我懷着滿腔疑問上了列車。列車並不長，只有七八個車廂，警衛森嚴，到處是哨兵。中間一節車廂留給「林辦」人員乘坐，又上來一批

士兵，封鎖這一節車廂前後門，人數超過「林辦」人員二三倍。

在車上，「林辦」的人仍然迴避我，我獨自找個靠窗的位置坐下，眼望窗外，所有的疑問既然得不到答案，乾脆不去想它。一路上只聽得車輪磨擦鐵軌發出的隆隆聲響，車廂內沒人說話，連咳嗽聲都聽不到，氣氛沉悶得令人透不過氣。

傍晚到北京，列車好像不是停靠在北京站台內，周圍靜悄悄地，站台上布滿哨兵。總算到了北京，一個多月裏天天盼望的，真得盼到了，可那種陰森森的感覺，又帶給我深深的恐懼和不安。

「林辦」的人全數坐進一輛老舊的公共汽車，情緒上沒有一點到家的喜悅。駛近西單馬路，離林彪住宅毛家灣還隔兩條馬路，路旁出現了武裝哨兵，氣氛顯得異常。進入毛家灣巷道，武裝士兵更多，院牆下五步一崗，三步一哨，一派森嚴肅殺之氣。心裏不禁嘀咕：今天怎麼的了，這些哨兵跑到院子外面站崗？林彪個性內斂，怎會讓士兵到外面耀武揚威？

毛家灣大鐵門隆隆啓開，汽車駛進大院停在秘書樓前，「林辦」的人順序下車，都站在院坪上。到了家還像客人似地站着，往日那種快手快腳的勁哪去了？還等人家招呼進屋呀？心裏這麼想着，抬頭一看，院中候着的竟都是冰冷的新面孔，嚴肅的氣氛令我也爲之斂容駐足。

過來一個從來未見過面的警衛幹部，示意我們往內院裏去，神情極像辦喪事的接待者，怪怪的。我墮入極度的茫然中，隨着人羣進入內院裏的林彪正宅。

中辦副主任傳達五十七號文件

進入林彪內宅後門小客廳，這原是秘書們值班接待「工作關係」客人用的。客廳裏的沙發陳

舊，樣式不一，是葉羣提倡「林辦」勤儉節約做全軍表率的模式。

「林辦」人員默默依次坐下。我選了靠內門邊上的一把大椅子，將自己的身子深深地陷進去，不斷地窺視衆人神容表情。

門口出現留守毛家灣的「林辦」黨委書記老王，大秘書老陽、老于，機要秘書小李。

北戴河與毛家灣兩處秘書見面，彼此點頭不語，表情謹慎沮喪。老于沒有坐到沙發上去，他就近選擇了我身旁的一把椅子坐下去，雙手習慣性地交叉在胸腹前，他也與衆人一樣，不與我打招呼，就像不認識。

我默數一遍，秘書、內勤、外勤、警衛、膳房師傅、花匠、水暖工、圖表文書、外借來臨時幫助工作的幾位文史哲和軍事教官，七七八八三十多人，一個不漏，全「林辦」的人都到齊了。

通往正宅的走廊傳來一陣腳步聲，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出現在客廳門口。身後跟着幾名軍官，見到我們這羣人，神色嚴肅中帶幾分好奇，直着眼瞧我們。

我暗自詫異，外人怎可以隨便進出正宅？林彪一家住的正宅規矩森嚴似禁宮，平日除了秘書、內勤、內勤警衛可以走動外，外勤警衛和其他工作人員不經傳喚和允許絕不准跨入正宅一步。一般警衛戰士更不用說了，連內小院都是禁區，只能在內院外面的大院裏執勤。許多警衛和勤雜人員在毛家灣工作多年，外面人以爲他們是林彪身邊人，其實在院內工作期間連林彪的面也沒見過。

王良恩是我的老上級領導，曾是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軍銜少將。一九六二年調總政治部主任，「文革」前期才調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之職。主任是汪東興，毛澤東的親信。

王良恩身材魁梧，多年不見，微顯發胖。他走進客廳，逐一與大家握手，沒有任何寒暄。走到我跟前時，大秘書老陽趨前向他介紹：「她就是張寧，南京軍區前綫歌舞團演員。」

「嗯，認識，我認識她。」王良恩握住我的手，臉上露出微笑，對我又似對在座的所有人說道：「年紀還輕，還有前途，不要背思想包袱！」

他的話令我大惑不解，直到此刻，我對發生的事變仍渾然不知，絕想不到什麼事會牽涉到我的前途，背什麼思想包袱？在當今千千萬萬中國人眼中，我的前途好得不能再好——林彪未來的兒媳婦，政治地位一步登天，紅的發紫，雖然這門親事不是我自願的，但現實地位是誰都不可否認的。

面對「林辦」工作人員——這些從全國部隊裏經過篩選，政治出身查過祖宗八代，業務水平一流的軍隊精英——王良恩「唉！」地嘆息一聲，走向中間沙發上坐下後，揮手示意大家坐下。他打開隨身攜帶的黑色公文皮包，拿出一份文件，清了清嗓子，準備宣讀。

他盯着文件，沉默着，沒有讀出聲音。我看出來他是在克制自己的情緒。全場鴉雀無聲，我屏住呼吸，靜靜地等待着。

「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中發第五十七號文件」，唸到此，王良恩又停頓下來，再次清清嗓子，然後緩緩唸下去：野心家、陰謀家、叛徒賣國賊林彪……。

我沒有再聽下去，因為從開始對林彪改變稱呼起，我的腦袋就如巨雷轟頂，恰似那晴天霹靂，一下就把我原本很脆弱的神精擊垮了，我幾乎昏過去，幸有那把大椅子爲我遮掩，深深地陷在裏面，沒有人察覺我有太大的變化。

我垂下的頭無力地埋在胸前，王良恩的聲音遙遠得似蚊子吭吭，房子在旋轉，地在搖晃，眼前一片昏黑，我靠潛意識支配着自己的軀殼不要從椅子裏滑到地上。

我漸漸地看清了眼前的人影，他們正向門外走，像一條條幽靈，沒有一點聲息。大秘書老于輕輕地幫扶着我站起身，我就勢靠住他的胳膊走了幾步，適應着腳下初生的腳踏實地的感覺。不要倒

下去！不許倒下去！心裏默唸着，拖着沉重的身子機械地隨着人移動。

「于秘書，文件說林彪逃跑了？葉羣燒傷了？立果被捕了？」

于秘書對我每句問話都輕輕地附合着，不做任何糾正。

「立衡姐和青霖哥呢？他們一家人都關在一起嗎？」

老于沒有應聲，卻吩咐我身旁的林家老工作人員王老太太好好照顧我回房間休息。

王老太太陪我走進一幢新建的樓房，正是這幢樓，據說是準備給林立果和我辦置新婚啓用的新房。莫大的譏諷！我終究住進來了，而林立果呢……。

自殺

夜深了。從進門躺下就一直沒有絲毫外界感應。腦中一片空白。所有思維支零破碎，像一攤攤尖利的玻璃渣，碰上就鮮血四濺。

萬籟寂靜。窗下，院中，哨兵流動的身影在月光中清晰可見。意識漸漸清醒，想到自己已變成了階下囚，窗外哨兵的職責已從保護我變成監視我。

王老太太也沒睡着，從她嘴裏我清楚地知道了林彪、葉羣、林立果早在九月十二日深夜就已機毀人亡在蒙古荒漠裏，頂着一個「叛國投敵」的大罪名。

我應當高興才是，可爲什麼我竟會產生如此強烈地反響效果？我多年來被壓抑在潛意識中的恐懼，終於跟眼前的結果統一起來——中國的政治，誰都惹不起的血腥的政治！——不論我怎樣躲避，怎樣妥協，最終仍是逃不脫前門拒狼後門進虎的毀滅下場！

我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因跟林家的這種關係，今後會遭到的整肅和不可言狀的慘境。

中國的政治鬥爭一向殘酷無情，受株連者也無可避免地受到慘酷打擊。我雖然還年輕，但我看到的事例已太多。解放後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被整肅的一大批人，死去的像狗一樣死去，活着的不管是本人或親屬，都成了政治「賤民」，失去了做人的一切尊嚴，生活潦倒，動輒受辱。我牽連進這麼大的政治事件，活着就要步上這種痛苦羞辱黑暗無邊的境地。從小到大，因模樣長得好，享盡人間讚美，被林家興師動衆從全國二十六個省市篩選進京，名聲遠布。一向自尊心極強，特別器重聲譽的我，一夜之間遭到政治上和婚姻上雙重的突變，年輕脆弱的心靈無法承受也無法平衡，向更加黑暗的一邊傾斜下去。

一夜不眠，思維凝結在一個「死」字上。

清晨，王老太太出門散步前叮嚀道：「千萬不要想不開。以後的日子遠着呢，好好休息，我會就回來。」

目送她出門，人間最後一絲溫暖被她帶出了門。

起身四望，房間裏空無一物，茶杯也被拿走，隨身有點危險的藥品雜物早被搜走，看來有關方面對我這個特殊人物早有防備。

發現房間裏唯一堅硬的突出物是三角形的門把手，中間凸出一個銅頂。

攏攏散亂的長髮，抽泣着向南方從心裏呼喚着生我養我的母親：「媽媽，我去了！這世上已沒有生存的空間，只當您沒有過我，原諒我的不孝，媽媽，我走了。」

對準那冷硬的門把手，擦着委屈不甘心的總也止不住的眼淚，心中明白這一撞上去，將與塵世緣盡，卻是我這短短一生無可奈何地唯一選擇。擦乾眼淚，衝跑上前，一頭猛撞向銅頂尖。

覺得自己像一片輕葉落在地上，向黝黑的深淵飄墜，飄墜，總也不見底；又好似在夜空中飄騰，金色小星星在黑空中閃爍，靜寂得沒一點雜音；空空的軀殼似乎與廣垠的宇宙空間溶爲一體，一種心曠神怡的滋味在人間從未有體會過。

腦袋一陣劇痛，耳旁傳來似天邊滾雷般嗡嗡的雜響，又彷彿在遙遠的山谷裏引起回響，好遠，好遠。

聲音漸漸大了，就在身旁噪雜。吃力地睜開眼，先是黑乎乎一片，突然光亮得刺眼。看清身旁圍一大羣人，正七手八腳抬我上牀。想抗拒，四肢強烈痙攣，渾身顫抖不已，一陣冰冷寒徹骨髓。

「快叫醫生！別亂，讓她安靜！」

「輕點，當心她的頭！」

已經能聽清楚這是外衛警衛處長老劉的聲音。他一邊指揮衆人一邊責備王老太太：「你怎麼搞的，一點警惕性沒有！這種時候還散什麼步！」

「我以爲出去一會沒有事，哪想到這麼一會就出事了呢。」王老太太不知所措地嘀咕一句。

「醫生來了！大家讓開！」一名警衛幹部領着一個手提急救箱的軍人走近牀邊，對我說：「這位是八三四一警衛中隊的醫生，讓他臨時替你包紮一下傷口好不好？」

我不耐煩地揮手制止醫生正湊上來的雙手，醫生呆愣在牀邊，不敢再動作。

我鐵了心要赴黃泉。未料到原本纖弱的體質經過強烈刺激、食眠俱廢的一天一夜，變得更加虛弱，竟致沒有足夠的力量將自己徹底送走，又活轉來了。一口氣拗不過，羞恨交加，任憑鮮血浸濕枕巾，不准醫生近身。

負責臨時監管任務的八三四一警衛中隊牛指導員聞訊趕來，見狀焦急地向秘書們求主意：「不

讓靠近，這可怎麼辦呢！」

「林辦」的人見牛指導員主動開口求援，才提議請蔣醫生替我處理傷口。

蔣醫生是林彪的專職保健醫生。他趨前坐在我牀頭一張椅子上，回頭示意大家先退出去，然後靜靜地仔細觀察我的神情。他這個人，是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型，四十多歲，白淨皮膚，少言寡語，醫術精湛。他雖然在上層服務，從不涉問本職以外的事。林彪身體之差，葉羣乖戾性格及制定的規矩、怪習之多，常令他左右為難，遠不是正常醫療護理方式所能應付的。舉例說：一條毯子在沒有蓋到人身上之前是沒有溫度的，但葉羣偏要測量一條毯子有多少溫度，幾條加在一起才適合林彪的體溫不致林彪受涼或過熱，還不能壓著林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很多，但蔣醫生緘默著年復一年地遵守着自己的工作原則，在「林辦」中獲得好評，到後來，連不好侍候的葉羣也禮讓他三分。

他的目光和善，透着理解與同情，輕聲問道：「我來給你處理傷口好不好？」

我未吭聲。

他又說：「你心裏難過就哭吧，哭出來就好了，不要憋着。」

雖然事件前因葉羣的嚴格規定，我與「林辦」諸多工作人員沒有過多的接觸，甚至因為地位身分的差別，相互間的距離拉得很大，在這種劣境下，他竟在精神上起到了一種讓我感受來自親人的溫暖，淚水情不自禁地湧出眼眶，滾滾而下。

他很靈巧地為我剪去頭髮，止住流血，縫紮創口，沒有麻藥，那一陣陣刺痛比起內心的創疼就像螞蟻啃咬一樣輕微。

牛指導員跼足走近，小聲問蔣醫生：「我已把車子準備好，送她去醫院吧！」

蔣醫生淡淡地回道：「她是重度腦震盪，不能移動，需要臥牀休息。」

牛指導員不放心地問：「不送醫院行嗎？你保證她不會發生其他問題嗎？」

蔣醫生結束包紮，站起身慎重地對牛指導員說：「只要不動她，讓她休息。這段時間你們最好不要問她敏感的問題，她安靜地躺着，就不會有問題。」說完，離開了房間。

牛指導員站在牀邊，望着紗布纏滿頭臉，只露出眼睛和嘴鼻的我，我也望着他，心裏存着敵意與戒防。

他感覺到了，喟然嘆息道：「這段時間，我臨時負責你們的安全監護工作。你的身分重啊，出了什麼事我怎麼承擔得起。」

一方是監押對象，一個重大政治事件的現場目擊者、知情者；一方是奉命監管人員，雙方利害衝突，但我已從他的口氣裏聽出一種同情與無奈。

牛指導員猶豫了一下，又問道：「你需要什麼？想吃什麼？告訴我，部隊食堂的飯雖然差點，做個病號飯還不成問題。眼下這境況只好委屈點你了。」

見我毫無表示，他又估摸着說出另一條：「你要是嫌別人吵擾你，我可以天天來，有什麼事直接跟我講吧。」

從他的談話中，明顯地聽出他是個富於同情心的人，也明顯地看出還沒有從林彪的影響中走出來。他不是孤立的個人。全國黨政軍民在精神和思想認識上，還不能立即接受和適應林彪叛逃的事實。

後幾天，「林辦」的人三三兩兩陸續過來探望我。因為林彪事件，我們之間會有的等級隔閡消弭了，在大家眼裏，我已不是原來那個高高在上的林家要明媒正娶的兒媳，而是一個年青不懂政治風險尋死未遂的弱女子。大家處境都一樣，擔憂着隨時可能發生的劣變，見面無多話，彼此點下

頭，默默地望幾眼，一切盡在不言中。他們帶給我些許精神安慰，起碼在今後監押審查我的艱難歲月裏，身邊的這些人不會歧視我。

一天，房裏沒人時，李處長來了。胳膊仍然吊着，以他慣有的那種萬事難不倒他的口吻對我說：「想開點，什麼大不了的事都會過去。想多了有啥用？吃好睡好，自己的身體要緊。」

瞧他那無所謂的樣子，我知道他內心並不像他嘴上說的那麼輕鬆。林彪出走，李處長第一個承擔天塌下來的重責，我相信他是最吃不香睡不穩的人，他是事件的重要關鍵知情人，今後準沒他樂觀的日子，他卻在我面前裝得很樂觀。我感謝他鼓勵我的好意。但我隱約覺得他好像受到孤立，是他刻意迴避衆人，還是衆人不睬他？我感到他對這種似有似無的關心，似乎與我在事件中的位置有點關係。我所知道的情況會影響他？或是他怕我知道什麼事？我與林立果的關係，在衆人眼裏是一團謎。甚至最貼近林立果的三個人：葉羣、林立衡、王老太太，也不怎麼了解真相。這是因爲林立果長期以來一直不放鬆對我的控制和追求所給大家造成的一種錯覺。大家都認爲我是林立果的人，知道林立果的很多活動情況。這次的自殺帶來的反效應是我始料不及的，更引發衆人的疑慮。我起死回生反倒清醒了，打定主意不承認是自殺，在中國政治中，自殺的定義是「畏罪」，「畏罪」不死罪加一等。好在不知什麼原因，負責臨時監管的幹部們並沒有追究這個問題的性質，他們只求所有知情者在移交中央專案之前，個個活得好好的，不要給他們添什麼麻煩。

牛指導員果真天天來，不言不語地幫我清潔室內衛生，倒茶端水的。偶爾聊幾句家常話。叫他別幹這些雜務，讓我自己來，他不讓，說：「你身體還沒恢復，別多動。過去，我們負責大院警衛，沒機會見到你，現在幫你掃掃地，日後你還會記得有個人爲你掃過地嗎？」

我詫異地望望牛指導員，見他一臉灰氣，情緒不振，沒一點調諢的意思。便苦笑着漫應道：

「不要這樣說，不知今後怎樣處理我呢。再好，也比不上你們做個正常的人。」

「哪裏話呢！林彪出事，我這個中隊正在北戴河值班警衛，我們失職的責任大啊！今後不知會被處理到什麼地方。咳！人都是黨的，什麼都由黨安排吧，我是做了充分思想準備，解職回家種田。現在臨時監管你們，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等把你們移交了，我們也該捲舖蓋走了。」

他心裏原來也這麼悲觀，一個外圍警衛中隊指導員也面臨遭整肅的處境。我立即想起那些在北戴河山林裏冒着風雨，挨著蚊叮蟲咬的警衛戰士們，他們連林彪葉羣的面也見不着呀！竟在整肅之層掃倒一大片，受株連的不僅是家屬，今番果見真章。

八三四一警衛師，凡是中國大陸的人都知道，是獨立於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以外的武裝部隊，是專職警衛中央政治局委員以上首長安全的，重點是警衛毛澤東、林彪、江青等人及其常涉足的範圍設施。師長張耀祠，實際控制權在汪東興手上，大陸上的人都公認這個隊伍是毛澤東的「御林軍」。由他們來警衛政治局首長，等於身家性命都控制在毛澤東手裏。由於這個部隊的性質，所以指戰員要求絕對精純，政治上不能出一點差錯。

精神上的震撼，引發身體內分泌系統嚴重失調，也許是腦部受到重創的原因，女性每月的生理特徵消失了。王老太太看在眼里，焦急起來，囉囉嗦嗦吐出一大堆關心的話：「你要是懷上了，千萬不能留下，讓孩子出世，說起來爺爺是林彪，奶奶是葉羣，爸爸是林立果，孩子一定會遭到歧視，永無出頭之日啊！」

我心中原本就無好氣，乍聽她說出這種話，睜眼細瞧她，怎地變化這般大？政治這東西太可怕，它可以迅速地扭曲人們的心靈。

說起王老太太這人，真有點戲劇性：葉羣從解放戰爭時起，就沒用過合適的保姆，直到一九五三年左右，葉羣途經江蘇，在安全部門幫助下，從鎮江市物色到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輕寡婦，這人就是後來的王老太太。葉羣常年陪同林彪到外地療養，將撫育兒女的責任和全部家務交給了王老太太。林立衡和林立果對她的感情超越了主僕關係，許多事情願意向她說而不願意對葉羣說。兩兄弟都會向王老太太許過願，要養她終老。甚至林彪也點頭允許兒女們叫她「王媽媽」。葉羣對王老太太既忌又離不開，因為她再沒有時間去考驗別的女人。在「林辦」中，王老太太是公認的林家老五，即排行第五位，林彪前妻生育的大女兒林小琳卻沒有位置。其實王老太太年紀並不大，我到林家的那段日子，她不過四十多歲，瘦弱的體質，深度近視眼，鏡片像酒瓶底一樣厚，鬢角過早地發白，大家習慣這樣稱呼她，我也這麼跟着叫。事件以後，都叫她老王。

王老太太見我只管睜大眼睛瞧她，大概也覺得自己說話不妥，眼光便有些閃避。我往好處想她，是希望我不要再延續林家的苦難。但我仍忍不住發火：「別人不了解我和立果的關係，難道你也不了解？果真有那回事，孩子無罪。」我不知道自己當時怎麼說出這些話，只覺得滿腔怨氣無處發泄：現在關心我，早幹什麼來着？林立果困住我的時候，你們誰爲我仗義說過一句解脫的話？

王老太太無話可答，悻悻地離開了房間。

不一會，牛指導員帶着兩名警衛幹部走進屋，動員我去醫院做檢查，說：「你還年青，要考慮政治後果。」

解釋是徒勞的。羞憤難以容忍。堅決不上醫院。

「林辦」幾位主要秘書得知情況後陸續進屋，衆口一詞勸我「明智些」。我明白他們這麼做，與其說是關心我，不如說是一種政治立場的表態。事件前，我是一件「貢品」；事件後，我是一件

犧牲品。無論什麼時候，我都是一個擺在桌子上供人們來表現的東西，而不是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人！

蔣醫生進屋來緩和道：「現在情況還不清楚，不要催逼她，過些時候看看再說吧。」他以公正科學的態度再次幫了我。

大家散去後，我將一腔氣惱宣泄到王老太太頭上，無論她怎麼解釋，都平衡不了我的情緒，因為我受到的傷害不僅僅只這一件。

暫囚毛家灣

毛家灣這個地方，清朝時期是座不太大的小王府。解放後曾是「東北王」高崗的住宅。「文革」初期，林彪從哈爾濱搬遷來京，不願住進中南海，選擇了這塊住宅，經過初步修理搬了進去。隨着地位升高，安全部門從警衛格局考慮，拆遷了靠住宅的一家小醫院和部分民宅，擴建了毛家灣，同時在住宅底下修建了防原子彈的防空設備，直通中南海、人民大會堂、西山等中央重要駐地。這一連綫系統的防空設施平時不能隨便啓用，由八三四一專職警衛。據「林辦」人員說，林彪對住宅底下的防空設施並不感興趣，除了葉羣下去視察過以外，林彪沒下去過一次。從林立果嘴裏，我知道了林彪對修建防空洞的看法：防空洞適合手無寸鐵的百姓，是防禦性的，不俱備攻擊性，是耗子洞。

我是林家的「準媳婦」，事件前沒在毛家灣住過一天，卻常被葉羣接到「家」中「休息」、「玩玩」，這都是葉羣嘴裏的甜詞兒。每次去林家，葉羣都將我「拴」在眼皮子底下，與她隨影隨

形，不得隨便走動。除了內宅院子，外面大院是怎樣，我一點不知道。

一星期後，我能起牀走動了，頭上創口愈合，拆除紗布對着鏡子梳理散亂的長髮，才明白蔣醫生爲什麼把我的臉包紮起來，我倒地時臉部多處擦傷，蔣醫生特別叮嚀，暫不要洗臉，以防留下疤痕。

看着鏡子裏自己的臉，這張讓林立果着迷，讓林彪夫婦反目吵架的俊臉，已失去了原有的令人驚慕的美艷，蒼白削瘦，心酸的眼淚沿腮落下，又何必再愛護這張面孔？不就是這張漂亮臉蛋惹來的大禍嗎！我不聽話地洗臉。至今臉上留下印痕。

拖着虛弱的身子，在王老太太陪同下走到院中透透空氣。晴空陽光明媚，久在屋內乍見陽光倍覺刺眼。藍球場上，「林辦」的幾個小內勤正打球活動身子。大門側面的青磚高牆上畫着一幅全國軍民聲討林彪的巨幅漫畫，一隻巨筆對着渺小狼狽的林彪，意即「口誅筆伐」，光輝形象瞬間變質成一堆「糞土」，這是那個時代中國政治的特色。

一名八三四一警衛望着我看漫畫的神情，嘴一撇，露出幸災樂禍的一笑。

另一名戰士向我投來毫不掩飾的仇恨目光。我相信，如果他的上級命令他射殺我，他會毫不思索地舉槍執行。

第一次看清大院啥樣：新樓前左側是新建的小食堂，小食堂後是警衛戰士的大食堂，我們每天三餐去吃那重鹽少油的炒大白菜，其實是煮大白菜，難見幾根肉絲。紅糙米滲合着小米或地瓜絲，粗糙梗嗓子。我問了炊事員，他們常年吃的就是這樣的伙食，每天人民幣四角四分的標準，我未想到，「御林軍」的伙食竟這樣差。

新樓前右側便是內院正宅。這座曾被中國人民視爲神聖之地的大院，如今成了我們臨時囚禁

地。一牆之隔的「林彪」家屬院，一個多月裏到處打聽音訊杳然的親人，竟不知自己的親人就囚禁近在咫尺的眼皮子底下，這種絕妙的藏匿保密措施，誰也沒想到。一般人會認為，林彪出事，首先會封鎖住宅現場，怎會再讓人住進來。

當時中央正在全國黨政軍內秘密搜捕林彪「黨羽」，「大網」還未收攏。因事發突兀，林彪專案如何辦，怎樣向全國黨政軍民解釋這一事件，中央要有一個統一口徑；最關鍵重要的是盡快拿出林彪叛黨叛國，以及圍繞這一罪名的陰謀計劃，才可以向全民解釋這一震驚世界的政治事件。

「林辦」的人成了中央蒐集證據的「活口」。

囚禁毛家灣的第三天，牛指導員召集「林辦」人員開會，傳達上級指示：回憶出事前幾天情況，醞釀深入揭發林彪。

這是專案審查的「前奏」。每天上午八點半鐘開始，全體「林辦」人員集中在一間小屋裏，從林彪到北戴河的那一天回憶起，尤其是九月七日林立衡、張青霖、我三人到達北戴河後的幾天日程。大家不約而同受到來自上面的一種說法的引導，即：林彪接子女們去北戴河，是爲了做出逃前的準備。所以，大家照指示把九月八日至九月十二日這幾天做爲重點排查，每個人必需說清楚每天所在的位置和所見所聞，尤其是林彪和葉羣，以及林立果的對外聯絡，重點在林彪的言談舉止有否異常，從中找出林彪策劃叛逃的蛛絲馬迹。

後來我參加了排查會議。北戴河的秘書和內勤發言不多，從隻言片語中，我知道了他們早在九月十四日就被囚禁在五十七號樓裏，已經寫了很多的「交代材料」，但中央很不滿意，因爲對既定的林彪出逃叛國罪一點價值也沒有，換句話說，就是沒有揭發出一點有關林彪策劃出逃的直接證據。留守北京毛家灣的秘書更是「風平浪靜」，一點消息都不知道，更揭發不出什麼。

我坐着聽，更用眼看，每個人的表情神態都通過我的眼睛進入大腦過篩子。我相信絕大多數人是誠實的。

李處長是最不願開口的人。不是大家羣起逼問某些細節，他絕不開口，甚至傲然不理眾人的質疑。我有種強烈的感覺：他表現出來的「強硬」，似乎是無言以對。爲了證實我的感覺，我提出九月九日的中午，他奉葉羣之命來五十六樓，問我是否讓「北京的人」替我多拿些衣服來北戴河。因爲林立果回北京前曾提過拿衣服和貴重物品一事，葉羣也向我說過，都被我回絕了。李處長再來跟我說，我認爲是件例行公事，並不說明他有什麼問題，但李處長立即當衆否認，「我沒有去找過張寧，也沒有向她說過這些話。」我吃驚地看住他，「爲什麼撒謊?!」我心裏自問道。我沒有反駁他，我明白了他對眾人的無言以對的背後，隱藏着重大秘密，也就是林彪出逃真相。他不願說，是因爲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熟悉他的同僚之間，他無法自圓其說的混過去。他不能說，是因爲他還未考慮好怎樣向歷史交代林彪死亡的真相。

自此後，李處長更加疏遠眾人，沉默孤獨。對我，也不似以往的「注意」，神情上也常顯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林辦」所有人堅信他知情。有政治經驗的某些老秘書，已估計到李處長一旦開口「揭發」，一定是有條件的交換。

塵劫

第七章：真實的一角

中央專案

一個多月後，毛家灣來了幾位表情正點的中年軍人，爲首者姓董，曾參與賀龍元帥專案，此番則是「林辦專案組」組長。

牛指導員領着他們各處走看，指指點點說着什麼，董組長背着雙手面無表情地聽着看着。我發現「林辦」不少人暗中注意觀察他，在今後吉凶未卜的日子裏，他將是主宰我們命運的「父母官」。

第二天，我們被押上車，鐵門隆隆啓開，衆人懷着複雜的心情最後注視大院景物，沒人說話，靜靜地離開了。從此一別，往昔不堪回首，死的死，關的關，原本肅穆神聖的大院即將塵封網結，光輝似錦的政治前程，從此打上句號。

車子駛向西山八大處，而不是秦城監獄，我見一些秘書的臉色神態大大地緩鬆了。

離北京軍區大院不到一華里，有座亞洲青年療養院，簡稱「亞療」，我們被關在這裏。

四周沒有圍牆的地方臨時拉上了鐵絲網，院內崗哨林立，門口新設的兩座崗亭像鬼子炮樓。大院裏除主樓以外，還有其他的附屬樓和一座禮堂，審查林彪的中央專案組就設在這座大院內。專案組長名譽上是周恩來，實際上是江青和張春橋主持。

這座大院的主樓裏，同時期關押收審「黃辦」、「吳辦」、「李辦」、「二五六專機組」、陳伯達的秘書和從外地調回的歷任「林辦」老秘書。

各辦自成一體，分成數個專案組，統制在中央專案下。其餘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地方部隊及地方政府裏牽連到林彪事件的人員，都在各地關押收審。受到事件株連遭到整肅的林彪舊部及其家

屬子女，約有三十多萬。

「林辦」的關押區在後院靠西北角上的一幢孤立小樓，外觀烟燻火燎，牆壁骯髒，樓前有一小塊矮冬青圍成的小院。這幢樓有三層，一個連的警衛戰士住一樓；二樓住「林辦」；三樓啓用一室當食堂，東面充滿陽光的兩個房間，住着三個審查官員，除老董外，另兩位來自團中央和中組部。新組成的審查班底，除各組組長是軍人，副手多數是「文革」初期就受到衝擊關進「牛棚」再重新啓用的幹部。這很像政治荒誕劇：「牛鬼蛇神」倒過來審查毛澤東的「接班人」。

二樓走廊上唯一的涼台被封閉。樓梯口擺一張值班長條桌，看守二十四小時輪班換勤。在非常時期，大家很自覺遵守紀律，除了吃飯，上廁所，誰也不輕易出屋到走廊上活動。相互之間也不說話，好似不認識。

因我有自殺「前科」，對我的防範升級了。我屋子裏的窗子被釘死，再用報紙封住，房間裏白天也像黑夜，不點燈看不見。更難堪的是房門不准關上，二十四小時地敞着，睡覺也脫不成衣服。

每天下午四點「放風」半小時。每到「放風」時間，院外便聚集不少圍觀者。爲了專案的保密，中央從外區各個部隊抽調政治表現好的幹部赴京執行「機密任務」。這些人都是在到達以後才清楚「任務」的性質，爲防止內幕情況外洩，中央嚴格規定他們除監守職責以外不得與被審查人接觸談話，更不准監守人員相互串聯詢問專案情況。還採取了更嚴密的保密措施：每隔一段時期，撤換一批看守，防止他們呆久了知道太多內幕。其實這些看守幹部根本接觸不到專案的實質性問題。

舉國盛傳林家在全國選美，這一話題演繹得很具傳奇色彩，圍觀者看我的那種神態，令我無地自容。一個看守嘴裏啃着大蔥卷煎餅，蔥裏藏着的一條青蟲被咀嚼得黃腸淋漓，順着口涎流淌竟不知覺，只管瞪大眼睛盯住我瞧。所以，每到「放風」不得出去的時候，我便蹲在地上看螞蟻，把一

小塊餅乾搓碎了餵牠們，埋首地下，直至「放風」時間結束。

二樓有位年青看守，高大英俊，每天上班，個人衛生搞得很整潔，不長的時間，他變得神情憂鬱。我的房門開着，經常背對門口坐在桌前，聽見他在走廊裏的踱步聲，偶爾回頭，有時能見到停立在門口望着的那憂鬱閃避的眼神。人的心靈是相通的，從他的眼神裏，我看出他有一顆善良同情的心。我們沒有說過話。不知他從哪裏搞來一把胡琴，坐在值班椅上悠悠地拉奏起來，是一首中國著名的情歌：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們經過她的帳房，都要回頭留戀地張望……。他會拉很多曲子，琴藝不錯。

在極度沉悶的環境裏能聽到悠揚的曲調，不少人從屋內探出頭張望，這名看守毫不在乎，天天拉。監守人先破戒，「林辦」的便有人趨前與他聊琴藝，甚至也撥弄幾下琴弦。

另一名小個看守會繪畫，用放大尺描繪的照片像，與原照片一模一樣，出於好學心，我向他借來放大尺，又請他買來紙張，學畫了許多希臘神話故事裏的人物。

這兩名看守雖然跟我們沒有語言上的太多接觸，但一個拉琴，一個畫畫，這兩種形式都是很容易在感情上與人溝通的，二樓的氣氛不再像剛來時那樣緊張。

好景不長，高個看守調走了，小個看守也不再畫畫，放大尺也不敢再借給我。

新來的看守是個紅臉膛的山東人，開朗隨和。我房門整天開着，他很隨便地就進來，與我這「半個」小山東聯天。

「那個看守為什麼調走？」我問他。

「領導講他情緒有問題，呆久了恐怕出毛病。」他不假思索脫口而出。他主動接近我們，休班上街的時候也幫助我們代買點東西。

有一次，他問我們「你們在林彪身邊，真不知道發生的事麼？」

見我們搖頭，他自己說開了：「我們在下面聽傳達中央文件，當場都傻了，政委唸文件，不少人懷疑他是反革命，說他唸的是假文件。」

又問道：「林彪好好的，幹麼叛逃？毛主席指定他當接班人，還逃啥？誰都想不通。」

這件事，當初從上到下確有許多人認為不合乎常理。

不久，這名山東看守也調走了。

第三個新看守臉很長，「牛頭馬面」，他就像那個「馬面」。整天拉長着臉，對待我們的那副神態，就像對階級敵人，橫眉豎眼。

小個看守變得很很沉默，盡量避免與我們說話。

有一次放風，走到門口，瞥見院外圍聚許多人，我推托說身子不舒服，轉身上樓。「馬臉」一把拉住我胳膊，一定要我出去，嘴裡還嘀咕罵道：「小地主婆！」

我突然發作：「你放手！你幹麼碰我！」

他一聽這話，嚇的立即鬆手，急切下不知如何動作。

我火冒三丈地瞪視着他。在當時的中國，這類人專門充當極權者的打手，這種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能量我見得太多，俗稱「黃魚腦袋」，空長腦殼沒有內容，在政治運動中做些沒人性的事情。

我轉身上了三樓，去找專案組長老董，整天講政策，倒要問問他，這個看守講的是什麼政策，我是哪號「地主婆」？其實也是逮住機會發洩心頭不滿。

老董聽我投訴完意見，手中轉動着一隻紅藍鉛筆，四平八穩地說：「這個同志說話不注意，我

抽空找他問問情況。」話鋒轉來針對我：「你要注意，短時期內調換兩名看守，影響不好。」

真莫名其妙，挨人罵「地主婆」，又遭他不陰不陽栽贓，心中怒火直衝腦門，衝口說出滿腔積怨：「什麼影響不好？！睡覺不許關門，放風被人圍觀，你們做的就對？！撤換看守是你們的事，干我什麼事？！真是無處講道理！」說完站起身就走。

原以為身後會傳來一聲威嚴的「站住」聲，我也有充分精神準備，死都不怕，還怕你吼叫訓斥嗎，反正我沒錯，看你們拿我怎麼辦。

身後靜悄悄的。

後來我知道了，我雖與「林辦」的人關在一起，性質卻與他們不同。在專案組眼裏，我既是知情者，又是無辜受害者，還有一個當時我不知道的重要潛在因素，即我的出身背景及相貌，被一些想繼續利用我的人覬覦著。所以，儘管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託周恩來出面說情釋放我，上面仍藉口卡住我不放。夾雜在複雜的隱晦的因素中，領導羣中都是有「眼色」的人，掂量一下「分量」，對付我比較棘手。

自從我據理抗爭，待遇反倒改善，房門允許關上，「馬臉」態度上對大家也和氣得多，我的窗子也打開了，一棵高大的槐樹開滿花朵的枝條正伸向窗口，我將成串的花朵採摘下來養在茶杯裏，房間裏才有了點活氣。

「林辦」的秘書們不大接近我，我明白是因為我與林立果的關係，怕沾上邊更說不清。反倒是動雜人員和外借來的文史哲教官們與我相處得不錯。平時開會除了正題，還有閒話的餘地。我最有好感的是葉羣的文史教官老張，他是從空軍臨時借調來幫助工作的，葉羣把他請到北戴河講課。這人對中國各朝歷史經典、詩詞歌賦無一不通，簡直就是一部活辭典，還能雙手同時並舉，左右揮筆，

后

寫出很漂亮的字。他是國民黨時期某個大學的歷史系畢業生，解放初期以學生身分參加中共軍隊。他很善良，不大說話。我當時情緒很低落，他開導我說：「你還年輕，要樂觀。你應該這樣看問題：社會主義是個大喜劇，裏面有些小悲劇，應該從大的方向看光明前途。林彪事件，你是一個無辜青年，不要背沉重的精神包袱。」

江青曾與葉羣討論過一首詩，是唐朝詩人李商隱寫的《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

江青認爲這首詩很隱晦，李商隱當過宮庭官，一定是李商隱愛上了某位妃嬪。江青要葉羣談看法。葉羣深入一步，要求老張查出是那位妃嬪。歷史秘密，尤其是深宮隱秘，從何查起？老張只能做到查閱李商隱在宮中時期的幾位後妃。葉羣在這一堆後妃芳名中估摸得很起勁。這兩個極權女人對李商隱的《無題》感興趣，江青還打電話問葉羣「查到沒有？」可見她們的心態很寂寞無聊。

我很羨慕老張的才華，愛聽他說古。我常在空暇時向他請教詩詞，從他的記憶寶庫裏背來幾十首我喜歡的詩詞。他一身儒氣，即興寫了一首詩贈送我：亭亭碧桃滋甘露，自在芳園住。無端被移向權門，苦恨風狂雨橫又黃昏，黃昏風雨收拾去，紅日開新宇。從今還到芳園來，珍重東風日日向陽開。

我得到的純正歡樂沒有多久，老董找老張等幾個人談話，批評他們思想不健康。誰也不敢再接近我，我真想不通，在這樣共同的劣境下，竟還有人去歪曲別人來表現自己所謂政治覺悟，這種人的意識深處恐怕是最陰暗不健康的。

我真感到對不起人家，我太單純，憑自己的興趣愛好連累了好人。心下也悲嘆，我真像是「禍

水」，什麼時候都「惹麻煩」。

王老太太發病了，腸埂阻痛得在地上打滾。專案組派車送她去醫院。我知道她發病時離不開熱水袋。急跑上樓拿了水袋又匆匆下樓，正撞上老董站在樓梯口張望門外忙亂的人羣，匆忙間，他扶了一下我下衝的身勢，這一微小的動作與他的身分很不合適。我因有前嫌，很不以為然地下樓奔向門外，竟不知他內心已萌發微妙變化。

情報官老倪是江南人，在總參二部他有一定的身分，分管東歐事務，在外國人眼裏，他算得上中國諜報機關的頭目。葉羣到北戴河以後，調他去講解東歐形勢，並要了中蒙蘇邊界軍事布防圖。林彪是國防部長，中蒙邊境正進行戰備軍事工程，葉羣要這類圖無可非議，未料到老倪竟為此落上了罪名。

老倪相貌很有南方男子的特徵，很俊氣。放風時我經常蹲在地上，他也湊過來看「熱鬧」。小螞蟻在我們這兩個不同經歷不同年齡的人中間，產生了共同的興趣，我們分辨哪些是工蟻，哪些是兵蟻，短暫的歡樂對於漸漸患上精神抑鬱症的我，起到有益的作用。他常常會笑着說我：「你真像個孩子。」

老董在一次與我單獨談話時，竟也脫口而出「你還是個孩子。」

我的單純顯露出的人性優點，接觸我的人都感受到了。

就是找不出直接證據

從到專案組駐地第二天起，每天寫交代和揭發。雙重身分：犯錯誤者和知情者。彼此不通氣，

叫「背靠背」。一間屋子像「考籠」，寫「不好」（上面不滿意）得打回重寫。

秘書們因工作關係，寫出來的人與事很有分量。但經過「中央首長」雙重標準過篩子，「有用」和「沒用」就憑他們認定了。所以秘書們很辛苦，常常不分晝夜的執筆，寫呀改呀，焦頭爛額，確切地說，不知如何寫才能讓上面滿意。黨的實事求是政策幫了秘書們一點忙，短暫地起到保護作用，但現實的壓力仍迫得他們不得不啃「硬骨頭」。

勤雜人員各寫「本門經」，總之，吃喝拉撒睡，沒一樣漏得掉。

我不覺得自己有什麼錯誤，如何來到林家以及所見所聞，寫清楚交帳了事。

有一天放風，一位大秘書經過身邊，我出於好奇，問他：「你們怎麼寫那麼長時間還寫不完？」「怎麼寫的完，沒有的叫寫，有的不准寫。怎麼寫？」

後來我知道，林彪夫婦很多事牽涉到毛澤東夫婦，一根繩上兩個螞蚱，沒有東就沒有西，要說西就得抖出東，豈不是罪加一等的事？誰敢寫？難怪寫不清了。

有個老秘書被逼得沒辦法，想出一個「障眼法」瞞天過海，材料裏凡是提到林彪、葉羣名字的地方，都在前面冠一大串官方定的頭銜：「反革命野心家、陰謀家、叛國賊、賣國賊」，滿紙帽子，看起來厚厚一疊材料，內容不多。

專案組透露了毛澤東看材料後發表的意見：「哪裏來這許多『家』呀『賊』呀，都成了『家賊』，我成了什麼啦。林彪就是林彪嘛，不要扣大帽子，有什麼講什麼。」

「背靠背」階段成績不顯，中央下令面對面排查。這種形式，誰也別想隱瞞一點細節，大家都是當事人，又是共事多年彼此了解的同事，誰若說謊，當場就能戳穿。

老董搞專案有一套經驗。他在現場聽了一個星期，居然得不到一點林彪策劃「謀殺毛主席」及

「叛逃」的證據。也清理不出林彪指揮四大將黃、吳、李、邱圖謀「政變」，「另立中央」的蛛絲馬迹。

他很疑惑，若說「背靠背」有鑽空子機會，「面對面」如何這般一致。每個人態度很認真，採取的排查方式很嚴密，怎麼查不出林彪的證據？林彪生活起居寸步離不開人，這些身邊的人竟不知道林彪搞政變謀殺毛澤東，難道他有分身術？

老董極度疑惑的表情吸引住眾人的目光，我瞧着，心裏泛起一種強烈的希望，指望老董想出什麼絕招，撥開這個令大家都感到迷惑的疑團。說實在的，越是身邊人就越想知道真情，不然，這冤大頭的帽子不冤死人了麼。

沉默了很久。老董出去轉一圈又回來坐下，提示眾人說：「你們都是林彪身邊的人，對林彪爲人應該很清楚。他有許多假象，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提高認識覺悟，站在新角度分析揭發林彪。葉羣做的壞事應該算在林彪帳上，沒有林彪支持，她做不成事。林彪和葉羣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這一看法，在了解林家內部事務的這羣人面前，並沒有啓示作用，許多人臉上反倒顯出不以爲然的表情。

秘書老陽站起來圓場，說道：「老董提示的有道理。大家可以再深入想想，挖挖看還有什麼遺漏的沒有。」

秘書老于說：「林彪身體差，葉羣身爲他的夫人，又是『林辦』主任，許多事是她出面處理，林彪並不過問，甚至不知道。所有重大決策，重大人事安排，都經主席審批、政治局討論，然後林彪簽字，我們照章辦理。誰也想不到裏面有什麼問題。現在全翻個了，叫我們做秘書的怎麼說？況且是主席批示過的，更不好講了。」

老于「膽大包天」一桿子插到底，全場震驚，衆人不約而同望向老董。

老董再次沉默，避開大家的目光，低下頭思考。誰都明白林彪上頭就是毛澤東、江青兩人，這個禁區不能碰。

林彪的馬列秘書老李見場面尷尬，挑個頭說：「那也不一定，有些事情林彪就是背着主席幹的。」

幾乎同時，秘書老于和「林辦」黨委書記老王發問道：「那你就說說看，哪一件事是我們不知道，是背着主席幹的。」

全場人都看着老李，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

老李真尷尬了，他剛才那句話是出於着急，不假思索地冒出來。他習慣性地左右搖擺着頭，眼望天花板，他想問題或思索什麼事總是這樣，然後雙手往上擡擡好像總是扣不緊的褲腰帶，嘿嘿乾笑兩聲坐下。

老李是個很能讀書的人，馬列經典背的滾瓜爛熟，就跟王老太太背三字經、女兒經一樣，倒着背都不會錯。他的專職工作等於是林彪和葉羣的馬列活字典，專爲林葉摘錄馬列詞句和編序讀書卡片，整天埋在書堆裏，事務性工作不是他的本職。因人本分老實，秘書們友善地稱他「書呆子」。老董也已掌握了老李的情況，沒把他的話當回事，眼望大家提示道：「政治上反動，生活上也一定腐敗。林彪的生活問題你們應該揭發。」

全場沉默。

老董點名叫林彪的兩個內勤小陳、小張帶頭揭發。

小陳、小張是抗美援朝戰場上的特級和一級戰鬥英雄，挑選到林彪身邊充當貼身護侍。兩人都

不愛說話，忠厚靦腆，性格相似就像孿生兄弟。林彪是個少言寡語之人，因病極怕噪音喜安靜，長期處在這種環境裏，小陳、小張變得更加不會說話。

小陳吭哧半天，臉通紅，眼望着衆人，沒說出一句話。

小張先是囁嚅了一句「我跟小陳一樣，沒什麼說的」，繼而也是漲紅了臉，望着老董一個勁搖頭。

老董只好提問：「林彪叫你們倆煉丹，有這回事嗎？」

「有，聽說主席煉丹」，小陳突覺走嘴，後幾句話強吞了下去，惶惶地望着老董傻笑，不敢再講。

「只說林彪，不要牽涉其他首長。說下去。」老董命令小陳。

「聽說煉丹的事，林彪問我們管不管用，我們哪知道管不管用。林彪說主席（又走嘴，小陳嚇得停住，定住眼望老董。見老董無表示，繼續說下去）……林彪說他做的事一定有道理，叫我們倆也煉着試試，我們向林立果討辦法，林立果說到哪想辦法，又不好去問人家（指毛家），自己翻查醫書，有些古書也有記載。我們胡搞一氣，丹爐燒炸了。虧得我們上過戰場，躲得快，撿了一條命，我的眉毛燒了，小張的頭髮也燒焦了。林彪知道後，就不再提煉丹的事。葉羣還批評我們胡搞，說林彪是個病人，他的話不能聽，出了人命不好交代。」

老董那表情，似笑非笑，啼笑皆非。我心想，這算什麼性質問題？毛澤東愛神秘，內部很多人知道，某個很有威望的老帥不也利用年青戰士的骨髓提取血清供自己延年益壽壯陽求樂嘛，不就是都想長命百歲唄。

老董又發話：「林彪生活作風上有什麼問題？」

幾個秘書七言八語地說道：「林彪生活上真找不出什麼碴。貼身的人都是男性，『林辦』從來不用女秘書。平時他又不看演出，不看電影，不遊玩，生活起居規律，沒有一點娛樂。」

老董點王老太太的名：「你跟林彪最久，你說說吧。」

王老太太好似有一腔怨氣，板著臉一氣說道：「林彪從來不玩女人！不像那些人喜歡玩女人！他艱苦樸素，別看他外表穿得好，裏面的衣服都是立果穿剩下的他補補再穿。他不講吃不講穿，不像葉羣，講吃講穿！」

王老太太講完還氣呼呼地，眼睛不瞧任何人。

「林辦」的人哄堂大笑，有人笑說：「王老太太，你這哪叫揭發林彪？還爲他歌功頌德啊！」老董也低下頭悶笑，對於一個只上過兩年私塾、文化程度不高的婦女，講得全是實話，你能拿她怎麼辦？

「你們不要笑！林彪的衣服是我補的，我怎麼不知道！各人摸摸良心，說話要實事求是，黨是最講實事求是政策的，昧着良心講假話就不是人！」

我詫異她今天怎麼啦，好像吞了炸藥。我發現她目光直視李秘書，她是不滿意李秘書剛才的「放炮」。

老董見大家嘻嘻哈哈跟王老太太逗樂子，忙轉話題問外勤童管理員：「你是負責林家採購的，你談談。」

童管理員是四川人，老實巴腳，未開口臉先紅，忙檢討：「我真糊塗，一心一意爲革命，身在賊窩裏還不知道自己是在爲反革命頭子服務，說明自己覺悟不高，思想改造太差，以後要加強改造。」

先來一段開場白，話才轉入正題：「林家每次採購東西都是葉羣先開出條子，由內勤轉送到我手裏，我嚴格按照單子上寫的去總參三座門（專供點）採買。主要是每天的新鮮蔬菜、食品之類。大多數是葉羣要的東西。林彪要的很少，有時一點不要，就是要，也是平常的蔬菜。葉羣要的多，還要的精，不滿意退回去重買。林立衡、林立果常不在家。我這個採購管理員實際上是爲葉羣一個人服務的。」

小童講完後，臉上的紅潮還沒退，鼻尖上滲出細密汗珠，我坐在他旁邊，見他雙手不斷地揉搓，手心裏都是汗，從他表情上看得出他是自覺得自己的「揭發」名不副實，深怕老董怪罪他，一雙眼定在老董臉上又尷尬又憨厚地傻笑着。

老董沒反應。

林彪的專用廚師老王發言：「林彪的伙食太簡單。我替不少中央首長做過飯。調來『林辦』我還擔心侍候不好林彪，哪想到林彪的飯最好做，玉米粉、米粉、蕎麥粉、大麥粉、豆粉，每次用兩三樣攪拌成一碗糊糊就對付了。有時做一兩樣蔬菜，不管合不合胃口，吃幾筷，從不提意見。有時買隻雞，喝兩口湯，就讓我（喝）把雞拿到小食堂給工作人員下雞湯麵吃，不讓倒掉浪費。林彪三餐飯很規律，從不額外加餐，我這個廚師當得太輕鬆。」

葉羣的專用廚師老孫開腔了：「王師傅太舒服，我是太麻煩。葉羣這婆娘真能折騰人，肉要燒得不塞牙，魚要燒得沒有魚味，寸把長小菜秧還要剔筋。怕腥就不要吃魚唄，她那牙縫大，反倒怪我肉燒得不爛。大白菜滾刀切得細細的，還說我切得太粗，奪過菜刀做示範，叫我學，哪能學，一顆大白菜幾刀就切了，我要真那麼做，還不把菜盤子扣我頭上。每頓飯規定四菜一湯，每天得換花樣，重複一樣也不行，會罵人。每頓飯吃剩下的規定倒掉，就是沒碰過的也要倒掉，不許任何人

舊時

碰，說是養成習慣，底下人會偷吃她的食物。這個婆娘把我們都當賊防着呢！」

他講的是事實。我曾見到他把我們吃剩的菜和整隻的新鮮海蟹、海蝦往爐火裏倒，我覺得很可惜，他卻說想吃下頓再做，並不知道是葉羣的規距約束他。

秘書老陽見大家發言離「揭發」的要求太遠，在座的三十多口子人，不論知識高低，身分貴賤，講出的事實對林彪毫髮無傷。要說認知水平，誰都與中央的認識一致，可一接觸到現實具體的問題，兔子就變成了馬。老陽又把大家拉回到老董關心的話題上：「林彪生活上的問題大家如果沒什麼談的，就不要扯的太遠。近期的沒有，看看以前和歷史上有沒有。」

一位秘書建議：「要有問題，早不會放到現在。從解放到現在，林彪換了幾批秘書，以前的事還是到老秘書那裏了解。」

老陽說：「林彪兩次到蘇聯治療期間，蘇方派了女護士，葉羣會點俄語，常侍左右。平時閒得無事兼職華語廣播員，蘇聯人送她個綽號『喇叭花』。葉羣哪會容得女性在林彪身旁呆久，連那兩個蘇聯女護士跟林彪說話，葉羣都不高興，其實林彪正病重，哪會做風流事。回到中國，更是葉羣天下。從解放後，從來沒安排年輕女性在林彪身邊工作過，葉羣自己身邊倒都是男護理員。」

很多人都知道，護理這一行普遍是女性，不少高級幹部身邊都是女性護理，碰上不檢點的主兒，老婆再吃味也無濟於事，倒霉的是那些女護理，身心受摧殘，苦水難吐。我曾遇到一個這樣的女護士，芳齡二十五歲，豐滿標致。她常愁眉深鎖，唉聲嘆氣，高血壓加心臟病，她不是遺傳病困。我曾問她有何難事這般苦嘆，她卻說：「我們哪像你命好，我是苦命人。」從她那難言的表情，從她那獨處一室隨叫隨走飄忽不定的神秘行踪，我領悟了她想說不敢說的話。僅此一比，林彪的自斂確實把毛澤東在內的不少人比下去了，難怪秘書們搜腸刮肚翻不出一點有「味道」的東西

來。

老陽帶頭啓發大家，自己講得仍是「枯燥無味」。大家呆坐看老董。

老董心有未甘，提出一個看法：「你們說葉羣許多事瞞着林彪，從他們的地位和所做的事，這一點恐怕說不通。他們兩個哪一個爲主？葉羣瞞着林彪能瞞得成嗎？葉羣沒有林彪的支持能辦成事嗎？」

秘書們一時語塞。林彪與葉羣的複雜關係，內因恰與毛澤東和江青有關，秘書們下意識迴避不敢講也就是這一點。

「林辦」黨委書記老王打破沉默說道：「葉羣沒有林彪當後台，是辦不成事；重大事情林彪不點頭不同意簽字，葉羣個人也沒那個能耐。但這裏面的彎彎繞繞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太複雜，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清楚的。」

久不發言的李處長說：「葉羣幹的許多壞事是有後台。林彪推卸不了責任。林彪通不過的事，葉羣轉着彎來，拿我們頂杠的事多着啦。林彪成天坐在屋裏，外面的事知道什麼？還不是葉羣說什麼就是什麼！騙林彪就像家常便飯，我們是習以爲常。不這麼辦沒有辦法，給葉羣纏上了那可沒完沒了，反正上面有人頂着，天塌下來不關我們的事，要是逆着葉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

于秘書說：「唉，他們夫妻不和，吵架的事，我們不好管，談的都是國家大事，我們充其量是個小小的跑腿辦事的秘書，搞不清楚怎麼回事。葉羣跑釣魚台（江青住處）爲倒楊的事情（打倒楊成武事件）林彪大發脾氣，不准她去，我們敢插嘴嗎？葉羣照樣去，叫我們騙林彪她已休息。其實早溜走了，連我們也幫她撒謊，林彪那知道真假。嘿，很多事不好講！」

老王書記接口說：「不管他們夫妻之間怎麼複雜，林彪是個頭不假，做了許多錯事不假，我們

還是要把矛頭指向林彪才是。」

幾位資深級別相當於軍師級幹部的大秘書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說着，老董已聽出弦外之音，便說：「好吧，有不便公開場合下講的事，你們分頭寫出詳細材料，該是什麼問題就是什麼問題。材料直送中央，我不會看。散會。」

老董最後一句話，引得我從心裏發笑，搞專案搞出精了，怕惹禍上身呢。傻子聽不出幾位大秘書言外之意指的就是毛澤東夫婦。林彪抗着，葉羣緩着騙着，依着毛氏夫婦做後盾有恃無恐，矛盾不就這麼引起的嘛。

我眼望着這幾位秘書，挺同情他們，敢不敢直書啊！內幕知道太多，恐生兒「犯嫌」，小命攔哪就是未知數了。

石破天驚

果不出所料，材料上送後，秘書們挨批：「中林彪流毒極深，至今未從本質上認清林彪」。李處長和于秘書被單獨關押審訊，「林辦」的人誰也不知他們去向，餘下的人起到「殺雞」效果，接下去的揭發材料，有的秘書把周恩來和老帥們都捎帶上去了。沒有人敢寫江青及其親信爪牙們，乖巧得越來越讓「中央首長」滿意。「順桿爬」已成某些秘書唯一可選擇的出路。誰叫林彪叛逃呢，害得身邊人沒有願意爲他背黑鍋。死得不光彩，所有的事，無論大小巨細都順理成章地不光鮮了。

以後知道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幾次審訊李處長的情況：第一次，李處長仍不開口。第二次李處長提出三條要求，一爲其保密，二保留軍籍黨籍，三保全家大小不受政治歧視。紀登奎說他個

人不能做主，要請示「首長」再做答覆。第三次審訊，紀登奎向李處長下了保證，答應三條要求，換取李處長石破天驚的一句話：「林彪是自己走的。他說『到伊爾庫茨克』。」

消息傳出後，「林辦」的人疑竇更深。這不是沒有原因：一、事件以後近半年，李處長爲什麼抵死不肯在秘書們面前講？尤其是在北戴河的秘書們面前。二、李處長爲什麼會向最高當局提出三條交換條件。三、李處長爲什麼講不清詳盡的叛逃計劃。四、林彪與葉羣、林立果母子之間誰是主謀。五、李處長在三人中間是什麼角色。離開這五條，所謂「證據」豈不空洞？

但是誰也不敢直接向中央提出這幾條疑問。特別是「伊爾庫茨克」這個繞口的外國地名，對於長期不讀書不看報的林彪、更兼出走當夜處在安眠藥效正濃的時刻，這個地名不從清醒的葉羣、林立果口中吐出，反從「四肢癱軟睡意未醒」的（林彪內勤語）林彪嘴裏跳出來，使得了解林彪的衆秘書們更加懷疑李處長口供的真實性。林立衡斷言道：「首長在當時情況下，根本不可能說出這麼繞口的地名。」

鑒於李處長的特殊身分，他講的「證據」，便成了林彪「叛逃」的權威性鐵證。

政變手令

中央給林彪事件定性還有一關鍵的文字「證據」，就是「林彪手令」。

這個手令專案組拿給「林辦」的衆秘書們辦認過，秘書們的回答很猶豫：「像他的手迹」，「挺像的」。因爲熟悉林彪簽字習慣的秘書們和衆內勤覺得奇怪的一點是，林彪寫字從不用小號或中號紅筆，向來使用的是大號紅油筆，手令上的字迹卻是小號紅筆寫的，不論是毛家灣還是北戴

河，林彪坐卧之處從來就沒有備過小號紅筆。林彪不寫小字，都是大體字，手令上的字卻是小體字。所以秘書和內勤們不敢確認。

據小張和小陳回憶，林彪自從到北戴河就沒有動過筆。八日晚上葉羣領林立果去向林彪辭行，小張、小陳在跟前，誰也沒有給林彪送過紅油筆和紙張。

林彪辦公室就是客廳，他因病無法辦公，所有事務皆由「林辦」秘書們處理，我幾次進他那所謂的辦公室，茶几上從未見放過書本、稿紙、鉛筆之類文具用品，四壁皆空。

林彪身體不好精神欠佳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是他與毛澤東意見分歧，常不肯批覽文件，葉羣怕壞事，想出點子叫機要秘書小李模仿林彪筆迹代為簽字。小李經過苦練，模仿的筆迹可亂真，中央存檔的許多文件，有很多是小李的簽字，並不是林彪本人手迹。

還有兩個人會模仿林彪筆迹，就是葉羣和林立果。葉羣想代替林彪簽字、批示文件，學仿了一段時間，甚覺辛苦沒有堅持下去，但也模仿的有些相像。

林立果的字體本就有幾分像林彪字迹，經過練習，筆迹更似林彪手迹，但他從未代替林彪簽過字，據「林辦」的秘書說，他練字是準備必要時替他爸爸寫書信派用處的。

機要秘書小李生性純厚樸實，年紀很輕，但大家都叫他「老根」。當時他留守毛家灣，給他十個膽也不敢寫手令上的內容：「永勝：盼照立果、宇馳指示辦。林彪。」

手令雖說沒有具體內容，但要小李在沒有當面接到林彪指示的情況下，用國防部長林彪的名義擅自給總參謀長下命令，去聽命於兩個非組織系統的年青人指揮，這顯然是謀反的行徑，拿槍抵着他腦袋他也不會代筆書寫。

最大的疑點是手令寫得含糊不清，林彪搞「政變」寫個沒有具體內容的條子叫兒子去辦，所有

的搜查累證都沒有足夠的證據說明林彪在事件前或事件中，與三軍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們有什麼策劃密謀，這樣大的一場政治角鬥，臨到關鍵時刻，林彪沒有任何動作，卻叫自己的兒子出場，絕不符合林彪一慣謹慎精確的辦事風格，何況對手是神機妙算的毛澤東。很多了解林彪的人都疑惑，林彪雖中樞神經受傷，但還不是精神失常的瘋子，手令的形式和手令的內容，都不符合林彪這個人的性格和行事作風。

舉一例：一九六九年軍委發布一號戰令，全國黨政軍從中央到地方，一夜之間全部行動起來。背景是毛澤東疑心蘇聯借邊界衝突談判之機發動對中國的突侵戰爭，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討論做出舉國大疏散決議，遠在蘇州療養的林彪，接到政治局決議，履行國防部長職責，向全軍發出緊急戰備布署，因是舉國頭等大事，總參謀部將其命名「一號戰令」這也是正常的軍令發布順序。如果戰爭真的打起來，還會有二號、三號、四號，就像中央文件發布順序一樣。但林彪死後，「四人幫」從中大做文章，把流放中央級幹部的罪名也嫁禍到不分管政府事務的林彪頭上，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中央政治局各委員是有分工的。毛澤東也發牢騷：「就他一個『一號戰令』，就沒有再大的啦。」談判期間中蘇邊境並無異動。談判一結束，林彪再不過問戰備之事。秘書說：「林彪就是這樣一個人，不改戰時作風，令行如山倒，事後風平浪靜，從不疑神疑鬼，拖泥帶水。」所以說，林彪在大事上一點不糊塗。

手令的事，不排除「事後做文章」的可能性。林立果臨走時命令手下將普通的信件都燒掉，怎麼會遺漏掉這一致命的「罪證」？官方在當時專案審查和直到六年後公審「四人幫」、「林彪集團」時，也拿不出筆迹專家的鑒定，拿不出林彪主使這一事件的人證和物證。在法庭上的所謂人證，諸如吳法憲之類，事後證明是偽證；而所謂的物證，即「五·七一工程紀要」，乃是林立果那

一圈子裏的事，下面即談這一專題。

林彪事件在公審時被官方以「林江集團」統稱，混淆林彪與江青等人之間的分歧與鬥爭，迴避了實質上的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問題，實際上是執政黨對本身的錯誤和領袖的錯誤「掩耳盜鈴」。人的感情成分很難說得清楚，毛澤東在北京一地有幾個親密女伴，其中一個是我同學，她告訴我：「老頭子（毛澤東）對林彪的感情很複雜。有一次張玉鳳看書，見書頁裏有林彪的照片，嘴裏罵『這個林禿子』，隨手撕掉有照片的那幾頁。老頭子不開心，說：『林彪有什麼不好！這是歷史，我還要每人送一本』，把張玉鳳說愣了。林彪死後，老頭子身體很不好，有時唉聲嘆氣的。我揣摩他心裏呀，忘不了林彪，這事他做的太絕，心裏有愧。」

毛澤東是否有愧，各人閱歷不同，感受也不同。我相信李處長在《湘江之戰》一書中標出的另一句話：「在嚴酷的權力奪爭中，它意味着：不清除別人就被別人清除。」

毛澤東身體每況愈下還有一種說法：「九·一三」後，批判「五·七一工程紀要」，沒想到民間反應強烈，都是人民不敢說的話，痛快淋漓，越批越彰顯共產黨的錯誤，批不下去了；又批林彪「克己復禮」，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克己復禮」會搶班奪權搞政變嗎？太自相矛盾，又批不下去，還因為人民認為「周公」是影射周恩來，很多人的感情接受不了，更沒辦法深入批下去。從此毛澤東再沒振作起來，「九·一三」後，永遠不再上天安門，永遠沒有搞掉劉少奇之後的那種「神采奕奕」了。

說林彪有個人野心，凡是在「林辦」工作過的秘書和他身邊的人，實際上沒有一個人相信。

「五·七一工程紀要」

「五·七一工程紀要」的雛型，原是林立果的所謂英文秘書程洪珍的私人筆記本裏的內容。

審查初期，中央向全國拋出的兩批林彪罪行材料中並沒有「五·七一工程紀要」，經過一段時間後，展示出的就是一份系統的「林彪集團政變的綱領性文件」。

熟悉程洪珍的人對其人均無好印象，他是個阿諛奉承擅用小心思的人，林立果丟棄的破襪子、破背心，他拾回來收藏，認為將來可以當做歷史革命實物紀念展覽，林立果吃剩下已倒掉的食物，他拿回來吃，爲了省幾個飯錢。其實他當時的待遇很好，又是單身，並不缺錢。林立果所謂的「哥們兄弟」並沒有程洪珍，他的分量只是一名隨從工作人員。他出於將來討功的動機，藉職務之便，把林立果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與人開玩笑，起綽號，開會的時間、地點、內容，以及林立果對時政的批評，對毛澤東和「四人幫」的抨擊，都背着林立果偷偷追記在筆記本裏。經過那個時代的人都知道，「反動言論」和「攻擊性言論」是不能留下文字的。雖然林立果身分特殊，他也知道文字上的東西洩露出去的後果，所以他絕不會叫程洪珍做筆錄，林立果身邊的人也證實這一點。林彪死後，逮捕程洪珍，從他宿舍裏搜出這本日記，而不是像專案所說是從林彪準備攜帶的物件裏搜獲的。

所謂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內容很長，現摘錄幾段林立果當初的議論：

「廣大農民受壓迫，經濟停滯不前，羣衆和基層幹部、部隊戰士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腐敗昏庸無能，衆叛親離……。」

「……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上是中國人民……。」

「……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的政治生命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

「他（毛澤東）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藉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當年，專案組宣讀這份「反動的綱領性文件」時，我就渾身冒汗、頭皮發慌，我不明白毛氏夫婦何以敢將這份東西公諸與衆。難道他們真的認為全國人民內心不會發生共鳴？還是專案組的人做了解釋：「就是要發動全國人民批判，激發人民的共憤！」專案組的人也流露了「還有更惡毒的不便公布」。我想，一定是揭露毛氏夫婦荒淫生活問題。一句道破「五·七一工程紀要」是經過了「修理加工」後出籠的東西。

這份「紀要」震動了全國人民，共鳴者是普遍的，甚至認為「痛快淋漓」。

林立果這個人公開場合不太愛說話，性格內向，很像他父親。少年時與立衡一起被葉羣長期留在哈爾濱，由王老太太負教養之責。葉羣每月給的錢很少，姐弟倆像平民家的孩子一樣從不奢華，清晨啃着燒餅油條徒步去上學，身上從沒有買零食的小錢。上大學兩人到了北京，在學校裏沒有人知道他們是林彪的兒女。「文革」初期，在北京的高幹子弟沒有哪一家不參加紅衛兵組織的，前呼後擁的自行車隊象徵着身價，讓那些平民出身的紅衛兵們羨慕死了。唯獨林家的這兩個兒女受林彪約束不參加紅衛兵組織，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也窺視到林彪對「文革」的真實態度。

聽秘書說林立果姐弟入伍空軍，事前林彪並不知道。姐弟倆選擇空軍都基於林彪關心現代化軍事建設優先於空軍的論述。葉羣喜好拉大旗當虎皮，事必把「林副主席」掛嘴上，吳法憲又是個處處小心不敢怠慢的人，他進了毛家灣見到小陳和小張都要忙着敬禮，林家的兒女到了他麾下那還不得

加倍奉承？話也分兩頭說，當時就這股歪風，哪個單位來個大幹部子女，都像小祖宗一樣的供着。林立果姐弟到空軍後，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倍受矚目，政治狂熱下，他倆自然成了「小偶像」。爲了使主客觀統一起來，葉羣想點子讓兒女們表現，兒女們不配合，弄得不能正常工作和生活。林立果所謂的學毛著講用報告，還是葉羣動用了「林辦」秘書們羣策羣力寫成的發言稿，語不驚人死不休，逼着林立果「鴨子上架」。當時全國風行「學毛著積極分子」比賽活動，「放精神原子彈」，林副主席的兒子做「活學活用」的講用報告更加牽動人心。後來，林立果搞了個科技小發明，空軍表彰他「繼續革命的精神」，毛澤東聽說後，糾正道「應該講技術革新」。毛澤東一講話，空軍推崇林立果的狂熱更上一層樓。林彪對此種種竟然一概不知，聽葉羣向他匯報兒女如何爭氣有出息，他只是高興的笑，表揚幾句。

當林立果不再是一名學生，當他不再是一名初入伍的新兵，當他成了有實權的總空作戰部副部長，當他成了空軍崇拜的新星，幾年之中他涉入了中國高層政治。他的思想起了很大變化，他的羽翼雖然還沒有堅硬，但他的思維已經起飛，超過他的父母，他的姐姐，並影響着他身邊的一羣人。他的叛逆思想也超越了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同齡人。

林立果喜歡看歷史戰爭片和名將傳記，有時空軍的「哥們弟兄」也陪他看，他十分欣賞軍人的捐軀精神，認爲中國人要建立自己的軍魂象徵，這是民族氣節。他常去南方，空軍的主力多數在南方，因職責原因，他所涉足的空軍單位，相應的成立了專爲他安全服務的班子，即中央專案定性的所謂「小艦隊」。事件以後，許多文藝作品把「小艦隊」成員描寫得猙獰可怕是一支殺人不眨眼的秘密特工組織，並在「九·一三」事件中扮演謀殺毛澤東的特種武裝力量，現實生活中，他們是一羣被本單位黨組織挑選出來的品德良好的戰士，除了盡忠盡職，保護好、服侍好林立果以外，很多

人連真槍都沒摸過。當過兵的人都知道，機關裏的兵，尤其是服務性兵員，與野戰部隊的軍人是不同的。至於所謂「小艦隊」的精神灌輸和思想教育方式，那是全中國的大模式濃縮成針對性極強的小模式，當然的，不乏馬屁精在裏面臭攪和。林立果每到一地，一旦遇上服務隊男女戰士們列隊向他跳「忠字舞」，向他喊表忠心的口號，他就低頭快步離開，甚至繞道，不見那羣戰士。他說看見這種動作就渾身起雞皮疙瘩，但是當時的風氣就是這樣。葉羣有句話：「主席說，不能當羣衆的尾巴。羣衆自發的熱情只能支持不能潑冷水。要向羣衆學習，要向羣衆致敬。」她的話裏沒有一句是毛澤東的原話，可又顯着毛澤東的精神，加上她自己的發揮推廣，厭者喜者「都真假難分了」。

「小艦隊」一詞，是林立果一次看電影興致所至，信口說出，並沒有具體的組織程序。諸如「三國四方會議」、「江田島精神」，都是戲說玩玩，並不存在什麼秘不可宣的重大意義。

林立果的所做所爲，林彪不會知道得太多，或者根本不知道，但是從林立果的言論中，可以揣摩出他受着林彪不少的影響，因爲他看見的和接觸到的是他父親真實的一面。林彪在「文革」中的偽裝是假象，在「順者昌、逆者亡」的暴戾時代，在上層衆多人從不間斷的彼此在背後打「小報告」呈送毛澤東以示忠心的時代，中央級人物都在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包括人民熱愛的周恩來在內，沒有不食人間烟火的菩薩。

時至今日，「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涉及到的幾個主要人物，都不承認「紀要」中聳人聽聞的謀殺計劃和方式。這個「紀要」在當時他們根本沒有見過，就像「林彪政變手令」一樣，他們不但沒聽林立果提起過，連看都沒有看到，因爲林立果根本沒有出示過這份「手令」。

毛澤東說過他不相信林彪會謀殺他，但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他默認了所有的偽證。

林彪在「文革」中

座

解放後，林彪就稱病不出，他親自手書左右銘：張良、范蠡、急流勇退。另一張條幅：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他不與任何一位中央首長往來，包括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打倒彭德懷，沒有人敢唱反調，有人誣詔彭德懷在紅軍時期就想奪毛澤東權，林彪站出來澄清事實，替彭德懷承擔。批判彭德懷，每個人要發言表態，林彪比衆人講話更「絕」：「在中國，誰也不要想逞英雄，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反話正說。

毛澤東醞釀發動「文革」之前，就考慮到林彪的立場，要大規模的鏟除政治異己，必須確保軍隊對他的效忠，必須掌握住林彪。

「文革」初期，毛澤東數次指令林彪進京，林彪不肯進京，從哈爾濱躲到大連。毛澤東調不動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藥，聲言「活得沒意思」。周恩來窺悉毛的心思，以恩師身分出面做林彪工作。

據林彪身邊人說，林彪根本不相信毛會自殺，他對葉羣說：「不想活了，還那麼左。」十一中全會前，毛澤東開了個小型會議，到會者有毛澤東、周恩來、陶鑄、陳伯達、康生。毛澤東要選一個接替劉少奇的人，五人按照毛的提議，各寫一條，展示開來上面都寫一個「林」，與會者都摸到了毛的心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林彪從大連到北京，空軍司令吳法憲得報趕去機場迎接，本想討個好，見林彪毫無喜氣，臉色不好，嚇得話也不敢講趕緊溜了。（金秋自叙）

林彪在北京沒有住宅，毛澤東當時住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叫林彪也住進去，毛、林住處之間

僅一牆之隔。

據林彪身邊人講，林彪去見毛澤東，進門就向毛作揖，託稱身體有病，不願接任新職。毛澤東大怒，罵林彪：「你想當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問政事）嚴斥林彪：「你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

運動已開始，社會上已鬧的人仰馬翻，許多家庭已趨家破人亡邊緣，「批判走資派」、「破四舊立四新」正如火如荼。據知情人講：「兩邊反差巨大，林彪這邊愁雲慘霧，唉聲嘆氣；主席那邊歡聲笑語，鶯歌燕舞。林彪對葉羣說：『看他以後怎麼收場』。」

江青領導的「中央文革」小組已成了中國實際上的首腦機構，她亂了中央和各省政府，又染指軍隊，林彪囑咐葉羣：「不能讓這個女人插手軍隊，軍隊不能亂。」

毛澤東從組織上規範了軍隊在運動中的位置，指示成立「軍委文革小組」，江青出任顧問，穿上軍裝以後，又擔任副組長之職，就像「中央文革」小組一樣，她雖是副職，卻起着中心主導作用。

為防止軍隊動亂，林彪指示秘書起草《軍委命令》，實際上是針對江青的預防措施，保護軍隊幹部。

毛澤東退回了原件，批示：「此令作廢。軍隊要介入。軍隊不能成為防空洞、避風港。」

葉羣對林彪說：「我說的吧，你還不相信，你的辦法行不通。主席怎麼說你就怎麼辦。走一步看一步，天塌下來有比你高的人頂着。」

違背林彪原意的《軍委命令》經毛澤東審批改過以後下達，全軍直屬機關單位、院校、醫院、文藝團體「踢開黨委鬧革命」，軍內造反勢力惡性膨脹肆意橫虐，衝擊軍事首腦機關，佔領破壞戰

備設施，殘酷揪鬥軍區各級首長。北京發展到衝擊各軍兵種總部，甚至國防部，從將軍到元帥都被當作靶子。

凡是反對江青及其「文革小組」的人，都被毛澤東點名打倒，諸如譚震林、陶鑄等等。在一次接見造反派領袖的談話中，毛突然不着邊際的冒出一句：「那個賀龍，到哪都帶着槍嘛。」僅此一句，軍隊最高的元帥陣營開了缺口，軍內外造反派氣焰更加囂張，捏造出「帶槍的劉鄧」、「二月兵變」。毛澤東親自下令逮捕賀龍，停職審查陳毅。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批件上寫了數百字的批語，據看過批件的人透露，「總理把賀龍罵得狗血淋頭，沒說一句好話。在陳毅的批示上，也沒有說好話」。不跟江青配合的朱德、陳雲、劉伯承，都在內部做了檢討，從此閒置在家。

軍隊大亂，各軍區紛紛向軍委告狀求援。聽秘書說，葉羣做林彪工作：「這個「火」，是主席點的，你要『滅』，可要得罪人。幾次請示人家不理你，我看你還是把這個球扔給總理吧。」

但是周恩來很快的把「球」踢還給林彪。

南京軍區傳來許世友盛怒之下可能會開槍殺人的急報，各軍區已出現高級將領被鬥死鬥殘的情況。據「林辦」秘書講，林彪看着堆積如山的告急文電，氣得臉色發青，說「不能再置之不理」。葉羣勸說：「軍隊開展運動是主席批示的，你簽的字。要變動，也得先聽聽江青同志的意見，你不能先自決定，她後面那個人你得罪不起，我看上面沒表示，你就先擺一擺、放一放吧。」

這次林彪沒有再理葉羣，說：「我是軍委副主席，我不管誰管?!」葉羣悻然道：「上面還有軍委主席（指毛），外面情況他不會不聽說，他不表態，你着什麼忙。」

林彪召集葉帥、徐帥、聶帥共商對策，制定了九條，呈報毛澤東。之前先呈報江青，江青刪除了兩條，恰是制止軍隊動亂的根本措施，即恢復黨委會領導和禁止全國跨行業串聯這兩條。剩下七

條。毛澤東對江青刪除的兩條不加置評，增補了一條對高幹子女教育問題，七條變成八條，並批示：林彪同志所擬八條很好，照發，還對林彪幽默一句：「還我長城。」

新軍委命令的後台是林彪。軍隊依照命令制止內部動亂，收到顯著成效。軍隊的穩定相對的影響了地方，全國局勢一度趨於穩定。

江青醒悟為時已晚，向毛澤東告狀，說軍隊是運動的「死角」、「軍內走資派反攻倒算」、「還鄉團」等等，又通過渠道鼓勵各地「受壓制迫害」的軍隊造反派上京告狀，「爭取參加運動的權力」，並公開提出「揪出軍內劉鄧路線」、「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保衛文化大革命成果」等針對軍隊「反攻倒算勢力」的口號。毛澤東對此不表態。新軍委命令又一次成了一張廢紙，軍內造反派再次更大規模的衝擊軍事機關，勢如破竹，北京公開揪鬥衆元帥。

林立衡去見林彪，提出疑問，林彪沉默很久才回答自己的女兒：「政治問題不像打仗，能做出明快果斷的決定。」據林彪身邊人說「這一番較量，林彪又輸了」。還說「哪個將軍喜歡坐空營帳」。

國家功臣元老，不論地方或軍隊，打倒的打倒，靠邊的靠邊，江青得意之餘給葉羣打電話，輕飄飄的竟在電話上唱小曲。葉羣心中雖然不快，她的丈夫被架空，軍委成了空架子，國防部長是光桿司令，但她不得不逢場做戲，陪着江青在電話上哼「小放牛」。據秘書說：「她哼唧唧的唱，心裏哪會舒服。」

葉羣這人，據了解她的人說，聰明得有點「鬼靈精怪」，林彪不問政時期的家居生活，家裏家外事無巨細都交給葉羣處理，林彪從不管，葉羣件件事辦得都能令林彪滿意，林彪已習慣了依賴葉羣。林彪到北京後，葉羣處心積慮為林彪設計新形象，有些方面着實過分，羣衆自發的現象，她都

加以歸納提高再推廣，並叫林彪帶頭示範。在崇拜風靡的年代，很有市場。對毛澤東的態度也虛假得讓人累的慌，據李處長講上天安門的體驗，爲了表現林彪的「謙恭禮讓」，把工作人員累得快倒下。每次上天安門，葉羣總提醒林彪「一分鐘」，意思是比毛澤東提前一分鐘到達，太早到了怕毛澤東疑心林彪搶風頭，晚到了更不行，怕毛澤東嫌林彪不恭，所以既早不得也晚不得，一分鐘不早不晚恰到好處。這一分鐘哪能掌握的好？李處長領着人分四種情況演習：夜裏、白天、晚上；人多或人少；交通堵塞時或不堵塞時；車速快或慢；每一趟行車都分鈔計算。每趟上天安門，毛家灣就像面臨一場大陣仗，要打聽毛澤東出發時間，好掌握最佳的藥力發揮時間給林彪服藥，一聽說毛澤東要出發了，這邊就像救火似的攙扶林彪上車。林彪上天安門，就像老太婆的纏腳步，外表光鮮，裏面亂七八糟，不但是林彪的負擔，也是「林辦」的負擔。

在對待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的問題上，林彪曾一再叮嚀葉羣：「蕭華不能輕易點名打倒，這樣大的事必須請示主席。」

因爲江青緊盯蕭華不放，拉住葉羣迫林彪表態，林彪對葉羣發脾氣：「這個女人很討厭！得寸進尺，壞點子太多，要小心。不要再讓她見我。蕭華歷史上沒有錯誤，紅小鬼出身，對待他一定要慎重。」

蕭華最終還是被江青打倒了，但是張春橋並未如願登上總政治部主任寶座，林彪向毛澤東推薦十二軍軍長李德生，他在處理羣衆武鬥方面有貢獻，後來演化成軍隊「支左」。

在打倒楊成武事件上，林彪也做了抵制。提議楊成武當總長的人是林彪。毛澤東未表態，葉羣說林彪：「你不先摸主席意思就提名，還是在前面加個『代』字，報上去讓主席確定。」林彪聽從葉羣意見，果然毛澤東批下楊成武當代總長。

江青首先發難要打倒楊成武是不爭的事實。林彪限制葉羣與江青接觸，曾為此夫妻倆爭吵過，葉羣也要秘書們配合她矇瞞過林彪。葉羣也勸過林彪：「江青倒楊的決心大，你擋着，她背後那人你得罪的起嘛！」

林彪發脾氣：「你以後少去釣魚台！總長一個接一個打倒，我這個國防部長還怎麼當！任命是我簽字，打倒他我怎麼說！任命幾天就打倒，那個婆娘還把我放眼裏嗎，不理她！」

葉羣挨斥，對秘書吐苦水：「首長對老同志有感情。江青的後台我們惹不起。首長當中攔着不計厲害，真出什麼錯可怎麼辦。他整天坐家裏不問外面事，我不能不替他操心啊。」

最終楊成武是被打倒了，葉羣從中起了很壞的作用，某種程度上講，她爲了迎合江青，出賣了自己的丈夫。在駐京機關萬人批判楊成武的大會上，林彪被騙到會場，事先江青說：「主席也去，總理也去。」等葉羣勸說林彪到了會場，毛澤東臨時取消赴會日程，在毫無準備情況下，林彪被周恩來勸上台講話。據「林辦」秘書們說，「林彪氣的語無倫次，講完話不跟總理打招呼就回了毛家灣」。林彪走後，周恩來上台講話，並喊出「江青同志萬歲」的口號。這個會實際上是江青預謀的打倒楊成武的會，而不是什麼批判楊成武的會。因爲林彪上台講了話，打倒楊成武成了既定的事實。

楊成武倒台後，林彪不等江青開口，向毛澤東建議任命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當代總參謀長，毛澤東問林彪：「這個人是不是老同志？」

林彪回答：「是一方面軍的老同志。」

毛澤東說：「既然是老同志，就不要什麼『代』了，就讓他當總參謀長吧。」

林彪在「文革」中的表現「魚目混珠」，真假難辨，他有錯也是事實。賀龍元帥受迫害一案，

我曾問過辦案人員，「賀龍是不是林彪迫害的？」得到的回答是「賀龍一事與林彪無關」（指下令逮捕關押賀龍）。另據看過批件的人說，林彪在賀龍案件上沒有一句批示。可是許多「文革」中的大案要案，都扯上了林彪。連毛澤東也說「許多事我不知道，是林彪幹的」。並且親自下指示爲很多冤案平反，許多老幹部 and 遺眷感激涕零。但據接旨平反的官員說，打開檔案，上面均有毛澤東親筆批示。聰明的官員爲避橫禍上身，凡是上面交代平反的人與事，只照章辦理，一律不看檔案，全部封存。

毛澤東死後，公審「四人幫」，江青在法庭上大叫：「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江青的可悲可惡的一句話洩盡天機。

陸
劫

第八章：
苦難的延續

毛遠新選妃

「紅顏薄命」這句話，過去聽着總覺得很遙遠，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沒想到我的遭遇正應了這句話，當頭一棒幾乎把我敲死。

「九·一三」事件後，我單純的思想把一切都歸咎到林彪身上，認為真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不會做這種事。但是，現實又一次沉重的打擊到我。

關進專案組一個多月，有一天下午，「林辦」在押人員突然被拉到主樓一個房間去開批判林彪大會，房間裏已有幾名便衣人員正在架設一台攝影機，不見通常慣有的批判大標語，沒有一點批判會議的氣氛。主持會場的老董要大家聲討批判林彪，讓攝影機錄像，說是要放給全國人民看「林辦」的工作人員怎樣揭批林彪。

誰也沒有思想準備，這種性質的大會，事先應該通知大家做準備，卻一點不露風聲，拉上隊伍就坐進來了。要我在當中位置坐定，叫我發言，我不是「林辦」工作人員，而且誰都知道我不愛說話，這麼嚴肅的場面卻要我充當主角，真叫人疑惑不解。

在攝像機前，迫於無奈，我低着頭，聲音小的似蚊子吭吭，勉強說了幾句。接着發言的人稀稀拉拉不到四五個，三言兩語應付，宣布散會。我看出很多人的疑惑，我也稀裏糊塗，總感到不大對勁。

很多年以後，我的同學問我：「老頭子那句『選妃不是共產黨人幹的事』，是在什麼情況下講的，你知道嗎？」我搖頭。

她說：「林家選人的事，老頭子知道了還不大相信。有一次他問我，那個張寧你認識嗎？我

說認識，是我小學同學。老頭子又問東方紅大歌舞她參加沒有？我說參加了，是羣舞演員，你不會注意到的。老頭子又問：『聽說她長得很漂亮是不是？』我說那當然啦，全國選來的嘍，老頭子說：『爲什麼沒把你選去？』我說，那還不是我已在您老人家身邊，誰敢選我。老頭子聽後不高興，又說不出什麼，翻翻白眼，生氣的說：『選妃不是共產黨人幹的事。』看那樣是心裏不舒服。別人拿這話當最高指示往下傳達，其實哪是認真說的話，老頭子是氣的。」

這一次的錄像，有點政治常識的人都會明白不是放給一般羣衆看的。到底誰看，只有做這種事的人明白。

事隔不到半個月，禮堂放電影，凡是這種場合，各「辦」在押人員都在「林辦」之前進去，結束的時候坐在最後面的「林辦」先行離開，以避免各「辦」的人與「林辦」的人接融「串供」，這種先後次序已成了每次看電影的規律。

但是這次看電影很特別，通知「林辦」先行入場，偏巧我肚子痛，向老董請假後留家休息，不到二十分鐘老董親自跑回來，強行命令我去看電影。到禮堂門口，「林辦」所有人站雪地上，門口停着幾輛吉普車，所有人用很古怪的眼光看着我，其他各「辦」還沒有到場。

我習慣的往「林辦」隊尾走去，老董忙拉我衣角叫我先行進禮堂。禮堂裏黑咕隆咚，剛跨進門，黑暗中有人伸手在我背上輕推一把，將我推向牆邊走道上，還未等我視覺適應環境，陡然眼前一陣雪亮，窗簾被人掀起一角，有人擦肩而過，我急認這人，只看到一個側面，是一個方臉中等身材的年青軍人，拉窗簾的另一名軍人隨即放下簾子尾隨那人向門口走去。等他們消失，「林辦」的人員才被放進來。我也得到老董的批准，回房休息去了。

回到房中越想越不對勁，我是個專案對象，要看我可以公開提審，何必用偷偷摸摸的形式，這

種方法跟林家選人多麼相似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絞繩」，我很敏感的意識到選美問題，在這樣嚴肅的政治環境裏有誰敢這麼做呢？放眼當時政壇，也只有毛家及其親信敢這樣做。

沒隔幾天，一天晚上已過了十一點，老董親自下樓通知我起牀上樓問話，這是很反常的現象，我憋着氣上樓。

辦公室裏燈光明亮，一位壯實的中年婦女坐在辦公桌旁，她服飾樸素，滿臉雀斑，神態平和像個家庭婦女，她身後站着政治局委員紀登奎的祕書。

我坐下等這女人問話，她不言不語只是上下打量我。站一旁的老董不時地觀察她的臉色，時而提出一些問題叫我回答，不等我答完又到別的問題上，我憑着經驗覺得她不像是專案審查人員，雖長的土氣，但表現出來的那種漫不經心，似聽非聽的架勢，來頭顯然不小。坐了不到二十分鐘，這始終不說一句話的女人顯出要走的意思，老董放我下了樓。

這種見面形式很不正常，像是選美的舊招，當然瞞不過我。第二天我決定去問老董，明顯的反常，我有權利去問究竟，我也學得跟祕書們一樣，該問的問題一定要問。

老董一開始裝糊塗，實際上他不想多管這件事。但是每個人對待一件事情的態度，必定反映出自己的道德和良知。經過一段時間的審查，他已搞清我的情況，並對我產生同情和憐惜。他終於證實那女人是紀登奎的夫人。

老董出於同情，又延伸了他的關心，說道：「你的問題我們已經審查，你跟林彪政治上沒有牽連。你還年青，出身好，思想單純，接受教訓，以後還是有前途的。今後，如果組織上關心你個人問題，你就是不同意，也不能頂撞，要注意態度，要考慮自己的處境。」

意思點得太明白了，我不由得感激而頓生信任，向他坦訴思想：「我正因為服從組織才落得今

日下場，還要我再聽組織的話？今後再不要組織管我的事！不管誰說我都不聽！」又氣憤的質問老董：「不正批判林彪腐朽的生活方式嗎？誰還敢仿效？」

老董手上轉着紅藍鉛筆，凝視着我半天沒出聲。

我思量自己的處境十分危險，眼下可不比從前，此番來頭不比林家小，捏在極權人物手心裏，又背着林家的黑鍋，稍有不慎或反抗，滅頂之災是逃不過了。惶迫之下莫名其妙的纏住老董，叙說自己再不願走老路，好像他這個「林辦」專案組的組長能改變我的命運似的。

老董不由得問道：「當初你爲什麼不同意到林家？」

我在交代材料中並沒有深談自己的思想，此番面對他這種特殊身分的同情者，我吐出了心裏話：「要說覺悟，我當時並沒有多麼高的覺悟去識破他們。在我知道了林立果是以美色選擇愛人以後，我只認爲自己將來會老，下場不會好，而且這種高地位的人鬧出情變，我這種地位的人一定倒霉，恐怕連自由都沒有了。媽媽早就說過，『寧願要個討飯的娘，不願要個當官的爹』。有幾個大官的夫人是原配的？什麼小轎車、高地位，我又不是沒見過沒享受過，我才不稀罕呢，憑着自己的專業不求人，不比那整天擔驚受怕的夫人生活好得多？」

老董不由得點頭微笑起來，再次仔細地打量我，好像發現了什麼似的，說道：「你不要背精神包袱，更不能鬧小孩脾氣，這些話對我說說不要緊，對別的專案人員可不能講，對你不利。」

我使性道：「向哪個說去？！有權有勢的可以胡作非爲，我要回家！你不是說我的問題已經審查清楚了嗎？你不好替我講句話放了我嗎？」

老董搖搖頭說：「前段時間，許世友來北京開會，爲你的事找過總理，說你是他看着長大的，烈士遺孤，思想單純，去林家不是自願的，沒有問題就早放，免得孩子精神上背包袱。總理過問了

你的事，但上面不放你，我也沒有辦法呀。你不能急，有機會我試試看吧。」

我愣坐着，心想許伯伯已經爲我講話了，總理出面也幫不了我？心中的壓力更沉重了。

老董安慰道：「只要上面開口放人，我第一批就讓你走，你不願選擇高幹子弟是對的，不保險，能走，我盡量想辦法讓你早離開，免生意外，我也不忍心看着你這樣下去。」

回到房間偷偷流了一陣眼淚，心想連許伯伯和總理都保不出我，今後誰還能保護我？

「林辦」的人只有王老太太和李處長見過毛遠新，她和秘書們對禮堂那一幕都有疑惑，偏她高度近視，看不清遠距離的人，聽我說出疑問，雖不清楚對手是誰，但也估出來頭不小，安慰我：「別胡思亂想，你是林立果的人，哪個還敢要你。」

她說的話很有道理，就憑着「你是林立果的人」，誰還敢沾邊？我可不是一般婚變女子，是個「高山倒馬桶——臭名遠揚」的知名女子。想到此，又爲自己的清白名譽隨着林家一起毀滅而感到無比氣惱。

老董果真履行他的諾言，一個多月後，專案組釋放第一批人，都是在林家做基層工作的勤雜人員：兩位廚師，一位水暖工，兩位裱畫人員。我的名字與他們同報上去，只卡下我不放，什麼理由也沒有，只說是「運動需要」。

在同時期，毛遠新以及兩個不明身分的「老太婆」也去看過在押的小張和小袁，被同住一樓的專機組人員撞見，認出了毛遠新身分，秘密就不成爲秘密了。再笨的人也能想到一個問題：他們鬼祟崇來專案組看幾個被選女孩子，肯定與專案本身的政治性問題無關。

老董不但沒幫上我的忙，反面因同情我受到連累。不久，老董被解除專審職務，隔離審查。

這件事震動中央專案組，事後曾聽辦專案的工作人員議論：「張寧以美色攪得專案組大亂，看

守頻繁撤換，連重點大組的組長也落了水。」

我升級被遷出小樓轉移到主樓單獨關押，看守全部換上了女性，四個女看守輪流值班寸步不離。

事態發展在我預料之中，我早就做好了精神準備，事已至此我對什麼都無所謂了，成天不梳頭不洗臉，端來的熱飯冷了再端走，有位好心的女看守心裏不免着急，私下勸道：「你老不吃飯會餓壞身子，吃點吧。」當時我已沒有饑餓感覺，雖然早有心理準備，氣憤和羞澀仍把我胸腔填塞得滿滿的。

一天晚上，毛澤東的姪女王海容走到門口窺視我，聽到門口有動靜回頭看見她正向門邊閃避，這些慣於在暗處看人的人總是自己裝得很神秘，不管她出於什麼心理想見識一下我的真面目，對於這類人，我已產生了深深的敵對情緒，睥睨一眼即轉回頭，坐在椅上動都不動。

一天傍晚，我仍背向門口坐着，聽得一羣人湧進屋來。一名男看守兇惡的命令道：「轉過臉來！沒看見首長來麼！」

我心裏哼了一聲：「管你什麼首長、腳掌，誰稀罕！」無動於衷地坐椅子上目視窗外。

未料到這名男看守藉此機會，從背後操着我腋下猛地架起強板轉我身子，我激怒的瞪視他，真想給他一耳光，他驚愕之下鬆開手站在原地。一屋子軍人，不下七八個，沙發上坐着一位首長模樣的人，我連正眼也沒瞧他即勉強地扭轉身坐回座位，耳中聽得有人低聲斥責那名強制我的男看守：「不要這樣，你出去！」那人如狗般的諾諾而退。

全場靜得很，突然背後傳來一聲大吼：「轉過臉來！」

我紋絲不動。強烈的抵觸情緒在心裏想：「過去我害怕，現在你再發威我也不怕了，把我逼到

這一步，想怎麼整，隨便！」

背後鴉雀無聲，場面非常古怪。

不一會，聽到衆人離開的腳步聲，再沒有任何人說話。我心裏罵道：「滾！滾！滾！都給我滾得遠遠的！」

第二天，那名好心的女看守來換班，悄聲問道：「聽說昨天許世友來看你，你知道嗎？」

我的腦袋「嗡」的一聲轟響，那一聲變了調的大吼原來是許伯伯！天哪！怎麼沒想到是他！我的眼淚差點奪眶而出。昨天我如果正眼看他一下，我一定控制不了自己，一定會不顧一切撲到他懷裏大哭，幾年的委屈與壓抑會求他替我做主。想到一些人爲自己的前程而犧牲我，出事後個個像縮頭烏龜一樣推御責任，而許伯伯事前並不知道情況，出事後卻不忌嫌疑站出來保護我，爸爸臨終時真沒有託錯人。這樣一位有膽有義的長輩，我卻那麼無理的對待他，心中萬分懊悔。正當我需要援助的時候，卻鬼使神差地趕走了他，命運對我真是太不公平了。

幾個不眠之夜，心中細想不能怪許伯伯繼那一聲大吼不再說話，他知我性驕氣傲，爲此他吃過一次「虧」：我十五歲那年剛從國外演出歸來，他來家看我，我正在樓上看書看得入迷，媽媽在樓下喊，說：「你許伯伯來看你，快下來吧。」從父親輩上算，我的伯伯、叔叔、阿姨真多，一時沒回過神，回說「我有事」，媽媽再次喊，我便不耐煩的大叫：「什麼伯伯，我不認識！」我那時真是個很任性的人，搞得老人們很難堪。

許伯伯脾氣躁還講個身分面子，我脾氣壞純粹是小孩子任性，不講場合，不講面子。他有了一次經驗，在特殊環境下，見我仍像當年一樣。他哪知道這次我根本沒看見他，更沒聽出他變了調的聲音，他認爲我「六親不認」的老毛病又發作了，生氣之下拂袖而去，留給我無限後悔。

許伯伯對這件事一直沒忘記。十多年後，他病重從廣州軍區回南京休養，我去看他。進門他就不認我，田姨以爲他病重神志不清，特別提醒他：「是張寧來看你。」許伯伯瞪着混濁的雙眼看着我，突然吼道：「你還認識我?!」我心裏很難過，田姨卻嚇了一大跳，以爲是他的病態反應，忙拉我出屋了。

我真想向他解釋向他道歉，但他很快陷入昏迷狀態，死神再也沒有給我們這兩代人留下溝通的機會。

許伯伯去世時，南京市的下放戶們放鞭炮，他們怨恨許世友放下了他們，令他們生活困苦。但他們並不知道許伯伯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爲他們爭生存權益。江青忌恨許世友，在打倒蕭華和楊成武以後，那個沒軍功的張春橋仍然坐上總政治部主任的寶座和總參謀長的寶座。上海是南京軍區轄區，許世友恰似一隻「門內虎」，江青安插張春橋當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企圖分權。爲打擊許世友威信，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指定南京爲下放試點，張春橋代表南京表態支持，許伯伯指着他大罵：「上海比南京人多，要搞到你上海去搞！」但是，江青把持的政治局全數通過提案，許伯伯孤掌難鳴，一氣之下抓起茶杯砸在桌上，恨道：「好！你們都支持！責任我承擔！」

許伯伯的追悼會，許多官兵部屬自發的去參加，說來十分神奇，當天晴空萬里，追悼會一開始，晴空突然雷電轟鳴，剎時傾盆大雨從天而降，追悼會結束，雨收天晴。許伯伯一生戰功累累，晚年卻因剛直不阿得罪一些中央權貴，去世時竟連軍裝也不准許他穿，他的一生傳奇又悲壯，很多人都說：「蒼天也爲他在世間遭受到的不公平掉眼淚」。

毛遠新來專案組看過我以後，不知是因爲被人發現了身分，怕造成太大影響，還是因爲其他什麼原因，對我的騷擾總算沒再持續下去。多年以後，父親的一位老戰友南下療養來看望我和母親，

告訴我毛遠新已在上海閔行一家工廠裏選了一個女工，婚後帶到他家做客，人長得高高個子，清秀美麗。但「四人幫」倒台後，毛遠新逮捕入獄，那女子精神受極大刺激，人瘦得只剩一副骨頭架子，當時正懷着孕，產後得個殘疾的可憐孩子。

在婚姻問題上，毛澤東的侄兒毛遠新不比林立果好多少，他們的婚姻裏滲進許多姑娘們的辛酸血淚，他們自己也無幸福可言。

勞改生活

中央專案組裏的生活待遇開始一段時間還說得過去，一天伙食費一元二角，在當時是高標準。對這種表面功夫，有的秘書挺滿意，認為是「中央首長對我們的關懷」，一切歸於黨的那個年代，落難了還不忘感恩黨，是一種普遍的自慰情緒。

沒出半個月，我們就像被王熙鳳騙進大觀園裏的尤二姐，吃起殘湯剩飯。

有一次，大食堂來了個新兵，到開晚飯時間，蹬上三輪車拉着兩桶食物往豬圈跑，路過「林辦」小樓，被餓得肚子咕咕叫的守候在窗前觀望的李秘書看見，一眼認出食桶上的標記，忙通知看守：「那個戰士把我們的飯拉到豬圈去了，你快去叫他。」

看守往窗外一瞧，嘴裏罵一聲「我操」！急忙奔下樓。有人說李秘書：「你這個『眼鏡』（李高度近視，綽號之一『眼鏡』）瞎嚷嚷，往豬圈拉的食怎麼會我們的飯，大概是你餓花眼了。」

李秘書猶疑道：「我看那兩個桶像似每次給我們送飯的桶。」

被追回的小戰士說的更妙：「班長叫我送到後面去，我看這剩飯菜只有後面豬圈裏的豬能吃，

哪曉得『後面』是指你們。這不能怪我，是班長沒跟我說清楚。」

伙食方面秘書們常提意見，提一次好兩天，次數多了，再提也沒人理會。其實秘書們並不是爭口腹之慾，而是藉此分析中央對他們的態度。

生活待遇差大家並不在乎，誰都有吃過苦的生活體驗。折磨人的是精神壓力，組織系統的政治審查大家雖感有泰山壓頂之勢，也只得聽天由命，日夜煎熬難耐的是對妻兒老小的牽掛。這麼大的突發惡性政治事件，社會上對「林辦」家屬們必然產生的政治歧見，哪個工作人員不擔心？沒殺過豬也見過死豬，歷次政治運動中受牽連遭到殘害的人太多，輪到自己頭上誰不驚慌害怕。

秘書們多次據理要求中央允許我們通家信，再三爭取後終於獲准在檢查制度下給親屬寫信。

幾乎每個工作人員的家屬都遭到牽連，生活和工作上都出現極大困難。中央給我們的答覆是：「犧牲個人利益服從大局。」大家都明白身陷囹圄，哪有條件奢談照顧家屬，苦苦巴望審查早點結束，有了明確結論就可以解決許多實際問題。

一年過去，毫無釋放迹象，搜腸刮肚一年，再多問題也該說完。不知為什麼，秘書們對時間的計算十分「計較」，時間越長危機感越深，有股不安的情緒籠罩着大家。後來我逐漸明白了秘書們不安感的原因，允許通家信是讓家人知道你還活着，至於幾時不活了，天曉得家屬是否會知道真相。說白了，怕「卸了磨殺驢」——滅口。

終於熬到一九七二年底，公安部部長李震從政治局開完會趕到「亞療」，集合幾個「辦」及所有受審人員，傳達中央政治局對我們的處理決定。當時的政治局，已是毛氏夫婦的「家天下」。因為林彪一死，再沒有任何一股勢力與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抗衡。

李部長中等個頭，小團臉，滿頭銀髮，紅光滿面，儀態慈祥，一點不像是握有警察武裝的首

腦。他樂呵呵地告訴大家：「毛主席對你們有指示。」全場人豎起耳朵聆聽，生怕漏了一字。

「首先，中央肯定了你們在過去的一年裏對揭發批判林彪罪行做出了貢獻，這說明你們不是沒有東西可寫嘛。中央肯定了你們的成績。今後批林運動還要繼續深入開展，林彪的流毒很深很廣，殘餘勢力還有待掃清，你們的任務還沒有結束，中央希望你們做出新貢獻。」

「從出事到現在，你們與親人都沒見面，各家都出現不少困難，對於這一點，中央首長不但知道也表示關心，不是允許大家通信了嘛。說明首長還是想到你們關心你們的嘛。」

「爲了運動繼續深入，形勢需要你們犧牲個人利益顧全大局，大家也都有這個覺悟。遵照主席指示，政治局研究決定今後一年裏，安排你們各處走走看看，到工廠、農村、部隊去參觀鍛煉。鍛煉、學習、揭發、批判、改造，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脫胎換骨提高覺悟嘛。」

「從今天開始，宣布中央專案組結束。你們要到新的地方去，得有個新名稱，就叫學習班吧。」

會場靜靜的，沒人鼓掌，等他說下文。李部長卻拎起公事包要走。秘書們一陣騷動。我一時還不明白，覺得管他什麼學習班，再教育，走出一歩是一歩，總比關在專案組裏強。

「林辦」黨委書記老王向李部長提問：「請問李部長，剛才你說主席有指示，能否給我們看看批示原件？或者把主席批示的內容唸一唸？」李部長愕然，那表情，我至今回憶起來，好像他也沒有見過原件，似乎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是秘書點醒了他，還是他意識到什麼，忙向大家解釋道：「我開完會來得匆忙，忘了帶，下一次一定帶給你們看。」

老王追問一句：「你能決定得了嗎？」

「當然可以。主席批示原就是針對你們的嘛。」

「林辦」大秘書老陽又站起來發問：「能不能請部長告訴我們去哪裏，由誰負責？」

李部長支吾：「就在北京郊區，不遠，不遠。新領導會給你們見面介紹。」

李部長再也沒有機會履行他許諾的「下一次」。不久，不知因為什麼原因他死了，像他這樣的官職，例行應有報道，卻一個字的報道也沒有。陸續傳給我們的內部消息有說他是自殺，有說他是被害。一個堂堂公安部長，就這樣杳然消失了。

與李部長之死一樣可疑的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他不是毛派人，也不是林派人，他的死關係到許多辦公廳備檔原件，他倒霉在中間樞紐知道太多，有礙於極權者的威望，所以他必須死。另有一說，「王良恩和李震，都是在見了林立衡和接觸了『九·一三』事件以後，不明死去。」知情者尚有人在，但是幫兇往往是說謊的人，尤其是良心債，帶進棺材裏都不肯說。

後來我們知道，毛澤東並沒有對我們做過批示，直到兩年以後「林辦」有人想辦法請他近身的人通消息，他還甚覺吃驚地說道：「啊？林辦的人還被關着?!」在以後的兩年裏，我們實際上是「黑戶」，隨時都可能因形勢的變化而被「滅口」。

李部長與我們見面的第二天我們就出發了。到地一看，原來是北京衛戍區在南郊大興縣的勞改農場，我們由公安部接管，暫借了衛戍區的地盤棲身。

我們住地環境是農場裏一片小樹林，四面有鐵絲網圍着，三個出口設有崗哨，院中有流動哨。五排低矮的磚房，周圍是菜地和水塘。農場主要種植葡萄，也有瓜果梨桃。

「學員」們以各「辦」為基礎分為五個班，除了「邱辦」在總後大院獨立審查以外，林、黃、吳、李、陳（伯達）五「辦」都到齊了，外加我們幾個女的：王老太太，我，林立果的護士小王，二五六專機組空勤組長小孫、小袁、小張、小郁（林立果送給程洪珍的女人），黃永勝的護士老

辛、小魯（魯眠的女兒），共是九人，由老辛和小郁擔任正副班長，成立女班組。

「陳辦」實際上只有一個王秘書，他編進了「李辦」組裏。

新領導班子是公安部、中央組識部、共青團委三家湊人，多數是從「五七幹校」抽調上來的老幹部，「文革」中挨鬥、蹲「牛棚」或閒置進「五七幹校」勞動鍛煉（再改造），吃足了苦再來管教我們，「穿新鞋走老路」。

低矮的磚房潮濕惡臭帶有霉腥氣，泥地上留有鴨糞豬屎，頂漏牆裂，門和窗變形關不緊實，有的根本關不上或沒有門，這些磚房原是牲口圈。

「參觀」進了勞改場，「學習」住了畜牲圈，恐怕只有這樣的「再改造」才能「脫胎換骨」的「提高覺悟」。誰也不敢說首長的「關心」是騙人上當，我敢肯定如果李部長直言是叫我們進勞改農場，站出來提問題的人就不止是老王和老陽兩個人了。實際上我們已經成了政治囚犯，怪不得是公安部長來傳達「指示」，而不是中央專案組的在職首長。

幾天之內各「辦」的人各顯其能把房子整修得基本能住人。真得佩服這些秘書、警衛、內勤們，他們跟木工泥石匠行家沒什麼差別，完全可以成立一個正規建築隊。

特別照顧女班組，分到兩間不須大動干戈的房子，漏屋頂由男同胞幫着補上幾片瓦，地磚、破門窗都是自己動手修理。勞動過程就是改造思想的過程，誰也不能偷懶，我和小孫、小王、老辛四人是老兵，更得帶頭。一切整理就緒坐下開小組會，結合勞動體會談思想改造，批判自身受林彪流毒的影響，當兵十幾年，一直受着黨的教育培養，時下要反過來說，從頭開始做新人。黨從不犯過錯，有罪有錯的都是個人。我感觸很深，思想改造年年月月日日講，每天政治學習「雷打不動」，學習改造了十幾年最後進了勞改農場。我嘴裏講着，心裏酸甜蜜辣別是一番滋味，現實與說教就像

掛羊頭賣狗肉。

負責女班組的有三個女管教，年長的老郭是公安部幹部，延安時期參加了革命，中等身材，濃眉大眼，年青時一定是個漂亮人，資格老，言談舉止便有種老幹部味道。另一個叫小郭，中央組織部幹部，中年體胖，性格開朗隨和，待人接物樸實。還有一個記不清姓氏，較年輕，嬌小玲瓏，說話舉止都挺嬌質，一點看不出是個公安系統的人；這人不久便調走，只有大小兩郭一直陪着我們過了兩年多的勞改生活。

院子裏還有兩排高大瓦房，第一排住着學習班領導，正職是團中央副書記老王，據說他曾是胡耀邦副手，「文革」中「靠邊站」，是個很有才華的人。副職老魯是公安部處級幹部，帶有他那一行濃厚的習氣。第二排瓦房住着某軍派來的一名師政委，姓魏，高瘦，平時不言不語，很少說話，後來觀察發現他是個非常有思想水平的人。另一名是師長，矮胖好色，還有兩名連級幹部。這四人負責學習班警衛安全工作。餘者都是領導們的汽車司機和醫務人員。炊事班戰士們住在大食堂裏。警衛戰士住在院外其他地方。

適應新窩有個過程，牲口圈老鼠多，每天夜裏出來活動。我住的那間屋因頂棚太骯髒，無法打掃乾淨，索性用連片的報紙以繩子做架，騰空隔起一片「屋頂」，老鼠夜夜在上面奔跑，泥塵紛紛下落。我們自尋其樂，說它是「三架馬車」（當時中國對蘇聯三位領導的譏稱）。老鼠常跑到床上尋食，有半夜裏我突感鼻尖巨痛驚醒，發現老鼠正啃咬我鼻子，我嚇得「啊」的一聲立即翻身爬起，床上頓時一片奔逃聲，竟是一窩老鼠在我床上肆虐。一夜蒙着頭睡不着，此情此景我下鄉也沒碰到過，落到這般境地不忍也得忍啊！我們這種身分，想毒殺老鼠也弄不到老鼠藥。

院子裏的菜地按班劃分包乾，一年四季的菜自種自食，還餵了幾頭大肥豬。種菜就得積肥，割

荒草、挖豬糞、掏廁所，每班挖個大坑蓄綠肥。除了糧油是國家給，餘者皆自耕自食。

各季果園裏都有活，春天給桃樹上肥灌水；初夏疏果（去小留大）；夏天收桃。乍看摘果子是件好玩的事，整呆在桃園裏摘桃、分等級、裝筐，混身讓桃毛痒得刺刺囊囊，頭紮毛巾，帶上手套，衣領袖口紮緊，桃毛仍是無縫不鑽，粘着汗水連在身上、臉上難受極了。沒有澡洗，每次勞動回來無論多髒，只能以水擦擦，到星期天澡堂開放一次。秋天又是上肥灌水季節，還要收葡萄。冬天破冰土埋壓葡萄枝免凍傷；給桃樹果樹剪枝。農場很大，有幹不完的活，春夏秋三季還要去附近農村幫着插秧、收麥、收稻。

除了內外體力活，每天要抽出半天時間深入揭發批判林彪，不是寫就是開會學習批判；精神體力疲憊到四腳朝天，晚上躺下再聽老鼠打架。

可能是我們住進來的原因，周圍不見勞改犯的影子。有一次，大隊的穿黑囚衣剃光頭的勞改犯突然出現在小院裏的水塘邊上，足有百多人，武裝戰士看押着他們挖塘泥，挖出許多冬眠的甲魚，這是很營養的市場高價魚，當時的北方人還不興吃牠，都丟在路邊凍死。我們自己不能開小灶燒東西，有一次我在廢鴨舍裏撿到一隻新鮮蛋，丟了覺得可惜，拿回來在暖爐上用開水煮熟讓小張、小袁吃了，老辛匯報上去，老郭批評我「違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隊紀律）。任何小事都能引出政治效果，其實那個蛋爛掉也沒人撿，從相反意義說不是浪費嗎？中國的政治道理因人而異，你如果犯「政治錯誤」，人們自然會用「有色眼鏡」看待你的一切言行。

跟我們較常見面的是幾個留場釋放人員，勞教時間長了，已不適應外面環境或是沒處去，自願留下勞動生活。他們技術指導我們幹果園的活，逐漸混熟了就悄悄跟我們說點話，告訴我們農場裏的反映：勞改犯們議論我們是「海陸空民大雜燴」，「醜的俊的男女老少齊全」，「幾個扭特

美」，「是不是林彪死黨的家屬或工作人員」。一個留場工人一次藉勞動機會悄問我：「你是不是張寧？」依此確定我們這羣人的確實身分。就是沒有保密規定我也不會承認自己的身分。我心裏既憤慨又傷心，全國選了不少女孩，最後都由我一人「頂杠」。毛家灣對外開放展覽，不知從哪弄了幾張女人裸照，說是林家選的女孩，其實沒有任何一個女孩拍過此照，也沒有任何一個爲選美服務的工作人員幹過這種事。這與當時人們的道德觀念格格不入，如此露骨的事誰也不會做。爲了展覽教育民衆，毛家灣的布置多出很多不符實際的東西，人死可以栽贓，活着的人跟着倒霉。

因爲領導規定我們除了勞動以外不許與留場人員說話，很多人還沒有從精神上適應環境，總以爲自己與勞改犯不同，其實除了我們的衣着，生活環境和待遇跟勞改犯已無多大差別，所以有些留場人員罵我們：「神氣什麼？脫了這身『虎皮』跟我們還不是一樣！你們還是政治犯！」誰都知道政治犯比刑事犯還可怕，是「永無出頭之日」的代名詞。我聽到後，沮喪之極，輕歌曼舞中幻想的美好前程，做夢也想不到淪落到「政治犯」過勞改生活的日子，一切都拜「組織關懷」所賜，要我再相信它，感情上已無法再接受。

勞動感受與往日下部隊下農村生活鍛煉的感覺大不相同，那時再苦再累甘之若飴，這時背負沉重精神壓力，苦與累都變得麻木，人像一架機器，不停地幹，腰傷復發，氣管炎復發咳得不能躺卧，甚至咳出血，沒人痛惜。可怕的是同難者中的「二鬼子」，你稍有自護之意，便惡意中傷「缺乏勞動改造的自覺性」，「還想當資產階級嬌小姐哪！」我很厭惡這類人在落難時也不忘踩着別人表現自己，班裏有點雞毛蒜皮的事，馬上「二報」上去，攪得大家日子更不好過。

大家由隔離變成滙集，彼此之間由不了解到逐漸地了解。小魯只有十六歲，因父母問題關進來，她天真無邪，自比「醜小鴨」，把我和小袁、小張比做「天鵝」。

老辛是二零一總醫院的護士，長的呲牙暴眼，滿臉橫肉，矮小醜陋。黃夫人爲克制丈夫的毛病，特意親自到二零一去挑選了全院最醜的老辛。但據「黃辦」秘書說：「她醜人多做怪，主動往上送，不是個好東西。」黃夫人良苦用心還是付諸東流了。

俗話說「人不怕醜就怕心壞」，處在一羣如花似玉的女孩中（小孫、小王也挺俊），老辛心理上很不平衡。身爲班長，從一開始就對大家橫眉冷對，我發現她一正眼瞧我們，她自己就表現出形穢的神情，強烈的心理意識使得她總是「鬼鬼祟祟」地看我們，像老鼠偷窺東西一樣。她牢牢地抓住副班長小郁，女班組被她人爲的分成「兩派」，她和小郁孤立在羣體之外，反說我們不服從她管理，並向領導「二報」說小孫和小王站在我們一邊不支持她的工作。領導批評年齡資格較長的小孫，小孫很有黨性原則，如實向領導反映老辛對我們不愛護不友善的管理方式，反駁領導說：「她做班長的沒有思想水平，叫別人怎麼服她？」小王比較怕事，採取自保策略，哪邊都不靠，顯得麻木。就是這樣，老辛仍揀軟的欺。一次小王對小孫和王老太太閒聊天，評議起我和小袁、小張，說：「小袁秀麗含蓄，像米子蘭發出幽幽香氣；小張亮麗鮮艷；三人中還是張寧耐看，有股說不出的韻味。」對美的欣賞是自然的，說說閒話並不是原則問題，老辛聽見立即大做文章向上加油添醋的匯報：「小王中林彪流毒太深，到現在還對選美那一套津津樂道，助長她們的流毒。」小王爲此挨了領導一頓批，變得更加緘默寡言，連散步也不敢與我們爲伍。

王老太太年紀大了，平時也不去刺激老辛，求得相安。老辛偏生事，常譏笑諷刺王老太太在林家的身分。一次碰巧王老太太翻曬衣箱，露出珍藏的一張她和林立衡的合影照片，老辛當場惡恨恨地訓斥她：「你怎麼還保留林立衡的照片！你立場有問題！還不快撕掉！」

王老太太不服道：「林立衡是我帶大的，她在林家受盡葉羣欺凌，她與她父母兄弟不一樣，我

爲什麼不可以留她一張照片？我就不撕，看你能把我怎麼樣！」

老辛一副「好吔！看你不撕，我去報告領導，看你敢嘴硬」的神情，幸災樂禍地跑向辦公室。一會老郭和小郭都來了，拿着照片看了看，勸王老太太說：「林立衡與她父母不同，你跟她有特殊感情，這些客觀情況我們都知道，但不管怎麼說，她是林家人，你保留她的照片對其他人起到不良的影響，我們的意見還是請你把照片上繳吧。」

王老太太拗勁不肯交出照片，她用很硬的理由拒絕領導：「等以後中央若是給林立衡定了罪，我再交不遲！」

老辛爲此深感「威信」掃地，在領導走後，肆意挖苦王老太太：「你還戀着林家養你老啊！林立衡自身難保，哪還會想着養你老，你做夢去吧！」

王老太太憤怒斥道：「黨的政策區別對待，別說林立衡沒有問題，就是有問題，也輪不到你這種人說三道四。我靠黨，不靠林家，就是林立衡不忘舊情要養我老，也是我們之間的事，要你多嘴！」

這次王老太太是氣極了，以牙還牙狠狠訓斥老辛，我因事關體弱多病的王老太太被欺負，心中不平一直站在一旁觀望，全過程看得清楚。那老辛臉上橫肉直跳，發作不得，黃着臉兇狠的望着王老太太。我說老辛：「一張照片算什麼，何必大驚小怪。」衆人都出來與老王搭訕，故意冷落老辛，未料到老辛因此而對王老太太記仇，生出陷害王老太太的惡念。

不久，機會終於來了。一天晚上大家都去倉庫改建的「禮堂」看電影，王老太太正發作急性腸梗阻，吃藥打針後臥牀休息，我中途回來看她，小魯陪我一同進出。當天夜裏老辛突然肚痛，痛得「死去活來」，驚動領導也過來察看，老辛硬說是喝了窗台上茶杯裏的水才有這種反應的。她是護

士，自診說不是病，是有人下毒！這可不得了，全學習班排查，女班組是重點，我幸虧有小魯作證，唯一重大嫌疑就是留家的王老太太了。可是她從哪弄「毒藥」？這「毒藥」也怪，喝下去到半夜才「痛」，死不了叫人活受罪，不是「毒藥」自己掌握量劑，就是有「下毒能手」自治的奇藥。茶杯拿到公安部做偵察檢驗，毫無下毒痕跡，但是「階級鬥爭弦」繃的很緊的環境下，領導情願臆想「情況」也不正視科學。老辛藉此機會百般表現自己爲「捍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綫」受到「不滿分子」的「打擊迫害」，她把矛頭直指王老太太，說她「藉病故意不去看電影」，「她是裝病」。誰都知道王老太太的病是真的，發作不止一次，在林家時就有的毛病，怎會是假的？老辛含沙射影用心惡毒，領導也逼迫王老太太承認「犯罪行爲」，若成定性，又是一樁「活生生」的大靶子。王老太太抵死不承認，大家都心知肚明，用個半死不活的病人來豎立「二狗子」的威望，以期收到彈壓全學習班潛伏的不滿情緒。效果雖然不完滿，全學習班因此事件受到震動，大家處事更小心謹慎。

老辛神色飛揚，好似一個「英雄」，她卻不知天良尚未在人們心中泯滅，背後很看不起她，知她底細的「黃辦」就有人私議她：「在黃永勝面前她就常搬弄我們的事非，一個護士不安分工作，什麼事都想插手，到現在還這樣。狗行千里改不了吃屎！」

與她同在三零一工作的小王護士也憤慨道：「她在醫院裏就不是個好東西，常打別人的小報告，全院都知道她是個善嫉善使壞心眼的人。她到『黃辦』去工作沒人服氣，後來知道是黃夫人有意安排的，都背後笑話她，她還把自己當個人似的，每次回院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樣子，真惡心。」

副班長小郁是林立果自組的空軍選美班子在上海選的女子，家境貧困，沒有養父，只有一個聾啞的養母，靠給街道小廠糊紙盒爲生，她是養母撿來的棄嬰。因她初看亮麗，細看嘴和下巴太大，

腦後見腮，林立果將她送給秘書程洪珍。貧困環境中長大的小郁有顆向上攀爬的心，她以上大學做爲交換條件同意與程秘書談戀愛，爲此小張很看不起她，說她是「烏鴉落到鳳巢裏」，意指林立果選錯了人。

小郁爲人並不惡，但因有心攀爬，便顯得沒有小袁、小張那樣單純，她緊跟老辛說一不二，無非是前程幻想做怪，老辛利用她年輕不懂世事，明知自身難保，還拉她做墊背，處處幫着老辛整治我們。女班組有人說小郁有政治野心，其實她在很多方面表現出無知。有一次開會討論形勢，因毛澤東處處愛說古論今，當時形成一股風尚，人們多多少少都知道點歷史人物及典故，一到開會免不了說些古今花邊。會上大家說到隋朝煬帝文廣殺父霸母，小郁冷不丁脫口道：「陳夫人多幸運啊，又能當夫人，又能當妃子，改朝換代她哪一朝都享福。」大家不約而同驚愕地望住她，見她一臉神往的樣子，全然不察衆人異樣的表情，大家忍不住竊笑，她還不以為然地翻白眼瞪我們，連旁聽會議的兩個老郭都有些坐不住了。老辛不滿地瞟她一眼忙將話題叉開。就是這樣一個人，不但跟大家修好，反幫老辛助紂爲虐，誰也不喜歡她。我初時因她也是被選女孩，同是受迫害之人，視她爲姐妹行，可是經觀察，她靈魂上與我們不同道。

我對看不慣的事會立即反應出來，不免開罪了老辛和小郁，而老辛和小郁各有心病，藉着我跟林家的背景，視我爲眼中釘，將我做女班組一塊難理的料，將不滿積壓在心裏，找機會「修理」我，除掉「帶頭」與她們抗衡的人。

打擊「翻案勢力」

「樹欲靜而風不息」。林彪雖死定案，仍有人不服。邱會作長子認為父母遭受政治誣陷，不說別的，只就中央公布的「林彪南逃計劃」，說及其父母上機地點和時間，做兒子的就知道沒這回事。當時他還寄望領袖的英明，想告「御狀」，因中南海進不去，他只得選其次去中央首長辦公地「釣魚台」告狀。因警衛森嚴，正常途徑進不去他就翻牆，被警衛人員抓到，江青誣他「意圖行刺中央首長」定罪下獄。

江青專好興風作浪惟恐天下不亂，藉此提出新形勢下的「階級鬥爭新動向」，即是「一股為林彪翻案勢力」，主要骨幹分子是林彪死黨家屬及其親信。

這下學習班可有事做了。領導層為此有些意見分歧，正職老王不主張再在學習班搞什麼「打擊重點」；副職老魯認為「大有問題可抓」，主張把我推出來。

這裏面有些齟齬過程。女班組裏不平靜的根源，領導心知肚明，真正擺上桌面講理，難看的是我們，反更突顯老辛和小郁的不是，也顯出領導用人不當，當然他們不會承認此點。比較明顯的迹象是我和項陽（黃永勝長子）、小魯常在一起，因為我們背景差不多，平日大家為避嫌較少與我們接觸。而我們三人的聊天內容有時會扯到一些案件的疑點上，小魯單純幼稚，嘴上不「把門」，將話傳給小袁和小張，她倆說話也不忌「隔牆有耳」，被老辛、小郁聽到，不斷地報給領導。年輕人在大案中，又是發生在與自己有牽連的親人身上，議論一些看法不足為奇。老王善意地攔置，因為林彪案件中的疑點太多，有頭腦的人不會不想，再為難我們沒什麼意思。甚至小袁、小張、小魯、小郁議論毛遠新到專案組看人一事，我對她們說了「現正批判林彪腐朽沒落生活方式，還有人

在仿效他，不管他是誰，這樣做都是錯誤的」。被老辛匯報去，老王仍不予追究，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以他的話說：「不希望學習班再出什麼事。」看來他是個在自身仕途體驗中獲得真諦之人。大家對他有好感，認為他是有水平的人。我在相比之下，對小魯說了「老王有水平；老魯沒水平」。此番評議小魯無意洩漏，讓老魯聽着十分不滿，將我對毛遠新的批評及平日「小宗派活動」呈報上去，正迎合了江青的「階級鬥爭新動向」論。學習班本來就是江青注視的焦點，真的有了「情況」，她豈肯放過？毛澤東的另一女友謝靜宜親自去審問林立衡，要她揭發我的「罪行」，大有網羅「罪行」給我重新定罪之勢。林立衡一口回絕：「張寧什麼都不知道，她是無辜受害青年，你們不要再難爲她。」

上面指示下來，學習班總動員，把我和項陽、小魯三人定性「旨在爲林彪翻案」的「反黨小集團」。因項陽年齡最大，出事前身分是北空防突辦主任，年齡和資歷最大把他做爲「反黨小集團」的頭，迫令我們三人做檢查承認「罪行」。

我的態度十分強硬，以絕食抗議，不吃不喝的躺在床上，任憑領導們輪番做工作，就是不理不睬。老辛按耐不住高興勁，可又裝出貓哭耗子假慈悲的模樣，端水端飯的「侍候」，在領導面前裝的委委屈屈。別人不敢給我打飯送水，那樣做就是「立場」問題。由於我態度「惡劣」，升級當了重點批判對象。

學習班要開大會批鬥我的消息傳開，據說中央要來人參加，還要擴大到學習班所有勤雜人員都參加的規模，豈不是存心叫我難看？！

領導叫與我相處不錯的小孫做我工作，小孫百般不肯，後來經不住領導說以利害，「張寧如果不改變態度，處理後果會很嚴重」。

小孫出於權宜之計數番做我工作：「你就忍下這口氣，做個檢查過了這一關。大家都知道事情真偽，好壞將來自有定論。」

我反覆思量：明着恨我和暗中嫉妒我的人都希望我出醜，都恨不得我「沒好果子吃」。這個世界上怎地這多不與人爲善之人？落得這般境地還要「窩裏詎」。反正我已是「板上肉」飛不掉跑不了。我平日爲人從不虧待大家，工資高拿出來買吃的大家分享。誰有困難我從精神上予以安慰支持。好吧，既然希望我現身說法，乾脆來個徹底亮相，看誰不好過，我不相信所有人的良心都讓狗吃了！

我一夜寫就檢討「認罪」稿，道理都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着的，一股寒氣從腳冷到頭，莫大的諷刺，我批判自己的道理都是令我身陷政治迫害的根源，大家都是知情人，這種政治摧毀人信念的現身說法，比任何懲罰都刺激人的靈魂。

會場設在「禮堂」裏，白紙黑字的大幅政治標語掛滿牆壁兩側，上寫「徹底打垮林彪翻案勢力！」「堅決打擊翻案風！」「捍衛無產階級司令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等等。

各班組和學習班勤雜人員正襟危坐鴉雀無聲目送我走上「主席台」，那裏有一張破桌子和一條破板櫈。我凝神靜氣掃視台下各班組的人，多數人低下頭，少數人碰上我的目光也馬上不自然地迴避。我心頭湧上一股既滑稽又憤怒的感覺，我第一次將自己與他們對立起來：我之所以有今日，不是你們爲林家服務的結果？！政治漩渦裏撈仕途的人，今日看一個被他們拱手送上去的貢品美人「做檢討」，天下奇聞奇景，好眼福啊！我屏着一口強忍的既憤又悲的心情開始照稿宣讀，不知不覺心中的不平怨憤充溢胸間，眼前一片昏黑字迹模糊，我索性放下稿子憑嘴直說，所有「過錯攬於一身」。眼淚流下沾濕衣襟，這眼淚是血、是我的控訴。雖然我嘴上說的是「正理」，知情人都知道

我的經歷和思想品格恰與現實相反，我說自己「羨慕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對靠山林彪的倒台心裏不滿」等等，偏是我不肯來林家是衆所周知的。我的檢查稿經領導審閱「過關」，不閉着眼上綱上綫的瞎說，領導不會允許過關，也不准上台「檢討」。經過這次「洗禮」，我的政治信仰徹底崩潰，黨的政策豈是真心「挽救人」，它恨不得把人往死亡綫上推，多一個對立面，對於泱泱大國的政黨簡直微不足道，它只求現實效果，根本不講道理，更無視人的尊嚴。說穿了，黨就是毛氏化身，誰得罪毛氏成員，誰就得名譽掃地遭到無情的打擊。

我講完後退坐一邊聽各組代表發言批判，我注意到除了老辛之外，各組代表講話中都盡量避免矛頭直指我，批判很「藝術」，氣氛很沉悶，有的代表三言兩語便坐下，事後他們告訴我：「我們的發言是領導指派的。」抽了筋的人身子站不直，強迫扭曲意志的人不僅僅是我。

會場出現一段時間冷場，我估猜到我的發言和神情很刺痛一些有良知的人的心，包括領導層中的一些人，他們在「文革」中挨批鬥，嚐過我此時的心境，內心滋味不會好受。

大會結束時，老王做了講話，他是個有「大局觀念」的正統之人，「坐上椅子不由得不得吹喇叭」，做個姿態在所難免。會後他卻告誡我：「你以後說話要小心。女班組很複雜，傳話的人很不負責任。政治無情，望你今後再也不要提及毛遠新的事。雖然此事不是你先說起，別人都把事情推到你身上，你就說不清了。」

當天晚上以「林辦」人員為主，各班派兩名代表參加女班組「批判幫助」我的會議，沒什麼人正正經經發言，老辛不放過大潑污水的機會，肆意胡說八道。有一次掃衛生拉圾，不小心燃燒的垃圾燒着我手中的條帚，她竟把此事上綱到「心懷不滿故意毀壞公物」，呲牙咧嘴在會上狠狠數落我。我面無表情坐着，任她胡謔。突然「書呆子」李秘書橫插一杠：「林立果不要她，她還寫信求

他！」我懵然地望住李秘書，他很不自然的乾笑兩聲，別的秘書不以爲然的望望他，有的投以譴貴目光，李秘書再不吭氣，我奇怪他怎會看到林立果在空軍的信，那是他根本涉足不到的地方，並且說的完全不符事實。林立果那種地位的人，他看不上的人，你削尖了腦袋也鑽不進去；他看上的人，你想擺脫也擺脫不了。李秘書的「揭發」完全不符他「馬列學者」的水準，往一個受傷害的人身上潑污水，不知他那份勁圖的是什麼。

老王發言時，諄諄教育我不要忘了自己是「革命烈士的後代，不能忘本，不能辜負黨的培養」等等，這套說教激得我當衆忍不住嚎啕大哭，我的失態令全場震驚。我真想破口大罵，但我還是克制下了，讓淚水衝刷我心中極大的冤屈。我恨人再講這樣的話，背叛階級的不是我！忘本的也不是我！往我父親臉上抹黑的更不是我！若父親黃泉有知，淚水也會溢出黃土！一切惡果都是說教的政權造成的！強權政治道貌岸然的扭曲人們的靈魂，誰也不能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做人和說真心話。經受了新一輪的精神煎熬後，我更加消沉。這種內在的質變，外人是看不見的，我覺得自己一夜之間真正地長大了，懂得去分辨善惡真偽，雖然我永遠不會學會說謊話扮偽君子去阿諛奉承當權者，但我知道今後該做個什麼樣的人！

我發現大家對我的態度也起了變化，雖然表面上不顯露，但私底下有機會便向我傳達信息，「林辦」一位離任的老秘書利用迎面與我相逢的機會悄聲說到：「張寧，你比以前更美了！振作起精神堅持下去。」我知道自己被折磨的形銷骨立，哪會「更美」，我聽出他的言外音。另一些秘書藉公開場合說我「改變很大，有進步」。其實我根本不在乎「表揚」，我也根本沒有什麼變化，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工作人員中竟出現公開對我表示同情的人，他們說：「我們看的出你與女班的其他幾個人不一樣。女班組裏有幾個小人，誰是誰非大家心裏透亮着呢。」

有一個信息令我欣慰，正職老王的兒子來學習班看望他爸爸，他挺注意我，幾次之後他偷塞給我一首詩，其中有兩句「轉蓬無意上青天，離壑別谷空悲辛」（轉蓬即蒲公英花），詩境美麗淒婉、以古代美人趙飛燕、楊玉環做襯托，把我比做甘願寂寞的月中嫦娥。他以詩人的惆悵表示他的不平與同情。他是北京外語系的大學生，從寫詩的功力看出他才華橫溢，沒有他父親那種思想羈絆，是個有正義感的青年。我從他的態度中知道領導層中不少人對我的真實看法。後來我釋放在北京暫住，他特意來看望我，他比我小幾歲，在我困難的時候他以旁人身分悄悄給予了我可貴的精神安慰，我從內心發出姐弟之情。這次公開見面傾談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因為被老辛「二報」上去，即使我已是釋放的自由人，仍有一條黑綫監視着我，連累到不知情的老王向有關方面做檢討。老辛的最後一次「服務」，竟連學習班主要領導都沒放過。老辛的可惡之處就是「有奶便是娘」，學習班解散老王就不算領導了，老辛在新環境下投靠的勢力，自然不是什麼有政策水平的人。

中秋異夢

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中秋節，幾年離別親人的生活都是在極度的不愉快和精神壓抑下度過，我感到自己消沉變老，沒有可信賴的人，沒有可親近的人，寂寞鬱悶中尤其想念家人。當天晚飯後，我搬個小櫈獨坐門前，雙手捧腮痴痴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希望一輪圓月早早出現。一點節慶氣氛也沒有，只有這輪圓月屬於我。過去我不相信從月亮中能看見親人，此時我不但相信還非常渴望通過月亮傳遞親人的身影，我將所有的思念和寄託都寄情給月亮。當他出現的時候，我堅信我的母親和

兄弟們一定會像我一樣看着月亮。

九點半鐘，作息時間已到，我不理睬老辛的催促。十點鐘，流動哨兵過來干涉，我沮喪的回到屋中。一九七四年的中秋節沒有月亮。

鬱鬱躺下，昏昏入睡。我怎麼是一隻小花牛？被關在一間沒有門窗的四四方方的小屋裏。我面前有個木槽，裝滿剝了殼的青蠶豆。我想逃出去，苦於沒出路。一名軍人拎個鉛桶進來爲我加食，我發現門隨着他的出現而出現，我悄悄尾隨他出門，放開四蹄向原野中奔逃。跑着跑着，四蹄的牛變成兩腳的我，追兵聲四起，我惶迫地跑到一個大湖邊。

又是那座形似大海烟波飄渺的大湖，又是巨蟒多次追逐我，阻擋我逃路的那座湖！湖心那座綠島遙望不可及。走投無路之下，跌坐湖邊放聲大哭。

天空飄下一片紅色楓葉，輕輕落入水中化成一隻獨木小船，我立身跳入，小舟自行飄向湖心小島。心中狂喜，這下可有救了，多少次夢見它，今番總算登上這座島嶼。

島上青松蒼柏高聳入雲，遮蔽住天空，黑暗不見一絲陽光，盤旋直通島頂的石階泛着白光，指引我直上島頂。島頂豁然出現一片開闊地，有一座朱紅色殘牆頹壁的廟宇，大門虛掩，推之吱吱作響。走進大殿，神象彩塑剝落露出泥胎，東倒西歪殘缺不堪。殿角檐頂蛛絲網結，地上落着厚厚灰塵。

我大聲呼喚「有人嗎？」四壁回音，樑上灰塵沙沙震落。穿過大殿繼續往後面跑，天井院裏雕花門窗支離破碎，一排僚房裏長滿淒淒荒草。出了後門，是一塊寬闊地，臨崖湖邊深草中坐着一位道人打扮的老者，一身灰布直衫，高筒白布襪，一雙結帶圓口麻鞋，一束灰白頭髮高高盤結頭頂，白眉垂至兩腮，一撮灰白長鬚飄逸胸前，閉目垂首坐着打禪。

我靠近他身旁推他右肩問道：「師傅，你是誰？」問幾次不回答。再問。

他閉眼回道：「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誰，還要問我是誰。」

瞬間，我腦中萬花紛飛，繚亂中隱約間似乎看到一樣東西，正恍惚悟到自己是什麼，剎那間又模糊不清混濁起來。我大急，搖撼他雙肩哭求道：「師傅，你告訴我，我是誰?!我是誰?!」

老者閉目唸出一首偈：踏雪而來兮，乘風而歸兮，……歷盡世間萬種情，海崖此處生。一共七句，每句都有畫外景襯托。首兩句我身披白色長衫裙從天外隨雪飄落人間，又乘風飛回天宇；後三句出現血紅的巨大無比的太陽、波濤洶湧的大海、龜裂的千里赤地和一棵孤立在天地間的大桑樹；最後兩句我感到自己的歸宿，就是這座天崖海角的小島。

我似乎大徹大悟，悲從心湧哀哀抽泣，依在老者身邊戀戀不捨，他卻依舊打坐毫無反應。前殿傳來追兵聲，我惶惶地揪住老者衣角跪求「師傅！救救我，救救我！我不跟他們走！」

追兵走近身，七手八腳拖拉我，我被拖在地上拉出門，仍回首大哭哀求：「師傅救救我啊！我不去啊！」老者閉目垂首毫無聲息。

我嗚嗚咽咽幾乎窒息從夢中哭醒，眼淚仍在流，掀起枕巾擦淚，發現枕巾早已濕了一大片。

清醒後回憶夢境十分奇異，我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生，屬牛，母親曾說過我出生那天正下大雪，出生日正是農曆節氣「小雪」。

幼時從南邊來一個老太太為我算了一命，說「女大十八變」，我是「十九變」，因此「一變」將成「萬花之魁」，而「魁」字帶「鬼」，不是好兆頭。可惜了我這個姑娘，「十九」的數又正應了林立果選我之年的年齡。

最讓我百思不解的是那座多次夢見的大湖與小島，每次夢見景致一模一樣，生活中到過許多地

方，從沒見過類似的景色，怎地老夢見它？想到偈語中有「歷盡世間萬種情」之句，心中不寒而慄，今後還有多少苦難要我去經歷？我真不想再受人間煎熬，死了倒比活着安寧，可是理智上明白這條路不可輕易再行；我困擾在冥冥不可知的奇異預示中和現實的失落中，嗚嗚咽咽不停地抽泣。我很想開燈把七句偈語記錄下來，當時我被批判不久，單獨隔離一間房，由老辛和小郁監管。如果我開燈寫東西，一定會驚動老辛並搜查上繳所寫「天書」，不知又該落個什麼罪名。我相信自己特好的記憶力，準備早晨起牀後追記，可惜早晨醒來，只記得前兩句和後兩句，中間三句再也回憶不來。

母親來勞改農場

一九七四年底，由於一些秘書不斷寫信向上邊反映家庭實際困難，雖然多次被打回來並斥為「擾亂軍心」，但終於有一次路子走對了，信送到周恩來手上，學習班開了「口子」，允許北京本地家屬來農場探望。紀律規定：一不准家屬對外洩露學習班駐址；二不准家屬問及專案審查情況；三不准家屬攜帶信件出去；四不准留在農場不走，未批准和指定時間不得自行來農場探望。

記得第一次家屬來隊是一個星期天，各「辦」大部分秘書的家在北京。那天很多秘書起得特別早，打掃院子整理房間，換上乾淨衣服，臉刮得光亮亮，多長時間沒見他們這麼精神了。

我家不在北京，可我的心情與馬上能見到親人的那種心情一樣，湧動着激動和悲切想哭的那種生離死別後的重逢感。我不知為什麼會被周圍氣氛感染，其實來的並不是我的親人。頭一批到達的親屬是在早晨七點多鐘，當她們抱兒攜女剛從小路上冒出身影，鐵絲網裏翹首待望的秘書們不由地

喃喃道：「來了！來了！」他們有的激動的身形搖晃似的站立不住，有的似泥塑般一動不動遠遠凝視自己的孩子，心想三年多了，孩子長成啥樣？

家屬們老遠看見親人就已泣不成聲，走到跟前個個都是淚人，奔向自己的丈夫，拉住手再也不放，孩子依偎在父母身邊哀哀嚎哭。

我站在一棵白樺樹下靜靜觀望他們這副「團聚圖」，心有所觸，一股悲淒湧上心頭，眼淚突湧而下，忙轉身回屋，等心緒平靜後再出來，分享別人的喜悅。

從早晨到中午不斷有家屬湧來，老辛的丈夫也來了，她向我們介紹他姓郎，小魯立即竊語「噯呀，老狼！」「郎」與「狼」同音不同字，年少的小魯真以為他是「一隻狼」。老郎一看就是個面善老實之人，我們私議他怎麼會看上老辛這個又醜又壞的女人。女班組除了小郁一直陪着她們以外，我們都跑去男班組逗弄小孩，向那些做妻子的問寒問暖。平時男班組的人不敢接近我們，說幾句話都會被老辛誣為「思想意識不建康」被「二報」上去，男班女組的人都挺「怕」她，誰也不想，在非常時期招惹「事非」。這回家屬來了，我們去看望家屬，老辛挑不出刺，但也氣的夠嗆，明擺着冷落了她的丈夫，頭一次見面就讓丈夫看出問題，叫她太失面子。

小孫的丈夫老齊是飛行員，高大魁梧英俊，帶着四歲漂亮小女兒，他性格開朗豪爽，女班組的人都圍着這對夫妻說話，小女兒不認生，我特喜歡小孩，抱着她四處玩，不知多少年了，心情第一次感到快活。

以後，家屬在外地的秘書提意見，在一個政策的精神下應該允許外地直戚親屬來探望，這就牽扯到住宿問題，農場四周是田野，哪來旅館住宿，又牽涉保密規定。請示上面，最後定下外地親屬可以在駐地留住不得超過十天。既然外地親屬能住，本地親屬也應該能住。在總政策精神下，老王

又網開一面，自行規定每星期本地家屬都可以來，因住房緊張，各班自行安排家屬輪流住宿。

女班組外地親屬首先來隊的是小張的哥哥，是個能言善語的英俊青年，長得與小張很像。他說笑話給我們聽，社會上關於「選美」軼聞五花八門，有的離奇荒謬逗得我們哈哈大笑。我明白小張哥哥心地善良，他不止關心自己的妹妹，也很同情我們，不會用刺激的傳聞消息再造成我們精神上的負擔。

第二個來隊的是小郁的母親，白髮蒼蒼的聾啞老太太見到女兒就一個勁的搖頭拍胸，嘴裏「哇呀，哇呀」直喊，混濁的眼淚順腮滾落，我們驚訝地看着小郁，希望她解釋她母親說什麼，小郁皺着眉推搡她母親進屋。小張原就看不起小郁，說道：「還不是嫌她媽媽丟她的臉。」後來我知道了她母親的動作是譴責女兒「忘本忘了娘」，叫小郁「捫捫自己的良心」。她的母親因為貧窮，將所有積蓄拿出作路費，堅持要來北京看小郁，正因為如此，領導決定特殊照顧她較長期地居住，免費供應她伙食。

小郁的母親是個樸實的沒有文化的勞動婦女，住下後每天替小郁洗衣打掃室內衛生，還搶着要為我們洗衣服。因為聾啞，外界發生的事她都不知道，還以為小郁是正常當兵。她很喜歡我們，見到我們就笑嘻嘻地用雙手食指點自己的臉，意思是說：「你們很漂亮。」有次我們去看她，推門撞見她哭，問她為什麼哭？她做手勢說女兒對她不好，要趕她走，她身體有病，沒有工作，積蓄用完，回去怎麼生活？在這件事上她其實錯怪了小郁，外來親屬最多不得超過十五天，她已住了三個月，小郁怕人說閒話便不計後果叫她走。其實不會有人「小雞肚腸」的說閒話，糧食放開肚吃，田裏蔬菜瓜果有的是，從哪不能省下一口給母親，一件事兩頭說，權衡輕重選一條可行之路，何苦去讓母親傷心。

我的母親由大弟陪同終於也來到北京，領導准許我親自到北京站接車，我很希望小孫和小魯陪我去，但領導偏讓「覺悟高」的老辛和小郁「陪」我去，一件喜事讓這兩個人陪在身邊實在霉氣。

從大興縣城乘車沿途轉換兩趟車，接近傍晚趕到車站，南京來的列車正好進站，我料定母親一定會帶不少東西，儘管我信中再三囑她不要帶什麼。從南京到北京一天一夜，母親一定很辛苦，我想進大廳接母親，讓她少點負擔。老辛板着一臉橫肉吡着大黃板牙命令似的說：「不要進去！那裏人多！」好像我想逃跑似的，監視我的嘴臉全暴露了。小郁倒有點過意不去，望望她又看看我，猶豫着不敢吭聲。

我恨聲道：「我媽媽身體不好！近前一點幫她拿東西有什麼不可以！」說罷自顧自往前走。

到了出口，裏面的旅客潮水般往外湧，根本別想「逆流」進去，我守住出口生怕漏了母親。人越多，推推撞撞擠得我站不住腳。

母親出現在人羣中，被人潮擠得東倒西歪，卻昂起頭舉目四望，大弟在背後緊挽住她。我激動地高舉雙手大喊：「媽媽！我在這裏！」嗚咽的聲音變了調。

老辛在背後冷斥道：「不要喊！引起別人注意！」

她好像不是人養的，我嘴裏狠咒了她一句粗話，我長這麼大第一次說粗口，說完自己都覺得吃驚，跟這種人計較實在「掉價」。

母親聽到我喊聲，像觸電一樣，立即循聲看見了我，那神情至今令我想起還心酸，明明是悲淒欲哭條地變成「笑臉」。母親性格剛強，就是她見我哭想安慰我，先自強作鎮靜。遠遠的我見她喚我小名「寧生、寧生！」，在喧鬧嘈雜的聲浪中，這聲音十分細弱，我卻聽得非常清晰。

大弟把拖在地上的沉重大旅行袋扛到肩上，一手挽扶着母親走過來。昏暗路燈下近距離端詳母

親，她也細瞧我，母女倆拉抱在一起，我聽到她心酸的嘆息，敏感地問她：「我變化大嗎？」母親乾澀地笑道：「還好，還好，沒有大變化。」

可是母親變化太大了，短短三年裏，烏黑的頭髮變得兩鬢霜白，紅白光亮的膚色變得發黃鬆弛，她蒼老許多。

大弟十五歲當裝甲兵（「文革」中不少受衝擊的幹部家庭，因父母被關押，子女們生活無着落，都提前照顧服役，由軍隊保護起來）轉眼四年，小伙子越發英俊高大，看到他想到被迫從海軍潛艇部隊復員的小弟和從坦克九師退役的大哥，三兄弟模樣相似，都是部隊重點培養的技術尖子，都因為我受到株連。

大弟看着我，叫一聲姐姐，低下頭轉過臉，眼圈發紅，他在克制自己的情緒。我們同胞四兄妹姐弟從小失去父親，圍着母親相依爲命，對母親孝順，相互間感情很深厚。我從他的神態中察覺到家裏一定還有事瞞着我。

老辛換上一副笑臉上前催我們上路。母親這才注意到我身後還有兩人，詢問地看住我。我真不願費口舌做介紹，但我更不願意讓她在住場期間察覺到我的處境，增加她的煩惱與擔心。介紹完小郁、老辛，可憐的母親還以爲她倆是我的好友，不然怎會陪我一起來接她？

「咳，你們在這兒，讓我找了一大圈。」

衆人回頭一看，原來是學習班領導的小車司機小鄒。小鄒客氣地問候我母親：「阿姨好！一路辛苦了。」轉而向我們說：「我今天出任務回北京，聽說張寧母親這趟車到，正好我空車回去，阿姨身體不好，大老遠的去農場沒有車，我順帶捎上你們吧。」

我一陣驚喜，剛想道聲謝，老辛搶上皮笑肉不笑地說小鄒：「你倒挺有心的哇，誰叫你來

的？」態度橫的倒像她是領導似的。

小鄒仍然笑嘻嘻地說：「我自己來的，反正車空着，空着開回去不如把你們捎上。」

「不要你費心，你回去吧！路又不遠，有公共汽車。」老辛板下臉一口拒絕。

我母親疑惑地看着這個場面，很快明白過來，向小鄒謝道：「小同志，謝謝你，我們自己走回去吧。」

辛乘此機會訕笑說：「我們正在改造，不能搞特殊化，你是老革命了，這點苦不算什麼吧。來，我幫你拿東西。」說着做出一個要拿東西的姿態，大弟鄙視地用手將她擋回去，明擺着那大旅行袋幾乎有她半個人高，她那一米五幾的小拙子扛得動麼。我真想罵她，把我母親也「勞改」了，恨我竟算計起我母親來，真是一個壞歪掉的胚子。可我又不得不忍，我從未跟小鄒說過話，他自做主張的好心如果回去挨領導批評，我就對不住他了，何況老辛那蛇蠍心腸，又不知會捏造出什麼來傷害小鄒。

小鄒很生氣，搶上一步一把拉過我弟弟手中大包，扛上肩掉頭上車開走了。

我和弟弟一左一右攙扶母親擠換公共汽車，中國那時人多車少，根本沒有座位。途中母親悄聲安慰我：「寧生，不要生氣，我走走沒關係，別讓人說閒話。這種人我見的多啦，不是什麼好貨，別跟她一般見識。」

從縣城步行到農場已是深夜十二點多。母親沒有買到卧鋪票，坐了一天一夜火車，再換汽車、步行近百多地，折騰了二十八個小時，累的心臟病差點復發。第二天學習班一些領導得知此事，也覺得老辛人品刻毒，做得實在太過分。

第二天，學習班領導們陸續來看望我母親，因為我母親的資歷比他們老，言語上對她很尊重。

我分到一間客房，與母親同住，弟弟則擠到男班組去。

到達農場的當夜，母親不讓我睡，把爐子捅得旺旺的，叫我把衣服脫了。我不解地望着她，她說：「我要看看你身上有沒有傷。你什麼都不告訴我，我不相信你，我要親眼看看才放心。他們要是打我就告御狀，絕不饒他們。」

我知道母親脾氣說一不二，順從的脫盡衣服讓她圍着我細細察看有沒有傷痕。母親看後放心了，我卻心裏酸酸的，她怎會想到我頭上被頭髮密密遮着一寸多長的傷痕和我內心的創傷，如果我那次自殺成功，她能像眼前這樣圍着我看她的寶貝女兒嗎？她連摸也摸不着了啊！

女班組的姐妹們沒事就來我屋裏玩，母親是個健談的人，她生了四個孩子就只有我一個女兒，常感遺憾，如今見了這麼多漂亮女孩，歡喜不已，把帶來的食物分給大家。大家議論老辛，憤憤不平，母親勸止道：「算了，大家在一起還要注意團結，我家寧生脾氣任性，心腸卻好，你們好好相處。」

我直言不諱道：「我們在一起很好，你放心，就那兩個，我不愛理！」

母親勸道：「你還不改脾氣，忌惡如仇，要注意關係。」

勞動空暇時間我領着母親和弟弟到農場果園裏走走看看，時至隆冬，不比春花夏果時節，吃不上看在眼裏也賞心悅目。眼下光禿禿的樹枝被西北風吹的呼呼響，似吹哨子。我不時咳兩聲，母親問怎麼了，我搪塞道：「爸爸肺不好，我的肺也不好，可能是遺傳吧。」

「你爸爸是肺氣腫，哪會遺傳給你。你身子骨薄，風大帶個口罩，北方的風可不似南方，別搞個氣管炎，一到冬天就發，咳得受罪。」

「我知道。」我隨口應着，她哪想到我咳出血也不讓帶口罩遮點風。

有一次母親心酸地數落我：「你這個孩子呀，從小固執不說話，這麼大一件事爲啥不早告訴我？自己一人頂着，頂的過嗎？爲啥不找你許伯伯？早告訴我們也好替你拿個主意呀。看看你現在折磨成啥樣，瘦得沒幾兩肉，還說好，別騙我了，我什麼都看得出。」

「過去的事就別提了，都是『馬後炮』，聽說許伯伯爲我的事找過總理。學習班領導還詢問我們家與許家的關係。不好講，誰知又會攀上什麼事。」

「傻丫頭！你許伯伯早知道這事不把你攔下來？怎會讓你吃這大苦！他向總理求情是我託他的，出了事他才知道林家選的媳婦是你，生我的氣，怪我不早打招呼，讓你受委屈。我說我也不知道哇，丫頭嘴緊向來不愛多話，臨走才發現一點情緒異常，到北京就失去音訊，他才不怪我。」

我心異道：「田阿姨後來知道這事，她沒告訴許伯伯？」

「你許伯伯脾氣不好，田阿姨又不知道你的態度，你人都走了，說出來還不是惹事非讓你許伯伯生田阿姨的氣？」

母親繼續說：「林彪出了事社會上傳說很多，說南京送去一個姑娘，名叫張寧，跟林彪跑了摔死在蒙古。我急瘋啦，你說到軍委去工作，怎麼跑到林家去了。自從你走後就失去音訊，我不敢相信傳聞，去找蔣副司令和王政委，他們躲着不敢見我，我心想這下可是真的了，一急腦子就糊塗了。唉，都過去了，見到面我也放心了。」

我跟弟弟長談了一次，了解的更詳細，弟弟告訴我母親的病：「出事以後，全南京城都知道你的事，批判大字報從媽媽單位一直貼到新街口市中心，盡胡說八道。媽媽被革職，到處挨人罵，被人指脊樑骨說是賣國賊的親家母。因爲長時間得不到你消息，都說你死了，她瘋掉了。我們怕她出事把她關在家裏不讓出去。不留神她就偷跑出去，到軍區罵，到省委罵，要他們還女兒。當官的都

躲着不敢見她，被她撞到都推說不知道。媽媽很長一段時間白天瘋顛亂跑，晚上整夜在院子裏刨地，說你埋在土裏，一定要扒出來，隻手扒出血不肯停。我們勸她說你不在地底下，她罵我們不讓她挖是想害你，認不得我們了。院子裏到處是她挖的坑，常對着坑哭喊：『寧生呀，你快出來啊！』媽媽太可憐了，我們抱着她哭喊都喚不醒她。

「直到接到你第一封信，她才好轉一點，天天把你的信捏手心裏誰也不給，怕你再丟了。反正爲了你的事全家倒了大霉。我們倒沒什麼，部隊不要，到哪都可以掙口飯吃。我們是擔心媽媽出事，我們這個家就完了。那天晚上到北京沒休息就直接來農場，媽媽差點犯病，我真想揍那個女王八，真要出事，我饒不了她！本來全家不想讓媽媽來，怕她見到你受刺激再發病，大哥做代表準備上路了，被她知道，死活要親自來。沒辦法，跟她講好條件，把身體養好點再來，接到你的信那麼長時間沒來就是因爲媽媽的身體狀況不能上路。」

聽完弟弟的敘述，我像遭雷擊一樣半天出不了聲，媽媽爲了我發這種可怕的病，我卻想到死，如果真死掉了，媽媽將永遠在泥土裏翻找我，再不會清醒了！生我養我這個女兒竟讓母親老來受此痛苦，我怎這樣不知深淺，不懂道理！

弟弟全然不知我所做之事，見我不吱聲，反倒安慰我：「姐姐，我們從沒怨過你，就是林彪不出事，將來你飛黃騰達，我們也靠自己本事吃飯，我們在部隊很受領導重視。現在林彪出事了，一切都變了，客觀上我們是因爲有你這個姐姐受到組織上的清理，不能再繼續在部隊幹了，但你放心，我們一點不怪你，只要你以後好好的回來。哥哥給你寫了一首打油詩：『牆外好大風，屋內冷不着，心安體又壯，逍遙度白老。』我們做事問心無愧，照樣挺起腰桿子做人！」

我緊緊握住弟弟的手，這個大弟從小就懂得愛護姐姐，走哪跟哪充當「小保鏢」。家，這個人

生苦海中的溫馨島，讓深嚐苦澀的我倍感溫暖，燃起我重新生活的希望。

母親和大弟在農場住了十天，一因保密規定，二因她健康狀況，北京所有的老關係她都沒去走動。臨走時她硬要找領導談話，畢竟受過刺激變得有點「糊塗」，她對領導說：「我的女兒我了解，她絕不會反黨，你們知道是組織上逼她去林家，她沒有政治問題爲什麼關她這麼久？不符合政策。放了她！我要領她回去。」

老王很客氣地做她工作：「你是老革命，覺悟高。學習班是中央直接管的，有主席批示。你放女兒，我說好，走吧，能走的成嗎？動一個都得中央點頭呀。放心吧，到時候一定還你一個完完整整的女兒。」

母親疑疑惑惑地問我：「他說話算數不？到時候不把你還給我怎麼辦？」

我安慰她：「你放心，先回去好好養病，你不是看到我這裏的環境了嗎？不會有什麼事了，大不了再蹲一段時間我一定能回去。」

「你可不要再傻啦，再也別聽誰說得好聽，一放了你馬上回家，哪也別去，就是沒有工作也不怕，家裏養得起你。」

「除了回家，我哪也不去。行了吧？」

「好，好，家裏最安全，什麼組織的話都不要信。我等你回來。」

沒想到母親糊塗中竟說了一句明白話，她搞了幾十年的人事組織工作，到了在殘酷的事實面前，把自己幾十年的工作也給否認掉了。

釋放

家屬來農場以後，外界消息傳遞進來，許多消息經過熟悉上層的秘書們分析篩選，嗅出了敏感的政策與人事走向。

「批林」發展到「批林批孔」再深入到「批周公」，圈內人都意識到周恩來也到了「走狗烹」的困難處境。

不少人知道「林辦」裏有人表現的「覺悟」特別高，寫出周恩來的材料，連老王都不敢過目，直呈中央，這是為整肅周恩來累積材料的工作。一次會議上，老王傳達了「中央首長」對這類人的嘉許。

大家議論紛紛。周恩來有錯衆所周知，在毛氏夫婦的陰影下，所有的中央領導人都在權衡選擇自家的生存方式，許多秘書生活在同一類環境中深有接觸，手下能寬則寬，不「落井下石」。尤其是家屬來隊探親，拜賜周恩來的努力，他如果有意外，還直接影響到我們的安危，明白人都清楚這一點。所以大家對這類人從心裏瞧不起。

江青也不舒坦，她的那本自傳《紅都女皇》讓毛澤東大動肝火，不知是真的要與江青「分道揚鑣」，還是為了配合倒周做的假象，總之毛澤東的原則性反給人「孤家寡人」晚景淒涼之感。

乘着江青失勢，不少秘書往上面寫申訴信，叫家屬找關係轉送，希望早日得到釋放。但是，沒有一次成功。

「林辦」的一個人，把寫給毛澤東的信叫妻子帶出去，交給了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他們是同系統的好朋友。信中反映各「辦」工作人員長期被關押，造成了親屬在各方面無法解決的困難要求落

實黨的政策。

毛澤東看完信即批示：林辦各下級工作人員，責任較輕。不易久留學習班。分配工作，以觀後效。

老王接到批示，先自喜形於色，因為後期的學習班生活幾乎無所是事，女班組織毛衣、鉤花邊、繡枕套、做衣服；男班組下棋打撲克。領導和工作人員長期住農場，不能過正常家庭生活，免不了牢騷滿腹，說「我們也像勞改一樣」。工作人員老葉從外面弄來幾隻種兔，每班養一對，在房前圍欄圈起來，兔屬鼠科動物，到處打洞，繁殖又快，打洞打到房間裏，又打到食堂去，就像打地道戰一樣，有的打洞穿出鐵絲網跑到果園裏成了野兔。

老王看完指示立即召開大會，宣布結束學習班。大家興高采烈，紛紛打聽是誰「立了大功」。寫信者抵死不承認，因為他受到來自「中央」的批評。

每個人都有一份政審結論，並被叫去辦公室談話，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提。這是官樣文章，凡是提不同意見的人都挨一頓批評，上邊既定好的政治結論，豈是個人意見能改變得了的。

老辛拿到自己的結論，躲在房間裏哭，因為在她的結論上寫了與黃永勝的生活錯誤。女班組沒有人去安慰她，有人說：「別看她巴結討好，結果還不是一樣，踩人的人自己也沒好下場。」我想，此時老辛心裏的滋味大概比倒翻了五味瓶還難味，她既靠不上領導重溫東山再起的美夢，也失去了此生值得交往的患難朋友。

我的政審結論是這樣寫的：「張寧，女，二十四歲，原南京軍區歌舞團演員。張寧是林彪、葉羣為林立果選中的對象。九·一三事件中，張寧屬於受騙受害青年。」

「在學習班期間，一度表現不好，附和散布反動言論。經批評教育，有了一定認識。根據主席

批示精神，分配工作，以觀後效。」

這樣的結論算是格外「開恩」了。出我意料之外，我便「得寸進尺」，對找我談話的老朱說：「在學習班期間我沒有附和散布反動言論，這一條不符事實。」

老朱說：「對你的結論，上面再三研究過。其實你在林彪事件中並沒有什麼錯誤。你的主要錯誤是在學習班，你對王老太的言論聽之任之，不揭發批判還對別人擴散，就是附和散布。我們對你是愛護的，還沒把你攻擊中央首長的錯誤寫上去。」（批評毛遠新選妃）

「王老太太？你說什麼啦？很多事並不是她說的。」我一頭霧水。王老太太年紀大，平時很少跟我們一起聊天，她除了我以外，對其他人都抱有戒心，根本不可能對她們說什麼，何況「林辦」範圍的事都已在專案審查時期說完，何必再在不了解情況的新人面前重提？王老太太有特殊之處，從專案到學習班這四年，她沒有寫過一份文字交代揭發材料，她有私塾底子，並不是一點文化也沒有，但她堅稱自己不會寫字，就是不落字迹把柄給別人，夠硬的。嘴上說的隨時可以推翻，反正她知道的事不涉政治核心機密，大家都知道的事可說可不說、可寫可不寫，審查方面獨拿她沒辦法。我估摸着老朱的話意，準又是老辛過去在王老太太背後搗鬼，編派她什麼，怪不得在「放毒」事件那段時期，領導叫王老太太交代問題，她就是不承認，原來裏面還有這麼大的「內容」，並不單單是個「放毒」事件。老辛雙管齊下，政治上刑事上想藉領導的手致王老太太於死地，領導上居然一直相信老辛的誣陷，可悲可憤！

果然王老太太拿到結論以後氣沖沖的找領導談話，回來對我透了一句：「反正我沒有做虧心事，由他們去說！」老辛害人不淺，如果林彪不倒台，她見到「林家老五」又該是副什麼惡心的嘴臉？可想而知的。

離開農場前，老王找我談了一次話：「你還年輕，今後的道路很長，要處處謹慎，夾着尾巴做人。毛遠新的事，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不要再提。」

我很明白地說：「今後何止夾着尾巴做人，以後政治運動我就是活靶子，我看透了也想通了，我知道自己該怎樣做人。」

「你的情緒很不對頭呀，你應提高覺悟認識自己的問題，重新做人。你家庭出身和成長過程與她們不一樣，組織上還是愛護你的，批判從嚴，處理從寬嘛……。」

我麻木地聽着，內心對他每一句話生出強烈抵觸。

最後那幾天，大家心思都已「飛」了，菜地荒廢無人整理，各班種的已熟了的向日葵也無人去摘，老辛和小郁放開本事收採，把葵花籽都剝落曬乾，地裏的黃瓜，西紅柿大筐往屋裏搬，她們帶頭破了紀律，沒人跟她們計較，因為沒人關心她們。

女班組其餘人相互幫着收拾行李，出去合影留念，苦難中相處幾年，真要分開實有不捨之意，各自對未來懷着不安的期待。

離開大興縣勞改農場以後，我們暫時滯住西直門總政治部招待所等候分配。有一天我走在院內路上，發現迎面不遠站着一位中年軍人，正遲疑地注視着我，不敢上前相認。我立即認出他是前綫話劇團副團長兼導演老張，自我十歲當兵，他就看着我長大，怎地僅隔四年他就不認識我了？我上前與他打招呼，他驚訝意外道：「噯呀！你真是張寧，我都不敢認你了，怎麼變化這麼大？！這幾年你一定受大罪了，一定吃了不少苦，噯呀，真沒想到把你折磨成這樣，脫了形啦！」

我難過的眼圈發紅，一時說不出話。他安慰我、鼓勵我，並傳達了多數善良人們的看法，希望我回到原單位去。我原本一顆忐忑不安的心稍稍覺得安定。

後兩天，總政幹部部來了一位處長和幾位幹事，我認出他們原都是南京軍區政治部的老同志，一九六四年跟隨軍區副司令蕭望東和政治部主任王良恩上調北京的。他們徵求我去向意見，並善意提醒我去廣州軍區，許世友已調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田阿姨也跟着去了。但我記起張副團長的話，我相信熟悉我的老環境和人事會比一個司令的權力更溫暖，繼任南京軍區司令員聶鳳智也是父親同一輩的人，我更記住媽媽的話，哪也不去，只要回家。我選擇了回南京軍區。

各「辦」工作人員原則上原系統再分配。王老太太隸屬總參服務局，領導說她年齡大身體又不好，讓她回原籍鎮江退休。小袁、小張、小郁原是社會待業青年，不是正常入伍，因考慮她們是「上當受騙」性質，安排她們復員回上海，復員軍人地方政府要負責安排，但地方上歧視她們的遭遇，只安排她們到收入微薄的街道小廠工作。老辛的人品差，原單位也不喜歡她，藉機叫她轉業到地方，在一家工廠食堂裏賣飯票。小孫、小王都有人緣，在部隊留用一段時期按正常轉業，到地方的工作也都安排得不錯。

陸
劫

第九章：漫漫歲月多坎坷

燕子歸舊巢

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下午，我離開了北京，從一九六八年底第一次被選進京，七年裏三進三出北京。第三次進京一關就是四年，加上在南京受控制的兩年，整整六年的抑鬱苦悶，今次終於掙脫牢籠恢復自由身，回憶心如歷程，既悲愴又欣慰，家鄉向我招手，親人等待着我，再多的苦難也暫時拋諸腦後，一心向前。

一路上火車飛奔，風馳電閃，北方原野迅速倒退，我一直坐在窗口，夜不成眠。第二天上午，原野漸漸出現南方韻味，山清水秀，空氣中散泛着泥土花草的芬芳。接近下午四點，看到長江了，看到長江南岸一左一右的獅子山和繡球山。心中一股淒楚陡然漫溢胸間，淚水盈眶，急將雙手遮額捂眼，閉目控制一會，沒讓自己在公共場合太失態。

過了長江大橋，南京站終於到了，四年前離開時我就有預感，但預感再不好也想不到我捲入到上層的政治風雲中去，去受審查，去當勞改犯，會背着毛澤東親自批示的「以觀後效」回到家鄉。

車站廣場上人山人海，出口處站着母親和兄弟，她們也像我等她們那樣的等我。接我的是一輛南京市公安局的座車，我很納悶母親為什麼驚動公安局的人。後來才知道，在我人未到之前，歌舞團已掀起一場政治動員，從部隊調來一名新政委，左得屁股發燒，召開全團大會，說：「我們團出了個全國聞名的人，這個名，不是什麼好名，是我團的恥辱，她叫張寧，是林彪培養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她就要回來了！老同志中有許多人熟悉她，要跟她保持距離劃清界綫。新同志要以批判的眼光對待她，她與你們不同，是個有待監督改造的分子，對她的一言一行要保持高度警惕！……」

這種思想水平的人，在當時的中國幹部隊伍中不是少數，我們將這種思想僵化又好當官的人叫「留聲機」，上面說什麼，他照調哼哼出來。我的重新出現，給這類唯恐沒事幹的人又有使勁表現的機會了。

有好心的老演員偷偷跑到我家通知母親：「張寧回來千萬不要直接回團，進去又要給圈住挨整，底下的人沒什麼政策水平，張寧那身體恐怕吃不消，精神上不能再叫她受打擊。」

母親爲防意外，動用了公安系統的關係，請他們出車接人，必要時「搶人」。

她的預防措施沒錯，正當我準備上車時，歌舞團副政委趕上前一把攔住我，說：「你先回團報到！」

母親罵道：「報什麼到?!逼她去北京的是你們，出了事不認她的也是你們。巴結討好上面你們都爭先，出了事你們比誰都推的乾淨!我女兒關了四年，你們有誰關心過她?!」

副政委強詞說：「張寧是我們團的人，軍人服從紀律有組織管束。總政電話指示我們，張寧不准跟任何人接觸，先得到團裏去，以後的事再說。」

母親憤斥他：「哼!現在又承認是你們的人啦?!你少在我面前提什麼軍紀、組織，都是混帳!壓誰去?我的女兒我不能接觸，再讓你們拉去整!告訴你那個混蛋政委，女兒我領走了，交給你們我不放心!」

副政委理屈，仍不死心，問我：「你的意見呢?」

我看看這個爲虎作倀的副政委，不愠不怒地說：「我當然回家!」轉身上車喊母親：「走吧，跟他們沒什麼好說的。」

副政委盯着車牌，我知道他在記認車牌號碼，神經兮兮的，「階級鬥爭」這個弦把人害得既不

相信自己，也不認識別人了。

果然他回團向政委報告，說我被「不明身分」的人接走了，緊張到謊報軍情的程度，我母親他總該認識，談何「不明身分」！

政委慌急，弄不清楚公安局怎地插手此事，背後是哪股勢力？急忙向軍區保衛部、幹部部匯報，說我「失蹤」、「下落不明」、「公安局插手」。

政治部的人比他那土疙瘩南瓜腦袋靈，命他先派人去我家看看，人若在，暫時放一放；人若不在，再由政治部出面與公安局聯繫要人。

當晚，副政委和人保幹事小朱來我家。小朱見我坐在客廳裏，上前來問候：「四年沒見了，你變得好厲害，走在路上我不敢認你，都看不出原來樣子了。好好在家休息，哪也別去，外邊不少人傳說你要回來，社會複雜千萬注意安全，出了事我們不好交代。」又附耳悄聲遞話：「管他那麼多呢！你就在家好好休息。」

小朱是話劇團演員，我走時他還在「五一六」學習班裏工作，現在都當上人保幹事了，人保幹事是做人事工作的，直接與政治部打交道，協助團領導工作，他傳遞給我很重要的信息，我感激地向他點頭，但並不說話，怕影響他。

母親在另一邊沒好氣地說副政委：「你來幹什麼？！我不歡迎你！告訴那個沒水平的政委，我女兒一身病，不養好不回團，誰敢來強行，我跟他拚了，後果你們承擔！」

副政委被母親說得坐立不安很尷尬，起身告辭道：「張寧就交給你了，等她身體恢復再回團報到。復轉工作就要開始了，等她回去辦手續。」

母親根本不理他，走去倒茶端來請小朱喝。小朱見副政委臉色不悅，起身向我們告辭，仍說：

「叫張寧注意安全，把身體養好，她的身體太差了。」

我很感慨，這個小朱是連隊調上來的新演員，與我相處時間不長，卻有一份理解同情之心。副政委是歌舞團的老人，看着我長大，我從未得罪過他，為何對我如此狠心？不但沒半句安慰之言，反而提到復轉之事，無情地想一腳把我踢開。想當初我生病在牀，病的那樣他還「鐵面無私」的逼我走人。經歷了一次大事件之後再看這一類人，覺得他實在可憐，他的社會資歷和年齡加起來也不及我那短短四年的收穫。我不會再感到傷心，他在我心中已沒有分量。

有政治部的人向我傳報很重要的消息，張春橋親自打電話交代南京軍區幹部部「立即處理張寧復員下地方，她不適於留軍隊工作」。我想起總政幹部部的那位處長和幹事們，他們提醒我去廣州軍區有道理，暗中心想幫我想保護我的人不是沒有。張春橋身為總政治部主任親自來電話指示，具體責任落在幹部部方副部長頭上，他不敢不執行，但他也是老人，兩難之下，他含含糊糊的既執行又不抓緊。

母親抓緊時間頻繁地跑軍區上層做工作，聶司令親自打電話交代幹部部妥善安排我在團裏的工作；政委廖漢生又親自交代團領導恢復我演員生涯；幹部部部長雖是新人，卻有同情心，破例給我補調級別，「保護層」發動起來，張春橋的電話指示實際上架空了。但事情並不順利，我的工作始終沒安排，另一種勢力藉着張春橋（他仍兼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電話指示當令箭，說我不能上台演出：「張寧要是上台，觀眾是來看她還是看演出？不亂套了嗎？爲她一個人全團工作受影響。」聶夫人很同情我的遭遇，說：「你們陸軍不要，我空軍要，叫張寧到我醫院來工作！」可是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我仍然動不了。

歌舞團很多老領導、老同志同情我，出國時期的老副政委說：「張寧是無辜的，她的舞蹈條件

現在的年青演員也比不上，我們費大功夫培養出來的人爲什麼不要？恢復她原職是領導的責任。」折衷派出來爲我說話：「張寧身體不好，組織上有責任，既然不能上台演出，叫她到團部幫忙打打雜也行。」

我心知很多人想幫我，爲了不致連累別人，我提出要求先恢復身體，以後的事再說。同情我的領導是多數，新來的政委沒想到他準備打的「落水狗」竟有如此深厚的上下保護力量，賣個人情批准我去湯山溫泉療養院治病。

關久了的人對外界很不適應，剛從農場放出來第一次上街，看見車輛不敢過街，反應很遲鈍。回到家在院子裏試騎自行車，腿肚子直打顫，過去雙手脫把騎得遛遛的，怎麼如此「退化」？憑着舞訓功底的平衡機能，再怎麼不適應也不該有如此現象。聽到大響動會嚇得失聲大喊，我過去夠膽大的，怎麼變小膽了？內分泌一直不正常，人瘦得脫形，氣色臘黃。母親遍尋名醫，經人介紹找到一位姓伍的七十多歲名中醫，把脈後凝神靜思，似有不信的神情。再次把脈，下斷語道：「你的脈象衰的似老人，弱的似嬰兒，你只有二十四歲怎會有這種脈象？你得過什麼大病沒有？你的精、神之氣一次從頭洩到腳，去勢兇猛，根本沒有採取治療，拖得時日久了，五臟六腑衰竭，人就慢慢枯萎。你的病拖得太久，用藥相沖；得慢慢調理呀。」

我看過多少醫生了，不是說我神經衰弱，就是說我腸胃功能紊亂，開的藥毫無起色，這位老醫生說準了我的病症，自殺那次醒來感到渾身冰冷澈骨，一股氣直往下洩，以後精神越來越枯槁。我信服地望住他，他一邊嘆息道：「你這年青姑娘怎得這種病症，行醫一輩子沒見過這種病。」一邊開藥方。後來他得知我真實身分，同情之下十分用心替我治療，長期吃他的藥，確見起色。但必竟是受過重創的人，要想徹底治好談何容易。

在家期間很多同學來看我，都是幹部子弟，說話無顧忌，見我被折磨得脫了形，其中一個嚷道：「他媽的，當初哪個不喊萬歲、身體永遠健康！轉眼成階下囚。摔死了全部翻個了，有本事自己揭蓋啊！拉個無辜的人當墊背。」

另一個說：「聽說你上了『天』，我們猜測不是毛家就是林家的公子看上你，衛崗小學出你這麼個人我們也覺得了不起。林彪摔死嚇我們一跳，最好的一個變成最壞的一個，你也跟着倒霉，真他娘的運氣不好。」

又一個說：「人呀，不能太拔尖，你當年多精神，走哪人家都圍着看，還記得我們去吃湯包嗎？排隊的人不排隊嘍，吃包子的人把包子往鼻子上送。哈哈，那股樣真叫絕了，現在可好，跟個老太婆似的。」

有人搖頭嘆息：「政治上出事，日子不好過；長得好，日子也不好過，這世道說不清。」

一次，許伯伯女兒來看我，她過去就不把林立果放眼裏，見我不愉快，安慰道：「這事怎麼怪到你？當時誰見到林彪都感到光榮，一般人想見還見不到呢。他調個人去誰敢不去？黨政軍大幹部哪個不聽他調？調你個小演員算什麼稀奇？林彪死了，見他的都有罪，那天下有罪的人多啦，首先中央那幫人，個個有罪。政治問題最沒道理。想開點算了，底下的人都是應聲蟲，何必跟他們一般見識。」

軍區老副政委的兒子是我哥哥那一班級的，也來看我，他見面嘿嘿笑兩聲，語調誇張比手劃腳地講：「想那麼多幹啥，老頭子（毛澤東）看上誰，誰就大禍臨頭，他捧彭德懷，把彭德懷打死；他捧劉少奇，劉少奇給整死；他捧林彪，林彪又摔死；他捧那個，哪個準沒好下場。他打個噴嚏淹死你，打個哈欠掀得你底朝天，天上的雷也沒他老人家龍顏震怒來得威力大。嘿嘿嘿，皇帝老兒的

事莫談，保住吃飯的傢伙（用手指指頭）混日子吧。」

哥哥譏笑他：「你哪來那麼多話，你這不是現行反革命嘛！騎驢看唱本，走一步唱他一曲，管他那麼多，他整誰也跟我們老百姓沒關係。那麼多老幹部挨整，他中央的人哪個放過一個屁！」

「整到你妹妹頭上你也不放屁？」

「放有啥用，千山萬水的他聞到啥味了？該我們倒霉。來，吃飯！喝酒，一醉解千愁麼。」

哥哥很愛說笑，見我不開心，端起酒杯吸一口酒說：「人生苦樂是常事，凡事自消自解，我給你說個故事怎麼樣？從前有個結巴子結得很厲害，見到人使出吃奶的勁也擠不出一句話，他找人看病，一天見有個郎中掛個牌，上寫『包治天下百病』，他費半天勁說清楚要治結巴子。那郎中未開口先閉眼，搖了半天頭，說『我、我、我……也……是、是、結、結……巴子。』」

我「哇」地一聲噴出一嘴的飯，開懷大笑，頓覺胸間鬱塊消解許多。哥哥從小就關愛我，上下學常牽住我的手走路，怕我亂走到馬路上被車撞到。我去北京時他還在部隊當兵，對我的事全然不知，卻受到我的牽連。他當兵較早，十四歲也是未成年就當兵，那時還沒有「文革」，他牢記父親臨終遺言「兒子長大扛槍保國」，雖然學習成績不錯，但他堅決要去當兵，父親的老戰友們拗不過他，只好送他去坦克九師。他年少好勝，師團長又很關愛他，他一洗幹部子弟習氣處處爭氣，裝甲兵司令許光達將軍視察九師實彈演習，十個炮手表演只他一人百發百中，許光達讚賞他小小年紀竟如此神射，豈不知我哥哥五歲跟着父親學放槍，十二歲就是南京城裏狩獵族的小神射手。他十歲橫渡長江，要不是報上登名，誰也不相信他的神勇。

我三個弟兄都是神射手，大弟是準備保送到北京裝甲兵總部培訓的技術尖子，名單都呈報上去了，卻碰上我出事。我真覺得有愧於他們。

我家周圍的農民子弟也來看我，我幼年時的一半時間生活在她們中間，建立起可貴的感情。她們不理解：「你不就是漂亮呀？也挨整？林立果看上你也算你的罪？」

我的一個小幹姐妹告訴我：「關了你四年，外邊的人說你沒有罪不會關你四年，一定是有罪。我說才不是呢，你不像一般幹部子女清高不理人，你心腸好，不會犯罪的。」

這些最底層的人說出的樸實語言，比那些整天政治說教的人強千百倍，她們懂得從本質上看人。

我希望見到小李，事情既已過去，也要向他做個清楚的交代，以了前緣。歌舞團的戰友來告訴我，小李正新婚，不會來的，時過境遷，一切都在變，或許他在知道事情真相後根本不再需要我任何的解釋，他是聰明人，他不來見我也許是解決前緣的最好辦法。

曾邦元和他愛人金葉也來看望我，他們已經有了一個可愛的小女兒，夫妻生活美滿幸福，曾邦元官升江蘇省宣傳部部長，不再是當年那副學生模樣。說話卻還像當年那般幽默。我們不說話的時候相視而笑，腦中都浮現當年兄妹般的情誼。在我劫難以後，他仍不忘那段友情，以夫妻倆的名義共同關心我，常邀我去他們家玩。

我們談起江蘇省「紅總」的造反頭頭們，當年田阿姨爲了促進兩派大聯合，曾請他們吃飯，我也在場坐陪，有一面之交。在我關押的四年中，他們自殺的、槍斃的、判刑的，運動中響應毛澤東號召起來造反的青年精英們，儘管有着思想和道德觀上的種種瑕疵，轟轟烈烈起家，悲悲慘慘收場，都是那個時代政治的犧牲品。

曾邦元是唯一留下並進省委領導班子的幸存者，我感觸地說：「你幸好是保軍派，不然你今天不知呆在哪處荒山僻野服苦役呢。」

許家屯 枉

他若有所悟地苦笑道：「一個運動教育許多人。有錯的有罪的都死了。我沒有反軍，不搞打砸搶，武鬥最盛行時，我領着工人和學生趕建長江大橋，運動中還算頭腦清醒。現在當宣傳部長，黨分配的工作就要做好。我本意想退出，回到大學裏執教，知識分子參政是文化大革命產物。這個運動，我對你說自己的感覺，將來一定會重新評價，當年好的可能會變成另一個極端。從造反開始，憑着一腔熱情響應毛主席號召，本來就沒當官念頭，我倒巴不得放我回大學去。」

曾邦元預感很準，一年後毛澤東死，江青爲首的「四人幫」垮台。「文革」定爲「浩劫」，新中央清算「文革」帳，以造反起家的領導一律不再錄用。曾邦元也在劫難逃。「浩劫」波及深遠，矯往過正，好壞一起烹。

官場上的骯髒再次突顯，省委許書記是「文革」中曾邦元力保出來的老幹部，因此兩人關係不錯。後來在對江青的態度上產生分歧，曾邦元不主張江蘇事事聽從江青的，得到多數領導賞識，許書記很孤立，兩人關係惡化疏遠。江青倒台，許書記竟把江蘇緊跟江青的錯誤藉着清洗造反勢力的機會，全數推卸到曾邦元和蔣副司令頭上。曾邦元被判十五年政治徒刑，押往徐州監獄。許書記上任香港新華社社長以後，仍利用權勢遙控徐州，預期永久關押曾邦元。幸而許書記逃往美國，曾邦元得以提前釋放不至老死獄中。蔣副司令在林彪事件上犯有錯誤，但他跟江青等人毫無瓜葛，許書記拉個已落水的人替自己墊背，把蔣副司令打成「林江集團」在江蘇的代理人，他卻逍遙升官。所以他後來仕途不穩時，江蘇的老人都不歡迎他再回江蘇。

我和蔣副司令見了最後一面。我到軍區總醫院看病，蔣副司令穿着病服坐在輪椅上由人推着，身後跟着兩名魁梧的軍人。他老遠認出我，我變化那麼大他竟能認出，或許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他老遠就急切地呼喚：「是張寧嗎？」見我停足相望，他招手：「等一下，等等我！」車子直向我推

來。

我本想掉頭離去，但他那股神情令我不由自主地立足凝視他。他比以前更黑，以前黑的光亮，此時暗淡發青浮腫，比前消瘦許多。他神色淒然，想笑，擠出的卻是苦笑，望着我愧疚地嘆口氣說：「姑娘，我對不起你，對不起你，你變了，變化太大。」他拉住我的手緊緊握在他的雙手中。一股酸楚，一股委屈，一股過往的憤怒，又一股對懺悔了的長輩的感情，一齊向我襲來。我從自己的經歷中認識大家都是極左思想和路綫的受害者，老一代和新一代都沒有逃過那一時代的思想麻醉和滅頂浩劫。他的兒子，一個年青的軍官，不久前事故死亡，據了解內情的人說死得非常不應該，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故發生在他身上，而蔣副司令本人又得了癌症。是天意？是懲罰？我都不願這麼去咒他，我覺得懺悔了的蔣副司令與我一樣可憐，他終於在臨終之前找到機會向我承認了錯誤，他可以裝着沒看見我，但他沒有那麼做。

我聲音很弱地問候他：「你生病了？你要保重。」

蔣副司令很感慨，說不出話，只是點頭，嘴裏「哎、哎」的答應着。

不久，他死了，做為長輩，知錯能承認，比那些知錯諉過，千方百計誣詔他人的人不知強多少倍，他仍是一位有勇敢氣質的將軍。我原諒了他，他可以安心的去見我的父親。

我的董哨老師

在我去療養院之前，遇到了一件使我心靈震撼的事。

一天清晨，我去操場晨運，周圍跑道上都是鍛煉的人，沒有舞蹈演員，舞蹈演員一天的基訓量

很大，所以很少有舞蹈演員做晨運的。

「小張寧！你在這裏？」

背後傳來一聲熟悉的聲音，我心裏一激動，衝口喊道「董老師！」即回頭，見他迎面樂哈哈、笑嘻嘻的站在離我一米開外的地方。

我很吃驚，他卻又嘻又哈的開心模樣，顯得滯呆遲鈍，原來很精神英俊的形象蕩然無存。啥時候變得這副傻乎乎的樣子？

我迎上去呼喚他，他似乎沒反應，仍笑嘻嘻的望着我，我頓時明白過來，他精神失常了。

有些精神失常的人，還會記住他腦中的印象最深刻的人與事，我是他和李首珠老師培養大的，我是他掌上的「小孔雀」。

當年全軍歌舞團大規模招生，是決心徹底改變軍隊藝術的落後狀況，這一批學員的培養是「生力軍」，所以各大軍區和兵種歌舞團領導，都認真挑選了政治思想、專業水平、組織能力最優秀的老演員擔當培養重任。

董老師放棄了自己熱愛的舞台生活和主要演員的地位，管起一大堆娃娃兵，既當「爹」又當「娘」，在我們最初踏入社會的幼稚心靈裏注入關愛與溫暖。

我上學時，父母給我起學名叫張寧生，考入歌舞團以後，董老師說我：「你的名字像男孩，去掉一個字，叫張寧好不好？」從此我就叫張寧了，古訓說「師長如父」，他替我改名，培養我獨立於社會的能力與專長，他關心呵護我，在我的心裏，他是我敬重愛戴的師長。

我上前拉住他的手，請他到我房裏去坐坐，他笑嘻嘻的笑着，像個聽話的大孩子，一路上不斷地側頭望着我笑嘻嘻的笑，走路一顛一顛的，像喝醉了酒。

到房間坐下，忙沏了一杯茶送上。董老師一雙有點混濁的大眼睛看着我，還像看我小時候的那副疼愛表情一樣。突然，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聲調淒楚的說：「你總算回來啦，你受了多少苦呀。」邊說着，邊撫摸我的手背，那傻笑臉變成欲哭無淚的模樣。

我眼眶濕了。他雖然神經失常，但還記得許多事情，表達也清楚，看來他正處在治療中的穩定期。但明顯的，不管多好的醫療條件，再也不可能徹底治好他精神上的深重創傷。

我把水端到他手上，請他喝口水靜一靜。見到董老師這副慘狀，我心酸地問他：「什麼原因造成你這個病？我走了以後，你關在『五·一六』學習班裏發生了什麼事？」

「『五·一六』？我不是『五·一六』分子，根本不是，我不知這個組織，我不是，我不是『五·一六』。」董老師邊說邊惶恐氣憤地急辯。「事情已經過去了，那是搞錯了。你是爲這得的病？」

「他們逼我，打我，要我交代『五·一六』罪行。我響應毛主席號召，參加《飛鳴鏑》戰鬥隊，那都是我培養大的學員啊，我不放心他們，走到哪我都跟着。我又不管事，不是勤務員，（造反頭頭）內部開會搞些什麼我也不知道。他們不把我當老師看待，可我還是捨不下他們啊。」

「誰打你的？」

董老師瞪着我，半天不說話，表情木然像是回憶，又好似觸及到他內心的痛苦，剎時臉上的肌肉抖動抽索。見他如此痛苦氣憤，我更想弄清楚到底什麼人這樣殘忍地摧殘他，我伸手輕拍他肩，要他說話。

董老師嘶啞着嗓子失去控制的喊道：「你不知道你董老師被人折磨得多慘啊！他們把我關了一年，寫不出交代材料不讓吃不讓睡，搞得我精疲力盡。打我，罰跪，半夜把我拖出去丟麻袋包一樣

丟到車上，開到荒山野嶺把我拖下車，幾個人把我拖死狗一樣拉在地上拖來拖去。我身體本來很好，關了一年給折磨得路也走不動了。」

我的心在抖，這都是熟人幹的，相處那麼多年的同事，怎麼下得了手？

「晚上拖我出去，兩個人把我胳膊扳到背後，一個人按住我的頭不讓抬起來，一個人拿槍頂住我胸口，副政委拿槍站在我面前，我反抗、掙扎，抬頭看見副政委舉槍瞄準我，他們又把我頭按下去，我聽到幾聲槍聲，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假槍斃！」我難以置信地自語。

董老師憤激的喊：「壞啊！他們壞啊！」

我清楚了，董老師在那幾聲槍聲後就瘋了。

我送董老師出門，望着他那一顛一顛的蹣跚背影，外人真難以想像他過去是多麼英俊帥氣，充滿朝氣。

記得我們學員時期，他就像個「老母雞」一樣，身後總是跟着一大羣孩子兵，他或前或後的跑着，照看着我們，不管是學習、上基礎課，還是勞動，他都不離左右。他曾說過：「我這一輩子交給你們啦，你們好好努力，不要讓老師失望。」可他萬萬沒想到自己全力呵護、由他一手培養成長的孩子中，竟有人誣陷他毀了他。

董老師後來在瘋顛的反覆發作痛苦中去世。他的遺孀是中國舞蹈家協會理事、著名一級舞編黃素嘉，與董老師伉儷情深，自董老師去後，她獨力撫育教導兒女，使他們健康成長步入社會，而她至今仍是獨自一人。

董老師是我專業技能的啓迪者、培養者，我此生忘懷不了董老師。

百足之蟲死而不殭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去世。江清集團被捕後，舉國歡慶，人民感受到「改朝換代」的喜悅，「文革」浩劫終到結束的一天，各地市集的螃蟹賣價特好，舉國流傳一說：「四人幫」好比螃蟹，橫行能幾時。人民以大啖螃蟹一解積壓多年的心頭之憤。

新形勢下，我精神上輕鬆了些。我慎重的準備好申訴材料寄給中央有關部門，要求修改結論中不實之詞，落實政策，還我工作權利。

數次寄出的材料像「泥牛入海」，音訊杳然。當時全國上京告狀的人很多，幾十年的冤假錯案都湧向京城要求解決。我耐心的等待，一直等到失望。

我想到一個辦法，請組織出面。軍區幹部部接下了我的材料，呈送北京有關方面。

不久，中央辦公廳聯合總政治部簽發了一份「紅頭文件」，上批「絕密」，下發南京軍區，嚴厲批評幹部部「喪失組織原則」為我呈送材料，斥責「為什麼遲遲不處理張寧」，責令限期處理我下地方。

幹部部找我談話，我堅持要求看批件。主管這件事的人很同情我，破例給我看了批件。批件上簽字的有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和新任總政治部主任，扉頁上批寫「要對張寧嚴肅批評教育。如再堅持上訴，從重從嚴做結論。」批件旁註：「呈紀登奎同志閱。」

我不禁火冒三丈，質問主管人：「我的材料中涉及到紀登奎，中央專案是他具體搞的，原則上他是不能看的，為什麼呈給他看？汪東興什麼事不知道！他為虎作倀的事還少啦！『四人幫』已倒台，為什麼他們還能一手遮天？我想不通，我還要上告！我不連累你們，我自己上北京去！」

一名老幹事苦笑道：「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啊！江青倒台了，與她，特別是與毛老頭有千絲萬縷關係的那些爪牙們，還有權有勢得很呢，你能鬥倒他們？算了吧，再告，連我們也跟着倒霉喲。」

一名年青幹事嘆道：「原來軍區還想保你，『四人幫』倒台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可你也太急了，這下暴露了，再也藏不住你了。這是第二次責令我們處理你，還不讓你按幹部待遇轉業，要你按戰士待遇復員，這也太出格了。從幾個簽字人的身分看的出你得罪的不是一般人。」

我冷笑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道貌岸然的偽君子沒一個是好東西，汪東興有什麼資格在我的申訴書上簽字，屎殼郎帶花也掩不住一身臭氣！」

年輕幹事道：「你觸動他們的痛處啦，當然不會放過你，一個紅頭文件算什麼，他們手中都是紅頭文件嗎？」

老幹事制止道：「算了算了，天下不公平事太多。你的事我們都清楚，你怎麼走的我清清楚楚，你的檔案還是從我手上調出去的呢。他媽的，這世道，只要有權，想幹什麼幹什麼。事到如今，上面等我們處理答覆，我們唯一可以擅用職權的就是仍然按照幹部待遇安排你。另外，你到地方以後不能再用原名，得改個名字，檔案也要換掉，這一切都由組織替你安排，你只需要爲自己想個新名字。」

「換檔案？換名字？重新偽造一個我？這是違法的。」

「違法不違法看是誰做，這是上面交代的，在權勢者眼中沒有法。」老幹事又嘲諷道：「上面關心你，怕你到地方目標太大，招惹事非。」

「那乾脆把我封起來算了。」

「是啊，要是『四人幫』執了政，你恐怕是第一批掉腦袋的人。你人沒到南京，張春橋的電話就打來了，看來他們還挺怕你說話。」

我還是不通：「檔案記載是一輩子的事，怎麼能造假呢？」

「政治需要嘛。一切都由組織負責，你不要管那麼多。」

組織系統完全沒有法律約束，只有權威命令。

我改名李亭。隨奶奶姓李，雖然我從未見過她，但她是一位可敬的勞動婦女。我堅持不要女字旁的「婷」，「女」字紅顏薄命在我遭遇中註釋太全面，我憎恨自己是個女兒身，取「亭」之「亭亭玉立，入污泥而不染」之意。雖然浩劫已令我蒙受污名，但在精神上，我永遠是潔淨無瑕的。

我入伍十八年，心靈上帶着滿滿的創傷退伍了。幾張紙的假檔案代替了厚厚的真檔案。光從檔案上看，我是個經歷單純的女兵。在現實生活中，我成了「內控監視」對象，精神上背着沉重的黑十字架，走向另一段漫漫的人生道路。

我正式脫軍裝是一九七八年底，一九七五年九月釋放我回南京，轉眼四年，我仍然被毛家的勢力控制着。『四人幫』倒台並不影響惡勢力的基礎，我和仍然關心幫助我的人的努力仍然失敗了。

退伍後的一天清晨，我獨自站在大院的草場上，十八年中的朝朝暮暮在眼前閃過：十歲那年在草場上踢球，被歌舞團招生組看中，草場上孩子們嬉戲喧喊聲好似猶在耳旁；教導處辦公室裏招生組問我多大，我清脆地回答「九歲！」大人們憐愛地看着我；辛苦的訓練飽含着眼淚和汗水伴着我長大，在全軍匯演和東方紅大歌舞中因優秀的演藝素質和美貌而出名；出國演出，大家保護我愛護我，恰似捧在全團手上的一顆明珠。我的生活就像一顆開心果，笑口常開，無憂無慮。一場禍國殃民的「文革」將幾代人的美夢一夜之間砸的粉碎，政治時空剝奪了我的一切，我又回到十八年前的

這片草場上。立足這片草地，還是這般景致，往事不堪回首，情何以堪！人世間的不公與肆虐，唯有昂首向穹蒼浩嘆。

與林立衡夫婦重逢

在等待分配期間，接到一封來自河南鄭州市的信，是幼年一位女友寄來的，她告訴我林立衡的下落，如想見面，她想辦法安排。

我大感意外，多少年裏，「林辦」不少人尋找她，都得不到音訊。我得到這意外之喜，立即提筆回信，請她持我親筆信去見林立衡夫婦。

很快的，我收到了張青霖執筆的以夫婦倆名義寫來的信，他們和我一樣欣慰得到對方的消息，引用一句古詩「一枝紅杏過牆來」，我從這句詩裏看出了他們的處境。青霖寫道：「自從出事後，你姐姐最關心的、最不放心的你就是你，對林家欠你的深感不安。她急於想見到你。」

我以最快的速度做了啓程準備。

女友在鄭州接候，這次見林立衡夫婦很像地下黨的秘密行動，女友將「偵察」情況告訴我：「我拿着你的信裝着走錯路敲開她家的門，同一樓住的所謂秘書實際上是監視她們的。聽到敲門聲馬上探出頭察看，我把你的信塞給張青霖就走。我察看了幾次，每天中午秘書都午休，你乘中午去，二樓第一個門，悄聲點別讓人看到。」

「林立衡還有秘書？」我不相信地問女友。

「噯呀，什麼屁秘書，管他什麼職務，反正大家都知道是監視林立衡的。」

正是中午一點多鐘，女友將我帶到鄭州市內一個工廠宿舍區，指點林立衡住處，讓我一人上去，我躡手躡腳地上樓，在門上輕輕敲了一下，開門的正是張青霖，一見是我，情不自禁地「啊」了一聲。雙方激動的緊緊握住對方的手，我一步邁進門，青霖將門輕輕掩上。

林立衡在臥室裏聽到動靜，沒等青霖叫她，已出現在臥室門口，我們彼此迎住拉着對方手，久久地看着，說不出話，眼眶都濕潤了。

「姐姐！」我含着淚終於喊出聲，一場生離死別的大劫難後，再一次喊出這個稱呼，內涵遠遠超過表面意義。

立衡頻頻點頭，專注地看着我，一切盡在不言中，我體會到她此刻的感慨，不說比說更具深涵。

青霖一旁激動地安慰我們：「真不容易，八年了，你們姐妹終於見面了！坐下休息一會，我去買冰棒。」

買冰棒？我抬眼打量他一身厚實的冬季棉軍罩衫，三伏酷暑天還穿這種衣服，既不舒服涼爽也很背時。我忍不住說他：「青霖哥，這大熱天，你怎麼穿這件衣服？」

他含糊應道：「哪還顧到這些，我穿衣服不講究。」

我再打量立衡的衣着，她一向很樸素從不穿好衣服，可眼下，她那身洗淡了的空軍服裏，露出的是一件做工整腳的白的確涼衫衣，一眼就看出這不是她過去的衣服，她過去的衣料雖不講究，但做工是不差的。

青霖走後，我問立衡：「姐姐，你們現在的生活怎麼樣？」

「還可以。」她含蓄地說，又問我：「你生活得好不好？」

「不好！不過我跟你們不一樣，多少還有些爸爸生前的老戰友關心着我。有人敢關心幫助你們嗎？」

立衡苦澀地搖着頭，說：「很多人都受到『九·一二』事件的牽連，我們不能再給他們找麻煩。想幫助我們的人也找不到我們。」

「這幾年你們關在什麼地方？」

「出事的第二天，我和青霖就被原地看管起來，就關在大隊部，楊處長跟我們在一起，我們被限制活動，不准回去看你，也不敢告訴你發生的事，怕你精神上受不了打擊。」

立衡換個話題問道：「在中央專案組裏，他們對你怎麼樣？」

我聽出她是雙重意思，回道：「專案組裏的人有好有壞。『林辦』裏的人也有差別，通過很多事，我看出人品的不同。」

立衡說：「有些人經不起劣境考驗。不管怎麼說，這個事件連累了很多。」

「姐姐，你還覺得內疚嗎？你沒有對不起任何人呀。我在專案組排查日程時，聽秘書們說你已經向他們打過招呼，那時誰相信你？責任根本不在你。」

立衡無語，千頭萬緒。惡性後果令她無從拾起話題。我被這股情緒迫得也說不出話。在靜默中，我深深體認到她的善良與堅強。事件後她是最不幸的人，一夜之間失去父母兄弟，家庭與政治雙重驟變，幾小時之間便改變了她一生的命運。她竟然沒有倒下去！反而還關心着別人，爲自己父母的事深覺愧對舊屬。

立衡調適情緒後又問道：「專案組沒有逼你說什麼呀？」

「逼啦。那麼多活證人在眼前呢，要栽贓沒那麼容易，何況我政治上沒那麼重要，在我身上做

文章撈不到油水。」

「謝靜宜審問我時叫我揭發你的問題，我說張寧什麼都不知道，她是個無辜的青年，不應該關押她。謝靜宜不聽我的。我想你日子一定不好過。」

張青霖正進門，接口說：「中央把你姐姐單獨關押，逼她偽造林彪『叛逃』罪證，謝靜宜公然用高官利誘她，說『只要你說一句話，起碼可以當個中央委員』，立衡嚴詞譴責並向中央抗議。」我疑惑地問立衡：那——中央五十七號文件上說你立功……。」還沒等我說完，立衡憤怒斥道：「那是盜用我的名義欺騙世界輿論！」

張青霖說：「那時你姐姐已經完全失去自由，如果不是要利用她的名義，江青早下毒手了，因為立衡知道的事太多，不光是建國後的，還有歷史上的。」

我望着立衡比前更加清瘦的面容，那雙深沉的大眼睛沉靜地觀察着外部世界，仍然不失她的光彩與智慧。在逆境中，她表現出過去從未有過的堅強，這令我吃驚。她經歷的是一場政治的、倫理的、感情的、精神的全方位巨變，立衡居然頂住了，沒有倒下去，反而在長達四年多的審押、勞改期間，從不竭止地與掩蓋歷史真相的人苦鬥。

青霖見我看着立衡，便問：「你看你姐姐變化大不大？」我無語地點點頭，想到她身體先天弱，這種環境萬一有病了怎麼辦？便問道：「姐姐身體情況怎麼樣？」

「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她的身體。」青霖說：「立衡原來的身體情況你知道，三零一醫院光是搶救她就是三次。江青這女人毒的很呢，一直找機會想對她下毒手。關押期間住一間小屋子，不見陽光，不准出屋放風；夏天蚊蟲多，不給蚊帳讓她給蚊蟲叮咬，全身抓的潰爛。立衡給中央寫信提抗議，要求改善生活條件。寫了很多信都被退回來，還說她態度不端正，對抗審查。立衡脾氣

犖，勞改犯還有放風時間，她連勞改犯都不如。她不斷往上寫申訴信，要求見周恩來，上面就是不答覆。江青想出毒主意，不是嫌蚊蟲咬嗎，拿敵敵畏農藥燻，把立衡的房門關上，窗戶本來就是封死的，在牆上挖個小洞，從外面燒敵敵畏往洞裏灌。毒烟彌漫整個屋子，哪是燻蚊蟲，是燻你姐姐！立衡中毒窒息昏倒，再搶救晚點就過去了，虧得有好心人暗中施援手，把她拖出來立即向上面報告。周恩來總算出面，找我談話，問我願不願意和立衡住一起。我從周恩來那裏知道你姐姐情況。我是學醫的，這種時候再不幫你姐姐，就沒有人能夠保護她了，她的處境十分危險，我明白周恩來找我談話的意思，立衡身邊多個人，就多一點安全係數。就這樣，經周恩來特批，把我們安排住到一起，成了事實夫妻，沒有任何婚姻手續。你姐姐給整得慘，因為她一直不服中央給林彪的定論。她呼吸道中毒以後潰瘍一直潰爛到胃部，吃東西都困難；聞到一點異味，呼吸道就起過敏反應，嚴重時反覆窒息。受中毒的影響，她頭髮、牙齒都脫落了。你看她瘦弱的，不講話，講多了很累。總算保下一條命，你姐姐很堅強。」

我心情起伏難平，原來立衡也在折磨摧殘中煎熬了四年，那種精神折磨的滋味不是言語能夠形容得了的，刻骨銘心。此時此刻面對立衡，雙方都是劫後餘生，體會深刻，能見到面就是最大的安慰，不需要再說什麼。

我站起來環顧她們的「窩」，一卧一廳，一卧不足十六平米，一廳不足十平米；一間沒有洗滌設備的小廁所，進去關上門一彎腰屁股撞在門上，兩平方米恐怕都勉強；一間廚房小得容不下三個人，洗碗、洗菜、洗衣、洗臉、洗拖把，都在那一個小小的黑乎乎的水泥池子裏。

家裏到處堆放着簡陋的大小小木條箱，我這才注意到，「桌子」和「板櫈」原來也都是木條箱。沒有一樣家用電器。「書桌」上放着許多稿紙和翻閱一半的馬列書籍。看到這兒才發現這個家

簡直不像個家，有點像貨倉。

「家裏放這麼多木條箱幹什麼？拆了它做個家具用用不好嗎？」我不解地問立衡。

立衡不語。青霖解說道：「這裏面都是書。出事以後，我們沒回過一次毛家灣。所有東西都查封，連我們私人的東西也充公，沒拿出一件換洗衣服，這幾年我們穿的衣服都是當年帶到北戴河去的那幾件。放我們出來，所謂的落實政策，就是還給立衡一部分書籍。好書和有林葉批語的都挑走了，留下沒人要的給立衡。總算是家裏曾經用過的東西，不要也不行，花些錢買一批最便宜的木板條，釘成箱子裝它們。」

「真沒道理，你們私人物品怎麼不發還？林彪和葉羣有很多東西也是私人的，應該發還給你們。」

「別提了，那些東西不可能再要回來。立衡曾經向中央有關部門提過，沒有人肯管這件事，因為林彪和葉羣的個人存款、衣物等東西早已給一些人瓜分了。」

我記得外勤警衛處長老劉說過，他專門負責辦理林葉的工資存款，總數十六萬人民幣左右（包括林彪的殘疾費和葉羣五十年代轉業的補助費），是用化名存的。老劉在專案組說這件事，必然會交代具體手續，錢當然是專案組拿去。共產制度抄家充公是理所當然，歷次政治運動垮台的黨政軍大頭目們，兒孫輩都是掃地出門淪為「賤民」。官場風雲無人情，所謂階級感情是「萬花筒」，瞬息萬變，是些沒有根基的碎渣子。時至今日，林家法定的繼承人大女兒林小琳和二女兒林立衡兩姐妹，沒有收到林、葉的任何一點遺物。

我擔心地問立衡：「你們就這樣生活？不想要個孩子？」餘話強嚥了下去：立衡再不考慮生育，林家豈不斷後？雖是外系，總還有點林家血脈吧。主要是有了一個孩子，或許對立衡精神生活

起到一點改善作用。

立衡不語。

青霖深深嘆口氣，用十分理解和支持的口吻對我說：「我們這一生不會有孩子了。我們將盡畢生精力去完成一項既定的艱巨工作，歷史需要我們做出這樣的犧牲，這不是我們個人的事。所以，爲了今後無後顧之憂，我和你姐姐決定不要孩子。」

我感到很悽慘。三人互望着久久無語。

話題轉到「九·一三」事件前前後後發生的事，我在心中把他們說的情況和秘書們說的情況綜合到一起，再加上自己這一邊的情況，以及在專案組和學習班期間接觸到的各辦秘書和重要當事者的子女所談及到的情況，內幕就更清楚條理了。我當時並不知道自己處在「四處逢緣」的環節上，後來才明白自己知道的情況是各方面的「總匯」，雖然從深度上我不可能了解的很透徹，尤其是歷史上各時期的重大內幕事件。我只關心自己身邊的事，只知道我所了解的「九·一三」情況，有很多方面與官方說的不一樣。

立衡的「辦公桌」上放了一大疊寫成的稿子。我上前拿起翻看了一下，大略八十多條，內容全部是各歷史時期的問題，涉及到的入與事極其廣泛，都與林彪有關。我明白，立衡是在爲林彪向中央申訴。

立衡走近我身邊，說：「你有興趣就看看吧。我們向中央寫過多次信，要求准許我們進京參加公審『四人幫』大會，我要求出庭作證，對所有的對林彪的誣陷控罪提出反證，我可以跟江青和任何一個人面對面對質，林彪和江青根本不是一個集團，中央把他們倆個混淆在一起，是想掩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嚴重錯誤，是某些當權者『掩耳盜鈴』的做法。」

青霖接口道：「多次寫信一直沒有回音，直到公審『四人幫』之前不久，中央組織部才派了三個人到鄭州來聽取我們意見和要求。中央堅持不准我們上法庭提反證，這三個人是專門聽取我們意見的。我們提出擴大層次，要求河南省委和鄭州市委領導全部參加旁聽，最後答應只讓河南省長和書記、市委書記參加旁聽。我們談了三天，舉出詳實證據，與會者都非常震驚。中部組三個人臨走時非常激動，其中一人向我們表態：『如果你們說的是真話，我們提着腦袋也要向上請命，還林彪歷史地位！』但是他們回去後，一切又石沉大海，再也沒有回音。」

我說：「這些人有正義感，一定又是被某些當權者卡下了。」我告訴他們「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例子，他們一聽到汪東興和紀登奎的名字，便連連點頭道：「像這一類的人，還大有人在，爲了掩蓋自己的錯誤，他們會盡一切努力壓制我們，保他們自己。」

這次鄭州之行，「九·一三」事件的三個在場人，也是林家的未亡人，建立了聯繫。對於這種特殊的關係，曾有人出於關心勸告我：「再也別跟他們聯繫，離遠一點，別再招惹事非，小心再給你羅織新罪名。」我完全不這麼認爲。我和立衡、青霖在大劫難中互相識別，患難之交一詞的註釋還嫌太淺，我的命是他們救下的，我們之間無嫌可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社會政治歧見的高壓下，我們三人已被擠成一體，不是我們主觀願望可以改變的，不是嗎？我走到哪裏，都被人指着脊樑骨說：「她是林彪的兒媳婦！」「她就是林立果選的妃子！」人賤我，我不自賤，因爲我從沒覺得自己做錯什麼，避什麼嫌？再羅織罪名也不過就那麼一籬筐子事，所以好心者說到最後也就沒了意思。

「太平天國」不太平

我到地方上的工作很難安排。地方政府聽說我的政治背景，不敢要，省裏推給市裏，市裏推給省裏，各有充足理由，省裏說我原籍南京市，應該回歸市裏；市裏說南京是省府所在地，省轄區大，應由省裏接下。兩邊把我當皮球踢了半年多。軍區被總政治部批文壓得喘不過氣，又被上面三令五申的保密原則鬧得頭痛，又要我下地方，又不能對外暴露身分，接受單位一不能人多，二不對外接觸。難纏的事一拖就是一年。我聽說情況樂起來，如果林彪不倒台，我豈不真的成了「全江蘇省的光榮」？省市豈不也「沾光」？此話雖然是犯有錯誤的蔣副司令說的，但當時人們普遍的政治崇拜心態，誰不這麼認為？豈知我這「無意上青天」的人，在大地回春之後，腳下仍是一片冰冷的石頭，世態炎涼，人心冷暖可見一斑。學習班老王頭沒說錯，「夾着尾巴做人」，他是看出了我心正磊落，不甘屈於人，所以給我忠告。其實我的銳氣已被苦難磨平，我以一種「看人間戲」的心態對待一切，無所謂。最後軍區終於與市裏安置辦公室達成交易，這才把我塞進市博物館系統一個學術研究單位，名叫「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館員名符其實的少，二十個大員不到，其中還包括六七個領導。館務工作對內不對外，朱漆大門成天閉着，上下班從後門進出，市民只見大門上的招牌，從不見大門開啓。我進去當了個資料員。

活到二十八歲，真正體驗社會生活進入實際狀態，過去在部隊裏總聽說社會複雜，怎麼個複雜法，並不知道。從十歲當兵，一切循規蹈矩，生活規律，穿着按號發放的軍服，訓練、演出、出發外地、一切都是領導張羅安排，快到而立之年，反倒要自己一件件從頭做起了。什麼都得學，最要緊的是重新開始學專業知識。

雖然我持有中專文憑，嚴格的說，我的文化程度只有小學四年級，五年級沒開課就到了歌舞團。領導對我們的文化學習抓得很緊，因為關係到對藝術寓意的理解和貫通體現。但小小年紀精力不夠，白天大負荷訓練，晚上文化課多數孩子睏得扒在課桌上睡覺，我這個小學時期的「三好生」在課業上也一落千丈，好歹熬出成績還是個「單打一」語文課，數學、地理、英語都不及格。記得全團大會上，團長拿着學校送來的成績報告單宣讀時，學員隊的孩子們多數低着頭，唸到誰的名字，誰都好像沒聽到似的，頭不抬眼不睜，耳旁聽得老演員們哧笑竊語「又是個大鴨蛋」。

這下可好，落到一個歷史研究部門。當時的制度是組織分配工作，組織不分配工作就意味着餓飯，所以，組織分配的工作，是掏大糞你也得去幹。沒有專業知識，我被分到書庫去管書。

古籍書庫陰暗潮濕，一排排高達屋頂的書架上推滿綫裝書，書和書架上積滿灰塵，空氣中彌漫刺鼻的霉味。另有一小部分現代書，算是館裏的「圖書館」，供館員閒閱。我既當資料員，又兼當圖書管理員。我自小愛看書，現在有機會靜下心學習，倒也滿開心的。

館員們都叫我「李亭」，除了個別主要領導知道我背景並且嚴格保密以外，全館人不知我本來「面目」。

我和大家相處的很好。每天上班後，關在書庫裏整理書籍，按分冊、總冊、年代、類別標上號碼，重新整理上架；又編寫書目表，圖片表，誰來提資料或借書，我都能及時清楚的找給他們。有些研究員忙，我就按照他們寫出的目錄查出資料送到各人辦公桌上。有人說：「李亭身上有種氣質讓人喜歡。」我不知道自己身上究竟是一種什麼氣質，林家曾為此氣質而選擇我；秘書們也因這種氣質而說我異於其他姑娘；此時我又受惠於身上與生俱來的優點，獲得眾館員們的好感，兼之工作勤懇，一個髒亂書庫整理的井然有序，給大家工作上帶來好多方便。

世上事沒有不透風的。不久，社會上傳聞說我轉業到了地方文化單位，很多人開始打聽。館員們也問我：「你們團那個張寧分到哪個單位去了？」

「聽說她分的單位很保密，你們同期轉業的人也不知道？」

「張寧的分配肯定保密，說不定連名字也要換掉呢。」

「不會。名字怎麼換，名字換了檔案怎麼換？不可能的事。」

我硬着頭皮聽她們七嘴八舌地議論，推說不知道。

「她長得漂不漂亮？」一人問道。

「以我看，還沒你們長得漂亮，」我說。

「那不會，不然怎麼會被選上去。你認不認識她？」此人懷疑地問我。

「認識。」我淡淡回道。

「她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人好不好？」

「人不錯。高個子，瘦瘦的。」我困難地回答。

「有你高嗎？」

「差不多吧。」

「聽說你們那一批演員就張寧個子最高，她比你還高？」一人問到此，懷疑地盯視我，突又問：「她比你長得怎麼樣？」

真不知如何回答，再猶豫可要露破綻了，笑道：「我覺得她沒你們長得好。你們也都是文藝單位轉下來的，也都長得不錯啊。她年紀大了，比不上你們了。」

「她今年多大？」一人緊追不放。

「差不多三十歲吧。」我坦然道。

「那你多大？」

「我？我們那一批年齡相當，差不了二三歲。」我打哈哈道。

館員們出於好奇地打聽，我很緊張，真相遲早要暴露，到那時，我如何面對她們？她們又會如何看待我？

有軍區幹部子弟上博物館來找張寧，門衛回道：「我們單位沒有張寧，有一個歌舞團轉業的李亭。」幹部子弟猶疑地回去了。我改名連最要好的同學們都不通知，他們從內部渠道最先得知我分配在這家博物館，但兩邊情況卻對不上。館裏因軍區有人來找又議論開：「張寧肯定在博物館系統，不然人家怎麼會找來。」但是市文化局範圍有大大小小七八個博物館、羣藝館，還有幾處省屬博物館，一時大家還未懷疑到我身上，按習俗改名不會改姓，誰會把祖宗姓氏都改掉的。

不出半年，館內一位女職員與軍區歌舞團一位男演員談戀愛，在歌舞團大院裏巧遇我。兩人同時與我打招呼，喊出的名字卻不一樣，一時閃避不及，我只得答應。男演員糾正女朋友：「她是張寧大姐，你剛才喊她什麼？」女職員錯愕間恍然大悟，禁不住嘻笑道：「原來你就是張寧啊！噯呀呀，看我們傻的，找你打聽張寧怎麼打聽得出來呀。怪不得那麼長時間找不到你，原來藏在我們館裏！」自此，衛崗大院也傳開我已改名。張寧——李亭合而為一，組織上費了一番功夫為我製造的煙幕，就此煙消雲散，社會上不少「有心」人很快知道了我藏身之地，引來很多麻煩。

我在館內公開了身分。百聞不如一見，事前有了共處的感情基礎，大家相處的倒也不錯。可慶的是鄧小平重新執政後，對諸多歷史冤案下達落實政策指示，中央成立了「林彪案件遺留問題辦公室」，對我結論中的不實之詞加以刪改糾正，把所謂的「表現不好，附合、散布反動言論」及毛澤

東批示的「以觀後效」統統拿掉，我感到一身「輕」。但是我不可能再重新穿上軍裝，我的檔案也仍然是假的，我生活在一種只有自己能感覺到的詭異氣氛中。後來我才明白，這就是「盤根錯節」的餘勢仍然在起作用。

林立衡和張青霖落實政策的問題，鄧小平曾親自批示「大膽使用，不要歧視。恢復黨組織生活，恢復幹部待遇」。但是扣在紀登奎手上，並沒有真正落實，阻力很大，只做了些表面文章，連最起碼的落實戶口都沒辦，林立衡夫婦在本廠雖都有表面職務（立衡是廠黨委副書記，青霖是廠職工醫院院長），她們的身分已衆所周知，卻還是「黑戶」。積壓多年的行政級別也不給調整，低工資直接影響她們生活，按照她們職務應享受的住房待遇一直不對綫，仍然住那一小單元。政治上長期被監控。一九八二年，夫妻倆給鄧小平寫信申訴，「鄧辦」答覆：「你們說的事太大，不是一兩個人能夠解決。」

不久我感覺到的詭異氣氛得到證實。事情起源文藝界朋友想幫助我脫離困境，重新恢復文藝生涯，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重新使我振作，對我的精神和身體會大有好處。北京電影製片廠正準備拍一部反映芭蕾舞演員的電影，合作的還有湖南瀟湘電影製片廠，試鏡工作完成後決定向文化局借調我。得到的答覆是：「李亭是內控對象，她不能上映幕，否則安全工作不好做。」理由荒謬，可是我明白了自己仍然是內控對象，意味着永無發展機會，表面上看起來跟正常人一樣生活工作，如果你在關鍵時刻想動一動，便發現自己是關在籠子裏的。

我很生氣，也很抑鬱。試着調換其他單位，可是不論人際關係多麼熟，我就是調不走，內控就是將我釘死在一地，便於監視。

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因為有了我，從此不得安寧。未開放之際，有人來找，門衛還可擋阻。改

革開放以後，各行各業「向錢」看，因為文化局是「清水衙門」，下屬單位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撈錢自謀福利。我館原是南京著名古跡之一，修整調適之後也大門洞開，對外賣票供人參觀展覽。這下可熱鬧，一角毛票誰都可進。講解組女職員都是文藝界轉行，沒有醜人，有心的遊覽客在展覽廳見一個問一個「你是不是張寧？」我通常在書庫裏不往前廳去，遇上這種情況，消息傳到後院辦公地，我更得躲着不能出去。

館周圍市民，想看我的，一早就守在前後門，總能逮着機會瞧上一眼，對我並沒有威脅，但有一些人卻讓我和領導都感到難堪。我的社交圈子原來不算小，出事後慕名者更多，我住家在郊外，想找我的人都乘我白天上班跑到單位裏來。熟人不接待，面子上過不去，好在書庫是我的「領域」，聊聊天談個事並不影響別人。可是日子久了，必竟不合工作制度，更糟的是我不想見的所謂朋友和冒名撞進來的不速之客，嚴重影響我的工作，這種人很難纏。領導想了個辦法，凡是找我的人一定要事先出示證件，但仍然攔不住真正有事找我的人。

而那些難纏的花一角毛票仍然大搖大擺地進來。某些領導氣得歸罪於我：「到底是參觀文物還是參觀張寧」。當初安排我的人再也想不到封閉式單位變成任何人都可以進的遊覽開放單位，並且給工作和我都帶來很大的困擾。

我的身體因諸多不愉快因素迅速變壞，表面上消瘦並看不出什麼，自覺得整天胸悶氣喘虛弱疲憊，失眠症又逐漸加重，漸漸地不能正常上班。軍區當初安排我這個離家乘車一個多小時路程的單位，我曾擔心身體吃不消，要求離家近一點，有關人員笑道：「你還想正常工作？算了吧。我們也不打算你能工作，安排個單位，領份工資，在家養着吧。」雖然被他說中，可現實的我就苦了。不能正常上班扣工資，一月病假超過三天扣獎金，事假超過兩天扣季度獎，我的工資七扣八扣只夠維

持基本生活費。沒有「困難補助」，沒有因我的復轉待遇在館宿舍區內分配住房，我的困難沒有得到組織上的一點幫助，應有的待遇都沒有我的份，因為我是「內控」對象，政治上仍不言明地受到一些領導歧視甚至欺負。

扣工資扣獎金，經濟上的損失導致生活清苦，我並不在乎，難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不愉快。我決定找市文化局局長談話，直接向他反映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反映我現實的困難。

折衷辦法終於下達博物館，允許我長期休病假，拿基本工資。因我工齡長，基本工資加上各項社會福利，也還算過的去的。

個別領導對我的離去像「甩包袱」一樣感到高興，她們看不慣我「不卑不亢」的態度，更對我不向她們巴結討好感到心理不平衡，我所有客觀上的不利因素都被她們充分利用對我進行打壓。在對我的安排意見上，她們沒有表示一點責任，反而是文化局黨委做了主，給了我一條生存之路。不管怎樣，他們還是滿意的，因為我的離去給他們重新安排自己的人留下了一個好空缺。

姜教授看相

南京有一知名星相家，是某學院教授，出身富家子弟，抗戰時期避居重慶認識並拜了他師傅學藝。他崇尚科學，為什麼中途會迷戀星相？因為有一次應驗令他折服，並從科學角度開始研究星相，結下不解緣，一研究就研究了四十餘年，頗有獲益。

一九八二年初，諸事不順，一種不甘的心緒，促使我尋找人生的另一種剖釋，經熟人找關係，終於「引」出了這位退休隱居已久的星相家，因為他聽說要求看相的人是一位非常有研究價值的對

象。

在一個星期天的上午九點，我按約定到了一個地方，那是一座民宅小院。書房陽光充沛，姜教授六十開外，銀髮，清瘦。他不問我的生辰八字，也不問我姓名，只叫我搬過椅子靠近他坐。他不言不語地詳觀我，經我同意，觸摸了我的五官，腦殼和四肢。

他沉吟良久，又拿出放大鏡細看我的臉和手掌。我發現他神情有點猶豫，欲言又止。我期待地望着他。

「姑娘，我有兩個論斷。先說第一個，如果不對請直說，我再給你第二個。你一定脫不掉我其中一個論斷。幫助我一塊研究，好不好？」

我點頭問道：「你不要我的生辰八字？」

「我研究星相，只看骨格、紋理、膚色。」

「嘿！」他深深嘆口氣，伸出一隻手拍拍我肩膀：「你太可惜，要不是耳朵長反，我不可能坐在這裏跟你說話，你是國家第一夫人，要見你都困難哇！」

我不解地問道：「我耳朵不長得好好的嗎？怎麼是反的。」

「你說的反與我說的反不一樣。我所說的反不是耳朵長顛倒，是指一左一右該換個位置，如果這樣，你一切都會很順利，你將是中國的皇后。」

我愣愣地聽着，好像那是很遙遠的事，與我無關，卻又很滑稽荒誕地在我身上顯出它的印迹。

「你出身的家庭，古時稱為官宦；你幼年喪父，母親再醮；同胞兄妹只你一女，母親再醮後還有一男一女。」

我緘默不語，心中暗驚他算得確實精密。

「你自小離家自謀生路，自給自足，小小年紀便享七品待遇，抵個縣長父母官啊！」

「請停一下，你說我從小離家，幾歲？」

「十歲。」回答的十分乾脆。

「你在專業上出類拔萃。人物出衆，不是凡花品數。十六歲你在異國他鄉有一次飛黃騰達之機，可惜沒有衝上去，不然，你現在國外是一位榮華富貴之人。」

我心內又是一驚，印尼險遭綁架那一幕，事後領導守口如瓶，就是「文革」最亂的時候也沒掀這個秘密，他怎麼算出來的？

「你十七八歲到二十歲，龍虎鳳三魁聚首，平地一聲炸雷，可惜你又沒衝上去，否則，不論是虎是龍，你這鳳都是第一夫人。」

我內心更加震驚，林立果的事已公開，全國誰個不知哪個不曉？毛遠新的事可沒人知道哇，我肚裏裝得秘密也被他算出來且不說，一九六八年正是我十七歲，第一次進京；一九六九年十八歲，第二次進京；一九七一年二十歲，林彪出事，我關進專案組又遇毛遠新，難道世上真有神算科學？我默思不語。

「你二十四五歲際遇最糟，從「天」上掉下來，掉得還不是個地方，落在爛泥沼裏，渾身陷在泥巴裏，遮住了你本來面目，人們以爲你是塊石頭，其實你是一塊美玉。」

一九七五年九月我被釋放回到南京，正是實足二十四、虛歲二十五的年齡。

「你蒙塵一段時期，倍嘗人間冷暖，受盡欺凌，凡眼不識真質，沒人看出你是一塊暫被泥巴掩蓋的美玉。但是你相含貴格，蒙塵受難遭受欺凌侮辱的日子不會太長。有那麼一天，有人從泥沼地經過，一眼就看出你是一塊玉，他會帶走你，這人就是你此生的本命夫。」

我心中酸楚，眼眶濕潤，低聲糾正姜教授：「我已有婚姻。」

「不，你現在的婚姻不出今年底，一定會解除，你此生有三次婚姻。」

「不，不可能！」我下意識地制止反對道。

姜教授停頓下來，看着我微笑道：「你失敗的婚姻是第二次。沒有結婚就死掉的那個人才是你第一個丈夫，有緣無分。你離婚後，會有各種各樣的人圍着你，你的貴格與這些人不相符，沒有一個是你的本命夫。好自爲之，不要隨便選擇。等到你三十八九歲，至遲四十歲，你的「紅鸞」星一定大動，東南方向來人，你坐家中自會有人登門向你求婚，這是你本命夫，他獨具慧眼，你將隨他飄洋過海。到那時，你會恢復本來面目，天高任鳥飛，海闊任魚躍，你會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你這朵被關置在暗室裏的花，就會重見陽光天日。」

我沉思自己婚姻出現的危機，兒子已四歲，我並不想離婚，雖然這樁婚姻一點基礎也沒有。姜教授說本年底之前一定會解除婚約，結果到底如何，自己心中無數，姑妄聽之。今後發展真會如姜教授所說？我對夫妻生活有厭倦之心，四十歲再嫁簡直荒謬可笑，我自信今後不會走這條路，便對姜教授說：「四十歲人已老了，真如所說，我也不會再嫁，這一輩子生死都不會離開故土。我對出國不感興趣，這條路不是我這種人能走的。」

「人各有命，時運一到，機緣出現，要躲也躲不過。我只看出你七八年後「紅鸞」星大動，還有一股客觀的勢推動你，到時環境逼迫的你不走也得走。」

我心內感到一種不安，急問：「能看出是一種什麼勢嗎？」

「說不準，很奇怪。此勢很兇猛，逼得你非走不可。以我看，你應該走，也必須走。走，則『柳暗花明』，一切霉運就此掃淨，這是你後半生的大轉機，失之可惜。相格裏不會讓你獨身，一

定要好自珍惜。」

「這幾年裏，追求你的人中有品格很壞的人，你很善良，不易識破，要處處留意小心。」姜教授補充道。

姜教授說我的後半生語氣很認真慎重。一切都是未知數，我還不怎麼信。對我前半生說的如此準確，的確令人信服。姜教授問：「你看我說得還有哪些遺漏？如果沒有，能不能告訴我你是誰？」

我將自己的名字報給他，他喟然長嘆道：「傳聞遐邇的人竟就是你，怪不得你會有如此相格。初時看你，我心裏還納悶，這樣看，我是看準了。我有兩點不明白，第一，你十五六歲那年在什麼地方遇到了什麼人？第二，龍虎鳳三魁，那龍是誰？」

我告訴了他。姜教授連連點頭說道：「星相學不是沒有道理，是門深奧的科學，還有待研究。」

我好奇地問：「你認為是科學嗎？」

「應該說是一項人們還未認識到的科學。打個淺顯易懂的比方：一棵樹，要知道它經歷了自然界多少災難，它年齡有多長，把它鋸開，從樹輪上分析樹齡，從樹質中的疤痕和樹皮、樹枝軀幹的形狀分析它經歷過自然界多少災難。一切東西都有痕迹，有它自然發展的軌道。人也一樣。我的祖師爺從小是個孤兒，他去印度學骨相，去英國學膚色，去日本學紋理，綜合中國的《周易》，畢其一生研究星相學。」

我對姜教授祖師和師傅的故事發生興趣，與姜教授聊起天。祖師爺學成歸國，扛個看相招子到處跑。一天，走到廣西紫荆山下一個小鎮上，看出滿街販夫走卒都是有品位的「紅翎子」（清朝官

員的帽子)。祖爺心想，若是兩三個得中舉人、進士倒也罷了，怎地大街小巷到處是「紅翎子」，豈不是自欺欺人的騙人招術？祖爺砸了看相招子，跑到一個藥材舖去當學徒。一年後，洪秀全在紫荊山揭竿造反，成立太平軍，方圓百里百姓參加義軍，也就是太平天國稱爲「老營」的那班人馬，定都南京後，個個是有品位的大小官員。祖爺這才恍然大悟，重操舊業，收了個關門弟子，就是姜教授的師傅。

師傅繼續祖師衣鉢，言無不中，定居南京後，負有盛名，天譴他變成瞎子，曾在夫子廟擺攤。蔣經國聽坊間傳說夫子廟有一奇人，他不信，視爲迷信騙術。一天，親自尋去站在他面前，說：「你如果看不準我，我就拆掉你的攤子，不准你在這裏騙人。」

師傅把蔣經國從頭摸起，剛摸到他胸口便停住不摸，說：「你這人龍頭狗身子，君不君，臣不臣。」

隔了一段時間，蔣經國再去試他，師傅一摸他頭，生氣道：「你幹嘛還來，我不說過是龍頭狗身子嘛，不要再看了。」

蔣經國不信此道，若信，或許能討教一二。自蔣經國第二次去看相，師傅便離開夫子廟走了。聊天中，我發現姜教授一隻眼近乎失明，向他介紹眼科專家勸他去做手術。他解釋說不是眼疾問題。他認識的醫學專家不少，治不好他的眼「病」。他的祖爺和師傅眼睛都無疾而瞎，他自己的視力左一點零，右還不到一點零，身體各部很好。他料定自己將來一定失明。祖師到他三代瞎子，洩露天機的報應。聽來很玄乎，只有當事人心裏清楚，旁人無可非議。

「聽說你以前差點因看相的事送命？」

「唉，文革期間，那些大人物都是典型的相格。我閒着沒事，技癢，看不到真人看紀錄片，不

是有大人物上電影接見外賓嗎？那江青呀，就一張嘴長壞了，相學上叫「覆船口」，嘴一張，扣死一船人；她的上唇還有兩道橫紋，叫「蛇口」，很毒。林彪兩道濃眉上的戰堂骨極高，統兵萬里，功高震主，必有橫禍。毛澤東閏八月去世，嘿，我看得很多，不小心說漏嘴，都在喊「萬歲」、「永遠健康」，我卻「咒」領袖人物死。這本來是自然規律嘛，但是不能講啊！判我「惡攻罪」，還說要判死刑。我曾替省市委關進「生棚」的一些領導看過，他們後來都東山再起，應驗了。所以有人幫我講話。在牢裏，我應看守要求替他們看，都佩服我，也幫我說話。萬幸「四人幫」倒台，放出我，保住一條命。老伴怕了，不准我再替人看相，我已經好久不看了，要不是聽說你是個很有研究價值的人，我還不來呢。剛才進屋，你正與人說話，看你神態自如，神情瀟灑，完全不像個落難之人。可是你的聲音特別，激起我興趣，想看看你這個人究竟什麼來歷，不虛此行呀，你的經歷為我的研究又多了一個佐證。」

我告訴姜教授諸多工作上的不順，希望他指教一二。姜教授不屑意地搖頭道：「你新單位的領導身邊有小人，你的日子自然不好過。但是不要緊，你「玉柱」通天，任何惡勢力害不了你。你不會在單位呆久，不出兩年，你必定經商。」

「經商？我對這方面一竅不通。不會，不會。」

「我現在說的，你不一定要信。過兩年再看吧。」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姜教授的預言一件一件應驗。

首先，同年十一月份，我與丈夫辦妥了離婚手續。長期以來，夫妻鬧離婚，只要一方不同意，就是冤家對頭，死也要死在徒有虛名的夫妻名分上。巧在當年中央公布新婚姻法，對離婚一項制定新政策，我終於擺脫了令我厭煩透頂的婚姻。

第二件，領導身邊的小人，出自晦黯心理，極盡其能製造各種口實，想藉公安之手，再次陷我於牢獄之中。真是「玉柱」通天，冥冥之中鬼神相助，公道自在人心，公安不受所惑，據實還我清白。

第三件，兩年後，實施開放政策，各類公司、貿易商行紛紛成立，國家允許百姓自由經商，我不在「行」而言商，為什麼？因為我有一些社會關係，自有人找上門來求我。人情難卻，幫個忙，解人之難，是我的心性。隨之，酬謝送上門，推辭不掉，因為還想用你。可謂身不由己，好在不犯法，又解決我和兒子的經濟困難，終於應了姜教授「經商」預言。單位給了長期病假以後，在身體好點的時候，廣州、深圳、珠海、北京，到處跑，嚴然一副「商界忙人」的樣子，居然也當起了「副總經理」，還配有一部進口車。

我心裏一直沒有真正愉快過，走到哪裏，心頭只有一個兒子。我不喜歡經商的那種奢侈的應酬忙碌，爲了生活，爲了應付日漸高漲的物價，爲了獨立撫養幼兒，我不得不捲到俗氣而危險的商業漩窩裏，與各種類型的人打交道。因爲性格坦誠，處事老實，在知交的關係以外，我這個徒有虛名的「女強人」常常被人騙。有人說我沒有真正的經商本能，我明白這種人口中的「本能」是指什麼，是欺詐、行騙。在這種日趨惡化的經商環境中，我心中的厭煩與不開心日漸沉重。我常常自閉家中足不出戶，不接任何業務，也不見任何人，與兒子、父母、兄弟在自家的獨門小院裏安靜的生活。

痛失愛兒，皈依佛門

一九七六年元月初，我跟江水結婚了，這樁婚姻是在江水強烈要求下，近乎於「逼婚」的情況

下達成的。當時我就勸過他：「我們只可以做朋友，甚至可以做異姓兄妹，但不能做夫妻。」最後，在憐憫心驅使下，做了他妻子。婚後不到一年，產下兒子，因是早晨生的，取單名「晨」，平日喚他「晨兒」。

月子裏，我做一夢，一位頭上有光環的披着紅袈裟的老和尚對我說：「你兒子三至五是大關」，言畢消失，我也醒了。一九七七年一月份，南京下了一場罕見大雪，粗大的樹枝被壓斷，全南京城交通停頓，人們徒步上班，大雪持續下了一星期。紫金山上的狼下山尋食，我的兒子險遭狼噬，幸而及時發現，採取措施，躲過一險。算算時間正是兒子四個月的时候。

兒子三歲時，我又做一夢，夢中我去排練，把兒子交給一位姓謝的女演員，她把我兒子丟了，我哭着到處尋找，又上了那座小島。島上那座破敗的寺廟煥然一新，朱紅圍牆、白石山門。我欲進廟，山門裏走出一位拿着錫杖身披紅袈裟、頭帶帽子的和尚，我心異這唐僧怎麼滿臉于思？他問我「你來何事？」我說找兒子，他雙手合什道：「阿彌陀佛，你兒已死，不可再回。你回去吧。」我傷心急辯：「不可能！我要見我兒子！」和尚道：「院牆外左邊有六棵松樹，第五棵樹下是你兒子。」說畢消失。我奔左邊去，果然有六棵松樹，前五棵樹下都有一個小搖籃，裏面睡着嬰兒，只有第六棵空着。我的兒子睡在第五個搖籃裏，裹着紫色包被，睡得很香甜，小臉粉紅白嫩，哪象死掉的孩子？可是，不管我怎麼呼喚他，他就是不醒。我慟哭而醒。但是我對這類怪異的夢並沒放心上。

我和江水的感情非常不投緣，他有他的生活方式和範圍，我將全部的愛給了兒子。

兒子六歲時，我和江水離婚，他要了全部家財，我要了兒子。搬家那一天，他拿走了所有的東西，只給我和兒子留下一副吃飯的碗筷。在他那「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的做人信條下，他的虛假

在和我共同生活的六年中，暴露得很徹底，連他在邱家「幫助」我的動機，都是很卑鄙的。他利用我的婚姻和社會關係改變他的處境。我是個演員，突然間發現自己的丈夫竟是個演「人戲」的高手，這份感情再也無法湊合下去。而他最後給我的惡劣印象，是他指斥我：「生孩子是給我找麻煩！」

正如姜教授預言，離婚後，形形色色的人圍繞着我。我明白不少人是衝着我這塊「名牌」而來，心理畸型黑暗，拒絕他們，就遭到誣衊中傷，就像狐狸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名女人的日子不好過，我的特殊背景又不同於其他名女人，日子更不好過。

我的精神世界全部寄託在兒子身上，我討厭這個複雜的社會，與兒子相處溫馨而安全。我每月工資一百零八圓，雖然生活得清苦些，好在我素來對物質要求不高，兒子隨我素食，倒也簡單。

改革開放以後，社會上興起跳交際舞、迪斯科，我利用晚上時間辦舞訓班，一星期兩堂課，半月一期，每期五六十名學員，經濟效益不錯，扣除租用場地的費用和分成，剩下的用來補貼兒子的生活和學習所需，日子在自己的辛苦下過得不求人。

兒子在我身邊生活，隨着年齡增長，聽到的和看到的都在他小小心靈中留下印記，知道媽媽的辛苦和委屈，因為這裏面也滲透着他自己的眼淚和體會。

他六歲上學前班，小朋友罵他「你是妃子的兒子」！孩子初涉世面本就膽怯，雖聽不懂「妃子」的意思，只看小朋友那股「罵勁」就夠他害怕的，他常常低着頭擺弄自己的小手不知所措的抽泣着。小朋友們玩耍，他很有趣的站一旁看着。他的爸爸更不明智，在下學的路上攔住他，孩子跟他沒有感情，他就狠心的刺激兒子：「你媽媽是壞女人！都上報紙啦！小狼崽子！」

兒子有一次回到家傷心的哭泣，問我：「媽媽，小朋友罵我是妃子的兒子，什麼是妃子呀？爸

爸也說你是壞女人，你爲什麼上報紙呀？」

我胸中一股熱血直沖腦門，我最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社會對我的歧視偏見落在了我無辜的幼兒身上。我摟住兒子，將他抱坐在腿上，安慰他：「晨兒，不要理他們，小朋友不懂事。你現在還小，等你長大了，你想知道什麼，媽媽都告訴你，好嗎？」晨兒含着眼淚點頭。

「晨兒，媽媽好不好？」

晨兒張着淚眼，一雙小手無摸我的臉，「媽媽好」。我緊緊摟住他，將他的小臉埋在懷裏，不讓他看見我流下的眼淚。

第二天，我找到兒子的老師，請她教育小朋友不要再傷害我可憐的兒子。又找到一些小朋友的家長，請她們教育自己的孩子。更找到江水，譴責他：「你既然不想承擔做父親的責任，就沒有權利辱罵兒子。我們的事不要再波及無辜的兒子，等到他大了，你愛說什麼都可以，他自己會分辨是非！」

我們母子的處境令我心中憤憤難平，但我又如何去填平社會上無數張嘴？「文革」時期，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身受政治奇侮，她的名字被一些無知的人們拿來用做貶意詞的代用語。我曾聽到一個婦女教訓她那不聽話的小女兒：「你這個殺千刀的小王光美！」這樣的民衆素質，雖然令人嗟嘆，卻又能怎麼辦？

我唯一保護兒子的辦法，就是把他關在家裏。六歲正是天真爛漫接受啓蒙知識的年紀，別人家的孩子在春光明媚的天空下玩耍，我的兒子只能關在屋子裏，我彌補兒子的唯一方法，就是領他去我小時候常涉足的環境——紫金山玩。我們母子倆常常留連在大自然中，松樹林裏、翠竹叢中、梅花山上、紫霞湖畔，一去一整天。尤其在山裏，很少見到遊人，我陪着兒子重拾童年的歡樂，雖有

一點孤寂感，但也覺得比那社會上的人心險惡爲好。

我自小嬌生慣養，失去先父庇蔭後，雖懂得自尊自愛，但天生氣質中那脫不掉的嬌質感，常常給人很大的錯覺。舞台生涯中不能扮演工農兵形象，雖穿上破衣爛衫，仍遮不住那股嬌柔。「文革」開始後，跳那些拳打腳踢，擰袖子挽褲腿的造反舞蹈，編導都不要我參加。以後生活的坎坷，仍減不去我生來具有的氣質。雖然我學會了家務粗活，在晨兒的眼裏，仍然是「好漂亮的媽媽」、「可愛的小媽媽」。一次，一位女演員上我家，正碰上我在炒菜，笑說：「真難想像你也會燒菜。」我奇怪道：「炒菜有什麼難，你嚐嚐我燒的菜。」順手拎出一點菜叫她嚐，她吃後誇道：「味道真不錯。可看你這個樣，總覺得不是那麼回事。」還有一次，博物館小食堂缺人手，我臨時幫忙燒了一大鍋菜，全館人吃了都誇讚好，一聽說是我燒的，臉上都顯出新鮮好奇的模樣，竟有人說：「你會燒菜？哈哈，看你這樣子，不像是做這種事的人。」我的嬌質感居然讓人那麼不容易接受我的現實。

兒子八歲時，有一天我下班歸家，進門丟下包就準備淘米，卻找不見飯鍋，它竟然放在門後的爐子上，揭開蓋，滿滿一鍋米飯煮的不生不硬，恰到好處，比我老煮糊飯強過多少倍。我問兒子：「是哪個阿姨幫忙燒的飯？」

兒子笑咪咪的說：「是我煮的。」

我不相信：「你煮的？我沒教你，你怎麼知道水和米的比例？」

兒子滿不在乎的說：「看看就會了，這有什麼難的。」

我心裏湧起一股熱浪，兒子長大了，居然會做大人的事。艱苦的環境鍛煉人早熟，想我八歲時的情景真不能與此時的兒子相比。我剛轉業到博物館工作，在蒸飯時還出洋相，生米下盒不放水，

別人都吃上嘴了，我還看着那盒生米發愣，同事們笑我連起碼的常識都搞不清。

我望着兒子，內心既欣慰又酸楚，我這個做娘的，既不能帶給兒子幸福快樂，更談不上物資豐厚的享受，反倒拖累兒子小小年紀爲我分擔生活的重荷，感慨中禁不住眼淚又流了下來。

「媽媽，你不要老哭嘛。」

我什麼時候養成了掉眼淚的習慣？我在外面的那股犖強勁，怎麼回到家卻在兒子面前顯得那麼軟弱？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精神由寄託潛變成依託！兒子是我唯一的精神財富，我竟在不自不覺之中將自己內心的弱點暴露在兒子面前。兒子的安慰讓我感受到他的孝順和懂事，他曾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媽媽，你不要再結婚，別人會欺負你，等我長大了，我會幹活，我會掙錢養活你。」那一臉稚氣的堅強與認真，至今令我不能忘懷。

人總是生活在希望中，兒子是我生活目的的一切，我不能再讓他從我身上感受到不愉快，我要他擺脫我的陰影，生活得更加愉快才對。從此，我不再在他面前掉淚。

兒子十歲時，出落得很有模樣，不少人稱他是「小白馬王子」，不但形象上清純可愛，連說話那種輕聲慢語的腔調也像極了我，性格敦厚，待人誠懇又不失兒童的天真單純。他每個學班的老師給他的學品評語中，總有這麼兩條：聰明、學習認真，敬師愛勞動；而不足之處也總是那麼一條：不夠活潑。這也是我這個做娘的悲苦身世和周圍的環境對他起到的潛移默化的負面影響。

他秉承了我大部分的性格與氣質，與孩童們在一起便顯出很大的差別。有演員說：「張寧生的孩子嘛，就是與衆不同。」我內心無比欣慰喜悅，盼望兒子將來有出息，彌補我前半生的遺憾。

可是命運對我是那麼的殘酷，一些不爲人理解、不爲別人所遇的事偏都發生在我身上。

一九八七年夏天，一個自稱姓孫、綽號「小棋子」的年輕人以我學員隊時期的一名戰友的名義

找到我，就此糾纏上，非要認我做乾姐姐。瞧他那油頭滑腦模樣，尤其那雙斜視人的眼睛，正應了：「目不正心必邪」的古訓，他有四個姐姐，爲何非要認我？但他比我小九歲，豈會有非分之想？

想找戰友核對了解他的情況，遍尋多次找不到這個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皆結交的戰友。而「小棋子」已纏上身，就是找到戰友也於事無補。

「小棋子」自摸上門的第二天起，天天不請自到，比上班打「考勤表」還準時，家務事裏外外一把好手，家人都覺得他目的不單純，我也不斷地琢磨這個從地底下冒出來的怪人，他到底想幹什麼？

多少次攆他走，他翻斜着白眼好像聽不懂。話說得激烈了，他便跟我要貧嘴：「你們這種人就是看不起人，我不跟你計較。俗話說『禮多人不怪』，看你身體不好，我反正閒着沒事來幫幫你，你倒不識好人心，我比你小，你是我姐姐，不是欺負人麼……。」

常氣的我噎得說不出話，哪來的歪理硬上門來塞給我，跟這種無教養知識的人說話，簡直是自討其辱。

曾考慮請公安局出面抓人，但他又沒犯法。

去找派出所，他們也不能二十四小時的爲我守大門。

院牆矮，不給開大門他攀牆跳進來。

開口罵不得，動手打不得，他一口一聲「姐姐」，人前人後喊得歡，真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我決定家訪，請他家人管教。城南一條小巷子裏，一間低矮的磚房，一個六十開外的老頭爲我開門，他是「小棋子」的父親，一個江湖上的「老碼頭」。

我把來意告訴他，請他管教兒子不要再上我家騷擾我。孫老頭竟然喜眉笑眼的開腔道：「原來我家『小棋子』是上你家去，怪不得這段時間成天丟了魂一樣，大清早跑出去，不到夜裏不歸家，我還擔心他又在外面交上壞朋友。你是有知識的人，『小棋子』上你家去玩我放心，你多幫助他，他喜歡你就會聽你的話。他能幹，心腸又好，花幾個錢孝敬你這個乾姐姐也是應該的，這點上，我家『小棋子』不小氣。」

我瞅着這老頭，暗自思忖，這父子倆神經上都有毛病？怎麼都「聽不懂」我的意思？

老頭又開腔：「我家『小棋子』有四個姐姐，都跟他合不來。他離婚以後精神上受刺激，單位上又搞不好，他性子躁，你再看不起他，他會出事的。我老來就這麼個兒子，你做姐姐的要好好開導開導他。」

他的話意很明確，四個親姐姐都跟他搞不好，可見這人的品性。若真在我家出個什麼差錯，俗話說小市民難纏，這老頭還不上我家揭房頂？我又到哪去賠他一個歪兒子？

家訪失敗了，老頭將兒子一腳踢給我，也是有意幫他兒子忙。

「小棋子」自此更加肆無忌憚，儼然成了我家一分子。來個客人，他燒水送茶，手腳勤快嘴又甜，客人和朋友以為他是我家親戚，我又礙於面子不便說穿，用土話說：「認栽」了。

有一天，一位自小結伴長大的女朋友來我家，神情異常，幾次欲言又止，在我追問下，她怯怯的說：「我講了你別生氣，是『小棋子』求我來的，說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不幫他，他會不斷的找我。我知道你不會同意，但是我還是要把他的想法告訴你。」

原來是「小棋子」託她說媒向我求婚！

我勃然大怒，斥道：「你怎麼可以答應幫他做這件事？！簡直異想天開，不要說我這輩子不會嫁

人，就是嫁人也絕輪不到他頭上！」

正說着，「小棋子」進門，我怒罵道：「我早看出你這人心術不正，什麼認乾姐姐，你給我滾出去！別再讓我看到你！」

「小棋子」翻着白眼，冷冷的看我發火，譏笑道：「噯喲喂，講完沒有？娘娘發火囉。人嘛，要講個教養，你發火算哪出？我『小棋子』儘管沒得文化，還有自知之明，你這把年紀，老糊塗了。我比你小，你不好意思說出這種話。好了，算我尊重你，不跟你計較，我有這種心，不叫人笑話噯，你不要做人，我還要做人呢。算了算了，沒得功夫跟你們囉嗦，我還要吃飯呢。」

「你滾！」我怒不可遏的斥道。女朋友在一旁氣得說不出話。

「小棋子」嘻皮笑臉地說：「你不吃噯，你娃兒下學回家還要吃飯呢。」竟然不理睬我，自行進廚房動手做飯。

弟媳婦下班回來見狀，幾乎是求他：「姐姐身體不好。你不要再上我們家來。我們家有人做飯，不要你忙，你走吧，好不好？」

「小棋子」說出一段比喻：「野雞到處飛，家雞再趕不離窩。」

天底下竟有這樣的無賴，他千方百計賴在我家的動機的確令人費解。

晨兒下學回家知道情況，氣得掀翻一桌飯菜，指着「小棋子」呵斥：「你這個狗東西！我不要吃你的飯菜，你滾！滾！你不要臉！」

「小棋子」陰沉着臉，狠聲說道：「我反正什麼都沒有了。這個社會誰都瞧不起我，連你娃兒也敢罵我，好啊，等我不想活的時候，得罪我的人別想脫掉關係！」邊說邊翻着白眼瞧我家三個年幼的子侄，令我突感一股寒氣從頭冷到腳，那意思太可怕了。

自這次以後，我與弟媳一起去找他父親，見「小棋子」枕頭底下擺着一把利斧，他父親說是「小棋子」防身用的。我們沒見過這種陣勢，聯想他說的話，家中小孩那麼多，兄弟們都是雙職工，真要發生什麼突然變故，真是防不勝防。

我考慮再三，單相思還是個思想問題，只要做工作的方法得當，或許能化解矛盾的激化，假以時日，等待擺脫他的機會。

我確沒有料到，這種惡人不會因我的善良和犧牲忍耐而改變邪惡本性的。

當我再一次斷然拒絕他露骨的要求時，他恨極說道：「你不讓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好過，我要叫你精神上痛苦一輩子，不信你等着瞧，只當我這話沒說過。」

事隔一星期，有一天早晨，我外出購買去南方的機票，打算帶着兒子遠走高飛，擺脫他的威脅。晨兒正熟睡，我不忍心喚醒他，把他獨自留在家中。

下午回到家，全家找不到晨兒蹤迹，直到晚上尋遍所有親戚朋友家和他常去的幾個同學家，都不見他踪影，這是很反常的現象。有鄰居和路人指稱晨兒中午時分跟隨一個常上我家來的男子進城了，我立即意識到「小棋子」騙走了我的兒子。我與弟兄們立即開摩托車趕到他家，「小棋子」卻說他整天都呆在家裏，他的父親和在場的三姐也爲他作偽證，說他在家睡覺沒有出過門。但種種迹象都顯示出我兒子的失蹤一定與「小棋子」有關，而「小棋子」一口否認，態度冷酷異常。

發動所有親友徹夜搜尋住家周圍的湖泊池塘和紫金山晨兒曾涉足的地方，都沒有結果。

夜空響起陣陣滾雷，久旱高溫的南京突然降下傾盆大雨，城南上空雷電交加，從住家的城東望去，城南上空電閃雷鳴，一片火紅。我心知有異，晨兒凶多吉少，我哭紅了雙眼，家人連夜向派出所報案。

第二天火葬場火化了一具赤裸的無名男孩屍體，經照片驗證，正是我可憐的晨兒。未通過家屬認領，沒有驗屍報告，就匆忙的處理了。

我經受不起這沉重打擊，一口氣上不來，暈厥過去。醒來慟哭，我一生的遭遇走到這一步，人在精神上對痛苦的承受力已到了極限，我不再有生的慾望，一病不起，短短幾天形銷骨立，家人朋友徹夜守護着，擔心我再發生意外。

痛定思痛，恨極了「小棋子」，也恨極了自己。說到底，晨兒的被害誘因竟起源於我這個做娘的，我就是毀了自己也對不住愛兒，躺在牀上，心裏如冰一樣寒徹，覺得牀不是牀，而是冰冷的泥土，我溶化在泥土中，靜靜地躺在大地上，任車輪碾壓毫無知覺。我剩下的一絲堅定而頑固的信念就是爲兒報仇，一定要讓兇手伏法，血債要用血來償還！

兄弟們第二天就上南京市公安局五處（刑偵處）報案，之後，兄弟們又親赴城南出事現場節制閘水庫實地調查。發現孩子屍體的人說，孩子赤身裸體飄浮在水面上，脖子上有勒痕，岸邊尋不着孩子的衣物鞋襪。一位打魚的老人說：「這孩子看來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長得很好，發現他屍體以後，晚上下起雷暴雨，雷電一個勁的在水庫上空翻滾，久久不去。我打一輩子魚，沒見過這樣的雷，我就跟人家說，這孩子一定死的冤！那個造孽的人一定不得好報。」更可貴的是一位目擊證人，指證兇手有兩個男子，其中有個人的相貌體形衣著描繪得與「小棋子」一模一樣。

市五處有經驗的偵察員們立即展開調查，得出的結論是「他殺」，鎖定了重大兇嫌「小棋子」。

本來案情很快就能水落石出，卻突然發生異變。新上任的一個副處長被授命全權處理此案，調走了得力辦案幹警，全盤否認了目擊證人的證詞和現場諸多重大兇殺疑點。硬是罔顧事實，下了個

「意外溺水死亡」的結論。

我們不服提出上訴，得到江蘇省檢察院和省公安廳的支持，認為此案他殺疑點重大，責令並派刑偵專家督察重新偵辦。

市五處的副處長腦羞成怒，採用軟硬兼施的拖延手段就是不辦案，不但自己不辦，還嚴令其他幹警不准插手和過問此案。

令人更加不解的是，兇手「小棋子」竟然知道偵辦案情的全部內情，如何來如此大神通？聯想他違反常情的糾纏住我不放，與害我兒的狀況豈不大相徑庭？

回想一件事，或許是巧合吧。張青霖唯一的一個視為家族寶貝的八歲侄兒，也是被人溺死在水中，兇手至今查不到，出於什麼動機目的？

「九·一三」那天夜裏，當林立衡最後一次向中央緊急求援時，竟有人以中央的名義電話指示林立衡、張青霖和我三人一同跟隨林葉上飛機。天下不是沒有險惡用心的人。某些人希望林家剩下的人因某種意外瘋掉或垮掉，但是我們堅強的活了下來。

我要徹查兇手。我到處奔走呼號申訴兒子的冤情，得到省、市委和南京軍區某些首長甚至中顧委委員的同情和幫助，他們分別打電話或找當事人疏通關節，五處壓力雖大，可就是壓着不辦。

我接回兒子的骨灰盒，放在枕邊，多少個以淚洗面的不眠之夜，對着骨灰盒憶念晨兒生前可愛的音容笑貌。

一天早晨，發現晨兒骨灰盒的兩邊框架上，一邊一個對稱的殭卧着兩條寸把長的小蜈蚣，近在枕邊牠們居然沒有咬我，時至夏天，它們怎會殭卧而死？我喚來哥哥看這一奇怪現象，哥哥安慰我：「晨兒是天龍，天龍走了，地龍（蜈蚣俗稱『地龍』）跟着去服侍。你放心吧，晨兒在另一個

世界裏生活的很好，不會再受委屈了。」我感到一絲安慰，更感到極度的心酸。

我回想起一九七四年中秋節晚上做的那個怪異的夢，我的食槽裏裝的是剝了殼的蠶豆，「蠶」字，上「天」下「虫」，我晨兒一九七六年生，屬相龍，豈不應了「天蟲」二字，去世時正是十二歲，十二爲一輪，他在世間轉了一輪就走了，走時爲久旱的南京帶來一場雷暴雨。這些儘管都是巧合，卻巧合得令人傷心難解。

冥冥之中真有命運？老道說的偈語是真的？「歷盡世間萬種情」，我還能再承受多少苦難和打擊？一個人的苦難經歷，莫過於我這般痛苦吧，我何時才能到「海崖此處生」的解脫時候呢？人間，我已不感到一點溫暖，我再沒有什麼希求。我要搞清楚那些怪異的夢，爲什麼都應驗了？寺廟，我要進寺廟尋求人間得不到的答案。

經友人介紹，在一個雪花紛飛的夜晚，我走進山林裏的棲霞寺，向覺順法師問緣。他靜聽我泣叙，一字一淚，要求他開示。

我不懂他說什麼，我這個信奉唯物論教育的人，混了三十八年混得一塌糊塗的人，聽他口吐梵音，只知流淚心又不甘。但是他說我有很深的慧根，夢中所見是地藏王菩薩，我不大聽懂，似信似疑。他領我進入大殿去看地藏王菩薩，在一座大銅鐘下面，地藏王菩薩的坐像果然與我夢中所見一樣，只是缺少一根錫杖。覺順法師破格領我深夜去叩見他的師傅、佛教界高僧、棲霞寺老主持本振大法師。

本振法師少年出家，時已半個多世紀，正閉目坐禪，我一旁靜靜觀察他，果真羅漢相，長眉長耳，印堂泛出一縷紅光。小頃，他睜開眼，不說話，靜聽徒弟介紹，再看我時，不知怎的，我有一種想下跪叩拜的衝動。他微微搖手制止道：「阿彌陀佛，不要多禮，不可拜我，要拜就拜觀音菩薩

吧。」言罷起身讓位，陪我一道在觀音大士座下跪拜。

法師陪我入座，說道：「不要悲傷，你和你兒子與菩薩有緣。你夢中所見果真是地藏菩薩，不是唐僧。地藏菩薩是冥府教主，他那一根錫杖『金錫一蹶，威鎮十殿閻王』。你的兒子乘願而來還願而去，他本就不是你的兒子，只是塵幻一夢給你留下的假象，渡你一劫，也是前世欠你，還你一債。你宿根很深，與佛有緣。以我看，你的苦難是入世渡劫。阿彌陀佛。」

「什麼？我不懂你的話，我造了什麼孽要受這樣的懲報？我兒子還是個孩子，有什麼罪要遭橫死？現在兇手逍遙法外，公安機關不但不懲治他，他還繼續在威脇我的人身安全，人間不公道，菩薩是不是講公道的呀？」

「菩薩是講懲惡揚善的，不然就沒有輪迴六道。這次死的本應該是你，但是你的兒子替了你。你兒子小小年紀夭折，地藏菩薩早有警示，一定是乘願而來。人已去，不可回，（這兩句竟與夢中地藏菩薩跟我說的一模一樣！）極樂比人間好，不要再悲傷縈懷。公安局的態度你不可焦急。兇手果報未到，孽障滿盈，必有果報。靜觀兩年，若再不報，天理不公。」

法師一番說話令我心情平和許多，按自己俗家標準，認為這才符合道理，聖僧唐玄奘在鬼怪要食他時還知道逃命呢，信佛如果一味的毫無善惡之分的講悲憫，我宿根再深也不會去信仰。

法師給我開示人間造業種種及其因果循環，我聽得心暢神通，悟出一些滋味。告辭時，我要拜法師為師，要求他出面薦我出家為尼。

法師連誦佛號，說道：「不可，不可，你塵緣未了，不可出家。」

我急辯道：「我對塵事再無慾念，為什麼不要我？求師傳慈悲，一定要收我。」

「不是不要你，是不能收你。若你的事放在其他人身上，我可以收，但是你不行。塵緣未了，

好自珍重。」

我心中轉念，大概是兒仇未報，怕我帶一身怨氣、殺氣進佛界擾亂清靜，也罷，等我報了兒仇再說。便向法師再次請求：「收我當弟子吧。」

法師點頭道：「你就做我在家弟子吧，法名擇日再起。」

自愛兒的案子拖延下來以後，我除了不斷的尋求一些領導人訴說冤情以外，餘下的時間只有兩個地方是我經常去的，一是父親的墓地，一是廟裏。到父親墓地一坐大半天，荒草淒淒渺無人迹，精神痛苦麻木得已不知什麼叫害怕，我向爸爸哭訴苦難與冤屈，祈求爸爸在天之靈與冥冥中的正義鬼神庇祐我為兒報仇成功。進廟裏看望法師，與其他居士一起聽師傅說法，增長知識兼打發時日。到了夜晚，摟着兒子的骨灰盒伴着心裂的痛苦和思念含着眼淚入眠。短短時日，人已被折磨得像個骷髏架子。

珠海朋友在事發後即知道情況，直等到年底，請我去珠海散心調理精神和身體。臨行前向師傅拜別，師傅說：「你此去南方必遇人助，去吧，去吧。」

等機票那兩天，我做了一個夢：我到處尋找兒子，走到一座山下，沿彎彎曲曲的石階上山，沿途竹林中有許多石條板橋圍着的石坑，石坑裏黑漆漆的，不知做什麼用途。上了山，有一座石橋，橋盡頭高坡上有一座小亭，裏面坐着兩個老婦人和一個老頭兒，亭子旁有兩塊大圓石，我兒子和一個小姑娘在圓石上蹦蹦跳跳玩得正高興。我大呼一聲「晨兒」！跑上去抱住他，慟哭道：「你把媽媽想死了！媽媽到處找你，你怎麼在這兒？」邊說邊緊緊摟住他，生怕他再跑掉。晨兒只是望着我笑而不語，那兩個老婦人見狀喊道：「龍兒回來吧，我們走呀」。晨兒留戀的望我一眼，很聽話的跑回亭子。我心異晨兒怎麼改了名字，愣愣間手一鬆讓晨兒跑走了。我大哭道：「晨兒，你為什麼

不認媽媽！」從夢中哭醒。

到了珠海，朋友小馬等人想盡辦法讓我釋懷一些，開車帶我出去遊玩、購物。自我信佛後，到一地都要進廟禮佛，也向友人打聽珠海有無寺廟尼庵。小馬說珠海只有一座蓮花山，上面有個白蓮洞，供的觀音菩薩。

他們送我到了海邊。蓮花山上鬱鬱葱葱，沿山石階彎彎曲曲，沿途漸現竹林，越走越茂密。我心中一動，好眼熟啊！向山上緊跑，竹林中出現石板橋、石坑，我指着那些石橋、石坑，問友人們：「這是幹什麼的？」

小馬答道：「這些石坑是燒烤爐，郊遊的人在這兒燒烤東西吃。」

我神思恍惚地繼續向上走，到山頂了，石橋、小亭子、兩塊圓石，竟與夢中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圓石下有個龍頭，正從口中噴出水，石橋下方有個圓型的蓮花池。

我頹坐橋欄杆上控制不住自己，悲從心湧，眼淚似那龍口噴出的水，涓涓流淌，小馬和他的女友驚問緣故，我告訴他們這個不可思議的夢。

神靈的東西沒有任何人回答得了，我不求世人驚異，但求對自己有個解釋，我已到了無需自欺來安慰自己的地步，我只希望有人能解釋我親身經歷的這些奇事。

友人們完全相信我的話。安慰已無濟於事，他們建議我到白蓮洞裏去向老和尚問卜，據說白蓮洞裏問的卜很靈。

南方的廟不像中原地區院闊僧多，白蓮洞裏只有一位法師，他說的南腔我還聽不懂，由小馬等人當翻譯。

我首先說了這個與現實吻合的夢，法師問：「你夢中有沒有見到紅圍牆？」

我答：「這個夢中沒有見到。」

法師「哦」了一聲說道：「你夢見這裏說明你與這裏有緣。你有什麼事要問？」

「我兒子冤死，卜問兇手伏法之日。再問兇手有幾人。」因為那個五處副處長一直否認兩人參與犯案。

法師抽了一根簽，那上面詞我已記不住，晦澀難懂，法師說道：「兩年之後兇手落網。兇手不止一人。你有異動之兆，遠離故土，遇草皆助。」

遠離故土，我當時以為指暫時離開南京而言，心忖：「兒仇未報，豈會離開南京，不準。」便問道：「遇草皆助，什麼意思？」

「凡遇草字姓氏，一定幫你。」

姑妄聽之。

出洞後，在石橋、小亭旁流連不忍離去，拍了幾張照片，經小馬等人一再勸慰，才哭着離開。過了兩天，朋友告訴我香港《鏡報》老闆徐四民先生要來蛇口講學，去不去聽？我心中思忖推動兒子的案情偵破，能否借助他一臂之力？都說他是一位有正義感的愛國民主人士，在海內外有廣泛影響，我決定試一試。

我託人去相約，徐四民先生立即給予答覆，約定第二天晚上見面。

不巧的是第二天晚上徐先生有要事，下午就趕回香港。緣慳一面，我沒有見到他。留下等我的《鏡報》編輯徐可仁先生，他轉給我一張徐四民先生簽了名的名片，真是一位誠信之人，令人感動。

一個月後，《鏡報》刊出專訪我的文章，毫不留情的揭出南京市公安局五處副處長玩忽職守、

徇私枉法縱容兇手逍遙法外的行爲，並指出此案可疑的政治背景。《鏡報》是國內上層和內部閱讀刊物，消息傳播廣泛，國內記者也追蹤報道，社會輿論譴責那些利用職權包庇罪犯的人和機構，給市公安局和當事人很大觸動。正應了本振法師的預言。

回到南京，我首先去見師傅，將夢境和蓮花山所見告訴他，請他開示。師傅說：「不要心存異念。你的魂魄已先你去過那地方，已見到凡人見不到的事，你的兒子很好，你可以放心了。你要靜下心來好好省悟自己的前身，你有很大的願才託生這個世界。」

厚厚的塵埃已封閉了我的心竅，我實在悟不出我有何願來到這世界上，恐怕只有等到「海崖此處生」的那一刻才會大徹大悟吧！

出家變出國

天地間有些事情是不可思議的，人們聽過很多神奇的傳說，可沒有誰見到過，就是潛心修行的道德高僧也未必因苦修而得其境，而得其境的一些高僧又深藏不洩，這也許就是「緣」。一九八九年的大年初一的清晨，我見到了奇境，師傅囑我不可說洩，因為現在的大眾世界裏，許多造業者仍不相信佛說，對無知者敘說，是對菩薩的褻瀆。

因我所見到的奇境，師傅爲我起法名「妙境」。

我的心久不能平靜，所見的真實無法用科學兩字來解釋。悟念下，自覺塵孽深重，佛祖造就我朝露般的純潔、賦於我大自然的靈氣，卻要在紅塵中翻滾，時至今日豈不是果報？

我再一次向師傅要求削髮出家，以遲暮的覺悟去贖我的業果。

師傅只是搖頭，一再說「你塵緣未了」，囑我上九華山見大師伯，聽聽他的意見再做定奪。

開春後，我在覺順法師陪同下，上了地藏王菩薩的昇天祖地安徽省九華山。師伯佛職有四：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安徽省佛教協會會長、九華山佛協會會長、祇園寺方丈。大師伯法名「仁德」，衆比丘尼和善男信女皆稱他「仁德大和尚」。

仁德大和尚竹節般的體形，雙目炯炯有神，皮膚白皙，顯得清風佛骨，更兼他渾灑墨寶，佛氣溶於詩、畫、狂草之中，令我驚嘆深山佛林裏竟有這般儒雅和尚，更突顯他修行的高層次。

仁德大和尚初見我第一面，就好似將我的一切洞穿。每天中餐他必陪我進食，衆比丘尼說，大和尚很少以這種禮遇待人。我心中竊喜，以爲師伯一定會接納我出家爲尼。

我等了幾天不見師伯提及出家之事，忍不住約他長談，師伯雙目微瞋，靜聽我叙說，不時亮眸看看我。令我大感意外的是，他也不贊成我出家，並附合師傅「塵緣未了」之說，我萬分失望。他向我解釋：「不進佛門，不等於與佛無緣。不是說你貪念紅塵，我觀你對紅塵也已死心。各人命運不同，修行道路不同，你做方外居士或許比你出家起到更大護法作用。你好自爲之，我看你過不久一定有變數。」

無論我怎樣求他，他只是搖頭，說道：「不是我不收你，這九華山山前山後上百座廟宇尼庵，豈容不下你一人？只是你與其他比丘尼不同，逆命而行，你就是有了出家形式，也修行不好的。」

我心中翻騰種種塵世遭遇，堅信自己出家的決心，難不成真應了孤島上老道偈語「歷盡世間萬種情」才放我脫苦難嗎？我不甘心！俗間普遍認爲出家人都是逃避現實，而我不這樣認識自己，我很多次的異夢（還有很多沒有說到）與親眼所見奇境，令我覺悟，這世上確有佛的信仰，我爲什麼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心？不管是「乘願來世」也好，「佛緣重」也好，「慧根深」也好，我沒有那

樣深的功力去認識自己，我只明白自己是以一種新的信仰虔誠的投身佛門，去靜化自己受塵埃蒙蔽的身心，到那時，我才能明白所有的一切，爲自己找到答案。

可是我的想法和決心再次被師伯婉拒。師傅和師伯堅持認爲我「塵緣未了」，不僅激發出一絲好奇，無奈又不甘心之下等着瞧到底是哪種「塵緣」令我不能了卻出家心願。

在祇園寺爲晨兒隆重的做了一場超度法事，祈求佛祖將這個純潔無瑕的小生命帶往西方極樂淨土。

下山回到南京已是五月下旬，我去單位領幾個月未拿的工資。同辦公室的同事們見到我都說：「噯呀，你終於來了！」我奇怪她們爲何急切的盼我歸來。老孫交給我一封來自美國的大卡式信封，信封面上有隻黑白雙色的美國鷹，她告訴我：「你再不來，這封信就要退回去了。因爲是國際掛號，郵局非要本人憑證件去領，你又不來，郵局壓了近兩個月，催了好幾次。新領導很負責任，開了單位介紹信說你出差不在，叫我去替你拿回來的。快拆開看看是什麼，怎麼要這樣大個信封。」

我對衆人自語道：「我沒有熟人在美國呀。」拿着信猶豫着怕拆錯了別人的信，因爲信封上寫的地址是「南京市博物館」，而不是「太平天國博物館」，但隸屬南京市文化局的博物館、羣藝館不下七八個，只有我一人叫張寧，這要拜賜建康路郵電總局，自從報刊媒體登載我的部分經歷以後，各地不少人來信，經過幾次錯投，弄清楚了我在「太平天國博物館」。想到此，不管那許多，先拆開看看再說，反正是一封差點退回去的信。

大信封裏掉出一個中等信封，是「富爾登集團企業有限公司」的專用信封，拆開先看信尾簽名：林賽圃。這名字一點不熟悉。

看完信，才知他是一位紐約美籍華商。他從美國華文報刊上得知我的情況，同情我的不幸，不贊成我的消極。他認為出家不如出國，他願意幫助我在新環境下從新起步。

對他的好意，我不得不以為然，兒子在世時，也有海外人向我求婚，兒子過世後，《鏡報》的小徐先生也曾問過我不想出國，香港的好朋友也問過類似問題，我都沒有認真考慮。我雖然生活環境比較開放，可我是個思想傳統的女性，年已近四十，體弱多病，不諳外語，外國又無親無友，出國是一條很不明智的路，朝氣蓬勃的年輕人追求的目標，不是我這種人去湊熱鬧的。

回到家，把信隨手放在桌子上，上牀午休。下午起牀，想起這件事應該告訴媽媽和哥哥。

媽媽和哥哥到我臥室看完信，態度都比較保留。但是媽媽心中一直有塊心病，她堅決反對我出家，又擔心她那隨時可能發病去世的身體，一旦百年後，誰來照顧她這可憐苦命的女兒？她猶豫不肯定的說道：「是不是請他先來一趟南京看看再說？」她一眼就看穿了所謂出國實際上就是出嫁！我明白了媽媽的意思。這對我太殘酷了，愛兒去世不到一年，兒仇未報，我哪有心思去婚嫁！何況我在這方面已心如死灰，與我出家志願背道而馳。

陡然間，一個念頭突跳入腦際：兒子的案情已被那瀆職的副處長攔進死胡同，江蘇地區我找的關係已是「頂到天」，仍然推動不了，既就是告到中央恐怕也是「山高皇帝遠」，誰會來關心我這弱女子的冤情？！《鏡報》那篇文章給了我很大啓示。放眼回顧這一生，走到中年這一步已是一無所有，剩下的只是我這個最原始的軀殼。我遺留在世間的唯一願望就是為兒報仇，說不定出國改變身分是我為兒報仇的積極途徑，為何不試一試？思想初定，下決心豁出去闖這條陌路，哪怕落得異國他鄉一敗塗地也在所不惜。

我把這一想法告訴媽媽和哥哥，他們很難過。我勸慰他們，因為對方是一位經濟條件不錯的美

籍華裔商人，國內年輕貌美的女子多得是，人家未必看得上我。

我按照信中寫的電話號碼給美國打了電話，林賽圃正準備啓程回國辦理他在大陸的投資項目，我們約好在南京見面。

六月下旬，他從上海來到南京，下榻南京飯店，隨行的有他兩個大陸的遠房侄兒，高大魁梧，像保鏢，因為他對南京不熟悉，顧慮安全問題，看來這個人是個謹慎的人。

我去南京飯店那一天，也帶上了弟媳婦和侄兒女，這是我多年的習慣，無論出門辦事或遊玩，總要親友跟在身邊。

我們見面了。我感到很意外，林賽圃身上沒有一般商人的那種俗氣，濃眉大眼高鼻樑，長方臉型，瘦削挺拔，第一眼給人的印象很好，一身筆挺的上等質料西裝，人顯得精神穩重。

沒有寒暄，我們直截了當談了共同關心的問題。最令我寬慰的是他願意在兒子這件事上助我一臂之力。我決定了與他的關係。

因他紐約商務繁忙，還要去南方簽署投資項目，在南京的日程不能住久，半個月我們完成了涉外婚姻的一切手續。

新婚第一夜，我驚嚇得幾乎失態，黑暗中，我發現他的側面輪廓極像林彪，這種感覺縈思在心中，久久揮之不去。回想師傅和師伯的預言，白蓮洞老和尚的卜卦，都與這樁婚姻應驗。更令我覺得神奇的是年初一早晨我見到奇境後，依菩薩指點測出兩首詩，地藏王給我的詩是「朦朧秋月映朱門，林外鳥聲遠寺僧。自有貴人來接引，何需巧語似流鶯。」觀世音菩薩給我的詩是「叫道，叫道，天將明了，何不伸首舒眉，反做蓬蒿到老。」我把詩送去給師傅看，我認為是菩薩指引我出家，師傅不如此看，並傳來兩名徒弟，其中一人是佛學院畢業的「職業和尚」，兩名徒弟看詩也認

爲師傅說的對，「塵緣未了」和「異動之兆」都體現在詩中。詩中的「林」與丈夫的姓氏吻合，而丈夫竟又長得像林彪！白天再仔細的分析他那張臉，真得與林彪極爲相似，我怎麼在婚前一點沒看出來？！

到了上海，上影廠幾位朋友宴請我們，席間衆人不斷打量他，導演楊延晉心直口快，忍不住說道：「他很像林彪！」大家齊聲附和。

我心中泛起一股難言的滋味，真的是命運安排？捏指算來，正合了姜教授八年前預言：丈夫是浙江人，應了「東南方向來人」；居住美國，應了「漂洋過海」；兒冤伸不了，應了「形勢迫得你要走」；爲兒報仇心切，應了「四十歲非嫁人不可」。難道林賽圓真得是我「本命夫」？他放着那麼多急於出國的美貌年青女子不要，就真的「一眼看出我」是一塊美玉」？種種現實吻合得太令人不可思議，不由我不相信。但素有的逆反心理，又有某種不甘心。

半年後我移民美國，時年整四十歲。我與林賽圓的婚姻，被國外媒體大肆渲染，北美西歐地區的華文報刊雜誌稱這樁婚姻爲「紅色王妃和番西洋」、「中國王妃下嫁異國」、「張寧仍是林家」等等。雖然這類標題很張人眼目，但這樁飛來的婚姻對我卻具有很大意義。

婚後，我發現林賽圓是一位重視家庭生活、講傳統又開明的男人。我到紐約後，林家族出動十多位代表去機場迎接我，各房及親友輪流設宴歡迎我這個苦難的新婚婦，沒有因政治歧見和不同的家庭背景而疏遠我，他們的溫情和理解讓我感到一種發自人類的自然感情。

丈夫經商，是「富爾登集團企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他給予我很優裕的生活環境。共同生活使我了解到他也有一部心酸的家世：他的祖上、外祖都是商人，外祖是清朝時期青田第一個遠涉重洋赴美經商的人。祖上廣置田產，在浙江青田富甲一方。父兄輩在民族抗日危難之時，都曾爲國共

兩黨捐錢出力，親族中不乏兩黨高官。父親好施仁義，精通岐黃，常爲鄉民百姓義診治病，被百姓稱爲「義紳」，被共產黨尊爲「開明紳士」。一九四九年，家族中分爲兩支，一支流到海外港台和北美西歐發展，留在國內的一支，後來受左的政治思潮衝擊，慘遭整肅。

我常想，我這個「紅五類」與他這個「黑五類」的結合，正應了天道循環「殊路同歸」之理。我到美國定居，這在從前是不可想像的事，許多事情在某個階段不可逾越，而到了另一個階段，那個「不可逾越」便變得很荒謬。我母親是個正統打江山的老八路，婚後，我問她感想，她笑道：「放在以前，我拚了老命不會答應你，嫁個美國人，那還不背個「美特」、「裏通外國」的嫌疑？一家子都別想活了。」歷史是千千萬萬個荒謬才進化到現在，人爲的力量再強大，自然發展的規律終究是「千條江河歸大海」。

在美國的社交活動中，我真得結識了三位帶「草」字頭姓氏的華人知名人士，在他們的組織系統和國際輿論的雙重幫助推動下，在國內一部分有正義感的警官的持續努力下，果然在兩年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殺害我兒的兇手「小棋子」和另一個幫兇落網伏法。

當主兇「小棋子」被槍決的消息傳來時，我多年壓抑鬱結的痛苦隨着眼淚傾洩而出，失控的仰天慟哭：「晨兒！晨兒！媽媽爲你報仇成功啦！我可憐的晨兒啊！你聽見了嗎？」晴空響起陣陣悶雷，頃間落下大滴雨珠。我愕然，張着淚眼望向天空。頃刻雷過雨停，巧合，又是巧合？！可我真希望看見在另一個世界裏的晨兒。

多年以來，我頑強地堅持一個信念：正義一定會戰勝邪惡。做惡人的下場，人不報天報，不論時間長短，一定逃不脫天理人道的懲罰。只要精神支柱不垮，一定會等到「柳暗花明」那一天。

我非常懷念晨兒，常感膝下無子女的孤寂和遺憾。曾有一異人告訴我，在兇手伏法後，我仍能

與晨兒重續母子緣，認記是胎兒出生後，身上的左半邊有黑痣。我將信將疑，曾感到很荒謬，一個要出家的人，怎會論及婚嫁，更遑論生孩子了。

現在不但兇手伏法，我又再為人妻，不禁生出期盼。聽說紐約華僑常去的大乘寺山清水秀，靈秀之地一定有靈氣。賽圃周末開車帶我去拜佛。當晚只有我們一家人留住寺院，我虔誠地禮佛祈求。當夜雷電交加，下了一夜的雷暴雨。

我果然順利懷孕產下一子，此兒漂亮玲瓏。神奇的是，他身體的左半部分果真有一麒麟形的黑褐色胎痣，尾巴高翹，毛髮噴張，昂首向天。中國民間傳統上視麒麟為龍。兒子左腿內側和左邊耳垂上的黑痣，正與晨兒生前黑痣的位置一模一樣，我拿照片比對，不信佛的丈夫也感到驚奇。新生兒的右半邊身體上，一顆痣也沒有。我的親戚和一些關係密切的友人看了孩子的麒麟痣，無不稱奇。在「美東佛教協會」和「大乘寺」創辦人應金玉堂夫人的家宴中，應夫人看了麒麟痣，甚覺奇異。她喜歡漂亮的男孩，摟着小兒愛不釋懷。因她相貌有些像傳統繪畫中的觀音，人們稱她為「活觀音」。她相信我的奇遇，因為她有過奇異的經歷。兒子得到佛教界知名大居士們的喜愛，也是林家一百歲老祖母的掌上明珠。我感念佛祖恩賜，給兒子取中國名「林佛欣」。神奇的應驗給我精神上帶來莫大的安慰。

一九九二年秋，我母親和繼父來到美國探親。母親見到小佛欣的第一眼，就悲喜交集，因為佛欣太像晨兒。她們對我的生活感到滿意，慶幸我有了新的寄託和美滿家庭。

母親思想較保守，對美國的生活和社會環境有很深的戒心。到處走走看看，她的觀感和體會改變很大。我剛來時也一樣，後來體認到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優越性，積極因素越多，社會就越進步富有。但是，美國的高度文明所衍生的社會畸形現象，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讓人感到美國的

強大國家機器在這種畸形面前，也顯得軟弱無力。

寫到這裏，已到結束部分。對人生的感慨太多，每個人的經歷都是一本小說。人類的感情世界太豐富，不論「喜怒哀樂」哪一種，都會給每個人一生注上不同色彩。

我對生活的感受，擇其主要的寫在書裏，平白直述，一般人都會看得懂。再為人母後，我有一種重新「入世」的感覺，重新調適自己的角色，相夫教子，燃起對未來的活力，那是我的下半生。上半生在東方，下半生在西方，不論東或西，都是太陽出沒的地方。人，不論在什麼地方，既活着，就要爭取活得充實有意義。

我覺得自己最大的變化，就是世事皆隨佛緣，以善心待人接物。身為佛門在家弟子，置身俗世，心存佛念。一個人的追求是好是壞，果報都始於心念。天使與惡魔同存心間，人若沒有意志和道德，哪就與畜牲沒有區別。人人都可修身，人人都可做惡，看你願做好人還是壞人。當你在做惡時，請你想想你也是上有父母，旁有兄弟姐妹，下有妻兒的血肉之軀，不論你的性別，不論你的地位貴賤，果報循環一定躲不過的。做爲一個人，來到這個世上，既要求得此生過得豐富多彩，更要求得此生活得心安理得。

塵劫

作 者：張寧

責任編輯：吳國源

封面設計：李錦興

出 版：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 行：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

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電話：2595 3215 傳真：2898 2646

明報網址：<http://www.mingpao.com/mpp/>

電子郵箱：mpp@mingpao.com

新加坡、馬來西亞總代理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版 次：一九九七年六月初版

一九九七年十月第二版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第三版

ISBN : 962 - 357 - 940 -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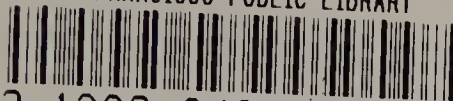
承 印：004010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55

43657

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3 1223 04644 7984

DATE DUE

3-31-07

71101

12/4/01

8/25/02 5 Back

☆ 07-03-2013

Printed
in USA

HIGHSMITH #45230



3 1223 04624 7984

兒

議提出成立國家主席的內情，一九七一年轟動中外的「九·一三」事

件，以至張寧其人其事等等，都有不少書籍和文章予以論述。但是，這些作品的材料大多是來自間接的渠道，以道聽途說為主，或是官方的版本。如今，張寧以第一身敘述手法，將有關事件的實情道來，既有親身經歷的，也有當事人直接的表述材料。故此，細讀本書，可讓讀者從一個嶄新的角度，更能客觀地認識歷史的真貌。

作者簡介：

張寧，新中國的同齡人，出身革命家庭，父母皆為共產黨幹部。

她七歲喪父，十歲入伍，是軍隊藝術團體培養的優秀人材。

十五歲以「中國青年藝術家代表團」團員身分出訪東南亞和東歐諸國。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即被林家選中定為林立果的未婚妻，「九·一三」事件後被關押、審查、勞改，一九七五年釋放，剝奪軍籍再次遭受「內控」。

一九八八年愛兒遇害，皈依佛門。

一九九〇年赴美定居，現為美國公民。

ISBN 962-357-940-3



9 789623 5 07 >